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一二一冊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478-0



9 787533 304782 >

EB61/03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一二一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7.125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子部第一二一冊目次

子部·雜家類

歷代君鑒五十卷

〔明〕代宗朱祁鈺撰
湖南圖書館藏明景泰四年內府刻本

景仰撮書一卷

〔明〕王達撰
南京圖書館藏明刻本

學範二卷

〔明〕趙搗謙撰
浙江圖書館藏明嘉靖二十五年陳堽重刻本

綱常懿範十卷

〔明〕周是修輯
安徽省圖書館藏明崇禎三年周應鰲刻本

爲善陰騭十卷

〔明〕成祖朱棣撰
山東省圖書館藏明刻本

朱文公政訓一卷真西山政訓一卷

〔宋〕朱熹 真德秀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繡水沈氏刻寶顏堂祕笈本

飲食紳言一卷男女紳言一卷

題 皆春居士撰
山西省祁縣圖書館藏明萬曆繡水沈氏刻寶顏堂祕笈本

七三二

七〇〇

五九七

三六二

三一二

二九三

一

歷代君鑒五十卷

〔明〕代宗朱祁鈺撰

湖南圖書館藏明景泰四年內府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君鑒五十

卷》提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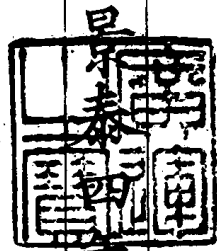
御製歷代君鑒序

朕惟理之寓於天地者至
隱而難名道之由於聖賢
者至顯而易見故天地者
聖賢之準則而聖賢者帝
王之模範始而希聖賢終
而參天地所謂升高自下
陟遐自邇古今之通道也
堯舜人倫之至所以為法
於帝王者固萬世無以加
祖宗典章之備所以垂憲
於子孫者亦萬世莫能外

是以博而求之於不一之
善則凡帝王一言一行有
可師者不可以約而或廢
約而會之於至一之理則
凡祖宗一政一令無可議
者不可以博而或遺所謂
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帝王
之要道也朕自臨御經筵
以來景仰堯舜以前下至
三代聖神暨我
祖宗謨訓拳拳服膺而弗忘
矣然又以為主善為師雖

一善不可棄乃采漢唐以
來諸君嘉言善行并編輯
之揭曰善可為法其前後
凡言行有可以警省者則
附于末揭曰惡可為戒通
五十卷名為歷代君鑒固
將朝夕觀覽以資勸懲而
亦以垂鑒於來世且頒示
廷臣使因是而知勉輔之
方昔周成王咨君陳曰爾
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
于內孟軻氏語景丑曰我

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
王前觀者其尚有感於
斯哉



景泰四年八月 日

歷代君鑒目錄

善可為法

卷之一

三皇

伏羲

神農

黃帝

卷之二

五帝

少昊

顓頊

高辛

堯

舜

卷之三

夏

禹

啓

少康

卷之四

商

湯

太甲

太戊

盤庚

武丁

卷之五	周	文王	武王	成王	宣王	卷之六	西漢	高帝	卷之七	西漢	文帝	景帝	卷之八	西漢	武帝	卷之九	西漢	昭帝	宣帝	卷之十	東漢	光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卷之十一	東漢	明帝	章帝	卷之十二	蜀漢	昭烈帝	卷之十三	西晉	武帝	東晉	元帝	明帝	卷之十四	南朝	宋文帝	卷之十五	北朝	魏孝文帝	周武帝	卷之十六	唐	太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卷之十七	唐	憲宗	卷之十八	唐	宣宗	卷之十九	五代	周世宗	卷之二十	宋	太祖	卷之二十一	宋	太宗	卷之二十二	宋	真宗	卷之二十三	宋
------	---	----	------	---	----	------	----	-----	------	---	----	-------	---	----	-------	---	----	-------	---

卷之二十四	仁宗	宋	英宗	卷之二十五	宋	孝宗	卷之二十六	宋	理宗	卷之二十七	金	世宗	卷之二十八	元	世祖	仁宗	卷之二十九	國朝	太祖高皇帝上	卷之三十
-------	----	---	----	-------	---	----	-------	---	----	-------	---	----	-------	---	----	----	-------	----	--------	------

國朝

太祖高皇帝下

卷之三十一

國朝

太宗文皇帝上

卷之三十二

國朝

太宗文皇帝下

卷之三十三

國朝

仁宗昭皇帝

卷之三十四

國朝

宣宗章皇帝上

卷之三十五

國朝

宣宗章皇帝下

君鑒目錄

六

惡可為戒

卷之三十六

夏

桀

太康

商

紂

紂

周

厲王

幽王

卷之三十七

秦

始皇帝

二世

卷之三十八

西漢

元帝

成帝

卷之三十九

東漢

安帝

桓帝

靈帝

卷之四十

君鑒目錄

十

西晉	惠帝	東晉	孝武帝	卷之四十一	南朝	宋少帝	宋孝武帝	卷之四十二	南朝	齊鬱林王	齊明帝	卷之四十三	北朝	齊文宣	齊武成	卷之四十四	北朝	齊後主	周宣帝	卷之四十五	隋	煬帝
										君鑒目錄	八											

卷之四十六	唐	高宗	卷之四十七	唐	中宗	卷之四十八	五代	唐莊宗	卷之四十九	宋	徽宗	卷之五十	遼	天祚	金	海陵	元	順帝
										君鑒目錄	九							

歷代君鑒卷之一



太昊伏羲氏

太昊伏羲氏，代燧人氏繼天而王。生而聖明，德合天地。其王天下也，有龍馬負圖出于河，於是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教民決嫌疑，定猶豫，使不迷於吉凶悔吝之塗，蓋非特為萬世文字之祖，實開物成務之學也。造

書卷一

化之秘泄於此，聖道之統始於此。○古先之人未知三綱五常之倫，器用之利。太昊始推擇天下之賢，可與代天工者，得金提鳥明視，默紀通仲起陽侯，以為輔佐。作龍書以代結繩之政，制龍官以範徇佯之民。教民畋漁，以網罟為器，教民嫁娶，以儷皮為禮。於是夫婦別，君親尊，臣子順，而羣生和，斷桐為琴，絙桑為瑟，以教音樂。於是神明通，天人合，身脩性理而天真復，教天下養六牲，以祭天神，以祀地祇，以享人鬼，以充庖厨，以養聖賢，故號曰庖犧。○始推五德之運，以木德王天下。光理萬物，明如日月，陰陽和靜，鬼神

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羣生不夭，雖有詭智無所用之。此之謂至一。在位百有十年。

炎帝神農氏

炎帝神農氏，姜姓。神農知天地之道，明於人之性，以有天下。古者民茹草飲水，采樹木之實，食蠃蝓之肉，多疾病，毒傷之害。神農以為人民衆多，禽獸難以久養，乃求可食之物，相土地燥溼肥瘠，境高下，因天之時，分地之利，教民播種五穀，作陶冶斧斤，為耒耜鋤耨，以墾草莽。然後五穀興，助以果蓏實而食之，以耨鞭鞭草木，嘗百草之味，察水泉之甘苦，使民知所用避。

書卷一

於是始有醫藥，初為蜡祭。詔戒諸侯曰：「好田好女者，亡其國。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既蜡不興功，而休民息己，有獻羊頭山嘉禾八穗者，乃作穗書以頒時令。」令曰：「丈夫丁壯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飢者；婦人豐盈而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神農親耕，后親織，以為天下先。○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時諸侯風沙氏行不用道，叛不用命，其臣箕文諫而被殺。神農益脩厥德，風沙之民自攻其君，而來歸其地。當是時，禮草昧而未制，樂堙塞而未作。

燔黍為殽。桴豚為俎。玄酒大羹。汙尊。挾飲。黃桴土鼓。截葦為箛。繩絲削桐為五絃之琴。詠豐年之歌。以通神明之德。合天人之和。法省而不煩。威厲而不殺。俗樸而不爭。不令而人化。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至暘谷。西至三危。莫不服從。在位百有四十年。

黃帝軒轅氏

黃帝少典之子。姓公孫。名軒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徇齊。長而敦敏。成而聰明。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軒轅乃習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咸來賓從。蚩尤最為暴。軒轅征之。值天霧晦冥。軍行迷。

卷之三

三

乃作指南車。進擊蚩尤于涿鹿之野。擒而戮之中冀。徙其徒於有北。天下有不道者。從而征之。凡五十三征。奄有中區。東至于海。西至崆峒。南至于江。北逐葷粥。合符。金山。都于有熊。作布政之師。曰合宮。又曰明庭。有風后。天老。五聖。知命。窺紀。地典。力牧。七聖。為之輔。又有常先。大鴻。容光。三臣。為之佐。置三公之職。以象三台。置左右大監。監于萬國。命大撓氏。正甲子。義和氏。占日。常儀氏。占月。史區氏。占星。隸首氏。理算數。伶倫氏。榮獲氏。正律呂。各盡其方。於是容成氏。綜六術。而著調歷焉。帝乃考定星曆。建五五行。起消息。止。

卷之三

四

閏餘。於是。有天地神祇物類之官。是謂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是以能有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異業。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災禍不生。所求不匱。旁行天下。方制萬里。畫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以分星次。經土設井。以塞爭端。立步制畝。以防不足。八家為井。井開四道。而分八宅。使民存亡更守。出入相司。嫁娶相媒。有無相貸。疾病相救。上古牛未穿馬未絡。至是服牛乘馬。引重致遠。而民力裕。上古山無蹊澤無梁。至是披山林。梁川澤。造舟車。而險阻通。上古處于穴。棲于木。至是營宮室。制戶牖。而猛暴禁。作杵臼。而穀粟始繫。作釜而民始粥。作甑而民始飯。行有屨履。死有棺槨。城。築邑。重門。擊柝。以待暴客。弦木為弧。剡木為矢。習熊虎貔貅之士。以威天下。制軒冕。垂旒充纁。玄衣黃裳。畫績五色。為文章。以別貴賤。○順天地之紀。幽明之占。死生之說。存亡之難。時播百穀。草木淳化。鳥獸蟲蛾。旁羅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勞勩心力。耳目節用水火材物。有土德之瑞。故號黃帝。於時萬民安樂。不使而成。不禁而止。百官無私。天下和風雨時。五穀登。寶鼎獲。鳳凰巢于阿閣。麒麟游于郊薮。猶作興凡之箴。以警宴安。作金。

凡之銘以戒逸欲成大功致豐利不自高其道不自聖其躬德澤流天下至今人蒙其惠雖死猶生也在位百年

歷代君鑒卷之一

歷代君鑒卷之二

善可為法

五帝

少昊金天氏

少昊金天氏曰摯亦曰青陽以金德王號金天氏能脩太昊之法故曰少昊少昊初立鳳鳥適至因作鸞鳳之書以鳥紀官鳳鳥氏為曆正玄鳥氏司分伯趙氏司至青鳥氏司啓丹鳥氏司閉是為曆正之四屬立祝鳩氏司教化睢鳩氏司政法鴈鳩氏司土田爽鳩氏司刑禁鵲鳩氏司事是為鳩民之五官立五雉

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以夷民者也立九扈為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而其四叔重明木之性為勾芒該明金之性為蓐收脩及熙明水之性為玄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棄帝之御世也諸福之物畢至爰立建鼓制浮磬以通山川之風作大淵之樂以諧人神和上下是曰九淵在位八十四年享年百歲

顓頊高陽氏

顓頊高陽氏黃帝之孫而昌意之子也少昊之衰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家為巫史民瀆齊盟禍灾荐臻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

司地以屬民使無相侵瀆○帝靜淵而有謀疏通而知事養材以任地載時以象天依鬼神以制義治氣以教化繁誠以祭祀北至幽陵南至交阯西至流沙東至蟠木動靜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屬始以民事紀官觀蜺蟲之形而作科斗書以地純陰凝聚於中天浮陽轉旋於外周旋無端其體渾渾於是始為儀制以驗其盈虛升降乃作曆以孟春之月為元是歲正月朔旦立春五星會于天歷營室冰凍始泮蟄蟲始發雞始三號天曰作時地曰作昌人曰作樂鳥獸萬物莫不應和故顯帝為曆宗也帝命飛

帝聖高辛氏

十

龍氏會八風之音為主水之曲以召氣而生物浮金效珎於是鑄為之鐘作五基六英之樂以調陰陽享上帝朝群侯名曰承雲在位七十八年享年九十八歲

帝聖高辛氏

帝聖高辛氏黃帝之曾孫也高辛生而神靈自言其名普施利物不於其身聰以知遠明以察微順天之義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脩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財而節用之撫教萬民而利誨之歷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郁郁其德巍巍其動也時其

服也士都於亳次序三辰以治曆明時教民稼穡執中而尹天下制鼙鼓鐘磬墳簫作六英之樂火正黎能昭顯天明敦大地德光煦四海帝使并掌重職賜之氏曰祝融市法壞祝融脩之以便兆民帝聖灑執中而徧天下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服從在位七十五年享年百歲

帝堯陶唐氏

帝堯陶唐氏帝嚳子姓伊祁以火德王都平陽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不舒黃收純衣茅茨不剪土階三等○克明俊德以

帝聖高辛氏

十

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饒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毨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帝曰咨汝羲暨和耆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命后夔

作大章之樂。堯曰：樂者天地之精也，得失之節也。舜能和之以平天下，一而足矣。○堯勤於君道，作布政之宮曰衢室，立誹謗之木，使天下得盡其言。建進善之旌，使天下得盡其才。置諫鼓於朝，使天下得攻其過。天下之人無有異心。○堯存心於天下，加志於窮民。一民飢，曰：我飢之也。一民寒，曰：我寒之也。一民有罪，曰：我陷之也。由是百姓戴之如日月，親之如父母。有老人擊壤而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而食，汲井而飲，帝何力於我哉！時景星見，甘露降，醴泉出，米草生，鳳凰來。○堯以子丹朱不肖，求賢

堯典卷二

德可以遜位者。群臣咸舉舜，舜為人賢明，堯亦聞之。於是以二女妻舜，舜以德化率二女，皆執婦道。堯以舜為賢，遂使之攝位。堯曰：咨汝舜，天之曆數在汝躬，允執其中。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四海遏密八音。在位七十年，享年百一十六歲。

帝舜有虞氏

帝舜有虞氏，嬌姓。父瞽叟，舜母亡，瞽叟更娶，生象。父母愛象而惡舜。遇舜不以道，舜事父母，撫弟篤於敬。愛瞽叟，猶不順舜，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瞽叟，憂憂齊栗，瞽叟亦允若，不至於茲。以

是耕於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漁於雷澤，雷澤之人皆讓居。陶於河濱，器不苦窳。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堯聞其賢，妻之二女，以觀其內事。之九男，以觀其外。二女不敢以其貴驕，而九男皆益篤。堯知其聖人也，乃命舜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叙，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如是三載，堯乃命舜以位。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群牧班瑞于群后。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

舜典卷三

川。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脩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贊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五載一巡守，群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青女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流共工于幽洲，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舜既即位，命禹為司空，棄為后稷，契為司徒，皋陶為士，垂為

共工。益為虞。伯夷為秩宗。后夔為典樂。龍作納言。詢
四岳。咨十二牧。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
分北三苗。○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
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拜手稽首。颺
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
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
首業哉。股肱情哉。萬事隋哉。帝拜曰。俞。往欽哉。○
作布政之官。曰。總章。畏天而愛民。恤遠而親近。好問
而好察。通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于
時。日月光華。卿雲叢聚。彈五絃之琴。詠南風之詩。曰。

卷之三

六

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
阜吾民之財兮。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
方乃死。享年百有十歲。

歷代君鑒卷之二

歷代君鑒卷之三

善可為法

夏

禹

夏禹帝顓頊之後。禹之父鯀。顓頊五世孫也。以崇伯
事堯。堯時洪水滔天。鯀治水無功。殛死。舜既攝位。舉
禹使續父業。禹為人克勤敏。給其德不違。其仁可親。
其言可信。聲為律。身為度。左準繩。右規矩。傷其父鯀
功用不成而受殛。乃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門
不入。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亦弗皇子也。

卷之三

一

陸行乘車。水行乘舟。泥行乘橇。山行乘櫟。隨山刊木。
暨益奏庶鮮食。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
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
蓋治水自冀始。自冀而東。治兗青徐。自徐而南。治揚
荆。自荆而西。治豫梁雍。皆相其土。田草木之宜。以作
貢賦。謂之禹貢。○禹既即位。以五音聽治。懸鐘鼓磬
鐸。鞀以待四方之士。為銘於簋。虞曰。教寡人以道者。
擊鼓。論以義者。擊鐘。告以事者。振鐸。語以憂者。擊磬。
有獄訟者。搖鞀。一饋十起。一沐三握髮。以勞天下之
民。出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左右曰。罪人不順道。君

王何為痛之。禹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為心。寡人為君百姓，各自以其心為心，是以痛之。○初，舜分天下為十二州，禹復為九州，收天下美銅鑄為九鼎，以象九州。昔黃帝作車，少昊加牛，奚仲加馬，禹命奚仲為車正，建旗旂，旒以別尊卑等級。古有醴酪，禹時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而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飲酒亡其國者。嘗南巡守，會諸侯於塗山，承唐虞之盛，執玉帛者萬國。濟江黃龍負舟，舟中人皆懼。禹仰天而歎曰：吾受命於天，竭力而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予何憂於龍焉！視龍猶螻蟻，顏色不變。龍

卷三

二

俛首低尾而逝。禹在位九年，享年百歲。孔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義乎陂，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

啓

啓，禹之子也。初，禹以天下授益，禹崩三年之喪畢，益讓于啓而避居箕山之陽。啓賢能，敢承繼禹之道，天下屬意焉。天下諸侯朝覲及謳歌獄訟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啓乃即天子位，於是即釣臺以享諸侯。時有扈氏無道，召六師征之。作甘誓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

勦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啓在位九年。

宋儒胡宏論曰：古者用兵，皆出於不得已，自非以至順伐至逆，至仁伐至不仁，則不舉也。驅人而致之死地，苟非刑以重罰，有踰於死，或至敗績，使逆者肆行，不仁者得志於天下，其殘害生民豈有窮極。故夏啓甘之戰，成湯鳴條之師，皆權輕重不得已而有孥戮之誓也。設有不用命者，則必施之。

卷三

三

豈空言哉！後世儒者不復知兵，當天下大難放棄軍律，使逆賊肆行殺人，盈天下而莫之禁也。

少康

少康，帝相之子。其母相后有仍國君之女也。初，羿專夏政，其家臣寒浞殺羿滅夏。后氏，夏之遺臣，靡奔有禹氏，浞因羿室生澆與豷。澆長，浞使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處澆于過，處豷于戈。時少康方在懷妊，相后乃奔歸，有仍之國而生少康焉。少康既長，為仍牧正，澆使椒之仍求少康。少康奔有虞，虞思妻之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厚樹恩德，陰結夏衆，撫

納舊官。寒浞既得志。恃其讒慝。詐偽而不德於民。少康使女艾諜澆。使季杼誘殪。靡亦陰撫。納二斟之燼。靡起有鬲。并二斟之師。討寒浞。滅之。迎少康于有虞。少康帥有虞之衆。滅澆于過。滅豷于戈。威動天下。四方諸侯奔走來朝。乃還舊都。復禹之跡。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夏道復興。在位二十年。

宋儒胡宏論曰。人殺其父子。必欲死。人辱其君臣。必欲報。忍死謀報。能以天道為定命。不觀敵勢而改圖。則庶幾焉。苟顧其私。內覬大利。外畏大難。雖有良心。日消月燠。其不忘君父者希矣。少康靡盬。

卷三 四

真人臣子哉。志在討賊。行吾義而已。非圖富貴者也。故受困厄而不渝。濱死亡而不怠。兢兢業業。經營四十年。然後克殄元兇。祀夏配天。嗚呼。此可謂中興者矣。故虞世南論歷代中興之主。以少康為冠。噫。前王之所為。後王之師也。可不鑑哉。

歷代君鑒卷之三

歷代君鑒卷之四

善可為法

商

成湯

成湯名履。又名天乙。子姓。始居亳。從先王居。得伊尹以任國政。伊尹者。有莘之逸民也。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湯以幣聘之。五反而從湯。葛伯不祀。湯使人問之。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為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肉。

卷四 一

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故湯征自葛。載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胥慶。曰。侯予后。后来其蘇。湯適野。見野人張網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網。湯曰。噫。盡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網。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及禽獸。歸者四十餘國。湯既即位。乃改正朔。以建丑之月為正月。色尚白。以白為徽號。服鳴冠而縞衣。反桀之事。以寬治民。除其邪虐。順民所喜。聲備人紀。從諫弗拂。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作諸器用之銘。以為警。

戒其盛銘有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旁求俊彥啓迪後人制官刑警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者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時大旱七年太史占之曰當以人禱湯曰吾所為請雨者民也若以人禱吾請自當遂齋戒翦爪斷髮素車白馬身嬰白茅以身為犧禱于桑林之野祝曰無以予一人之不敏傷民之命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歟民失職歟官室

卷四

二

崇歟女謁盛歟苞苴行歟諛夫昌歟言未已大雨方數千里湯不惟以得天下為難而且以保天下為不易德懋懋官功懋懋賞佑賢輔德顯忠遂良用三宅而克即宅用三俊而克即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內外之治咸得其人謂之功加于時德垂後裔豈不信哉湯在位十有三年享年百歲

太甲

太甲成湯之嫡長孫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太甲祗見厥祖侯甸群后咸在百官總已

以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太甲其略曰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太甲既立不明暴虐不遵湯法亂德伊尹乃言曰慎乃儉德惟懷永圖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止率乃祖攸行王未克變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子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太甲居桐三年自怨自艾處仁遷義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太甲歸于亳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

卷四

三

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太甲增加脩德諸侯咸歸殷百姓以寧在位三十有三年號曰太宗

宋儒蔡沉論曰太甲固困而知之者然昔之迷今之復昔之晦今之明如日月昏蝕一復其舊而光采炫耀萬景俱新湯武不可及矣豈居成王之下乎

太戊

太戊雍己之弟太戊立伊陟為相。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一暮大拱。太戊懼。問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關歟。太戊於是脩先王之政。明養老之禮。早朝晏退。問疾弔喪。三日而桑枯死。三年遠方重譯而至者七十六國。商道復興。號稱中宗。周公作無逸之書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

盤庚

盤庚陽甲之弟也。盤庚嗣立。時殷道寢衰。耿都又有河決之患。盤庚欲遷于殷。而大家世族安土重遷。胥

書卷四

四

動浮言。小民雖蕩析離居。亦惑於利害。不適有居。盤庚作書三篇。諭以遷都之利。不遷之害。上篇告群臣。中篇告庶民。下篇告百官族姓。告諭既定。乃遂涉河南。治亳。從湯之居。行湯之政。然後百姓由寧。殷道復興。諸侯來朝。以其遵成湯之德也。在位二十有九年。宋儒胡宏論曰。盤庚三篇有六善焉。以常舊服正法度。一也。圖任舊人。二也。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三也。以人情事理反覆訓諭。開導民心。使之通曉。無纖毫恃尊高憑威勢之意。四也。真厭攸居。始以無戲怠為戒。五也。叙欽有德有謀之人。而不肩好

貨。六也。一舉而六善立。弭禍亂之原。此孔子所以取之以訓後世也。

武丁

武丁。帝小乙之子也。自為太子時。能盡知人民之所好惡。脩其德達于神明。武丁宅憂。亮陰三年。既免。喪其惟弗言。群臣咸諫于武丁。曰。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武丁乃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既而以夢所見視群臣百吏。皆非也。於是審厥象。俾以形。使百工營求之。野得說於傳險中。是時

書卷四

五

說為胥靡築于傳險。見于武丁。武丁曰。是也得而與之語。果聖人。舉以為相。置諸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說既受命。進諫論列天下之事。君臣道合。政事脩舉。於是開先祖之府。取其明法。以為君臣上下之節。武丁彤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己作訓以戒武丁。武丁內反諸己。以思王道。三年。蠻夷編髮重譯來朝者六國。

鬼方無道。武丁伐之。入其險阻。以致其衆。三年而克之。盡平其地。故殷武之詩曰。捷彼殷武。奮伐荆楚。衆入其阻。裒荆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自是脩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號曰高宗。周公作無逸之書。曰。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佐。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

歷代君鑒卷之五

善可為法

周

文王

文王名昌。姬姓。王季之子也。文王生有聖德。在母不憂。處師不煩。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鷄初鳴而衣服。至于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暮。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暖之節。

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末有原。應曰。諾。然後退。其為西伯導。后稷公劉之業。則古公王季之法。薦仁敬老。慈少。禮下賢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大顛闕天。散宜生。南宮适。鬻子。辛甲。尹佚之徒。皆往歸之。伯夷。叔齊。在孤竹。聞文王作。興曰。吾聞西伯善養老者。遂歸焉。有呂尚者。年已八十餘。釣於渭上。文王將獵。卜之。卜人曰。所獵非龍。非虎。非羆。而王者之輔也。遂出田。至磻溪。泉遇呂尚。同車而歸。文王問呂尚治天下若何。對曰。王國富民。霸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將亡之國富倉府。文王曰。吾願富其民。尚曰。聞善斯行。

宿善不祥。於是發倉廩，益賑鰥寡，孤獨以尚為師。又問曰：人主動作舉事，有禍殃之應，鬼神之福乎？呂尚曰：人主重賦歛，犬宮室，作臺觀，則人多病，溫霜露，殺五穀，絲麻不成，人主好田獵，畢弋不避時禁，則歲多大風，禾穀不實，人主好破壞名山，壅決名川，則歲多大水。人主好武事，兵革不息，則日月薄食，太白失行。文王曰：誠哉！○初紂用崇侯虎之譖，囚文王於羑里。文王乃取易六十四卦次序而演之，為彖、象、系、辭、系、世、立、教，既而得釋，乃獻洛西之地，赤壤之田，方千里，請除炮烙之刑，紂許之，賜以弓矢、鉞鉞，得專征伐，典治

卷之五

南國江漢汝旁諸侯。○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嘗鑿沼，得朽骨，命葬之。左右曰：此無主矣。文王曰：天子主天下，諸侯主一國，寡人固骨之主矣，遂葬之。天下聞之，曰：西伯仁及朽骨，況生者乎？○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皆質於周。入其境，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斑白者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虞芮之君愧焉，乃以其所爭為間田而退。諸侯聞之，相率而歸。周者四十餘國，東北既集，王業以成。明年伐邢，又明年伐密須，又明年伐犬

卷之六

夷。又明年欲伐崇，宣言曰：崇侯虎蔑侮父兄，不敬長老，聽獄不哀，分財不均，百姓力盡，不得衣食，予將征之。乃伐崇，令無殺人，無壞室，無填井，無伐樹木，無動六畜，不如令者死，無赦。崇人三旬不降，退脩德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初，文王自岐徙，鮮原至，是作豐邑，徙都于豐。○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染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暴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惟克厭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即位之八年六月，癸亥，五日而地動，東南西南北不出國，有司曰：地之動，為人主也。群臣相恐，請興事動衆，增國城以移之。文王曰：天之見妖，以罰有罪，我必有罪，天以伐我，請改行，其可免乎？於是謹其禮秩，皮革以交諸侯，飭其辭令，幣帛以禮俊士，頒其爵列等級，以賞有功，無幾疾止。○文王將終，謂太子發曰：見善而勿怠，時至而勿疑，去非而勿慶，此三者道之所以止也。柔而靜恭，而敬屈而強，忍而剛，此四者道之所以起也。太子再拜受之。文王遂

卒享年九十有七

武王

武王名發。文王次子也。性慈和。有聖德。文王以為世子。武王率文王事季歷之道而行之。文王有疾。武王不脫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武王既立。以太公望為師。周公旦為輔。召公奭畢公高之徒皆左右。武王率脩太王緒業。時商紂無道。武王東觀兵。至于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汝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歸。居二年。紂暴虐滋甚。遂伐之。一戎衣而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天下之人以為王之於仁賢也。死者猶封其墓。況生者乎。亡者猶表其閭。况存者乎。王之於財也。聚者猶散之。肯復籍乎。王之於色也。在者猶歸其父母。肯復徵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脩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車甲辟而藏之府庫。倒載干戈。包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為諸侯。散軍郊射。而貫革之射息也。裨冕繡笏。而虎賁之士脫劍也。祀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藉。然後諸侯知所以敬。養

卷之五

四

卷之五

五

三老五更於太學。然後諸侯知所以悌。祀先賢於西學。然後諸侯知德之可崇。○亟惟救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後容德。以並受此丕丕基。○追思先聖王。乃褒封神農之後於焦。黃帝之後於祝。帝堯之後於蓀。帝舜之後於陳。大禹之後於杞。於是封功臣謀士。而師尚父為首。封尚父於營丘。曰齊。封弟周公旦於曲阜。曰魯。封召公奭於燕。封弟叔鮮於管。叔度於蔡。餘各以次受封。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敦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曰。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彞倫攸叙。箕子為陳洪範。○武王問於師尚父。曰。黃帝高陽之道。可得聞乎。尚父對曰。在丹書。乃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強則枉。枉者則不。枉者滅。廢敬者萬世。廢之約行之恒。可以為子孫常。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不仁得之。仁能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傾其世。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退而為銘於席之前。左端曰。安樂必敬。右端曰。毋行可悔。後左端曰。一反一側。亦不可以忘。右端曰。所監不遠。視爾所代。銘於鑑曰。見

爾前慮爾後。銘於盥盤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救也。銘於楹曰。毋曰胡殘其禍將然。毋曰胡害其禍將大。毋曰胡傷其禍將長。銘於杖曰。烏乎危於念寔。烏乎失道於嗜慾。烏乎相忘於富貴。銘於席曰。慎戒必恭。恭則壽。銘於劔曰。帶之以為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興。背德則崩。銘於矛曰。造矛造矛。少間弗忍。終身之羞。予一人所聞。以戒後世子孫。武王將崩。顧命周公召公輔成王曰。汝明勗。偶王在亶。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恆。武王在位七年。享年九十有三。

成王

成王名誦。武王之子也。成王幼。方亮陰。周公為冢宰。聽政事。管叔蔡叔霍叔疑周公。流言公將不利於王。三叔方監殷。遂與武庚及淮夷畔。周公居東。以王命討平之。方流言之初。王亦疑周公。及開金縢。見公請代武王之事。乃感泣。迎周公歸輔政。初。武王作邑于鎬。京謂之宗周。是為西都。將營成周於洛。而未果。至是。成王欲成武王之志。定鼎於郊。鄩使召公先相宅。周公繼往營之。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也。是為東都。王居西都。而朝會諸侯於東都。○王撫萬

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群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建官三百六十。冢宰曰天官。凡百官之治。皆屬焉。司徒曰地官。凡土地人民之治。皆屬焉。宗伯曰春官。凡禮樂之治。皆屬焉。司馬曰夏官。凡軍旅征伐之治。皆屬焉。司空曰冬官。凡百工之治。皆屬焉。六卿分職。而冢宰獨兼總之。故曰掌建邦之六典。六官之制。周官實昉之。立王國王畿千里。畿內曰都。鄩王子弟及公卿大夫食焉。畿外曰邦。國公侯伯子男封焉。諸侯之有功德者。錫之附庸。命之作牧。伯得以征伐。分天

下為九州。辨邦國為九服。而與朝貢者六服焉。立王畿。百里之內曰鄉。有比閭族黨州鄉之制。二百里之內曰遂。有隣里鄩鄙縣遂之制。其會鄉民以起軍旅也。有伍兩卒旅師軍之制。其造都鄙也。有井邑丘甸縣都之制。其曰井田。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井田之制。見於都鄙。而其法實通乎天下。蓋十一之法也。○遷殷頑民於下都。周公親自監之。周公既歿。王命君陳代周公。其命之辭有曰。爾惟弘周公不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

辟子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初，留周公輔政而使其子伯禽就封。告之曰：「爾知為人上之道乎？凡處尊位，必以敬下。諫者勿振以威，毋格其言。有文無武，無以威下；有武無文，民畏不親。文武俱行，威德乃成。清白上通，巧佞下塞。伯禽再拜受命而辭。」王在位四十有七年，將終，顧命群臣立康王。其略曰：「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柔遠能通，安勸小大庶邦。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宋儒呂祖謙曰：「成王經三監之變，王室幾搖，故此正其終始，特詳焉。」顧命，成王所以正其終。康王之

詰康王所以正其始

康王

康王名釗，成王之子也。初，成王懼太子釗之不任，乃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太子而立之。王崩，二公率諸侯以太子釗見於先王，廟申告以文王武王之所以為王業之不易，務在節儉，以篤信臨之，遂立為康王。康王即位，徧告諸侯，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告普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

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十二年，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其命之之辭曰：「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學，則棄殊厥厥，并疆俾克畏慕。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政貴有恒，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湯凌德，實恃天道，敝化奢麗，萬世同流，茲殷庶出，靡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於俗，將由惡終難收，放心閑之，惟艱。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王恭敬神人，承文武成王之業，無所變更，勤脩先王之訓典，用洽和於天下，以對揚皇天上帝之丕顯休命。是時四夷賓服，海內晏然，百姓興於禮義，囹圄空虛，刑措不用，有唐虞之風焉。」在位二十有六年。

宣王

宣王名靜，厲王之子也。初，厲王暴虐，侈傲，國人乃相與畔，虢厲王。王出奔於彘。時宣王為太子，匿召公之家，國人聞之，乃圍之。召公以其子代王太子。太子竟

得脫。召周公行政號曰共和者十四年。厲王死於彘。太子長於召公家。二相乃共立之。是為宣王。宣王即位。二相輔之。脩政。法文武成康之遺風。諸侯復宗。周宣王承厲王之烈。天下大旱。內有撥亂之志。遇災而懼。側身脩行。欲消去之。天下喜於王化。復行。周大夫仍叔作雲漢之詩以美之。元年。以召穆公為相。秦仲為大夫。用樊侯仲山甫。尹吉甫。程伯休父。虢文公。申伯。韓侯。顯父。南仲。方叔。張仲之屬。並為卿佐。安集兆民。是歲。西戎殺秦仲。王命南仲。召虎。方叔。吉甫。征定西戎。時衰亂之餘。萬民離散。不安其居。宣王能勞果還定安集之。至於鰥寡。無不得其所。自厲王後。四夷交侵。宣王內脩政事。外攘夷狄。其脩車備器也。有車攻之詩。其考室也。有斯干之詩。其考牧也。有無羊之詩。其差馬也。有吉日之詩。命召公出平淮夷。吉甫北伐。獫狁方叔南征。荆蠻。故能脩文武之境土。會諸侯於東都。而周室中興焉。○王嘗視朝。而晏姜后脫簪珥。待罪於永巷。王退朝。使其傅姆通言於王曰。王樂色而忘德。失禮而晏。起亂之興。自婢子始。敢請罪。王曰。寡人不德。實自生過。非夫人之罪也。自是勤於政事。早朝晏退。遂成中興之業。奈何怠心一生。不克

厥終十二年。初。不脩籍於千畝。虢文公諫曰。不可。民之大事。在農。故稷為大官。今欲脩先王之緒。而棄其大功。墮神之祀。困民之財。將何以求福用民。王弗聽。○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復喪南國之師。乃料民於太原。仲山甫諫曰。民不可料也。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多少。且無故而料民。天所惡也。害於民而妨於後嗣。王不聽。卒料之。諫既不行。王政益懈。由是小人得以進而君子耻為用。故觀祈父之詩。則知司馬之職。非其人矣。白駒之詩。則留賢者而賢者不肯留。黃鳥之詩。則處賢者而賢者不與處。較之於昔。任賢使能之時。霄壤不侔矣。在位四十有六年。

歷代君鑒卷之五

高帝

高帝

太祖高皇帝字季沛豐邑中陽里人秦二世元年起兵於沛沛父老爭殺令迎立為沛公明年楚懷王以沛公寬大長者乃遣伐秦沛公既破秦入關降秦王子嬰當王關中項籍以巴蜀亦關中地立沛公為漢王改元元年五年十二月漢及諸侯兵圍籍垓下籍走自殺二月王即皇帝位○元年冬十月帝初

秦本末

一

為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封皇帝璽符節降軹道旁諸將請誅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且人已服降殺之不祥乃以屬吏遂西入咸陽欲止宮休舍樊噲張良諫乃封秦重寶財物府庫還軍霸上蕭何盡收秦丞相府圖籍文書沛公召諸縣豪桀謂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耦語者棄市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吏民皆按堵如故乃使人與秦吏行至縣鄉邑告諭之秦民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享軍士

秦本末

上

沛公讓不受曰倉粟多不欲費民民又益喜唯恐沛公不為秦王○夏四月沛公既立為漢王以蕭何為丞相初漢王以項羽負約怒欲攻之蕭何曰雖王漢中之惡未猶愈於死乎王曰何也何曰今眾不如首戰百敗不死何為夫能誦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遠定三秦天下可圖也王曰善乃就國以何為丞相○七月漢王以韓信為大將初淮陰人韓信自楚亡歸漢未知名坐法當斬信仰視適見滕公曰王不欲就天下乎何為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不斬與語說之言於王王亦未之奇也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言於王曰諸將易得如信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足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計必東能用信信即留不然信終亡耳王曰吾為公以為將何曰信不留也王曰以為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此信之所以去也必欲拜之擇日齋戒設壇具禮乃可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自以為得大將至拜乃韓信也一軍皆驚禮畢上坐

與之語大喜。自以為得信。晚○二年春三月。漢王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為賊。敵乃可服。項羽為無道。放殺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大王宜率三軍之衆。為之素服。以告諸侯。而伐之。則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王曰。善。非夫子無所聞。於是漢王為義帝發喪。袒而大哭。哀臨三日。發使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帝江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為發喪。兵皆編素。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漢而下。願從諸侯。

王擊楚之殺義帝者○秋八月。漢使酈生說魏王豹。且召之。豹不聽。曰。漢王慢而侮人。罵諸侯。羣臣如罵奴耳。吾不忍復見也。於是王以韓信為左丞相。與灌嬰曹參俱擊魏。王問食其。魏大將誰也。對曰。柏直。王曰。是口尚乳臭。安能當韓信。騎將誰也。曰。馮敬。曰。雖賢。不能當灌嬰。步卒將誰也。曰。項它。曰。不能當曹參。吾無患矣。信亦問魏得無用周叔為大將乎。曰。柏直也。信曰。賢子耳。遂擊虜豹。定魏地○三年冬十二月。楚數侵奪漢甬道。漢軍乏食。酈食其曰。昔湯放桀。武王伐紂。皆封其後。秦伐諸侯。滅其社稷。今誠能立六

國。後其君臣百姓。必皆戴德慕義。願為臣妾。大王南鄉稱霸。楚必歛衽而朝。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未行。張良來謁。王方食。具以告良。良曰。臣請借前箸。為大王籌之。昔湯武封桀紂之後。者度能制其死生之命也。今大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武王入殷。發粟散錢。偃革為軒。休馬放牛。示不復用。今大王能之乎。且天下游士。離親戚。棄墳墓。從大王遊者。徒欲望咫尺之地。今復立六國。後游士各歸事其主。大王誰與取天下乎。且楚唯無彊。六國復撓而從之。大王焉得而臣之。誠用客謀。大事去矣。王輟食吐哺。罵曰。

賢儒幾敗迺公事。令趣銷印○五年冬十二月。漢及諸侯兵圍項籍垓下。籍走自殺。楚地悉定。獨魯不下。王欲屠之。至城下。猶聞絃誦之聲。為其守禮義之國。為主死節。乃持羽頭示之。乃降。以魯公禮葬羽於穀城。親為發哀哭之而去。諸項氏枝屬皆不誅。封項伯等四人為列侯。賜姓劉氏。諸民畧在楚者皆歸之○春正月。令曰。楚地已定。義帝無後。欲存恤楚衆。以定其主。齊王信習楚風俗。更立為楚王。王淮北。都下邳。魏相國建城侯彭越。勤勞魏民。卑下士卒。常以少擊衆。數破楚軍。其以魏故地王之。號曰梁王。都定陶○

二月。漢王即皇帝位于汜水之陽。詔曰。故衡山王吳芮。與子二人。兄子一人。從百粵之兵。以佐諸侯誅暴秦。有大功。諸侯立以為王。項籍侵奪之地。謂之番君。其以長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立番君芮為長沙王。又曰。故粵王亡諸世。奉粵祀。秦侵奪其地。使其社稷不得血食。諸侯伐秦。亡諸。身率閩中兵。以佐滅秦。項羽廢而弗立。今以為閩粵王。主閩中地。勿使失職。○五月。上置酒雒陽南宮。上曰。通侯諸將。毋敢隱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下嫚而侮人。項羽仁而敬人。然

陛下使人攻城畧地。所降下者。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利也。項羽妬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與人功。得地而不與人利。此其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國家。撫百姓。給餽餉。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眾。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為我禽也。羣臣說服。○以季布為郎中。斬丁公以徇。初。楚人季布為項籍將。數窘辱帝。籍滅帝。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三

族。布乃髡鉗為奴。自賣於魯朱家。朱家心知其布也。買置田宅。身之洛陽。見滕公曰。季布何罪。臣各為其主用職耳。項氏臣豈可盡誅耶。今上始得天下。而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廣也。且以布之賢。漢求之急。此不北走胡。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之墓也。滕公言於上。上乃赦布。召拜郎中。布母弟丁公亦為項羽將。遂窘帝彭城西。短兵接。帝急顧曰。兩賢豈相危哉。丁公乃還。至是來謁。帝以徇軍中曰。丁公為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也。遂斬之。曰。使後為人臣。無效丁公也。○齊人婁敬。戍龍西。

過洛陽。求見上。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周自后稷。積德累善。千有餘世。至于文武。而諸侯自歸之。遂滅殷。為天子。及成王即位。周公相焉。乃營洛邑。以為此天下之中也。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故周之盛時。諸侯四夷。莫不賓服。及其衰也。天下莫朝。周不能制。非唯德薄。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沛。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羽戰。滎陽。成皋之間。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哭聲未絕。傷者未起。而欲比隆於成康之時。臣竊以為不侔。

也。夫秦地被山帶河，西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立具也。夫與人鬪，不搯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勝也。今陛下按秦之故地，此亦搯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帝問羣臣，羣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即亡。洛陽東有成皋，西有殽，澠、河、嚮、洛，其固亦足恃也。上問張良，良曰：「洛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國也。關中左殽函，右壑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

卷之六

七

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敬說是也。上即曰：「西都關中，拜敬郎中，號奉春君，賜姓劉氏。」宋儒胡寅曰：「高帝起兵八年，歲無寧居，至是天下平定，當亦少思安逸之時也，而敏於用言如此，其成帝業宜哉。」○六年十二月，始剖符封功臣。鄼侯蕭何食邑獨多，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銳，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今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顧反居臣等上，何也？」帝曰：「諸君知獵乎？追殺獸兔者，狗也。發蹤指示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蹤指示功人也，羣臣皆莫敢言。」張良亦無戰鬪功，帝

使自擇齊三萬戶。良曰：「臣始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良為留侯。封陳平為戶牖侯。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帝曰：「吾用先生謀戰勝，克敵，非功而何？」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帝曰：「子可謂不背本矣。」乃賞無知。○春正月，帝懲秦孤立而亡，欲大封同姓，以鎮撫天下，分楚地為二國，以淮東五十三縣立從兄將軍賈為荊王，以薛郡、東海、彭城三十六縣立弟文信君交為楚王，以雲中、鴈門、代郡五十三縣立兄宜信侯喜為代王，以膠東、膠西、臨菑、濟北、博陽

卷之六

八

城陽郡七十三縣立微時外婦之子肥為齊王。○詔定元功十八人位次，皆曰：「曹參功最，多宜第一。」鄂千秋進曰：「參雖有野戰畧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耳。上與楚相距五歲，失軍亡衆，跳身遁者數矣。蕭何嘗從關中遣軍補其處，又軍無見糧，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奈何以一旦之功，加萬世之功哉？」何第一。參次之。上曰：「善。」於是乃賜何帶劔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封千秋為安平侯。」○夏五月，上歸櫟陽。五日一朝太公。太公家令說太公曰：「天無

二日土無二王。皇帝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則威重不行。後上朝。太公擁篲迎門却行。上大驚。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奈何以我亂天下法。於是上心善家。令言。賜黃金五百斤。詔曰。人之至親莫親於父子。故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也。前日天下大亂。兵革並起。萬民苦殃。朕親被堅執銳。自率士卒。犯危難。平暴亂。立諸侯。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訓也。諸王通侯將軍羣卿大夫已尊朕為皇帝。而太公未有號。今上尊太公曰太上皇。○十一年二

月。詔曰。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為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亡絕也。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我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遊者。諸侯王郡守必身勸為之。駕遣詣相國府。有而弗言。覺免。年老癯病勿遣。○十二年十月。帝擊布還過沛。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過魯以太牢祠孔子。○十二月。詔曰。秦皇帝楚隱王。魏安釐王。齊愍王。趙悼襄王。皆絕亡後。其與秦始皇帝

守冢二十家。楚魏齊各十家。趙及魏公子無忌各五家。令視其冢。復亡與他事。○夏四月。上擊黥布時。為流矢所中。行道疾甚。呂后問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既死。誰令代之。曰。曹參可。問其次。曰。王陵可。然少戇。陳平可以助之。陳平知有餘。然難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必勅也。可令為太尉。呂后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乃所知也。帝在位十二年。享年五十三。史臣班固論曰。帝不修文學。而性明達。好謀能聽。自監門戍卒見之如舊。初順民心。作三章之約。天下既定。命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敖定章程。叔孫通制禮儀。又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券。金匱石室藏之。宗廟雖日不暇給。規模摹弘遠矣。

歷代君鑒卷之六

歷代君鑒卷之七

善可為法

西漢

文帝

太宗孝文皇帝名恒。高祖中子也。母曰薄氏。高祖十一年立為代王。高后八年。后崩。諸呂謀為亂。欲危劉氏。丞相陳平等迎立恒。後九月至。即皇帝位。元年十二月。詔曰。法者治之正。所以禁暴而衛善人也。今犯法已論。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為收拏。朕甚不取其除收拏諸相坐律令。○三月。詔曰。方

春和時草木羣生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

窮困之人。或陷於危亡。而莫之省憂。為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以振貸之。又曰。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飽。今歲首不時。使人存問長老。又無布帛酒肉之賜。將何以佐天下子孫孝養其親。今聞吏稟當受鬻者。或以陳粟。豈稱養老之意哉。具為令。有司請令縣道年八十已上。賜米人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其九十已上。又賜帛人二匹。絮三斤。賜物及當稟鬻者。長吏閱視。丞若尉致不滿九十。番夫令史致二千石。遣都吏循行。不稱者督之。刑者及有罪而已上。不用此令。

○四月。時有獻千里馬者。帝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於是還其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來獻。○夏六月。帝既施惠天下。諸侯四夷遠近驩洽。乃修代來功。詔曰。方大臣誅諸呂。迎朕。朕狐疑。皆止朕。唯中尉宋昌勸朕。朕已得保宗廟。已尊昌為衛將軍。其封昌為壯武侯。諸從朕六人。官皆至九卿。○二年冬十月。詔曰。朕聞古者諸侯建國千餘。各守其地。以時入貢。民不勞苦。上下驩欣。靡有違德。今列侯多居長安。邑遠。吏卒給輸費苦。而列侯亦無由

教訓其民。其令列侯之國。為吏及詔所止者。遣太子

○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帝下詔曰。朕聞之。天生民為之。置君以養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則天示之災。以戒不治。迺十一月晦。自有食之。適見于天。災孰大焉。朕獲保宗廟。以微眇之身。託于士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亂。在于一人。唯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朕下不能治育羣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過失。及知見之所不及。句以啓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上每朝。郎從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

置之言可用采之。未嘗不稱善。帝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中郎將袁盎騎並車擊轡。上曰。將軍怯邪。盎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聖主不乘危。不微幸。今陛下騁六飛。馳下峻山。有如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柰高廟太后何。上乃止。上所幸慎夫人在禁中。常與皇后同席坐。及幸上林布席。盎引卻慎夫人坐。夫人怒。上亦怒。盎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已立后。夫人乃妾。妾主豈可與同坐哉。且陛下獨不見人彘乎。上說語夫人。賜盎金五十斤。○春正月。上親耕籍田。詔曰。夫農者天下之本也。其開籍田。朕

書卷七

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三月。有司請立皇子為諸侯。詔曰。前趙幽王幽死。朕甚憐之。已立其太子。遂為趙王。遂弟辟彊及齊悼惠王子朱虛侯章。東牟侯興居。有功。可王。乃遂立辟彊為河間王。章為城陽王。興居為濟北王。因立皇子武為代王。參為太原王。揖為梁王。○五月。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詆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民或祝詛上。以相約而後相謬。吏以為大逆。其有他言。又以為誹謗。此細民之愚。

無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九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憂其然。故今茲親率羣臣農。以勸之。其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十二年。春正月。詔曰。道民之路在於務本。朕親率天下農十。年于今。而野不加辟。歲一不登。民有飢色。是從事焉。尚寡。而吏未加務也。吾詔書數下。歲勸民種樹。而功未興。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將何以勸焉。其賜民今年租稅之半。又曰。孝悌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為生之本也。三老農

書卷七

民之師也。庶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今萬家之縣。云無應令。豈實人情。是吏舉賢之道未備也。其遣謁者勞賜三老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二匹。庶吏二百石以上。率百石者三匹。及問民所不便安。而以戶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員。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十三年。春二月。詔曰。朕親率天下農耕。以供粢盛。皇后親桑。以奉祭服。其具禮儀。○夏。除祕祝。初。秦時祝官有祕祝。即有災祥。輒移過於下。至是。詔曰。禍自怨起。福由德興。百官之非宜。由朕躬。今祕祝之官。移過於下。朕甚不取。其除之。○五月。除肉

刑。齊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詔獄逮徙繫長安。太倉公無男。有女五人。將行會逮。罵其女曰。生子不生男。有緩急。非有益也。其少女緹縈自傷泣。乃隨其父至長安。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復欲改過自新。其道亡繇也。妾願沒入為官婢。贖父刑罪。使得自新。書奏。天子憐悲其意。乃下詔曰。蓋聞有虞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為僇。而民弗犯。何則。至治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姦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薄而教不明歟。吾甚自愧。故夫訓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

曰。愷弟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為善。而道亡繇至。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豈稱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具為令。上躬修玄默。而將相皆舊功臣。少文多質。懲惡亡秦之政。論議務在寬厚。恥言人之過失。化行天下。告訐之俗易。吏安其官。民樂其業。畜積歲增。戶口寢息。風流篤厚。禁網疏闊。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罰大省。至於斷獄四百。有刑錯之風焉。○六月。除田之租稅。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勤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為

本末者。無以異也。其除之。○十四年冬。上輦過郎署。問郎署長馮唐曰。父家安在。對曰。趙人。上曰。吾居代時。尚食監高祛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父知之乎。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也。上搏髀曰。嗟乎。吾獨不得頗牧為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陛下雖得之。不能用也。上曰。公何以知之。對曰。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白闔以內者。寡人制之。闔以外者。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虛言也。李牧為趙將軍。市租皆自用饗士。賞賜不從中覆。委任而責成。

功。故牧得盡其智能。而趙幾霸。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私養錢。自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曾一入。尚擊之。所殺甚眾。夫士卒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幕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而法必用。且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頗牧。弗能用也。上說。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為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春。增諸祀壇。瑋幣。詔曰。朕獲執犧牲瑋幣。以事上帝。宗廟十四年于今。歷

日彌長。以不敏不明而久撫臨天下。朕甚自愧。其廣增諸祀壇場珪幣。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先民後已。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於朕躬。不為百姓。朕甚愧之。夫以朕之不德。而專鄉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德也。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後元年冬十月。詔御史曰。間者數年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意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何以致此。夫度田非益寡。計民未加益而食之甚不足者。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蕃。為酒醪以靡穀者多。六畜之食焉。

者眾。與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秋八月。丞相張蒼免。帝以后弟廣國賢有行。欲相之。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久念不可。而申屠嘉故以材官蹶張從高帝。為人廉直。門不受私謁。遂以為丞相。○六年冬。匈奴入上郡。雲中殺畧甚眾。烽火通於甘泉。長安以中大夫令免為車騎將軍屯飛狐。故楚相蘇意為將軍屯句注。將軍張武屯北地。河內太守周亞夫為將軍次細柳。宗正劉禮為將軍次霸上。祝茲侯徐厲為將軍次棘門。以備胡。帝在位二十三年。享年四十六。

史臣班固論曰。帝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施。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身衣弋綈。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幄無文繡。以示敦朴。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因其山不起墳。南越尉佗自立為帝。召貴佗兄弟。以德懷之。佗遂稱臣。與匈奴結和親。後而背約入盜。令邊備守。不發兵深入。恐煩百姓。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羣臣袁盎等諫說雖切。常假借納用焉。張武等受賂金錢。覺吏加賞賜。以愧其心。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樂。斷獄數百。幾致刑錯。嗚呼仁哉。

景帝

孝景皇帝名啓。文帝太子也。母曰竇皇后。文帝元年春三月。立為皇太子。文帝崩。即皇帝位。○元年冬十月。詔曰。蓋聞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制禮樂各有由。歌者所以發德也。舞者所以明功也。高廟酎。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惠廟酎。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帝臨天下。通關梁。不異遠方。除誹謗。去肉刑。賞賜長。

老收恤孤獨以遂羣生減者欲不受獻罪人不帑不誅亡罪不私其利也除官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也朕既不敏不能勝識此皆上世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親行之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靡不獲福明象乎日月而廟樂不稱朕甚懼焉其為孝文皇帝廟為昭德之舞以明休德然后祖宗之功德施于萬世永永無窮朕甚嘉之其與丞相列侯中二千石禮官具禮儀奏丞相嘉等奏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盛於孝文皇帝高皇帝宜為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宜為太宗之廟天子世世獻郡國宜各立太宗廟制曰可○中

五年九月詔曰獄者人之大命死者不可復生朕甚憫之諸獄疑若雖文致於法而於人心不厭者輒讞之○六年初上減笞法笞者猶不全乃更減笞三百曰二百笞二百曰一百又定箠令箠長五尺其本大一寸竹也末薄半寸皆平其節當笞者笞髀畢一罪乃更人自是笞者得全○後元年春正月詔曰獄重事也人有智愚官有上下獄疑者讞有司有司所不能決移廷尉讞而後不當讞者不為失欲令治獄者務先寬○二年夏四月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工者也農事傷則飢之本女工害則

寒之原也夫飢寒並至而能亡為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粢盛祭服為天下先不受獻減太官省徭賦欲天下務農蠶桑有蓄積以備災害彊毋攘弱衆毋暴寡老者以壽終幼孤得遂長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各安在或詐偽為吏以貨賂為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縣丞長吏也姦法與盜盜甚無謂也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職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三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本也黃金珠玉飢不可食寒不可衣間歲或不登意為未者衆農民寡也其令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樹可得衣食物

吏發民若取庸采黃金珠王者坐臧為盜二千石聽者與同罪帝在位十六年享年四十八

史臣班固論曰漢興掃除煩苛與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恭儉孝景遵業五六十載之間至於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

歷代君鑒卷之八

善可為法

西漢

武帝

世宗孝武皇帝名徹景帝中子也母曰王美人景帝四年立為膠東王七年為皇太子後三年景帝崩即皇帝位尊母王氏為皇太后○建元元年冬十月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上親策問之廣川董仲舒對策三篇上善其對以仲舒為江都相丞相衛綰因奏所舉賢良或治申韓蘇張之言亂國政者請皆罷

奏可○三年冬十月中山王勝來朝時議者多寃鼂錯之策務摧抑諸侯王數奏暴其過惡吹毛求疵諸侯王莫不悲怨至是置酒勝聞樂聲而泣上問其故勝具以吏所侵聞上乃厚諸侯之禮省有司所奏諸侯事加親親之恩焉○九月上招選天下文學材智之士簡拔其俊異者寵用之莊助朱買臣吾丘壽王司馬相如東方朔枚臯終軍等並在左右每令與大臣辯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大臣數屈焉○六年秋以汲黯為主爵都尉始黯為謁者以數切諫不得留內遷為東海守歲餘東海大治召為主爵都尉其

治務在無為引大體不拘文法為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時天子方招文學嘗曰吾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柰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怒罷朝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羣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黯多病賜告者數不愈莊助復為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然至其輔少主守成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賁育亦不能奪之矣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元光五

年八月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菑川人公孫弘對策上擢為第一拜博士待詔金馬門○元朔元年冬定二千石不舉孝廉法詔曰朕深詔執事興廉舉孝廉幾成風紹休聖緒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壅於上聞也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議二千石不舉者罪有司奏不舉孝廉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奏可○秋臨菑人主父偃西入關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偃同郡嚴安無終

徐樂亦上書書奏。召見謂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皆拜為郎中。偃尤親幸。一歲中凡四遷為中大夫。○二年三月。主父偃說上曰。天下豪桀并兼亂眾之民。皆可使徙茂陵。內實京師。外銷姦猾。此所謂不誅而害除。上從之。軹人郭解。關東大俠也。亦在徙中。衛青為言。郭解家貧不中徙。上曰。解布衣權至使將軍為言。此其家不貧。卒徙解家。○上欲以孔臧為御史大夫。臧辭曰。臣世以經學為業。乞為太常與臣家業。與從弟侍中安國綱紀古訓。使永垂來嗣。上乃以為太常。其禮賜如三公。○五年春。匈奴右賢王數侵擾

漢書

王

朔方。上令車騎將軍衛青將三萬騎出高闕。將軍蘇建李沮公孫賀李蔡俱出朔方。李息張次公俱出右北平。凡十餘萬人。皆領屬青。擊匈奴。右賢王飲醉。青等夜至圍之。右賢王驚潰。圖北去。得裨王十餘人。眾萬五千餘人。畜數十百萬。於是引兵還。上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青為大將軍。諸將皆屬。益封八千七百戶。封青三子。諸將校尉七人為列侯。○夏六月。詔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今禮壞樂崩。朕甚閔焉。其令禮官勸學興禮。以為天下先。於是丞相弘等奏請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弟其高下

漢書

中

以補郎中文學掌故。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輒罷之。又吏通一藝以上者。請皆選擇以補右職。上從之。自此公卿大夫士。彬彬多文學之士矣。○元狩二年春。霍去病為票騎將軍。將萬騎出隴西。擊匈奴。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餘里。斬首虜獲甚眾。收休屠王祭天金人。夏。復與公孫敖將數萬騎俱出北地。張騫李廣俱出右北平。去病深入二千餘里。踰居延。過小月氏。至祁連山。斬首三萬。虜獲尤多。益封五千戶。○元封五年夏。上以名臣文武欲盡。乃下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踴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跼蹐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絕域者。○太初元年夏五月。太中大夫公孫卿壺遂。太史令司馬遷等言。歷紀壞廢。宜改正朔。兒寬議以為宜用夏正。乃詔卿等造漢太初歷。以正月為歲首。色尚黃。數用五。定官名。協音律。定宗廟百官之儀。以為典常。垂之後世。○征和四年三月。上耕于鉅定。還幸泰山。修封禪。祀明堂。見羣臣。乃言曰。朕即位以來。所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田千

秋曰。方士言神仙者甚衆而無顯功。請皆罷斥遣之。上曰。大鴻臚言是也。於是悉罷諸方士候神人者。是後上每對羣臣自歎。晷時愚惑為方士所欺。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而已。宋儒胡寅曰。人莫難於知過。莫難於悔過。莫甚難於改過。迷而不知者皆是也。若漢武帝行年六十有八。然後知往日之非而悉改之。雖云不敏。然其去不知過而遂非者遠矣。嗚呼。此真可為帝王處仁遷義之法也哉。○夏六月。以田千秋為丞相。封富民侯。以趙過為搜粟都尉。先是桑弘羊言輪臺東有溉田五千頃以上。可遣屯田卒置校尉募民壯健敢徙者詣田所墾田。築亭以威西國。上乃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是重困老弱孤獨也。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輪臺西於車師千餘里。前擊車師雖降其王。以遼遠乏食道死者尚數千人。况益田乎。匈奴常言漢極大。然不耐饑渴。失一狼走千羊。乃者貳師敗。軍士死畧離散。悲痛常在朕心。今又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朕不忍聞。大鴻臚等又議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賞。以報忿此五伯。所不為也。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

力本農。修馬復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郡國二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畧。補遺狀與計對。自是不復出軍。而封田千秋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養民也。又以趙過為搜粟都尉。過教民為代田。一畝三畦。歲代處。故曰代田。每耨輒附根。根深能風旱。其耕耨田器皆有便巧。用力少而得穀多。民皆便之。宋儒司馬光論曰。天下信未嘗無士也。武帝好四夷之功。而勇銳輕死之士充滿朝廷。關土廣地。無不如意。及後息民重農。而趙過之儔教民耕耨。民亦被其利。此一君之身。趣好殊別。而士輒應之。使武帝兼三王之量。以興商周之治。其無三代之臣乎。帝在位五十四年。享年七十一。史臣班固論曰。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至于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遂疇咨海內。舉其俊茂。與之立功。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歷數。協音律。紹周後號。今文章煥然可述。如武帝之雄材大畧。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歷代君鑒卷之八

歷代君鑒卷之九

善可為法

西漢

昭帝

孝昭皇帝名弗陵武帝少子也。母鉤弋夫人趙氏生帝有奇異武帝未戾太子敗。後元二年二月立為皇太子。帝崩即皇帝位。○元鳳元年春泗水戴王前夢以無嗣國除。後宮有遺腹子煖相內史不奏言。上聞而憐之立煖為泗水王。相內史皆下獄。○徵郡國有行義者韓福等五人至長安賜帛人五十匹遣歸。詔

卷之九

曰朕聞勞以官職之事其務修孝弟以教鄉里令郡縣以正月賜羊酒有不孝者賜衣被一襲祠以中牢。○八月鄂邑長公主燕王旦左將軍上官桀子五騎將軍安御史大夫桑弘羊與大司馬大將軍霍光有隙皆怨恨光詐令人為燕王旦上書言光出都肄郎羽林道上稱蹇擅調益莫府校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候伺光出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弘羊當與諸大臣共執退光書奏帝不肯下明旦光聞之止畫室中不入上問大將軍安在桀對曰以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上曰將

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將軍之廣明都郎屬耳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月燕王何以得知之且將軍為非不煩校尉是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捕之甚急桀等懼白上小事不足遂上不聽後桀黨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光帝所屬以輔朕身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復言。○四年夏五月孝文廟正殿火上及羣臣皆素服發中二千石將五校作治六月成。○元平元年春二月詔曰天下以農桑為本日者省用罷不急官減外繇耕桑者益衆而百姓未能家

卷之九

給朕甚愍焉其減口賦錢有司奏請減什三上許之帝在位十三年享年二十二

宋儒司馬光論曰帝以童穉之年辨霍光之忠何天資之明也享國不永惜哉

宣帝

中宗孝宣皇帝初名病已後改名詢武帝曾孫也母王氏昭帝崩無嗣迎立昌邑王賀淫戲無度霍光奏太后廢之迎立帝嗣孝昭皇帝後。○本始元年夏四月詔曰故皇太子在湖未有號謚歲時祠其議謚置園邑有司奏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也故降其父母不

得祭尊祖之義也。陛下為孝昭皇帝後承祖宗之祀。親謚宜曰悼。母曰悼后。故皇太子謚曰戾。史良娣曰戾夫人。皆改葬焉。○霍光既誅上官桀。遂以刑罰痛繩羣下。由是俗吏皆尚嚴酷。而河南丞黃霸獨用寬和為名。上在民間時。知百姓苦吏急也。聞霸持法平。乃召以為廷尉正。數決疑獄。庭中稱平。○地節三年春三月。詔曰。蓋聞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猶不能以化天下。今膠東相王成。勞來不怠。流民自占八萬餘口。治有異等之效。其賜成爵關內侯。秩中二千石。○秋九月。地震。詔求直言。省京師屯兵。罷郡國官館假貸貧民。曰。乃者地震。朕甚懼焉。有能箴朕過失。以匡不逮。毋諱。有司朕既不德。不能附遠。是以邊境屯戍未息。今復飭兵重屯。久勞百姓。非所以綏天下也。其罷車騎右將軍屯兵。池籞未御幸者。假與貧民。郡國官館勿復修治。流民還歸者。假公田貸種食。且勿筭事。○冬十二月。置廷尉平。初。孝武之世。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緩深故之罪。急縱出之誅。其後轉相比况。禁網寢密。律令煩苛。典者不能徧觀。茲吏因緣為市。議者咸冤傷之上。在閭閻。知其若此。會廷尉史路溫舒上書。以為秦

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上善其言。詔以廷史任輕祿薄。置廷尉平。秩六百石。貧四人。每季秋後請讞。時上常幸宣室齋。居而決事。刑獄號為平矣。○四年夏五月。詔曰。父子夫婦。天性也。雖有患禍。猶蒙死而存之。誠愛結於心。豈能違之。自今子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九月。詔曰。令甲死者不可生。刑者不可息。此先帝之所重。而吏未稱。今繫者或以掠辜。若飢寒。疲死獄中。何用心。送人道也。朕甚痛之。其令郡國歲上繫囚。以掠笞若疲死者。所坐名縣爵里。丞相御史殿。取以聞。○以朱邑為大司農。邑少為桐鄉嗇夫。廉平不苛。以愛利為行。未嘗笞辱人。存問孤老。吏民愛敬之。遷北海太守。以治行第一入為大司農。數厚篤於故舊。公正不可交。以私身為列卿居。慶節儉。祿賜以共。族黨家無餘財。及卒。上下詔稱揚。賜其子金百斤。以奉祀。○元康二年夏五月。詔曰。獄者萬民之命。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則可謂文吏矣。今則不然。用法或持巧心。析律貳端。深淺不平。增辭飾非。以成其罪。奏不如實。上亡由知。二千石各察官屬。勿用此人。吏或擅興徭役。飾廚傳。稱過使客。越職踰法。以取名譽。譬猶踐薄冰以待白日。豈不

殆哉。天下頗被疾疫之災。其令被災甚者。毋出今年租賦。○帝以蕭望之經明持重。論議有餘。材任宰相。欲詳試其政事。復以為左馮翊。望之從少府出。為左遷。即移病。上使侍中諭意曰。所用皆更治民以考功。君前為平原太守。日淺。故復試之。於三輔非有所聞也。望之即起視事。○三年春三月。封丙吉等為列侯。故人阿保賜物有差。丙吉為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孫遭遇絕口不道前恩。會掖庭官婢自陳。嘗有阿保之功。辭引使者丙吉知狀。上親見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大賢之初。張賀嘗為弟安世稱。皇曾孫之

卷之九

年

材美及徵恠。安世輒絕止。以為少主在上。不宜稱述。曾孫及帝即位而賀已死。上謂安世曰。掖庭令平生稱我將軍止之是也。至是下詔曰。朕微眇時。丙吉史曾許。舜皆有舊恩。張賀輔翼朕躬。修文學。經術。恩惠卓異。厥功茂焉。詩不云乎。無德不報。封賀子彭祖及吉曾孫。皆為列侯。故人下至郡師。獄復作。嘗有阿保之功者。皆受官祿田宅財物。各以恩淺深報之。○神爵三年八月。益小吏俸。詔曰。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俸祿薄。欲無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以上俸十五。○甘露三年春正月上。以戎狄賓

服。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署其官爵姓名。唯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其次張安世。韓增。趙充國。魏相。丙吉。杜延年。劉德。梁丘賀。蕭望之。蘇武。凡十一人。皆以功德知名當世。是以表而揚之。明著中興輔佐。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焉。○詔諸儒講五經異同。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平奏上。親稱制臨決焉。廼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穀梁春秋博士。○帝興于閭閻。知民事之艱難。霍光既薨。始親政事。厲精為治。五日一聽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職奏事。敷奏其言。考試功能。侍中尚書功勞當遷及有

卷之九

六

異善厚加賞賜。至于子孫終不改易。樞機周密。品式備具。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及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由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常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愁歎怨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以為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是以漢世良吏於是為盛。稱中宗焉。帝在位二十五年。享年四十二。

史臣班固論曰。孝宣之治。信賞必罰。綜核名實。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于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間鮮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也。遭值匈奴乖亂。推亡固存。信威北夷。單于慕義稽首稱藩。功光祖宗。業垂後嗣。可謂中興侔德殷宗周宣矣。

歷代君鑒卷之九

歷代君鑒卷之十

善可為法

東漢

光武

世祖光武皇帝諱秀。字文叔。南陽蔡陽人。高祖九世之孫。實景帝子長沙定王發之後。南頓令欽之子也。恢廓大度。仁明勇畧。王莽末。群盜蜂起。帝起兵於宛。及大敗莽將王邑於昆陽。更始拜為破虜大將軍。封武信侯。又以破邯鄲誅王郎有功。立為蕭王。建武元年。即皇帝位。○夏。帝遣吳漢率耿弇。景丹等十三將軍追尤來等。斬首萬三千級。遂窮追至浚靡而還。賊散入遼西遼東。為烏桓貊人所鈔擊。畧盡。都護將軍賈復與五校戰於真定。復傷創甚。帝大驚。曰。我所以不令賈復別將者。為其輕敵也。果然失吾名將。聞其婦有孕。生女。邪我子娶之。生男。邪我女嫁之。不令其憂妻子也。復病尋愈。追及帝於薊。相見甚驩。○初。更始以琅邪伏湛為平原太守。時天下兵起。湛獨晏然撫循百姓。門下督謀為湛起兵。湛收斬之。於是吏民信向。平原一境賴湛以全。帝徵湛為尚書。使典定舊制。○宛人卓茂。寬仁恭愛。恬蕩樂道。雅實不為華貌。

行已在於清濁之間。自束髮至白首。未嘗與人有所爭競。鄉黨故舊。雖行能與我不同。而皆愛慕欣欣焉。哀平間為密令。視民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民親愛。不忍欺之。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遷京部。承密人老少皆涕泣隨送。及王莽居攝。以病免。歸。帝即位。先訪求我。我時年七十餘。詔曰。夫名冠天下。當受重賞。今以我為太傅。封褒德侯。宋儒司馬光論曰。孔子稱舉善而教。不能則勸。是以舜舉皋陶。湯舉伊尹。而不仁者遠。有德故也。光武即位之初。群雄競逐。四海鼎沸。摧堅陷敵之人。權畧詭辨之士。方見重於世。而

獨能取忠厚之人。旌循良之吏。拔於草萊之中。置諸群公之首。宜其光復舊物。享祚久長。蓋由知所先務。而得其本原故也。○二年春正月。帝遣大司馬吳漢率王梁等九將軍。擊檀鄉賊於鄴東。大破降之。悉封功臣為列侯。大國四縣。餘各有差。下詔曰。人情得足。苦於放縱。快須臾之欲。忘慎罰之義。諸將業遠功大。誠欲傳於無窮。宜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戰戰慄慄。日慎一日。其顯效未酬。名籍未立者。大鴻臚趣上。朕將差而錄之。博士丁恭議曰。古帝王封諸侯。不過百里。故利以建侯。取法於雷。彊幹弱枝。所以為治也。今封

諸侯四縣。不合古制。帝曰。古之亡國。皆以無道。未嘗聞功臣地多而滅亡者。乃遣謁者即授印綬。策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敬之戒之。傳之子孫。長為漢藩。○三月。大赦天下。詔曰。頃獄多寬。用刑刻深。朕甚愍之。孔子云。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其與中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省刑罰。○秋。賈復部將殺人於潁川。潁川太守寇恂捕得繫獄。時尚草創。軍營犯法。率多相容。恂戮之於市。復以為恥。還過潁川。謂左右曰。吾為寇恂所陷。見必手劍之。恂以狀聞。帝乃徵恂。恂至。引見。時賈復先坐。起相

避。帝曰。天下未定。兩帛安得私闘。今日朕分之。於是並坐極歡。遂共車同出。結友而去。○鄧禹自馮愔叛。後威名稍損。又乏糧食。戰數不利。歸附者日益離散。赤眉延岑暴亂。三輔郡縣大姓各擁兵眾。禹不能定。帝乃遣偏將軍異代禹討之。車駕送至河南。勅異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延岑之醜。元元塗炭。無所依訴。將軍今奉辭討諸不軌。營堡降者。遣其渠帥詣京師。散其小民。令就農桑。壞其營壁。無使復聚。征伐非必畧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闘。然好虜掠。卿本能御吏士。念自修勅。無為郡

縣所苦。異頓首受命。引而西。所至布威信。群盜多降。宋儒司馬光論曰。昔周人頌武王之德曰。鋪時繹思。我徂惟求定。言王者之兵。志在布陳威德安民而已。觀光武之所以取關中。用是道也。豈不美哉。○十二月。詔曰。惟宗室列侯為王莽所廢。先靈無所依歸。朕甚愍之。若侯身已沒。屬所上其子孫。見名尚書封拜。○四年冬。隗囂使馬援往觀公孫述。援素與述同里。閉相善。以為既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盛陳陞衛以延援入。交拜禮畢。使出就館。會百官於宗廟中。立舊交位。述鸞旗。旌騎蹕。就車磨折而入。禮饗官屬甚盛。欲授援以封侯大將軍位。賓客皆樂留。援曉之曰。天下雄雌未定。公孫述不吐哺走迎國士。與圖成敗。反修飾邊幅。如偶人形。何足久稽天下士乎。因辭歸。謂囂曰。子陽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囂乃使援奉書雒陽。援初到。良久。中黃門引入。帝在宣德殿南廡下。但憤坐迎笑。謂援曰。卿遨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慙。援頓首拜謝。因曰。當今之世。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矣。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陞戟而後進。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

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五年夏四月。旱蝗。詔曰。久旱傷麥。秋種未下。將殘吏未勝。獄多冤結。元元愁恨。感動天氣乎。其令中都官三輔郡國出繫囚罪。非犯殊死一切勿按。見徒免為庶人。務進柔良。退貪酷。各正厥事焉。○隗囂使韓士張玄說竇融等曰。更始事已成。尋復亡滅。此一姓不再興之效也。今即有所主。使相係屬。一旦拘制。自令失柄。後有危敗。雖悔無及。方今豪桀競逐。雌雄未決。當各據土宇。與隴蜀合從。高可為六國。下不失尉佗。融等召豪桀議之。其中識者皆曰。今皇帝姓名見於圖書。自前世博物道術之士。谷子雲。夏賀良等。皆言漢有再受命之符。故劉子駿改易名字。冀應其占。及莽末。西門君惠謀立子駿。事覺被殺。出謂觀者曰。識文不誤。劉秀真汝主也。此皆近事。暴著衆所共見者也。況今稱帝者數人。而雒陽土地。最廣。甲兵。最彊。號令。最明。觀符命而察人事。他姓殆未能當也。衆議或同。或異。融遂決策東向。遣長史劉鈞等奉書詣雒陽。先是帝亦發使遺融書。以招之。遇鈞於道。即與俱還。帝見鈞歡甚。禮饗畢。乃遣令還。賜融書曰。今益州有公孫子陽。

天水有隗將軍。方隴蜀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以此言之。欲相厚。豈有量哉。欲遂立桓文輔微國。當勉卒功業。欲三分鼎足。連衡合從。亦宜以時定。天下未并。吾與汝絕域。非相吞之國。今之議者。必有任蠶教尉佗制七郡之計。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自適已事而已。因授融涼州牧。璽書至河西。河西皆驚。以為天子明見萬里之外。○冬十月。初起太學。車駕還宮。幸太學。稽式古典。修明禮樂。煥然文物可觀矣。○十一月。馮異治關中。出入三歲。上林成都人。有上章言異威權至重。百姓歸心。號為成陽王。帝以章示異。異惶懼。上書陳謝。詔報曰。將軍之於國家。義為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六年春。馮異自長安入朝。帝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也。為吾披荊棘。定關中。既罷。賜珍寶錢帛。詔曰。倉卒蕪蕪亭豆粥。瘡痍河麥飯。厚意久不報。○十二月。詔曰。頃者師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十一之稅。今糧儲差積。其令郡國收見田租三十稅一如舊。○七年春三月晦。日有食之。帝避正殿。寢兵不聽事五日。詔曰。吾德薄致災。謫見日月。戰慄恐懼。夫何言哉。今方念愆。庶消厥咎。其令有司各修職任。奉遵法度。惠茲元元。百僚各

上封事。無有所諱。其上書不得言聖。○九年春正月。潁陽成侯祭遵薨於軍。戒臨終薄葬。問以家事。終無所言。帝愍悼之尤甚。遵喪至河南。車駕素服臨之。望哭哀慟。還幸城門。閱過喪車。涕泣不能已。喪禮成。復祠以大牢。詔大長秋河南尹護喪事。大司農給費。至葬。車駕復臨之。既葬。又臨其墳。存見夫人室家。其後朝會。帝每歎曰。安得憂國奉公如祭征虜者乎。○十二年冬十二月。帝以睢陽令任延為武威太守。親見戒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臣聞忠臣不和。和臣不忠。履正奉公。臣子之節。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臣不敢奉命。帝歎曰。卿言是也。○十三年春正月。詔曰。郡國獻異。殊其令。大官勿復受。遠方口實。所以薦宗廟。自如舊制。時異國有獻名馬者。日行千里。又進寶劍。價直百金。詔以劍賜騎士。馬駕鼓車。帝雅不喜聽音樂。手不持珠玉。嘗出獵。車駕夜還。上東門候汝南郅惲拒關不開。帝令從者見面於門間。惲曰。大明遼遠。遂不受詔。帝乃回從東中門入。明日。惲上書諫曰。昔文王不敢繫于遊田。以萬民惟正之供。而陛下遠獵山林。夜以繼晷。其如社稷宗廟何。書奏。賜惲布百匹。貶東中門候為參封尉。○夏四月。

帝大饗將士功臣。增邑更封凡三百六十五人。其外戚恩澤封者四十五人。定封鄧禹為高密侯。食四縣。李通為固始侯。賈復為膠東侯。食六縣。餘各有差。已歿者益封其子孫。或更封支庶。帝在兵間久厭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樂息肩。自隴蜀平後。非警急未嘗復言軍旅。皇太子嘗問攻戰之事。帝曰。昔衛靈公問陳。孔子不對。此非爾所及。鄧禹賈復知帝偃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擁衆京師。乃去甲兵。敦儒學。帝亦思念欲完功臣爵土。不令以吏職為過。遂罷左右將軍。耿弇等亦上。大將軍將軍印綬。皆以列侯就第。加位特進奉朝請。帝方以吏事責三公。故功臣並不用。是時列侯唯高密固始膠東三侯與公卿參議國家大事。恩遇甚厚。帝雖制御功臣。而每回容宥其小失。遠方貢珎。甘必先徧賜諸侯。而大官無餘。故皆保其福祿無誅譴者。○十六年秋九月。郡國大姓及兵長群盜。處處並起。攻劫所在。害殺長吏。郡縣追討。到則解散。去復屯結。青徐幽冀四州尤甚。冬十月。遣使者下郡國。聽盜自相糾擿。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吏雖逗留迴避。故縱。皆勿問。聽以禽討為效。其牧守令長坐界內盜賊而不收捕者。又以畏懼捐城委守者。皆

不以為負。但取獲賊多少為殿。寢惟蔽匿者乃罪之。於是更相追捕。賊並解散。徙其渠帥於他郡。賦田受稟。使安生業。自是牛羊放牧。邑門不閉。○十九年。帝以沛國桓榮為議郎。使授太子經。車駕幸太學。會諸博士論難於前。榮辨明經義。每以禮讓相厭。不以辭長勝人。儒者莫之及。○陳留董宣為雒陽令。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以奴驂乘。宣於夏門亭候之。驅車叩馬。以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即還宮訴帝。帝大怒。召宣欲箠殺之。宣叩頭曰。願乞一言而死。帝曰。欲何言。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主縱奴殺人。將何以治天下乎。臣不須箠。請得自殺。即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黄門持之。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彊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丈叔為白衣時。歲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為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與白衣不同。因赦彊項。令出。賜錢三十萬。宣悉以班諸吏。由是能搏擊豪強。京師莫不震慄。○二十六年春正月。增百官奉。千石以上減於西京。六百石以下增於舊秩。○初作壽陵。帝曰。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車茅馬。使後世之人不知其處。太宗識

終始之義。景帝能述遵孝道。遭天下反覆而霸陵獨
完受其福。豈不美哉。今所制地不過二三頃。無為山
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使迭興之後得與丘隴同體。
○二十七年秋。帝大會群臣。問誰可傳太子者。群臣
承望帝意。皆言太子舅執金吾原鹿侯陰識可。博士
張佚正色曰。今陛下立太子為陰氏乎。為天下乎。即
為陰氏。則陰佚可。為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帝
稱善。曰。欲置傳者為太子也。今博士不難正朕。况太
子乎。即拜佚為太子太傅。以博士桓榮為少傅。賜以
輜車乘馬。○中元元年夏。京師醴泉涌出。飲之者固

疾皆愈。又有赤草生於水崖。郡國頻上甘露。群臣奏
言地祇靈應。而朱草萌生。孝宣帝每有嘉瑞。輒以改
元。神爵五鳳甘露黃龍。列為年紀。蓋以感致神祇。表
彰德信。是以化致昇平。稱為中興。今天下清寧。靈物
仍降。陛下情存損抑。推而不居。豈可使祥符顯慶。沒
而無聞。宜令太史撰集。以傳來世。帝不納。常自謙無
德。每郡國所上。輒抑而不當。故史官罕得記焉。帝每
旦視朝。日昃乃罷。數引公卿。將講論經理。夜分乃
寢。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怠。乘間諫曰。陛下有禹湯之
明。而失黃老養性之福。願頤養精神。優游自寧。帝曰。

我自樂此。不為疲也。雖以征伐濟大業。及天下既定。
乃退功臣。而進文吏。明慎政體。總攬權綱。量時度力。
舉無過事。故能恢復前烈。身致太平。在位三十三年。
壽六十二

歷代君鑒卷之十一

善可為法

東漢

明帝

顯宗孝明皇帝諱莊。光武第四子也。母陰皇后。生而豐下。十歲能通孝經。光武奇之。建武十五年封東海公。十七年進爵為王。十九年立為皇太子。師事桓榮。通尚書。中元二年即皇帝位。○夏四月。詔曰。高密侯禹。元功之首。東平王蒼。寬博有謀。其以禹為太傅。蒼為驃騎將軍。蒼懇辭。帝不許。又詔驃騎將軍置長史。

掾史貲四十人。位在三公上。蒼嘗薦西曹掾齊國吳良。帝曰。薦賢助國。宰相之職也。蕭何舉韓信。設壇而拜。不復考試。今以良為議郎。○永平元年夏五月。東海恭王彊病。帝遣使者太醫乘驛視病。絡繹不絕。詔沛王輔。濟南王康。淮陽王延。詣魯省疾。彊薨。臨終上書謝恩。帝覽書悲慟。從太后出幸津門。亭發哀。使大司空持節護喪。贈送以殊禮。詔楚王英。趙王栩。北海王興。及京師親戚皆會葬。帝退惟彊深執謙儉。不欲厚葬。以違其志。於是特詔遣送之物。務從約省。以彰王卓爾獨行之志。將作大匠留起陵廟。○二年冬十

月。帝幸辟雍。初行養老禮。以李躬為三老。桓榮為五更。三老服都紵大袍冠。進賢扶玉杖。五更亦如之。不杖。乘輿到辟雍禮殿。御坐東廂。遣使者安車迎三老。五更於太學講堂。天子迎於門屏。交禮道。自阼階。三老升自賓階。至階。天子揖如禮。三老升東面。三公設几。九卿正履。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醕。祝鯁在前。祝饘在後。五更南面。三公進供禮。亦如之。禮畢。引桓榮及弟子升堂。帝自為下說。諸儒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士。圜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於是詔賜榮爵關內侯。三老五更皆以二千石祿。養終厥身。賜天下三老酒肉。帝自為太子受尚書於桓榮。及即位。帝位猶尊榮以師禮。常幸太常府。令榮坐東面。設几杖。會百官及榮門生數百人。帝親自執業。諸生或避位發難。帝謙曰。太師在是。既罷。悉以大官供具。賜太常家。榮每疾病。帝輒遣使存問。大官太醫相望於道。及篤。上疏謝恩。讓還爵土。帝幸其家。問起居。入街下車。擁經而前。撫榮垂涕。賜以牀茵帷帳衣被。刀劍。榮卒。帝親自變服臨喪。送葬。賜家塋於首陽之山。○三年春。帝思中興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以鄧禹為首。次馬成。吳漢。王梁。賁復。陳俊。耿弇。杜茂。

寇恂傳俊岑彭堅鍾馮異王霸朱祐任光祭遵李忠
景丹萬修蓋延邳彤姚期劉植耿純臧宮馬武劉隆
又益以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夏帝大
起北宮時天旱尚書僕射鍾離意詣闕免冠上疏曰
昔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邪使民疾邪官
室營邪女謁盛邪苞苴行邪讒夫昌邪竊見北宮大
作民失農時自古非苦官室小狹但患民不安寧宜
且罷止以應天心帝策詔報曰湯引六事各在一人
其冠履勿謝又敕大匠止作諸宮減省不急詔因謝
公卿百僚遂應時澍雨○荊州刺史郭賀官有殊政

帝賜以三公之服黼黻冠旒敕行部去襜帷使百姓
見其容服以彰有德○六年春二月王雒山出寶鼎
獻之詔曰祥瑞之降以應有德方今政化多僻何以
致茲易曰鼎象三公豈三公奉職得其理邪其賜三
公帛五十匹九卿二千石半之先帝詔書禁人上書
言聖而間者章奏頗多浮詞自今若有過稱虛譽尚
書皆宜抑而不省示不為譎子蚩也○八年冬十月
晦日有食之既詔群司勉修職事極言無諱於是在
位者皆上封事各言得失帝覽章深自引咎以所上
班示百官詔曰群臣所言皆朕之過民冤不能理吏

黠不能禁而輕用民力繕修宮宇出入無節喜怒過
差永覽前戒竦然兢懼徒恐薄德久而忘耳○九年
帝崇尚儒學自皇太子諸王侯及大臣子弟功臣子
孫莫不受經又為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諸子立
學於南宮號四姓小侯置五經博士師搜選高能以
授其業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
遣子入學○十一年春正月東平王蒼與諸王俱來
朝月餘還國帝臨送歸宮懷然懷思乃遣使手詔賜
東平國中傳曰辭別之後獨坐不樂因就車婦伏軾
而吟瞻望永懷實勞我心誦及采菽以增歎息日者

問東平王處家何等軍樂王言為善軍樂其言甚太
副是腰腹今送列侯印十九枚諸王子五歲以上能
趨拜者皆令帶之○十四年夏四月窮治楚獄顏忠
王平辭引隧鄉侯耿建等建等辭未嘗與忠平相見
是時帝怒甚吏皆惶恐諸所連及率一切陷入無敢
以情恕者侍御史寒朗心傷其冤試以建等物色獨
問忠平而二人錯愕不能對朗知其詐乃上言建等
無故專為忠平所誣疑天下無辜類多如此帝曰即
如是忠平何故引之對曰忠平自知所犯不道故多
虛引冀以自明帝曰即如是何不早奏對曰臣恐海

內別有發其姦者帝曰吏持兩端促提下捶之左右引去朗曰願一言而死帝曰誰與共為章對曰臣獨作之帝曰何不與三府議對曰臣自知當族滅不敢多汙漆人帝曰何故族滅對曰臣考事一年不能窮盡姦狀反為罪人訟冤故知當族滅然臣所以言者誠冀陛下覺悟而已臣見考囚在獄者咸共言姦惡大故臣子所宜同疾今出之不如入之可無後責是以考一連十考十連百又公卿朝會陛下問以得失皆長跪言舊制大罪禍及九族陛下大恩裁止於身天下幸甚及其婦舍口雖不言而仰屋竊歎莫不知其多冤無敢悟陛下言者臣今所陳誠死無悔帝意解詔遣朗出後二日車駕自章洛陽獄錄囚徒理出千餘人時天旱即大雨○十七年春正月帝當謁原陵夜夢先帝太后如平生歡既寤悲不能寐即按歷明旦日吉遂率百官上陵其日甘露降於陵樹帝令百官采取以薦會畢帝從席前伏御床視太后鏡奩中物感動悲涕令易脂澤裝具左右皆泣莫能仰視○帝遵奉建武制度無所變更后妃之家不得封侯與政館陶公主為子求郎不許而賜錢千萬謂群臣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民受其殃

是以難之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帝聞而恠曰民廢農桑遠來詣闕而復拘以禁忌豈為政之意乎於是遂蠲其制尚書闕章二妹為貴人章精力曉舊典久次當遷重職帝為後宮親屬竟不用是以吏得其人民安其業遠近畏服戶口滋殖焉帝在位十八年壽四十八

史臣范曄論曰明帝善刑理法令分明日晏坐朝幽枉必達內外無倖曲之私在上無矜大之色斷獄得情號居前代十二故後之言事者莫不先建武永平之政而鍾離意宋均之徒常以察慧為言夫豈弘人之度未優乎

章帝

肅宗孝章皇帝諱炟顯宗第五子也母賈貴人永平三年立為皇太子少寬容好儒術顯宗器重之十八年即皇帝位○建初元年東海王蒼上便宜三事帝報書曰間吏民奏事亦有此言但明智淺短或謂儻是復慮為非不知所定得王深策恢然意解思惟嘉謀以次奉行特賜王錢五百萬○四年冬十一月詔太常將大夫博士郎官及諸儒會白虎觀議五經同異使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問侍中淳于恭奏帝親

稱制臨决。作白虎議奏。名儒丁鴻樓望成封桓郁班固賈逵及廣平王羨皆與焉。○五年夏五月。以直言士補外官。詔曰。朕思遲直士。側席異聞。其先至者各已發憤吐懣。畧聞子大夫之志矣。皆欲置於左右。顧問省納。建武詔書又曰。堯試臣以職。不直以言語筆札。今外官多曠。並可以補任。○七年春正月。沛王輔。濟南王康。東平王蒼。中山王烏。東海王政。琅邪王宇。來朝。詔沛濟南東平中山王。贊拜不名。升殿乃拜。帝親答之。所以寵光榮顯。加於前古。每入輒以輦迎。至省閤乃下。帝為之興席改容。皇后親拜於內。皆鞠躬辭謝。不自安。○八年冬十二月。帝拜班超為將兵長史。以徐幹為軍司馬。別遣衛候李邑護送烏孫使者。到于真。值龜茲攻疏勒。恐懼不敢前。因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毀班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內顧心。超聞之。歎曰。身非曾參。而有三至之讒。恐見疑於當時矣。遂去其妻。帝知其忠。乃切責邑曰。超縱擁愛妻抱愛子。恩婦之子千餘人。何能盡與超同心乎。令邑詣超受節度。詔若邑任在外者。使留與從事。○元和元年秋七月。詔曰。律云。掠者。唯得撈筭。立又令丙筭長短有數。自往者大獄。以來。掠者多酷。鉗

鑽之屬。慘苦無極。念其痛毒。怵然動心。宜及秋冬治獄。明為其禁。○十一月。尚書張林上言。縣官經用不足。宜自煮鹽及復修武。帝均輸之法。朱暉固執以為不可。曰。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下民窮怨。誠非明主所宜行。帝因發怒。切責諸尚書。暉等皆自繫獄三日。詔敕出之。曰。國家樂聞駁議。黃髮無佞。詔書過耳。何故自繫。暉因稱病篤。不肯復署議。尚書令以下惶怖。謂暉曰。今臨得譴讓。奈何。稱病其禍不細。暉曰。行年八十。蒙恩得在機密。當以死報。心知不可。而順旨雷同。負臣子之義。今耳目無所聞見。伏待死命。遂閉口不復言。諸尚書不知所為。乃共劾奏暉。帝意解寢其事。後數日。詔使直事郎問暉起居。太醫視疾。大官賜食。暉乃起謝。復賜錢十萬。布百匹。衣十領。○東平鄭均。兄為縣吏。頗受禮遺。均諫不聽。乃脫身為傭。歲餘得錢帛。歸以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為吏坐賊。終身捐棄。兄感其言。遂為廉潔。均仕為尚書。免。帝下詔褒寵。均賜穀千斛。常以八月長吏問起居。加賜羊酒。○元和二年春正月。詔曰。令云。民有產子者。復勿算三歲。今諸懷姙者。賜胎養穀人三斛。復其夫勿算一歲。著以為令。又詔公卿曰。安靜之吏。悃悃

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如襄成令劉方吏民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他異斯亦殆近之矣夫以苛為察以刺為明以輕為德以重為威四者或興則下有怨心吾詔書數下冠蓋接道而吏不加治民或失職其咎安在勉思舊令稱朕意焉○帝之為太子也受尚書於汝南張酺至是東巡酺為東郡太守帝幸東郡引酺及門生并郡縣掾史並會庭中使酺講尚書一篇然後修君臣之禮賞賜殊特莫不沾洽行過任城幸鄭均舍賜尚書祿以終其身三月幸魯祠孔子及七十子於闕里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人帝謂孔僖曰今日之會寧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敕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至於光榮非所敢承帝大笑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乎拜僖郎中帝幸東平追念獻王謂其諸子曰思其人至其鄉其處在其人亡因泣下沾巾遂幸獻王陵以大牢親拜祠坐哭泣盡哀獻王之婦國也驃騎府吏丁牧周栩以獻王愛賢下士不忍去之遂為王家大夫數十年事祖及孫帝聞之皆引見既愍其淹滯且欲揚獻王德美即皆擢為議郎○三年冬博士曹褒上

疏以為宜定文制著成漢禮太常巢堪以為一世大典非褒所定不可許帝知諸儒拘攣難以圖始朝廷禮憲宜以時立乃拜褒侍中玄武司馬班固以為宜廣集諸儒共議得失帝曰諺云作舍道邊三年不成會禮之家名為聚訟互生疑異筆不得下竟作大章一夢足矣明年改元章和春正月帝召褒授以叔孫通漢儀十二篇曰此制散畧多不合經今宜依禮條正使可施行帝在位十三年壽三十一

史臣范曄論曰魏文帝稱明帝察察章帝長者章帝素知人厭明帝苛切事從寬厚奉承明德太后盡心孝道平徭簡賦而民賴其慶又體之以忠恕文之以禮樂謂之長者不亦宜乎

歷代君鑒卷之十二

善可為法

蜀漢

昭烈帝

昭烈帝名備字玄德姓劉氏涿郡人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勝之後有大志少語言喜怒不形於色獻帝建安五年起兵徐州討曹操敗歸劉表表卒子琮舉荊州降操備奔江陵至夏口與孫權將周瑜等迎擊操大破之領荊州牧自巴入蜀襲劉璋入成都又自蜀取漢中自立為漢中王明年魏王曹丕廢獻帝為山

卷之十二

一

陽公備始即皇帝位○初瑯琊諸葛亮寓居襄陽隆中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潁川徐庶崔州平許之帝訪士於襄陽司馬徽徽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帝問為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徐庶亦謂帝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帝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帝由是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頽奸臣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蹶至于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曰今曹

卷之十二

二

操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與為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劉璋闇弱張魯在此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出於秦川百姓孰敢不箝餐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帝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不悅帝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帝初屯樊劉琮舉州降操而不以告帝久乃覺則操已在宛矣帝乃大驚或勸帝攻琮荊州可得帝曰劉荊州臨亡託我以孤遺背信自濟死何面目以見劉荊州乎將其衆去過襄陽呼琮琮懼不能起琮左右及荊州人多歸帝帝過辭表墓涕泣而去比到當陽衆十餘萬人輜重數千兩日行十餘里別遣關羽乘船會江陵或謂帝宜速行保江陵今擁大

衆被甲者少。曹公兵至。何以拒之。帝曰。夫濟大事必
以人爲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晉習鑿齒論曰。玄
德顛沛險難。而信義愈明。勢逼事危。而言不失信。追
景升之顧。則情感三軍。總赴義之士。則甘與同敗。終
濟大業。不亦宜乎。○帝以龐統守耒陽。不治。免官。魯
肅遺帝書曰。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
始當展其驥足耳。諸葛亮亦言之。帝與善譚大器之。
遂用統爲治中。親待亞亮。並爲軍師中郎將。○帝自
新野南奔荊楚。羣士從之如雲。而劉巴獨北詣曹操。
操辟爲掾。遣招納長沙。零陵。桂陽。會帝畧有三郡。巴

卷之三

欲由交州道還京師。時諸葛亮在臨蒸。以書招之。巴
不從而入蜀。帝甚恨之。及璋迎帝。巴諫璋不聽。巴閉
門稱疾。帝攻成都。令軍中曰。有害巴者。誅及三族。及
得巴。甚喜。以爲西曹掾。時益州郡縣皆望風景附。獨
黃權閉城堅守。須璋稽服乃降。帝以爲將軍。李嚴本
璋所授用。吳懿。費觀等璋之婚親。彭羕。璋所擯棄。帝
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益州之
民。是以大和。○帝以零陵。蔣琬爲廣都長。嘗因遊觀
至廣都。見琬衆事不治。時又沉醉。帝大怒。將加罪戮。
諸葛亮請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爲政

以安民爲本。不以修飾爲先。願主公重加察之。帝雅
敬亮。乃不加罪。倉卒但免官而已。○章武三年夏四
月。帝病篤。命亮輔太子禪。以尚書令李嚴爲副。帝謂
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家。終定大事。嗣子可
輔。輔之。如其不可。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不竭股
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帝又詔勅禪曰。勿以
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惟賢惟德。可以服人。
汝父德薄。不足效也。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帝崩。
禪即位。封亮爲武鄉侯。政事咸取決焉。帝在位三年。
享年六十三。

卷之三

宋儒司馬光論曰。昭烈以敗亡之餘。羈旅漢南。而
能屈體英傑。要結同志。摧沮勍敵。因敗爲功。顛沛
之際。不忘德義。美矣。

歷代君鑒卷之十二

世祖司馬懿字安世。姓司馬氏。魏相國晉王昭之長子也。寬惠仁厚。沉深有度量。初封為魏北平亭侯。繼立為晉王太子。晉王薨。太子嗣相國晉王位。嘗下令諸郡中正。以六條舉淹滯。一曰忠恪匪躬。二曰孝敬盡禮。三曰友于兄弟。四曰潔身勞謙。五曰信義可復。六曰學以為己。於是時晉德既洽。四海宅心。帝

遂受魏禪。即位之初。興滅繼絕。約法省刑。除漢魏宗室禁錮諸將吏。遭三年喪者。遣寧終喪。百姓復其徭役。罷部曲將長吏以下。質任省郡國。御調禁樂府靡麗百戲之伎。及雕文游畋之具。開直言之路。置諫官以掌之。○初文帝之喪。帝雖從漢魏之制。既葬除服。而深衣素冠。降席撤膳。哀敬如居喪者。有司奏改服進膳。不許。遂禮終而後復吉。及太后之喪。亦如之。○帝將謁崇陽陵。群臣奏言。秋暑未平。恐帝悲感。摧傷帝目。朕得奉瞻山陵。體氣自佳耳。○有事於太廟。朝議太常丞許奇。父允受誅。不宜接近。左右請出。為外

官。帝稱奇才。擢拜祠部郎。有司言。御牛青絲絛斷。詔用青麻代之。矯魏氏刻侈之敝也。○太保王祥病。御史中丞侯史光以祥久疾。闕朝會。禮請免祥官。帝曰。太保元老高行。朕所毗倚。以隆政道者也。前後遜讓。不從。所執。此非有司所得議也。遂寢其奏。祥固乞骸骨。詔聽以睢陵公就第。位同保傅。在三司之右。祿賜如前。詔曰。古之致仕。不事王侯。今雖以國公留居京邑。不宜復苦以朝請。其賜几杖。不朝。大事皆諮訪之。賜安車駟馬。第一區錢百萬。絹五百匹。牀帳簾褥。以舍人六人為睢陵公舍人。置官騎二十人。以公子騎

都尉肇為給事中。使常優游定省。又以太保高潔清素。家無宅宇。其權留本府。須所賜第。成乃出。○散騎常侍皇甫陶傳玄。領諫官。上書諫諍。有司奏請寢之。帝曰。凡關言人主。人臣所至難而苦不能聽納。自古忠臣直士之所慷慨也。每陳事出付主者。多從深刻。乃云恩貸當由主上。是何言乎。其詳評議。○賈充上所修律令。帝自臨講。使尚書郎裴楷執讀。侍中盧珽中書侍郎張華請懸死罪條目示民。帝從之。○帝詔郡國守相三載一巡行屬縣。所以見長吏觀風俗。協禮律考度量。存問耆老。親見百年錄囚徒。理冤枉。詳

察政刑得失。知百姓所患苦。無有遠近。便若朕親臨之。父詔王公卿尹及郡國守相。舉賢良方正直言之士。班詔書五條於郡國。一曰正身。二曰勤百姓。三曰撫孤寡。四曰敦本息末。五曰去人事。帝又臨聽訟觀錄廷尉洛陽獄囚親平決焉。○鄴奚官督郭廩上疏陳五事以諫。言甚直。擢為屯留令。西平人麴路伐登聞鼓。言多妖謗。有司奏棄市。帝曰。朕之過也。捨而不問。○帝置太傅少傅各一人以輔導東宮。制禮以太子先拜二傅。然後答之。有司奏東宮施敬二傅儀。以不臣。有乖常典。帝曰。崇敬師傅。所以尊道重教也。何言臣不臣乎。其令太子申拜禮。○帝嘗得疾甚劇。及愈。群臣上壽。詔曰。每念疫氣死亡者為之愴然。豈以一身之休息忘百姓之艱難邪。諸上禮者皆絕之。太醫司馬程據獻雉頭裘。焚之殿前。勅內外敢有獻奇技異服者罪之。○帝與右將軍皇甫陶論事。陶與帝爭言。散騎常侍鄭徽表請罪之。帝曰。忠讜之言。惟患不聞。微越職妄奏。豈朕之意。遂免微官。征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羊祜卒。帝以其忠君愛民。哭之甚哀。是日大寒。涕淚霑須。為水。帝嘗封祜為南城侯。固辭不允。至此遺令。不得以南城侯印入柩。帝曰。祜固

讓歷年身沒。讓存。今聽復本封。以彰高美。○咸寧間大水。填帝間。主者何以佐百姓。尚書令杜預曰。今者水災東南尤劇。宜勅兗豫等州。留漢氏舊陂以蓄水。餘皆決滲。令饑者得魚菜。鰥寡之饒。此目下日給之益也。水去之後。填淤之田。畝收數鍾。此又明年之益也。典牧種牛有四萬五千餘頭。可給民使耕種。責其租稅。此又數年以後之益也。帝從之。民賴其利。○涼州羌叛。河西斷絕。帝臨朝嘆曰。誰能為我討此虜通涼州乎。朝臣莫對。馬隆進曰。陛下若能任臣。臣能平之。帝曰。必能滅賊。何為不任。顧卿方略何如耳。隆曰。陛下若能任臣。當聽臣自任。臣請募勇士三千人。無問所從來。率之鼓行而西。稟陛下威德。醜虜何足滅哉。帝知其能。許之。公卿僉曰。隆小將。妄說不可從也。帝弗納。卒用隆。果滅羌。捷報至。帝召群臣。謂曰。若從諸卿言。是無涼州也。○一日帝祀南郊。禮畢。喟然問司隸校尉劉毅曰。朕可方漢之何帝。對曰。桓靈。帝曰。何至於此。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及也。帝大笑曰。桓靈之世。不聞此言。今朕有直臣。固為勝之。○帝疾篤。未有顧命。勳舊多已物故。侍中楊駿獨在左右。惡衛瑾使以太

保就第。易要近樹心腹。會帝小間。見其新用者正色曰。何得爾邪。乃詔汝南王亮同駿輔政。又欲擇朝士有聞望者數人佐之。會帝復迷亂。不果。尋崩。在位二十五年。享年五十五。

史臣論曰。帝宇量弘厚。造次必於仁恕。容納讜正。未嘗失色於人。明達善謀。能斷大事。故得撫寧萬國。綏靜四方。承魏氏奢侈革弊之後。百姓思古之遺風。乃勵以恭儉。敦以寡慾。雅好直言。留心采擢。劉毅裴楷。以質直見容。嵇紹許奇。雖仇讎不棄。仁以御物。寬而得衆。宏略大度。有帝王之量焉。事修

武用。思啓封疆。決神算於深衷。斷雄圖於議表。馬隆西伐。王濬南征。師不延時。獯虜削跡。兵不血刃。楊越為墟。通上代之不通。服前王之未服。王業之成大矣哉。惜乎。帝名受魏禪。難逃廢主之譏。始雖勤儉。終罹奢縱之過。政事敗於三楊之用。心術盡於羊車之遊。雜處五胡。終致禍亂。方諸前代之令主。不能無歉焉。

東晉

元帝

中宗元皇帝諱睿。字景文。宣帝曾孫。琅邪恭王覲之

子也。年十五嗣位。琅邪王幼。有令聞。及惠皇之際。王室多故。帝每恭儉退讓。以免於禍。沉敏有度量。不顯灼然之跡。初鎮建康。吳人不附。會三月上巳。帝觀禊。乘肩輿。具威儀。王導及諸名勝皆騎從。吳人顧榮賀循。規之驚異。相率拜於道左。導因進曰。願榮賀循。此土之望。未若引之以結人心。帝乃使導躬行。造循榮二人。皆應命而至。由是百姓歸心。帝從容謂導曰。卿吾之蕭何也。○四方競上符瑞。帝曰。孤負四海之責。未能思德。何微祥之有。○愍帝山陰問至。帝斬縗居廬。百寮上尊號。令曰。孤以不德當厄運之極。臣節未立。

往救未舉。夙夜所以忘寢食也。今宗廟廢絕。億兆無係。群官庶尹。咸勉之以大政。亦何敢辭。輒敬從所執。即皇帝位。立太子。詔曰。昔之為政者。動人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故我清靜而人自正。其次聽言觀行。明試以功。其有政績可述。刑獄得中。人無怨訟。久而日新。及當官軟弱。茹柔吐剛。行身穢濁。脩飾時譽者。各以名聞。令在事之人。仰鑒前烈。同心戮力。深思所以寬衆息役。惠益百姓。無廢朕命。遠近禮贊。一切斷之。○大興間。夏旱。帝親雲。詔曰。朕以寡德。纂承洪緒。上不能調和陰陽。下不能濟育群生。災異屢興。

咎微仍見壬子乙卯雷震暴雨。蓋天災譴誠。所以彰朕之不德也。群公卿士。其各上封事。具陳得失。無有所諱。○帝以賀循清貧。下令曰。循水清玉潔。行為俗表。位處上卿。而居身服物。周形而已。屋室財底。風雨朕造。其廬深為慨歎。其賜牀薦席褥并錢二百萬。以表至德。○帝欲旌古今賢能。以勵士風。詔曰。漢高祖經大梁。義無忌之賢。齊師入魯。脩柳下惠之墓。吳之名賢。或未旌錄者。其條列以聞。○帝因連歲饑荒。下詔曰。天下凋弊。加以災荒。百姓困窮。國用並匱。吳郡饑人死者百數。天生蒸黎。而樹之以君。選建明哲。以

卷之三

十

左右之當深思。以救其弊。朕以今日當去非急之務。非軍事所須者皆省之。○從事中郎諸葛恢有經濟才畧。調為會稽太守。臨行。帝為置酒。謂曰。今之會稽。昔之關中。足食足兵。在於良守。以君有莅政之方。是以相屈。太興初。以政績第一。詔曰。會稽內史諸葛恢莅官三年。政清人和。為諸郡首。宜進其位。班以勸風教。今增恢秩中二千石。○王敦之反。劉隗勸帝悉誅王氏。王導敦從弟。率群弟子姪二十餘人。每旦詣臺待罪。帝以導忠節有素。命還朝服。召見之。導稽首謝曰。逆臣賊子。何世無之。豈意今者。近出臣族。帝跣而

執之曰。茂弘方許百里之命。於卿是何言邪。後帝疾。應太子幼。冲嗣位。既崩。果以司空王導受遺詔輔政。在位六年。享年四十七。

史臣論曰。帝性簡儉。冲素容納。直言虛已。待物初鎮江東。頗以酒廢事。王導深以為言。帝命酌引觴覆之。於此遂絕。有司嘗奏太極殿廣室施絳帳。帝曰。漢文集上書。皂囊為帷。遂令冬施青布。夏施青練帷帳。將拜貴人。有司請市桂釵。帝以煩費不許。所幸鄭夫人衣無文綵。從母弟王廙為母立屋過制。流涕止之。故能抑揚前軌。光啓中興。然受懷帝之命。開府江左。王室有難。正宜整兵入衛。既不聞勤王之舉。方自為倖倖之圖。卒使神州陸沉。不克恢復。此其可惜者也。

明帝

肅宗明皇帝諱紹。字道畿。元帝長子。幼而聰哲。為元帝所寵。異建興初。拜東中郎將。鎮廣陵。元帝為晉王。立為晉王太子。及即尊號。立為皇太子。性至孝。有文武才畧。欽賢禮士。雅好文辭。當時名臣。自王導庾亮等。咸見親待。亮以中書郎侍講東宮。元帝好刑名。家以韓非書賜帝。亮諫曰。申韓刻薄傷化。不足留聖心。

帝納之。○嘗論聖人真假之意。道等不能屈。又習武藝。善撫將士。于時東朝濟濟。遠近屬心焉。王敦作亂。素以帝神武明畧。朝野之所欽信。欲誣以不孝而廢焉。大會百官。而問溫嶠。皇太子以何德稱。聲色俱厲。必欲使有言。嶠對曰。鈞深致遠。蓋非淺局所量。以禮觀之。可稱為孝矣。衆皆以為信然。敦謀遂止。元帝崩。帝即位。葬元帝于建平陵。帝徒跣至於陵所。○帝後臨軒。停饗宴之禮。懸而不樂。王敦將舉兵內向。帝密知之。乃乘巴滇駿馬。行至湖陰。察敦營壘而出。帝命諸將分兵據守。敦兵至。帝躬率六軍出次南皇堂。夜

君鑒卷三

九

募壯士遣將軍段秀中司馬曹暉左衛參軍陳嵩鍾寅等甲卒千人。渡水掩其未備。平旦戰于越城。大破之。斬其前鋒將何康。王敦憤惋而死。○帝以逆賊既平。而儲貳為國家大本。於是立皇太子。大赦。增文武位二等。賜鰥寡孤獨帛。人二疋。徵處士臨海任旭。會稽虞喜。並為博士。詔曰。大事初定。其命惟新。其令大宰司徒以下。詣都堂參議政道。諸所因革。務盡事中。又詔曰。滄直言。引亮正。想群賢達。吾此懷矣。予違汝弼。堯舜之相君臣也。吾雖虛闇。庶不距逆耳之談。稷契之任君居之矣。望共勗之。○帝謂郊祀天地。帝王

之重事。自中興以來。惟南郊未曾北郊。四時五郊之禮。都不復設。五岳四瀆。名山大川。載在祀典。應望秩者。悉廢而未舉。主者其依舊詳處。○未幾。帝不豫。飲藥弗瘳。及疾篤。引太宰西陽王義司徒導及尚書令卞壺將軍郗鑒庾亮陸曄丹陽尹溫嶠。並受遺詔輔太子。詔曰。三恪二王。世代之所重。興滅繼絕。政道之所先。又宗室拓王有功勳於大晉。受命之際。者佐命功臣。碩德名賢。三祖所與共維大業。咸開方嶽。征鎮刺史。將守皆朕扞城推轂於外。雖事有內外。其致一也。故不有行者。誰扞牧圉。譬若唇齒。表裏相資。宜戮

君鑒卷三

十

力一心。若合符契。思美焉之美。以緝事為期。百辟卿士。其總己以聽於冢宰。保佑冲幼。弘濟艱難。永令祖宗之靈。寧於九天之上。則朕沒于地下。無恨黃泉。帝崩。葬武平陵。在位三年。享年二十七。

史臣論曰。帝聰明有機斷。尤精物理。于時兵凶歲饑。死疫過半。虛弊既甚。事極艱虞。屬王敦挾震主之威。將移神器。帝崎嶇遵養。以弱制強。潛謀獨斷。廓清大猷。撥亂反正。強本弱枝。雖享國日淺。而規模弘遠矣。○胡一桂曰。明帝即位之初。王敦猶朵頤神器。賴溫嶠告帝先為之備。所以躬帥六軍一

戰而勝。逆賊憤死。王含錢沈伏誅。黨與悉平。其剛明勇斷。克清大慙。為何如哉。使降年有永。恢復中原。未可量也。

歷代君鑒卷之十四

善可為法

南朝

宋文帝

宋主文帝諱義隆。武帝第三子也。永初元年封為宜都郡王。時年十四。身長七尺五寸。博涉經史。善隸書。是歲來朝。會武帝當聽訟。遣訊建康獄囚。辯斷稱旨。武帝甚悅。及少帝義符廢。百官議所立。以宜都王素有令望。奉迎入繼大統。改元元嘉。初司徒徐羨之。尚書令傅亮執政。至二年上表歸政。始親覽萬幾。○三年夏。遣散騎常侍袁淑等十六人分行諸州郡縣。觀察吏政。訪求民隱。及使郡縣各言損益。又躬臨延賢堂聽訟。自是每歲三訊焉。○侍中王華主壘首殷景仁。劉湛風力局幹冠冕。一時宋主嘗與四人合殿宴飲。甚悅。既罷。出自送良久。歎曰。此四賢一時之秀。同管喉舌。後世恐難繼也。○四年春。謁京陵。宴丹徒宮。父老咸與。錫丹徒是歲租布。原五歲刑以下。夏。都下疾疫。遣使存問。給醫藥。死無家屬者。賜以棺器。○五年。以陰陽乖序。旱疫成患。思所以答天譴。下恤民瘼。乃詔百司各獻讜言。指陳闕失。○六年。以江夏王

義恭都督荆湘等州軍事。與書誠之。其畧曰。天下艱難。家國事重。雖曰守成。實亦未易。陸替安危在吾曹耳。豈可不感尋王業大懼負荷。夫以貴凌物。物不服。以威加人。人不厭。聲樂嬉遊。不宜過。蒲酒漁獵。一切勿為。供用奉身。皆有節度。奇服異器。不宜興長。又宜數引見佐史。相見不數。則彼我不親。不親無因得盡人情。人情不盡。復何由知衆事也。○八年。以自頃軍役殷興。國用增廣。資儲不給。百度尚繁。乃詔內外詳思務令節儉。又以農桑情業。遊食者衆。荒萊不闢。督課無聞。詔郡守縣宰。悉心獎導。使地無遺利。耕蠶樹藝。各盡其力。○九年。詔曰。故太傅長沙景王。故大司馬臨川烈武王。故司徒南康文宣公。劉穆之。衛將軍華容公王弘。征南大將軍永脩公檀道濟。故左將軍龍陽侯王鎮惡。或履道廣深。執德冲邇。或雅量高劭。風鑒明遠。或識津弘正。才畧開邁。或文德以弘。帝載武功。以隆景業。宜即配享廟庭。勒功天府。○十二年夏。揚州諸郡大水。運徐豫南兗三州會稽宣城二郡米穀數百萬斛以賑之。時揚州西曹主簿沈亮。以為酒糜穀而不足療飢。請權禁止。詔從之。設為酒禁。○丹楊尹蕭摹之上言。佛入中國已歷四代。形像塔

寺所在千數。材竹銅絲。糜損無極。無關神祇。有累人事。不為之防。流通未息。請自今欲鑄銅像及造塔寺者。皆當列言。須報乃得為之。詔從其言。乃禁擅鑄像造寺者。○初武帝克長安。得古銅渾儀。儀狀雖舉。不綴七曜。十三年。詔太史令錢樂之更鑄渾儀。徑六尺八分。以水轉之。昏明中星與天相應。○十五年。徵豫章處士雷次宗至建康。為開館於雞籠山。使聚徒教授。又使丹楊尹何尚之立玄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并儒學為四學。宋主數幸次宗學館。今次宗以中構侍講。資給甚厚焉。○十九年。詔魯郡脩孔子廟及學舍。蠲墓側五戶課役。以供洒掃。○二十年。詔曰。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自頃在所貧罄家無宿積。誠由德政弗孚。耕桑未廣。守宰微化導之方。氓庶亡勤分之義。有司其頒宣舊條。務盡敦課。遊食之徒。咸令附業。考覈勤惰。以行誅賞。○二十一年。命衡山王義季為南兗州刺史。餞于武帳岡。將行。敕諸子且勿食。至會所設饌。日旰不至。皆有飢色。乃謂曰。汝曹少長豐佚。不見百姓艱難。今使汝曹識有飢若知以節儉御物耳。○初江左二郊無樂。宗廟有歌無舞。二十二年。南郊始設登歌。於是

郊廟之樂備焉○二十三年車駕幸國子學發策試士得答問者五十餘人詔曰庠序興立累載胄子肄業有成近親策試諸生答問多可採覽教授之官並宜沾養於是賜帛各有差○宋主聰明慕學雅重文儒躬勤政事孜孜無怠加以在位日久惟簡靖為心于時政平訟理朝野悅睦又性存儉約不好奢侈車府令嘗以輦竿故請改易之又輦席舊以烏皮緣故欲代以紫皮宋主以竹竿未至於壞紫色貴並不聽改其率素如此云在位三十年壽四十七

史臣李延壽論曰文帝性仁厚恭儉勤於為政守

卷之十四

四

法而不峻容物而不弛百官皆久於其職守宰以六蕃為斷吏不苟免民有所係三十年間四境之內晏安無事戶口蕃息出租供徭止於歲賦晨出暮歸自事而已閭閻之內誦誦相聞士敦操尚鄉恥輕薄江左風俗於斯為美後之言政治者皆稱元嘉焉

歷代君鑒卷之十四

歷代君鑒卷之十五

善可為法

北朝

魏孝文帝

魏主孝文帝姓拓跋氏諱宏獻文帝弘之太子也母曰李夫人皇興元年秋八月生於平城紫宮潔白有異姿襁褓岐嶷長而弘裕仁孝綽然有人君之表獻文尤愛異之五年秋八月受禪即皇帝位○延興元年秋九月詔在位及人庶進直言冬十二月詔求舜後獲東萊人媯苟之復其家畢世以彰盛德不朽○

卷之十五

一

二年春正月詔曰頃者淮徐未賓尼父廟隔非所致令祠典寢頓禮章殄滅遂使女巫妖覡淫進非禮自今有祭孔廟制用酒脯而已不聽婦女雜合以祈非望之福祀者以違制論其公家有事自如常禮○三年夏四月詔以孔子二十八世孫魯郡孔乘為崇聖大夫給十戶以供灑掃秋九月詔曰今京師及天下囚未判在獄致死無近親者給衣衾棺槨葬之不得暴露冬十一月詔以河南州郡牧守多不奉法致新邦百姓莫能上達遣使者觀風察獄黜陟幽明搜揚賑恤○太和二年夏五月禁皇族貴戚及士民之家

不顧氏族下與非類昏偶。犯者以違制論。○五年春正月。南巡至中山。親見高年問人疾苦。二月。賜孝弟力田孤貧不能自存者穀帛各有差。免宮人之老者還其親。○秦州刺史于洛侯。性殘酷。刑人必斷腕。拔舌。分懸四體。合州驚駭。州民王元壽等一時俱反。有司劾奏之。魏主遣使至州。於洛侯常刑人處。宣告吏民。然後斬之。○九年春正月。詔曰。圖讖之興。出於三季。既非經國之典。徒為妖邪所憑。自今圖讖秘緯。一皆焚之。留者以大辟論。又嚴禁諸巫覡及妄巷卜筮。非經典所載者。○十年春三月。果然遣使者年提如

卷之五

二

魏時。敕勒叛。柔然。魏左僕射穆亮等請乘虛擊之。魏主曰。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先帝屢出征伐者。以其未賓之虜故也。今朕承太平之基。奈何無故動兵革乎。厚禮其使者而歸之。秋九月。作明堂辟雍。○十一年春正月。詔定樂章。非雅者除之。○冬十月。詔罷起部無益之作。出官人不執機杼者。又詔曰。鄉飲之禮。廢則長幼之序亂。孟冬十月。人閑歲隙。宜於此時導以德義。可下諸州黨里之內。推賢而長者。教其里人父慈子孝。兄友弟順。夫和妻柔。不率長教者。具以名聞。○十一月。詔罷尚方。錦繡綾羅之工。百姓

欲造任之無禁。其御府衣服金銀珠玉綾綉錦綉大官雜器太僕乘具內庫弓矢出其大半。班賚百官及京師人庶。至工商皂隸逮於六鎮戍士各有差。又詔今寒氣勁切。杖箠難任。自今月至來年孟夏不聽考問罪人。其輕囚宜速決遣。無令薄罪久留獄。○十三年春二月。引群臣訪政道得失損益之宜。秋七月。立孔子廟於京師。尋又祀於中書省。改謚曰文聖尼父。親行拜祭。○十四年秋九月。太皇太后馮氏殂。魏主勺飲不入口者五日。哀毀過禮。中書曹楊椿諫曰。陛下荷祖宗之業。臨萬國之重。豈可同匹夫之節。以取

卷之五

三

僵仆。且聖人之禮。毀不滅性。縱陛下欲自賢於萬代。其若宗廟何。魏主感其言。為之一進粥。○十五年夏五月。更定律令於東明觀。親決疑獄。命李冲議定。輕重潤色。辭旨。魏主執筆書之。○十六年春正月。詔祀帝堯於平陽。舜於廣寧。禹於安邑。周公於洛陽。皆令牧守執事。○十七年夏五月。臨朝堂。引公卿以下決疑獄。錄囚徒。魏主謂司空穆亮曰。自今朝廷政事。日中以前。卿等先自議論。日中以後。朕與卿等決之。冬十月。魏主如鄴城。王肅見魏主於鄴。陳伐齊之策。魏主與之言不覺促席移晷。自謂君臣相得之晚。時方

議興禮樂變華風。凡威儀文物多肅所定。○十八年春正月。魏主南巡。過比干墓。祭以太牢。自為祝文曰。嗚呼。今士胡不我臣。○秋九月。詔曰。三載考績。自古通經。三考黜陟。以彰賢否。今三載一考。考即黜陟。欲令愚滯無妨於賢者。才能不墜於下位。各令當曹考其優劣。為三等。六品以下。尚書重問。五品以上。朕將親與公卿論其善惡。上者遷之。下者黜之。中者守其本任。於是魏主臨朝堂。親加黜陟。○十九年夏四月。幸魯城。親祠孔子廟。拜孔氏四人。顏氏二人為官。選諸孔宗子一人。封崇聖侯。邑一百戶。以奉孔子祀。

卷五

四

命兖州為孔子脩飾墳隴。更建碑銘。褒揚聖德。又詔兖州刺史舉部內士人堪軍國及守宰政績者。具以名聞。○六月。魏主欲變易北俗。謂群臣曰。卿等欲朕遠追商周。為欲不及漢晉邪。咸陽王禧對曰。群臣願陛下度越前王耳。魏主曰。然則當變風易俗。當因循守故邪。對曰。願聖政日新。魏主曰。為止於一身。為欲傳之子孫邪。對曰。願傳之百世。魏主曰。然則必當改作。卿等不得違也。對曰。上令下從。其誰敢違。魏主曰。夫名不正。言不順。則禮樂不可興。於是下詔斷諸北語。一從正音。違者免官。又詔求遺書。祕閣所無。

卷五

五

而有益於時用者。加以優賞。又詔改用長尺大斗。其法依漢志為之。○冬十二月。謂群臣曰。國家從來有一事可嘆。臣下莫肯公言是非。是也。夫人君患不能納諫。人臣患不能盡忠。自今朕舉一人。如有不可。卿等直言其失。若有才能。而朕所不識。卿等亦當舉之。如是。得人者有賞。不言者有罪。卿等當知之。○二十三年夏四月。殂。在位二十三年。享年三十二。魏主幼有至性。年四歲時。獻文惠。癰親為之吮膿。撫念諸弟。始終曾無纖介。悼睦九族。禮敬殊深。聽覽政事後。善如流。哀矜百姓。恒思所以濟益天地。五郊宗廟二分。之禮常必躬親。不以寒暑為倦。尚書奏案多自尋省。百官大小無不留心。務於周洽。常從容謂史官曰。直書時事。無諱國惡。人君威福自己。史復不書。將何所懼。凡有修造。不得已而為之。不為不急之事。重損人力。有禁忌。襍厭之方。非典籍所載者。一皆除罷。雅好讀書。手不釋卷。五經之義。覽之便講。好為文章。詩賦銘頌。在興而作。有大文筆。馬上口授。及其成也。不改一字。自太和十年以後。詔冊比親為之。自餘文章。百有餘篇。性儉素。常服澣濯之衣。鞍勒鐵木而已。其雅志皆此類也。

史臣論曰。有魏始基。代朔而平。南夏關土。經世咸以威武為業。文教之事。所夫遑也。孝文纂承。洪緒蚤著。獻聖之風。時以文明。攝事優游。恭己玄覽。獨得著自不言。及躬摠大政。一日萬幾。十許年間。曾不暇給。殊途同歸。百慮一致。夫生靈所難。行人倫之高迹。雖尊居黃屋。盡蹈之矣。若乃欽明稽古。協御天人。帝王制作。朝野軌度。斟酌用舍。煥乎其有文章。海內黔黎。咸受耳目之賜。加以雄才大畧。愛奇好士。視民如傷。役已利物。亦無得而稱之。其經緯天地。豈虛謚也。

周武帝

周主武帝。姓宇文氏。諱邕。字福羅突。文帝泰之第四子也。母曰叱奴太后。魏大統九年。生於同州。幼而孝敬。聰敏有器質。文帝異之。曰。成吾志者。此兒也。年十二。封輔城郡公。孝閔踐阼。拜大將軍。出鎮同州。明帝即位。遷柱國。授蒲州刺史。入為大司空。行御正。進封魯國公。領宗師。甚見親愛。參議大事。性深沉。有遠識。非因問終無所言。武成二年夏四月。受明帝遺詔。即皇帝位。○保定三年夏四月。將視學。以太傅燕國公于謹為三老。仍賜以延年杖。遂幸太學。謹入門。周主

卷之五

六

卷之五

七

迎拜。謹答拜。有司設席於中楹。太師護設几。謹升席。南面。憑几而坐。大司馬豆盧寧正焉。周主立於斧扆之前。西面。有司進饌。周主跪設。嘗豆袒割。謹食畢。周主跪授爵以醕。有司撤訖。周主北面立。而訪道。謹起立於席後。對曰。木受繩則正。后從諫則聖。明王虛心納諫。以知得失。天下乃安。又曰。去食去兵。信不可去。願陛下守信勿失。又曰。有功必賞。有罪必罰。則為善者日進。為惡者日止。又曰。言行者立身之基。願陛下三思而言。九慮而行。勿使有過。天子之過。如日月之食。人莫不知。願陛下慎之。周主再拜受言。謹答拜。禮成而出。○天和元年秋七月。詔諸胄子入學。但束脩於師。不勞釋奠。釋奠者。學成之祭。自今即為恒式。○八月。詔諸有三年之喪。或負土成墳。或寢苦骨立。一志一行。可稱揚者。本部官司。隨事上言。當加弔勉。以勵薄俗。○建德元年夏五月。集百官於庭。詔之曰。亢陽不雨。豈朕薄德。刑賞乖中歟。將公卿大臣。或非其人歟。宜盡直言。無隱。公卿各引咎自責。其夜澍雨。冬十二月。御正武殿。親錄囚徒。至夜而罷。○二年春三月。皇太子於岐州。獲白鹿二。以獻。詔答曰。在德不在瑞。○秋九月。左宮正宇文孝伯言於周主曰。皇太子

四海所屬而德聲未聞。臣忝官實當其責。請妙選正人。為其師友。帝欽容曰。卿世載鯁直。竭誠兩事。觀卿此言。有家風矣。乃妙選官官以補之。○三年春正月。詔自今男年十五。女年十三以上。及鰥寡所在。以時嫁娶。務從節儉。○夏五月。葬文宣后於固陵。周主袒跣至陵所。詔曰。三年之喪。達於天子。但軍國務重。須自聽朝。衰麻之節。苦廬之禮。率遵前典。以申罔極。百僚宜依遺令。既葬而除。公卿固請依權制。不許。卒申三年之制。五服之內。亦令依禮。○禁佛道二教。經像志毀。罷沙門道士。並令還俗。并禁諸淫祀。非禮

卷之五

者盡除之。○六年春正月。詔曰。偽齊之末。姦佞擅權。濫罰淫刑。動挂羅網。故咸陽王斛律明月及侍郎崔季舒等七人。或功高獲罪。或直言見誅。朕兵以義動。剪除凶暴。表閭封墓。事切下車。宜追贈謚。并加空棺。其見在子孫。各隨陰叙錄。家口田宅沒官者。並還之。又詔齊東山南園及三臺并毀撤。瓦木諸物。凡入用者。盡賜百姓。山園之田。各還本主。○夏五月。祭方丘。詔以路寢會議。崇信舍仁雲和思齊諸殿。皆宇文護專政時所為。事窮壯麗。有踰清廟。悉可毀撤。雕斲之物。並賜貧民。繕造之宜。務從卑朴。○秋七月。幸洛州。

詔山東諸州。舉有才望者。赴行在所。共論政事得失。○八月。議權衡度量。頒於天下。其不依新式者。悉追停之。○鄭州獻九尾狐。皮肉銷盡。骨體猶具。周主曰。瑞應之來。必昭有德。若使五品時序。四海和平。家識孝慈。人知禮讓。乃能致此。今無其時。恐非實錄。乃命焚之。○宣政元年。夏五月。殂。在位十八年。享年三十六。周主沉毅。有智謀。初以宇文護專權。常自晦迹。人莫測其深淺。及誅護之後。始親萬機。克已勵精。聽覽不怠。號令懇惻。惟屬意於政。群下畏服。莫不肅然。凡布懷立行。皆欲踰越古人。身衣布袍。寢布被。無金寶

卷之六

九

之飾。諸殿華綺者。皆撤毀之。改為土階。數尺不施。櫨拱。其雕文刻鏤。錦繡纂組。一皆焚斷。後宮嬪御。不過十餘人。勞謙接下。自疆不息。以海內未康。銳情教習。至於校兵閱武。步行山谷。履涉勤苦。皆人所不堪。平齊之後。見軍士有跣行者。嘗親脫靴以賜之。每宴會將士。必自執盃。勸酒或手付賜物。至於征伐之處。躬在行陣。性又果決。能斷大事。故能得士卒死力。以弱制疆。破齊之後。遂平突厥。定江南。一二年間。必使天下統一。統此其志也。

史臣論曰。自東西否隔。二國爭疆。戎馬生郊。干戈

日用兵連禍結力敵勢均高祖續業未親萬機慮遠謀深以蒙養正及英威電發朝政維新內難既除外畧方始乃苦心焦思克己勵精勞役為士卒之先居處同匹夫之儉修富民之政務彊兵之術乘譬人之有累順大道而推亡五年之間大勲斯集。據祖宗之宿憤拯東夏之阡危盛矣哉其有成功者也

歷代君鑒卷之十六

善可為法

唐

太宗

太宗諱世民姓李氏高祖之第二子也年四歲有書生相之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年將二十必能濟世安民高祖因取其義以為名焉隋大業末佐高祖起義兵取天下帝之功居多高祖即位封帝為秦王尋加天策上將立為太子詔禪位于帝武德九年八月帝即位○詔以宮女衆多幽閑可懸宜簡出之各歸

親戚任其適人○上於弘文殿聚四部書二十餘萬卷置弘文館於殿側精選天下文學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歐陽詢蔡允恭蕭德言等以本官兼學士令更日宿直聽朝之隙引入內殿講論前言往往行商推政事或至夜分乃罷○上與群臣論止盜或請重法以禁之上哂之曰民之所以為盜者由賦繁役重官吏貪求飢寒切身故不暇顧廉恥耳朕當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為盜安用重法邪又嘗謂侍臣曰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

故人君之患不自外來常由身出。夫欲盛則費廣費廣則賦重賦重則民愁民愁則國危而君喪矣。朕常以此思之故不敢縱欲也。○益州奏獠反請發兵討之。上曰獠依山林時出鼠竊乃其常俗牧守苟能撫以恩信自然帥服安可輕動干戈。漁獵其民比之禽獸豈為民父母之意邪。竟不許。○上謂裴寂曰比多上書言事者朕皆粘之屋壁得出入省覽每思治道或深夜方寢公輩亦當恪勤職業副朕此意。上厲精求治數引魏徵入卧内訪以得失徵知無不言上皆欣然嘉納。○貞觀元年制自今中書門下及三品

書卷十六

二

以上入閣議事皆命諫官隨之有失輒諫。○上令右僕射封德彝舉賢久無所舉上詰之對曰非不盡心但於今未有奇才耳。上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長古之致治者豈借才於異代乎。正患已不能知安可誣一世之人德彝慚而退。○上謂太子少師蕭瑀曰朕少好弓矢得良弓十數自謂無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朕問其故工曰木心不直則脉理皆邪弓雖勁而發矢不直朕始寤鄙者辯之未精也。朕以弓矢定四方識之猶未能盡況天下之務其能偏知乎。乃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數延見問

民疾苦政事得失。○有上書請去佞臣者上問佞臣為誰對曰願陛下與群臣言或陽怒以試之彼執理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順旨者佞臣也。上曰君源也臣流也濁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不可得矣。君自為詐何以責臣下之直乎。朕方以至誠治天下見前世帝王好以權譎小數接其臣下者常竊恥之。卿策雖善朕不取也。○上神采英毅群臣進見者皆失舉措上知之每見人奏事必假以辭色冀聞規諫嘗謂公卿曰人欲自見其形必資明鏡君欲自知其過必待忠臣。苟君懷諫自賢其臣阿諛順旨君既失國臣豈能獨

書卷十六

三

全。如虞世基等諂事煬帝以保富貴煬帝既弒世基等亦誅。公輩宜用此為戒事有得失無惜盡言。○上謂公卿曰昔禹鑿山治水而民無謗讟者與人同利故也。秦始皇營宮室而民怨叛者病人以利己故也。夫義麗珍奇固人之所欲若縱之不已則危亡立至。朕欲營一殿材用已具鑒秦而止。王公已下宜體朕此意。由是二十年間風俗素樸衣無錦繡公私富給。○上謂黃門侍郎王珪曰國家本置中書門下以相檢察中書詔敕或有差失則門下當行駁正人心所見互有不同苟論難往來務求至當捨己從人亦復

何傷。比來或護己之短。遂成怨隙。或苟避私怨。知非不正。順一人之顏情。為兆民之深患。此乃亡國之政也。煬帝之世。內外庶官。務相順從。當是之時。皆自謂有智。禍不及身。及天下大亂。家國兩亡。雖其間萬一有得免者。亦為時論所貶。終古不磨。卿曹各當徇公忘私。勿雷同也。○上謂侍臣曰。吾聞西域賈胡得美珠。剖身以藏之。有諸。侍臣曰。有之。上曰。人皆知笑彼之愛珠而不愛其身也。吏受賕抵法。與帝王徇奢欲而亡國者。何以異於彼胡之可笑邪。魏徵曰。昔魯哀公謂孔子曰。人有好忘者。徙宅而忘其妻。孔子曰。又

君鑑卷十六

四

有甚者。桀紂乃忘其身。亦猶是也。上曰。然。朕與公輩宜戮力相輔。庶免為人所笑也。○二年。上謂王珪曰。開皇十四年大旱。隋文帝不許賑給。而令百姓就食山東。比至末年。儲積可供五十年。煬帝恃其富饒。侈心無厭。卒亡天下。但使倉庾之積足以備凶年。其餘何用哉。又謂侍臣曰。人言天子至尊。無所畏懼。朕則不然。上畏皇天之監臨。下憚群臣之瞻仰。兢兢業業。猶恐不合天意。未副人望。魏徵曰。此誠致治之要。願陛下慎終如始。則善矣。○大理少卿胡演進每月因帳。上命自今太辟皆令中書門下四品已上及尚書

議之。庶無冤濫。既而引囚至岐州刺史鄭善果。上謂胡演曰。善果雖復有罪。官品不卑。豈可使與諸囚為伍。自今三品已上犯罪。不須引過。聽於朝堂。俟進止。○關中旱饑。民多賣子。詔出內府金帛為贖之。歸其父母。又以去歲霖雨。今茲旱蝗。赦天下。詔書畧曰。若使年穀豐稔。天下乂安。移災朕身。以存萬國。是所願也。會所在有雨。民大悅。又以隋末亂離。饑饉暴骸滿野。詔所在官司牧養。○突厥表請入朝。上謂侍臣曰。曩者突厥之疆。控弦百萬。憑陵中夏。用是驕恣。以失其民。今自請入朝。非困窮肯如是乎。朕聞之且喜。且

君鑑卷十六

五

懼。何則。突厥衰則邊境安矣。故喜。然朕或失道。他日亦將如突厥。能無懼乎。卿曹宜不惜苦諫。以輔朕之不逮也。○畿內有蝗。上入苑中。見蝗掇數枚。祝之曰。民以穀為命。而汝食之。寧食吾之肺腸。舉手欲吞之。左右諫曰。惡物或成疾。上曰。朕為民受災。何疾之避。遂吞之。是歲蝗不為災。○上嘗曰。朕每臨朝。欲發一言。未嘗不三思。恐為民害。是以不多言。給事中知起居事杜正倫曰。臣職在記言。陛下之言。朱臣必書之。豈徒有害於今。亦恐貽譏於後。上悅。賜絹二百段。又曰。梁武帝君臣惟談苦空。侯景之亂。百官不能乘馬。

元帝為周師所圍猶講老子百官戎服以聽此深足為戒朕所好者唯堯舜周孔之道以為如鳥有翼如魚有水失之則死不可暫無耳○上謂侍臣曰古語有之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歲再赦善人喑啞夫養狼養者害嘉穀赦有罪者賊良民故朕即位以來不欲數赦恐小人恃之輕犯憲章故也○上曰比見群臣屢上表賀祥瑞夫家給人足而無瑞不害為堯舜百姓愁怨而多瑞不害為桀紂後魏之世吏焚連理木煮白雉而食之豈足為至治乎詔自今大瑞聽表聞諸瑞申所司而已嘗有白鵲構巢於寢殿

君鑑卷十六

六

槐上合歡如腰鼓左右稱賀上曰我常笑隋煬帝好祥瑞瑞在得賢此何足賀命毀其巢縱鵲於野外○天少雨中書舍人李百藥上言往年雖出宮人竊聞太上皇宮及掖庭宮人無用者尚多豈惟虛費衣食且陰氣鬱積亦足致旱上曰婦人幽閉深宮誠為可愍灑掃之餘亦何所用於是遣官於掖庭西門簡出之前後所出三千餘人○上曰為朕養民者唯在都督刺史朕常疏其名於屏風坐卧觀之得其在官善惡之跡皆注於名下以備黜陟縣令尤為親民不可不擇乃命內外五品以上各舉堪為縣令者以名聞

○三年上謂房玄齡杜如晦曰公為僕射當廣求賢人隨才授任此宰相之職也比聞聽受辭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乎因敕尚書細務屬左右丞唯大事乃關僕射○上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詔敕有不便者皆應論執比來唯睹順從不聞違異若但行文書則誰不可為何必擇才也玄齡等皆頓首謝○四年上讀明堂臧灸書云人五歲之系咸附於背詔自今母得笞囚背○上嘗與群臣語及教化曰今承大亂之後恐斯民未易化也魏徵對曰不然久安之民驕佚驕佚則難教經亂之民愁苦愁苦則易

君鑑卷十六

七

化譬猶飢渴之易飲食也上深然之封德彝非之曰三代以還人漸澆訛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蓋欲化而不能豈能之而不欲耶魏徵書生未識時務若信其虛論必敗國家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湯武皆承大亂之後身致太平若謂古人淳樸漸致澆訛則至于今日當悉化為鬼魅矣人主安得而治之上卒從徵言元年關中饑米斗直絹一匹二年天下蝗三年大水玄勤而撫之民雖東西就食未嘗嗟怨是歲天下大稔流散者咸歸鄉里米斗不過三四錢終歲斷死刑纔二十九人東至于海南及五嶺皆外戶

不閉行旅不齎糧取給道路馬上謂長孫無忌曰貞觀初上書者皆云人主當獨運威權征討四夷唯魏徵勸朕偃武脩文中國既安四夷自服朕用其言今頓利成擒其酋長並帶刀宿衛部落皆襲衣冠微之力也。但恨不使封德彝見之耳。時德彝已死○五年有司上言皇太子當冠用二月吉請遣兵備儀仗上曰東作方興宜改用十月。少傅蕭瑀奏據陰陽書不若二月上曰吉凶在人若動依陰陽不顧禮義吉可得乎。循正而行自與吉會。農時最急不可失也○隋末中國人多沒於突厥及突厥降上遣使以金帛贖

晉書卷十六

八

之。凡得男女八萬口。又遣使詣高麗收隋氏戰亡骸骨瘞而祭之○林邑獻五色鸚鵡新羅獻美女二人上曰林邑鸚鵡猶能自言苦寒思歸其國況二女遠別親戚乎。并鸚鵡各付使者而歸之○上謂侍臣曰朕以死刑至重故令三覆奏蓋欲思之詳熟故也。而有司須臾之間三覆已訖。今制決死囚者二日中五覆奏。下諸州者三覆奏。行刑之日尚食勿進酒肉。內教坊及太常不舉樂。皆令門下覆視。有據法當死而情可矜者錄狀以聞。由是全活甚衆○上謂執政曰朕嘗恐因喜怒妄行賞罰故欲公等極諫。公等亦宜

受人諫不可以已之所欲惡人違之苟自不能受諫安能諫人○康國求內附上曰前代帝王好招來絕域以求服遠之名無益於用而糜敝百姓今康國內附儻有急難於義不得不救師行萬里豈不疲勞百姓以取虛名朕不為也。遂不受謂侍臣曰治國如治病病雖愈尤宜將護儻遽自放縱病復作則不可救矣。今中國幸安四夷俱服誠自古所希然朕日慎一日唯懼不終故欲數聞卿輩諫爭也○七年上謂侍臣曰朕比來決事或不能皆如律令公輩以為事小不復執奏。夫事無不由小以致大此乃危亡之端也。

晉書卷十六

九

昔關龍逢忠諫而死朕每痛之。煬帝驕暴而亡公輩所親見也。公輩常宜為朕思煬帝之亡朕常為公輩念關龍逢之死何患君臣不相保乎○上謂魏徵曰為官擇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則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則小人競進矣○工部尚書段綸表徵巧工楊思齊上令試之綸使先造傀儡上曰得巧工庶供國事卿今先造戲具豈百工相戒無作淫巧之意邪。乃削綸階○八年上欲分遣大臣為諸道黜陟大使未得其人李靖薦魏徵上曰徵箴規朕失不可一日離左右。乃命靖與太常卿蕭瑀等凡十三人分行天下察

長吏賢不肖問民間疾苦禮高年賑窮乏褒善良起
滯淹俾使者所至如朕親睹○上聘隋通事舍人鄭
仁基女為充華詔已行冊使將發魏徵聞其嘗許嫁
士人陸爽遽上表諫上聞之大驚手詔深自克責命
停冊使○治書侍御史權萬紀上言宣饒二州銀大
發采之歲可得數百萬緡上曰朕貴為天子所乏者
非財也但恨無嘉言可以利民耳與其多得數百萬
緡何如得一賢材卿未嘗進一賢退一不肖而專言
稅銀之利昔堯舜抵璧於山投珠於谷漢之桓靈乃
聚錢為私藏卿欲以桓靈俟我邪是日黜萬紀使還

君鑒卷十六

十

家○著作佐郎鄧世隆表請集上文章上曰朕之辭
令有益於民者史皆書之足為不朽若其無益集之
何用梁武帝父子陳後主隋煬帝皆有文集行于世
何救於亡為人主患無德政文章何為遂不許○上
問侍臣帝王創業與守成孰難房玄齡曰草昧之初
與群雄並起角力而後臣之創業難矣魏徵曰自古
帝王莫不得之於艱難失之於安佚守成難矣上曰
玄齡與吾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創業之難
徵與吾共安天下常恐驕奢生於富貴禍亂生於所
忽故知守成之難然創業之難既已往矣守成之難

方當與諸公慎之玄齡等拜曰陛下及此言四海之
福也○十四年先是武德舊制釋奠於太學以周公
為先聖孔子配饗上從玄齡等議停祭周公以孔子
為先聖顏回配饗至是上幸國子監觀釋奠命祭酒
孔穎達講孝經賜祭酒以下至諸生高第帛有差是
時上大徵天下名儒為學官數幸國子監使之講論
學生能明一經已上皆得補官增築學舍千二百間
增學生滿三千二百六十員自屯營飛騎亦給博士
使授以經有能通經者聽得貢舉於是四方學者雲
集京師乃至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酋長亦遣
子弟請入國學升講筵者至八千餘人上以師說多
門章句繁雜命孔穎達與諸儒撰定五經疏謂之正
義令學者習之○十五年上指殿屋謂侍臣曰治天
下如建此屋營構既成勿數改移苟易一椽正一瓦
踐履動搖必有所損若慕奇功變法度不恒其德勞
擾實多又曰朕有二喜一懼比年豐稔長安米價直
三四錢一喜也北虜久服邊鄙無虞二喜也治安則
驕侈易生驕侈則危亡立至此一懼也○并州大都
督長史李世勣在州十六年令行禁止民夷懷服上
曰隋煬帝勞百姓築長城以備突厥卒無所益朕唯

君鑒卷十六

十一

置李世勣於晉陽而邊塵不驚其為長城豈不壯哉以世勣為兵部尚書○十六年上嘗止樹下愛之字文士及從而譽之不已上正色曰魏徵嘗勸我遠佞人我不知為誰意疑是汝今果不謬士及叩頭謝○上曰朕為兆民之主皆欲使之富貴若教以禮義使之少敬長婦敬夫則皆貴矣輕徭薄賦使之各治生業則皆富矣若家給人足朕雖不聽管絃樂在其中矣○十七年魏徵疾甚家初無正寢上命輟小殿材為營構五日畢并賜素褥布被以從其尚及薨詔陪葬昭陵上登苑西樓望哭盡哀後臨朝歎曰以銅為

卷十六

十三

鑑可正衣冠以古為鑑可知興替以人為鑑可明得失朕嘗保此三鑑內防已過今魏徵逝一鑑亡矣○上曰人主唯有一心而攻之者甚衆或以勇力或以辯口或以諂諛或以姦詐或以嗜欲輻湊攻之各求自售以取寵祿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則危亡隨之此其所以難也○上命圖畫功臣趙公長孫無忌趙郡元王孝恭萊成公杜如晦鄭文貞公魏徵梁公房玄齡申公高士廉鄂公尉遲敬德衛公李靖宗公蕭瑀裴忠壯公段志玄裴公劉弘基蔣忠公屈突通鄭公殷開山譙襄公柴紹邳襄公長孫順德鄭公張亮

陳公侯君集鄭襄公張公謹盧公程知節永興文懿公虞世南渝襄公劉政會呂公唐倫英公李世勣胡壯公秦叔寶等於凌烟閣○皇太子立李世勣為詹事勣既忠力上謂可託大事嘗暴疾鑿曰鬚灰可治上乃自剪鬚以和藥及愈入謝上曰吾為社稷計何謝為上謂侍臣曰朕自立太子遇物則誨之見其飯則曰汝知稼穡之艱難則常有斯飯矣見其乘馬則曰汝知其勞逸不竭其力則常得乘矣見其乘舟則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民猶水也君猶舟也見其息于木下則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十九

卷十六

十三

年詔謚殷太師比干曰忠烈所司封其墓春秋祠以少牢給隨近五戶供灑掃○二十年李世勣等大破薛延陀北荒悉平上幸靈州為詩序其事曰雪恥酬百王除兇報千古○十二月癸未上謂長孫無忌等曰今日吾生日世俗皆為樂在朕讎成傷感今君臨天下富有四海而承歡膝下永不可得此子路所以有負米之恨也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奈何以劬勞之日更為宴樂乎因泣數行下左右皆悲○二十一年詔曰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眾杜子春馬融盧植鄭

玄服虔何休王肅王弼杜預范甯等二十有一人並用其書垂於國冑既行其道理合褒崇自今有事於太學可並配饗尼父廟堂○二十二年上作帝範十二篇以賜太子曰君體建親求賢審官納諫去讒戒盈崇儉賞罰務農閱武崇文且曰脩身治國備在其中夫成遲敗速者國也失易得難者位也可不惜哉可不慎哉○二十三年五月上崩於含風殿在位二十三年壽五十二

宋臣歐陽脩贊曰盛哉太宗之烈也其除隋之亂比跡湯武致治之義庶幾成康自古功德兼隆由

君鑒卷十六

十四

漢以來未之有也至其牽於多愛復立浮圖好大喜功勤兵於遠此中材庸主之所常為然春秋之法常責備於賢者是以後世欲成人之義者莫不歎息於斯焉宋儒范祖禹曰太宗以武撥亂以仁勝殘其材畧優於漢高而規模不及也恭儉不若孝文而功烈過之矣迹其性本強悍勇不顧親而能畏義好賢屈已從諫刻厲矯揉力於為善此所以致貞觀之治也夫賢君不世出自周武成康歷八百餘年而後有漢漢八百餘年而後有太宗其所成就如此豈不難得哉人君擇其善者而從之

足以得師矣

歷代君鑒卷之十六

君鑒卷十六

十五

歷代君鑒卷之十七

善可為法

唐

憲宗

憲宗諱純順宗長子也。貞元二十一年立為太子。詔傳位于帝。永貞元年八月帝即位。○荆南獻毛龜二。上曰。朕所寶惟賢。嘉禾靈芝皆虛羨耳。所以春秋不書祥瑞。自今凡有嘉瑞。但准令申有司。勿復以聞。及珍禽奇獸。皆毋得獻。○元和二年。蜀既平。藩鎮惕息。多求入朝。鎮海節度使李錡亦不自安。求入朝。上許

君鑒卷十七

之遣中使慰勞。錡實無行意。上表稱疾。上以問宰相武元衡曰。陛下初即政。錡求朝。得朝求止。得止可否。在錡將何以今四海。上以為然。下詔徵之。錡詐窮。遂謀反。制削其官爵。及屬籍。與兵討之。牙將張子良執錡。械送京師。斬之。群臣賀於紫宸殿。上愀然曰。朕之不德。致宇內數有干紀者。朕之媿也。何賀之為。有司籍錡家財。輸京師。翰林學士張洎。李絳。上言。願以賜浙西百姓。代今年租賦。上嘉歎久之。即從其言。○上謂宰相曰。太宗以神聖之資。群臣進諫者。猶反覆數四。況朕寡昧。自今事有違宜。卿當十論。無但一二而

已。○以戶部侍郎裴均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初。德宗不任宰相。天下細務皆自決之。由是裴延齡輩得用事。上在藩邸。心固非之。及即位。選擢宰相。推心委之。嘗謂均等曰。以太宗玄宗之明。猶藉輔佐以成其理。況如朕不及先聖萬倍者乎。○四年。南方旱饑。命左司郎中鄭敬等為江淮二浙荆湖襄鄂等道宣慰使。賑卹之。將行。上戒之曰。朕官中用帛一匹。皆籍其數。惟期救百姓。則不計費。卿輩宜識此意。○上以久旱。欲降德音。李絳白居易上言。以為欲令實惠及人。無如減其租稅。出官人絕諸道進奉。禁掠賣良人。上

君鑒卷十七

悉從之。制下而雨。○左軍中尉吐突承璀領功德使。威備安國寺。奏立聖德碑。先構樓請敕學士撰文。欲以萬緡酬之。上命李絳為之。絳言。堯舜禹湯未嘗立碑。自言聖德。惟秦始皇刻石。高自稱述。未審陛下欲何所法。且敘脩寺之義。豈所以先益聖德。上覽奏。承璀適在旁。命曳倒碑樓。承璀言。樓大不可曳。請徐毀。撤奠得延引。乘間再論。上厲聲曰。多用牛曳之。承璀乃不敢言。凡用百牛曳之。乃倒。○五年。上每有軍國大事。必與諸學士謀之。嘗踰月不見學士。承旨李絳等上言。臣等飽食不言。其自為計。則得矣。如陛下何。

陛下詢訪理道。開納直言。實天下之幸。非臣等之幸也。上遂召對。白居易嘗因論事。言陛下錯上色莊而寵。密召絳謂曰。居易小臣不遜。須令出院。絳曰。陛下容納直言。故群臣敢竭誠無隱。居易言雖少。思志在納忠。陛下今日罪之。臣恐天下各思箝口。非所以廣聰明。昭聖德也。上悅。待居易如初。上嘗欲近獵苑中。至蓬萊池西。謂左右曰。李絳必諫。不如且止。絳嘗面陳吐突。承璫專橫。語極懇切。上作色曰。卿言太過。絳泣曰。陛下置臣於腹心耳目之地。若臣畏避左右。愛身不言。是臣負陛下。言之而陛下惡聞。乃陛下負臣也。上怒解曰。卿所言皆人所不能言。使朕聞所不聞。真忠臣也。他日盡言皆應如是。遂以絳為中書舍人。學士如故。絳嘗從容諫上聚財。上曰。今兩河數十州。皆國家政令所不及。河湟數千里。淪於左衽。朕日夜思雪祖宗之恥。而財力不贍。故不得不蓄聚耳。不然。朕宮中用度極儉。寡多。藏何用邪。以戶部侍郎李絳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吉甫為相。多脩舊怨。上頗知之。故擢絳為相。吉甫善逢迎。上意而絳鯁直。數爭論於上前。上多直絳而從其言。上嘗御延英殿。吉甫言天下已太平。陛下宜為樂。絳曰。漢文帝時。兵木

君奉十七

三

無刃。家給人足。實誼猶以為屠火積薪之下。不可謂安。今法令所不能制者。河南北五十餘州。犬戎腥羶。近接涇隴。烽火屢驚。加之水旱時作。倉庫空虛。此正陛下宵衣旰食之時。豈得謂之太平。遽為樂哉。上欣然曰。卿言正合朕意。退謂左右曰。吉甫專為媚悅。如李絳真宰相也。上嘗問貞元中政事。不理何乃至此。吉甫對曰。德宗自任聖智。不信宰相。而信他人。使姦臣得乘間弄威福。故也。上曰。然此亦未必皆德宗之過。朕幼在德宗左右。見事有得失。當時宰相亦未有再三執奏者。今日豈得專歸咎於德宗邪。卿輩宜用此為戒。事有非是。當力陳不已。勿畏朕譴怒而遽止也。吉甫嘗言人臣不當彊諫。使君悅。臣安不亦美乎。絳曰。人臣當犯顏苦口。指陳得失。若陷君於惡。豈得為忠。上曰。絳言是也。李絳或久不諫。上輒詰之曰。豈朕不能容受邪。將無事可諫也。吉甫又嘗言於上曰。賞罰人主之二柄。不可偏廢。今惠澤已深。而威刑未振。中外懈惰。願加嚴以振之。上顧絳曰。何如。對曰。王者之政。尚德不尚刑。豈可捨成康文景而效秦始皇父子乎。上曰。然。後旬餘。于頔入對。亦勸上峻刑。上謂宰相曰。于頔大是姦臣。勸朕峻刑。卿知其意乎。皆對

君奉十七

四

曰不知也。上曰：此欲使朕失人心耳。吉甫失色退而不言。笑竟日。○上謂宰相曰：卿輩屢言淮浙去歲水旱，近有御史自彼還言不至為災，事竟如何？絳對曰：臣按淮浙奏狀皆云水旱人流，求設法招撫，其意似恐朝廷罪之者，豈肯無災而妄言有災邪？此蓋御史欲為姦諛以悅上意耳。上曰：卿言是也。國以人為本，聞有災當亟救之，豈可復疑之邪？因命速蠲其租賦，上嘗與宰相論治道於延英殿，日旰晷甚，汗透御服，宰相恐上體倦求退，上留之曰：朕入禁中，所與處者獨官人宦官耳，故樂與卿等且共談為理之要，殊不

知倦也。○魏博節度使田季安死，子懷諫幼弱，軍中請襲節度，吉甫議討之。俄而士卒立其兵馬使田興為留後，以魏博聽命，絳言王化不及魏博久矣。一旦挈六州來歸，不大犒賞，人心不激，請斥禁錢百五十萬緡，賜其軍。上曰：朕所以惡衣菲食，蓄聚貨財，正為欲平定四方，不然徒貯之府庫何為？於是遣知制誥裴度至魏博宣慰，以錢賞軍士。六州百姓給復一年，軍士受賜歡聲如雷。○八年大水，上以為陰盈之象，出宮人二百車。○九年，彰義軍節度使吳少陽卒，其子元濟自稱知軍事，縱兵侵掠及東畿，制削其官爵。

趣諸道兵進討。十年，王師討蔡，人未有功。上遣御史中丞裴度詣行營宣慰，察用兵形勢。度還奏攻取策，與上意合。上問諸將才否，度對曰：李光顏義而勇，當有成功。知制誥韓愈亦奏言：淮西以三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全力，其敗可立而待也。然所未可知者在陸下，斷與不斷耳。不三日，光顏奏破淮西兵於時曲。上以度為知人。上悉以兵事委武元衡，或說平盧節度使李師道曰：天子所以銳意誅蔡者，元衡贊之也。請密往刺之。元衡死，則他相不敢主其事，爭勸罷兵矣。師道乃謀緩蔡，兵伏盜京師，害元衡又擊

裴度傷首不死，賊因亡去。議者欲罷度安二鎮，反側上怒曰：度若罷，是賊計得行，朝廷無復綱紀。吾倚度足破三賊矣。上益信任，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時方連諸道兵，環擊不解，內有大恐，人累息及度當國外，內始安。由是討賊益急。後討蔡數不利，群臣爭請罷兵。裴度奏病在腹心，不時去且為大患，不然兩河亦將視此為逆順。會唐鄧節度使高霞寓戰敗，他相揣上厭兵，欲赦賊，鉤上指。上曰：一勝一負，兵家常勢。若師常利，則古何憚用兵邪？雖累聖亦不應留賊付朕。今但論帥臣勇怯，兵強弱處置何如耳。詎可一敗便

沮成計乎。於是獨用度言。他言罷兵者稍息。○十二年。宰相李逢吉。王涯。以淮西不克。餉億煩。言宜休師。唯裴度請身督戰。上獨目度。留曰。果為朕行乎。度俯伏曰。臣誓不與賊俱存。即拜淮西宣慰招討使。奏馬總為副使。韓愈為行軍司馬。度將行。入曰。主憂臣辱。義在必死。賊未授首。臣無還期。上壯之。為流涕。○初。國子祭酒孔戣為華州刺史。明州歲貢蚶蛤淡菜。水陸遞夫勞費。戣奏疏罷之。至是。嶺南節度使崔詠薨。宰相奏擬代詠者數人。上皆不用。曰。頃有諫進蚶蛤淡菜者。為誰。可求其人與之。遂以戣為嶺南節

君鑒卷十七

七

度使。○淮西行營奏。獲吳元濟光祿少卿楊元卿言於上曰。淮西大有珍寶。臣能知之。往取必得。上曰。朕討淮西。為人除害。珍寶非所求也。唐隋鄧節度使李愬擒吳元濟。械送京師。詔韓弘裴度條列平蔡將士功狀。及蔡之將士降者。皆差第以聞。淮西州縣百姓給復二年。近賊四州免來年夏稅。官軍戰亡者皆為收葬。給其家衣糧五年。其因戰傷殘廢者。勿停衣糧。上御興安門受俘。遂以吳元濟獻廟社斬于獨柳之下。以李愬為山南東道節度使。賜爵涼國公。加韓弘兼侍中。李光顏等遷官有差。賜裴度爵晉國公。復入

知政事。以馬總為淮西節度使。○裴度之在淮西也。布衣相者。以策干韓愈曰。吳元濟既就擒。主承宗破膽矣。願得奉丞相書往說之。可不煩兵而服。愈白。度為書遣之。承宗懼。求哀於田弘正。請以二子為質。及獻德棣二州。輸租稅。請官吏。弘正為之奏請。上初不許。弘正上表相繼。上重違弘正意。乃許之。魏博乃遣使送承宗子知感。知信及德棣二州圖印至京師。○幽州大將譚忠說。劉總曰。自元和以來。劉闢李錡。田季安。盧從史。吳元濟。阻兵禍險。自以為深根固蒂。天下莫能危也。然顧盼之間。身死家覆。皆不自知。此非

君鑒卷十七

八

人力所能及。始天誅也。況今天子神聖威武。苦身焦思。縮衣節食。以養戰士。此志豈須臾忘天下哉。今國兵駸駸北來。趙人已獻城十二。忠深為公憂之。總泣且拜曰。聞先生言。吾心定矣。遂專意歸朝廷。○淮西平。平盧節度使李師道憂懼。遣使奉表請使長子入侍。并獻沂密海三州。上許之。遣左常侍李遜詣鄆州宣慰。遜至鄆。察師道非實誠。歸言於上曰。師道頑愚。反覆恐必須用兵。既而師道表言軍情不聽。納質割地。上怒。決意討之。乃下制罪狀。令宣武魏博義成武寧橫海兵共討之。魏博義成軍送所獲鄆州牙將夏

侯澄等四十七人。上皆釋弗誅。各付所獲行營驅使。曰。若有父母欲歸者。優給遣之。朕所誅者。師道而已。於是賊中聞之。降者相繼。平盧都將劉悟乃夜襲師道。捕斬之。函首以聞。淄青等十二州皆平。上命戶部侍郎楊於陵為淄青宣撫使。自廣德以來。垂六十年。藩鎮跋扈。河南北三十餘州。自除官吏。不供貢賦。至是盡遵朝廷約束矣。裴度纂述蔡鄆用兵以來。上之憂勤機略。因侍宴獻之。請內印出付史官。上曰。如此似出朕志。非所欲也。弗許。○自淮西既平。上浸驕侈。皇甫鎔程异以聚餼有寵。得為相。晚節好神仙。柳泌

唐書卷七

九

為上治丹劑求長生。上御劑多躁怒。左右往往獲罪。有死者。人人自危。十五年正月。上暴崩於中和殿。時人皆言內常侍陳和志弒逆。其黨類諱之。不敢討賊。但云藥發。外人莫能明也。在位十五年。壽四十三。

宋臣歐陽脩贊曰。憲宗剛明果斷。自初即位。慨然發憤。志平僭叛。能用忠謀。不惑群議。卒收成功。自吳元濟誅。強藩悍將皆欲悔過而效順。當此之時。唐之威令幾於復振。及其晚節。信任非人。不終其業。而身罹不測之禍。嗚呼。小人之能敗國也。不必愚君闇主。雖聰明聖智。苟有惑焉。未有不為患者。

也。宋儒司馬光曰。憲宗聰明果決。得於天性。選任忠良。延納善謀。師老財屈。異論輻臻。而不為之疑。盜發郡邑。屠害元宰。而不為之懼。卒能取靈夏清。紉南誅浙西。俘澤潞。平淮右。復齊魯。於是天下深根固蒂。之盜皆狼顧鼠拱。納質效地。稽顙入朝。百年之憂。一旦廓然。矣而怠於防微。變生肘腋。悲夫。

歷代君鑒卷之十七

唐書卷七

十

歷代君鑒卷之十八

善可為法

唐

宣宗

宣宗名忱。憲宗之第十三子也。長慶元年封光王。名怡。會昌六年武宗疾篤。遺詔立為皇太叔。改今名。帝幼時。宮中皆以為不慧。大和以後。益自韜匿。群居遊處。未嘗發言。文宗幸十六宅宴集。好誘其言。以為戲笑。武宗性豪邁。尤所不禮。及立為太叔。出見百官。哀戚滿容。裁決庶務。咸當於理。人始知有隱德焉。武宗

唐宣宗

崩。帝即位。○大中元年。上以旱故。減膳撤樂。出宮女。縱鷹隼。止營繕。命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盧商與御史中丞封敖。踈理京城繫囚。大理卿馬植奏稱。盧商等務行寬宥。凡抵極法者。一切免死。彼官典犯賊及故殺人。平日大赦所不免。今因踈理而原之。使貪吏無所懲畏。死者銜冤。無告恐非。所以消旱災。致和氣也。昔周饑。克殷而年豐。衛旱討邢而雨降。是則誅罪戮奸。式合天意。雪冤決滯。乃副聖心。乞再加詳定。詔兩省五品以上議之。左諫議大夫張鷟等上言。陛下以早理繫囚。慮有冤滯。今所原死罪。無冤可雪。恐凶險

唐宣宗

二

僥倖之徒。常思水旱為災。宜如馬植所奏。詔從之。皆論如法。○上敦睦兄弟。作雍和殿於十六宅。數臨幸。置酒作樂。擊毬盡歡。諸王有疾。常親至卧內。存問憂形於色。○二年。以知制誥令狐綯為翰林學士。上嘗以太宗所撰金鏡。授綯使讀之。至亂未嘗不任不肖。治未嘗不任忠賢。上止之曰。凡求致太平。當以此言為首。又書貞觀政要於屏風。每正色拱手而讀之。上欲知百官名數。令狐綯曰。六品以下。官卑數多。皆吏部注擬。五品以上。則政府制授。各有籍。命曰具負。上命宰相作具負御覽。五卷。上之。常寘於案上。○萬壽公主。上之愛女也。起居郎鄭顥以文雅著稱。故選顥尚之。有司循舊制。請用銀裝車。上曰。吾欲以儉約化天下。當自親者始。令依外命婦以銅裝車。仍詔公主執婦禮。皆如臣庶之法。戒以毋得輕失族。預時事。又申以手詔曰。苟違吾戒。必有太平安樂之禍。由是終上之世。貴戚皆兢兢守禮法。如衣冠之族。○三年。上與宰相論元和循吏孰為第一。周墀曰。臣嘗守土江西。聞觀察使韋丹功德。被於八州。沒四十年。老稚歌思如丹尚存。詔史館修撰杜牧撰丹遺愛碑。以紀之。仍擢其子河陽觀察判官宙為御史。○吐蕃論恐熱

以秦原威三州及石門等七關內附。河隴老幼千餘人詣闕。上御延喜門樓見之。歡呼舞躍。解胡服襲冠帶。觀者皆呼萬歲。詔募百姓墾闢三州七關土田。五年不收租稅。將吏能為營田者。官給牛及種糧。溫池鹽利可贍邊。陳委度支制置。戍卒倍給衣糧。二年一代。道路建置堡柵。有商旅往來。販易關鎮。毋得留難。其山南劍南邊境。有沒蕃州縣。亦令量力收復。○宰相以克復河湟。請上尊號。上曰。憲宗常有志復河湟。以中原方用兵。未遂而崩。今乃克成先志耳。其議加順憲二廟尊謚。以昭功烈。○五年。党項為邊患。發諸

唐書卷八

三

道兵討之。上頗知邊帥利党項羊馬。數欺奪誅殺之。党項不勝憤怨。故反。乃以右諫議大夫李福為夏綏節度使。自是繼選儒臣以代邊帥之貪暴者。行日復面加戒勵。党項遂安。○吐蕃沙州刺史張義潮。以瓜沙伊肅等十一州內附。詔置歸義軍。以義潮為節度使。於是盡復河湟之地。上以党項久未平。頗厭用兵。乃遣白敏中為制置使鎮撫之。初。上令敏中為萬壽公主選佳婿。敏中薦鄭顥。顥不樂尚主。甚銜之。敏中將赴鎮。言於上曰。鄭顥怨臣。今出必中傷臣。死無日矣。上命取小璽函授之。曰。此皆鄭郎諧卿之書也。朕

若信之。豈任卿以至今日。敏中遂行。軍於寧州定遠城。使史元破党項九千餘帳。敏中奏党項平。詔南山党項猶行鈔掠。宜於銀夏境內授以閑田。或復入山林。不受教令。則誅討無赦。若邊將貪鄙致其怨叛。當先罪邊將。後討寇虜。南山党項尋亦請降。赦之。○六年。王贇弘討雞山賊平之。党項復擾邊。上與畢誠論邊事。誠具陳方略。上悅。曰。吾方擇帥。不意頗牧近在禁庭。乃除誠邠寧節度使。誠欣然奉命。尋招諭党項皆降。○七年。上事鄭太后甚謹。不居別宮。朝夕奉養。舅鄭光。歷平盧河中節度使。入朝。上與論政。光對鄙

唐書卷八

四

淺。上不悅。留為統軍。奉朝請。太后數言其貧。上輒厚賜金帛。終不復任以民官。○八年。春正月朔。日食。左補闕趙璘請罷元會。止御宣政。宰相曰。天下無事。元會大禮。不可廢也。上曰。華州有賊。關中少雪。皆朕之憂。尚謂無事。雖宣政亦不可御也。○中書門下奏。諫官缺。負請補。上曰。諫官要在舉職。不必人多。如張道符。牛勣。趙璘輩。數人。使朕日聞所不聞足矣。久之。叢自司勳。負外郎出為睦州刺史。入謝。上賜之紫。叢既謝。前言曰。臣所服緋。刺史所借也。上遽曰。且賜緋。上重惜服章。有司常具緋紫衣數襲。從行以備賞賜。或

半歲不用其一。故當時以緋紫為榮。上重翰林學士。至于遷官必校歲月。以為不可以官爵私近臣也。○以右散騎常侍高少逸為陝虢觀察使。有敕使過硤石。怒餅果鞭驛吏見血。少逸封其餅以進。敕使還上責之曰。深山中如此。食豈易得。謫配恭陵。○上獵於苑北。遇樵夫問其縣。曰涇陽人也。令為誰。曰李行言。為政何如。曰性執。有彊盜數人。軍家索之。竟不與。盡殺之。上歸帖其名於寢殿之柱。尋除行言海州刺史。入謝。上賜之金紫。問曰。卿知所以衣紫乎。對曰。不知。上命取殿柱之帖示之。又嘗校獵渭上。有父老十數

君纂卷八

五

聚於佛祠。上問之對曰。醴泉百姓也。縣令李君奭有異政。考滿當罷。詣府乞留。故此祈佛冀諸所願耳。及懷州刺史闕。上手筆除君奭。宰相莫之測。君奭入謝。上以此獎厲。衆始知之。○上聰察彊記。宮中廝役給灑掃者皆能識其姓名。才性所任。呼召使令。無差誤者。天下奏獄吏卒姓名。一覽皆記之。度支奏漬汚帛。誤書漬為清。樞密承旨孫應中謂上。不之見。輒足成之。及中書覆入。上怒。推按。擅改章奏者。謫罰之。○上嘗苦不能食。召醫工梁新。診脉治之。數日良已。新因自陳求官。上不許。但敕鹽鐵使月給錢三十緡而已。

○十年。內園使李敬寔遇鄭朗不避馬。朗奏之。上責敬寔。對曰。供奉官例不避。上曰。汝銜敕命。橫絕可也。豈得私出而不避宰相乎。命剝色配南牙。○十一年。上欲幸華清宮。諫官論之甚切。上為之止。上樂聞規諫。凡諫官論事。門下封駁。苟合於理。多屈意從之。得大臣章疏。必焚香盥手而讀之。○教坊祝漢貞。滑稽敏給。寵冠諸優。一日抵掌詆譁。頗及外事。上垂色謂曰。我畜養爾。曹止供戲笑耳。豈得輒預朝政耶。自是疎之。會其子坐賊杖死。流漢貞於天德軍。樂王羅程。善琵琶。无有寵恃。恩暴橫。殺人繫獄。衆工為之泣。請

君纂卷八

六

曰。羅程負陛下萬死。然臣等惜其天下絕藝。不復得奉宴遊矣。上曰。汝曹所惜者。羅程藝。朕所惜者。高祖太宗法。竟殺之。○十二年。建州刺史于延陵入辭。上曰。卿到彼為政。善惡朕皆知之。勿謂其遠。此階前則萬里也。卿知之乎。延陵悸懼失緒。上撫而遣之。到官竟以不職。貶復州司馬。令狐綯擬李遠杭州刺史。上曰。吾聞遠詩云。長日惟消一局碁。安能理人。綯曰。詩人託此為高。與耳。未必實然。上曰。且令往試觀之。上詔刺史毋得外徙。必令至京師。面察其能。否然後除之。令狐綯嘗徙其故人為隣州刺史。便道之官。上見

其謝表以問綯對曰以其道近省送迎耳上曰朕以刺史多非其人為百姓害故欲一一見之訪問其所施設知其優劣以行黜陟而詔命既行直廢格不用宰相可畏有權時方寒綯汗透重裘上臨朝按對群臣如賓客雖左右近習未嘗見其有情容每宰相奏事旁無一人立者威嚴不可仰視奏事畢忽怡然曰可以閑語矣因問閭閻細事或談宮中遊宴無所不至一刻許復整容曰卿輩善為之朕常恐卿輩負朕後日不復得再相見乃起入宮令狐綯謂人曰吾十年秉政最承恩遇然每造延英奏事未嘗不汗濡衣

君鑑卷十八

七

也○兵部侍郎蔣伸從容言於上曰近日官頗易得人思僥倖上驚曰如此則亂矣對曰亂則未亂但僥倖者多亂亦非難上稱歎再三伸三起上三留之曰異日不復得獨對卿矣伸不諭尋以伸同平章事○十三年以校書郎于琮為左拾遺內供奉初上欲以琮尚永福公主既而中寢宰相請其故上曰朕近與此女子會食對朕輒折七筯性情如是豈可為士大夫妻乃更命琮尚廣德公主二公主皆上女也○武寧節度使康季榮不卹士卒譟而逐之上以左金吾大將軍田牟嘗鎮徐州有能名復以為武寧節

度使一方遂安貶季榮於嶺南○上餌鑿官李玄伯道士虞紫芝山人王樂藥疽發於背而崩上性明察沈斷用法無私從諫如流重惜官賞恭謹節儉惠愛民物故大中之政訖於唐亡人思詠之謂之小太宗在位十三年壽五十

宋儒司馬光論曰宣宗少歷艱難長年踐位人之情偽靡不周知盡心民事精勤治道賞簡而當罰嚴而必故方內樂業殊方順軌求諸漢世其孝宣之流亞歟

歷代君鑑卷之十八

君鑑卷十八

八



世宗皇帝本姓柴氏邢州龍岡人周太祖聖穆

皇后兄守禮子也幼從姑長太祖家以謹厚見愛太祖遂以為子器貌英奇善騎射略通詩書黃老性沈重寡言封晉王為開封尹顯德元年太祖崩即皇帝位仍稱顯德○北漢主閻太祖晏駕甚喜謀大舉入寇遣使請兵于契丹二月契丹遣其武定節度使政

君鑑卷之十九

事令楊衮將萬餘騎如晉陽世宗聞之欲自將兵以禦群臣皆曰劉崇自平陽遁走以來勢蹙氣沮必不敢自來陛下新即位山陵有日人心易搖不宜輕動宜命將禦之世宗曰崇幸我大喪輕朕年少新立有吞天下之心此必自來朕不可不往馮道固爭之世宗曰昔唐太宗定天下未嘗不自行朕何敢偷安命馮道奉梓宮赴山陵以鄭仁誨為東京留守遂發大梁至懷州世宗欲兼行速進控鶴都指揮使趙鼎私謂通事舍人鄭好謙曰賊勢方盛宜持重以挫之好謙以聞世宗怒曰汝安得此言必為人所使言其人

則生不然必死好謙以實對命并晁械于獄張元徽擊周右軍合戰未幾樊愛能何徽引騎兵先遁右軍潰步兵千餘人解甲呼萬歲降于北漢世宗見軍勢危自引親兵犯矢石督戰北漢主知世宗自臨陣褒賞張元徽趣使乘勝進兵元徽前略陳馬倒為周兵所殺元徽北漢之驍將也北軍由是奪氣時南風益盛周兵爭奮北漢兵大敗世宗欲誅樊愛能等以肅軍政猶豫未決乃晝臥帳中張永德侍側世宗以其事訪之對曰愛能等素無大功忝冒節鉞望風先逃死未塞責且陛下欲削平四海苟軍法不立雖有

君鑑卷之十九

熊羆之士百萬之衆安得而用之世宗擲枕於地大呼稱善即收愛能徽及所部軍使以上七十餘人責之曰汝曹皆累朝宿將非不能戰今望風奔遁者無他正欲以朕為奇貨賣與劉崇耳悉斬之初以何徽先守晉州有功欲免之既而以法不可廢遂并誅之而給槨車歸葬自是驕將情卒始知所懼不行姑息之政矣○初宿衛之士累朝相承務求姑息不欲簡閱恐傷人情由是羸老者居多非但驕蹇不用命實不可用每遇大敵不走即降其所以失國亦多由此世宗因高平之戰始知其弊嘗謂侍臣曰凡兵務精

不務多。今以農夫百不能養甲士一。奈何浚民膏澤養此無用之物乎。且健懦不分。衆何所勸。乃命大簡諸軍。精銳者升之上軍。羸弱者斥去之。又以驍勇之士多為藩鎮所蓄。詔募天下壯士。咸詣關以聞。由是士卒精強。近代無比。征戰四方。所向皆捷。選練之力也。宋儒胡寅曰。五代之主。多刻於民而紆於軍。世宗則嚴於軍而寬於民。既得柄制輕重之權。且其言曰。兵務精不務多。奈何浚民膏血養此無用之物。聖人復起。不能易矣。○二年夏四月。謂宰相曰。朕每思致治之方。未得其要。寢食不忘。又自唐晉以來。吳蜀幽

宋史卷一百一十九

三

并皆阻聲教。未能混一。宜命近臣著為君難為臣不易論。及開邊策各一篇。朕將親覽焉。比部郎中王朴獻策欣然納之。○五月。敕天下寺院。非敕額者悉廢之。禁私度僧尼。凡欲出家者。必俟祖父父母伯叔之命。禁僧俗捨身斷手足。煉指掛燈帶鉗之類。今兩京及諸州。每歲造僧帳。有死亡歸俗。皆隨時開落。是歲天下廢寺院三萬餘所。存者二千六百九十餘。僧尼六萬餘人。○六月。親錄囚於內苑。有汝州民馬遇父及弟為吏所冤死。屢經覆按。不能自伸。世宗臨問。始得其實。入以為紳。由是諸長吏無不親察獄訟。○以

張美權點檢三司事。初世宗在澶州。美掌州之金穀。隸三司。世宗或私有所求。美曲為供副。至是以美治財精敏。當時鮮及故。以利權授之。征伐四方。用度不之美之力也。然思其澶州所為。終不以公忠待之。○九月。世宗以縣官久不鑄錢。而民間多銷錢為器皿。及佛像。錢益少。乃敕立監。采銅鑄錢。惟縣官法物。軍器。及寺觀鐘磬。鉦鐸之類。聽留。自餘民間銅器佛像。五十日內悉令輸官。給其直。過期隱匿不輸。五斤以上。其罪死。不及者論刑有差。因謂侍臣曰。卿輩勿以毀佛為疑。夫佛以善道化人。苟志於善。斯奉佛矣。彼

宋史卷一百一十九

四

銅像。豈所謂佛邪。且吾聞佛志在利人。雖頭目猶舍以布施。若朕身可以濟民。亦非所惜也。宋儒司馬光曰。若世宗可謂仁矣。不愛其身而愛民。若世宗可謂明矣。不以無益廢有益。○閏月。世宗與將相食於萬歲殿。因言兩日大寒。朕於宮中食珍膳。深愧無功於民。而坐享天祿。既不能躬耕而食。惟當親冒矢石。為民除害。差可自安耳。○十一月。世宗與侍臣論刑賞。曰。朕必不因怒刑人。因喜賞人。先是大梁城中民侵街衢為舍。通大車者。蓋寡。至是命悉直而廣之。廣者至三十步。又遷墳墓於標外。因曰。近廣京城於存後

擾動誠多怨謗之語。朕自當之。他日終為人利。○十二月。樞密使鄭仁誨卒。世宗臨其喪。近臣奏稱歲道非便。世宗曰。君臣義重。何日時之有。往哭盡哀。○三年。世宗伐唐。至永寧鎮。謂侍臣曰。聞壽州圍解。農民多歸村落。今聞大軍至。必復入城。憐其聚為餓殍。宜先遣使存撫。各令安業。○二月。詔知揚州無備。命韓令坤等將兵襲之。戒以毋得殘民。其李氏陵寢。遣人與李氏人共守護之。唐主以兵屢敗。懼亡。乃遣翰林院學士鍾謨。文理院學士李德明。奉表稱臣。來請平。獻御服湯藥及金器五千兩。繒錦二千匹。犒軍牛五

唐書卷十九

五

百頭。酒二千斛。比至壽州城下。謨德明素辨口。世宗知其欲遊說。盛陳甲兵而見之。曰。爾主自謂唐室苗裔。宜知禮義。異於他國。與朕止隔一水。未嘗遣一介修好。惟泛海通契丹。捨華事夷。禮義安在。且汝欲說我。今罷兵邪。我非六國愚主。豈汝口舌所能移。可歸語汝主。亟來見朕。再拜謝過。則無事矣。不然。朕欲觀金陵城。借府庫以勞軍。○冬十月。世宗謂侍臣曰。近朝徵歛穀帛。多不俟收穫紡績之畢。乃詔三司自今夏稅以六月。秋稅以十月起徵。民間便之。○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審琦。鎮襄州十餘年。入朝。除守太師。遣

還鎮。既行。世宗問宰相卿曹送之乎。對曰。送至城南。審琦深感聖恩。世宗曰。近朝多不以誠信待諸侯。雖有欲効忠節者。其道無由。王者但能毋失其信。何患諸侯不歸心哉。○五年。冬十月。詔左散騎常侍艾穎等三十四人。分行諸州。均定田租。復詔諸州併鄉村。率以百戶為團。團署耆長三人。世宗留心農事。刻木為耕夫蠶婦。置之殿庭。○十二月。唐陳覺使自周還。矯以世宗命。謂唐主曰。聞江南連歲拒命。皆宰相嚴續之謀。當為我斬之。唐主知覺素與續有隙。固未之信。鍾謨請覆之於周。唐主乃因謨復命。上言。久拒王

唐書卷十九

六

師。皆臣愚迷非續之罪。世宗聞之。大驚曰。審如此。則續乃忠臣。朕為天下主。豈教人殺忠臣乎。宋儒胡寅曰。敵國謀臣。我所惡也。蓋有設間用計而去之者矣。或有因而自相疑忌而幸之者矣。未聞稱獎其忠。諭使勿殺。如世宗者。用心如此。天下有不服乎。○六年。二月。淮南饑。世宗命以米貸之。或曰。民貧。恐不能償。曰。民吾子也。安有子倒懸而父不為解哉。安在責其必償也。○樞密使王朴卒。世宗臨其喪。以玉鉞卓地。慟哭數四。不能自止。朴性剛而銳。敏智過人。世宗以是惜之。○六月。唐主遣其子紀公從善與鍾謨俱入

貢。世宗問謨曰：江南亦治兵，修守備乎？對曰：「既臣事大國，不敢復爾。」世宗曰：「不然，曷時則為仇敵？」今日則為一家，吾與汝國大義已定，保無他虞。然人生難期，至于後世，則事不可知。歸語汝主，可及吾時，完城郭，繕甲兵，據守要害，為子孫計。謨歸以告唐主，唐主乃城金陵。凡諸州城之不完者，葺之。戍兵少者，益之。宋儒司馬光曰：或問五代帝王，唐莊宗、周世宗皆稱英武，二主孰賢？光應之曰：「夫天子所以統治萬國，討其不服，撫其微弱，行其號令，壹其法度，明信義以兼愛兆民者也。」莊宗既滅梁，海內震動，湖南馬氏遣子希

君鑒卷十九

七

範入貢。莊宗曰：「比聞馬氏之業終為高郁所奪，今有兒如此，郁豈能奪之哉？」郁馬氏之良佐也。希範兄希聲聞莊宗言，卒矯其父命而殺之。此乃市道商賈之所為，豈帝王之體哉？蓋莊宗善戰者也，故能以弱晉勝強梁，既得之，曾不數年，外內離叛，置身無所，誠由知用兵之術，不知為天下之道故也。世宗以信令御群臣，以正義責諸國，王環以不降受賞，劉仁贍以堅守蒙褒，嚴續以盡忠獲存，蜀兵以反覆就誅，馮道以失節被棄，張美以私恩見疎，江南未服，則親犯石矢，期於必克，既服則愛之如子，推誠盡言，為之遠慮，其

宏規大度，豈得與莊宗同日語哉？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又曰：「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世宗近之矣。○世宗欲相樞密使魏仁浦，議者以仁浦不由科第，不可為相。世宗曰：「自古用文武才略者，為輔佐，豈盡由科第邪？」又嘗問大臣：「可為相者，於兵部尚書、張昭、薦李濤。」世宗愕然曰：「濤輕薄，無大臣體。」朕問相而卿首薦之，何也？對曰：「陛下所責者細行，臣所舉者大節也。昔晉高祖之世，張彥澤虐殺不辜，濤累疏請誅之，以為不殺必為國患。漢隱帝之世，濤亦上疏請解先帝兵權，夫國家安危未形，而能見之，真宰相器也。」

君鑒卷十九

八

臣以是薦之。世宗曰：「卿言甚善，且至公。」然如濤者，終不可置之中書。蓋濤喜恢諧，不修邊幅，與弟幹俱以文學著名，雖甚友愛，而多譁浪，無長幼體。世宗以是薄之。世宗在位七年，享年三十九。

史臣贊曰：世宗在藩，多務韜晦，及即位，破高平之寇，人始服其英武。其御軍號令嚴明，人莫敢犯。攻城對敵，矢石落其左右，人皆失色，而略不動容。應機決策，出人意表。又勤於為治，百司簿籍，過目無所忘。發奸擿伏，聰察如神。閒暇則召儒者讀前史，商榷大義，性不好絲竹珍玩之物。嘗言太祖養成

王峻王殷之惡致君臣之分不終故群臣有過則面質責之服則赦之有功則厚賞之文武參用各盡其能人無不畏其明而懷其惠故能破敵廣地所向無前然用法太嚴羣臣職事小有不舉往往置之極刑雖素有才幹聲名亦無所開宥尋亦悔之末年寢寬登遐之日遠邇哀慕焉

歷代君鑒卷之二十
善可為法

宋

太祖

太祖高皇帝諱匡胤。姓趙氏。涿郡人也。唐天成二年生於洛陽夾馬營。容貌雄偉。器度豁如。識者知其非常人。性孝友節儉。嚴重寡言。獨喜觀書。雖在軍中。手不釋卷。人間有奇書。不吝千金購之。初學騎射。輒出人上。建隆元年春正月。帝受周禪。即皇帝位。○三月。命崔頌教國子。乃聚生徒講學。遣使者賜酒果以寵

異學者。初周世宗命管國子監置學舍。未成而殂。帝即位。詔增葺祠宇。塑繪先聖先師之像。自為贊書于孔顏之座端。令文臣分撰餘贊。屢臨幸焉。嘗謂侍臣曰。朕欲武臣盡令讀書。以知為治之道。於是臣庶始貴文學矣。○秋七月。詔殿前侍衛二司各閱所掌兵。揀其驍勇者升為上軍。而命諸州長吏。選所部內兵送都下。以補禁旅之闕。又選強壯卒。定為兵樣。分送諸道召募教習。俟其精練。即送闕下。由是獷悍之士。皆隸禁籍矣。又懲唐以來藩鎮之弊。分遣禁旅戍守邊城。立更戍法。使往來道路。以習勤苦。均勞佚。自是

將不得專其兵而士卒不至於驕惰○帝嘗召翰林學士竇儀草制至苑門儀見帝岸幘跣足而坐因却立不肯進帝遽索冠帶而後召入儀遂言曰陛下創業垂統宜以禮示天下恐豪傑聞而解體也帝歛容謝之自是對近臣未嘗不冠帶○二年春正月帝謂宰相曰五代以來諸侯跋扈有枉法殺人者朝廷皆置而不問刑部之職徒為虛設且人命至重姑息藩鎮當若是耶自今諸州決大辟訖錄案聞奏委刑部覆視之嘗讀尚書嘆曰堯舜之世四凶之罪止於流放何近代法網之密耶故其後犯大辟非情理深害

君鑒卷二十

二

者多得貸死惟賊吏棄市則未嘗容貸又以夏月暑氣方盛深念縲繫之苦乃詔西京諸州令長吏督掌獄掾五日一檢視洒掃獄戶洗滌桎械貧困不能自存者給飲食病者給藥輕繫小罪即時決遣無得淹滯每歲仲夏必申明是詔以戒官吏焉○三月課民種植每縣定民籍為五等第一種雜木百每等減二十為差桑棗半之男女十歲以上人種韭一畦闊一步長十步今佐以春秋巡視○十月帝賜近臣冬衣有司言累朝故事止賜將相學士諸軍大校帝曰不賜百官甚無謂也文武常參官悉支冬衣自此始○

三年夏四月太常博士聶崇義上三禮圖自唐以來禮文多缺崇義善禮學朝廷凡有大事多從其議周世宗嘗命崇義定郊廟祭玉崇義因取隋開皇中禮官所撰三禮圖重加考正至是上之帝詔太子詹事尹拙集儒學之士參議於是翰林學士竇儀詳閱定為十五卷以聞詔頒行焉且圖于國子監講堂之壁○帝擢用臣下多自宸衷內外臣僚有公清才幹文學政事為時所推者不以官職高下別置簿書錄其姓名每遇華要任使即於簿中選擇故下僚中有一行可觀一才可勝者皆蒙聖知不次擢用是時李頌自

君鑒卷二十

三

華州司戶參軍擢為左贊善大夫郭思齊自延州錄事參軍為太子中允石雄自河陽判官而為左補闕劉堪自萊蕪縣令而為左拾遺當時州縣無滯才朝廷稱得人者皆帝聰明知人任使之所致也呂夷簡曰舜能自舉十六相高宗能自舉傳說唐太宗能自舉魏徵憲宗能自舉裴度周世宗能自舉楊朴此六君功業獨盛名流無窮無他術也能自舉賢而用之也夫欲得英雄之心瑰奇之士必在人君天資特達非次擢用若必待輔臣薦舉左右論列其間有孤寒寡援正直自守無財勢以自結羞諂附以自進者則

終身沉困於下僚。雖有忠誠報國之心。經緯致君之道。何由得達乎。英主拔太祖雄才大略長轡遠馭。籠絡英傑。網羅賢秀。求幹濟之才。不以資次為限。知人則哲。斷自宸衷。拔擢皆自於聖君。恩澤不歸於私第。故人荷帝力。捐軀盡節。以報君此誠得駕馭之至術也。○乾德元年夏四月。置義倉於州縣。詔曰。多事之後。義倉廢寢。歲或小歉。失於豫備。宜令諸州於所屬縣。各置義倉。自今官所收二稅石。別稅一斗貯之。以備凶歉給貸。○始帝受禪。詔有司精考古式。作為嘉量。以頒天下。其後定西蜀平嶺南。復江表。泉浙納土。

君鑑卷二十

四

并汾歸命。凡四方斗斛不中法式者。皆去之。嘉量之器。悉復升平之制焉。先是守藏吏受天下歲輸金帛。而太府權衡舊式失準。吏得因之。以為姦故。諸道主吏多坐逋負而破產者甚眾。至是新制既定。姦弊無所措。中外以為大便。○二年春正月。詔縣令簿尉非公事。毋至村落。令錄簿尉諸職官有老耄為疾者。舉劾之。○夏大旱。詔諸州長吏視民田旱甚者。即蠲其租不俟報。○自隋以黔中地置辰州。唐分為錦溪巫叙四郡。唐末蠻酋分據之。各保險阻。以自固。時出寇鈔。宋既平湖南。思得通蠻情。習地勢。沉勇智謀者以

鎮撫之。辰州蠻人秦再雄。武健有奇略。蠻黨畏服。帝召至汴。察其可任。擢為辰州刺史。使自辟吏。予以租賦。再雄感恩。誓以死報。至州日。誅土兵得三千人。皆能破甲渡水。歷山飛。輕捷如猿猴。又選親校二十人。分使諸蠻。以傳朝廷懷徠之意。莫不從風而靡。各得降表以聞。自是荆湘無復邊患。○冬暮。京師大雪。帝設氍毹於講武殿。衣紫衣貂裘。帽以視事。忽謂左右曰。我被服如此。尚覺寒。念西征將帥。衝冒霜霰。何以堪處。即解裘帽遣中黃門馳驛齎賜王全斌。仍諭旨諸將。全斌拜賜感泣。故所向有功。○命判太常寺和

君鑑卷二十

五

覲定雅樂。帝以雅樂聲高。近於哀思。不合中和。詔覲改定。覲以王朴律準較洛陽司天臺影表石尺製律呂。樂始和暢焉。○三年。帝遣右拾遺孫逢吉至成都。收偽蜀圖書法物。逢吉還。所上法物皆不中度。悉命焚毀。圖書付史館。孟昶服用奢僭。至於溺器亦裝以七寶。帝命碎之。曰。以此奉身。不亡何待。○帝躬履儉約。衣幹濯之衣。乘輿服用皆尚質素。寢殿設青布緣葦簾。宮闈市幕無文采之飾。嘗出麻屨布裳。賜左右曰。此我舊所服用也。開封尹光義因侍宴禁中。從容言陛下服用太草草。帝正色曰。爾不記居夾馬營中

時耶○皇第三女永慶公主嘗衣貼繡鋪翠襦入宮中帝見之謂主曰汝當以此與我自今勿復為此飾主笑曰此所用翠羽幾何帝曰不然主家服此宮闈戚里必相效京城翠羽價高小民逐利展轉販易傷生寢廣實汝之由汝生長富貴當念惜福豈可造此惡業之端主慚謝主因侍坐與皇后同言曰官家作天子日久豈不能用黃金裝肩輿乘以出入帝笑曰我以四海之富宮殿悉以金銀為飾力亦可辦但念我為天下守財耳豈可妄用古稱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苟以自奉養為意使天下之人何仰

卷六

六

我○四年春正月以孔宜為曲阜主簿奉孔子祀宜孔子四十四代孫而文宣公仁玉之子也五季以來襲封廢絕至是命宜主祀事○帝因論及民事謂宰相趙普等曰下愚之民雖不分菽麥如藩侯不為撫養務行苛虐朕斷不容之普對曰陛下愛民如此乃堯舜之用心也○五年帝御長春殿謂宰相曰自古為君鮮能正躬朕觀唐太宗受人諫疏常自引咎而不為恥其能受諫也如此然朕所見不若自不為非使無可諫之為愈也○帝自聞蜀兵亂凡使者至各令陳王全斌等不法事遂盡得其狀乃皆徵還以其

初立功不欲屬吏但令中書問狀全斌等具伏黜殺降之罪命責授全斌崇義節度留後崔彥進昭化節度留後王仁贍為右衛大將軍以劉光義劉廷讓廉謹並進爵秩復呂餘慶參知政事曹彬自蜀還橐中准圖書衣裳又能戢下秋毫無犯帝深嘉之以為宣徽南院使彬辭曰征西將士俱得罪臣何敢獨受賞帝曰卿有茂功又不矜伐勸懲國之常典又何辭焉○開寶元年正月大內營繕皆畢賜諸門名帝坐正殿令洞開諸門皆端直軒豁無有壅蔽因謂左右曰此如我心少有邪曲人皆見之矣呂中曰天下之

卷七

七

事皆經綸於人主之一心人主之心正則天下之事無一不出於正人主之心不正則天下之事無一得由於正是以人主以眇然之身居深宮之中其心之邪正若不可窺而其著見於外者常若手指目視而不可掩也此堯舜禹相授所以有惟精惟一之戒以太祖立國之初規模廣大如漢高帝謀慮深遠如漢光武而正心符印密契三聖之傳於數千載之上朱熹曰太祖不為言語文字之學而方寸之地正大光明直與堯舜之心合信哉斯言○十一月帝入太廟見所陳籩豆簠簋問曰此何等物也左右以禮器對

帝曰。吾祖宗寧識此。亟命撤去。進常膳如平生。既而曰。古禮亦不可廢也。復命設之。於是判太常寺和峴言。按唐天寶中。享太廟。禮料外。每室加常食一牙盤。五代以來。遂廢其禮。今請如唐故事。詔自今親享太廟。別設牙盤食。櫛給時享皆同之。○三年三月。徵虜士王昭素為國子博士致仕。昭素少篤學。有至行。帝聞其名。召見便殿。年已七十餘。帝令講乾卦至九五。飛龍在天。則欽容曰。此又正當陛下今日之事。引援證據。因示諷諫。微旨。帝甚悅。即訪以民事。昭素所言誠實無隱。帝益嘉之。又問治世養身之術。昭素曰。治

唐書卷一百一

八

世莫若愛民。養身莫若寡欲。帝愛其語。書于屏几。○五年正月。禁民鑄錢。為佛像。浮屠及人物之無用者。帝慮愚民多毀農器。以徼福。故禁之。○五月。詔罷嶺南道媚川都卒。為靜江軍。仍禁民不得以采珠為業。先是。劉鋹於海門鎮募兵。能采珠者二千人。號媚川都。歲溺死者甚眾。於是潘美等言。采珠危苦之狀。詔罷之。○河大決。澶州濮陽縣命。潁州團練使曹翰往塞之。翰辭於便殿。帝謂曰。霖雨不止。又聞河決。朕信宿以來。焚香上禱于天。若天灾流行。願在朕躬。勿施于民。翰頓首拜曰。昔宋景公訪佚耳。一發善言。灾星

為之退舍。今陛下憂及兆民。懇禱如是。固宜上感天心。此必不能為灾也。翌日。帝謂宰相曰。霖雨不止。朕日夜焦勞。罔知所措。得非時政有闕。使之然耶。又曰。朕又思之。恐掖庭幽閉者眾。昨徧籍後宮。凡三百八十餘人。因告諭。願歸其家者。具以情言。得百五十餘人。悉厚賜遣之矣。普等皆稱萬歲。○六年。詔朝臣有將命遠方。死王事者。得錄其子。○七年。閏十月。監脩國史薛居正等上新脩五代史百五十卷。帝謂宰相曰。朕觀新史。見梁太祖暴亂。醜穢之跡。乃至如此。宜其旋被賊虐也。○帝性寬仁。多恕。一日尚食供膳。有

唐書卷一百一

九

蝨緣食器旁。謂左右曰。勿令掌膳者知。○八年九月。帝狩于近郊。逐兔馬蹶墜地。因引佩刀刺馬殺之。既而悔曰。吾為天下主。輕事田獵。又何罪焉哉。自是不復獵。○十二月。江南捷書至。群臣皆稱賀。帝泣謂左右曰。宇縣分割。民受其禍。思布聲教。以撫養之。攻城之際。必有橫羅鋒刃者。此實可哀也。即詔出米十萬石賑城中飢民。○九年二月。吳越王錢俶來朝。自宰相已下咸請留俶。而取其地。帝不聽。遣俶歸國。及辭。取群臣留俶章疏數十軸。封識遺俶。戒以途中密觀。俶屆途。啓視皆留已不遣之章也。俶自是感懼。江南

平遂乞納土。帝在位十七年。享年五十。

史臣贊曰。五季亂極。宋太祖起介冑之中。踐九五之位。原其得國。視晉漢周亦豈甚相絕哉。及其發號施令。名藩大將。俯首聽命。四方列國。次第削平。此非人力所易致也。建隆以來。釋藩鎮兵權。繩賊吏重法。以塞濁亂之源。州郡司牧。下至令錄幕職。躬自引對。務農興學。慎罰薄賦。與世休息。迄於丕平。治定功成。制禮作樂。在位十有七年之間。而三百餘載之基傳之子孫。世有典則。遂使三代而降。考論聲明文物之治。道德仁義之風。宋於漢唐蓋無讓焉。烏虜創業垂統之君。規模若是。亦可謂遠也已矣。

宋史卷二十一

十

歷代君鑒卷之二十

歷代君鑒卷之二十一

善可為法

宋

太宗

太宗皇帝諱炅。初名匡乂。改賜光義。即位之二年。改今諱。宣祖第三子也。帝幼不群。與他兒戲。皆畏服。及長。隆準龍顏。望之知為大人。儼如也。性嗜學。宣祖總兵淮南。破州縣。財物悉不取。第求古書。遺帝。恒飭勵之。帝由是工文業。多藝能。開寶九年冬十月。即位。大赦天下。○太平興國三年七月。以孔宜襲封文宣公。

宋史卷二十一

一

帝召宜問以孔子世嗣。遂命襲封。宜因言歷代以聖人之後。不預庸調。周顯德中。均田。遂抑本家為編戶。至今不免。詔復其家。○十二月。有司請射備冬狩之禮。帝從之。因謂左右曰。老子云。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夏書曰。外作禽荒。為人上者。不得不戒。歷觀前代。多惑於此。而致喪敗。朕今順時蒐狩。為民除害。非敢以為樂也。○又嘗畋近郊。因以閱武。賜禁軍校及衛士襦袴。時禁盜獵。有衛士獲麋。違令當死。帝曰。我若殺之。後世必謂我重獸而輕人命。釋之。他日謂侍臣曰。朕每念古人禽荒之戒。自今除有司順時行禮之

外更不於近甸遊獵。五坊鷹犬悉解放之。庶表好生之意。遂詔天下勿復以鷹犬來獻。○上謂近臣曰。朕每讀老子至佳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未嘗不三復以為規戒。王者雖以武功克定。終須用文德致治。朕每退朝不廢觀書。意欲酌前世成敗而行之。以盡損益也。○詔史館所脩太平總類。自今日進三卷。朕當親覽。宋琪等言。窮歲短晷。日閱三卷。恐聖躬疲倦。帝曰。朕性喜書。開書有益。不為勞也。此書千卷。朕欲一年讀遍。因思學者讀萬卷書。亦不為難耳。尋改總類名曰太平御覽。又嘗於禁中建清心殿。

君鑒卷十一

二

收藏圖籍以資游覽。每召邢昺張奭等更迭講說質問疑義。久而方罷。帝之篤好學問。蓋出於天性云。○樞密使王顯等嘗侍宴。數視帝袴。帝怪而問之。顯等曰。陛下所衣袴文縷俱倒。帝笑曰。朕未嘗御新衣。蓋澣濯頻所致耳。帝因言此。雖偏下已甚。蓋念機杼勞苦。欲示敦朴為天下先也。○嘗令左藏庫籍所掌金銀器皿之屬悉毀之。有司言中有製作精巧者。欲留以備進御。帝曰。將焉用此。汝以奇巧為貴。我以慈儉為寶。卒皆毀之。左正言直史館謝泌賀曰。聖意如是。天下大幸。帝性節儉。退朝嘗著華陽巾。布褐紬絛。內

服惟絕絹。乘輿給用之物。無所增益焉。○雍熙元年春正月。命左領衛將軍蘇誨等六人往諸州督脩河之役。澶州言民訴水旱二十畝。以求蠲稅者。所傷不多。請勿受其訴。帝曰。若此貧民田少者。恩常不及矣。災沴蠲稅。政為困窮。豈以多少為限耶。猶慮諸道不曉此意。乃詔自今民訴水旱。勿擇田之多少。悉與檢視。○帝謂侍臣曰。朕讀晉史。見武帝平吳之後。溺於內寵。後宮所蓄。追數千人。深為煩費。殊失帝王之道。朕常以此為深戒。今宮中職掌。至於簾使。不過三百人。朕猶以為多也。○雍丘縣尉武程上疏。頌戒後宮。

君鑒卷十一

三

嬪嬙。帝謂宰相曰。程疏遠小臣。不知宮闈中事。內庭給使。不過三百人。皆有掌執。不可去者。卿等固合知之。朕以濟世為心。視妻妾如脫屣耳。恨未能離世絕俗。追蹤羨門王喬。必不學秦皇漢武。作離宮別館。取良家子以充其中。貽萬代譏議。李昉曰。陛下躬履純儉。中外所知。臣等家人。皆預中參。備見宮闈簡約之事。程微賤。輒陳狂瞽。宜加黜削。以懲妄言。帝曰。朕曷嘗以言罪人。但念程不知耳。○乾元文明二殿災。下詔求直言。因謂宰相曰。朕訪求讜直。以規己失。昔禹拜昌言。世稱其明。今之諫者。苟能切中時病。朕豈惜

夏禹之拜乎。且為君之道要在廣聞外事。分別善惡。朕御天下。兢兢業業。行將十年。每念封疆萬里。深居九重。人情未能盡達。若全不采聽。則官吏能否。生民利病。何從而知。時草澤有上書言時政者。引對其詞。狂悖。帝不之罪。慰諭而遣之。翌日謂宰相曰。前代帝王多以尊極自居。凜然顏色。左右無敢輒進一言。朕每與卿等款曲。商榷時事。蓋欲通上下之情。無有所隱。卿等直道而行。杜絕請託。勿以眾口鑠金為慮。比來中外議朝廷政理為何如。宋琪曰。陛下勞心致治。遠邇無間言。帝曰。雖妄言如昨。草澤上書者。朕亦未

。君鑒卷二十一

四

嘗加譴。琪曰。狂瞽之人。當置嚴辟。但芻蕘不棄。以開言路上聖之德也。他日帝謂戶部使李惟清曰。朕讀漢書賈誼傳。夜分不知其倦。誼當漢文時。天下治平。指論時事。尤為激切。至云長太息。堪慟哭者。蓋欲感動人主。不避觸鱗。真忠臣明國體者也。今廷臣有似此人者否。惟清曰。陛下登位以來。親選貢士。所謂俊彥盈庭者矣。若言事必理。少賜獎擢。苟不開忌諱。亦望含容。即賈誼之流。自然復出。○左正言謝泌數奏章論時政得失。帝嘉其忠。蓋擢左司諫。賜金紫并錢三十萬。泌一日得對便殿。帝復面加賞激。泌對曰。陛

下從諫如流。故臣得以竭誠。昔唐末有孟昭圖者。朝上諫疏。暮不知所存。前代如此。安得不亂。帝動容久之。一日寇準奏事。切直。帝怒而起。準攀帝衣。請復坐。事決乃退。帝嘉嘆曰。此真宰相也。又語左右曰。朕得寇準。猶唐太宗之得魏鄭公也。○帝遣使諸路。察獄。因謂侍臣曰。刑辟之際。君子之所盡心。稍有冤枉。必傷和氣。且齊女負冤。夫為枯旱。燕臣無罪。六月飛霜。自昔水旱作沴。未有不由於此。居官牧民。尤當戒之。後嘗錄京城諸司繫囚多所原減。決事遂至日昃。近臣或諫以勞苦過甚。帝曰。不然。儻患及無告。使獄訟

。君鑒卷二十一

五

平允。不致枉撓。朕意深以為適。何勞之有。○九月。帝謂宰相曰。昔楚文王得茹黃之狗。苑路之殢。敗於雲夢。三月不返。保申諫之。王引席伏地。申束箭五十。跪加王背者再。申遂出。請死。王召而謝之。殺狗折殢。務治國事。并國三十九。朕觀書至此。未嘗不嗟賞數四。自古君臣非道合。何以及此。若君不信。用雖有直臣。亦無以行其道。宋琪曰。此事數百年來。人君亦罕有知者。非陛下博覽。安能得此。監戒然。臣聞知之。非艱行之。惟艱。願陛下勉之。帝深然其言。○又曰。朕每日所為。有常度。晨已間。視事罷。即看書。深夜乃寢。五鼓

而起。盛暑永晝未嘗計。至於飲食亦不過差行之已
久。甚覺得力。凡人飲食飽無不昏濁。儻四支無所運
用。更復就枕。血脈凝滯。諸疾自生。欲其清爽得乎。
帝孜孜為治。每旦御長春殿受朝。聽政畢。即御崇政
殿決事。比至日中。尚未御食。金部員外郎謝泌上言。
請自今。前殿聽政畢。且進食。然後御便殿決事。帝不
答。既而謂宰相曰。文王自朝至于日中。吳不遑暇食。
此自有故事。又嘗曰。寸陰可惜。苟終日為善。百年之
內。亦無幾耳。可不勉乎。○二年春正月。帝謂宰相曰。
朕覽史書。見晉高祖求援于契丹。遂行父事之禮。仍

君鑒卷三十一 六

割地以奉之。使數百萬黎庶陷于戎狄。馮道趙瑩位
居宰輔。皆遣令持禮屈辱之甚也。戎狄貪婪。啗之以
利。可耳。割地甚非良策。朕每思之。不覺嘆惋。他日又
曰。近代以來。政理墮紊。無如晉漢兩朝。百姓未納王
租。先遭率斂。縣中官吏。歲有年常之求。鎮將人貳時
為乞索之局。鄉胥里長。吏迭往來。嗷嗷然民何所告
訴。欲望天道順和。其可得乎。近年以來。頗革此弊。臣
僚守法。兆民舒泰。雖未能還淳返朴。亦可謂之小康
矣。每念百姓寒耕熱耘。營求衣食。國家若非贍養軍
旅。兩稅亦不忍催督。而况非理誅剝乎。宋琪等對曰。

陛下恤民求理。取鑒晉漢。天下幸甚。○冬十月。帝謂
李昉等曰。中書樞密。朝廷政令所出。治亂根本。繫焉
且天下廣大。卿等與朕共理。當各竭公忠。以副任用。
人誰無姻故之情。苟才不足。稱才若遺之財帛耳。朕
亦有舊人。若果無取。未嘗假以名器也。卿等其戒之。
○帝尤重內外制之任。每命一詞臣。必咨訪求才實。
無美者。先召與語。觀其器識。然後授之。嘗謂左右曰。
詞臣之選。古今所重。朕早聞人言。朝廷命一知制誥。
六姻相賀。以為一佛出世。豈容易哉。○端拱元年春
正月。帝於東郊親饗先農。以後稷配。遂耕籍田。始三

君鑒卷三十一 七

推有司言禮畢。帝曰。朕志在勸農。恨不能終千畝。豈
止以三推為限。耕數十步。侍臣固請乃止。還御乾元
門。大赦改元。民年七十以上。有德行為鄉里所宗者。
賜爵一級。後又嘗召京城高年三百一十八人。臨問
賜帛。百歲者加賜銀帶。其日雨雪大寒。再遣中使巡
京城閭巷。賜孤老貧窮人十錢。米三斗。炭十五斤。○
二月。帝手詔戒陳王元僖等曰。汝等生於富貴。長自
深宮。民庶艱難。人之善惡。皆恐未曉。略說其本。豈盡
余懷。夫帝子親王。先須克己。勵情聽卑。納諫。每著一
衣。則憫蠶婦。每餐一食。則念耕夫。至於聽斷之間。勿

先恣其喜怒。朕每親臨庶政。豈敢憚於焦勞。禮接群臣。無非求於啓沃。汝等勿鄙人短。勿恃已長。乃可永守富貴而終吉。先賢有言曰。達吾者是吾師。順吾者是吾賊。此不可以不察也。時元僖為開封尹。御史中丞嘗劾奏之。元僖不平。訴于帝曰。臣天子兒。以犯中丞故被鞫。願賜寬宥。帝曰。此朝廷儀制。孰敢違之。朕若有過。臣下尚加糾擿。汝為開封尹。可不奉法耶。論罰如式。○八月。帝幸國子監。謁文宣王。禮畢。命博士李覺講易之泰卦。從臣皆列坐。覺乃述天地感通。君臣相應之旨。上甚悅。特賜帛百疋。翌日謂宰相曰。昨

君鑑卷十一

八

聽覺所講文義深奧。足為鑒戒。當與卿等共遵之。○十一月。錢俶夫人余氏獻女樂十人。帝不納。厚賜遣還。○二年。自三月不雨。至於五月。帝親錄京城諸司繫獄囚。多所原減。即命起居舍人宋惟幹等分詣諸道。按決刑獄。是夕大雨。帝因謂近臣曰。為君當如此勤政。即能感召和氣。如後唐莊宗不恤國事。惟務畋遊。動經旬浹。犬傷苗稼。及還。乃降詔赦蠲放租稅。此甚不君也。樞密副使張宏曰。莊宗不獨如此。尤感音樂縱酒自恣。樂籍之中。獲與郡者數人。帝曰。凡人君以節儉為宗。仁恕為念。朕在南府時。於音律粗亦經

心。今昨朝會。未嘗張樂。晨夕下藥。常以鹽湯代酒。常服澣濯之衣。而鷹犬之娛。素所不好。○淳化三年。五月。帝以天災流行。人多疫死。命太醫署擇良醫十人。分於京城要害處。聽都人之言。病者給以藥。與疾而至者。即與診視。賜錢五十萬。為市藥之直。中黃門一人往來按行之。○六月。分遣使臣於京城四門置場。增價以糴。令有司虛近倉以貯之。命曰常平。以常糴官領之。俟歲飢。即減價糴與貧民。遂為永制。○四年。七月。翰林學士蘇易簡直禁中。以水試歌器。小黃門密奏焉。帝召問之。易簡曰。江南徐遊所造者。即取至

君鑑卷十一

九

使殿帝親試之。嗟賞再三。易簡進曰。臣聞日中則昃。月滿則虧。器盈則覆。物盛則衰。願陛下持盈守成。慎終如始。帝納之。○十月。京畿民年暉擊登聞鼓。訴家奴失假豚。詔令賜千錢償其直。因語宰相曰。似此細事。悉訴於朕。亦為聽決。大可笑也。然推此心以臨天下。可以無冤民矣。○以尚書左丞李至禮部侍郎李沆並兼太子賓客。見太子如師傅之儀。太子見必先拜。動皆咨詢。至等上表懇讓。帝不許。至等入謝。帝謂之曰。朕以太子仁孝賢明。尤所鍾愛。今立為儲貳。以固國本。當賴正人輔之。以道卿等可盡心調護。若動

皆由禮則宜贊成事或未當必須力言勿因循而從順也。至於詩書禮樂之道可以裨益太子者皆卿等素習不假朕多訓耳。帝在位二十二年。年五十九。

史臣贊曰：帝沉謀英斷，慨然有削平天下之志。既即大位，陳洪進錢，倣相繼納土，未幾取太原，伐契丹，繼有交州、西夏之役，干戈不息，天災方行，俘馘日至，而民不知兵。水旱螟蝗，殆徧天下，而民不思亂。其故何也？帝以慈儉為實，厭澣濯之衣，毀奇巧之器，却女樂之獻，悟政遊之非，絕遠物，抑符瑞，閑農事，考治功，講學以求多聞，不罪狂悖，以勸諫士。

君鑒卷十一

十

哀矜惻怛，動以自勵，日晏忘食。至於欲自焚以答天譴，欲盡除天下之賦以紓民力，卒有五兵不試，禾稼荐登之效。是以青齊耆耄之叟，願率子弟治道，請登禪者接踵而至。君子曰：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帝之謂乎？故帝之功德炳煥，史牒號稱賢君。若夫太祖之崩，不踰年而改元，涪陵縣公之貶死，武功王之自殺，宋后之不成喪，則後世不能無議焉。

歷代君鑒卷之二十一

歷代君鑒卷之二十二
善可為法

宋

真宗

真宗皇帝諱恒，太宗第三子也。初封韓王，進封壽王，至道元年立為皇太子。三年三月，太宗崩，即皇帝位。○五月，帝謂輔臣曰：「宮中嬪御頗多，幽閉可憫，朕已令擇給事歲深者放之。」呂端等曰：「陛下即位之初，首行此令，實哲王之懿範也。」又曰：「諸州多以珍禽異獸祥瑞之物來獻，此甚無益。在朕薄德，非所敢當，但令稼穡豐稔，且得賢臣，乃為祥瑞也。自今其令天下勿復獻珍禽奇獸及諸祥瑞。時有建議，請增損舊政者，帝曰：「先帝賜名之日，撫朕背曰：『名此欲我兒有恒德。』久於其道也。固極之訓，朕何敢忘。」因涕泣沾衣。左右無不感咽。○咸平元年正月，召國子博士崔頤正於後苑講尚書大禹謨。帝謂輔臣曰：「頤正講誦甚精，卿等更於班行中選經明行修之士一二人，具以聞。」自是日，令頤正赴御書院，待對講尚書十卷。○帝自即位，每旦御前殿，中書樞密院三司開封府審刑院及請對官以次奏事。至辰後，還宮進食。少時，復出御後殿。

君鑒卷十二

視諸司事。或閱軍士校試武藝。日中而罷。夜則召儒臣詢問得失。或至夜分還宮。其後率以為常。○二月。彗出營室北。帝問宰相曰。何祥也。呂端等言。變在齊魯之分。帝曰。朕以天下為憂。何止一方邪。又曰。朕臨御以來。未嘗佚豫。今星文變異。何也。乃詔在位極言得失。自今不御正殿。減常膳。○夏四月。帝謂宰相曰。諸路逋欠。先朝每有赦宥。皆全蠲放。而有司不認朝旨。尚更理納。頗聞細民愁嘆。甚無謂。於是遣使乘傳與諸路轉運使。州軍長吏。按百姓逋欠文籍。悉除之。凡除逋欠二千餘萬。釋繫囚三千餘人。○八月。帝謂

君鑒卷三十一

二

侍臣曰。法官舞文不平。為害斯大。詳熟格式者。甚眾。但徇公守正者罕耳。卿等嚴其選。又曰。朕近覽群臣章奏。有自陳績効者。多以過行鞭扑為能。且吏道貴不嚴而治。不肅而成。豈可以苛虐為功。此等使之臨民。徒傷和氣耳。又曰。群臣中有謗言達於朕聽者。詢之於眾。似得其實。然人誰無過。但能脩省遷革。斯為善矣。朕固不以一眚廢終身之用也。又曰。國家所謹。儉約為先。節用愛人。則民俗自化矣。○二年五月。帝謂宰相曰。近覽上封所達。頗言風俗侈靡。有傷純儉。公卿士庶。服用踰制。至有鎔金飾衣。或以珠翠者。詢

君鑒卷三十一

三

之。曰。費金數甚多。且金至寶也。使之為泥。誠亦可惜。於是詔有司。禁臣庶泥金鋪金之飾。違者坐其家長。○三年。高班內品裴愈。嘗因事至交州。言龍花藥難得之物。宜充貢。於是交州採以為獻。帝怒曰。朕懷撫遠俗。何有所求。即下御史臺劾問黠隸崖州。仍絕其貢。○六月。置翰林侍讀學士。擇老儒舊德以充其選。班秩次翰林學士。祿賜如之。設直廬於秘閣。侍讀更直。侍講長上。日給尚食珍膳。夜則迭宿。今日具當宿官名於內東門。進入。自是多召對。詢訪或至終夕焉。○帝嘗與宰相論邊事。因言漢武伐大宛。萬里征討。求名馬。遂致中國內竭。生民疲弊。始皇亦英主。所作制度。無改易而不能守之。以道享國。不永。皆可以為鑒戒。又嘗謂李宗諤曰。聞卿至孝。宗族雍睦。朕守祖宗基業。亦如卿等保守門戶也。○四年冬十月。帝語近臣曰。近者慶州地震。昨司天奏。熒惑犯輿鬼。秦分野。當有災。宜戒邊。將以靜鎮之。且天垂象示戒。惟慮不知。今既知之。可不恐懼修省。知樞密院王繼英曰。妖不勝德。帝曰。朕何德可恃。同知樞密院陳堯叟曰。天文謫見。實欲昭示時君。楚莊王懼無災。變恐其獲罪于天。弗庸自警。爾。今陛下克己愛民。常慮一物

失所。河防十餘溢而不決。歲復大稔。此聖德格天所致也。帝曰。天不欲困生靈。爾豈朕德能感之。自此益須防戒。如荆湖比年艱食。災沴滋甚。尤可卹也。○五年三月。帝幸龍門。觀巖崖石佛。經會昌殿。皆已摧壞。左右曰。非官為葺治。不能成此勝跡。帝曰。軍國用度。不欲奉外教。恐勞費滋甚。○代州進士善擊劍。詣闕。帝曰。若獎用之。民悉好劍矣。遣還。○九月。召終南山隱士种放為左司諫。直昭文館。咸平初。放母卒。帝詔賜以粟帛。緡錢。四年。張齊賢言。放隱居三十年。孝行純至。可勵風俗。簡朴退靜。無謝古人。帝遣召之。放不

君鑒卷三十二

四

起。齊賢復以為言。下詔褒美。遣使召之。放辭不允。乃詣京師。至是。對於崇政殿。賜坐。與語。詢及民政邊事。放對曰。明王之治。愛民而已。惟徐而化之。餘皆不對。即日授左司諫。直昭文館。放固辭不許。賜緡衣。銀魚。犀帶。象簡。昭慶坊第宅一區。加帷帳什物。銀器五百兩。錢三十萬。御制五言詩寵之。時召對焉。明年。固請還山。許之。遷起居舍人。命館閣官宴錢於瓊林苑。帝賜詩三章。放既還。又遣使撫問。圖其林泉居處。趣令入覲。○六年。秦國長公土以人有所逋欠。納其女為質。帝聞之。還其父母。又嘗為其子六院使王世隆求

近京刺史。帝曰。牧守親民之官。繫朝廷公議。不許。壽春縣主上言。夫兄侯紹卿掌芻糗。被劾。勾釋其罪。帝曰。損壞官物。自有常刑。不可免也。魯國長公主上言。乞授翰林監官趙自化尚食。使兼監官院事。帝謂樞密使王繼英等曰。雍王元份亦嘗以自化藥餌有功。請除遙郡刺史。諭以監官領郡。非朝廷典制。不可行也。況自化今為本院使。居監官之首。安可更有請求。宜召至樞密院戒督之。○右諫議大夫史館修撰田錫。臨終。自作遺表。勸帝以慈儉守位。以清淨化人。居安思危。居理思亂。帝覽之。惻然。帝嘗見錫。色必喜。目

君鑒卷三十二

五

之曰。此吾之汲黯也。至是。謂宰相李沆曰。田錫直臣也。天何奪之速乎。嬰疾以來。朕日遣太醫診療。卒不能起。盡心匪懈。始終如一。若此諫官。誠不易得。朝廷小有闕失。方在思慮。錫之章奏已至矣。不顧其身。惟國家是憂。孰肯如此。朕每覽其章。必特召與語。以獎激之。於是優詔贈工部侍郎。賻贈加等。以其子將作監主簿慶遠慶餘並為大理評事。給俸終喪。命有司錄其事。布告天下。其後錫妻亡。亦詔二子不絕廩。給。○帝親閱逋負名籍。釋繫囚四千一百六人。蠲物八萬三千。於是將肆赦。改元。或謂蠲放逋債。減除率銀。

其數頗多。三司必以恩澤太濫虧損國計為言。帝曰：「非理害民之事，朝廷決不可行。各於出納固有司職也。要當使斯人實受上賜，時日加午，雷或暴震，司天言主國家發號布德，未及黎庶。」帝謂輔臣曰：「豈所議赦書小惠，未遍上天，以雷警朕邪？」今河北關西戍兵未息，民甚勞苦，而三司轉運使賦歛益繁，卿等宜悉取民弊著為條目，大者隨事減省，小者即為蠲免。又諸道罪人為惡情重，頃令并其家屬赴闕，棄棄資產，流離道路，斯可憐憫。自今止送正身，臣僚負私過情，輕終身為累者，委刑部特與洗滌。其他卿等皆盡心。」

君鑒卷二十二

六

講求之。○景德元年正月丙申夜，京師地震。癸卯復震。乙巳夜復震。屋宇皆動，有聲移時而止。帝謂宰相李沆曰：「坤道貴於安靜，京師大眾所聚，而震動若此，皆朕聽覽不明所致。夙夜內省，中外之政，敢不盡心。但慮命令之出，或有枉撓，沆頓首引咎。」帝曰：「朝廷命令尤宜謹重，每出一令，與人不免謗議，或稍抑之，又塞言路。」沆曰：「人之多言，固可畏也。」○三月，萬安皇太后疾未愈，帝親調藥餌。每對近臣憂形於色，或稍加言，必流涕，以重賞購民間善醫者。太后崩，群臣請聽政，三表不允。繼上五表，言西北用兵機務不可暫曠。

帝不得已從之。始於崇政殿西廊，縗服慟哭，見群臣。○二年正月，樞密院議補禁軍列校。王繼英奏曰：「藩邸給事之人，尚在外職者，皆聚議騰謗，謂臣家殺不言於上，致其留滯。」帝曰：「此等不自省循苟求僥倖，借如因緣際會，儻加陞擢，必須有名方塞輿議。」先帝時有一散從官李繼榮，在藩日嘗預給使，後十餘年但隸名尚食局，嘗隨流輩預選。先帝見而詢之，乃知繼榮也。止遷隊長，歲餘擢為小校。國家爵位宜容兵授也。○三年八月，帝謂王旦等曰：「凡裁處機務要當知其本末，朕每與群臣議事，但務役長，雖言不盡理，亦優容之，所冀盡其情也。若果決行事，豈足為難？」周世宗固英，然用刑峻急，誅殺過當，事祚不永，豈不由此乎？」帝謂輔臣曰：「前代內臣恃恩恣橫，蠹政害物，朕常深以為戒。至於班秩賜與，不使過分，有罪未嘗矜貸。此輩當亦畏懼。」王旦等曰：「前代事迹昭然，是為龜鑑。」陛下言及此，社稷之福也。時內侍史崇貴嘗使嘉州還，上言有知縣王姓者貪濁，有佐官名昭度者廉幹，乞擢為知縣。帝曰：「內臣將命，能善惡固亦可獎，然以其密侍局禁便爾賞罰，外人未為厭服。」當須轉運使審察之。涇原都鈐轄王泰翰請令本路入內高

君鑒卷二十二

七

子 121-99

班王克讓赴鎮我軍同泚兵事。帝曰：「承受止當奏事，若預聞兵政非所宜也。」罷其奏。尋有詔緣邊承受使臣無得受部署鈐轄差領軍馬以圖功賞。後又詔內臣將命于外，干預州縣公事及所在官吏不即以聞，並寘于罪。凡內臣出使皆責知委狀，敢妄奏他事者當伏軍令。祖宗舊制也。又詔如聞入內侍省遣親事卒於京城采察公事因緣搔擾並止絕之。○五月，帝出御筆所記事示輔臣曰：「宮禁之內人數非多，然幽閉可念。昨令擇一百二十人厚資遣之，此亦節用之一端也。」朕方敦尚清節以治天下，符大中之訓焉。

君鑒卷十二

八

○大中祥符二年五月，帝謂輔臣曰：「今四方無事，累歲豐稔，若所在得人，則何患俗不康阜哉？朕孜孜求賢，猶慮在下位者思有以庇民報國，朕不能亟知而峻用之。且既久不為朝廷所知，因亦情志鄉等有聞，當即啓白，苟得其人，則國之利也。」又謂王旦等曰：「朕在東宮講尚書凡七遍，論語孝經亦皆數四。今宗室諸王所習惟在經籍，昨奏講尚書第五卷，此甚可嘉也。於是詔寧王元偓等赴龍圖閣觀書。目帝諭之曰：「官中常聽書習射最勝他事。」元偓曰：「臣講張顥說尚書間日不廢弓矢，因陳典謨之義，帝喜甚，詔每講日。」

賜食命入內副都知張繼能主事，尚慮元偓等輕待，專經之士又加訓督焉。○三年九月，殿前司言諸軍訴本軍校長銀錢飾營舍什物數少者，乞令鼓司勿受。帝曰：「軍民訴事有瑣細非切害者，朕嘗寢而不行。若明諭有司，則下情壅塞，人有寃滯矣。」不許。○閏十月，出玉宸殿新稻賜輔臣。帝曰：「禁中植稻暇日臨觀刈獲，見其勞力愈知耕農之可念也。」○知濱州呂夷簡上言：「請免河北農器之稅。」帝曰：「務勸農古之道也。豈河北哉？」悉詔諸路勿稅農器。○八年夏四月，崇文院秘閣王元儼官火，延燒內藏左藏庫，朝元門崇文院秘閣。

君鑒卷十三

九

王旦等請對便殿。帝曰：「祖宗所積，朕不敢妄費。一朝殆盡，誠可惜也。」旦等曰：「陛下富有天下，財貨不足憂慮。政念今賞罰有所不當耳。」臣等備位宰輔，天災如此，謹當罷斥。帝曰：「朕所憂者惟軍儲耳。軍儲不足，湏至率民，此朕所甚憂也。」遂下詔罪已。○九年二月，封事無或隱蔽，放官人一百八十四人。○九年二月，帝與宰相語唐開元天寶政治優劣，因曰：「姚崇宋璟真名相也。明皇委之不疑，誠為至當。而過信國忠林甫，深可惜也。」王旦曰：「唐室顛危數矣，而人歸唐德者，賴祖宗仁恩厚也。」帝曰：「陸贄言德宗英睿有獨御寡。」

宇之志。且天下至大人。君何由獨治也。○天禧元年。二月。詔別置諫官。御史各六員。增其月俸。不兼他職。每月須一員奏事。或有急務。聽非時入對。及三年。絀其不勝任者。先是。帝謂宰相曰。朕以去秋螟蝗。因自省天下至廣。豈民政有闕邪。比聞外廷浮議。謂朝廷鮮納諫諍。殊不知群臣言事。朕每虛懷聽受。苟有可採。隨即施行。蓋中外之人。猶未深悉耳。且朝士中固多才識。近覽賦頌之作。尤覺文風丕變。直言讜論。豈無其人。當下詔別置臺省官。專主諫奏。然所選猶須謹厚端雅。識大體者。至於比周浮薄。朕不取焉。王旦

君鑒卷三十二

十

等曰。陛下聖政日懋。多士如林。尚復孜孜詢求。如恐不及。必有奇才。上副推擇。○帝謂宰相曰。朕以去歲蝗旱。夙夜警懼。未嘗暫忘。今已仲春。時雨未降。齋心請禱。誠感莫達。寔慮政令有爽。天意因思。茶鹽條禁。傷於峻刻。宜有以革之。向敏中曰。天時災沴。抑有常數。今陛下勞謙克己。孜孜旰食。苟邦政人事無所闕。然則天災流行。亦無累於聖德。願稍寬憂軫。帝曰。茶法行之已久。儻或難於遽改。但削其尤不便而傷於厚斂者可也。帝在位二十六年。享年五十有五。史臣論曰。真宗仁孝寬厚。喜怒不妄發。始西北未

寧。邊臣意在立功。屢請討伐。真宗務以威德服之。但令守境。扞寇戒其生事。既而契丹請和。德明納款。撫以恩信。洞無疑間。使者皆欲大言夸衒。真宗曰。推誠可以格異類。何必此也。由是荒獷柔服。歡好日厚。省邊備。除民算。稼穡登稔。蒸黔富樂者凡二十年。自開元以來。未有若茲之盛也。又曰。真宗英晤之主。其初踐位。相臣李沆慮其聰明。必有作為。數奏災異。以杜其侈心。蓋有所見也。及澶淵既盟。封禪事作。符瑞沓臻。天書屢降。導迎奠安。一國君臣如病狂然。吁可怪也。

君鑒卷三十二

十一

歷代君鑒卷之二十二

歷代君鑒卷之二十三

善可為法

宋

仁宗

仁宗皇帝諱禎真宗第六子母李宸妃章憲皇后無子取為己子養之天性仁孝寬裕喜愠不形於色封壽春郡王講學于資善堂進封昇王冊為皇太子真宗崩即皇帝位時年十三○真宗靈駕將發引有司請悉壞所經道路城門廬舍以過車與象物侍御史知雜事謝濤言遺詔務從儉薄今有司治明器侈大

卷之三十三

以勞州縣非先帝意願下少府裁損之帝乃言於太后曰城門卑者當毀之民居不當毀也太后以為然○天聖二年六月百官表請聽樂不許表五上乃許之因諭王欽若曰今雖勉從衆請秋燕但當用樂之半其諸遊幸則心所未安八月朔燕崇政殿用樂之半樂工奏技帝未始矚目終宴猶有戚容左右竊視無不感嘆○三年五月幸南御莊觀刈麥聞民舍機杼聲召問之乃一貧婦也因賜以茶帛諭輔臣曰其勤如此而貧可無恤哉○四年安德節度推官李佑唐莊宗曾孫也上書求便官以掃灑陵廟改授西京

留守推官因謂輔臣曰唐莊宗百戰滅梁始有天下不務修德而溺於聲樂嬖用伶官以及於禍良可嘆也王曾對曰陛下日聽政事又覽前代治亂之跡以為龜鑒天下之福也知寧州職方員外郎楊及因乾元節獻繡佛帝謂輔臣曰及佞人也民安政舉乃守臣之職焉用此為其令邸吏還之○五月詔館閣校勘自今毋得增負時樞密副使張士遜請以其子友直為校勘帝謂館閣所以待英俊不可私授止令於館閣讀書且降是詔○十二月三司下畿縣買素食物料提點公事張嵩以畿內災歉乞收糶於市帝問

君鑒卷之三十三

輔臣曰此何所用王曾對曰御庖所須也帝曰豈可以口腹擾民其悉罷之○七年三月河北轉運司言契丹歲大饑民流過界河帝謂輔臣曰雖境外皆吾赤子也可不振救之乃詔轉運司分送唐鄧襄汝州處以閒田所過州縣人給食二升○丙戌遣官祈晴帝因謂輔臣曰昨令人視四郊而麥已損腐民何望焉此必政事未當天心也古者大辟外州三覆奏京師五覆奏蓋重人命如此其戒有司審獄議罪毋或枉濫又曰赦不欲數然捨是無以召和氣乃赦天下免河北被水民賦租京師自三月朔雨不止前赦一

夕而霽○明道二年十一月帝謂輔臣曰朕每退朝凡天下之奏必親覽之呂夷簡曰若小事皆關聽覽恐非所以輔養聖神帝曰朕承先帝之託況以萬幾之重敢自泰乎又曰朕日膳不欲事珍美衣服多以縑繒為之至屢經澣濯而宮人或以為笑大官進膳有蟲在食器中朕掩而不言恐罪及有司也夷簡曰陛下孝以奉先儉以臨下雖古盛德何以加此帝曰此偶與卿等言之非欲聞於外嫌其近名爾○戊申出宮人三百帝時屢出宮人呂夷簡曰此聖朝美事然民間物貴恐出宮人或有失所者亦宜念之帝因曰太后臨朝臣僚戚屬多進女口入宮今已悉還其家矣○寶元二年四月放宮人二百七人帝因諭宰臣張士遜曰不獨矜其幽閑亦可省禁掖浮費也近復有人邀車駕獻雙生女子朕却而不受士遜對曰前代帝王多為女色所惑今陛下不受其獻又臧放官嬪誠盛德之事也○七月知諫院韓琦請自今雙日止御後殿視事帝問輔臣以故事張士遜對曰唐五日一開延英蓋資閒燕以輔養聖神帝曰與夫宵衣旰食固不侔也前代帝王靡不初勤政事而後失於逸豫不可不戒也時帝感小疾太醫數進藥故琦

有是請帝訖不從○帝謂張士遜曰帝王之明在擇人辨邪正則天下無不治矣士遜對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若選用得材又邪正分別堯舜不易此道也又曰京城北有古井民間相傳汲水可以愈疾投紙可以驗神朕甚惡其惑衆已令塞之士遜對曰妖妄之事誠不可滋長也○帝御邇英閣聽講左氏春秋及讀正說終帝曰春秋所述前世治亂之事敢不監戒正說先帝訓言敢不遵奉丁度等拜伏而言曰陛下德音若此誠天下之福帝復問度洪範酒誥二篇大義度悉以對因詔度講周易李淑讀三朝寶訓丁度李仲容讀所編經史規鑒事迹○十一月出內庫真珠估緡錢三十萬賜三司帝諭輔臣曰此無用之物既不能捐棄不若散之民間收其直助糴邊儲亦可以少紓吾民之歛也○康定元年四月天文官李自正上星變圖且言月與太白俱犯昴常有邊兵大起帝謂輔臣曰陰陽占候中不參半紓以甲子亡武王以甲子興王者當祗畏天道要在人事應之何如耳○慶曆三年自正月不雨至于四月遣使祠禱于嶽瀆群臣請帝親禱于郊帝曰太史言月二日當雨今將以旦日出禱王素曰臣非太史然度是日必

不雨陛下知其且雨而禱之應天不以誠故也時王德用進二女素論之帝曰朕真宗皇帝子卿王旦子也。有世舊非他人比德用實進然已事朕左右柰何。素曰臣之憂正恐在左右耳帝動容立命遣二女出宮而賜素以銀緋○四年三月衛尉寺丞丘濬降饒州軍事推官監邵武軍酒稅上封者言濬作詩百首訛謗朝政言詞鄙惡兼以陰陽災變非人臣所宜言執政欲重誅之帝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古有郇謨哭市其斯人之徒歟乃薄其罪○五年二月講詩起雞鳴盡南山篇先是講官不欲講新臺帝謂曾公

卷之三

五

亮曰朕思念為君之道善惡皆欲得聞沈詩三百皆聖人所刪定義存勸戒豈當有避也。命自今講讀經史毋得輒遺○七年三月詔曰自冬迄春暎旱未已五種弗入農失作業朕謂災變之來應不虛發殆不敏不明以干上帝之怒咎自朕致民實何愆與其降疾于人。不若移災於朕自今避正殿減常膳中外臣僚指當世切務實封條上三事大夫其協心交謦稱予震懼之意焉帝每命學士草詔未嘗有增損至是楊察當筆既進詔草以為未盡罪已之意令更為此詔○皇祐元年正月庚戌太傅致仕鄧國公張士遜

卒車駕臨奠翌日謂輔臣曰昨有言庚戌是朕本命不宜臨喪朕以師臣之舊故不避文彥博曰唐太宗辰日哭張公瑾陛下過之遠矣○二年九月大饗天地于明堂大赦文武職官及分司致仕官並得與轉官內臣入仕及十年亦與遷改即不為永例詔內降指揮百司報奏毋輒行敢因緣干請者御史察舉之初議肆赦帝謂輔臣曰卿等廣詢民間利病務從寬大以稱朕勤恤之意比有貴戚近習賞錄請託以圖內降雖頗抑絕然未免時有侵撓可於赦文中嚴切禁止庶澄宿弊示信天下○三年四月御邇英閣謂

卷之三

六

講讀官曰易旨精微朕每以疑難問卿等得無為煩乎曾公亮對曰臣等幸承聖問懼不能對豈敢言煩帝曰卿等宿儒博學多所發明朕雖盛暑亦未嘗倦但恐卿等勞爾丁度復進曰自古帝王臨御日久非內惑聲色則外窮兵黷武陛下即位三十年孜孜聖學雖堯舜之聰明不是過因頓首稱謝尋詔講讀官當講讀者立侍敷對餘皆坐侍自景祐以來皆立侍至是遂為永制嘗講書無逸帝曰朕深知享國之君宜戒逸豫楊安國言舊有無逸圖請列於屏間帝曰朕不欲坐席背聖人之言當別書置之左方因命丁

度取孝治聖治廣要道四章對為右圖乃令王洙書無逸蔡襄書孝經又命翰林學士承旨王拱辰為二圖序而襄書之○五月眉州彭山縣上瑞麥圖凡一莖五穗者數本帝曰朕嘗禁四方獻瑞今麥秀如此可謂真瑞矣其賜田夫束帛以勸之無為軍獻芝草三百五十本帝曰朕以豐年為瑞賢臣為寶至於草木魚蟲之異焉足尚哉知軍茹孝標特免罪仍戒天下自今毋得以聞○汝州部署楊景宗求為郡帝謂輔臣曰景宗章惠太后之弟朕豈不念之然性貪虐老而益甚今與郡則一方之民受禍矣不許教坊官

老鑒卷三

七

王世昌自陳年勞乞監永濟倉門帝曰士昌本亦士人以無行檢遂充此職且倉門乃國家糧儲出納之所豈可令此輩主之宜與在京一廟令○大理寺言信州民有劫米而傷主者法當死帝謂輔臣曰饑而劫米則可哀盜而傷主則難恕然細民無知終緣於饑耳遂貸之又曰用刑寬則民慢猛則民殘為政者常得寬猛之中使上下無怨則水旱不作矣卿等宜戒之又謂輔臣曰江淮連年荒歉如聞發運司惟務誅剝以敷額為能雖名和糴實抑配爾其減今年上供米百萬石因詔閭災傷人戶所輸鹽米○夏四月

內出歌器一陳於通英閣御座前諭丁度等曰朕思古歌器之法試令工人制之以示卿等命以水注之中則正滿則覆虛則歌率如家語淮南荀卿之說其制度精好度等列侍觀之帝曰日中則昃月盈則虧朕欲以中正臨天下當與卿等共守此道度拜曰臣等亦願無傾滿以事陛下因言太宗嘗作此器真宗初帝以愆亢責躬減膳見輔臣則憂形於色龐籍等因言臣等不能變理陰陽乃上煩聖慮願守散職以避賢路帝曰是朕誠不能感天而惠不能及民非卿

老鑒卷三

八

等之過也是夕乃得雪○諫官韓絳因對而言曰天子之柄不可移事當間出睿斷帝曰朕固不憚自有處分所慮未中於理而有司奉行則其害已加乎人故每欲先盡大臣之慮而後行之○五年二月帝謂輔臣曰狄青已破賊立功將士宜速議賞緩則不足以勸因言朕嘗觀魏太祖雄才大略然多譎詐唐莊宗亦豪傑行兵用師動無失策及即位游獵無節賞罰不時此二主者特將帥之材而無人君之量惜哉○夏四月通英閣講書固命侍御僕從固匪正人帝曰君臣之際必誠意相通而後治道成楊安國曰陛

下聰明文思後諫弗弗如水之趨下視群臣若僚友自古盛王未之有也帝曰臣下能盡忠言朕何惜夏禹之拜講周禮大荒大札則薄征緩刑楊安國曰所謂緩刑者乃過誤之民耳當歲歉則赦之閔其窮也今衆持兵伐劫糧廩一切寬之故不足以禁奸帝曰不然天下皆吾赤子也一遇饑饉州縣不能存恤餓莩所迫遂至為盜又捕而殺之不亦甚乎講周禮視稷帝謂講官盧士宗曰妖祥之興皆由人事君人者必在修德以承天意乎講周禮祭祀割羊牲登其首王洙曰祭陽以其首首主陽祭陰以其血血主陰也

神明不測故但以其類而求之帝曰然天地簡易非已誠其能應乎又講左氏傳鄭人鑄刑書洙曰子產以鄭國之法鑄之於鼎故使民知犯某罪有某罰帝曰使民知法為亂可止不若不知而自化也○七月帝謂輔臣曰聞諸州軍嘗於夏秋之際先奏時雨霑足由稼登茂後或災傷遂不敢奏致使民稅不得蠲除甚非長吏愛民之意宜申飭之○至和元年正月碎通天犀和藥以療民疾時京師大疫令太醫進方內出犀牛角二本折而觀之其一通天犀也內侍李舜卿請留供服御帝曰吾豈貴異物而賤百姓哉立

命碎之○貴妃張氏薨初妃既受封冊寵愛日盛出入車輿華楚嘗議用紅繖增兵衛數有司以一品青蓋奏兵衛準常儀帝守法度事無大小悉付外廷議凡宮中干請雖已賜可或輒中卻妃嬖幸少比然終不得亂政○嘉祐三年春正月以淮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運使許元為侍御史元初為發運判官久之為副使既又為正使帝謂執政曰發運使總領六路八十一州其貨財調用幣帛穀粟歲千百萬宜得其人以久任之今許元累上章求解朕思之不若獎勵以盡其材乃特賜元進士出身史臣李燾曰漢之倉氏庾氏為吏者至長子孫唐用劉晏領鹽錢諸使歷二十載仁宗久任許元賞與漢唐同符而賜第同職所以獎勵又過前代蓋中外百官惟一職掌一事旬月之間或遷或徙猶云可也惟財計之臣非久其官則不知源流本末若使坐不煖席雖有研桑心計亦無所施其巧嘉祐聖政其可為後世法○六年秋蘇轍對策語近切直諫官司馬光考其策入第三等翰林學士范鎮難之欲降其等蔡襄曰吾三司使司會之言吾媿之而不敢怨惟胡宿以為策不對所問引唐穆宗以況盛世非所宜言力請黜之光言是於三人

中獨有愛君憂國之心。不可不收。執政亦以為當黜。帝不許。曰。求直言而以直棄之。天下其謂我何。乃收入第四等。○八年二月。中書樞密院奏事於景福殿之西閣。見帝所御帷幕。綈褥皆質素。暗弊久而不易。帝謂韓琦等曰。朕官中自奉止如此。此亦生民之膏血也。可輕費之哉。帝在位四十二年。享年五十四。

史臣贊曰。仁宗臨朝淵默。寬有聖度。漠然以大公為心。有善則進。有過則退。不為喜怒憎惡之所遷。天下大辟有疑。若情可矜者。帝皆自識之。所活歲常千餘人。吏部選人一坐失入。入死罪者。皆終身

卷之三

十一

不得遷。嘗諭輔臣曰。朕未嘗敢詈人以死。況敢濫刑罰乎。遺制之下。雖深山窮谷。莫不奔走悲號。而不能自止。又曰。仁宗恭儉仁恕。敬天重民。有司嘗請以玉清舊址為苑。帝曰。吾奉先帝苑囿。猶以為廣。何以是為。燕私常服浣濯。惟帝衾綢多用繒純。嘗中夜饑。思燒羊。戒勿宣索。曰。恐膳夫自此戒。賊物命以備不時之需。在位四十二年之間。吏治若偷惰而任事殘刻之人。刑法似縱弛而決獄多平允之士。國未嘗無弊倖。而不足以類治世之體。朝未嘗無小人。而不足以勝善類之氣。君臣上下。

惻怛之心。忠厚之政。所以培壅國基者厚矣。子孫一矯其所為。馴致于亂。傳曰。為人君止於仁。帝誠無媿焉。

卷之三

十二

歷代君鑒卷之二十三

歷代君鑒卷之二十四

善可為法

宋

英宗

英宗皇帝諱曙。濮安懿王允讓第十三子。母曰仙遊縣君任氏。四歲。仁宗養於內。寶元初。豫王生。乃歸濮邸。帝天性篤孝。好讀書。不為燕嬉褻慢。服御儉素。如儒者。每以朝服見教授。曰師也。敢弗為禮。時吳王宮教吳充進。宗室六歲。仁宗付宗正。帝書之屏風。以自戒。景祐三年。賜名宗實。嘉祐中。宰相韓琦請建儲。仁

君鑒卷之二十四

宗曰。宗子已有。賢知可付者。卿等其勿憂。時帝方服濮王喪。辭奏四上。乃聽終喪。七年八月立為皇子。改今名。帝聞詔。稱疾益堅。辭八年。仁宗崩。帝嗣皇帝位。○七月。契丹使祭仁宗于皇儀殿。遂見帝於東廂。帝慟哭久之。使人言及大行輒出涕。○治平元年夏四月。放宮女三百三十五人。○帝御通英閣。諭內侍任守忠曰。方日永。講讀官久侍對。未食必勞倦。自今視事畢。不殊進食。即御經筵。○五月。張方平遷禮部尚書。知陳州。過都。留判尚書省。請鄆州陸黼論天下事。帝嘉嘆曰。學士其可以去朝廷哉。方平力請行。加侍

讀學士。使史州乞歸養。改徐州。帝累欲召還。而學士無助之者。一日。謂執政曰。吾在藩邸時。見其芻蕘論及所對策。近者代言之。臣未嘗副吾意。若使居典誥之任。亦國華也。執政乃奉詔拜翰林學士承旨。問治道體要。方平以簡易誠明為對。言近而旨遠。帝不覺前席。曰。吾昔奉朝請。望侍從大臣。以謂皆天下選人。今乃不然。聞學士言。始知有人矣。○六月。帝謂宰臣曰。程戡何如。人對曰。戡在廊廡。已三歲習邊事。帝曰。廊廡都監。高導教卒戡數言其能。績乞加贈恤。此高瓊族子。朕知其為庸人也。戡必以后族故耳。大臣苟如此。朕何所賴焉。○帝謂韓琦等曰。凡事之行。患於漸久而怠廢。况為學之道。尤戒中止。諸宗室之幼者。仍須本位尊長。常加率勵。庶不懈惰。可召舍人論此意。作詔戒勉之。○判審刑院盧士宗進。讞和州所奏三班奉職和欽貸所部虔州綱錢。贓至絞。帝令貸免。免決。刺隸福建路牢城。士宗奏欽所坐情輕。乞稍寬之。帝曰。刑故無小。若故而得寬。則犯者滋眾。非期于無刑之道。俟有過誤。貸無傷也。○二年二月。樞密副使禮部侍郎王疇卒。疇始病。帝謂胡宿曰。卿可遣子弟往問之。及病革。又敕內侍挾太醫診視。及還。以不

起聞帝嗟悼久之。即欲臨奠。以命官祈雨致齋。故翌日乃出。賜白金三十兩。贈兵部尚書謚忠簡。時妻梅氏方娠。帝命其家曰。即生男女。悉以聞。及生女子也。又命及其適人。以其壻名聞。它日謂輔臣曰。王疇可惜。朕於兩府初得此人。而遽爾淪喪。豈國之不幸邪。○秋七月。放宮人百八十人。○八月。詔以室廬墊傷被溺者衆。大田之稼。害于有秋。許中外臣僚實封言時政闕失。無有所諱。執政大臣其協德交修。輔朕不逮。初學士草詔云。惕思天變。帝書其後曰。淫雨為災。專戒朕不德。命更曰。協德交修。○十月。百官習儀尚

老學集卷十四

三

書省賜酒食。郎官王易知醉飽嘔吐。御史前劾失儀。宰相韓琦以聞。帝曰。已放罪矣。琦言故事失儀。不以赦原。帝曰。失儀薄罰也。然使大夫以酒食得過。難施面目矣。卒赦之。○三年二月。帝於制誥多親閱。有不中理。必使改之。嘗謂執政曰。此人君謨訓。豈可褒貶失實也。○六月。帝謂宰臣曰。朕日與公等相見。每欲從容講治道。但患進呈文字頗煩。多不暇及。中書細務有可付有司者。悉以付之。○免陸誵正衙令入見。帝勞問之曰。卿嶺外處畫無不當者。廊廡最當。虜道故選用卿。今將何施為。誵曰。邊事難以遙度。抑未審

陛下意務在安靜。或欲示威也。帝曰。大抵邊陲宜以安靜為務。昨見王素言朝廷與帥臣常欲無事。自餘將校無不欲生事要功者。卿謂此言如何。誵曰。素所言是也。陛下能責任將帥。令疆場無事。即天下幸甚。帝稱善。勉之。○初三司使韓絳奏請置管勾三司使。廳都知雜司公事文簿一員。命也。田負外梁端為之。後數日。帝謂宰臣曰。近以梁端管勾三司使廳公事。副使判官得統攝否。對曰。此特判使之屬也。曰。三司使權甚重。以小官而預務。必藉為姦。可追罷前敕。宰臣以三司使甚重。舉一官不從。恐非委付之體。帝曰。

老學集卷十四

四

不然。人主有過差。人臣當規正。豈人臣之誤。人主不得而改也。卒罷之。○九月。皇城司嘗捕銷金。送開封府。推官竇卞上殿。請具獄。會有以內庭為言者。帝疑之。卞曰。真宗禁銷金。自掖庭始。今不正以法。無以示天下。且非祖宗立法禁民之意。帝曰。然。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正謂此爾。詔卒如卞請。帝在位四年。享年三十六。

史臣論曰。帝自居穆親宅。孝德著聞。漢安懿王薨。以所玩物分諸子。帝所得。悉以與王府舊人。既薨而辭去者。宗室有假金帶。而以銅帶歸。主吏以告。

帝曰。真吾帶也。受之。命殿侍。帶直錢三十萬。亡之。帝亦不問。初。辭皇子。請潭王宮教授。周孟陽作奏。孟陽有所勸戒。即拜而謝之。奏十餘上。不允。猶執初志。司馬光進言曰。皇子辭不贊之富。至於旬月。其賢於人遠矣。然父召無誅。君命召不俟駕。願以臣子大義。責之。宜必入。仁宗從之。帝始受命。將入宮。良賤不滿三十人。行李蕭然。唯書數厨而已。中外相賀。既為皇子。慎靜恭默。無所敵為。而天下陰知其有盛德云。及即位。每命近臣。必以官而不以名。大臣從容以為言。帝曰。朕雖宮中。命小臣。

君鑑卷五

五

亦未嘗以名也。一日。語神宗曰。國家舊制。士大夫之子。有尚帝女。皆外行。以避舅姑之尊。義甚無謂。朕嘗思此。寤寐不平。豈可以富貴之故。屈人倫長幼之序也。詔有司。革之。會疾不果。神宗述其事焉。又曰。天之所命。人不能違。信哉。英宗以明哲之資。膺繼統之命。執心固讓。若將終身。而卒踐帝位。豈非天命乎。及其臨政。臣下有奏。必問朝廷故事。與古治所宜。每有裁決。皆出群臣意見。雖有疾疢。不克大有所為。然使百世之下。欽仰高風。詠嘆至德。何其盛也。彼隋晉王廣。唐魏王泰。窺覷神器。矯揉。

奪嫡遂啓禍原。誠何心哉。誠何心哉。

神宗

神宗皇帝諱頊。英宗長子。隆準龍顏。動止皆有常度。而天性好學。至日晏忘食。英宗常遣內侍止之。帝每正衣冠拱手。雖大暑未嘗用扇。侍講王陶入侍。率第灝拜之。治平三年十二月。立為皇太子。四年正月。即皇帝位。○帝出諸州貢物。凡四十三州七十種。手詔曰。四方入貢。雖云古禮。考之禹制。未有若茲之繁也。今則一郡歲有三四至者。言念道路之勤。疲費亦廣。至聞主押衙校。有棄業終身不能償者。耗蠹民力。莫

君鑑卷五

六

不由斯。又所貢物多飲食之類。雖闕之亦無害也。書不云乎。不作無益害有益。非謂此耶。朕甚不取。自今其悉罷之。○帝謂輔臣曰。朕嗣守大器。日夜恐懼。思所以為治之道。無如擇人。又曰。將帥最難得人。唐三百年中。惟一郭子儀耳。又曰。漢元好儒。而史稱孝宣之業衰焉。何也。邵亢曰。漢元之患。在優游不斷。不在好儒也。帝曰。何如。唐文宗。文彥博曰。以文宗比之。又不及也。帝又論武宗。惟剛暴。亢曰。誠如聖諭。帝曰。宣宗何如。亢曰。宣宗多行法。然暗於知人。彥博曰。陛下評前世人。未有恐懼思治之言。蓋宗廟社稷之禍。當

著之本院時政記。帝曰：朕不為空言，要與卿等共行之耳。○冬十二月，詔曰：獄者民命之所繫也。比聞有司歲考天下之奏而疲死者多，深惟獄吏與犯法者旁緣為奸，檢視不明，使吾元元橫罹其害。書不云乎：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其具為令，提點刑獄，歲終會死者之數以聞。委中書檢察，或死者過多，官吏雖已行罰，當更黜責。○熙寧元年春正月，帝以經冬無雪，手詔令宰相魯公亮等：述朕躬過失及時政未符天意者。公亮等各引過，稱謝。帝曰：日與卿等相見，議政之外，未聞忠規。朕非欲文飾，誠冀卿等極言闕失以答天變也。○三月，帝謂文彥博等曰：當今理財最為急務。養兵備邊，府庫不可不豐。大臣共宜留意節用。因稱太宗朝一老官人尚在，為朕言祖宗用財甚約，嘗有御侍乞增俸，命給十千，輒羞薄而賜。太宗曰：朕昔為供奉官，俸止十千，此數尚足贍家。爾敢以為少耶？遂幽囚至死。又曰：漢文身衣弋綈，非徒然也。蓋亦有為為之耳。數千年間，終有成効，以此言之，事不可不勉也。○詔以冬至有事於南郊，帝親書其末云：凡供奉之物，務從淳約，以稱朕不忘孝思之義。○二年二月，帝謂富弼曰：君臣湏是上下相照，盡忠盡節，不

得有隱。又曰：唐太宗與魏鄭公每議論朝政，全似爭競。弼拜於御座之前曰：臣之拜，不獨賀陛下堯舜之明，亦為宗廟社稷生靈賀。盡忠盡節，只臣一負，亦無益於事。須是兩府輔臣以至在廷臣僚，人人盡忠，無隱，方能成天下之務。帝改容聽納曰：今日得卿至論，乃沃朕心。可謂金石之言。朕不忘也。○夏四月，大旱，帝避殿減膳，霽同天節上壽，即日雨。富弼言：願陛下未以今日雨澤為喜，當以累年災變為懼。蓋備德致雨，其應如此。萬一於德有損，其災應豈有緩耶？帝親書詔答曰：敢不置之枕席。銘諸肺腑，終老是戒。更願公不替今日之志。則天災不難弭，太平可俟也。○七月，帝謂執政曰：天下久安，庶事廢弛者多。況災變不細，正當孜孜營治。又曰：人君豈可怠於政理？朕非樂於勞苦，蓋思少時精神可惜，為他事耗之。欲乘時有為，以安生靈。至於兵乃聖人之大權，所以安天下也。但不可輕用。非獨人心之所不忍，誠恐天道不祐爾。○四年十一月，詔蠲天下見欠貸糧計米一百六十六萬八千五百石有奇，錢十一萬七千四百緡有奇。百姓聞詔莫不稱慶。○五年五月，帝諭執政曰：人主動作不當，有欲以害政。漢武至不仁，以一馬之故，勞

師萬里。侯者七十餘人。視人命若草芥。所以戶口減半也。人命至重。天地之大德曰生。豈可如此。又曰。有政事則豈特人得其所。鳥獸魚鱉亦咸若。如數畧不入汚池。即魚鱉亦得其生長矣。○元豐二年三月。給京畿貧民墾地貸以錢。無主者官瘞之。○帝嘗謂輔臣曰。唐明皇晚年逸豫。以致禍亂。如本朝無前世難。官別館遊豫奢侈之事。非特不為。亦無餘力可為也。帝在位十九年。年三十八。

史臣贊曰。帝聰明英睿。天性孝友。入事兩宮。必侍立終日。雖寒暑不變。慈聖光獻太后之喪。哀毀過甚。既除喪。思慕不已。歲時獻酌。每至繼仁殿。必哭哀動群臣。禮遇皇后。宮殿肅正。親愛二弟。無纖毫之間。終帝之世。乃出居外第。聖學高遠。言必據經。深造道德之蘊。而詳於度數。間一日。御過英講讀。雖風雨不易。禁中觀書。或至夜分。小心謙抑。敬畏輔相。求直言。察民隱恤孤獨。養耆老。振匱乏。總攬萬機。小大必親。御殿決事。或日昃不暇。食侍臣有以為言者。帝曰。朕享天下之奉。非喜勞惡逸。誠欲以此勤報之也。將定官制。獨處閣中。考求沿革。一年而成。人皆不知。雖治尚嚴整。智勇果斷。而造次

必以仁恕。嘗坐垂拱殿。輔臣奏事。有蟲自御衣緣至御中。拂之墜地。行蟲也。善入人耳。帝恐執侍者當得罪。遽曰。此飛蟲。非行蟲也。群臣進見。顧問或不能對。帝恐其失次。輒顧而言。他有忤意者。雖甚不樂。終保全之。每當用兵。或終夜不寢。遣奏絡繹手札。處畫號令。諸將丁寧詳密。授以成筭。雖千里外。上自節制。機神鑒察。無所遁情。嘗憤北狄崛強。慨然有恢復幽燕之志。聚金帛。內帑欲先取靈夏。滅西羌。乃圖北伐。積粟塞上。數千萬石。多儲兵器。以待及。永樂陷沒。益知用兵之難。於是息意征伐矣。帝平生不御遊畋。不治宮室。雖青城小苑。跣步弗幸。去華務實。不受尊號。興為建立必法三代。由漢而下。隨而不取。其勵精圖治。可謂將大有為矣。夫何王安石入相。青苗保甲。均輸市易。水利之法。既立。而天下洶洶騷動。慟哭流涕者接踵而至。帝終不悟。方斷然廢逐。元老擯斥。諫士行之不疑。卒致其祖宗之良法。美意變壞。幾盡自是。邪佞日進。人心日離。禍亂日起。惜哉。

歷代君鑒卷之二十四

孝宗皇帝元永太祖六世孫子偁之子也高

宗選帝育于禁中。立書院教之。帝讀書彊記。天資特異。遂立為皇太子。尋降御札。皇太子可即皇帝位。朕稱太上皇帝。退處德壽宮。帝遜避。輔臣固請。帝愀然曰。君父之命。出於獨斷。然此大位。懼不克當。及即位。太上皇帝即駕之德壽宮。帝服袍履。步出祥曦殿門。

宋孝宗皇帝

冒雨掖輦以行。及宮門。弗止。上皇麾謝再三。且令左右扶掖以還。顧曰。付託得人。吾無憾矣。○帝朝德壽宮。詔宰相率百官。每月兩朝。○詔侍從臺諫集議。當今弊事。仍命盡率其屬。使極言無隱。○帝手書召張浚入見。浚至。帝改容曰。久聞公名。今朝廷所恃惟公。因賜坐。浚從容言。人主之學。以一心為本。一心合天。何事不濟。所謂天者。天下之公理而已。必兢業自持。使清明在躬。則賞罰舉措。無不當。人心自歸。敵國自服。帝悚然曰。當不忘公言。○帝銳意恢復。以浚為樞密使。都督江淮軍馬。開府建康。浚至建康。以陳俊

宋孝宗皇帝

卿為宣撫判官。帝以議和召俊卿。浚附奏。請帝臨幸建康。以動中原之心。用師淮壩。進舟山東。以為吳璘聲援。帝見俊卿。問浚動靜。飲食顏貌。曰。朕倚魏公如長城。不容浮言搖奪。○符離師潰。帝乃下詔罪己。降授浚。浚特進樞密使。為宣撫治揚州。初宿師之還。士大夫主和者。皆議浚之非。帝賜浚書曰。今日邊事。倚卿為重。卿不可畏人言。而懷猶豫。前日舉事之初。朕與卿任之。今日亦須與卿終之。尋復浚都督。○帝嘗詔諭沿邊將士曰。朕祇奉慈訓。嗣有基業。永念祖宗陵寢。朝獻路絕。黎元塗炭。屯戍未休。朕為人之後。而不能報上世之憤。為人之君。而不能拯斯民之厄。故食不知味。寢不安枕。未嘗以尊位為樂也。○隆興元年正月。詔觀察使以上各舉三人。令三省樞密院詳立格式。謀略沉雄。可任大計。寬猛適宜。可使御衆。臨陣驍勇。可鼓士氣。威信有聞。可守邊郡。思智精巧。可治器械。已上五等。令曾立軍功。觀察使以上。不以在任閒居。並隨類指陳實迹。薦舉通習典章。可掌朝儀。練達民事。可任郡寄。諸曉財計。可裕民力。持身廉潔。可律貪鄙。詞辨不屈。可備奉使。已上五等。令非軍功。觀察使以上薦舉。○詔舉遺逸。略曰。朕嗣位之初。馬

召考午。凡籍紳之老儒林之秀莫不揚明顯擢布列中外。而念山林之際漁釣之間。豈無荷蓑濯纓之倫。飯牛版築之士。或自晦於卜祝。或沉痾於烟霞。部刺史二千石為朕搜羅。其有懷瑾握瑜。埋光鏟采。迹其行實。咸以名聞。朕將厚禮特招。虛懷延納。○胡銓奏云。側聞道路之言。近日臺諫論事。陛下謂為賣直。帝曰。此語非也。朕謂臺諫論事。要當辨曲直。故近日與張闓說此語。非賣直也。○八月。詔云。比日飛蝗益多。又聞諸路州縣風水為災。朕避正殿。減常膳。二三大臣。其盡忠省過。監司郡守。各務身率。戢茲禁暴。平冤察獄。所在災傷。依條賑卹。檢放。如有隱匿。不以聞者。重寘典憲。師徒未息。科調繁興。江淮襄蜀。尤極勞擾。疆場之吏。宜加安輯。蠲其苛斂。以稱德意。○禁獻羨餘。詔諸路州軍上供錢例。有逋欠。而監司郡守。反以羨餘進獻。僥賞可行。下戶部。自今上供起發未足。輒行率獻進獻。本部按劾以聞。是歲廣東提刑司獻緡錢十五萬。詔令撥賜廣西漕司。充本路州軍合起上供錢。知紹興府張津進羨餘四十萬。緡詔以代民輸和買身丁之半。○乾道元年。姚岳為淮西提刑。奏本路蝗蟲皆抱草木而死。帝曰。岳敢以蝗死為嘉祥。更

欲宣付史館邪。張師顏知廣州。進魚城。帝曰。師顏任一道之寄。却公以魚城來此作苞苴。各特降一官。○二年。帝謂侍讀官周執羔等曰。朕雖無大過。豈無小失。卿等不聞有所規諫。恐思慮有所未至。賴卿等裨益。執羔等曰。陛下聖明。事無過舉。帝曰。卿等若只備佞。非所望於卿等。又曰。卿有所言。朕未嘗不行。朕有過失。卿當直言。有司過失。亦當言之。○新除吏部尚書陳俊卿入對。言銓綜事有成法。臣固當謹守。第愚淺之見。或有不及。望陛下時警敕之。蓋君臣之分。雖嚴。而上下之情。不可不通。帝曰。卿言是也。朕或有過。卿亦宜盡言。俊卿奏自古惟唐太宗能道人使諫。所以致貞觀之治。今陛下導臣使諫。臣敢不奉詔。帝曰。朕每讀太宗事。未嘗不慕之。若德宗之忌克。不樂受言。亦未嘗不鄙之也。○三年。鎮江軍帥戚方刻剝使。使軍士嗟怨。言者及之。陳俊卿奏外議。內臣中有主方者。帝曰。朕亦聞之。方罪固不可貸。亦當併治左右。素主方者。以警其餘。即詔罷方。而以內侍陳瑤。李宗回。付大理究其賄狀。獄成。陳瑤決配循州。李宗回等降罰有差。於是詔戒兵將官。毋交結內侍。公行苞苴。自今有違戾。必罰無赦。○四年五月。帝以疎決繫囚。

並為文具詔有司具祖宗典故不拘暑月朕當親閱
可憐暑燥之庶不為虛文於是後殿臨軒決遣罪人
○五年錄孔氏後賜孔礪官○六年興元府奏歸正
官劉湛劉師顏父子與其親黨幾五十人保護陵寢
帝曰此忠義之事詔劉湛劉師顏秦世輔並加遷擢
仍宣付史館知興州吳挺言強覓守環州強震為兵
官並死節不屈於虜詔覓震並贈觀察使仍於西和
州立廟賜額旌忠○七年正月加上太上帝后尊號
帝尋諭輔臣曰前日奉上冊寶太上聖意甚悅翌日
過宮侍宴邦家非常之慶漢唐所無也又曰本朝家
法遠過漢唐惟用兵一事未及朕以虜讎未復日不
遑暇如宮中臺殿皆太上時為之朕未嘗敢增益○
帝謂輔臣曰無逸一篇享國久長皆本於寅畏朕近
日取尚書中所載敬天事編為兩圖朝夕觀覽以自
警省名之曰敬天圖虞允文曰古人作無逸圖猶誇
大其事陛下盡圖書中所載敬天事又遠過之惟聖
人盡躬行之實敬畏不已必有明效大驗帝曰卿言
誠然○二月立皇子恭王惇為皇太子尋以王十朋
陳良翰為太子詹事劉焯國子司業兼太子侍讀先
是帝謂輔臣曰古人以教子為重其事備見於文王

世子須當多置僚屬博選忠良使左右前後罔匪正
人不然一薛居州亦無益也胡銓請飭太子賓僚勸
講帝曰三代長且久者由輔導太子得人所致末世
國祚不永皆由輔導不得其人○七月免兩淮民戶
丁錢兩浙丁鹽絹帝諭輔臣曰范成大言處州丁錢
太重遂有不舉子之風有一家數丁者當重與減免
卿等更詳議來尋又蠲旱傷諸路流移戶稅○九年
五月詔朱熹安貧樂道廉退可嘉特與崇道觀○淳
熙元年十一月以龔茂良叅知政事因奏事畢賜坐
帝顧葉衡及茂良曰兩叅政皆公議所與衡等起謝
帝從容曰自今諸事不可徇私若鄉曲親戚且未須
援引朕每存公道設有未是處卿等宜力爭君臣之
間不可事形迹房杜傳無可書之事蓋輔贊攝縫不
見於外所以能然衡曰龔夔稷契在唐虞之朝其見
於後世者都俞吁咈數語而已茂良曰大臣以道事
君遇有不可自當啓沃豈容使迹見于外○二年燕
輔臣于玉津園之澄碧堂因語及自三代而下至於
漢唐治日常少亂日常多何故葉衡曰正謂聖君不
常有如周八百年所稱極治者成康之世而已他可
知也帝曰朕嘗觀無逸篇見周公為成王歷數商周

之君享國久近真以彼世龜鑑未嘗不以此為戒衡等
僉曰陛下能以無逸為龜鑑真社稷宗廟無窮之福
也○帝又論及君臣相遇之難曰如陸贄之於唐德
宗可謂不遇朕嘗覽其奏議喜其忠直次第見於施
行龔茂良曰陸贄不遇德宗今陛下深喜其書欲推
行之是亦遇也帝又嘗言用人不可分別黨與止論
其人賢否如何如唐之牛李其黨相攻四十年不解
皆緣主聽不明所以至此文宗乃言去河北賊易去
朝中朋黨難朕常笑之為人主者但公是公非何緣
有黨又曰朝廷所行事或是或非自有公議近來士

卷十五 七

大夫好唱為清議之說此語一出切恐相師成風便
以趨事赴功者為猥俗以矯激沽譽者為清高駸駸
不已如東漢激成黨錮之風殆皆由此深害治體豈
可不痛為之戒卿等可書諸紳○帝又嘗諭輔臣曰
朕於機務之暇惟好讀書觀前古之興衰考當時之
得失善者從之不善者以為戒每見叔世之君所為
不善使人汗下幾代其羞且如唐李諸君以破朋黨
去宦官為難以朕思之殊不難也凡事只舉偏補弊
防微杜漸銷患於冥冥若必待顯著而後治之則費
力矣又曰自古人主讀書少有知道知之亦罕能行

之且如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二句人君豈不知
自是不能行甚者但作歌詩如隋陳之君竟亦何補
唐德宗豈不知書然所行不至陸贄論諫諄諄不已
者正欲德宗知而行之如魏徵於太宗則語言不甚
諄諄且當德宗禍亂果何等時而與陸贄論事皆使
中人傳旨夫事有是非當面反覆詰難猶恐未盡中
人傳旨又安能盡朕每事以太宗為法以德宗為戒
○帝諭輔臣曰祖宗成法惟監司及沿邊守臣方許
因任今小臣亦聽因任祖宗之法朕不欲其壞之國
家承平二百餘年法令明備講若畫一儻能守之自

卷十五 八

足為治蓋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爾○三年正月以
崇璉為殿中侍御史瑾入對帝曰惟卿不求進所以
有此除○龔茂良李彥穎嘗言國家自藝祖開基懲
五代之亂首以文德化天下列聖相承深仁厚澤有
以固天下之心蓋治體似成周雖若失之猶然國祚
綿遠亦由於此漢唐之亂或以母后專制或以權臣
擅命或以諸侯強大藩鎮跋扈本朝皆無此等事可
見祖宗家法足以維持萬世帝曰然大抵治體不可
有偏正如四時春生秋殺乃可以成歲功若一於肅
殺則物有受其害者亦猶治天下者文武並用則為

長久之術○帝謂執政曰。若要革弊。當從宮禁始。龔茂良曰。聞之故老言。仁宗嘗以南海沒入番商大珠。賜溫成皇后。后時為貴妃。以充首飾。戚里靡然效之。京城珠價至數十倍。仁宗聞其事。因禁中內宴。望見貴妃首飾。不復回顧。曰。滿頭白紛紛。豈無忌諱。貴妃皇恐易去之。仁宗大喜。命剪牡丹遍賜妃嬪。不數日。開京城珠價頓減。帝喜曰。此事誠當始於宮禁。○四年二月。幸太學。祇謁先聖。退御敦化堂。命國子祭酒林光朝講中庸。下詔。遂幸武學。謁武成王廟。監學官進秩一等。諸生推恩賜帛有差。○詔應民間兩稅除

金 君鑒卷十五 九

折帛折變。自有常制。外當輸本色者。毋以重價強之。折錢有違者。按劾以聞。重寘于法。可令臨安府刻石。徧賜諸路監司。帥臣郡守。戶部言。江西帥司乞以上供和糴折價錢。帝曰。食與貨自是不同。本是納米。今使納錢。以病民。尤不可也。○知秀州趙彥逾奏。乞將南康軍諸處魚池。為放生池。不許租與民戶。帝曰。聞沿江之民。以漁為生。今而禁之。恐妨細民。○六年正月。參知政事錢良臣奏。臣昨任淮東總領。日失舉。茹驤改官。今以賊敗法。當同坐。帝曰。覽良臣所奏。乃欲以身行法。國有常憲。朕不敢私。勉從所請。可鑄三官

○幸佑聖觀。皇太子從。召少傅史浩。少保曾覲。入侍。佑聖觀。即上儲宮也。置酒從容。帝曰。元良侍側。保傅從游。太子謙恭仁孝。二臣老成忠賢。朕心甚樂。顧謂皇太子曰。近日資治通鑑已熟。別讀何書。對曰。經史並讀。帝曰。先以經為主。史亦不可廢。○七年。頒淳熙新書。先是。進呈勅令。所重修淳熙法。御筆圈去。戶令內收駟馬舟船契書稅。帝曰。凡此並令刪去。恐後世有算及舟車之譏。戶令內。戶絕之家。許給其家三千貫。如及二萬貫。取旨。帝曰。國家取於民有制。況其家不幸而絕。若立法及二萬貫。則取之是有心利其財

金 君鑒卷十五 十

也。又捕亡令。諸捕盜公人。不獲盜。應決而罰金。帝曰。公人捕盜。不獲罰金。而不加罪。是使之縱盜。與受財矣。監司知州。無額上供賞。帝曰。祖宗時。取民止於二稅而已。今和買經總及無額上供。既名無額。則是白取之民。且立賞誘之。是使之多取。朕誠不忍。並令刪去。又曰。朕不忘恢復者。正欲混一。效唐太宗為府兵之制。國用既省。則科數亦悉蠲免。止收二稅。以寬民力。爾。○十二月。江浙淮西湖北旱。蠲租。發廩貸給。趣州縣決獄。募富民賑濟補官。故歲雖凶。民無流殍。○八年四月。以臨安疫。分令醫官診視軍民。○知處州

李士龍納租多取加耗詔降一官元數止一萬四千有奇斛面出剩二萬三千餘罰受納官趙汝楫追兩官勒停○詔監司守令勸課農桑以奉行勤怠為賞罰○九年正月嚴失入法初他州汪青坐盜發通角誅後他卒事覺知非青罪詔失入官吏趙粹中落職餘責罰有差青家支給五年王淮言陛下念一夫之冤存恤其家恩及幽明矣○十年宰執奏封樁庫見管錢物已及三十萬餘繼帝曰朕創此庫以備緩急之用未嘗敢私也尋又奏內外樁積緡錢四千七百餘萬帝曰何以聚人曰財周以冢宰制國用周禮一

卷之五十五

書理財居其半後世儒者尚清談以理財為俗務可謂不知本矣祖宗勤儉方全盛時財賦亦自不足至變更鹽法侵及富商朕二稅之外未嘗一毫妄取亦無一毫妄費所以帑藏不至空虛緩急不取之民非小補也○十一年二月令兩淮京西湖北路閱民兵萬督手拘集比試每州解一二名赴樞密院依四川義士例補授以示激勸○趙傑之知太湖縣有言其不丁繼母憂者帝諭宰臣王淮等曰士大夫一被此名終身不可贖行遣中稍為宛轉不須明言其罪遂降一官放罷帝之忠厚如此○帝嘗詔戒將帥曰朕

惟將帥之弊每在蔽功而忌能專已而自用故下有沉抑之嘆而上無勝算之助殊不知兼收衆善不捨其勞使智者獻其謀勇者盡其力迨夫成效則皆主帥之功也昔趙奢解閼與之圍始令軍中有諫者死及許歷進北山之策而奢許諾卒敗秦師奢為封君與廉頗同佐果何害焉卿當以奢為法毋蹈往弊已嘗面諭此意故茲親札宜體至懷仍刊石給賜諸將○十四年九月太上皇不豫帝數詣德壽宮問疾分遣群臣禱于天地宗廟社稷以太上皇未御常膳不視朝宰執奏事內殿○十月太上崩帝號慟擗踊踰

卷之五十六

二日不進膳謂王淮等曰晉孝武魏孝文實行三年喪服何妨聽政淮對曰晉武雖有此意後來在官中止用深衣練冠帝曰當時群臣不能將順耳自我作古何害淮曰御殿之時人主衰絰群臣吉服可乎帝曰自有等降乃出內批曰大行太上皇帝奄棄至養朕當衰服三年群臣自遵易月之令百官五上表請帝還內聽政不許至十二月辛丑禪祭百官釋服群臣三上表請御殿聽政不許○十五年正月却會慶節進奉帝語皇太子曰會慶節若受進奉即有慶賀之嫌朕欲與免二年如何皇太子贊以免之為善王

准等奏其錢六十萬。繆係戶部歲計。帝曰。可降旨。擇特免二年。令封樁庫如數撥還。○四月。帝親行奉迎虞主之禮。自是七虞八虞九虞卒哭奉辭皆如之。○十六年正月。帝自高宗崩。即欲傳位太子。嘗諭周必大曰。禮莫重於事宗廟。而孟享多以病分詣。孝莫重於執喪。而不得日至德壽宮。朕將退休矣。因密賜紹興傳位親札於必大。命預草詔。專以奉几筵侍東朝為意。而進必大為首相。二月。帝傳位于皇太子。退居重華宮。太子即位。尊帝為至尊壽皇聖帝。帝在位二十七年。享年六十八。

君鑒卷五 十三

史臣贊曰。高宗以公天下之心。擇太祖之後而立之。乃得孝宗之賢。聰明英毅。卓然為南渡諸帝首稱。可謂難矣哉。即位之初。銳志恢復。符離邂逅失利。重違高宗之命。不輕出師。又值金世宗之卒。金國平治。無釁可乘。然易表稱書。改臣稱姪。減去歲幣。以定鄰好。金人易宋之心。至是亦寢異於前日矣。故世宗每戒群臣積錢穀。謹邊備。必曰。吾恐宋人之和終不可恃。蓋亦忌帝之將有為也。天厭南北之兵。欲休民生。故帝用兵之意弗遂而終焉。然自古人君起自外藩。入繼大統。而能盡官庭之孝。

未有若帝。其間父子怡愉。同享高壽。亦無有及之者。終喪三年。又能却群臣之請。而力行之。宋之廟號。若仁宗之為仁。孝宗之為孝。其無愧焉。其無愧焉。

歷代君鑒卷之二十五

君鑒卷五 十四

歷代君鑒卷之二十六

善可為法

宋

理宗

理宗皇帝諱昀。宗室希彊之子。太祖十世孫也。嘉定十三年。寧宗以國本未立。選太祖十世孫年十五以上者教育。如高宗擇普安恩平故事。帝在選中。繼命為邵州防禦使。帝性凝重寡言。潔脩好學。每朝參待漏。或多笑語。帝獨儼然。出入殿庭。矩度有常見者。欽容。十七年八月。寧宗不豫。丞相史彌遠稱詔以帝為

卷之二十六

皇子。閏八月。寧宗崩。遂即皇帝位。○寶慶元年。程秘進讀三朝寶訓。奏曰。藝祖皇帝受禪之初。與三軍約。不許殺戮一人。自後聖聖相承。守為家法。帝曰。然。祖宗以仁立國。朕當以仁守之。因詔曰。朕初纂丕圖。亟奉慈訓。既御經筵。日親群儒。深念進德立治之本。實由典學朝夕。罔敢怠忽。尚賴諸賢悉心啓迪。毋有所隱。朕當垂聽。益加自勉。即令學士院明諭朕意。○二月朔。雨雪。朱著王暨進讀高宗寶訓至孝德卷終。著奏高宗當中興艱難之初。欽事慈寧皇太后。始終極至。願陛下以高宗為法。帝嘉納。忽愀然曰。雪作非時。

朕終夜為之不安。當益恐懼脩德。凡有闕失。無忘忠告。著又進讀至周公戒成王。惟在知稼穡艱難。帝曰。朕近寫無逸一篇。揭為四圍置之座右。以便觀省。念茲在茲。不忘艱難。○帝命在廷之士。日推其一面對。詔曰。自昔帝王。即政之初。首闢四門。達聰明目。訪予落止。小必求助。凡今内外文武小大之臣。有所見聞。其以啓告。忠言正論。朕所樂聽。事有可行。虛心而從。言或過直。無悼後害。封章來上。以副朕延納之誠焉。○秘書監葉耒奏。郡司貪刻之害。帝曰。郡守不職。亦緣監司不得其人。監司得人。則一道蒙福。○帝嘗諭

卷之二十六

執政曰。昨真德秀奏事。朕因訪問廉吏。德秀以知袁州趙鉞夫對。朕惟獎廉。所以律貪。亦庶幾化貪為廉之效。以惠吾民。趙鉞夫可特授直祕閣。福建提刑殿中侍御史項容孫言。前嚴州守李彌高。趙與淳。侵取酒息。獨衛湜一無所私。帝曰。獎廉黜貪。今日先務。彌高與淳。各奪官二秩。湜進職二等。○幹辦諸路審計司王自適。進對論大中之道。帝曰。三聖相授守一道。其此之謂乎。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謂。太學正徐介進對。論中庸謹獨之旨。帝曰。此是以敬存心。不愧屋漏之意。○二年。以禮部尚書程秘等知貢舉。帝

論之曰。國家三歲取士試于南宮。蓋公卿大夫由此其選。事至重也。朕屬在哀疚。未遑親策。爰咨近列。往司衡鑑。卿等宜協心盡慮。精加考擇。夫文辭浮靡者。必非偉厚之器。議論詭激者。必無正平之用。去取之際。其務審此。○喬行簡進讀高宗寶訓。謹名器篇。至祖宗朝。教坊官有求為郡者。太祖以唐莊宗為鑒。不與。帝曰。用伶人為郡守。非獨輕褻名器。亦必為民害。行簡奏。乞謹守祖宗法度。則名器自不濫。帝曰。祖宗法度。自是精密。豈容不守。○三年。知楚州姚仲朝辭。奏淮楚忠義軍事。帝曰。南北皆吾赤子。何分彼此。卿

卷之六

三

其為朕撫定之。新知常德府袁申儒朝辭。奏至州縣重催稅賦。害民事。帝曰。民力甚貧。皆是州縣不體愛民之意。卿到任。當以愛民為先。○詔曰。朕觀朱熹集註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發揮聖賢蘊奧。有補治道。朕勵治講學。緬懷典刑。可特贈熹太師。追封信國公。踰月。熹子工部侍郎在入對。言人主學問之要。帝曰。先卿中庸序言之甚詳。朕讀之不釋手。恨不與之同時也。○詔今歲郊祀大禮。令有司除事神儀物諸軍賞給依舊制外。其乘輿服御及中外支費。並從省約。○紹定二年。侍講范楷進講易豐卦。因奏曰。當豐盛之

時。聖人於諸爻有壅蔽不明之憂。帝首肯良久。乃曰。豐亨盛大之時。侈心易生。其後遂至徇情肆欲。窮奢極靡。如秦皇漢武。禍亂將作。而不自知。此不可不戒也。○四年。詔近民之官。莫如縣令。日來間有貪虐昏膠。不能任事之人。重為民害。令諸路監司守臣覺察具職。位上于尚書省。取旨施行。○五年。帝詔省部刑寺應諸刑獄奏案。以時審定。已經奏聞。速與報下。庶免淹延。獄官不許兼職。俸薄者增給之。又詔刑部檢坐命官犯贓條令。嚴飭監司察部內貪吏。劾其尤者。一遵祖宗舊法。計贓雖輕。委係入己。令吏刑部永不

卷之六

四

銓叙改正。監司不按發併坐失職之罪。○六年。帝曰。侍從論思獻納之選。朕所親擢。方作新庶政。渴想嘉猷。自今可不時面對。凡朕躬得失。國事便宜。悉以啓告。毋有所隱。○端平元年。詔侍從卿監郎官在外執政。從官舉公廉信敏。可為監司守令者。三衙統帥。知間御帶環衛。在外管軍帥。臣舉智勇忠慤。可為將帥者。各二人。○帝以比年宗親貧窶。或致失所。甚非國家睦族之意。詔大宗正司。南外西外宗正司。其中嚴州郡。以時贍給。違者有刑。○詔黃幹李燾李道傳陳宥樓昉徐瑄胡夢昱皆阨於權姦。而各行其志。沒齒

無怨其賜謚復官優贈存恤仍各錄用其子以旌忠義戴埴其復元資以勵士風○卻鼎正蕃臣康守正王全所獻馬帝出御札賜輔臣曰近康守正王全以馬來獻朕已諭之云御前自有馬院可以供進若馳驟駿馬汝等可自留用朕方禁飭臣下勿受餽遺豈又自開此門無恐遠人以此窺朕好尚昔漢文帝卻千里馬朕素慕之卿等以為如何○三年試將作監兼知臨安府事顏頤仲進對奏敬天以實不以文帝曰朕此心未嘗不敬又奏用人當久任帝曰用得其人不必數易又奏人主一心攻之者衆帝曰常持敬心則不為外物所移○嘉熙二年詔諸路和糴給時直平概量毋科抑申嚴收租苛取之禁帝諭輔臣曰和糴本非朝廷之得已若官司奉行無擾則人戶自樂與官為市訪聞近年所在和糴未得朝廷拋數預行多敷富室大家臨期率以賂免而中產下戶反被均敷之害以致散錢則吏胥咸刻納米則斛面取贏專計誅求費用尤夥是致民間所得糴本每石幾耗其半其何以堪可申嚴約束○三年詔春事已深膏澤未洽深慮旱暵為虐靡神不宗一雨應期方慰農望風電為沴朕甚懼焉自三月二十四日避正殿損

卷一百一十五

五

常膳仍令中外臣寮講求關政引用正人招集流民捍禦外侮弭災召和以稱朕意又詔嚴州縣義倉以備賑濟○淳祐元年追封周敦頤汝南伯張載郕伯程顥河南伯程頤伊陽伯朱熹徽國公並從祀孔子廟廷詔曰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軻後不得其傳至我朝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真見實踐深探聖域千載絕學始有指歸中興以來又得朱熹精思明辨表裏混融使大學論孟中庸之書本末洞徹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朕每觀五臣論著啓沃良多今視學有日其令學官列諸從祀以示崇獎之意又以王安石謂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為萬世罪人豈宜從祀孔子其黜之帝謂孔子遂御崇化堂命祭酒曹審講禮記大學篇監學官各進一秩諸生推恩賜帛有差以紹定三年所製伏羲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曾子思孟子道統十三贊就賜國子監宣示諸生復親書朱熹白鹿洞學規賜焉○四年御製訓廉謹刑二銘戒飭中外曰周典六計吏治條陳以廉為本乃良而循彼肆貪虐與豺虎均肥于其家多瘠吾民縱適于法愧其冠紳貨悖而入菑及後人我朝忠厚黜貪為仁咨爾群辟是訓是遵又曰民吾同胞

卷一百一十六

六

疾痛由己。報虐以威。刑非不得已。仰惟祖宗若保赤子。明謹庶獄。惻怛溫旨。金科玉條。毫析銖累。夫何大吏。蔑棄法理。逮于郡邑。濫用笞箠。典聽朕言。式克欽止。○五年。帝曰。時方多事。念未能蠲租減賦。而吏之不良。乃肆貪虐。或有前期預借。或抑配重催。或斛面取贏。或厚價抑納。朕深憫焉。可令監司常切覺察。務蘇疾苦。而銷愁嘆。倘隱而不問。公論所指。必罰毋赦。○六年。刑部侍郎魏峻進對。言人主震服天下。白斷而已。帝曰。謀之欲同。斷之欲獨。若以大公至正行之。則斷在其中矣。○八年。帝諭輔臣曰。所在監

卷之六 七

司郡守。輕行估籍。多因細事中。以深文甚而寘之死地。往往利其財耳。真所謂殺越人于貨。至於用刑。自有成法。今有司率意任情。更不遵守條令。凡此皆當禁止。可因明裡肆赦。益加申嚴。如有非辜許越訴。究證得實。必論如律。○十年。帝諭輔臣鄭清之曰。丘迪嘉。今早登對。朕以廣寇詢之。其言皆有始末。峒寇既平。當加優擢。向來寇作之初。或者張皇以甚其事。及其平定。又言多殺以妬其功。若以浮議而抑之。他日何以使人。宜以正卿處之。○十一年。帝諭輔臣曰。近日內引丞相。朕因及祖宗家法之懿者數條。如敬天。

愛民。克己節儉。不罪言者。皆漢唐所不及。朕謂不必遠稽前代。只近法祖宗足矣。又曰。治天下之道。無他。惟順人心而已。我朝以仁厚立國。雖強不如秦。富不如隋。惟知敬以事天。寬以愛民。儉以足用。平時之所。以恪守家法者在此。○十二年。帝戒群臣曰。繼自今。毋養蠹。毋患奸。毋以姑息市私恩。毋容僥倖廢公法。○詔二廣福建江西湖南去歲疫癘州縣人戶有絕世者。令監司守臣稽其財產。即其族命繼給之。遠官身歿。其家不能自歸者。官為津遣。勿令財物有所隱失。○六月。嚴備。發台。慶上饒建寧南劍邵武大水。遣

卷之六 八

使分行賑恤存問。除今年田租。○寶祐二年。詔皇子祺年當志學。既冠之後。宜親近師儒。開道德性。所讀四書書易。皆當精熟。至於古今治亂之迹。尤宜講明。○三年。帝諭輔臣。三邊之事。卿等宜及時區處。董槐等奏。首當以此勉諭諸閫。帝曰。閫外之寄。廟堂只當擇人。豈可遙制。嘗問丁大全近來邊報如何。對曰。諸閫之報不一。但三邊有備。則無慮。帝曰。母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四年二月。帝嘆連雨未已。董槐等奏。臣等輔治無狀。願賜罷黜。以答天譴。帝曰。此由朕之不德。卿等可相與舉行實政。以格天心。如聞諸路

多有滯獄。可嚴行戒飭。○御製字民訓。遇引見改官人。令閣門宣示。仍批於印曆之首。訓曰。爾等服勞州縣。始應脫選。通籍信難矣。而學制為尤難。其律已必。廉否則墨。其養民必惠。否則暴。其聽訟必公。否則私。其蒞民必勤。否則怠。即往乃封。祗若子訓。邑有善政。朝徹夕聞。表用者有先。朝故典在。昔子路治蒲為難。夫子誨之以恭寬溫惠之理。三年而後有成。朕之言。夫子之遺意也。聽之勿忽。○五年。帝嘗曰。昨日經筵。有以邊臣久任為言者。朕諭之曰。李漢超守關南十七年。郭進守西山二十年。官皆止於觀察使。久任邊

卷之九

九

臣。乃祖宗馭將帥服夷狄之法也。程元鳳曰。仰見陛下率由舊章之意。○景定元年。立皇子忠王。禋為皇太子。賜字長源。皇太子再三辭。因訓之曰。元良者天下之本也。乃若祗膺重器。克荷徽章。必務保其令名。蘊其全德。欲全其德。在脩其身。欲脩其身。在勤於學。勉之毋忽。帝家教甚嚴。太子鷄初鳴。入內問安。再鳴還宮。三鳴往會議。所參決庶事。退入資善堂聽講。經史將晡。復至帝所起居。帝問今日講何書。太子備言所以。是則賜坐及茶。否則為之反覆剖析。明日使之覆講。○帝曰。孝廉所以化元元。移風俗也。此事久廢。

民罔攸勸。可下郡國各舉一二人。務以實聞。尋詔勅門下。孝為百行之先。廉居四維之一。三代以上。風俗淳而孝廉之名泯。迨漢始詔以此舉士。當時二千石不舉孝以不敬論。不察廉則免其嚴且重如此。我國家以孝治天下。以廉察吏治。科雖不常設。固有不待舉而勸者。比年以來。澆風汙習。瀾倒莫返。朕甚憫焉。然念良心所蘊。誰獨無此。特為善者無所勸。不善者莫知過。表厲之道未至焉耳。今嘉興宇內之士。同歸于善。舉孝廉如漢法。夫孝廉一本也。好貨財而不得為孝。哇母食則不得為廉。以菽水為樂者。行必不汙。

卷之十

十

以冰蘖自持者。親必不辱。詔下之日。凡吾帥守監司。令長。采公論攷實。行各疏其事。以名聞。朕將尊顯之。以為臣子之勸。○二年。詔監司率半歲具劾去。賊吏之數。未上。視多寡為殿。最行賞罰。守臣助監司。所不及。以一歲為殿。最定賞罰。本路州無所劾。而臺諫論列。則監司守臣皆以殿定罰。有治狀廉聲者。撫實以聞。○詔皇太子謁孔子於太學。曰。虎闌齒。胃太子事也。此禮廢久矣。如釋奠舍菜之事。我朝未嘗廢也。然享師敬道。又不可拘舊制。可令太子謁拜焉。尋又詔追封張拭為華陽伯。呂祖謙為開封伯。從祀孔子廟。

歷代君鑒卷之二十六
廷○五年七月彗星出柳其光燭天長十數丈自四更見東方自高始滅詔避殿減膳應中外臣僚許直言朝政闕失且謂宰執曰彗出於柳彰朕不德夙夜疚心惟切危懼卿等當相與補承缺失上回天意是歲帝崩在位四十年享年六十一

史臣論曰理宗享國久長與仁宗同惟其用相賢否故致治有異耳蔡州之役幸依元兵以雪先世之恥顧乃貪地棄盟事釁隨起兵連禍結境土日蹙由其中年嗜慾既多怠於政事權移姦臣以致於此然嘉定以來正邪貿亂國是靡定帝自即位

黜王安石而尊濂洛表章朱呂丕變士習使後世知理學足以復古帝王之治帝之功不為少焉廟號曰理宜哉

歷代君鑒卷之二十七

善可為法

金

世宗

金主世宗諱雍姓完顏氏太祖阿骨打孫睿宗訛里朶子也初名烏祿體貌奇偉美須髯長過其腹胸間有黑子七如北斗形性仁孝沉靜明達衆心歸之以宗室子留守東京時海陵南伐天下騷動為衆所推戴遂即位○大定元年詔凡官殿張設毋得增置無役一夫以擾百姓但謹闔禁嚴出入而已○二年正月戊辰朔日有食之伐鼓用幣徹樂減膳不視朝因謂宰相曰進賢退不肖宰相之職也有才能高於己者或懼其分權往往不肯引置同列朕甚不取卿等毋以此為心仍勅御史臺檢察文移稽而不行行而失當皆舉劾之○獻享山陵禮畢欲獵而還左丞相完顏晏等諫曰邊事未寧不宜遊幸金主還還因諭晏等曰朕常慕古之帝王虛心受諫卿等有言即言毋緘默以自便又曰朕觀前代人臣將諫於朝與父毋妻子決示以必死同列目觀其死亦不顧身又為之諫此盡忠於國者人所難能也○金主謂宰相曰

朕即位未半年可行之事甚多近日全無敷奏朕深居九重正賴卿等贊襄各思所長以聞朕豈有倦怠又曰比聞外議奏事甚難朕於可行者未嘗不從自今敷奏無有隱朕固樂聞之又曰卿等當參民間利害及時事之可否以時敷奏不可公餘輒從自便優游而已又曰臣民上書者多勅尚書省詳閱而不即具奏天下將謂朕徒受其言而不行也其亟條具以聞○詔減御膳及官中食物之半因諭尚食局使曰太官之食皆民脂膏日者品味太多不可偏舉徒為虛費自今止進數味而已他日又謂宰臣曰朕年來惟以省約為務常膳止四五味已厭飫之比初即位十減七八宰臣曰天子自有定制不同餘人金主曰天子亦人耳枉費安用○金主謂宰臣曰百姓上書陳時政其言猶有所補卿等位居機要略無獻替可乎夫聽斷獄訟簿書期會何人不能唐虞之聖猶務兼覽博照乃能成治正隆專任獨見故取敗亡朕早夜孜孜冀聞讜論卿等宜體朕意自今百司官吏凡上書言事或為有司所抑其表進以聞朕將親覽焉○詔第職官廉能污濫不職各為三等而黜陟之因謂宰臣曰朝官當慎選其人庶可激勵其餘若不當

則啓覬覦之心卿等必知人才優劣舉實才用之又曰海陵不辨人才優劣惟徇己欲多所升擢朕即位以來以此為戒止取實才用之近聞蠡州同知移刺延壽在官污濫詢其出身乃正隆時鷹房孑如鷹房厨人之類可典城牧民邪自今如此局分不得授以臨民職任○詔御史臺曰卿等所劾惟諸局行移稽緩及緩於赴局耳此細事也自三公以下官僚善惡邪正當審察之若止理細事而略其大者將致卿等於罪○又謂宰臣曰朕觀唐史惟魏徵善諫所言皆國家大事甚得諫臣之體近時臺諫惟指摘一二細碎事姑以塞責未嘗有及國家大利害者豈知而不言歟無乃亦無知也宰臣無以對○又謂宰臣曰卿等每奏皆常事凡治國安民及朝政不便於民者未嘗及也如此則宰相之任誰不能之○四年五月旱初有司審冤獄禁宮中音樂放毬場役夫謂宰臣曰北京懿州臨潢等處嘗經契丹寇掠平薊二州近復蝗旱百姓艱食父母兄弟不能相保多冒鬻為奴朕甚憫之可速遣使閱實其數出內庫物贖之○五年肇州防禦使蒲察通朝辭賜通金帶諭之曰卿雖有才然用心多詐朕左右須忠實人故命卿補外賜卿

金帶者答卿服勞之久也。又顧謂左宣徽使敬嗣輝曰：如卿不可謂無才。所欠者純實耳。又曰：凡為人臣上欲要君之恩，下欲干民之譽，必虧忠節。卿宜戒之。○八年，金主謂宰臣曰：朕治天下，方與卿等共之。事有不可各當面陳，以輔朕之不逮。慎毋阿順取容。卿等致位公相，正行道揚名之時。苟或偷安自便，雖為今日之幸，後世以為何如？○嘗謂秘書監移刺子敬等曰：昔唐虞之時，未有華飾。漢惟孝文，務為純儉。朕於宮室，惟恐過度。其或興脩，即損宮人歲費以充之。今亦不復營建矣。如宴飲之事，近惟太子生日及歲元飲酒，往者亦止。上元中秋飲之，亦未嘗至醉。至於佛法，尤所未信。梁武帝為同泰寺奴，遼道宗以民戶賜僧，寺復加以三公之官，其惑深矣。遂詔戶工兩部，自今宮中之飾，勿用黃金。○金主謂平章政事完顏思敬等曰：朕思得賢士，寤寐不忘。自今朝臣出外，即令體訪外任職官，廉能者及草萊之士，可以助治者，具姓名以聞。又諭宰臣曰：卿等舉用人才，凡已所知，識必待他人舉奏。朕甚不喜。如其果賢，何必以親疎為避忌也？○嘗謂宰臣曰：海陵時脩起居注，不任直臣。故所書多不實。可訪求得實，詳而錄之。叅政孟浩

進曰：良史直筆，君舉必書。自古帝王不自觀史，意正在此。金主曰：然。因論史事。且曰：朕觀前史，多溢美。大抵史書載事，貴實不必浮辭諂諛也。又曰：近覽資治通鑑，編次累代廢興，甚有鑒戒。司馬光用心如此，古之良史，無以加也。○九年正月，金主與宣徽使敬嗣輝等論古今事。因曰：亡遼日，屠食羊三百，豈能盡用？徒傷生耳。朕雖處至尊，每當食，常思貧民飢餓猶在已也。彼身為惡，而口祈福，何益之有？如海陵以張仲軻為諫議大夫，何以得聞忠言？朕與大臣論議，一事非正不言。卿等不以正對，豈人臣之道也？○又謂宰臣曰：朕觀在位之臣，初入仕時，競求聲譽，以取爵位。亦既顯達，即徇默苟容，為自安計。朕甚不取。宜宣諭百官，使知朕意。○十一年，金主謂宰臣曰：五品以下，闕貲甚多，而難於得人。三品以上，朕則知之。五品以下，不能知也。卿等曾無一言見舉者，欲畫久安之計，與百姓之利，而無良輔，所行皆尋常耳。雖日日視朝，何益之有？卿等宜勉思之。○又曰：朕已行之事，卿等以為成命，不可復更。但承順而已。一無執奏。且卿等凡有奏，何嘗不從？自今朕旨雖出，宜審而行。有未便者，即奏改之。或在下位有言尚書省所行未便，亦當

從而改之。毋拒而不從。○又曰。凡已經奏斷事。有未當卿等勿謂已行。不為奏聞改正。朕以萬機之繁。豈無一失。卿等但言之。朕當更改。必無吝也。又曰。朕之言行。豈能無過。常欲人直諫。而無肯言者。使其言果善。朕從而行之。又何難也。○金主幸東宮。謂太子曰。吾兒在儲貳之位。朕為汝措天下。當無復有經營之事。汝惟無忘祖宗純厚之風。以勤脩道德為孝。明信賞罰為治而已。昔唐太宗謂其子高宗曰。吾伐高麗。不克終。汝可繼之。如此之事。朕不以遺汝。如遼之海濱王。以國人愛其子。嫉而殺之。此何理也。子為眾愛。

卷之七

愈為美事。所為若此。安有不亡。唐太宗又嘗謂高宗曰。爾於李勣無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宜即授以僕射。彼必致死力矣。君人者。焉用偽為。受恩於父。安有忘報於子者乎。朕御臣下。惟以誠實耳。○十二年。詔太子詹事曰。東宮官屬。尤當選用正人。如行檢不脩。及不稱職者。具以名聞。又召諸王府長史諭之曰。朕選汝等。正欲勸導諸王使之為善。如諸王所為有未善。當力陳之。或不從。則具某日行某事以奏。若阿意不言。朕惟汝罪。○嘗屏侍臣與宰臣議事。記注官亦退。因諭宰臣曰。史官紀人君善惡。朕之言動。及與卿等

所議。皆當與知。其於紀錄。無或有隱。可以朕意諭之。○尚書省奏鄧州民范三毆殺人當死。而親老無侍。金主曰。在醜不爭。謂之孝。孝然後能養。斯人以一朝之忿。忘其身。而有事親之心乎。可論如法。其親官與養濟。○十四年。金主謂宰臣曰。聞愚民祈福多建佛寺。雖已條禁。尚多犯者。宜申約束。無令徒費財用。朕於釋老。早年亦頗惑之。旋悟其非。且上天立君。使之治民。若盤樂怠荒。欲以僥倖祈福難矣。果能愛養下民。上當天心。福必報之。又曰。人皆以奉道崇佛設齋讀經為福。朕使百姓無冤。天下安樂。不勝於彼乎。爾

卷之七

等居輔相之任。誠能匡益國家。使百姓蒙利。不惟身享其報。亦將施及子孫矣。○嘗御垂拱殿。顧太子及親王曰。人之行。莫大於孝弟。孝弟無不蒙天日之祐。汝等宜盡孝於父母。友於兄弟。自古兄弟之際。多因妻妾離間。以至相違。且妻者乃外屬耳。可比兄弟之親乎。若妻言是聽。而兄弟相違。甚非禮也。汝等當以朕言常銘於心。○十六年。金主與親王宰執從官從容論古今興廢事曰。經籍之興。其來久矣。垂教後世。無不盡善。今之學者。既能誦之。必須行之。苟不能行。誦之何益。女直舊風。最為純直。雖不知書。然其祭天

地敬親戚尊者老接賓客信朋友禮意款曲皆出自然其善與古書所載無異汝輩當習學之舊風不可忘也○十七年有司奏高麗所進玉帶乃石似玉者金主曰小國無能辨識者誤以為玉耳且人不易物惟德其物若復却之豈禮體邪○尚書省奏振東京等路粟不給金主曰朕常語卿等遇豐年即廣糴以備凶歉卿等皆言天下倉廩盈溢今欲振濟乃云不給自古帝王皆以蓄積為國家長策朕之積粟豈欲獨用之邪今既不給可於隣道取之以濟自今預備當以為常○嘗謂宰臣曰今之在官者同僚所見事

卷之七

八

雖當理必以為非意謂役之則恐人謂政非已出如此者多朕甚不取又曰今在下僚豈無人材但在上者不能汲引惡其才勝己耳昔狄仁傑起自下僚力扶唐祚使既危而安延數百年之永仁傑雖賢非婁師德何以自進乎○尚書省擬同知永寧軍節度使阿可為刺史金主曰阿可年幼於事未練授佐貳可也平章政事唐括安禮奏曰臣等以阿可宗室故擬是職金主曰郡守係千里休戚安可不擇人而私其親邪若以親親之恩賜與雖厚無害於政使之治郡而非其才一境何賴焉○嘗謂宰臣曰朕觀自古人

君多進用讒諂其間蒙蔽為言非細若漢明帝尚為此革惑之朕雖不及古之明君然近習讒言未嘗入耳至於宰輔之臣亦未嘗用一人私議也○二十三年御史臺進州縣所擬官罪金主覽之曰卿等所廉皆細碎事又止錄其惡而不舉其善審如是其為官者不亦難乎其併察善惡以聞○六月金主謂侍臣曰昨夕苦暑通宵不寐因念小民比屋卑隘何以安處○嘗謂宰臣曰帝王之政固以寬慈為德然如梁武帝專務寬慈以至紀綱大壞朕嘗思之賞罰不濫即是寬政也餘復何為○二十四年金主謂宰臣曰

卷之七

九

天子巡狩當舉善罰惡凡士民之孝弟端睦者舉而用之其不顧廉恥無行之人則教戒之不悛者則加懲罰又曰今時之人有罪不問則謂不知有罪必責則謂尋罪風俗之薄如此不能復于古也卿等以德輔佐當使復還古風○二十六年尚書省擬奏除授金主曰卿等在省未嘗薦士止限資級安能得人古有布衣入相者聞宋亦多用山東河南流寓疎遠之人皆不拘於貴近也以本朝境土之大豈無其人朕難徧知卿又不舉自古豈有終身為相者外官三品以上必有可用之人但無故得進耳○尚書省奏定

院務監官虧兌陪納法及橫班格。因曰。朕常日御膳亦從減省。嘗有一公主至。至無餘膳可與。當直官皆目睹之。若欲豐腴。雖日用五十羊亦不難。然皆民之脂膏。不忍為也。監臨官惟知利己。不知其利自何而來。朕嘗歷外任。稔知民間之事。想前代之君雖享富貴。不知稼穡之艱難者甚多。其失天下皆由此也。遼主聞民間乏食。謂何不食乾腊。蓋幼失師保之訓。及其即位。故不知民間疾苦也。隋煬帝時。楊素專權行事。乃不慎委任之過也。與正人同處。所知必正道。所聞必正言。不可不慎也。今原王官屬當選。純謹秉性。

卷之三

十

正直者克勿用有權術之人。○又嘗謂侍臣曰。唐太子承乾所為多非度。太宗縱而弗檢。遂至於廢。如早為禁止。當不至是。朕於聖經不能深解。至於史傳。開卷輒有所益。每見善人不忘忠孝。檢身廉潔。皆出天性。至於常人多喜為非。有天下者苟無以懲之。何由致治。孔子為政七日而誅少正卯。聖人尚爾。況餘人乎。○又曰。朕雖年老。聞善不厭。孔子云。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大哉言乎。○嘗謂宰臣曰。朕方前古明君。固不可及。至於不納近臣讒言。不受戚里私謁。亦無愧矣。朕嘗自思。豈能無過。所患過而不改。過而

能改。庶幾無咎。省朕之過。頗喜興土木之工。自今不復作矣。○二十七年。以襄城令趙胤為應奉翰林文字。胤入謝。金主謂宰臣曰。此党懷英所薦邪。對曰。諫議黃久約亦嘗薦之。曰。學士院比舊殊無人材。何也。右丞張汝霖曰。人材須作養。若令久任練習。自可得人。○嘗謂宰臣曰。卿等老矣。殊無可以自代者乎。必待朕知而後進乎。顧右丞張汝霖曰。若右丞者亦石丞相所言也。平章政事完顏襄及汝霖對曰。臣等苟有所知。豈敢不言。但無人耳。金主曰。春秋諸國分裂。土地褊小。皆稱有賢才。卿等不舉而已。今朕自勉。庶

卷之三

十一

幾致治。他日子孫誰與共治者乎。宰臣皆有慚色。又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天下之廣。人民之衆。豈得無人。唐之顏真卿。段秀實。皆節義之臣也。終不升用。亦當時大臣固蔽而不舉也。卿等當不私親故而舉忠正之人。朕將用之。他日又曰。齊桓中庸主也。得一管仲。遂成霸業。朕夙夜以思。惟恐失人。朕既不知卿等又不薦。必俟全才而後舉。蓋亦難矣。如舉某人長於某事。朕亦量材用之。朕與卿等俱老矣。天下至大。豈得無人。薦舉人材。當今急務也。又曰。人之有幹能。固不易得。然不若德行之士最優也。○金主曰。朕聞

賈城尉蒙括特末也。清廉其為政何如。左丞幹特刺對曰。其部民亦稱譽之。然不知所稱何事。金主曰。凡為官但得清廉亦可矣。安得全才之人可進官一階。升為令。○嘗以所進御膳不調適。有旨問之。尚食局直長言。臣聞老母病。私心憤亂。如喪魂鬼。以此有失。嘗視臣罪萬死。金主嘉其孝。即令還家侍疾。平愈乃來。○二十八年。金主謂宰臣曰。近聞烏底改有不順之意。若遣使責問。彼或抵捍不遜。則邊境之事有不可已者。朕嘗思之。招徠遠人於國家。殊無所益。彼來則聽之。不來則無強其來。此前世羈縻之長策也。

卷之二十七

○參知政事李魯阿魯罕罷。因謂宰臣曰。用人之道。當自其壯年心力精強時用之。若拘以資格。則往往至於老耄。此不思之甚也。阿魯罕使其早用。朝廷必得輔助之力。惜其已衰老矣。凡有可用之材。汝等宜早思之。○尚書省奏擬除授而拘以資格。金主曰。日月資考。所以待庸人耳。若才行過人。豈可拘以常例。國家事務。皆須得人。汝等不能隨才委使。所以事多不治。朕固不知用人之術。汝等但務循資守格。不思進用才能。豈以才能見用。將奪已之祿位乎。不然。是無知人之明也。群臣皆曰。臣等豈敢蔽賢才。識不

逮耳。復顧右丞張汝霖曰。前世忠言之臣何多。今日何少也。對曰。世亂則忠言進。承平則忠言無所施。金主曰。何代無可言之事。但古人知無不言。今人不肯言耳。汝霖不能對。金主在位二十九年。壽六十有七。史官論曰。世宗之立。雖由勸進。然天命人心之所歸。雖古聖賢之君亦不能辭也。蓋自太祖以來。海內用兵。寧歲無幾。重以海陵無道。賦役繁興。盜賊滿野。兵甲並起。國內騷然。老無留養之丁。幼無顧復之愛。顛危愁困。待盡朝夕。世宗久典外郡。明禍亂之故。知吏治之得失。及既即位。好賢納諫。尚文

卷之二十七

抑武。南北講好。與民休息。於是躬節儉。崇孝弟。信賞罰。重農桑。慎守令之選。嚴廉察之責。孜孜為治。夜以繼日。可謂得為君之道矣。當此之時。群臣守職。上下相安。家給人足。倉廩有餘。刑部斷死罪。歲或十七人。或二十人。號稱小堯舜。豈虛語哉。然舉賢之急。求言之切。不絕乎訓辭。而群臣偷安苟祿。不能將順其美。以成大順也。噫。

歷代君鑒卷之二十七

歷代君鑒卷之二十八

善可為法

元

世祖

世祖皇帝諱忽必烈。姓奇渥溫氏。蒙古部人。太祖鐵木真之孫。睿宗拖雷第四子也。性仁明英睿。事太后至孝。尤善撫下。在潛邸。思大有為於天下。廷藩府舊臣及四方文學之士。問以治道。憲宗即位。同母弟惟帝最長。且賢盡屬。以漠南漢地軍國庶務。憲宗崩。帝以屢立大功。為諸王大臣所推戴。即皇帝位。○初帝

卷之二十八

間竇默賢。召見問以治道。默首舉三綱五常為對。帝曰。人道之端。莫大於此。失此。無以立於世矣。又遣使聘王鶚。及至。迎勞召對。進講孝經書易及齊家治國之道。古今事物之變。每夜分乃罷。帝曰。我雖未能即行汝言。安知異日不能行耶。○帝南駐。入忽都之地。以邢州每歲徵求百出。民弗堪命。乃遣近侍脫兀脫尚書劉肅等往治之。不期月。流亡復歸。戶增十倍。邢乃大治。○帝駐桓撫間。憲宗命斷事官牙魯瓦赤與不只兒等。總天下財賦于燕。視事一日。殺二十八人。其一人盜馬者。杖而釋之矣。偶有獻環刀者。遂追還

所杖者。手試刀斬之。帝責曰。凡死罪。必詳讞而後行刑。今一日殺二十八人。必多非辜。既杖復斬。此何刑也。不只兒錯愕。不能對。○帝奉命征雲南。於曲先腦兒之地。夜宴。姚樞陳宋太祖遣曹彬取南唐。不殺一人。市不易肆。事明日。帝據鞍呼樞曰。汝昨日言曹彬不殺。吾能為之。吾能為之。樞馬上謝曰。仁明如此。生民之幸。有國之福也。○帝帥師伐宋。張文謙等言王者之師。有征無戰。一視同仁。不可嗜殺。帝曰。期與卿等守此言。既至宋境。分命諸將毋妄殺。毋焚人室廬。所獲生口。悉縱之。○中統元年三月。帝即位。召劉秉

卷之二十八

忠問以治天下大經。養民良法。秉忠來祖宗舊典。恭以古制之宜。於今日者。條列以聞。於是詔建元紀事。立中書省。宣撫司。朝廷舊臣山林遺逸之士。咸見錄用。文物粲然一新。○詔十路宣撫司官。勸農桑。抑游惰。禮高年。問民疾苦。舉文學才識。可以從政。及茂才異等。列名上聞。以聽擢用。其職官污濫及民不孝悌者。量輕重議罰。○以竇默為太子太傅。命皇子真金從默學。賜以玉帶鉤。諭之曰。此金內府故物。汝老人佩服為宜。且使我子孫見之。如見我也。○三年。命諸路管民官。勸誘百姓開墾土田。種植桑棗。不得擅興

不急之務妨奪農時○帝諭史天澤曰朕或乘怒欲有所誅殺卿等宜遲留一二日覆奏行之○至元元年五月平陰縣尹馬欽發私粟六百石贍飢民又給民粟種四百石下詔獎諭特賜西錦以旌其義○十四年三月以冬無雨雪春澤未繼遣使問便宜事於翰林國史院耶律鑄寶默等對曰足食之道唯節浮費糜穀之多無踰醪醴麴蘖況自周漢以來嘗有明禁祈賽神社費亦不賞宜一切禁止從之○十六年二月詔湖南行省於戍軍還塗每四五十里立安樂堂疾者醫之饑者廩之死者藁葬之官給其需○元

卷之六

三

里養合帶言賦北京車牛俱至可運軍糧帝曰民之艱苦汝等不問但知役民使今歲盡取之來歲禾稼何由得種其止之○海賊金通精死其從子溫有司欲論如法帝曰通精已死溫何預焉特赦其罪○十九年雲南按察司官陞辭詔諭之曰卿至彼當宣明朕意勿求貨財名成則貨財隨之徇財則必失其名而性命亦不可保矣○都護府言合刺未州民饑命戶給牛二頭種二石更給鈔一十一萬六千四百錠糴米六萬四百石為四月糧賑之○二十三年或告漢人毆傷國人及太府監屬廬甲盜剪官布帝怒命

殺之以懲衆董文忠言今刑曹於罪囚當死者已有服辭猶必詳讞豈可因人一言遽加重刑宜付有司閱實以俟後命乃遣文忠及近臣突滿分覈之皆得誣狀遂詔原之因責侍臣曰方朕怒時卿曹皆不敢言非文忠開悟朕心則殺二無辜之人賜文忠金尊曰用旌卿直○河東按察使不忽木以大同民飢便宜發倉廩賑之阿合馬所善幸臣奏不忽木擅發軍儲帝曰使行發粟以活吾民乃其職也何罪之有○帝以不忽木論事引義正大皆古今治要因諭之曰太祖有言人主理天下如右手持物必資左手承之

卷之六

四

然後能固卿實朕之左手也每拊髀歎曰恨卿生晚不得早聞此言然亦吾子孫之福因遺以璧曰他日持此以見朕也○二十四年二月駕幸上都札魯忽赤合刺合孫等言去歲審囚官所錄囚數太多宜令數人分道行刑帝曰囚非群羊豈可遽殺耶宜悉配淘金○二十五年四月尚書省臣言近以江淮饑命行省賑之吏與富民因緣為奸多不及於貧者今杭蘇湖秀四州復大水民鬻妻女易食帝聞之即命輟上供米二十萬石審其貧者賑之○二十八年揚州路學正李淦言人皆知桑哥用群小之罪而不知尚

書右丞葉李妄舉桑哥之罪。宜斬葉李以謝天下。詔驛召淦詣京師。至則李卒。除淦江陰教授。以旌直言。○江西行省伯顏阿老瓦丁言。蒙山歲課銀二萬五千兩。初制鍊銀一兩。免役夫田租五斗。今民力日困。每兩擬免一石。帝曰。重困吾民。民何以生。從之。○二十九年。帝聞捏怯烈女直二百人。以漁自給。詔曰。與其漁於水。曷若力於田。其給牛價農具。使之耕。○回字可馬合謀沙等獻大珠。邀價鈔數萬錠。帝曰。珠何為留。是錢以賄貧者。○帝嘗問湖北招討使管如德曰。我何以得天下。宋何以亡。如德對曰。陛下以福

卷五十五

德勝之。襄樊宋咽喉也。咽喉被塞。不亡何待。帝曰。善。一日。帝謂如德曰。朕治天下。重惜人命。凡有罪者。必命面對再四。果實也。而後罪之。非如宋權奸擅權書片紙。數字即殺人也。汝當一心奉職。毋懼忌嫉之口。○帝召朵兒赤見于香閣。問曰。朕聞儒者多嘉言。朵兒赤對曰。陛下聖明仁智。奄有四海。當親君子。遠小人耳。古昔帝王。未有不以小人而亡者。惟陛下察焉。帝曰。朕惟廷臣有慙直忠信。未嘗不悅而受之。違忤者。亦未嘗加罪。蓋欲養忠直而退諛佞也。汝言甚合朕意。帝在位三十五年。享年八十。謚曰聖德神功文

武皇帝。廟號世祖。國語尊稱曰薛禪皇帝。

史臣論曰。世祖度量弘廣。知人善任。使信用儒術。愛養黎庶。每遇災傷。免租賑飢。惟恐不及。其存心如此。用能以夏變夷。混一區宇。立經陳紀。所以為一代之制者。規模宏遠矣。

仁宗

仁宗皇帝諱愛育黎拔力八達。順宗次子。武宗之弟也。母曰興聖太后弘吉剌氏。成宗崩。帝侍太后自懷州入燕。聞丞相阿忽台等謀不軌。率衛士執之。伏誅。眾欲推帝正大位。帝曰。惡人潛結。官壘搆亂我家。故

卷五十六

誅之。豈欲觀望神器耶。懷寧王吾兄也。正位為宜。乃遣使迎懷寧王歸即位。是為武宗。武宗立。帝為皇太子。武宗崩。帝即位。○初。帝出居懷州。所過郡縣。供帳華侈。悉令撤去。嚴飭扈從。毋擾於民。且諭僉事王毅察而言之。民皆感悅。○帝自懷州北歸。至衛輝。經比干墓。顧左右曰。紂內荒於色。毒痛四海。比干諫紂。刳其心。遂失天下。今祀比干於墓。為後世勸。○帝至漳州。值大風雪。田叟有以孟粥進者。近侍卻不受。帝曰。昔漢光武嘗為寇兵所迫。食豆粥。大丈夫不備嘗艱阻。往往不知稼穡艱難。以至驕惰。命取食之。賜叟綾

一匹慰遣之○大德十一年六月武宗立帝為皇太子受金寶遣使四方旁求經籍識以玉刻印章命所侍掌之時有進大學衍義者命詹事王約等擇而譯之帝曰治天下此一書足矣因命與圖象孝經列女傳並刊行賜臣下○詹事院臣啓金州獻瑟瑟洞請遣使采之帝曰所寶惟賢瑟瑟何用焉若此者後勿復聞先是近侍言賈人有售美珠者帝曰吾服御雅不喜飾以珠璣生民膏血不可輕耗汝等當進賢才以恭儉愛人相規不可以奢靡蠹財相導言者慚而退淮東宣慰使撒都獻王觀音七寶帽頂寶帶寶鞍

卷之七

七

卻之戒諭如初○命中書平章李孟領國子監學諭之曰學校人材所自出卿等宜數詣國學課試諸生勉其德業○帝謂侍臣曰郡縣官有善有惡其命臺官選正直之人為廉訪司官而體察之果有廉能愛民者不次擢用則小人自知激勵矣○至大四年三月帝既即位諭省臣曰卿等哀聚中統至元以來條章擇曉法律老臣斟酌重輕折衷歸一頒行天下俾有司遵行則抵罪者庶無冤抑又諭太府監臣曰財用足則可以養民給軍旅自今雖一縑之微不言於朕毋輒與人○賜大都路民年九十者二千三百

三十一人帛一疋八十者八千三百三十一人帛一匹○帝以太子少保張驢為江浙平章戒之曰汝先朝舊臣故命汝往民為邦本無民何以為國汝其上體朕心下愛斯民○帝御便殿李孟進曰陛下御極物價頓減方知聖人神化之速敢以為賀帝感然曰卿等宜極力贊襄使兆民乂安庶幾天心克享至於秋成尚未敢必今朕踐阼曾未踰月寧有物價頓減之理朕託卿甚重茲言非所賴也孟愧謝○衛王阿木哥入見帝謂省臣曰朕與阿木哥同父而異母朕不撫育彼將誰賴其賜鈔二萬錠他勿援例

卷之八

八

○帝覽貞觀政要諭翰林侍講阿林鉢木兒曰此書有益於國家其譯以國語刊行俾蒙古色目人誦習之○詹事完澤等言方今進用儒者而老成日以凋謝四方儒士成材者請擢任國學翰林秘書太常或儒學提舉等職俾學者有所激勵帝曰卿言是也自今勿限資級果才而賢雖白身亦用之○帝諭御史大夫塔思不花曰凡大臣不法卿等劾奏毋避朕自裁之又諭省臣曰翰林集賢儒臣朕自選汝等毋輒擬進人言御史臺任重朕謂國史院尤重御史臺一時公論國史院實萬世公論○帝諭左右曰回回以

寶玉鬻於官。朕思此物何足為寶。唯善人乃可為寶。善人用則百姓安。茲國家所宜寶也。○皇慶二年春正月。帝以去秋至春亢旱於宮中焚香默禱。遣官分禱諸祠。甘雨大注。又問弭災之道。翰林學士程鉅夫舉湯禱桑林事。帝獎諭之。○十月行科舉。詔天下以皇慶三年八月。天下郡邑與其賢者能者充貢。有司明年二月會試京師。中選者親試于廷。賜及第出身。有差。帝謂侍臣曰。朕所願者安百姓以圖至治。然匪用儒士。何以致此。設科取士。庶幾得真儒之用。而治道可興也。○延祐元年三月。晉寧民侯喜兒昆弟五人並坐法當死。帝曰。彼一家不幸而有是事。其擇情輕者一人杖之。俾養其父母。毋絕其祀。○帝以資治通鑑載前代興亡治亂。命集賢院學士李孟等擇其切要者譯寫以進。○二年正月。詔遣宣撫司分十二道問民疾苦。黜陟官吏。命中書省臣分領庶務。禁南人典質妻女。販買為驅者。○十一月。以星變赦天下。減免各路差稅有差。左丞相合散等言。彗星之異。由臣等不才所致。願避賢路。帝曰。此朕之愆。豈卿等所致。其復乃職。苟政有過。差多憚於改。凡可以安百姓者。當悉言之。庶上下交脩。天變可弭也。○四年正月。

卷之八十九

帝謂左右曰。中書比奏百姓乏食。宜加賑恤。朕默思之。民飢若此。豈朕有過。差以致然歟。向詔百司務遵世祖成憲。宜勉力奉行。輔朕不逮。然嘗思之。唯省刑薄斂。庶使百姓各遂其生也。○帝嘗夜坐。謂侍臣曰。雨暘不時。奈何。蕭拜住對曰。宰相之過也。帝曰。卿不在中書耶。拜住惶愧。頃之。帝露香默禱。既而大雨。左右以雨衣進。帝曰。朕為民禱雨。何避焉。○七月。冀寧路地震。帝諭省臣曰。比聞蒙古諸部困乏。往往鬻子女於民家為婢僕。其命有司贖之。還各部。○帝嘗出見衛士有弊衣者。駐馬問之。對曰。戍守邊鎮。餘十五年。以故貧耳。帝曰。此輩久勞於外。留守臣未嘗以聞。非朕親見。何由知之。自今有類此者。必言於朕。因命賜之錢帛。○合散奏事畢。帝問曰。卿等日所行者何事。合散對曰。臣等第奉行詔旨而已。帝曰。卿等何嘗奉行朕旨。雖祖宗遺訓。朝廷法令。皆不遵守。夫法所以辨上下。定民志。自古及今。未有法不立而天下治者。使人君制法。宰相能守而弗失。則下民知所畏避。紀綱可正。風俗可厚。其或弛民慢。怨言並興。欲求治安。豈不難哉。○五年七月。御史中丞趙簡言。皇太子春秋鼎盛。宜選耆儒數陳道義。訪求碩學。分進講。

卷之九十

讀實宗社無疆之福。帝從之。○大司農賈任等進司農丞苗好謙所撰栽桑圖說。帝曰。農桑衣食之本。此圖甚善。命刊印千帙。散之民間。○六年正月。帝御嘉禧殿。謂扎魯忽赤賈問曰。扎魯忽赤。人命所繫。其詳閱獄辭。事無大小。必謀諸同僚。疑不能決者。與省臺臣集議。以聞。又顧謂侍臣曰。卿等以朕居帝位。為安邪。朕惟太祖創業艱難。世祖混一區宇。兢業守成。恒懼不能當天心。繩祖武。使萬邦百姓樂得其所。朕念慮在茲。卿等固不知也。○帝謂臺臣曰。有國家者。以民為本。比聞百姓疾苦。銜冤者眾。其令監察御史廉訪司審察以聞。○十二月。風雪甚寒。帝謂侍臣曰。朕與卿等居煖室。宗戚昆弟遠戍邊陲。曷勝其苦。歲賜錢帛。可不徧及歟。勅上都冬夏設食于路。以食飢者。帝在位十年。享年三十六。謚曰聖文欽孝皇帝。國語曰。普顏篤皇帝。廟號仁宗。

史臣論曰。仁宗天性慈孝。聰明恭儉。通達儒術。嘗曰。脩身治國。儒道為切。又曰。儒者可尚。以能維持三綱五常之道也。平居服御質素。澹然無欲。不事遊畋。不喜征伐。不崇貨利。事太后終身不違顏色。待親宗勲舊。始終以禮。大臣親老時。加恩賚。太官

進膳。必分賜貴近。有司奏大辟。毋慘惻。移時。其致致為治。一遵世祖之成憲云。

歷代君鑒卷之二十八

歷代君鑑卷之二十九

國朝高皇帝

太祖高皇帝

太祖高皇帝

帝姓朱氏。濠之鍾離東鄉人也。

父仁祖。勤儉忠厚。人稱長者。

母太后陳氏生四子。

上其季也。方

上生。紅光滿室。自後夜數有光鄰里。遙見驚以為火。

皆奔救。至則無有。人咸異之。及

上稍長。姿貌雄傑。志意廓然。獨居沉念。人莫能測。既就學。聰明過人。事親孝。侍奉左右不違意。年三十

七為吳王。四十一即帝位。先是歲甲申。

上年十七。連遭三喪。又值歲歉。與仲兄極力營葬事。

遂歷游光固。汝潁諸州。凡三年。時泗州盜起。列郡

騷動。辛卯夏五月。汝潁兵起。壬辰春二月。定遠人郭子興。孫德崖等起兵。自稱元帥。攻拔濠州。據其

城守之。上念無所逃難。不獲已。乃以閏三月甲戌朔旦抵濠。

城入門。子興見

上狀貌奇偉。異常人。遂留置左右。甚見親愛。凡有攻

討。即命以往。往輒勝。子興由是益盛。是冬。元將

賈魯與月哥察兒圍濠城。城中極力拒守。癸巳夏

五月。元兵解圍去。城中乏糧。人艱食。

上以鹽易米於懷遠。歸贍子興家。濠城自元兵退。軍

士多死傷。

上乃歸鄉里募兵。得七百餘人。以還。子興喜。以

上為鎮撫。是時子興等馭下無道。所部多暴橫。

上觀其所為。恐禍及己。乃以七百人屬他將。而獨與

徐達等二十四人南去。略定遠。得壯士三千人。後

七日。率之而東。夜襲元知院老張于橫澗山。黎明

入其營。老張棄軍遁去。降其民兵男女七萬。得精

壯二萬。悉加訓練。

上諭之曰。爾眾初非不多。一旦為吾所有。何也。蓋將

無紀律。士不素練。故爾。今練習爾等者。欲令知紀

律也。宜共戮力。以建功業。眾皆羅拜曰。唯公所命。

於是率之南略滁陽。道遇定遠人李善長來謁。

上與語。悅之。留置幕下。俾掌書記。遂與俱攻滁陽。下

之。○甲午七月。除大旱。

上憂之聞滁之西南豐山陽谷柏子潭有龍祠水旱
禱之輒應即齋沐往禱後三日大雨如注

上即乘雨詣祠謝是歲滁大熟○

上以四方割據稱雄者衆戰爭無虛日又旱蝗相仍
人民飢饉死者相枕藉心甚憂之乃禱于天曰今
天下紛紛群雄並爭迭相勝負生民皇皇墜于塗
炭不有所屬物類盡矣願天早降大命以靖禍亂
苟元祚未終則群雄宜早息某亦處群雄中請自
某始若元祚已終群雄之中當膺天命者大命早
歸之無使生民久沾危苦存亡之幾驗于三月及

踰三月

上兵益盛時子興名稱尚微且無意遠略但欲據滁
自王

上察其意因說曰滁山城也舟棹不通商賈不集無
形勝可據不足居也子興默然事遂止乙未春正
月滁師乏糧諸將謀所向子興命定計

上曰困守孤城非計今欲謀所向惟和陽可圖於是
命與張天祐等規取和陽既而元兵來攻自城西
門踰隍轉攻北門

上命開門擊之元兵阻隍大敗走遣報子興子興遂

命

上總守和陽初諸將破城暴橫多殺人城中人民夫
婦不相保

上為之惻然即召諸將謂曰比諸軍自滁來多虜人
妻女使民夫婦離散軍無紀律何以安衆凡軍中
所得婦女當悉還之於是夫婦皆相携而往室家
得完人民大悅○五月

上帥舟師攻蠻子海牙于峪溪口大敗其衆遂與諸
將定渡江之計諸將咸欲直趨金陵

上曰取金陵必自采石始采石南北喉襟得采石金

陵可圖也六月

上率徐達馮國用邵榮湯和李善長常遇春鄧愈耿
君用毛廣廖永安各引舟渡江

上與永安舉帆前行永安請所向

上曰采石大鎮其備必固牛渚磯前臨大江彼難為
備禦今往攻之其勢必克乃引帆向牛渚風力稍
勁頃刻及岸守者驚駭出兵來拒

上麾甲士以進敵不支即走常遇春奮戈先登諸軍
鼓勇繼之采石鎮兵驚潰遂拔之緣江諸壘望風
迎附遂乘勝徑取太平執其萬戶納哈出太平路

總管新義出東門赴水死

上聞之曰義士也具棺斂葬之者儒李習陶安等率

父老出城迎

上安見

上狀貌謂習等曰龍姿鳳質非常人也我輩今有主矣

上之發采石也先令李善長為戒戢軍士榜比入城即張之及拔城士卒欲剽掠見榜揭通衢皆愕然不敢動有一卒違令即斬以徇城中肅然富民陳迪等獻金帛即以分給諸將士改太平路為太平

府諸將奉

書卷之十九

五

上為大元帥命諸將分守各門脩城浚濠以固守禦○冬十二月釋元萬戶納哈出北歸納哈出者木華黎裔孫也

上初獲之以其為元世臣子孫待之甚厚謂徐達等曰納哈出心在北歸今強留之非人情也不如遣之還達等以為虜心難測若舍之去恐貽後患不如殺之

上曰無故而殺之非義吾意已決姑遣之因召納哈出及降臣張御史謂之曰為人臣者各為其主況

汝有父母妻子之念今遣汝歸仍從汝至于此因資而遣之納哈出辭謝而去○丙申三月

上進兵集慶路元帥康茂才以城降

上悉召吏民父老諭之曰元失其政所在紛擾兵戈並起生民塗炭汝等處危城之中朝夕惴惴不能自保吾率眾至此為民除亂耳汝宜各安職業毋懷疑懼賢人君子有能相從立功業者吾禮用之居官者慎毋暴橫以殃吾民舊政有不便者吾為汝除之於是城中軍民皆喜悅更相慶慰乃改集慶路為應天府

書卷之十九

六

上既定金陵欲發兵取鎮江慮諸將不能禁戢士卒為民患明日召諸將戒之曰吾自起兵未嘗妄殺今汝等將兵當體吾心戒戢士卒城下之日毋焚掠毋殺戮有犯令者處以軍法縱之者罰無赦諸將皆頓首曰謹受命徐達等進兵攻鎮江克之號令嚴肅城中晏然民不知有兵○秋七月諸將奉上為吳國公以元御史臺為公府置江南行中書省上兼領省事○戊戌春正月遷元帥康茂才為營田使

上諭茂才曰比因兵亂隄防頽圯民廢耕耨故設營

田司以脩築隄防為掌水利今軍務實殷用度為急理財之道莫先於農春作方興慮旱潦不時有妨農事故命爾此職分巡各處俾高無患乾卑不病勞務在蓄洩得宜大抵設官為民非以病民若但使有司增飾館舍迎送奔走所至紛擾無益於民而反害之非付任之意○三月命提刑按察僉事分巡郡縣錄囚凡重者從輕輕者原之左右或言去年釋罪囚今年又從末減用法太寬則人不懼法法縱弛無以為治

上曰用法如用藥藥本以濟人不以斃人服之或誤

君卷之十九 七

必致戕生法本以衛人不以殺人用之太過必致傷物百姓自兵亂以來初離創殘今歸于我正當撫綏之況其間有一時誤犯者寧可盡法乎大抵治獄以寬厚為本少失寬厚則流入苛刻矣所謂治新國用輕典刑得其當則民自無冤抑若執而不通非合時宜也○十一月立管領民兵萬戶府諭行中書省臣曰古者寓兵于農有事則戰無事則耕暇則講武今兵爭之際當因時制宜所定郡縣民間豈無武勇之材宜精加簡拔編輯為伍立民兵萬戶府領之俾農時則耕閑則練習有事則

用之事平有功者一體陞擢無功者令還為民如此則民無坐食之弊國無不練之兵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庶幾寓兵於農之意也○十二月辟儒士范祖幹葉儀既至祖幹持大學以進

上問治道何先對曰不出乎此書

上命祖幹剖析其義祖幹以為帝王之道自脩身齊家以至於治國平天下必上下四旁均齊方正使萬物各得其所而後可以言治

上曰聖人之道所以為萬世法吾自起兵以來號令賞罰一有不平何以服眾夫武定禍亂文致太平

君卷之十九 八

悉此道也甚加禮貌命二人為諮議儀以疾辭祖幹亦以親老辭

上皆許之○己亥三月方國珍遣郎中張本仁以溫

台慶元三郡來獻且以其次子關為質

上曰古者慮人不從則為盟誓盟誓變而為交質子

此衰世之事豈可蹈之凡人之盟誓交質者皆由未能相信故也今既誠心來歸便當推誠相與當

如青天白日何自懷疑而以質子為哉乃厚賜遣之○庚子三月徵青田劉基龍泉章溢麗水葉琛

金華宋濂至建康初

上在婺州既召見。及去。處州又有薦基及溢琛者。上素聞其名。即遣使以書幣徵之。時總制孫炎先以

上命請基。至是四人同赴建康入見。

上甚喜。賜坐。從容問曰。四海紛爭。何時而定。溢起對

曰。天道無常。唯德是輔。唯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上善其言。甚禮貌之。○辛丑三月。方國珍遣檢校燕

敬以金玉飾馬鞍轡來獻。

上曰。吾方有事四方。所需者文武材能。所用者穀粟

布帛。其他寶玩。非所好也。却其獻。○秋七月。

上視事東閣。時天熱。坐久汗濕衣。左右更以衣進。皆

君鑒卷三十九

經濟渥者。參軍宋思顏曰。臣見

主公躬行節儉。舊衣皆澣濯。更進禹之惡衣服。誠無

以加矣。真可以示法於子孫也。臣恐

主公今日如此。而後或不然。願始終如此。

上喜曰。思顏之言甚善。他人能言。或惟及於目前。而

不能及於久遠。或能及其已然。而不能及於將然。

今思顏見我能行於前。而慮我不能行於後。信能

盡忠於我也。乃賜之幣。以彰其直。○甲辰春正月。

李善長徐達等奉

上為吳王時羣臣以

上功德日隆。屢表勸進。

上曰。戎馬未息。瘡痍未蘇。天命難必。人心未定。若遽

稱尊號。誠所未遑。昔武王克商。載干戈。橐弓矢。歸

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大告武成。然後

與民更始。曷嘗遽自稱尊。今日之議。且止。俟天下

大定。行之未晚。群臣固請不已。乃即吳王位。建百

司官屬。○二月。江西行省以陳友諒鏤金床進。

上觀之。謂侍臣曰。此與孟昶七寶溺器何異。以一床

工巧。若此。其餘可知。陳氏父子窮奢極靡。焉得不

亡。即命毀之。侍臣曰。未富而驕。未貴而侈。此所以

君鑒卷三十九

取敗。

上曰。既富豈可驕乎。既貴豈可侈乎。有驕侈之心。雖

富貴。豈能保乎。處富貴者。正當抑奢侈。弘儉約。戒

嗜欲。以厭衆心。猶恐不足以慰民望。況窮天下之

技巧。以為一己之奉乎。其致亡也宜矣。然此亦足

以示戒。覆車之轍。不可蹈也。○

上諭中書省臣曰。先王之世。不施賞而民勸於善。不

施罰而民不為非。若是何也。有仁義以為之本也。

夫聖人統馭四海。而宰制萬物者。仁以居之。義以

行之。故賢者樂有仁義。而不肖者有所視效焉。是

故商變乎夏周變乎商而仁義未嘗改也天之生
民治亂相繼亘萬世而不易者其惟此乎故湯武
用是而興桀紂忽是而亡今天下紛紛靡有底定
彼恃夫智力之私而戕賊於民者豈復知有仁義
哉卿等職居樞要所以輔吾者舍是則無以為治
國之本也卿等勉之○廷臣張問等上疏勸

上淵嘿以怡養神氣

上曰汝等所言知常而不達變天下無事端拱玄默
守道無為此固可以保養神氣顧今喪亂未定軍
旅方殷日給不暇此豈淵默怡養之日耶諸公之

君鑒卷三十九 十一

言固愛我但未達時宜耳○乙巳三月起居注宋
濂乞歸省金華

上賜金幣而遣之濂還金華進表謝復致書世子勸
以進脩

上覽書喜召世子諭之曰吾自幼極艱難今爾曹冠
服華屨飲食甘美安居深宮不思勇於進脩是自
棄也宋起居之言有益爾其味之復遣使至金華
賜書獎諭濂賜以綺帛仍令世子親致書以報人
皆歎

上待士之盛○八月

上御左閣讀宋史至趙普說太祖收諸將兵權謂起
居注詹同日普誠賢相使諸將不早解兵權則宋
之天下未必不五代若也史稱普多忌刻只此一
事功施社稷澤及生民豈可以忌刻少之○丙午
三月

上語太史令劉基起居注王禕曰喪亂之後法度縱
弛當在更張使紀綱正而條目舉其要在明禮義
正人心厚風俗以為之本禕對曰昔湯正桀之亂
而脩人紀武王正紂之亂而叙彝倫
主上之言誠脗合於前古也○夏四月

君鑒卷三十九 十二

上謂太史令劉基起居注王禕曰兵戈未靖四方凋
瘵軍旅之需一出於民吾欲紓其力奈何基對曰
今用師之日必資財用出民所供未可紓也

上曰我謂紓民之力在均節用必也制其常賦乎國
家愛養生民正猶保赤子惟恐傷之苟無常制
惟括歛以朘其脂膏雖有慈父不能收愛子之心
今日之計當定賦以節用則民力可以不困崇本
而祛末則國計可以恒紓基對曰臣愚所不及上
下無足之道仁政之本也○

上發建康往濠州省陵墓濠州父老經濟等來見

上與之宴。謂濟等曰。吾與諸父老不相見久矣。今還故鄉。念父老鄉人。遭罹兵難。以來未遂生息。吾甚閔焉。濟等對曰。久苦兵爭。莫獲寧居。今賴主上威德。各得安息。勞

主上憂念。

上曰。濠。吾故鄉。父母墳墓所在。豈得忘之。諸父老宴飲極歡。

上又謂之曰。諸父老皆吾故人。豈不欲朝夕相見。然吾不得久留。此父老歸。宜教導子弟。為善立身。孝弟勤儉。養生。鄉有善人。由家有賢父兄也。濟等頓

首謝。

卷之九 主

上又曰。鄉人耕作交易。且令無遠出。濱淮諸郡尚有寇兵。恐為所抄掠。父老等亦宜厚自愛。以樂高年。於是濟等皆懽醉而去。○五月。

上嘗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藏之祕府。以資覽閱。因謂侍臣詹同等曰。三皇五帝之書。不盡傳于世。故後世鮮知其行事。漢武帝購求遺書。而六經始出。唐虞三代之治。始可得而見。武帝雄才大畧。後世罕及。至表章六經。開闡聖賢之學。又有功于後世。吾每於宮中無事。輒取孔子之言觀之。如節用而

愛人。使民以時。真治國之良規。孔子之言。誠萬世之師也。○八月。命博士許存仁進講經史。存仁講尚書洪範篇至休徵咎徵之應。

上曰。天道微妙。難知。人事感通。易見。天人一理。必以類應。稽之往昔。君能脩德。則七政順度。雨暘應期。災害不生。不能脩德。則三辰失行。旱潦不時。率異迭見。其應如響。箕子以是告武王。以為君人者之儆戒。今宜體此。下脩人事。上合天道。然豈特為人上者當勉。為人臣者亦當脩省。以輔其君。上下交脩。斯為格天之本。○十二月。典營繕者以宮室圖

來進。

卷之九 十四

上見其有雕琢奇麗者。即去之。謂中書省臣曰。宮室但取其完固而已。何必過為雕斲。昔堯之時。茅茨土階。采椽不斷。可謂極陋矣。然千古之上。稱盛德者。必以堯為首。後世競為奢侈。極宮室苑囿之娛。窮輿馬珠玉之玩。欲心一縱。卒不可遏。亂由是起。夫上能崇節儉。則下無奢靡。吾嘗謂珠玉非寶。節儉是寶。有所締構。以朴素。何必極雕巧。以殫天下之力也。○吳元年。春正月。有省局。臣告省臣云。見一老人。語之曰。

吳王即位三年當平一天下。問老人為誰。曰我太白神也。言訖遂不見。省臣以聞。

上曰。此誕妄不可信也。若太白神果見當告君子。豈與小人語耶。今後凡事涉誕者勿以聞。○三月宣州貢新茶。

上命內夫人親煮薦于

宗廟。○夏四月。

上至白虎殿見諸子有讀孟子書者。顧問許存仁曰。孟子何說為要。對曰。勸國君行王道。施仁政。省刑薄賦乃其要也。

卷之十九 五

上曰。孟子專言仁義。使當時有一賢君能用其言。天下豈不定於一乎。○

仁祖忌日。

上詣廟祭畢。退御便殿。泣下不止。起居注詹同侍側。再三慰

上。

上曰。往者吾父。以是月六日亡。兄以九日亡。母以二十一日亡。一月之間。三喪相繼。人生值此其何以堪。終天之痛。念之罔極。愈嗚咽不勝。左右皆不能仰視。○

上諭起居注詹同等曰。國史貴乎直筆。是非善惡皆當書之。昔唐太宗觀史。雖失大體。然命直書建成之事。是欲以公天下也。予平日言行。可紀之事。是非善惡。汝等皆當明白直書。勿宜隱諱。使後世觀之。不失其實也。○

仁祖后忌日。

上詣廟祭畢。退御便殿。謂侍臣朱升曰。昔吾母終時。吾年甫十七。侍母病。晝夜不離側。吾次兄經營家事。每遣吾呼與偕來。嗚曰。我今病度不起。汝兄弟善相扶持。以立家業。言訖而終。今大業垂成。母不

卷之十九 六

及見。語猶在耳。痛不能堪也。因嗚咽泣下。羣臣莫不感惻。○五月。

上以久不雨。日減膳。素食。謂近臣吳去疾曰。予以天旱。故率諸宮中皆素食。使知民力艱難。往時宮中所需。蔬茹醯醬皆出大官供給。今皆以內官為之。懼其煩擾於民也。去疾頓首曰。

主上一心愛民如此。今雖遇旱。上天眷愛。必有甘澍之應。○六月。

上謂憲臣曰。任官不當。則庶事不理。用刑不當。則無辜受害。譬之薤草。葉者施鋤。不謹。必傷良田。繩姦

慝者論法不當必傷善類故刑不可不慎也夫置人捶楚之下屈抑頓挫何事不伏何求不得古人用刑蓋不得已懸法象魏使人知而不敢犯譬之水火能焚溺人狎之則必傷遠之則無害水火能生人亦能斃人刑本生人非求殺人也苟不求其情而輕用之受枉者多矣故欽恤二字用刑之本也○除郡縣官定賜予及道里費之令先是

上語中書省臣曰新授郡縣官多出布衣到任之初或假貸于人或侵漁百姓不有以養其廉欲其奉公難矣故賜道里費○九月

上命博士熊鼎編類古人行事可為鑒戒者書于壁間又命侍臣書大學衍義於兩廡壁間

上曰前代宮室多施繪畫予用此以備朝夕觀覽豈不愈於丹青乎是日有言瑞州出文石琢之可以

焚地

上曰敦崇儉朴猶恐習奢好尚華美豈不過侈尔不能以節儉之道事予乃導予以侈麗夫豈予心哉但構為宮室已覺作者之勞況遠取文石能不厲民乎言者漸而退○十月

上謂侍臣曰吾自起兵以來凡有所為意向始萌天

必垂象示之其兆先見故常加儆省不敢逸豫侍臣曰天高在上其監在下故能脩省者蒙福不能者受禍

上曰天垂象所以警乎下人君能體天之道謹而無失亦有變災而為祥者故宋公一言熒惑移次齊侯暴露甘雨應期灾祥之來雖曰在天實由人致也○十一月

上沐浴出觀園丘顧謂起居注熊鼎曰此與古制合否對曰小異也

上曰古人於郊掃地而祭器用陶甒以示儉朴周有明堂其禮始備今予創立斯壇雖不必盡合古制然一念事天之誠不敢頃刻忘矣鼎曰

主上創業之初首嚴郊丘之祀既斟酌時宜以立一代之制又始終盡其誠敬此誠前代之所不及

上曰郊祀之禮非尚虛文正為天下生靈祈福予安敢不盡其誠時世子從行

上因命左右導之徧歷農家觀其居處飲食器用還謂之曰汝知農之勞乎夫農勤四體務五穀身不離畎畝手不釋耒耜終歲動動不得休息其所居不過茅茨草榻所服不過練裳布衣所飲食不過

菜羹糲飯而國家經費皆其所出故令汝知之凡一居處服用之間必念農之勞取之有制用之有節使之不至於飢寒方盡為上之道若復加之橫歛則民不勝其苦矣故為民上者不可不體下情復指道傍荆楚謂之曰古者用此為扑刑蓋以其能去風雖傷不至過甚苟用他物恐致殞生此古人用心之仁亦宜知之○中書參政傅瓚言應天府有滯獄當斷決者

上曰淹滯幾時矣曰逾半歲

上惕然曰京師而有滯獄郡縣受枉者多矣有司得人

以時決遣安得有此

瓚頓首曰臣等不能統率庶寮是臣罪也

上曰吾非不愛其民而民尚尔幽抑近且如此遠者何由能知自今獄囚審鞠明白須依時決遣毋使淹滯○洪武元年春正月

上將告祀南郊戒飭百官執事曰人以一心對越上帝毫髮不誠怠心必乘其機瞬息不敬私欲必投

其隙夫動天地感鬼神惟誠與敬耳人莫不以天之高遠鬼神幽隱而有忽心然天雖高所監甚迓鬼神雖隱所臨則顯能知天人之理不二則吾心

之誠敬自不容於少忽矣今當大祀百官執事之人各宜慎之○

上祀天地于南郊即皇帝位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丞相率百官北面行禮呼萬歲者三禮畢

上率世子暨諸子奉神主詣太廟追尊四代

祖考妣為皇帝皇后奉上玉寶玉冊命左丞相宣國公李善長奉冊寶立妃馬氏為皇后立世子標為皇太子○

上謂侍臣曰朕念創業之艱難日不暇食夜不安寢

侍臣對曰

陛下日覽萬幾未免有勞

聖慮

上曰汝曹不知創業之初其功實難守成之後其事尤難朕安敢懷宴安而忘艱難哉○詔以李善長等皆兼東宮官乃諭善長等曰朕於東宮官屬不別設府僚而以卿等兼之者蓋軍旅未息朕若有事于外必留太子監國若設府僚卿等在內事當啓聞太子或有聽斷不明而與卿等意見不合卿等必謂府僚導之嫌隙將由是而生夫○

上御東閣御史中丞章溢學士陶安等侍因論前代興亡之事。

上曰：喪亂之源由於驕逸。大抵居高位者易驕，處逸樂者易侈。驕則善言不入而過不聞，侈則善道不立而行不顧。如此者，未有不已。今日聞卿等論此，深有儆於予心。古者今之鑑，豈不信歟？

上與諸儒臣論學術。學士陶安對曰：道之不明，邪說害之也。

上曰：邪說之害道，猶美味之悅口，美色之眩目。人鮮不為所惑，自非有豪傑之見，不能決去之也。戰國之時，縱橫捭闔之徒，肆其邪說，游說諸侯。當時諸侯急於功利者，多從其說，往往事未就而國隨以亡。此誠何益？夫邪說不去，則正道不興，正道不興，天下烏得而治？安曰：

陛下所言，深探其本。

上曰：仁義治天下之本也。賈生論秦之亡，不行仁義之過。夫秦罷戰國之餘弊，又安得知此？○天下來朝府州縣官，陛辭。

上諭之曰：天下初定，百姓財力俱困，譬猶初飛之鳥，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搖其根。要在安養生

息之。惟廉者能約己而利人，貪者必賤人而厚己。況人有才敏者，或尼於私善柔者，或昧於欲，此皆不廉害之也。爾等當深戒之。○二月，詔以太牢祀先師孔子于國學。仍遣使詣曲阜致祭，使行。

上謂之曰：仲尼之道廣大悠久，與天地相並，故後世有天下者，莫不致敬盡禮，脩其祀事。朕今為天下主期，在明教化，以行先聖之道。今既擇奠國學，仍遣爾脩祀事于闕里，爾其敬之。○

上御奉天門，與劉基論兵事。

上曰：克敵在兵，而制兵在將。兵無節制，則將不任。將

非人，則兵必敗。是以兩軍之間，決死生成敗之際，有精兵不如有良將。基對曰：臣荷

聖上厚恩，得侍左右，每觀廟筭，初謂未必皆然。及至摧鋒破敵，動若神明，臣由是知任將在

陛下。將之勝不若主之勝也。然臣觀陛下常不拘古法而勝，此其所難也。

上曰：兵者謀也。因敵制勝，豈必泥於古哉？朕嘗親當矢石，觀戰陣之事，開闔奇正，頃刻變化，猶風雲之無常勢。要在通其變耳。亦何暇論古法耶？○夏四月，蘄州進竹簾。

上謂中書省臣曰。古者方物之貢。惟服食器用。故無耳目之娛。玩物之失。今。新州所進竹簞。固為用物。但未有命而來獻。若受之。恐天下聞風。皆爭進奇巧。則勞民傷財。自此始矣。命卻之。仍令四方非朝廷所需。毋得妄有所獻。○秋七月。

上謂中書省臣曰。中原兵難之後。老穉之跡。貧者多有失所。遺人賑恤之。省臣以國用不足為對。

上曰。得天下者。得民心也。夫老者。民之父母。幼者。民之子弟。卹其老。則天下之為子弟者。悅。卹其幼。則天下之為父母者。悅。天下之老幼咸悅。矣。其心有

卷之九

三

不歸者。寡焉。苟視其困窮。而不之卹。民將憮然曰。惡在其為我上也。故周窮乏者。不患無餘財。惟患無是心。能推是心。何憂不足。今日之務。此最為先。宜速行之。○閏七月。徵天下賢才。至京。授以守令。厚賜而遣之。

上語中書省臣曰。治國家。以得賢為先。賢者。天下之望也。然布衣之士。新授以政。必有以養其廉恥。然後可責其成功。洪範曰。既富方穀。此古人之良法美意也。○

上謂侍臣宋濂等曰。自古聖哲之君。知天下之難保。

也。故遠聲色。去奢靡。以圖天下之安。是以天命眷顧。久而不厭。後世中才之主。當天下無事。侈心縱欲。鮮克有終。至如秦始皇。漢武帝。好尚神仙。以求長生。疲精勞神。卒無所得。使移此心。以圖治。天下安有不理。以朕觀之。人君能清心寡欲。勤於政事。不作無益。以害有益。使民安田里。足衣食。熙熙皞皞。而不自知。此即神仙也。功業垂於簡冊。聲名流於後世。此即長生不死也。夫恍惚之事。難憑。幽怪之說。易惑。在謹其所好尚耳。朕常夙夜兢業。以圖天下之安。其敢游心於此。濂對曰。

卷之九

三

陛下斯言。足以祛千古之惑也。○八月。有風憲。官二人各訐所短。於廷。其一人言甚便捷。其一人言簡而緩。

上曰。理原於心。言發於口。心無所虧。辭出而簡。心有所蔽。辭勝於理。彼二人者。其言寡者直。其言多者非。遂召廷臣詰之。言寡者果直。

上謂羣臣曰。彼二人者。皆居風憲。當持公正。以糾率羣司。何致以私怨相加乎。所以古人貴知言。能知言。則邪正瞭然。自辯。區區以便佞。取給者。復何所庸哉。○時有御史上言。陶安隱微之過。

上曰朕素知安安豈有此且爾何由知之對曰聞之於道路

上曰御史但取道路之言以毀譽人以此為盡職乎命中書省黜之省臣進曰御史當言路言之有失乞容之

上曰不然植佳木者必去蟬蠹長良苗者必芟稂莠任正士者必絕邪人凡邪人之事君必先結以小人信而後逞其大詐此人嘗有所言朕不疑而聽之故今日乃為此妄言夫去小人當如撲火及其未盛而撲之則易為力不然害滋大矣竟黜之○是

方集奏上

二十五

月有司奏造乘輿服御諸物應用金者命皆以銅代之有司言費小不足靳

上曰朕富有四海豈吝於此然所謂儉約者非身先之何以率下小用不節大費必至開奢泰之原啓

華靡之漸未必不由於小而至大也○九月

上朝罷召宿衛武臣諭之曰朕與尔等起布衣歷戰陣十五六年乃得成功朕今為天子卿等亦任顯榮居富貴非偶然也當四方豪傑並起互相攻奪朕提孤軍應敵危亦甚矣然每出師必戒將士毋妄殺毋焚民居此心簡在

上帝故有今日卿等亦思曩時在民間視元之將帥輕裘肥馬氣談赫然何敢望之然彼之君臣不思祖宗創業之難驕淫奢侈但顧一身逸樂不恤生民疾苦一旦天更其運非特不能保其富貴遂致喪身滅名今曆數在朕朕何敢驕怠常恐政事廢缺日慎一日自非擣賞將士宴百官享勞外使未嘗設宴為樂爾等亦須勤身守法勿忘貧賤之時勿為驕奢淫佚之事則身常榮而家常裕矣○司天監進元主所製水精官刻漏備極機巧中設二木偶人能按時自擊鉦鼓

方集奏上

二十六

上覽之謂侍臣曰廢萬幾之務而用心於此所謂作無益害有益也使移此心以治天下豈至亡滅命左右碎之○十一月宴東宮官及儒士各賜冠服先是

上建大本堂取古今圖書充其中延四方名儒教太子諸王分番夜直選才俊之士充伴讀

上時時賜宴賦詩商確古今評論文字無虛日○上欲舉行耕籍田禮諭廷臣曰古者天子籍田千畝所以供粢盛備饋餼自經喪亂其禮已廢上無以教下無以勸朕茲祚以來悉脩先王之典而籍田

為先。故首舉而行之。以為天下勸。時監察御史有
厯班而言曰。耕籍田則力本者知所重矣。

上曰。欲財用之不竭。國家之常。祿鬼神之常。享必也
務農乎。故后稷樹藝稼穡而生民之詩作。成王播
厥百穀而噫嘻之頌興。有國家者其可棄是而不
講乎。遂命以來春舉籍田禮。○十二月

上退朝還宮。皇太子諸王侍。

上指宮中隙地謂之曰。此非不可起亭館臺榭為遊
觀之所。今但令內使種蔬誠不忍傷民之財。勞民
之力耳。昔商紂崇飾宮室不恤人民。天下怨之。身

死國亡。漢文帝欲作露台而惜百金之費。當時民
安國富。夫奢儉不同。治亂懸判。尔等當記吾言常
存儆戒。

歷代君鑒卷之二十九

歷代君鑒卷之三十

善可為法

國朝

太祖高皇帝下

洪武二年春正月

上御奉天門召元之舊臣問其政事得失。馬翼對曰。
元有天下以寬得之。亦以寬失之。

上曰。以寬得之。則聞之矣。以寬失之。則未之聞也。夫
步急則躓。弦急則絕。民急則亂。居上之道正當用
寬。但云寬則得衆。未云寬之失也。元季君臣耽於

逸樂。循至淪亡。其失在於縱弛。實非寬也。大抵聖
王之道。寬而有制。不以廢棄為寬。簡而有節。不以
慢易為簡。施之適中。則無弊矣。○三月

上與儒臣論易。至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
上曰。人主職在養民。但能養賢與之共治。則民皆得
所養。然知人最難。若所養非賢。反屬其民。何補於
國哉。故人主養賢非難。知賢為難。○六月

上召國子生問曰。尔等讀書之餘。習騎射否。對曰。皆
習。曰。習孰否。對曰。未。乃諭之曰。古之學者。文足以
經邦。武足以戡亂。故能出入將相。安定社稷。今天

下承平。尔等雖專務文學亦豈可忘武事。詩曰。文武吉甫萬邦為憲。惟其有文武之才則萬邦以之為法矣。尔等宜勉之。○秋九月。

上謂廷臣曰。知人固難。今朕屢勅百司訪求賢才。然至日往往名實不副。豈非舉者之濫乎。廷臣對曰。請自今令有司薦舉必具其人已行之善。庶無冒濫之失。

上曰。觀人之法即其小可以知其大。察其微可以見其著。視其所不為可以知其所為。但嚴舉主之法則冒濫自革矣。○

上聖誕日。朝罷退御便殿。謂侍臣曰。朕昔喪親適值艱難之際。今富有天下。不能為一朝之養。此終身之痛也。朕昨夢見吾親。聚慶之歡一如平生。蓋父母子孫本同一氣。精神所格有感必應。孰謂幽明異途耶。侍臣曰。此

陛下孝誠感通形諸夢寐非偶然也。○冬十月。

上諭中書省臣曰。學校之教至元其弊極矣。使先王衣冠禮義之教混為夷狄。上下之間波頹風靡。故學校之設名存實亡。況兵變以來。人習於戰鬪。惟知干戈莫識俎豆。朕恒謂治國之要教化為先。教

化之道學校為本。今京師雖有太學。而天下學校未興。宜令郡縣皆立學。禮延師儒教授生徒。以講論聖道。使人日漸月化。以復先王之舊。以革汚染之習。此最為急務。當速行之。○十一月。中書省奏請營後堂。

上不許。曰。土木之工連歲不息。今又欲為此。能不病民乎。俟民力稍舒為之未晚也。○三年春正月。西安鳳翔二府飢者民宋昇等來言。

上即命戶部往賑之。戶部奏彼民飢須運粟以濟之。上惻然曰。民旦暮待哺。如涸魚之欲水。若待運粟以

濟之。死者多矣。況今東作方興。民無食而廢耕。將見其患益甚。即命戶部馳驛往賑之。戶給粟一石。給凡三萬六千八百八十九石。○二月。

上御東閣翰林學士宋濂待制王禕等進講大學傳之十章。至有土有人。濂等反覆言之。

上曰。人者國之本。德者身之本。德厚則人懷。人安則國固。故人主有仁厚之德。則人歸之如就父母。人心既歸。有土有財。自然之理也。若德不足以懷衆。雖有財亦何用哉。○

上行後苑見巢鵲外翼之勞。喟然嘆曰。禽鳥劬勞若

是況人母子之恩乎。乃令群臣有親老者許歸養。時元鎮撫陳興被俘來京。恩待甚厚。興言有母在嵩州年八十餘。欲求歸養。即賜白金衣帽遣之。興辭。

上顧謂侍臣曰。孝弟之性。天下皆同。陳興雖武夫。聞朕言即愴然思歸。朕始不知其有母。若知之。肯令違遠耶。人壽不過百歲。今其母年已八十餘。萬一不得相見。興有無窮之痛。興歸母子相見。其樂宜何如。侍臣對曰。

陛下以孝治天下。推測人情。無微不至。非惟一家之

老者得天下之悖獨鰥寡皆蒙其惠矣。

上曰。人情莫不愛其親。必使之得盡其孝。一人孝而衆人皆趨於孝。此風化之本也。故聖人之於天下。必本人情而為治。○夏六月。先是久不雨。

上謂中書省臣曰。君天下者不可一日無民。養民者不可一日無食。食之所恃在農。農之所望在歲。今仲夏不雨。實為農憂。禱祠之事。禮所不廢。朕已擇六月朔日詣山川壇躬為禱之。爾中書各官其代告諸祠。且命

皇后與諸妃親執香燭為昔日農家之食。令太子諸王

躬饋于齋所。至是日四鼓。

上素服草履徒步出詣山川壇。設藁席露坐。晝曝于日。頃刻不移。夜卧于地。衣不解帶。皇太子捧盥進蔬食。雜麻麥菽粟。凡三日。庚申暮還宮。仍齋宿于西廡。辛酉出內帑紗練一萬四千匹。賜將校於常例外。給軍士薪米。令法司決獄。復命有司訪求天下儒術深明治道者。及暮雲氣四合。壬戌旦。大雷雨。四郊霑足。○左副將軍李文忠遣人送所獲故元諸孫賈的里八刺等及其寶冊至京師。省臣楊憲等請以賈的里八刺獻俘于廟。寶冊令百官具

朝服進。

上曰。寶冊貯之庫。不必進也。古者雖有獻俘之禮。武王代殷。曾用之乎。憲曰。武王事殆不可知。唐太宗嘗行之矣。

上曰。太宗是待王世充。若遇隋之子孫。恐不行此禮。元雖夷狄。入主中國。百年之內。生齒浩繁。家給人足。朕之祖父亦預享其太平。雖古有獻俘之禮。不忍加之。只令服本俗。衣以朝服。賜以中國衣冠。就令謝復。謂憲曰。故國之妃朝于君者。元有此禮。不必效之。亦令衣本俗。服於中宮。朝見。見畢。賜之

中國服亦令就謝翼日朝畢乃賜第宅于龍光山命優其廩餼封買的里八剌為崇禮侯○令民間立義塚

上諭禮部臣曰古者聖王治天下有掩骼埋胔之令推恩及於朽骨近世狃於胡俗死者或以火焚之而投其骨於水孝子慈孫於心何忍傷恩敗俗莫此為甚其禁止之若貧無地者所在官司擇近城寬閒地為義塚俾之葬埋或有官遊遠方不能歸葬者官給力費以歸之○秋八月禮部尚書陶凱等言古者人君進膳日舉樂

上曰古之帝王功德隆盛治洽生民上下之間熙然太和雖日一舉樂未為過也今天下雖定人民未蘇北征將士尚在暴露之中此朕宵旰憂勤之不懈豈可忘將士之勞而自為佚樂哉俟大兵凱還士卒無戰伐之勞人民罷轉輸之苦然後以樂侑膳未晚也○十二月禮部尚書陶凱請選人專任東宮官屬罷兼領之職庶於輔導有所責成

上曰古者不備其官惟賢能是用朕以廷臣有才望勲德者兼東宮官非無謂也嘗慮廷臣與東宮官屬有不相能遂成嫌隙或生奸謀離間骨肉其禍

非細若江充之事可為明鑑朕今立法令省臺都督府官兼東宮贊輔之職父子一體君臣一心庶幾無相構之患也○四年春正月

上謂中書省臣曰今日天寒有甚於冬京師尚爾況北邊荒漠之地冰厚雪深吾守邊將士甚艱苦爾中書其以府庫所儲布帛製綿襖運赴蔚朔寧夏等處以給將士省臣對曰守邊將士衣襖歲有常供無庸再運

上曰將士雖有常供朕固知之特以今天寒異於常時故命加給耳古人一夫不獲引咎在躬況守邊

將士尤朕所深念者其給之勿緩○秋七月

上謂丞相汪廣洋曰朕觀前代人君多喜佞諛以飾虛名甚至臣下詐為瑞應以恣矯誣至於天灾垂戒厭聞于耳如宋真宗亦號賢君初相李沆日聞灾異其心猶存警惕厥後澶淵既盟大臣首啓天書以侈其心群下曲意迎合苟圖媚悅致使言祥瑞者相繼於途獻芝草者三萬餘本朕思凡事惟在於誠況為天下國家而可以偽乎爾中書自今凡祥瑞不必奏如灾異及蝗旱之事即時報聞廣洋叩首曰

陛下敬天勤民。孰大於此。非惟四海蒼生蒙福。誠為聖子神孫萬世之謨訓也。○九月。

上觀大學衍義。至晁錯謂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真德秀釋之曰。人君不窮兵黷武。則能生之而不傷。顧謂侍臣曰。晁錯之言。其所該者廣。真氏之言。其所見者切。古人云。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朕每臨行陣。觀兩軍交戰。出沒於鋒鏑之下。呼吸之間。創殘死亡。心甚不忍。嘗思為君恤民。所重者兵。與刑。爾濫刑者。陷人於無辜。黷兵者。驅人於死地。有國者。所當深戒也。○五年春二月。

上諭羣臣曰。凡居官者。任之大小。雖不同。要皆盡其職而已。昔范文正公居停凡日之所為。必求與食相稱。或有不及。明日必補之。其心始安。賢人君子。於國家盡心如此。朝廷豈有廢事。天下安得不治。卿等當體朕懷。夙夜盡心。能脩厥職。則無負國家。異日垂名青史。豈不美乎。○秋八月。

上召諸勳臣諭之曰。難成者功。難得者爵。卿等捐軀以從朕。百戰以有功。豈非成之難乎。然因功以定爵。高出等倫。豈非得之難乎。知成之難。則思所以保之。知得之難。則思所以守之。保守之道。惟敬謹

而已。不以功大而有驕心。不以爵隆而有怠心。故能享有榮盛。延及後世。大抵敬謹為受福之本。驕怠為招禍之原。惟知道者可以語此。○冬十二月。上謂禮部侍郎魯魯曰。朕求古帝王之治。莫盛於堯舜。然觀其授受。其要在允執厥中。後之儒者。講之非不精。及見諸行事。往往背馳。魯曰。堯舜以此道宰制萬事。如執權衡。物之輕重。長短。自不能違。而皆得其當。此所以致雍熙之治也。後世鮮能此道。於慶事之際。欲求其一一至當難矣。

上曰。人君一心。治化之本。存於中者。無堯舜之心。而

欲施於政者。有堯舜之治。決不可得也。魯又曰。堯舜之道。載之典謨。無以加矣。至於修身理人。本末次第。具在大學一書。

上曰。大學平治天下之本。豈可舍此而他求哉。○內使奏增飼虎肉。

上曰。養牛以供耕作。養馬以資騎乘。養虎欲以何用。而費肉以飼之乎。命以虎送光祿。他禽獸悉縱之。

○六年春正月。禮部奏增廣國子生。

上曰。須先擇國子學官。師得其人。則教養有效。非其人。增廣徒多何益。蓋瞽者不能辨色。聵者不能辨

聲。學者而無師授。亦如聾瞽之於聲色。朕觀前代學者出為世用。雖由其質美實。亦得師以造就之。後來師不知所以教弟子。不知所以學。一以記誦為能。故卒無實用。今民間俊秀子弟。可以充選者。雖衆。苟無端人正士為之模範。求其成材難矣。故曰務學不如務求師。今祭酒乏人。卿等宜為朕詢采天下名士。通今博古。才德兼備。宜為人師者。以名聞。

上謂儒臣詹同曰。朕嘗思聲色乃伐性之斧斤。易以溺人。一有溺焉。則禍敗隨之。故其為害甚於鴆毒。

朕觀前代人君。以此敗亡者不少。蓋為君居天下之尊。享四海之富。靡曼之色。窈窕之聲。何求而不得。苟不知遠之。則小人乘間納其淫邪。不為迷惑者幾人焉。況創業垂統之君。為子孫之所承式。尤不可以不謹。同對曰。不通聲色。昔成湯所以能垂裕後昆。

陛下此言。乃端本澄源之道。誠萬世子孫之法也。○夏四月。以工部尚書黃肅等為廣西等行省叅政。上諭之曰。方面之任。貴在廉明。而戒於苛察。貴在剛果。而戒於急暴。貴在有禮。而戒於諂諛。貴在有仁。

而戒於姑息。凡行欲當。理事欲成功。上足以分朝廷之憂。下足以慰郡邑之望。為一道之福星。如古之君子。垂德譽于不朽。豈不偉哉。卿等其勉之。○命吏部訪求賢才於天下。

上曰。世有賢才。國之寶也。古之聖王。恒汲汲於求賢。若高宗之於傳說。文王之於呂望。二君者。豈其智之不足也。而遑遑於版築鼓刀之徒。蓋賢才不備。不足以為治。鴻鵠之能遠舉者。為其有羽翼也。蛟龍之能騰躍者。為其有鱗鬣也。人君之能致治者。為其有賢人而為之輔也。今山林之士。豈無德行。

文藝之有稱者。宜令有司採舉。備禮遣送至京。朕將任用之。以圖至治。○五月。祖訓錄成。

上因謂侍臣曰。朕著祖訓錄。所以垂訓子孫。朕更歷世故。創業艱難。常慮子孫不知所守。故為此書。日夜以思。具悉周至。紬繹六年。始克成編。後世子孫守之。則永保天祿。苟作聰明亂舊章。是違祖訓矣。又曰。日月之能久照。萬世不改其明。堯舜之道不息。萬世不改其行。三代因時損益者。其小過不及耳。若一代定法。不可輕改。故荒墜厥緒。繫於亡夏。殷覆典刑。幾於亡商。後世子孫當思敬守祖法。○

秋九月賜臨濠造作軍士衣米。

上諭中書省臣曰。憂人者常體其心。愛人者每惜其力。朕嘗親軍旅。備知其疾苦。凡有興造。未免資軍民之力。土木之工。亦甚難集。朕每進一膳。即思天下軍民之饑。服一衣。即思天下軍民之寒。今臨濠營造之士。宜各給米五石。衣一襲。庶不至饑寒也。

○十一月。

上諭皇太子諸王曰。用人之道。當知奸良。人之奸良。固為難識。惟授之以職。試之以事。則情偽自見。若知其良而不能用。知其奸而不能去。則誤國自此。

卷一百一十五

十三

始矣。歷代多因姑息。以致奸人侮惑。當未知之初。一槩委用。既識其奸。退亦何難。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爾等其慎之。○潞州遣官貢人參。

上諭之曰。朕聞人參得之甚艱。豈不勞民。今後不必進。如用當遣人自取。因謂省臣曰。往年金華貢香米。朕命止之。遂於苑中種田數十畝。每耘耔刈穫之際。親往觀之。足以自適。及計所入。亦足供用。朕飲酒不多。太原歲進蒲萄酒。自今亦令其勿進。國家以養民為務。豈以口腹累人哉。嘗聞宋太祖家法。子孫不得於遠方取珍味。甚得貽謀之道也。○

七年春正月。

上召太子宮臣諭之曰。汝知所謂重器乎。對曰。豈非商彝周鼎乎。

上曰。汝所謂商彝周鼎者。此非重器也。太子者天下之重器。人有彝鼎。尚知寶愛。太子承主器之重。豈得不寶愛之乎。寶愛之者。必擇端人正士。以為輔翼。朝夕與居。使其熟聞善言。不遇諛行自然漸漬。以成其德。若惟委之於便嬖。近習。是委重器於塗。而不知寶愛之矣。汝等日輔太子。講論誦說之時。必導之以正。使其道明德立。才器充廣。庶幾他日。

卷一百一十五

十三

克勝重任。可以副朕所望。○八年秋九月。

上御奉天門。與侍臣語及用人之道。

上曰。金石之有聲。擊之而後鳴。舟航之能運。操之而後動。賢者之有才。用之而後見。然人之才智。或有長於彼而短於此者。若因其短而併棄其長。則天下之才難矣。今令天下求才。其長於一藝者。皆在選列。俟至而觀之。其廉讓也。可以知其仁。其善謀也。可以知其智。其果斷也。可以知其勇。若惟見其小節。未觀其大端。而輒置之。乃有天下無賢之嘆。雖有稷契之才。亦難見矣。○冬十一月。甘露降。

于南郊群臣咸稱賀獻歌詩以頌德

上曰人之常情好祥惡妖然天道幽微莫測若恃祥而不戒祥未必皆吉觀妖而能懲妖未必皆凶蓋聞灾而懼或者蒙休見瑞而喜或以致咎何則凡人懼則戒心常存喜則侈心易縱朕德不逮惟圖脩省之不暇豈敢以此為己所致哉○九年春正月中山侯湯和等帥師往延安防邊

上諭和等曰自古重於邊防邊境安則中國無事四夷可以坐制今延安地控西北與胡虜接壤虜人聚散無常若邊防不嚴即入為寇待其入寇而後

卷之十

十四

防之則塞上之民必然受害朕嘗勅邊將嚴為之備復恐久而懈情為彼所乘今特命卿等率眾以往眾至邊上常存戒心雖不見敵常若臨敵則不至有失矣○秋八月遣官視歷代帝王陵寢命百步內禁人樵牧設陵戶二人守之有經兵燹而崩摧者有司督近陵之民以時封培每三年一遣使致祭其諸郡邑祀典所載忠臣烈士祠宇傾頽者有司亦以時葺治仍嚴禁防○冬十一月

上與侍臣論及古之女寵宦官外戚權臣藩鎮夷狄之禍曰本必蠹而後風折之體必虛而後病乘之

國家之事亦猶是已漢無外戚閹宦之權唐無藩

鎮夷狄之禍國何能滅朕觀往古深用為戒然制之有其道若不惑於聲色嚴宮闈之禁貴賤有體恩不掩義女寵之禍何自而生不牽於私愛惟賢是用苟干政典裁以至公外戚之禍何由而作閹寺便習職在掃除供給使令不假以兵柄則無官福之下移則無權臣之患藩鎮之設本以衛民使財歸有司兵必合符而調豈有跋扈之憂至於御夷狄則修武備謹邊防來則禦之去不窮追豈有

卷之十

十五

侵暴之虞凡此數事嘗欲著書使後世子孫以時觀覽亦社稷無窮之利也侍臣頓首曰

陛下此言誠有國之大訓萬世之明法也願著之常典以垂示將來○十年秋九月

上謂侍臣曰前代庸君暗主莫不以垂拱無為藉口縱恣荒寧不親政事孰不知治天下者無逸然後可逸若以荒寧怠政為垂拱無為帝舜何為曰堯期倦于勤大禹何以惜寸陰文王何以日昃不食且人君日理萬幾怠心一生則庶務壅滯貽患不可勝言朕自即位以來常以勤勵自勉未旦即臨

朝晡時而後還宮。夜卧不能安席。披衣而起。或仰觀天象。見一星失次。即為憂惕。或量度民事。有當速行者。即次第筆記。待旦發遣。朕非不欲暫安。但祇畏天命。不得不爾。朕言及此。若恐羣臣以天下無事。便欲逸樂。股肱既惰。元首叢脞。民何所賴。書云。功崇惟志。業廣惟勤。爾羣臣但能以此為勉。朕無憂矣。羣臣皆頓首受命。冬十一月。

上以大內宮殿新成。制度不侈。甚喜。因謂侍臣曰。人主嗜好。所繫甚重。躬行節儉。足以養性。崇尚侈靡。必至喪德。朕常念昔居淮右。頻年飢饉。艱於衣食。

卷之十一

鮮能如意。今富有四海。何求不遂。何欲不得。然檢制其心。惟恐驕盈。不可復制。夙夜兢惕。弗遑底寧。故凡有興作。必量度再三。不獲已而後為之。為之未嘗過度。宮壺之間。皇后亦能儉以率下。躬服浣濯之衣。皆非故為矯飾。實恐暴殄天物。剝傷民財。不敢不謹。侍臣對曰。奢侈者常情。所欲節儉者富貴所難。

陛下安行節儉。無所勉強。誠宜為萬世子孫之法。

上曰。節儉二字。非徒治天下者當守。治家者亦宜守之。爾等歲祿有限。而日用無窮。費或過度。何從辦。

集。侵牟剝削。皆原于此。須體朕懷。共崇節儉。庶幾無悔。○十二年春三月。

上御華蓋殿。皇太子侍。

上問曰。此日講習何書。對曰。昨看書至商周之際。上曰。看書亦知古人為君之道否。因諭之曰。君道以事天愛民為重。其本在敬身。人君一言一行。皆上通于天下。繫于民。必敬以將之。而後所行無不善也。蓋善天必鑒之。不善天亦鑒之。一言而善。四海蒙福。一行不謹。四海罹殃。言行如此。可不敬乎。汝其識之。○閏五月。勅遼東守將潘敬葉旺曰。奏至。

卷之十一

知高麗龍州鄭白等率男婦來降。朕未審將軍識其計否。高麗僻居海隅。其俗尚詐。其性多頑。況人情莫不安土重遷。豈有舍桑梓而歸異鄉者耶。斯必示弱於我。如墮其計。則不過一二年間。至者接跡。其害豈小小哉。符至之日。開諭來者。令還以破彼奸。今中國方寧。正息兵養民之時。爾與東夷接壤。慎勿妄生小隙。使彼得以藉口。若我正而彼邪。彼果不減。則師出有名矣。其來降者。切不可留。春秋有云。毋納逋逃。不然。則遘患將由此而啓矣。○十三年夏四月。命群臣各舉所知。

上諭之曰。天下賢才未嘗乏也。謂臯稷契稷契不復生。方叔召虎不再出。是薄天下之士。但世有升降。故才有等差耳。為人上者。能量才授職。則無施不可。蓋士之進退。係乎國之治否。吾以一人之智。豈足以盡理天下。必賴天下之賢。然後足以有為。爾等宜體此意。各舉所知。以聞。○六月。

上謂侍臣曰。人主能清心寡欲。常不忘博施濟眾之意。庶幾民被其澤。侍臣對曰。陛下此心。即天地之心也。惟人主之心無欲。故能明斷萬事。萬事理則天下生民受其福。

卷之十八

十八

上曰。人之不能明斷者。誠以欲害之也。然明斷亦不以急遽苛察為能。苟見有未至。反損人君之明。求之太過。則虧君人之量。○十四年春正月。

上與吏部臣論任官。

上曰。樹藝非其土。則不蕃。授官非其才。則不任。任官之務。當取方正之士。凡邪佞者。必去之。吏部臣對曰。人之邪正。實亦難辨。

上曰。眾人惡之。一人悅之。未必正也。眾人悅之。一人惡之。未必邪也。蓋出於眾人為公論。出於一人為私意。然正人所為治官事。則不私其家。當公法則

不私其親。邪人反是。此亦可辨。○

上諭禮部臣曰。人君操賞罰之柄。以御天下。必在至公。無善而賞。是謂私愛。無過而罰。是謂私惡。此不足以為勸懲。朕觀漢高帝斬丁公。封雍齒。唐太宗黜權萬紀。李仁發而賞魏徵之直。皆至當。可以服人。所謂賞一君子而人皆喜。罰一小人而人皆懼。朕於賞罰。未嘗敢輕。若一時處分。或有未當。卿等宜明白執論。寧使賞厚於罰。但不可濫及。使小人僥倖耳。○十五年春正月。

卷之十九

十九

上諭刑官曰。方春萬物發生。而無知之民。乃有犯法至死者。雖有決不待時之律。然於朕心。有所不忍。其犯大辟者。皆減死論。復諭工部臣曰。曩以邊境未寧。兵甲未弛。故集天下工匠。隸事京師。其中有以疾病致死者。不能歸葬。深可憫也。爾工部即遣人收其遺骸。函送其家。各以鈔七錠給其妻子。瘞之。著為令。○夏四月。廉州府巡檢王德亨上言。家本階州。界於西戎。有水銀坑冶。及青綠紫泥。願得兵取其地。以歸于朝。

上謂戶部臣曰。盡力求利。商賈之所為。開邊啓釁。帝王之深戒。今珍奇之產。中國豈無。朕悉閉絕之。恐

此途一開。小人規利。勞民傷財。為害甚大。況控制邊境。貴於安靖。苟用兵爭利。擾攘不休。後悔之不可追矣。此人但知趨利。不知有害。不可不曉也。○十六年春正月。民有子犯法當死。其父以財求免。事覺。監察御史奏欲并置于法。

上曰。生死人之大故。父子人之至親。彼愛根于心。但知求其子之生。不顧理之所不可。爾論法欲并罪其父。然於情可恕。其赦之。

上因諭刑部尚書開濟都御史詹徽等曰。凡論囚須原其情。不可深致人罪。蓋人命至重。常存平恕。猶

卷之二十一

二十一

恐失之。況深文乎。昨民有子犯法當死者。其父行賄求免。御史執之。并欲論罪。朕以父子至親。其死而赦人之情也。故但論其子而赦其父。自今凡有論決。必再三詳讞覆奏。而行毋重傷人命。○二月。東閣大學士吳沆等進精誠錄。先是

上將享太廟。致齋于武英殿。召沆等謂之曰。朕閱古聖賢書。其垂訓立教大要有三。曰敬天。曰忠君。曰孝親。君能敬天。臣能忠君。子能孝親。則人道立矣。然其言散在經傳。未易會其要領。爾等其以聖賢所言三事。以類編輯。庶便觀覽。至是書成。

上覽而善之。賜名精誠錄。命沉為之序。○夏六月。

上諭廷臣曰。讒人之能害國。猶稂莠之能害苗。故善治田者。必去稂莠。善治國者。必去讒邪。稂莠始生。似真。及其盛也。則苗不能勝矣。讒人始言似忠。及其久也。則正人不能勝矣。讒邪勝正人。非國家美事。人君知其然。當力去之。不然。則根柢日深。為害不淺矣。○冬十二月。鷹揚衛軍婦失火。焚軍士廬舍。所司坐當笞。婦年六十餘。其子請代受刑。

上曰。子孝其母。而母非故犯宥之。○十七年夏五月。上御奉天門。諭羣臣曰。治天下之道。禮樂二者而已。

卷之二十二

二十二

若通於禮而不通於樂。非所以淑人心而出治道。達於樂而不達於禮。非所以振紀綱而立大中。必禮樂並行。然後治化醇。或者曰。有禮樂不可無政刑。朕觀刑政二者。不過輔禮樂為治耳。苟為治。徒務刑政。而遺禮樂。在上者雖有威嚴之政。必無和平之風。在下者雖存苟免之心。終無格非之誠。大抵禮樂者。治平之膏粱。刑政者。救弊之藥石。卿等於政事之間。宜知此意。毋徒以禮樂為虛文也。○十八年春三月。

上與侍臣論漢之諸帝。侍臣有言。明帝亦聰明之主。

上曰。人主不以獨見為明。而以兼聽為聰。通於人情。明於是。非則聰明得其正矣。若屑屑於細故。則未免苛察。上苛察。則下急迫。及有累於聰明也。○

上謂侍臣曰。朕夙興視朝。日高始退。至午復出。追暮乃罷。日間所決事務。恒默坐審思。有未當者。雖中夜不寐。籌慮得當。然後就寢。侍臣對曰。

陛下勵精圖治。天下蒼生之福。但聖體過勞。

上曰。吾豈好勞而惡安。向者天下未寧。吾飢不暇食。倦不暇寢。獎勵將帥。平定禍亂。今天下已安。四方

卷之三

三

無事。高居宴樂。亦豈不可。顧自古國家未有不以勤而興。以怠而衰者。天命去留。人心向背。皆決於是。甚可畏也。安敢暇逸。○

上覽輿地圖。侍臣有言。今天下一統。海外蠻夷無不向化。輿圖之廣。誠古所未有。

上曰。地廣則教化難周。人衆則撫摩難徧。此正當戒慎。天命人心。惟德是視。紂以天下而亡。湯以七十里而興。所繫在德。豈在地之大小哉。○秋九月。

上御華蓋殿。命文淵閣大學士朱善講周易至家人。上曰。齊家治國。其理無二。使一家之間。長幼内外各

盡其分。事事循理。則一家治矣。一家既治。達之一國。以至天下。亦舉而措之耳。朕觀其要。只在誠實。而有威嚴。誠則篤親愛之恩。嚴則無閭門之失。善對曰。誠如。

聖諭。○冬十月。

上諭工部臣曰。孟子傳道有功名教。歷年既久。子孫甚微。近有以罪輸作者。朕聞即命釋之。假令朕不知之。或致死。則賢者之後。寢以微滅。是豈禮先賢之意哉。爾等宜加詢問。凡有聖賢之後。在輪作者。依例釋之。○十九年冬十二月。御製大誥三編。

卷之三

三

成頒示天下。初

上以中外臣民。染元之俗。往往不安職業。觸麗憲章。欲做成周。乃洪大誥治之制。以訓化之。乃取當世事之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著為條目。大誥天下。久之。又慮誥條所載。未能盡天下之情。續為一編。以申其意。使民觀感。知所勸懲。自是民之作非者。鮮從化者多。故又作三編。大誥其意切至。而辭益加詳焉。每編成。

上親序之。○二十一年春正月。温州永嘉縣民因暹羅入貢。買其使臣沈香等物。時方嚴交通外夷之

禁里人訐之。按察司論當棄市。

上曰：永嘉乃暹羅所經之地，因其經過與之貿易，此常情耳。非交通外夷之比也。釋之。○冬十一月，賜國子監前造別室一區，凡百餘間，具竈、釜、床、榻，以處諸生之有疾者。令膳夫二十人給役。侍臣進曰：陛下作興學校，推心憫下，無所不至，後古未有。

上曰：諸生去鄉土，離親戚，遠來務學，日久衣必弊，或有疾無人具湯藥，朝廷作養之，必使之得所，然後可必其成材。蓋天之生材，皆為世用，人君育材，當有其實，惟能有以作養之，則未有不成材者也。○

二十二年夏六月

上退朝與侍臣論及守成之道。

上曰：人常慮危，乃不蹈危。常慮患，乃不及患。車行於峻坂而仆於平地者，慎於難而忽於易也。保天下亦如御車，雖治平，何可不慎？○冬十一月，

上御謹身殿，翰林院學士劉三吾侍，因論治民之道。

三吾言：南北風俗不同，有可以德化，有當以威制。上曰：地有南北，民無兩心。帝王一視同仁，豈有彼此之間？汝謂南方風氣柔弱，故可以德化，北方風氣剛勁，故當以威制，然君子小人，何地無之？君子懷

德，小人畏威，施之各有攸當。烏可槩以一言乎？三吾悚服。○二十三年春正月，通政使茹瑺引奏潮州府學生陳質言其父成大寧已死，今有司取其補伍，自念從幼至今荷蒙國恩教育，願賜卒業以圖上報。

上謂兵部尚書沈潛曰：國家得一卒易，得一材難。此生既有志於學，可削其兵籍，遣歸進學。潛對曰：學未見成效，若遽削其兵籍，則缺軍伍。

上曰：國家於人材必養之於未用之先，而用之於既成之後，譬之稼必豫耕而有穫，若刈不待熟，則無

用。且事有輕重，難拘一律。苟軍士缺伍，不過失一力士耳。若獎成一賢材以資任用，其繫豈不重乎？○二月，湖廣沅陵縣主簿張傑有罪，罰輪作。自陳母賀氏當元季亂，離守節教子，期於有成。今年且老，而臣以罪戾不得奉養，願乞自新，庶全子職，通政使司以聞。

上憐而宥之，曰：婦人當亂世能守節教子，可以勵俗。命禮部榜示天下，仍加傑祿，俾終養其母。○二十四年秋七月，龍江衛吏以過罰書寫，值母喪乞守制。吏部尚書屠徽不聽，吏擊登聞鼓訴之。

上召徽切責之曰。吏雖罰役。天倫不可廢。使其母死。不居喪。人子之心終身有歉。夫與人為善猶恐其不善。若有善而沮之。何以為勸。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爾乃獨不然耶。徽大慙。吏遂得終喪。○二十五年十二月。敕宋國公馮勝等曰。昔漢唐之禦胡虜。每秋高馬肥。知其入寇。乃設謀定策。伏兵以待之。否則必為邊患。古今時勢雖異。而禦侮防患則同。今以十萬之眾。捕獵塞上。手無尺寸之兵。而耕耘田畝可乎。故必伏兵甲以自防。立斥候以知警。則有備無患矣。○二十七年三月。

君鑒卷三

二十六

上謂侍臣曰。毀譽之言不可不辨也。人固有卓然自立。不同於俗。而得毀者。亦有諂媚狎昵。同乎汚俗。而得譽者。夫毀者未必真不賢。而譽之者未必真賢也。第所遇有幸不幸爾。人主能知其毀者果然為賢。則誣謗之言可息。而人亦不至於受抑矣。知其譽者果然不肖。則偏陂之言可絕。而人亦不至於倖進矣。問君子於小人。小人未必能知。君子鮮有不為所毀。問小人於小人。其朋黨阿私。則所譽者必多矣。惟君子則處心公正。然後能得毀譽之正。故取人為難。而知言為尤難也。○二十八年六

月。河南汝寧府確山縣野蠶成繭。羣臣表賀。上曰。人君以天下為家。使野蠶成繭。足以衣被天下之人。朕當受賀。一邑之內。偶然有之。何用賀為。○有道士以道書獻。

上却之。左右請留觀之。或有可取。

上曰。彼所獻書。非存神固氣之道。即煉丹燒藥之說。朕焉用此。朕所用者。聖賢之道。所需者。治術。將躋天下生民於壽域。豈獨一己之長生久視哉。苟一受其獻。迂誕恠妄之士。必爭來矣。故斥之。毋為所惑。○

君鑒卷三

二十七

上在位三十一年。壽七十一。葬孝陵。上素少疾。及疾作。自臨朝決事。不倦如平時。疾亟。乃焚香祝天曰。壽年久近。國祚短長。子孫賢否。惟簡在帝心。為生民福。語畢。聞雨降。喜形于色。遂崩。遺命喪葬儀物。一以儉素。不用金玉。孝陵山川因其故。無所改。天下臣民出臨三日。皆釋服。無妨嫁娶。史臣拜手稽首言曰。

上以天縱之資。起自田畝。遂成大業。當是時。元政陵夷。豪傑並起。大者竊據稱尊。小者連數城邑。皆恣為殘虐。糜弊生民。天下大亂極矣。

上在民間閔焉傷之已而為眾所推戴拒之益來乃
不得已起義即條法令明約束務以安輯為事
故所至撫定民咸按堵不十餘年間盜滌羣雄
戡定禍亂平一天下建混一之功雖曰天命人
歸要亦神武不殺之致也是以身致太平三十
餘年民安吏稱海內殷富諸福之物莫不畢至
功德文章巍然煥然過古遠矣傳稱唐虞禪夏
后殷周繼然成湯革夏乃資毫眾武王伐商爰
賴西師至于漢高雖起徒步高藉亭長拱縱徒
集所附

上不階寸土一民呼吸響應以有天下方冊所載未
之有也於乎盛哉

歷代君鑒卷之三十

歷代君鑒卷之三十一

國朝

太宗文皇帝

太宗體天降聖高明廣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
帝

太祖高皇帝第四子

母孝慈高皇后

上初生光氣五色滿室照映宮闈經日不散

太祖

高后心異之獨鍾愛焉比長聰明睿智仁孝友悌出

於天性勤學好問書一覽輒記終身弗忘五經子
史皆該貫而旁通天文地理志百家之書得其要領

日從名儒講論無厭倦意虛己納諫寬仁愛人意
豁如也初

太祖封建諸子以燕舊京且近北虜擇可以鎮服者

遂以封

上

太祖嘗曰異日安國家必燕王也建文君崩

上以諸王及文武群臣之請即皇帝位時洪武三十

五年六月十七日也。詔改明年為永樂元年。

上即位諭群臣曰。我

皇考肇造鴻業。垂法萬年。為子孫計。思慮至周。予荷天地

考妣之佑。繼承天位。凡

皇考法制。悉遵行之。爾群臣尚竭乃心力。弼予以治。凡人才識不同。長於此或短於彼。苟事有過誤。即明言之。予不汝責。若隱而不言。日久覺露情同欺罔。法則難容。夫慎終必先謹始。持已在於存誠。始終靡愆。咎何由至。始若不謹。曷克有終。予念君臣

一體。故披露赤心。丁寧告戒。爾等其欽承予意。○

以七月朔大祀

天地預告

太祖高皇帝配神告畢。諭禮官曰。祭天嚴父國家第一事。必以恭敬為本。固當自朕始。然陪祀與執事之臣。皆當同朕此敬。庶幾感格之道。爾等職典祀事。尤宜夙夜直清。以率于眾。○有言建文所用之人。宜屏斥者。

上曰。今之人才。皆

皇考數十年所作。養者豈建文一二年間便能成就。

又曰。雖仍其官。不宜置之要地。

上曰。致治必資賢才。天生才以為世用。隨器任使。共理天工。何必致疑。○

上以盛暑賜書在京諸王曰。吾與諸弟皆

先帝子。往者各在一方。有一歲得一見。數歲得一見者。手足之情。不能自已。今吾承繼大統。諸弟早暮來聚。豈不甚愜于心。顧炎暑方盛。舉動煩勞。可三日一朝。用稱友于之意。○

上諭禮部臣曰。

太祖高皇帝親製大誥三編。使人知趨吉避凶之道。

領行既久。慮民間因循廢弛。爾宜申明。仍令天下誦讀。遇鄉飲則講解如舊。○

上顧靖難諸將曰。爾等從朕舉義。多歷艱危。今內難肅清。論功行賞。富貴方自此始。夫國家於功臣。固當保全。而帝王用人。豈可獨遺勲舊。漢賈復。吳漢才堪輔相。光武徒欲保全之。而弗用。朕所不取。夫君臣不能保全者。常始於不相信。苟不相信。雖父子將為秦越。況君臣乎。吾報之厚。待之誠。常見其善。不見其不善。惟其才而任之。保功用人。可以兩得。○九月。命右軍都督同知韓觀。佩征南將軍印。

充總兵官鎮守廣西。諭之曰：廣西蠻民易叛難服，殺之愈多而愈不治。

太祖高皇帝灼見其情，故以德撫之。至必不得已而後用兵，所以蠻民悅服，邊境晏然。今朕嗣位，謹遵成憲，卿往鎮之，宜務德為本，毋專事殺戮。庶副朕法。

祖柔遠之意○十月。

上謂忠誠伯茹瑄兵部尚書劉儒曰：昔

太祖高皇帝嘗戒勅諸將校曰：軍士家屬既衆，月糧有限，衣食不足，不免飢寒，加以汝等無惻隱之心。

卷之三

四

侵漁私役困苦不勝，往往逃亡缺伍。故當時私役者每一日追工錢一貫，仍論其罪。朕今切慮內外將校不能撫卹軍士，比昔有加，所以逃亡者衆。自今計其逃亡之數以論罰，如百戶有逃一人者，減其俸之半；逃十人者，全不給降充總旗；四十人降充小旗；五十人發充軍。其千戶逃軍十倍於百戶，指揮逃軍五倍於千戶者，並減俸及遞降一等，皆如百戶之例○

上宴奉天征討功臣畢，因諭之曰：君臣謂之元首股肱，蓋一體相須也。故為君必務保全其臣，為臣亦

當思自保。凡人致富貴難，保富貴尤難。爾等從征

數年，萬死一生。今皆身有封爵祿及子孫，可為難矣。但當思保之。夫有功則賞，有罪則罰。此

祖宗公天下之大法。爾等須遵守。若不謹而犯之，朕不敢曲宥。蓋以私廢公，則天下不服矣。其務敬慎，庶幾共榮於永遠○甘州中衛左所軍張真上言，便民及守邊數事。

上覽畢，顧禮部侍郎宋禮曰：雖堯舜禹之聖，亦樂取人言以為治。朕即位以來，首下詔求言，而言者無幾。此成卒能上言，雖不皆可采，然為國之意則善。

卷之三

五

宜嘉賚之。其賜衣一襲，鈔千貫。又顧禮曰：居其位，無其言，君子恥之。卿等亦毋嘿嘿而已○命監察御史分詣各布政司，巡視民瘼，陸辭。

上諭之曰：父母於赤子，先寒而備之，衣先飢而備之，食適其溫飽之宜，避濕就燥以覆之，無所不盡心。人主為民父母，理亦當然。朕居深宮，一飲一食未嘗不念及軍民。然在下之情，不能周知。爾等為朝廷耳目，其往用心咨訪。但水旱災傷之處，有司不言者，悉具來奏。軍民之間，何利當興，何弊當革者，亦悉以聞○

上諭戶部兵部臣曰。數年用兵。軍民皆困。今方與之休息。數有令。擅役一軍一民者。重法。比聞衛所府縣都不遵承。仍襲故弊。私擅差役。如驅犬羊。無分毫矜卹之意。是上不敬君命。下不恤人窮。人之蘇息。何時可遂。爾等其申明前令。自今有犯者。誅不宥。○永樂元年三月。有司言。殷太師比于墓及祠圯壞。請發民脩理。

上從之。因諭侍臣曰。君子為國不為身。故犯顏諫諍。死且不避。小人為身不為國。惟諂諂面諛。以苟富貴。明君樂諫諍。而國以興。昏君樂諂諂。而國以亡。

樂紂殺龍逢。比干明效具存。而後世人主如秦隋之末。皆不監覆轍。國安得不亡哉。朕方以是為戒。爾等當以君子之道自勉。庶幾共保。

祖宗之洪業。○南陽鄧州官牛疫死者多。有司責民償甚急。民貧至有鬻男女以償者。事聞。

上怒甚。曰。孔子聞廐焚。問傷人否。不問馬。蓋為人貴於畜。今以人易牛。何其不仁哉。況畜牛本以為民。今乃毒民如此。命有司牛死者悉免償。民所鬻男女償牛者。官贖還之。○五月。禮部尚書李至剛等奏。宋制凡忌日於佛殿誦經。設帝后位。百官行香。

今後宜依宋制。於天禧等寺。朝天宮。命僧道誦經。上曰。子於父母固當無所不用其心。但人君之孝。與庶人不同。為人君者。奉天命為天下主。社稷所寄。生靈所依。但當謹身脩德。深體天心。恪遵成憲。為經國遠謨。使內無奸邪。外無盜賊。

宗社奠安。萬民樂業。斯孝矣。如不能此。而惟務脩齋誦經。抑末矣。○戶部尚書郁新言。河南郡縣蝗有司不以聞。

上曰。朝廷置守令。資其惠民。凡民疾苦。皆當卹之。今蝗入境。不能撲捕。又蔽不以聞。何望其能惠民也。

此而不罪。何以懲後。宜遣監察御史按治之。○泉州衛金門千戶械送所獲海島逃民至京師。言其數嘗劫掠海濱。請誅之。

上曰。或者其初窘於貧。不然。則有司失於綏撫。逃聚為盜。蓋非得已。命釋之。且問曰。尚有逃聚未歸者乎。對曰。多有之。因遣賫勅往諭之。曰。爾本國家良民。或困於衣食。或苦於吏虐。不得已。逃聚海島。劫掠苟活。朕念好生惡死之人。同情。帝王體天行道。視民如子。當洗滌前過。咸俾自新。故已獲者悉宥其罪。就俾賫勅往諭。爾等朕已大赦。可即還復業。

安土樂生。共享太平。若執迷不悟。失此事機。後悔無及其後。勅書至。彼皆相率來歸矣。

上諭翰林學士解縉等曰。天下古今事物。散在諸書。篇帙浩穰。不易檢閱。朕欲悉采各書所載事物類聚之而統之。以韻。庶幾考索之便。如探囊取物耳。嘗觀韻府回溪二書。事雖有統。而來摘不廣。紀載太畧。爾等其如朕意。凡書契以來。經史子集百家之書。至於天文地理。陰陽醫卜。僧道技藝之言。備輯為一書。毋厭浩繁。○八月。禮部言。鹵簿中宜有九龍車一乘。

先朝舊有金鉦紅鼓。各四面。鮑燈紅油紙燈各三對。而今闕之。請增製。

上曰。禮貴得中。過為奢。不及為儉。仲尼曰。與其奢也。寧儉。

先朝定禮審之精矣。後世子孫遵用舊章。當自朕始。豈可輒有增益。以啓後世之奢。九龍車既

先朝所無。即不可增。舊有而今闕者。令工部補造。○九月。勅吏部臣曰。朕以眇躬。繼承大統。圖惟求賢。以資治理。宵旰遑遑。急於飢渴。其令內外諸司。於群臣百姓之中。各舉所知。或堪重任。而沉滯下僚。

或可剝煩而優游散地。或抱道懷才。隱居田里。並以名聞。毋媚嫉蔽賢。毋徇私濫舉。書曰。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欽哉。

上御右順門。謂侍臣曰。

皇考功德隆盛。

祖宗樂章。未有稱述。朕甚愧于心。爾等其議為之。因曰。漢高帝作大風歌。武帝作秋風辭。亦皆有文。當時又有儒臣。惜乎制作未能如古。朕有意稽古禮文之事。爾等博求名儒。月稱朕意。

上御右順門。與侍臣論時政曰。朕即位未久。常恐民

有失所。每宮中秉燭夜坐。披閱州郡圖籍。靜思熟計。何郡近罹飢荒。當加優恤。何郡地迫邊鄙。當置守備。旦則出與群臣計議行之。近河南數處蝗旱。朕用不寧。故遣使省視。不絕于道。如得斯民小康。朕之願也。○大理寺卿薛鼎等奏。各布政司上所具獄。凡死罪百餘人。請分遣御史臨決。

上從之。顧謂都御史陳瑛等曰。人命至重。既絕不可復續。況治獄得情尤難。鞭扑箠楚之下。罪人成於鍛鍊者。往往有之。今百餘人中。豈能必其皆無冤枉。爾等分遣御史。宜具以慎刑之意。書于簡以授。

之。使論決之時。詳探其情。非其情者。即與辯釋。必揆之以理。理不可生。然後刑之。則彼雖死。無所恨矣。

上御奉天門。顧謂侍臣曰。我朝大經大法。皆

太祖高皇帝所立。以傳子孫。昨有憚人為朕言朝廷法太寬。非所以為治。朕已斥之。為治之道。譬之醫藥。有是病。則服是藥。今朕當守成之日。正安養生息之時。乃嚴法為治。此是無病而服藥。豈不反有傷乎。孔子言。天地大德曰生。聖人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嘗謂嚴法也。侍臣對曰。

皇上奉

天法

祖一念好生。天下生民之福。彼憚人所言非

皇上聖明。豈能辯其非。書曰。國則罔有。用憚人。政謂此也。

上曰。古人云。親賢臣。遠小人。苟不遠之。必將惑人。

上御奉天門。命侍臣輯自古以來嘉言善行。有益於太子者。為書以授長子。且曰。昔堯試舜。自慎徽五典。至納于大麓。歷試諸難。乃命以位。舜生長民間。躬親稼穡。尚試之如此。朕今令長子守北京。親

庶務。雖吏案牘。皆親閱之。以知為臣之難。他日庶可為人君也。朕少時。嘗居鳳陽民間。細事無不究知。後受命鎮北方。絕塞冒霜雪。與士卒同甘苦。其他所未經歷者。則博考於載籍。每覽昔人言行。可自警省者。讀之不能釋手。讀書所以有益於人。然人資稟有強弱。泛而不切。亦未有益。故欲令爾等輯此教之。先定其尺度。權衡使中。有所主也。○戶部尚書郁新等奏。湖廣今年夏稅過期數月。不足其布政司府州縣官皆當罪之。

上曰。賦入有經制。人耕穫或先後。不齊。地里有遠近。

令書奏主

土

之異。未可驟論。任人長民。當使之察其難易。而順其情。雖取之。亦必思有以利之。不當急責於民。急責必至乎病民。其勿問第更與約。限令民輸之。○十一月。錦衣衛臣奏。抵死罪一人請決。

上審知其有可矜之情。特宥之。使屯戍興州。且諭刑部尚書鄭賜等曰。人無不可與為善。此人一時迷誤。犯罪當死。朕矜其情。故宥之。使屯戍在彼。得改過自新。在國家得一人耕可食數人。則亦有利。自今罪人於法當死。而情有可矜者。準此例。○

上諭六科都給事中朱原貞等曰。朕慮天下之民有

失所者為爾曹未能盡知故選郡縣考滿官俾於六科辦事如朕有所欲聞即可知彼有所欲言即可達而久無一人言夫郡邑之間豈都無一事利害可言今在朕左右尚猶默默况遠千里豈肯言乎爾等退以朕言申諭之其所治何利當與何弊當去皆直言勿隱於今不言將有他人言之則不能逃罪矣○命儀封知縣許譽復職譽居官有守政不苛刻百姓安之秩滿至京縣耆民詣闕乞留上從之謂吏部臣曰守令民休戚所係欲知其賢否當觀民心之嚮背今民不忍其去此必嘗有及民

之德即令復職遂賜鈔二十錠綺衣一襲○

上因與侍臣論慎刑曰孔子云何以守位曰仁法司每奏死囚當決朕未嘗不反覆究思稍有一毫可生之情即從寬減如此猶慮獄訟有不得平故嘗勅諸司以慎恤為務又曰朕往年躬臨戰陣凡所俘獲未嘗輕戮一人况今日為天下主可妄殺哉

○閏十一月

上御奉天門顧謂侍臣曰今北京山西寧夏皆言地震天變無戒朕用惕然爾等試言其故侍臣對曰地震應兵戈土木之事○

上曰此年兵旅饑饉民困甚矣朕乃夙夜圖蘇息之豈肯適一己之情興土木之子重困民力如樓居可以避暑則午門端門皆可居也何必復建高臺廣榭今後宮卑隘不足容尚不敢增備慮勞民力土木之事在今不為若云兵戈但當勅邊將嚴守備戒不虞而已○十二月北京行部尚書郭資等奏真定棗強縣民初復業加以蝗旱流殍者衆今天寒乞道人覈實賑濟

上曰民困如此濟之當如救焚拯溺少緩即無及矣今遣人覈實展轉往復非兩月不得民命迫於旦

夕其可待乎命戶部速遣官往賑之又命監察御史一員監督賑畢具實以聞○

上謂吏部尚書蹇義及都察院左都御史陳瑛等曰為國牧民莫切於守令守令賢則一郡一邑之民有所恃而不得其所者寡矣如其不賢當速去之蓋吏部選授之時出一時倉猝未能悉其才行必考察所行乃見其賢否其令巡按監察御史及按察司凡府州縣官到任半歲之上者悉察其能否廉貪之實以聞○

上宴閒顧問侍臣曰今一歲又終外間軍民安否如

何對曰。

陛下臨御以來所施無非仁政。今軍民皆安。正太平無事之時。

上曰。太平豈易言。朕惟導

皇考成憲以為治。如得雨暘時若。年穀豐登。兵革不興。北民安樂。朝無奸邪。然後可為太平無事。又曰。奸邪難識。其情似真而實偽。其言似信而實詐。苟一信其言而任之。鮮有不失。孔子曰。聽其言而觀其行政。以此耳。○二年正月。有道士獻道經者。上曰。朕所用治天下者五經耳。道經何用。斥去之。既

君鑒卷三

十四

而諭侍臣曰。上好正道。則下不為邪。人主尚稍不謹。憚人懷僥倖之心者。恣肆妄誕。以投所好。苟墮其計。將來流毒無窮矣。是故不得不斥。○三月。吏部尚書蹇義等奏。有千戶奏薦士。初朝廷命文臣舉懷材抱德者。武臣不與命。千戶違制宜罪之。上曰。朝廷下令求賢。武臣不與命者。蓋慮其不學。昧於知人。今能薦人。亦是忠君愛國之心。不用罪之。昔馬周因常何而進。今所薦者亦徵求。如試之果有材。一體授官。否則罷之。○

上御奉天門。召六科給事中諭曰。朕君臨天下。夙夜

拳拳。惟欲軍民老少皆安。爾等職居近侍。比來皆不聞一言及於軍民利病何也。可退而思之。條析以聞。朕將審擇行之。又曰。天立君以養民。君不恤民是不敬天。君資臣以成治。臣不輔治是不忠君。朕與爾等皆不可不勉。○

上御武英殿。與侍臣論用人。

上曰。人君進一人退一人。皆不可苟。必須厭服衆心。若進一人。天下皆知其善。則誰不為善。退一人。皆知其惡。則誰敢為惡。無善而進。是出私愛。無惡而退。是出私惡。徇私而行。將何以服天下。○四月。新

君鑒卷三

十五

進士李衡自言。臣父洪武中得罪死於法。臣不敢違令干進。

上曰。言之聖人亦有罪其父而用其子者。但為子能改父行。致顯聞於世。足以為賢。若以父死非命。終身不仕。亦未必合中道。爾能力學以圖進用。雖違令而志可嘉。朕不爾罪。爾其勉之。○吏科給事中孫璘密奏。前日禮部所定給事中八人。頒詔外國。皆素非誠實者。時已行二日矣。

上曰。此非專出禮部所定。吏部亦言其可使。故從之。爾在吏科。與聞銓注之事。彼既不誠。爾早晚在朕

左右當言不然。則於未行之先當言。何必俟其既去乃言。爾亦過矣。夫人性皆善。有不善者。習使之然。亦在人主用之何如。叔孫通在秦。則欺在漢。則誠。裴矩在隋。則佞。在唐。則忠。本是一人。但在人主能用與不能用爾。通爾所言。慎勿泄也。○文華寶鑑成。

上御奉天門。召皇太子授之。曰。脩己治人之要。具於此書。昔堯舜相傳。惟曰允執厥中。帝王之道。貴乎知要。便足為治。爾其勉之。皇太子拜受而退。

上顧翰林學士解縉等曰。朕

卷之三

十六

皇考訓戒太子嘗采經傳格言為書名曰儲君昭鑑錄。今朕此書稍充廣之。益以

皇考聖謨大訓。以為子孫帝王萬世之法。誠能守此足為賢君。昔秦始皇教皇太子以法律。晉元帝授太子以韓非書。帝王之道。廢而不講。此所以亂亡。朕此書皆大經大法。卿等兼輔東宮。接容閒暇。亦當以此為說。庶幾成其德業。他日不失為守成令主。○

上御奉天門。視朝罷。召六科給事中諭曰。朕日臨百官。庶務或有失中者。爾等宜直言無隱。又顧

翰林學士解縉等曰。敢為之臣。易求。敢言之臣。難得。敢為者。彊於己。敢言者。彊於君。所以王魏之風。世不多見。若使進言者。無所畏。聽言者。無所忤。天下何患不治。朕與爾等皆勉之。○吏部尚書蹇義奏請明日選官。

上諭之曰。爾等職專銓選。辨別邪正。但當揆理。不當任情。揆理則以是非為進退。任情則以從違為取舍。慎之慎之。又曰。用人之道。各隨其所長。才優者使治事。德厚者令牧民。蓋有才者未必皆君子。有德者必不同小人。○

卷之三

十七

上命禮部臣曰。會試下第舉人既多。其中必尚有可取者。蓋慮一時匆猝。或本有學問。而為文之際。記憶偶差。遂致謬誤。或本不謬誤。而考閱之官。精神昏倦。失於詳審。以致黜落。此皆可矜。其令翰林院出題更試。擇文詞優等者。以聞。遂得張鉉等六十人以奏。

上召見皆賜冠帶。命於國子監進學。以俟後科。且勉之曰。士當立志。志一則工專。工專則業就。爾等於學。已有根本。但更百尺竿頭。進步爾。後科第一甲。人有不在爾曹乎。其往勉之。○命太子少師姚廣

孝往蘇湖賑濟。

上諭之曰。人君一衣一食皆民所供。民窮無衣食。君豈可不惜君父也。民子也。為子當孝。為父當慈。各務盡其道。爾卿往體朕此心。不可為國惜費。蓋散財得民。仁者之政。○大理寺言有犯者法當黜。上曰。免黜。既而諭曰。朕所以免之者。慮過其自新之路。人孰無過。亦有誤犯而非故違者。如既黜之。彼雖有遷善之意。顧其身已墨。亦自怠矣。故朕於墨刑不用也。○八月。翰林學士解縉等進呈大學正心章講義。

卷之三

十六

上覽之至再。諭縉等曰。人君誠不可有所好樂。一有好樂。泥而不返。則慾必勝理。若心能靜虛。事來則應。事去如明鏡止水。自然純是天理。朕每退朝默坐。未嘗不恩管束。此心為切要。又思為人君。但於宮室車馬服食玩好。無所增加。則天下自然無事矣。○

上御右順門。與侍臣論胡元興廢。皆由天運。

上曰。天運雖有前定之數。然周家後來曆數過之。蓋周之先德積累甚厚。其後嗣又不至有桀紂之惡。使夏殷之後。不過桀紂未遽亡也。元始以有德興。

使其子孫知脩德保民。亦未遽亡。順帝不卹軍民。不理國政。而荒淫無度。安得不亡。故國之廢興。必在德不專在數也。○九月。周王橐來朝。且獻騶虞。百僚稱賀。以為

皇上至仁格天所致。既朝罷。

上謂侍臣曰。適聞群臣言。不覺惕然。天下之大。如一夫有怨。豈得謂仁。一念不誠。豈能格天。朕方夙夜斯懼。何可便謂騶虞是天降祥於朕。侍臣曰。聖志如此。所以格天心。

上曰。祥瑞之來。易令人驕。是以古之明主。皆遇祥自警。未嘗因祥自怠。警急者。國家安危繫焉。騶虞若果為祥。在朕更當加慎。○

卷之三

十九

上謂吏部尚書蹇義等曰。往者慮各處守令未必皆得人。故命御史分巡考察。比聞御史至郡邑。但坐公館。召諸生及庶人役於官者。詢之。輒以為信。如此何由得實。如入其境。田野闢。人民安。禮讓興。風俗厚。境無盜賊。吏無奸欺。即守令賢。能可知。無是數者。即守令無所可取矣。且詢言之弊。非一端。人好惡不同。則毀譽亦異。若只憑在官數人之言。以定賢否。其君子中正自守。小人賂遺求譽。而即墨。

及阿之毀譽出矣。故孟子論取舍必徵諸國人。自今御史及按察司考察有司賢否皆令具實以聞。○十一月戶部尚書郁新等言御馬監索白象食穀。

上曰。白象何補實用。乃欲奪民食以飼之。此古人所謂率獸食人者。勿聽。復召御馬監官責曰。爾輩坐食膏粱衣輕暖。豈知百姓艱難。計象一日所飼穀。當農夫數口之家一日之食。朕為君職在養民。爾輩不令朕知而為此。是欲朕失天下心。如復敢爾。必誅不宥。○刑部尚書鄭賜等奏會諸司官錄

四

上悉召諸司官諭曰。理刑必務明慎。譬諸農夫之耘。為去稂莠也。若心不存。則視有所不見。而并良苗去之矣。刑以除凶人。若心不存。則察有所不明。而并善人害之矣。爾等皆宜盡心。不可怠忽。○通政使趙彝奏。山西民言介休縣出五色石。可為器用。上曰。此倖覲小人不可聽。數年兵革。災荒百姓困苦。未得寧息。今又可以此重困之乎。官府求一物。即百姓受一害。況此石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累民何為。命梓出之。

卷之三十一

歷代君鑒卷之三十二

善可為法

國朝

太宗文皇帝下

三年正月先是

上命翰林學士解縉等於新進士中選才質英敏者。俾就文淵閣進學。至是縉等選脩撰曾棅編脩周述。周孟簡庶吉士楊相等等二十八人入見。

上諭之曰。人須立志。志立則功就。天下古今之人。未有無志而能建功成事者。汝等簡拔於千百人中。

名鑒卷三十二

為進士。又簡拔於進士中。至此固皆今之英俊。然當立心遠大。不可安於小成。為學必造道德之微。必具體用之全。為文必並驅班馬韓歐之間。如此立心日進不已。未有不成者。古今文學之至。豈皆天成。亦積功所致也。汝等勉之。朕不任汝以事。文淵閣古今載籍。所萃汝各食其祿。自就閣中。恣汝玩索。務實得於已。庶國家將來皆得汝用。不可自怠。以孤朕期待之意。時庶吉士周忱自陳年少。願進學。

上喜曰。有志之士也。命增忱為二十九人。遂命司禮

監月給筆墨紙。光祿給朝暮膳。禮部月給膏燭鈔人三錠。工部擇近第宅居之。○國子監祭酒胡儼請申明洪武中所定學規後之。

上諭儼曰。此其條約耳。為師範者當務正己以先之。講學漸磨以養其心。淑其身此為切要。汝宜勉之。○三月。淮安邳州言民飢甚。計其口數。請得粟九千石賑之。

上惻然曰。此可給三月耳。秋成之期尚遠。若止給三月。猶不免於餓死。國家於惠民豈可為旦夕計。特命戶部倍數給之。○七月。陝西興平鳳翔二縣進

卷之三

二

瑞麥三十本。禮部率群臣上表賀以為

聖德覆被之應。天下太平之徵。

上覽之。謂尚書李至剛侍郎趙旺曰。瑞麥固是嘉應。但四方遠邇靡一物不得其所。斯可為太平。今中外果無匹夫匹婦之愁怨於下者乎。覽表祗益慚愧耳。君臣貴相與以誠。諛佞非治世之風也。至剛等愧謝。○

上諭禮部臣曰。學校育才以資任用。

太祖高皇帝內設國子監。外設府州縣學。選用師範。教育俊秀。嚴立教法。豐廩蠲徭。期待甚至。建文以

來學校廢弛。所司又不督勵。虛糜廩祿。爾禮部宜申明舊規。俾師教無闕。士學有成。庶幾國家得賢才之用。○四年正月。

上謂侍臣曰。朕昨閒暇。援筆肆書。愛其制作精妙。甚稱人意。因歎匠藝如此。豈是生而能之。亦由積學所致。今之學者。不及古人。政由自怠之過。前代大儒君子。皆是積勤以造其極。今人鹵莽厭煩。用力未至。便謂求道之難。譬之耕而不勤。可望有穫乎。○琉球國進闕者數人。

上曰。彼亦人子。無罪而刑之何忍。命禮部還之。禮部

卷之三

三

臣曰。還之慮阻遠人歸化之心。請但賜勅止其再進。

上曰。諭之以空言。不若示之以實事。今不遣還。彼欲媚朕。必有繼踵而來者。天地以生物為德。帝王乃可絕人類乎。竟還之。○

上御武英殿。覽存心錄。顧翰林侍臣曰。適覽慕容超郊有異獸出壇側。隋煬帝紀。國丘暴風未成。禮而退。後二人皆不旋踵而亡。古人言。惟德動天。夫不德亦動天。善則降祥。不善則降殃。但各以類應之。又曰。祭祀時。固當誠敬。亦必平素積累善行。乃可

獲福。若平日所行反道背德而臨祭一時致其虔恭此豈有獲福之理○

上御右順門晚朝百官奏事畢皆趨出

上召六部尚書及近臣諭曰早朝四方所奏事多君臣之間不得盡所言午後事簡卿等有所欲言可就從容陳論毋以將晡朕倦於聽納蓋朕有所欲言者亦欲及此時與卿等商確又曰朕每旦四鼓以興衣冠靜坐是時神清氣爽則思四方之事緩急之宜必得其當然後出付所司行之朝退未嘗輒入官中間取四方奏牘一省覽其有邊報及

君鑒卷三

四

水旱等事即付所司施行官中事亦多須俟外朝事畢方與處置誠慮天下之大庶務之殷豈可須臾怠惰一怠惰即百度弛矣卿等宜體朕此意相與勤勵無厭敷也自今凡有事當商畧者皆於晚朝來庶得盡委曲○西域貢佛舍利禮部尚書鄭賜請因是寬釋罪囚

上曰帝王之治以刑賞為務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堯舜無以治天下梁武帝元順帝皆溺於佛有罪者不刑致法度廢弛綱紀大壞而至於敗亡此豈可效況佛亦有天堂地獄善惡報應之說用誘人

為善爾儒者乃欲姑息為治耶○四月命禮部遣使購求遺書

上視朝之暇輒御便殿閱書史或召翰林儒臣講論嘗問文淵閣經史子籍皆備否學士解縉對曰經史粗備子籍尚多闕

上曰士人家稍有餘資皆欲積書悅於朝廷可闕乎遂召禮部尚書鄭賜令擇通知典籍者四出購求遺書且曰書籍不可較價直惟其所欲與之庶奇書可得又顧縉等曰置書不難須常覽閱乃有益凡人積金玉亦欲遺子孫金玉之利有限書籍之

君鑒卷三

五

利豈有窮也○錦衣衛校尉有訐朝臣謗毀時政之失者

上曰此必誣之蓋朝廷未嘗行此政彼安得有此言命錦衣衛詰之果挾私忿誣之

上曰人主聽言之際豈可不審向若不察付之法司則死誹謗必矣小人敢誣君子此風不可長命以

校尉付法司論如律○六月己未朔日有食之是日陰雲不見禮部尚書鄭賜等言此

聖德所感召請明日率百官表賀

上曰朕恐懼脩省之際何可賀對曰宋盛時有行之

者矣。

上曰。於此一方陰雲不見。天下至大見者多矣。且陰陽家言。日食而陰雲不見者。水將為災。以此言之。可賀乎。乃止。

上謂諸近臣曰。早來在宮中。偶忘一事。問左右皆不能記憶。蓋沉思久而後得之。朕以一人之智。處萬幾之繁。豈能一一記憶不忘。一一處置不誤。拾遺補過。近侍之職。自今事之叢。勝者爾等。但悉記之以備顧問。所行有未合理。亦當直諫。朕自起兵以來。未嘗違忤直言。爾等慎勿有所顧避。○廣東布

奏卷五

六

政司奏。每歲海外番夷入貢。方物水路以舟楫運載。惟南雄至南安。舟楫不通。自今請用民力接運。上曰。為君務養民。今番貢無定期。而農民少暇日。假令自春至秋。番夷入貢不絕。皆役民接運。豈不妨其農事。自今番夷入貢。如值農務之時。其方物並於南雄收貯。俟十一月農隙。却令運赴南安。著為令。復顧侍臣曰。民不失其養。雖勞之鮮怨。民失所養。雖休之不德。○七月。時饗。

太廟。
上還御奉天殿。遣使祭土口嶽。鎮海瀆諸神畢。

上出視朝。奉天門。百官奏事退。復召侍臣與語久之。時已五鼓。侍臣請曰。

聖躬勤勞。須少息。

上曰。朕常在宮中。周思庶事。或一事未行。或行之未善。即不寐。至旦必行之。乃心安。積習既久。亦忘其勞。蓋嘗自念才德不逮。若又不專心志。勤思慮。所行何由盡善。生民何以得安。蓋勤於思。則理得。勤於行。則事治。勤之於道。細民不敢廢。况君乎。○

上燕閒。問翰林侍讀胡廣等曰。昨有中官自江西來。言江西田家刈稻皆畢。何獨早對曰。臣鄉多種早

奏卷五

七

稻。故種穫皆早。又問曰。聞江西民衆而田少。農家亦給足否。對曰。勤者可給。

上曰。勤之一字。豈獨農夫當盡。士工商皆當盡。至於人君尤不可不盡。人君則當致勤於心。朕每朝退。靜坐必思今日所行幾事。某事於理如何。於人情如何。若皆合宜。心則安矣。有不合宜。雖中夜必命左右記之。俟旦而改之。蓋一事失。當人受其弊。故不得不勤。○回回結牙思進玉碗。

上不受。命禮部賜鈔遣歸。謂尚書鄭賜曰。朕朝夕所用中國磁器。潔素瑩然。甚適於心。不必此也。况此

物今府庫中亦有之。但朕自不用。又曰：虜貪而譎，朕受之，必應厚賚之。將有奇異於此者，繼踵而至矣。何益國事哉？

上與侍臣語，知京師之人多有疾，不能得醫藥者，數曰：內府貯藥材甚廣，而不能濟人於闕門之外。徒貯何為？命太醫院如方製藥，或為湯液，或丸或膏，隨病所宜，用於京城內外散施。仍訪朝臣中有通醫者，俾分任其事。又曰：朕一衣一食不忘下人之艱，猶於咫尺不能濟，何況遠外？遂命禮部申明惠民藥局之令，必有實惠，勿徒為文具而已。○五年

正月，直隸及浙江諸郡軍民子弟，私披剃為僧，赴京冒請度牒者千八百餘人。禮部以聞。

上怒甚，曰：

皇考之制，民年四十以上始聽出家。今犯禁若此，是不知有朝廷矣。命悉付兵部編軍籍，發戍遼東。甘肅又曰：朕欽承舊制，一不敢忽。下人尚縱恣如此，何況後來？此不可宥。且此輩皆民螟螣，不可蕃育。○五月，湖廣武昌府僧言欲增脩觀音閣，以祝聖壽。

上不從，曰：人脩短有定數，禍福由所行。所行誠善，福

不祝當自至。不善禍非祝所，能去人。但務為善，何假分哉？

上問侍臣曰：聞近俗之弊，嚴於事佛，簡於事其先，果有之乎？對曰：間有之。

上歎曰：此蓋教化不明之過。朕於

奉先殿旦夕祇謁，未嘗敢慢。或有微恙，亦力疾行禮。世人於佛老竭力崇奉，而於奉先之禮簡畧者，蓋溺於禍福之說，而昧其本也。率而正之，當自朕始耳。○

上與侍臣論及養身之道，曰：人但能清心寡欲，使氣

和體平，疾疢自少。如神仙家說服藥導引，亦只可少病，豈有長生不死之理？近世有一種疲精勞神，佞佛求壽，又愚之甚也。○六年四月

上御西角門，因言及元順帝父子荒淫無度，廢壞國法，以致喪亡。侍臣曰：此是天命在我。太祖高皇帝所以致其昏惑顛倒如此。

上曰：帝王之興雖有天命，亦須脩德行仁以承之。順帝父子惟倚天命，不復脩省，如紂亦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所以卒至於亡。○七年二月

上出一書示翰林學士胡廣等曰：古人治天下皆有

其道雖生知之聖亦資學問。由唐虞至宋其間聖賢明訓具著經傳。然簡帙浩繁未易遽領其要。帝王之學但得其要篤信而力行之。是以為治。皇太子天下之本。於今當進學之時。朕欲使知其要。庶幾將來太平之望。秦漢以下教皇子者多以黃老申韓刑名術數。皆非正道。朕間因閒暇采聖賢之言。若執中建極之類。切於脩身治國。平天下者。今已成書。卿等試觀之。有未善更為朕言。廣等偏覽畢奏曰。帝王道德之要備載此書。宜與典謨訓誥並傳萬世。請刊印以賜。

卷之十

上曰。然遂名曰聖學心法。命司禮監刊印。○九年二月。

上御右順門覽奏牘時。御案有鎮紙金獅。獸側將墜。給事中耿通趨進移置案中。

上顧侍臣曰。一器之微置於危處則危。置於安處則安。天下大器也。獨可置之於危乎。尤須安之。天下雖安不可忘危。故小事必謹。小不謹而積之將至大患。小過必改。小不改而積之將至大壞。皆致危之道也。先是

上諭六科令查奏牘恐發落有失。中者改之。通奏改

之恐失信於下。

上曰。但欲得當。何憚於改。至是申諭之。○三法司奏審錄囚徒既罷。

上召至前諭之曰。刑當矜恤。然論刑之際尤當論其君子小人。若君子有過如失足溝澗。偶出於誤。當矜其情而獎護之。小人有罪如貪嗜飲食。恣意為之。非過誤也。當懲以法。君子誤犯而不恕。非佑善之道。小人故犯而不懲。有縱惡之失。爾等其審邪。正精權度不宜槩論。○七月。戶部言賑北京臨城縣飢民三百六十五戶。給糧三千七百石有奇。

卷之十

上曰。國家儲蓄上以供國。下以濟民。故豐年則歛畜年則散。但有土有民。何憂不足。隋開皇間大旱。民飢。文帝不肯開倉賑濟。聽民流移就食。末歲計所積可供五六十一年。倉廩雖豐。民心不固。煬帝無道。遂至滅亡。前鑒具在。今後但遇水旱民飢。即開倉賑給。無令失所。○十年五月。廣西河池縣民言縣有銀鑛大發。長沙縣民言其鄉產銅。發民採煉可獲厚利。

上曰。獻利以圖僥倖者。小人也。國家所重在民安。不在於利。皆斥之。○十一年正月。辛巳朔。日有食之。

先是禮部以正旦朝賀宴會上請。

上曰。古者日食。天子素服。脩政用謹。天戒。朕既乖於治理。上累三光。而衆陽之宗。薄食于元旦。咎孰甚焉。爾文武群臣。尚思勉輔。朕躬調燮。陰陽消弭。災變新正。朝賀宴會之禮罷。

上謂禮部尚書呂震曰。朕欲周知民之休戚。嘗命凡布政司按察司及府州縣官。至京者。陳民間利病。近有以時和歲豐。民安物阜為言者。及驗視之。田野荒蕪。人民飢寒。甚至水旱蟲蝗。皆不以聞。朕已寘諸法。如今後所言有切民情。可裨治理者。宜旌

賞之以明懲勸。

曹縣獻騶虞。行在禮部尚書呂震奏。騶虞上瑞。請明旦率群臣上表賀。

上曰。百穀豐登。雨暘時順。家給人足。此為上瑞。騶虞何與民事。不必賀。震固請。

上曰。大臣之道。當務為國為民。爾能效李沆為人。則善矣。震退。

上顧侍臣曰。震可謂不學無術者矣。○十二年正月。百官奏事畢。

上退。坐右順門。所服裏衣袖弊垢納而復出。侍臣有贊。

聖德者。

上歎曰。朕雖日十易新衣。未嘗無。但自念當惜福。故每澣濯更進昔。

皇妣躬補緝故衣。

皇考見而喜曰。皇后居富貴。勤儉如此。正可以為子孫法。故朕常守先訓。不敢忘。言已。愴然。侍臣頓首曰。

陛下恭儉如此。誠萬世之法。○五月。駐蹕楊林戍。

上閱武之暇。皇太孫侍語及創業守成之難。且曰。前代帝王多有生長深宮。狃於富貴安逸。不通古今。

不識民難。於經國之務。懵然弗究。而至於亡者。朕

常以之為戒。汝將來有嗣統之責。須勉力學問。於

凡天下之事。不可不周知。人之艱難。不可不涉。歷

聞見廣而涉歷多。自然心胸開豁。於萬幾之來。皆

有以處之。而不差矣。如此。非惟不負祖宗之付託。亦有福澤被及下人矣。勉之勉之。○

上諭行在翰林學士胡廣侍講楊榮金幼孜曰。五經四書。皆聖賢精義。妙道其傳註之外。諸儒議論。有發明餘蘊者。爾等采其切當之言。增附于下。其周程張朱諸君子性理之言。如太極通書西銘正蒙。

之類皆六經之羽翼然各自為書未有統會爾等亦別類聚成編二書務極精備庶幾以垂後世命廣等總其事仍命舉朝臣及在外教官有文學者同纂脩開館東華門外命光祿寺給朝夕饌○十三年正月遣監察御史吳文等分行天下詢察吏治得失及民間疾苦文等陛辭

上諭之曰百姓艱難有司蔽不以聞爾等受朕耳目之寄宜悉諮訪凡朝廷所差人及郡縣官有貪刻不律者執之郡縣官有聞葺不職及老病者悉送京師惟布政司按察司堂上官以狀來聞毋枉毋

嘉慶卷三

十四

縱必合公道軍民利病宜一一奏來汝不恭命汝則有罪○三月貴州布政使蔣廷瓚言去年北征班師詔至思南府婺川縣聞大巖山有聲連呼萬歲者三咸謂

皇上恩威遠加山川效靈之徵禮部尚書呂震請率群臣上表賀

上曰人臣事君當以道阿諛取容非賢人君子所為呼譟山谷之間空虛之聲相應理固有之是豈異事布政司官不察以為祥爾為國大臣不能辨正其非又欲進表媚朕非君子事君之道遂已○九

月西域貢獅子六武群臣以為聖德遠及所致叩頭稱賀

上曰遠人貢土物以達誠何為賀詩書所稱唐虞三代之治曷嘗及祥瑞蓋古聖賢之君但求時和歲稔百姓家給人足即是太平隋煬帝時孔雀聚朝堂百官稱賀順帝時兩都桑果葉皆生黃色龍文又有嘉禾一莖至八穗者又常有五色祥雲見恃此而驕卒皆亡滅前鑒如此朕與卿等但祇守祖法敬事無怠以保鴻業不可萌侈心○十四年四月禮部祠祭司郎中周訥上言今天下太平四夷賓服民物阜豐請封禪泰山刻石紀功德垂之萬世尚書呂震亦言

嘉慶卷三

十五

皇上聖德神功昭格上下宜如訥請

上謂震曰今天下雖無事然水旱疾疫亦間有之朕每聞郡縣上奏未嘗不惕然於心豈敢自謂太平之世且聖經未嘗言封禪魏徵每以堯舜之事望太宗爾欲虞朕於太宗之下亦異乎徵之愛君矣汝當以古人自勉庶幾不忝宗伯之任○十二月歷代名臣奏議書成先是

上以聖訓諭皇太子令翰林儒臣黃淮楊士奇等採

古名臣直言如張良對漢高鄧禹對光武諸葛武侯對昭烈及董賈劉向谷永陸贄奏疏之類彙類以便觀覽至是書成以進

上覽而嘉之賜名歷代名臣奏議因謂侍臣曰致治之道千古一揆君能納善言臣能盡忠不隱天下未有不治觀是書足以見當時人君之量人臣之直為君者以前賢所言倣作今日耳聞為臣者以前賢事君之心為心天下國家之福也遂命刊印以賜皇太子皇太孫及大臣○十五年三月頒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書於六部并兩京國子監及天

下郡縣學

石鑒卷三十一 十六

上謂禮部臣曰此書學者之根本而聖賢精義悉具自是書成朕旦夕宮中披閱不倦所益多矣古人有志於學者苦難得書籍如今之學者得此書而不勉力是自棄也爾禮部其以朕意曉諭天下學者令盡心講明無徒視為虛文而已○七月戊寅旦壽星見百官請賀

上曰比歲壽星見卿等以為瑞致賀然四方旱澇比比有之而鮮有為朕言者朕之所願時和歲豐天下之人俱得其利賢者在位讒惡不作百工舉任

其事政平訟理國家清明此可為瑞壽星之瑞不足賀○行在通政司言既寧縣人進金丹及方書

上曰此妖人也秦皇漢武一生為方士所欺求長生不死之藥此又欲欺朕朕無所用金丹令自食之方書亦與毀之毋令別欺人也○十六年正月以玄兔圖并群臣所上表及詩文賜皇太子又賜書諭之曰比陝西耀州民獻玄兔群臣以為瑞且謂朕德所致上表稱賀又有獻詩頌美者朕心惕然愧之夫賢君能敬天恤民致勤於理則有以感名和氣屢致豐年海宇清明生民樂業此國家之瑞

石鑒卷三十一 十七

也彼一物之異常理有之且吾豈不自知今雖邊鄙無事而郡縣水旱往往有之流徙之民亦未嘗無豈至理之時哉而一玄兔之異喋喋為諛夫好直言則德日廣好諛言則過日增朕夙夜拳拳仰惟

皇考創業艱難懼弗堪負荷不敢怠寧終不為彼所惑爾將來有宗社生民之寄群下有言不可不審之於理但觀此表及詩即理瞭然而情不能逃矣○十七年三月為善陰陽書成先是

上視朝之暇御便殿披閱載籍遇有為善獲報者命

近臣輯錄之

上各為之論斷而系詩于後類為十卷名曰為善陰陽親製序冠之特命梓刻以傳至是頒賜諸王群臣及國子監天下學校又命禮部自今科舉取士準大誥例於內出題○八月勅皇太孫曰爾年已長正宜讀書明理以成大器自古帝王莫不以讀書明理為本未有不讀書明理而能齊家治國平天下者爾克勤學問他日用之不窮

宗社得以永安天下皆蒙福澤爾勉之哉○九月卿雲見欽天監言占書卿雲喜氣也太平之應又曰

卷之五 十九

天子孝則卿雲見君聖臣賢天下順心則日旁氣如龍鳳茲實上瑞行在禮部請率文武百官上表賀勅免之且諭侍臣曰昔帝舜之世萬邦協和故百官有卿雲相和之歌朕寢食之間慮政事有缺民生未安安敢恃此為祥縱是

上天委貺朕與卿等正當憂勤惕厲以答

天眷何以賀為○十八年四月頒孝順事實書于文

武群臣及兩京國子監天下學校先是

上命翰林儒臣輯錄古今載籍所紀孝順之事可以

垂教者為書每事

上親製論斷及詩名曰孝順事實又親製序至是始頒行之○十九年四月給事中柯運監察御史何忠等應詔言事頗訐真然其詞侵工部尚書李慶等慶等不能平數請于

上罪之

上曰敬天故求直言今罪言者是逆天可乎又曰朕於今正欲聞過古之明主皆獎直言今爾數請罪之是欲朕為何如主且彼所言爾等過失若誠有即因而改之豈非善德果若無之於爾何損今罪之將重其名而益朕與爾等之過矣慶等愧而退

卷之六 十九

○二十年四月

車駕發隰寧次西涼亭西涼亭者故元往來巡遊之所

上望其頽垣遺址樹木鬱然謂侍臣曰元氏創此將遺子孫為不朽之圖豈計有今日書云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况一亭乎可以為殷監矣因下令禁軍士斬伐樹木○二十二年五月

上以征胡寇

車駕次開平適雨士卒有後至而沾濕者時其地

尚寒。

上遙見之指示諸將曰。士卒者將帥所資以成其功名。撫之至則報之厚。古人有言。視卒如嬰兒。可與赴深谿。視卒如愛子。可與之俱死。今方用之為國家除殘去暴。奈何不恤。○七月。次榆木川。

上大漸遺命傳位

皇太子遂崩。

上在位二十三年。享年六十五。葬長陵。

史臣拜手稽首言曰。

上外嚴內仁。而雄材大畧。條理精密。知人善任。使推

君奉主

王

誠待下。凡所委用。非浸潤所能間。讒諛之人。終見疎斥。矜過誤。畧小罪。不以一青掩衆善。不以私愛蔽大惡。聽言之際。明睿所照。不待其盡洞見底蘊。臨幾剴果。裁制大事。數語而決。與下人言。開心寓誠。表裏明白。重刑獄。死罪至四五覆奏。隆寒盛暑。必䟽囹圄淹滯。用兵善以少擊衆。料敵審勢。豫為方畧。開闔應變。機智如神。臨敵對陣。意度閒暇。至於決戰。氣勢橫溢。率身先赴敵。而未嘗有所傷。自大將至偏裨小校。悉識其能否。勇怯。臨陣指使。各盡其用。而下與士卒同。

甘苦。士未飲食。不先飲食。所獲敵將。悉解其縛。置諸左右。信任不疑。有功者必賞。故人皆感悅。爭效死力。至命將出師。皆指授方畧。能遵用者。靡不克捷。

上雖善用兵。而以不殺為主。至不得已殺之。必累日弗樂。初靖難之師南出。凡得敵兵。皆縱之。既度淮。所至景附。入京之日。市不易肆。故不四載。掃除奸宄。內平禍難。再安宗社。

既為衆所推戴。勤政務。早晚臨朝。率漏盡十刻。乃罷。深知下人艱難。凡所役使。撫綏周備。四方

君奉主

王

上水旱災傷。必遣人巡視賑卹。遇奏邊警及軍機重務。雖夜中必興。召群臣定議行之。不稽頃刻。總覽權綱。無專擅之臣。愛重名爵。軍職必論功。一資半級。不輕畀。賞功率厚而均。遇災變。必求言。雖䟽賤。苟有所陳。皆得造榻前。自達言。苟可采。欣然納之。否亦不罪。博學好文。於禮雖不泥古。往往默契古人。訓諭子孫。以學問為務。數自著書。貽之。勳累萬言。反覆明切。於祭祀致誠。敬齋戒。必慎。旦暮必恭謁奉先殿。時物未薦。新尚膳者不敢進。厚於宗室。賚予常過無不及。諸

第姪有縱越禮法必訓諭使改不曲為之隱曰庶幾保全之也罪惡著甚如搏如搥雖免為庶人其所資一毫皆歸之飲食衣服之奉悉如舊嚴肅官臺不事姑息外戚有過率正以禮法於官寺小過必懲與廷臣論事其侍衛左右者悉引避鑒前代之失保全功臣推誠待之恒垂訓戒有過不為曲隱必明諭之使改不改者或斥家居或頒繫之或謫立功無幾即釋之其能改者待之加厚未嘗宿怨故當時功臣多奉法云敬老重賢禮遇儒者萬幾之暇相與討論治道

卷之三

三

意甚浹洽愛才惜士有一藝之長必用之臨軒策士屢擇其尤者命就文淵閣盡出中秘書俾進學而親飭勵之進士中有才識者不次擢用上性不嗜酒常服澣濯衣雖小物愛惜不妄費戒驕溢却禮官請封禪禮官數因祥瑞致賀必降勅戒勵晚有疾鮮御外朝政事悉付皇太子決之至軍國重務必自決左右或勸

上少自逸者曰

祖宗付畀之重一息不絕其敢怠為政一循

太祖舊規申明法制脩述禮樂躬謁孔子幸太學廣

召天下方聞博雅之士蒐羅古今著為大典袁章正學集四書五經性理大全垂訓萬世德威廣被四裔君長無間小大遠邇朝覲貢獻請授官爵於闕下者無虛日海外若榜葛刺滿刺加忽魯謨斯等屢新受朝命為王者殆三十國東踰遼水韃靼女直野人兀良哈之地立行都司衛所設官統治幾百處直西部落數百種皆重譯來附其請置官府者蓋三之二西南羌夷建宣慰宣撫安撫司各軍衛郡縣視舊增益數倍安南為逆一舉削平之而郡縣其地獨壯虜反

卷之三

三

覆數為邊患親率六師征之驅諸絕漠之外虜遂不敢南嚮蓋三代以來若漢之高帝唐之文皇宋之太祖其寬仁大度聰明文武闊遠之規乾剛之用

上皆兼而有之是以功烈之盛前古鮮儔焉

歷代君鑒卷之三十二

國朝

仁宗

仁宗敬天皇帝。誠至德弘文欽武章聖達孝昭皇帝。

太宗文皇帝嫡長子。

母仁孝文皇后。

上自幼端重沉靜。言動有經。四五歲。官中聞讀書。輒喜。自是書冊翰墨不去手。稍長。習射。數日輒造精。

藝發無不中。

左右問何若是巧也。曰。心志既正。無難者。然絕口不自矜。蓋於馳射及奇巧玩適之具。悉非所好。獨好學問。日從儒臣論說。不厭洪武二十八年閏九月。

命為燕世子。

太祖思宗藩之重。特召秦晉燕周四世子。朝夕親訓之。嘗命分閱皇城四門衛士。

上還奏獨後。

太祖問之。對曰。旦寒甚。衛士方食。俟其既食乃閱之。故後。

太祖喜曰。能體恤下。今是吾心也。又命分閱中外臣民奏疏。獨取其切於兵民疾苦及關宗社者白之。太祖覽之稱善。其間有一語一字之謬者。悉置之不以白。

太祖指示之曰。爾忽之耶。對曰。顧小過失。不足以瀆天聽。

太祖喜曰。孫有君人之度哉。嘗問之曰。堯九年之水。湯七年之旱。當時百姓奚恃。對曰。恃聖人有恤民之政耳。自是益見重。逮

太宗皇帝舉兵靖難。奉命居守。時將士精銳者皆從

征。城中所餘老弱不及什一。旦暮督治守備。及禦敵之具。撫綏城中軍民。人人忻悅。咨求老於兵旅及才識文吏與之同事。推誠待之。皆為盡心。每四鼓以起。二鼓乃息。左右或以過為言者。答曰。

君父身冒艱險。此豈為子優逸時。且根本之地。敵人所必趨者。豈得不為預備。而凡有所施為。皆稟命仁孝皇后。無樂。李景隆引兵數十萬圍北平城。是時城中守備已完。雖老疾孱弱不及萬人。

上鼓舞激勸。下至婦人小子皆奮效力。更番乘城晝夜拒敵。雖矢石交下。人心不變。數夜遣人開門所

敵營。敵驚亂自殺。或至明乃定。遂退營數十里。

太宗皇帝既正大位。升北平為北京。以其地大民衆。且藩邸之舊。仍命居守。永樂二年二月。遣隆平侯

張信。永春侯王寧。召

上至南京。立為皇太子。時

太宗皇帝欲天下皆歸心於

上。凡有寬貸。悉付

上行之。

上亦孜孜惟仁之施。或有水旱飢饉。兵民失所。未嘗不戚焉。思有以賑恤之。每諭文武大臣曰。卿等宜

深體

卷之三

至尊聖仁。以惠黔黎。勿為苛刻。以搖邦本。其後監國所惠被下人甚厚。故天下咸屬心焉。永樂二十二年。

太宗皇帝以征虜寇。上賓于行在。先日遺命

上即皇帝位。八月。文淵閣大學士楊榮等傳

遺命至北京。

上慟哭幾絕。強起拜受命。翌日。親王及文武羣臣累箋勸進。

上乃躬告

几筵。即皇帝位。大赦天下。改明年為洪熙元年。○永樂七年春三月。

上為皇太子監國。南京謂戶部侍郎古朴曰。今夏氣將至。農事正急。聞輸賦之人聚於京師。久不得歸。此必所司貪賄。故生事阻滯。其速榜諭。凡運賦所過官司。不即放行。所至倉官。不即收受者。皆罪不貸。○夏五月。解州儒學教諭白威言。安邑民飢流徙。吏不知恤。早傷田稼。而科徵不已。其稅糧乞折收鈔帛。庶少蘇息之。

上曰。守令民之父母。艱難困苦。而不知恤。又重以徵

卷之三

鰥。豈為民父母之道。命戶部停徵稅糧。令御史治縣官罪。命吏部以威為安邑知縣。○六月。江西道監察御史方恢父喪。不丁憂。

上曰。御史朝廷綱紀之職。彼既不孝。何以糾正百僚。命送行在。奏請罪之。○都督譚青率官軍赴北京。陞辭。

上諭之曰。為將宜號令嚴明。部伍整肅。近聞軍士在外。往往暴橫擾民。剽奪財物。此皆為將不能約束之過。夫兵以除暴衛民。乃為暴厲民可乎。其戒約之母。自取罪責。○八年春二月。廣德州知州楊翰

以公事稽程被逮。州民耆老二百餘人詣闕言翰善於撫字百姓賴之乞貸罪還職。

上曰耆老二百餘人言其善必有及民之政矣。稽緩公事小過可恕也。遂遣行人賞書就道諭之復職。仍賜鈔三百貫。

上謂都察院左都御史陳瑛曰。五城兵馬專以巡警京城。若畏避權勢縱惡長奸。將小人得志善良受害。爾其戒勵之。使各修厥職。○三月。左都御史陳瑛啓。蘇州府妖婦誣降邪神。法當絞。其子累乞代死。

嘉慶三十一年 五

上曰。此人情所難。可特以子之故。宥其死。然妖人不罪。無以示懲。杖而釋之。○副都御史虞謙給事中杜欽啓。潁州及潁州衛軍民缺食。請發廩賑。貸上遣人馳諭之曰。軍民困乏。待哺嗷嗷。卿等尚從容啓請待報。汲黯何如人也。急發廩賑之。勿緩。○刑科右給事中取通言驍騎等衛倉壞運糧至者露積久而腐折者多。工部侍郎陳壽等不預修理。宜正其罪。

上曰。豈獨腐糧。又妨農務。令壽等亟修倉收納。遣民歸治農。○吏科給事中陶瑋有罪下獄。時瑋啓其

鄉一工匠不赴公役而私賈於外。

上曰。爾以是為忠邪。朝廷置六科。雖以考察奏贖防閑欺蔽。亦欲聞政事之缺失。下人之休戚。今朝廷政事兵民休戚豈無當言者。皆未聞汝言而瑣瑣及此。豈汝嘗有私憾乎。命刑部召匠訊之。刑部啓云。匠已役滿將歸。暫賈以給路費。其家居與瑋隣。素有私忿。蓋誣之。遂下瑋獄。○閏十二月。戶部言廣東雷州府九月颶風暴雨。遂溪海康二縣壞民廬舍千六百餘間。田禾八百三十八頃。民溺死者千六百餘人。府縣匿不以聞。

嘉慶三十一年 六

上曰。守令民之父母。不恤其患。又不以聞。是豈有仁心。令御史按視鞠治之。○十四年七月。刑科給事中李能劾啓。河南布政司左叅議王徵巡視民瘼。所至恣貪酷。杖殺新鄭等縣吏民數人。請治其罪。上曰。巡視民瘼。求以恤今。乃縱私殺人。罪奚可容。命都察院追鞠之。○十八年冬十月。

上過滁州登琅琊山。指示學士楊士奇曰。此醉翁亭故址也。因歎歐陽脩立朝正言不易得。今人知愛其文。而知其忠者鮮矣。蓋

上為文章尤善脩。每曰三代以下文人獨脩有雍容

和平氣象。尤愛其奏議切直。嘗命刊脩文以賜羣臣。且諭之曰。脩之賢非止於文。卿等當考其所以事君者而勉之。○十一月。

上過鳳陽謁

皇陵畢。周顧陵旁。見

仁祖淳皇帝所遺石農器。顧侍郎張本。學士楊士奇曰。國家帝業所自也。徘徊久而後退。既退陵下耆老進謁。悉賜酒饌慰勞之。有知

太祖龍興時事者。留從容與語至夕。加賜優厚。已而顧楊士奇等歎曰。知當時事者益鮮矣。蓋

上重祖宗事率如此。○

嘉慶三十七

上過鄒縣。見男女持筐盈路拾草實者。駐馬問所用。民跪對曰。歲荒以為食。

上惻然稍前下馬入民舍。視男女皆衣百結不掩體。竈釜傾仆不治。歎曰。民隱不上聞若此乎。顧中官賜之鈔。而名鄉之耆老問所苦。具以實對。輟所食賜之。時山東布政使石執中來迎。責之曰。為民牧而視民窮如此。亦動念否乎。執中言。凡被災之處皆已奏乞停今年秋稅。

上曰。民餓且死。尚及徵稅耶。汝仕督郡縣。速取勘飢

民口數。近地約三日。遠約五日。悉發官粟賑之。事不可緩。執中請人給三斗。曰。且與六斗。汝毋懼。擅發廩。吾見

上當自奏也。○十九年春正月。禮部尚書呂震言於上曰。殿下前在南京。數遣中官進保進奏牘。每至輒以殿下過失上聞。而皆其妄言。今宜疎此人。

上曰。過失吾豈能無。今

至尊既不信之。我又可與此人計較耶。卒寘之。○二十一年秋八月。

上諭戶部尚書郭寶。曰。今年南北直隸并山東郡縣

嘉慶三十八

水旱之虞。糧芻皆無所出。而有司徵索不已。甚為朝廷歛怨。其患蠲之。○二十二年夏五月。浙江台州府臨海縣。廣濟等處河道淤塞。水閘頽壞。乞修浚。

上諭工部臣曰。春秋慎用民力。而譏不時。可令農隙修築。○九月。

上諭工部臣曰。古者土賦隨地所產。不强其所無。比年如丹漆石青之類。所司更不究物產之地。一槩下郡縣徵之。郡縣逼迫小民。鳩歛金幣。詣京師博易輸納。而商販之徒。乘時射利。物價騰踴。數十倍。

加有不肖官吏貪緣為奸計民所費朝廷得其千百之十一其餘悉肥下人今宜戒此弊凡合用之物必於出產之地計直市之若仍蹈故習一槩科派以毒民者必誅不宥○禮部尚書兼太常寺卿呂震奏

太宗皇帝遺命喪服一如

太祖高皇帝倣漢制以日易月今已踰二十七日請釋衰服服烏紗冠素服黑角帶臨朝上曰

梓宮在殯朕何忍遽易自是臨朝素冠麻衣麻經朝

書卷三十三 九

退仍衰服○鳳陽五河等處奏雨水沒田稼

上謂戶部尚書夏原吉曰農民勞苦至秋成為水所傷既無自給不可復徵其稅其遣人覈實今歲糧芻悉蠲之○又謂翰林儒臣曰為政所大患者上下之情不通比來朝野物議何如凡軍民中利有當興害有當革者卿等悉為朕言當審其可否即行之庶幾少紓人困○賜少傅兼吏部尚書蹇義少保兼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太子少傅兼謹身殿大學士楊榮太子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金幼孜銀圖書各一其文曰繩愆糾繆仍諭之曰卿等皆

國家舊臣祇事

先帝二十餘年又事朕於春宮練達老成今朕嗣位之初軍國之務重煩卿等協心贊輔凡政事有缺失或群臣言之而朕未允或卿等之言朕有不從悉用此印密疏以聞其母憚於再三言之君臣之間盡誠相與庶幾朝無缺政民不失所而朕與卿等皆不負

祖宗付託之重義等頓首受命○加忠勇王金忠太子太保二俸俱支

上諭吏部尚書蹇義曰朕嗣位以來文武大臣皆有

書卷三十三 十

進職此人在列不無希覲之意亦宜有以慰安其心義對曰漠北歸附之人居京師者甚眾今皆瞻望朝廷待此人如何雖賜賚已厚然名爵亦宜畧示優待此懷遠之道也

上曰然其他職渠所不諳庸人所諳者惟三師為重可與太子太保但不令預職事耳○冬十月

上諭兵部尚書李慶等曰城池為民保障今天下無事日久城墮池湮所司玩愒不知修治一有警急何以衛民宜下各都司督令各衛所委正官巡視城池有傾塞者於軍士農種之暇併工修理務令

堅固。若臨邊境。則不俟農暇。即日修治。○賜衍聖公孔彥縉宅於京師。彥縉數來朝。皆館於民。

上聞之。顧近臣曰。四夷朝貢之使。至京師。皆有公館。

先聖子孫。乃寓宿於民家。何以稱崇儒之意。遂命

工部賜宅。○

上諭禮部臣曰。

皇考臨御數詔。有司存恤鰥寡。郡邑皆有養濟院。比聞率是文具。居室敝壞。肉粟布絮。不以時給。栖栖飢寒。而守令漠不留意。爾禮部即戒約之。令謹視遇施實惠。勿致失所。○山東布政使司言。登萊諸

卷三十三 十一

郡今歲雨水傷麥。其前歲所逋稅。乞令民以他物代輸。

上諭戶部議。所以寬貸之。戶部言。今國用不足。

上曰。君民一體。民貧豈可不恤。宜從所言。○

上諭吏部。令在京七品在外五品以上文官及知縣。於五品以下見任官及軍民中訪舉德性淳篤。行止端方。或材能出眾。政績顯著。或文學有稱。識見優遠者。量材擢用。若有蔽賢及濫舉者。論罪如律。所舉之人。後犯贓罪。舉者連坐。又諭之曰。朝廷比年數下詔舉賢。而奉行率多徇私背公。或以賄

賂舉。或以親故舉。所得實材。十不三四。政事何由而理。生民何由而安。自今必嚴舉主連坐之法。庶得實材。○大理寺奏決重囚。

上曰。人命甚重。帝王以愛人為德。卿等理刑宜贊輔德政。罔俾無辜。含冤地下。傷國家之和氣。昔法吏有於死獄。求生道者。天有顯報。不在其身。在其後人。卿等勉之。遂命五府六部通政司。六科同三法司。於承天門會審。特召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至榻前。諭曰。比年法司之濫。朕未嘗不知。其所擬大逆不道。往往出於羅織。煅煉。

卷三十三 十二

先帝數切戒之。故死刑至四五覆奏。而法司畧不留意。甘為酷吏。而無愧。自今凡審決重囚。卿三人往同審。有冤抑者。雖細故。必以聞。遂命三法司。今後審決重囚。必會三學士同審。○山西渾源州奏。民逃徙者百餘戶。其荒田稅額未除。請以均分見在之民。

上曰。民窮甚。故逃。今以分見在之民。是欲其皆窮而逃也。命戶部速除稅額。若民有願耕者。或逃者。復歸就耕。則三年後徵稅。○

上御西角門視朝。罷時風寒。顧謂翰林臣曰。朕與卿

等居重城中猶覺凜凜如此守邊將士晝夜嚴警殆不可勝遂命書勅遣使以鈔幣賜緣邊將士戶部尚書夏原吉等曰朝廷待守邊者厚矣既預給禦寒之具復蒙恩如此昔楚子以寒廵拊三軍皆如挾纊彼徒施溫言人猶感勵況今受實恩敢昧報效但願

陛下常推此心不忘耳。

上曰人君視天下萬物為一體況將士為國家躬勤勞瘁豈敢湏臾忘之朕所行或有不逮湏卿等翼輔古人有言為君盡君道為臣盡臣道朕與卿等

各盡其道可也○

上諭吏部尚書蹇義曰自古人君厚其臣必體其情而及其父母故後世有推恩封贈之典今武臣皆得封贈祖考文臣得者甚少

太祖

太宗之世既皆行之明著吏部職掌蓋褒善勸功勵人心於忠孝者在此其舉行之但無越成憲濫及匪人耳○十一月御札付禮部尚書呂震曰建文中奸臣其正犯已悉受顯戮家屬初發教坊司錦衣衛浣衣局并習匠及功臣家為奴今有存者既

經大赦可宥為民給還田土凡前為言事失當謫充軍者亦宥為民○

上諭禮部臣曰太學聚天下之士以備任用蓋因其已成而益充之今郡縣歲貢生率記誦陳言以圖僥倖求其實學百無一二爾禮部宜勅有司督學官嚴誨訓必通經成材方得充貢蓋學者先立根本於鄉學然後進而充廣於太學若在鄉學全未

有成而望有成於國學焉有此理○

上謂侍臣曰守成之主動法祖宗斯鮮過失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後世為嗣君者往往作聰

明亂舊章而卒至喪敗不救可為鑒戒朕十餘歲

侍

太祖高皇帝側親見作祖訓屢經改易而後成書是時秦晉周世子皆在

太祖閒暇即召太孫及諸世子於前分條逐事委曲開諭之皆持身正家以至治天下之要道為天子為藩王能每事遵守豈有不福祿永遠者朕寤寐不忘今已命司禮監刊印將賜諸子及弟姪侍臣對曰

陛下此心即

太祖高皇帝之心也○遣監察御史湯燮等十四人分巡天下考察官吏

上諭之曰國以民為本民安則國安比年在外牧守之官不體朝廷恤民之意侵削擾害民不聊生故遣爾等分行考察然人材器不同有專為脂韋諂媚而政事不理殃及於民者有沉靜篤實不善逢迎而為政簡易民悅服之者有虐於用刑巧於取索而能集事者有廉潔無私謹身自守而政務不舉者爾等明白其實以聞無惑於小人無屈於勢要無私於親故詢之於衆斷之以公可也各賜鈔二

卷三十三 十五

十錠為道里費又諭之曰御史朕之耳目當勉副朕心必先自治方可治人若棄廉恥違禮法則朕亦不汝貸汝往勉之○廷臣有奏舉官者

上諭之曰君以求賢為務臣以薦賢為忠雖聖人用人不求備隨才大小皆有所用然天下之太其間豈無庶幾臯夔類曾之徒誠得一人勝千百人爾等為朝臣宜體朕此意悉心訪求勿苟徇私情而不顧公義古人云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朕亦以此觀爾遂命吏部自今以薦舉至者必試而用之○

上御西角門閱京官誥詞顧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曰卿三人及蹇尚書夏尚書皆

先帝親任舊臣朕方倚以自輔凡朕所行卿等朝夕共見有未盡善皆當盡言朕見前代人主有一履帝位輒自尊太惡聞直言左右之人雖素所親信亦畏威順旨緘默取容或賢良之臣不肯默言之一再而不見聽亦退而絕口以圖自全君臣之間各謂永享富貴然未久皆致禍敗朕與卿等皆深以為戒君臣一體務始終同心庶幾可以共圖利安遂取五人誥詞

卷三十三 十六

上親御宸翰增二語云勿謂崇高而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或怠曰此朕實心卿等勉之士奇等稽首曰此

陛下盛德臣等豈敢不勉

上悅○太子太保呂震奏冬至節請御正殿受賀上曰梓宮在殯山陵未終因時興慕哀慟愈切慶賀之禮豈所宜言勅免賀○

上諭戶部尚書夏原吉曰古者寓兵於農而不奪其時所以民無轉輸之勞而兵食之後世莫善於漢之屯田

先帝所立屯田法甚善。蓋用心亦甚至。但後來所司數以征徭擾之。既失其時。遂無其效。所儲蓄十不及二三。有事不免勞民轉輸矣。其令天下衛所凡屯田軍士。自今不許擅差妨其農務。違者處重法。翰林學士楊溥密疏言事。

上嘉納之。御札獎諭之曰。覽卿所奏為國家之計。誠合朕心。但望卿始終如一。知無不言。相朕致治。以承天休。感卿忠懇。特用酬報。今賜卿絲帶一雙。鈔一千貫。卿其領之。

上御右順門諭楊士奇曰。近日覺得羣臣意思甚好。

君舉卷三十一

朕或乘快意發落事。有過處。朝退思之。方自悔而外間已進文字來。甚愜朕心。士奇對曰。宋臣富弼有言。願不以同異為喜怒。不以喜怒為用舍。

上曰。然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朕但存此心。間羣臣所言有拂意者。朕退必自思。或朕言有失。未嘗不悔。士奇對曰。成湯改過不吝。所以為聖人。

上曰。朕有不善。患未知耳。知之不難。於改此。卿所知也。十二月。

上諭吏部臣曰。師儒之職。不可濫授。此欲其成就人才。德古以模範稱之。模範不正。其所造器何由得。

正以來國子生務實學者甚少。大率於諸司歷事。苟延歲月。以圖出身。固是學者志趣卑下。亦由師範失職所致。每引選國子監官。皆循資格陞之。不問舉一道德老成之士。如何望太學之師。皆得人。自今宜慎重其選。吏部舉奏與州左屯衛經歷李能詐丁憂事。

上曰。孝子事親。惟日不足。不幸已死。初猶以生事之。不忍遽死其親。今親在。乃詐言死。以誑朝廷。不孝不忠。孰大於此。命付法司治之。禮科給事中黃驥極陳西域賈胡入貢。西人受害。乞罷其貢。

君舉卷三十一

上嘉納之。以其奏示禮部。尚書呂震曰。驥嘗奉使西域。故具悉西事。卿陝西人有不悉邪。為大臣當存國體。恤民窮。毋侵削根本。驥所言其後之。刑部尚書金純太子少保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劉觀等奏刑名畢。

上諭之曰。朕於刑法未嘗敢以喜怒增損。卿等鞠獄之際。亦當虛心聽察。量其情實。有罪不可幸免。無罪不可濫刑。持法明信。則人有所畏。而不敢犯。若不明其情。而任已輕重。或迎合朕意。使人含冤抱恨者。朕之所惡。卿等其以為戒。卿等皆國大臣。非

獨自己當存矜獄之心。如朕一時過於嫉惡處法失中。卿等更須執正。毋以乖迂為慮也。○書各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官姓名於奉天門西序。先是上諭吏部尚書蹇義兵部尚書李慶曰。庶官賢否軍民休戚之所係。唐太宗書刺史之名於屏。朝夕省覽。聞其有善政。則各疏于下。故當時所用之人。皆思奮勵。致治效斗米三錢。外戶不閉。

皇考亦嘗書中外官姓名於武英殿南廊。閒暇觀之。今五府六部之臣。朝夕親見。得詢察其賢否。若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官。朕既不盡識其人。又不悉其

君鑒卷三十三 十九

姓名。雖或聞其賢否。邪正既久。不能不忘。為臣有善而上忘之。誰肯自勉。如此。國家何以望治效。爾吏部兵部具各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官姓名履歷。揭諸西序。朕得閒暇觀之。以考察其行事而黜陟焉。至是。蹇義等曰。卿等更須用心。以副朕圖治之意。○罷海子至西湖巡視官。蓋西湖受房山之水。流經城南。出注海子。凡三十餘里。官常遣人往來巡視。禁民不得取魚。而並緣為奸者。其旁近之草及灌田之水。民皆不得取。至是上命吏部悉罷之。謂尚書蹇義曰。古者山澤之利。皆

與民共。朕之心。凡有可推以利民者。雖府庫之儲不吝。況山澤所產哉。○禮部尚書呂震奏。有旨賜衍聖公孔彥縉一品金織衣。衍聖公是二品。如旨賜之過矣。

上曰。朝廷用孔子之道治家國天下。今孔子之徒在官。有一品服者。孔子之後。襲封承先師之祀。服之何過。且

先帝時五品儒臣。有賜二品服者。亦何過哉。其賜之用。稱朕崇儒之意。○洪熙元年春正月。

上御奉天門。朝羣臣。命禮部鴻臚寺。不作樂。羣臣止

君鑒卷三十三 二十

行五拜三叩頭禮。先是禮部尚書呂震請曰。

陛下初登大寶。天下文武羣臣及海外諸國。皆來朝。宜受賀作樂。如大朝之儀。不從。次日震固請之。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黃淮進曰。

陛下言是。

上曰。山陵甫畢。事。忍遽。即吉。朕明日亦不欲見羣臣。

震曰。四方萬國之人。逐朝新主。皆欲一睹天顏。固聖孝誠至。亦宜勉徇下情。

上顧士奇等四人曰。禮過矣。對曰。誠如聖諭。必欲俯徇輿情。亦不宜備禮。

上從之遂有是命○呂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黃淮諭曰為君以受直言為賢為臣以能直言為忠不受直言則過益增不能直言則忠不盡如昨日朝會從震所請今悔何及賴卿等同心遂免此悔自今卿等遇朕行有未當但直言之毋以不從為慮各賜鈔一千貫文幣一表裏○二月

上諭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等曰東官開講筵蓋欲皇太子日聞正道養成德性講官當以大經大法進說其前史所載非聖賢之道無益於治者勿言○三月

嘉慶三十三年 二十一

上諭吏部臣曰刑獄係人死生近日刑官有以貪賄敗者有以深刻敗者蓋顛倒是非民苦冤抑天灾人譴彼必不免但簡用之者亦得辭其咎歟自今刑官必擇廉明公正謹厚之士無俾憮人得肆枉濫○

上諭刑部尚書金純都察院左都御史劉觀大理寺卿虞謙曰往者法司無公平寬厚之意尚羅織為功能稍有片言涉及國事輒論誹謗中外相師成風奸民欲嫁禍良善者輒飾造誣罔以誹謗為說一墨名於此身家破滅莫復辨理今數日覺此風

又萌夫治道所急者求言所患者以言為諱況今所急者在於通下情卿等宜體朕心自今告誹謗者悉勿治顧大學士楊士奇等曰此事必以詔書行之○五月

上諭少師兼吏部尚書塞義曰御史朝廷耳目之官惟老成識治體者可任新進小生遽受斯職未達政治之體而有可為之權遇事風生以喜怒為威福以好惡為是非甚者貪穢無藉賢人君子正直不阿往往被其凌辱小人阿順從吏之則相與為膠漆其於政事得失軍民利病畧不用心安在其

嘉慶三十三年 二十二

為耳目也爾吏部自今須慎選擇以清風紀既又歎曰都御史十二道之表如都御史皆廉清公正各道御史雖間有不才亦當知畏憚今之不才者無畏憚矣爾其咨訪可任都御史者以聞○

上在位十閱月壽四十有八薨獻陵

史臣拜手稽首言曰

上天稟純明孝友之行出於至性

太宗文皇帝

仁孝文皇后深所鍾愛初在東宮備慈民情既即位患行所志每詔書下軍民歡抃如旱得雨如飢

渴得飲食遇水旱必齋戒致禱郡縣上言飢荒即遣人賑恤寬貸急民之急恤若不及臨政務當大體未嘗計利恒曰能推利以厚百姓國家將享大利焉明於知人在廷之臣其才行文學高下瞭然於心緩急用之靡不曲當寸長可用咸所不棄苟犯名義雖才必黜未嘗以所愛惡移是非之公於用將帥取長棄短嚴謹備邊志遠畧遠將陞辭每諭之曰民力罷柔慎勿貪功生事夷虜至塞下順則撫之逆則禦之驅之而已母為首禍違命獲功吾所不賞賞功褒德

君鑒卷三十三 二十三

寧過於厚惡賊吏屢戒法司曰賊吏務屬民裕己國家恤民必自去賊吏始故未嘗貸之重學校嚴薦舉每諭所司用人必求實材授官必責實效樂聞直言所言切理多見褒答間有拂逆雖暫齟齬無幾輒悟更加賜賚喜怒或小過未嘗不悔既悔改之不吝雅志儒術務學問諸經皆通於書尤熟嘗曰為治不本此書雖獲小康苟焉而已於春秋歎曰先王之禮壞此書所由作也卜筮不用俗占法必取正周易反覆卦爻彖象之辭及程朱氏之說信之甚篤喜考古制

度以求聖人之意贊善陳濟博洽冠一時數侍論議退語其僚曰殿下天資明睿非羣臣所及學問所得必見諸行事為文章不事雕飾達意而止贊善王汝玉嘗言作詩有法

上曰三百篇何所法哉無他嗜好惟畜經籍法書甚富閒暇手不釋卷被服寬博類儒者少侍

太祖曉識天象長益探究或欽天監所陳有諱避者輒見窮詰既即位作臺禁中時自觀察而預言休咎之應多奇中遇災變必警飭自奉儉薄恒念

君鑒卷三十三 二十四

祖宗創業之勤每事必問祖法如何又曰循

祖宗之法者當明

祖宗之心嘗集侍臣錄

太祖親製皇陵碑文授諸子俾熟讀曰知此庶幾知

保富貴又嘗命判真德秀大學衍義賜諸子曰

為人上不可不知此書為人臣不可不知此書

在儲位二十年深明君人之道是時天下皆已

嚮心暨嗣位勵志圖治推誠任人每曰為人君

止於仁耳故弘施霽澤悉罷科買已遺責詢民

隱急農事褒舊勞舉墜典增文武官俸加軍士

食米。脩舊政。賜文臣詔勅。予歸省告而歸省者。賜賚有制。禁告誹謗。申嚴自宮之禁。及禁加人官刑。屢飭法司。崇寬厚。戒深刻。惟日以恤人為務。在位僅十月。而德政加多。故遺詔初下。百姓如喪慈父。廟號曰仁。天下之公言云。

歷代君鑒卷之三十三

書卷之三十三

二十五

歷代君鑒卷之三十四

善可為法

國朝

宣宗章皇帝上

宣宗憲天崇道英明神聖欽文昭武寬仁純孝章皇帝。

仁宗昭皇帝嫡長子。

母誠孝恭肅明德弘仁順天啓聖昭皇后以己卯歲二月九日生。

上於北京。生時衆望見光氣五采騰於宮闈之上。

太宗皇帝嗣大位。

上甫四歲。

仁孝皇后以至南京間。出見羣臣。儀容儼恪。屹如巨人。羣臣瞻望。驚異稍長。在官中。孝敬日隆。而喜書冊。初出就學。

太宗皇帝命設講席於華蓋殿之東。令太子少師姚廣孝及翰林內閣之臣往侍講讀。後講讀於武英殿。

太宗皇帝。

仁宗皇帝時親臨視。其智識益廣。襟度益弘。永樂七

年。

車駕巡狩北京以

上隨行道途所經。

太宗皇帝親以

上過田家徧覽農具及其衣食。且諭以農民勤苦之事。曰。此為帝王者不可不知也。遂作務本之訓以授。

上具言農事之勤勞。王業之艱難。與凡無逸祭祀為政睦親。用人賞罰。內治外戚。官寺飲食。防衛理財等事。曰。此帝王切要之道。又命儒臣集聖學心法。

皆親製序以授。

上服膺惟謹。

上天寶明睿。讀書一目數行。大義瞭然。每覽必盡卷輒記不忘。五經治道諸史治亂興亡之要尤所留意。諸子百家言涉理道者咸領會之。

太宗皇帝嘗諭

上曰。讀書當求大義。不可效書生循行數墨。徒費精神耳。

上敬佩服。出閣未幾。

太宗皇帝問帝王心法所在。以精一執中對。

太宗皇帝大悅。稍暇侍側。應制作詩賦。屢承獎賚。永樂八年。

太宗皇帝親征北虜。命

上留守北京。以尚書夏原吉贊輔。時諸司政務填委。且師行之際。調度輓運事煩。左右有言艱大者。上曰。

皇祖志有成法。惟遵行之耳。自是

太宗皇帝巡狩北京。及征胡虜。皆從行。

仁宗皇帝嗣位。冊

上為皇太子。中外啓事。悉歸裁處。洪熙元年春。南京

屢奏地震。羣臣或請命親王及重臣往守者。

仁宗皇帝曰。非皇太子不可。太子仁德威望足以服人心。人心安即天意定矣。況

太祖皇帝陵寢奉違已久。朕夙夜在念。今皇太子往庶幾如朕往也。遂召

上計之。

上泣曰。固不願違離膝下。然

宗社大計所在。不敢辭。遂決行。既至南京。謁

孝陵。

仁宗皇帝不豫。以璽書召馳召

上還

上即日就道時南京頗傳言

仁宗皇帝上賓臣下未敢以聞但言茲正戒嚴之時宜整兵衛而後行或勸

上從間道行

上曰

君父在上天下歸心豈有他虞且予始至遽還非衆

所測況

君父召豈可稍遲哉驛道馳還夏六月辛丑

上至北京間

君鑒卷十四

四

仁宗皇帝上賓慟哭幾絕先是

仁宗皇帝遺詔

上早正大位

上既至以是月庚戌即皇帝位詔改明年為宣德元

年○

上初即位四日以哀戚未出羣臣屢請始聽政于西

角門○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尹崇高奏朝廷近差內官內使於浙江市買諸物每物置局拘集動擾供給繁勞朝廷所需甚微民間所費甚大

上諭尚書吳中等曰差遣中人本出權宜豈知勞擾

如此今詔書已罷買諸物若買完者即令回京未

完者悉皆停止○河南新安知縣陶鎔奏民食甚艱公私無儲獨函關驛頗有儲糧欲申明待報然後給濟然民命危在旦夕已先借糧一千七百二十八石給民俟秋成還官

上謂尚書夏原吉曰知縣所行良善朕聞近年有司不體人情苟有饑荒必湏申報展轉勘實賑濟失時知縣急於濟人先給後聞是能稱任使卿毋拘文法責其專擅○安平縣丞取福緣累以冗貲當汰民懷其惠累奏乞留之

君鑒卷十四

五

上諭行在吏部臣曰州縣官愛民如子則民亦愛之如父母若貪虐無道民視之如仇讎豈肯保留至於再三不已其陞福緣為安平知縣○七月行在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弋謙言有司於民間買辦諸物多虧價直

上覽之謂侍臣曰科買諸物每令實與價直虧價損民有司之過易損上益下則為益損下益上則為損宜速行戒約有不悛者必加之罪○章丘縣儒學訓導張居傑考滿當陞學者乞留

上命以為給事中因諭少師吏部尚書蹇義曰前代

命官內外更踐近頗聞外間言仕者一為教官即老於學校有志於世用者多不樂就此職自今用人不得執一○遼東總兵官武進伯朱榮奏彙顏衛指揮哈剌哈孫等朝貢不至請掩擊之

上曰古者馭夷狄來不拒去不追今雖不朝貢亦不敢擾邊遽加以兵非懷柔之道遂勅榮曰馭夷宜寬用兵宜審況虜多詐未可輕忽但整頓部伍謹慎隄備其來不來未足計也○閏七月

上諭尚書吳中等曰比聞工部差人催辦諸事多有暴酷傷人事有不可已者亦當從容使人措辦若暴酷逼迫為朝廷歛怨失人心矣宜詢察一二人痛治之以儆其餘○

上諭行在吏部尚書蹇義等曰前命御史考察在外官正欲任賢退不肖庶幾民受其惠近聞考察之官少能着實但信偏言更不博詢其有勤於職業因理公務不免施刑小人不喜誣為暴今輒罷退庸濫之官紀綱不立人所狎玩或貪賄賂低首下氣依阿度日小人貪其易與乃更保留如此不當孔子曰衆好惡必察焉宜嚴戒飭之務盡至公毋使正人受誣小人得志如或不當責有所歸○

八月行在工部奏內府供用紵絲紗羅計九千匹請下蘇杭等府織

上曰供用之物雖不可缺然當念民力今百姓艱難可減半造又諭尚書吳中等曰昔魏徵告唐太宗每以恤民為言卿等其體此意○十月陝西行都司土官都指揮同知李英至京進所獲安定番童一十五人

上謂兵部臣曰番人作過不得已征之得其首惡足矣童子何罪即遣還本土無父母可依者付各衛令善養之○行在刑部尚書金純奏寶慶府知府

李譽先奏府吏犯法會赦免吏告譽受賕事亦在赦前譽當免問

上曰此當問非欲以罪加譽但事有當別白者蓋茲吏告訐未可輒信如所告實則譽不可復用虛即當治其挾私妄告之罪以為小人之戒○都御史劉觀王彰李素奏舉才能之士前應天府尹于潛等十餘人

上曰卿大臣所舉必當昔孫朴言吾輔政無功惟薦一二臺臣無愧卿等必能知此復諭之曰古者除官則署舉主姓名貪穢則連坐今亦當循此法○

漳州衛千戶甘斌初以外戚推恩為錦衣衛指揮坐罪降千戶至是經赦乞復舊官

上曰貴戚豪橫鮮不至敗如薄昭亦所不免甘斌豪橫多矣強奪民田詐傳詔旨無所不至為御史劾奏

皇考天地之量不真于法但降黜之以全其生今尚敢希恩求進邪法不可以私縱恩不可以倖得即押赴漳州○十二月陝西行都司所屬衛卒送官馳二百七十至京死者三十五有司以其失於飼養奏請罪之仍追馳償官

卷之五

八

上曰一馳價直數馬雖十卒不能償甘肅至京道路甚遠其間豈無傷損而斃者不必罪亦免追償○宣德元年正月孔顏孟三氏子孫十人來朝辭歸上謂禮部尚書呂震曰朝廷待賢當厚彼皆聖賢子孫其給道里費又謂震曰孔顏孟三氏舊設教官訓其子孫必選端重有學行者爾以朕言諭吏部知之○行在太常寺奏祭祀

上諭之曰國家祭祀掌之禮部而復置太常尤重其事也卿等佐朕事

天地事

祖宗非他職事之比協恭同寅以承祀事朕蓋有賴

然必誠敬之心素有持養崇盛之薦極于精潔庶幾神明歆格而生靈蒙福卿等勉之○二月免邊衛軍士歲辦柴炭初都督府歲供柴炭役及邊軍至是陽武侯薛祿言宣府懷安永寧諸衛俱臨邊境將士當嚴守備又令採辦柴炭致多逋逃乞罷其役

上諭行在工部尚書吳中曰邊衛軍士專務守備何得勞以他役柴雖山谷所有然運送甚艱宜其有逃避者其即免之自今凡有差用軍民必須計議

卷之五

九

得當而行不可輕率○

上謂侍臣曰朕自幼鍾愛於

皇祖未嘗一日不侍左右弘謨偉畧隨事訓教

皇祖妣同歷艱難獨成國家撫育朕躬慈愛備至我皇考德紹

先烈仁覆蒼生不期年而遽上賓劬勞之勤終身今山陵在望霜露之感尤切將以清明日展謁比

車駕至

天壽山

上遙望

二陵松柏鬱茂因嗚咽流涕詣

陵行謁祭禮不勝哀慟左右亦皆感泣○遼東義州備禦都指揮同知李信挾私杖殺指揮馬迅都察院逮問當斬

上曰草木雖微尚當愛惜人命至重豈可枉害況指揮朝廷命官而都指揮以私忿殺之則虐士卒可知命如律斬之○三月行在禮部奏錦衣衛力士竄直言山西中條山產膽礬乞令有司採進

上曰膽礬何切於用使民耕則有粟充飢桑則有帛禦寒礬如山積何益飢寒乎小人之言不足聽也

古之人君惟欲民富凡山澤之利皆弛其禁若礬可利民聽其自採○四月行在吏部尚書蹇義等奏請選官

上從容諭之曰庶官賢否關國家之治亂掌銓衡者以進賢退不肖為職一事得人則一事理一邑得人則一邑安推之庶政達之天下無二致也朕嗣承

祖宗大統維新治理以安民生選賢任能尤為切要古人取士於鄉以其道藝著聞有素後世以言貌求其底蘊蓋亦難矣況篤實之士率多恬退便僻

之才巧於進取非至公無以勝私非至明不能格物嚴選舉以遏冗濫精考覈以防矯偽毋俾小人貽患於民斯其善矣古之大臣以賢事君國家膺福蒼生受惠聲名流芳於永世卿等勉之○

上以載籍所記前代外戚及臣下善惡足為鑒戒乃采其事製外戚事鑒歷代臣鑒至是書成頒賜羣臣及外戚諭之曰朕惟治天下之道必自親親始至於文武之臣亦欲同歸於善然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故於暇日采輯前代近戚及文武羣臣善惡之跡與其所得之吉凶類為此書用示法戒

其擇善而從以保福祿於悠久○山東清理軍伍大理寺卿湯宗奏濟南等府去年七月至今年三月無雨雪麥苗焦槁工部派買顏料甚急乞暫停止尚書吳中言顏料皆陵寢殿宇待用之物

上曰山東之民

祖宗之民也艱難如此

祖宗所不忍爾可以苛急擾之邪其志停罷○五月上聽政罷御左順門語侍臣曰朕祇奉

祖宗成憲所以諸司事有疑碍而奏請者必命考舊

典蓋

皇曾祖肇建國家。

皇祖

皇考相承法制詳備。況歷涉世務。練達人情。謀慮深遠。子孫遵而行之。猶恐未至。世之作聰明亂舊章。馴致敗亡。往事多有可鑒。古人云。商周子孫能守先王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此誠確論。○六月。開平衛指揮同知方敏屯赤城。交過逃軍。不遣人押送。致有逃者。法司論敏當杖降用。

上曰。朕嘗聞陽武侯言。敏撫軍有方。周知邊事。今小

過姑宥之。又曰。朕每聞人有一善。輒識之不忘。凡有一才可取。未嘗以小過輕棄之。不但敏也。○

上視朝退。御便殿。翰林儒臣侍因進。致治在用人之說。

上曰。易否泰二卦盡之矣。君子進。小人退。上下情通。斯謂泰。小人進。君子退。上下之情不通。斯謂否。泰之時。人君大有為。所以成參贊之功。否之時。君子引退。則不可以有為矣。求否泰之端。則在乎君子。小人進退。人君之用舍。有關世道如此。豈可不慎。但君子小人。猝未易辨。如朕所用有不當者。卿等

亦宜直言勿隱。○

上御奉天門。諭三法司官曰。朕夜來觀周書立政篇。有云。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此深有意。味蓋能敬慎用刑。不致枉濫。則仁恩浹洽。足以培固國本。福祚豈不靈長。今不必論效驗。但當以敬為主。有虞欽恤。正是此意。卿等宜夙夜勿忘。都御史劉觀等皆頓首曰。臣等敢不祇服。○七月。

上御奉天門。諭兵部尚書張本等曰。近來民有訴妄解充軍者。此乃有司之過。彼意蓋謂朝廷所重在軍。不知民乃國家根本。夫朝廷於軍民。正如舟車

任載。不可偏有輕重。今後卿等須令有司審實。軍則為軍。民則為民。毋致妄冒。違者必罪不恕。○以山東無麥。下詔免其夏稅。

上謂戶部尚書夏原吉曰。山東民食太半仰麥。今久不雨。麥已無收。秋穀亦未可知。朕特免其夏稅。但舊聞詔書所蠲。戶部每復催徵。或云已收在官。或云灾傷未甚。多方阻格。致朝廷失信於民。稷思天下有飢者。猶已飢之。伊尹作相。一夫失所。若撻於市。卿國之大臣。宜體此心。慎勿復蹈前弊。○上謂行在工部尚書吳中曰。前日卿奏內官監欲取

民間幼丁學匠藝行移應天府選取五千人彼幼未諳事令習技藝不能則必加督責其父母之心如何且人家誰無幼子爾其體此心速止之○九月亦馬刺等處女直野人刀兀等二百餘人來朝貢馬命為指揮千百戶等官

上因謂侍臣曰夷狄為患自古有之未有若宋之甚者若究禍之根本蓋自熙寧至宣和五六十年小人用事變易法度民苦征徭軍無紀律國家政事日陵月替遂為夷狄所侮致有此禍高宗南渡政宜委任忠良恢復舊疆洗雪大耻乃復用小人力

主和議為偷安之計以岳飛之忠卒死於秦檜之讒小人之敗國家如此○十一月

上諭順天府尹王驥等曰自古仁政必先鰥寡孤獨朝廷設養濟院意正如此近聞京師頗有殘疾飢寒無依之人行乞爾為親民之官何得漫不加省其悉收入養濟院毋令失所○十二月

上御奉天門謂侍臣曰今四夷順服邊境晏然古人嘗曰敵戒無虞又曰禍生於懈怠若守邊將士稍起怠心少失防閑將有意外之患遂遣聖書戒勵緣邊守將令盡心防守不可怠忽○二年正月漢

州綿竹縣民奏世以採捕為業歲納麋皮初地荒林密人少獸多採納常足今以屯戍廢地皆為良田獸少捕之難得歲久遁多乞賜寬恤

上諭行在工部尚書吳中曰田野闢人民眾此好事雖羽毛齒革以資國用若果難得理當除減不宜以此困民○五月三法司上輕重繫囚罪狀

上親閱之批其奏牘曰叛逆強盜殺人子孫誣告父母謀殺人造意皆如律雜犯死罪皆減就徒徒流管杖論輕重罰工凡決遣二千一百九十餘人蓋上仁恕不嗜殺犯罪者必審錄無冤然後罪之未嘗

以喜怒為輕重隆寒盛暑必先勅所司決遣繫囚或罰輸作贖罪蓋從輕典者多有司屢執奏

上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彼能因事改過即為善良若怙終不悛終亦不免又嘗曰唐太宗號稱明君除斷趾法禁鞭背而悔殺張蘊古帝王用刑不可不慎○渾源州知州陳淵有罪當罷為民者民數十人詣闕言淵愛民如子逃亡復業因備禦千戶陳貴縱軍毀民室廬占民田地淵不忍民被害列奏貴罪為貴所誣自淵離職民失所望乞復淵職

上諭吏部臣曰。守令中未嘗無賢者。往往為小人所傷。法司又不能別。自是非枉直。亦豈得無過。其從民所言。令淵復職。○六月。行在吏部奏給工部員外郎蘇起等誥命。

上從之。謂尚書蹇義等曰。名與器不可輕假人。卿等當為朝廷惜之。○七月。

上諭少師吏部尚書蹇義等曰。唐太宗嘗言用人當以德行學識為本。此語甚是。今之所用多是進士監生。彼讀書知古。必能務德。行廣智識。間有人才吏胥。終亦少在要職。大凡用人。正如工匠用木。小

大長短。各當其宜。然後能成居室。若用人不當。何以成治功。卿宜更加詳察。有在高位而德行學識未稱。則改用之。有在下位而德行學識優長。則進用之。庶合至公。○八月。行在戶部奏徵歲用馬草。上曰。古者納絰納銍。皆量地之遠近。慮勞民也。宜從減省。毋困民力。○行在戶部奏光祿寺明年所用廚料。請如例買之。民間。

上曰。光祿供祭祀賓客之費。固不可缺。然與其多取於民。莫若儉以足用。卿等宜斟酌撙節。不可過中。○十月。

上御武英殿觀唐玄宗所書孝經。顧謂侍臣曰。堯協和萬邦。本於親九族。舜紹堯致治。本之克諧以孝。蓋帝王之治。皆自親親始。○

上燕閒。與少保夏原吉語及古人信讒事。

上曰。讒慝小人。真能變白為黑。誣正為邪。聽其言若忠。究其心則險。是以帝舜聖讒說。孔子遠佞人。唐太宗以為國之賊。朕於此等每切防閑。若有其萌。必杜絕之。不使姦言得入。枉害忠良。齊殺斛律光。國遂以弱。朕常非之。汲黯正直。奸邪寢謀。卿等所宜務也。○十一月。北京太僕寺官奏請遣官閱孳

生馬。

上諭之曰。馬畜於民間。必寬民力而後可責成效。國家立法。固有定規。其孳生不及數者。亦屢下令免償。未嘗以馬傷民。蓋農民終歲勤動。以營衣食。又有償馬之費。甚可憫也。爾等但率舊典。以示勸懲。民有貧難者。宜寬恤之。○三年正月。行在工部奏淮安脩改漕運船所費不少。

上諭之曰。漕運國之大事。脩船豈可惜費。昔劉晏於江淮造船。皆豐其貳。船成經久不壞。其後有司慳吝減損。太半船遂脆薄。漕運竟廢。此事足為監戒。

○二月。

上奉

皇太后遊西苑。蓋

上尊事

皇太后極其孝敬。每旦暮詣西宮朝謁。愉色奉承。惟

恐弗及。

皇太后慈仁隆至。每見

上。則忻然從容詢及政事。及所平決。

上敷陳明達。

皇太后喜動顏色。凡軍國大政。必稟命而行。四方貢

獻雖瓜果之物。必先以奉

皇太后。

皇太后或時召

上。雖有急務。必促駕而往。至是恭請

皇太后遊西苑。皇后皇妃皆侍行。

上親掖

皇太后與登萬歲山。奏觴上壽。獻詩頌

聖德。

皇太后悅。酌酒賜

上。且諭曰。今天下無事。吾母子得同此樂。皆

天與

祖宗之賜也。天下百姓皆

天與

祖宗之赤子。為人君但在保安百姓。使不至於飢寒。

則吾母子斯樂可永遠矣。

上拜稽首曰。謹受教。是日甚樂。將晚。

上及皇后皇妃送

皇太后還宮。○御製帝訓凡二十五篇。曰君德。奉天。

法祖。正家。睦親。仁民。經國。勤政。恭儉。儆戒。用賢。知

人。去邪。防微。求言。祭祀。重農。興學。賞罰。黜陟。恤刑。

文治。武備。馭夷。藥餌。以教子孫。詞簡義明。脩身齊

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大要備具。又親為序。以致倦

倦之意云。○三月。行在工部尚書吳中言。山西人

夫在京用工者。今當更代。

上曰。山西去年旱。人民艱食者多。自給未能安。可役

之。凡被災之處。一切停止。見役于京者。即皆遣還。

○四月。行在戶部奏。內府供用庫歲用香蠟銀硃

等物。凡三萬餘斤。當下郡縣支官錢買辦。

上曰。所買太多。所用太侈。其會計可省者。省之。且聞

買物支官錢。近時為有司剋減。屢有告訐者。必令

從公。毋蹈前弊。○民有建言朝政當以重農為首務者。

上顧謂侍臣曰。此言有理。國家重農。則百姓得盡力。天下富庶。古之重農。莫如周。后稷以教民。稼穡開國。公劉克篤前烈。文王時耕者九一。武王重民食。周公述豳風。以戒成王。備言農事。當時民用阜成。治協泰和。周以下莫如西漢。高帝困賈人以抑其末。文帝二十餘年。勤勤以勸農。免租詔有司。武帝雖以土木兵戈勞民。至其末年。亦知勸農作以休息民。至於元成之間。朝政固有乖闕。而百姓安業。

自若。天下富庶幾二百年。成周享國過於夏商。王莽篡漢。終以民心不忘而復之。養民之功大矣。朕於斯事。蓋寢食未嘗忘也。○行在禮部奏。官民建言。請同六部尚書。都御史。六科給事中。會議以聞。上曰。致理之道。莫先於廣言路。蓋天下之大吏治得失。民生休戚。人不言。朝廷何由悉知。古人謂明王視天下猶一堂。滿堂飲酒。一人對隅而泣。則一座為之不樂。若令天下有匹夫匹婦。不得其所。實為君德之累。凡有建言民瘼者。卿等勿諱言。或激切。亦其心發於忠。若以其言激切而棄之。孰肯進言。

卿等宜悉此意。凡言之善者。即以聞。庶幾有補於治。○閏四月。行在工部郎中李新自河南還。言山西飢民流徙至南陽諸郡不下十萬餘口。有司軍衛各遣人捕逐。民死亡者多。

上諭行在戶部尚書夏原吉等曰。民飢流移。豈其得已。仁人君子所宜矜念。昔富弼知青州。存卹流民。飲食居處醫藥。皆為區畫。山林河泊之利。聽流民取之。不禁所活至五十餘萬人。今乃驅逐使之失所。不仁甚矣。其即遣官往同布政司及府縣官加意撫綏。發廩給之。隨所至居住。敢有捕逐者。罪之。

○五月。巡撫蘇松等處大理寺卿胡榮奏。浙江嘉湖杭三府稅糧浩大。府縣有治農官。理辦稅糧。宜增布政司官一員以總之。

上謂行在吏部臣曰。稅糧自是常賦。國初以來。徵歛輸送已有定制。朕方裁抑冗濫。豈得復設。古語省事不如省官。所奏不允。○十月。直隸常州府進私米。且言今歲雨暘順調。田穀茂盛。

上謂尚書胡濙曰。今年各處多奏水災。深慮百姓艱食。常州獨言豐熟。頗慰朕心。濙對曰。

陛下愛民。常願豐稔。聖心所欲。天必從之。

上曰。天果從之。豈有他處水潦之患。亦是為善未至。不能格天也。自今朕與卿等更當勉之。

歷代君鑒卷之三十四

歷代君鑒卷之三十五

善可為法

國朝

宣宗章皇帝下

四年二月。南京守備襄城伯李隆獻駙虞二。行在禮部尚書胡濙等請上表賀。

上曰。禎祥之興。必有實德庶幾副之。朕嗣位今四年。中外所任。豈皆得人。農畝豈皆有收。民生豈皆得所。朕夙夜不遑寧處。騶虞之祥。於德弗類。況天道無常。理亂之幾。恒相倚伏。豈可不慮。唐太宗嘗曰。

人君須至公理天下。堯舜在上。百姓敬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動作興事。人皆樂之。發號施令。人皆悅之。是大祥瑞。此亦名言。朕與卿等宜共謹之。其免賀。

上覽歐陽脩文至。夢卜求賢之說。顧侍臣歎曰。君臣相遇。豈偶然哉。高宗恭默思道。渴想賢輔。未得。說築傳嚴雖有致君澤民之志。不能自達。一旦得於夢寐間。遂相與講學論道。而功被當時。垂後世誠千載奇遇。由此觀之。人君誠心求賢。固無不得之理。文王因田獵遇太公。亦豈非誠心相感。蓋天佑

國家必生賢哲為之輔翼。高宗思道之心蓋有格於天矣。又曰。有高宗之心然後可以夢言。有傳說之賢然後可以為相。若漢文以夢得鄧通。光武以識用王梁。豈不誤哉。○三月。行在都察院。秦山海衛指揮趙忠領軍備禦。開平斂軍財行賂求回原衛。而私有其半。事發當降用。今所領軍以忠能恤下。告乞復其職。

上曰。彼能恤下。曷為科斂而私有其半。此必以賄求之。朝廷賞罰至公。有罪不懲。何以令眾。小人敢以私情撓公法耶。不聽。○聽選官歐陽齊言。舊任浙

江永康縣丞。縣有山產銅礦。宜發工匠烹鍊以充國用。又言在京工匠逃者。一次的決令上工。二次三次者宜刺字。罰工終身。則有所懲戒。

上諭行在工部臣曰。此小人妄言求進其斥之。○

上退朝御便殿。與儒臣論史。因問漢唐諸君在位孰久。對曰。漢武帝。唐玄宗皆在位久。

上曰。漢武好大喜功。海內費耗。末年能懲前過。玄宗初政有貞觀之風。久而恣欲疎忠。任邪。遂致禍亂。竄身失國。武帝猶為彼善於此。又曰。善心生則明。慾心生則闇。武帝以田千秋為賢。玄宗以李林甫

為賢。此治亂所由異也。○五月。行在工部尚書吳中言。昨山西代州圓果寺奏。本寺是古迹。道場為國祝釐之所。舊塔損壞。乞役民為之。

上曰。卿欲藉此求福乎。朕以安民為福。其止之。勿勞吾民。○六月。登州衛指揮戚瑋以操備科斂軍士綿布萬七千餘匹。事覺。山東按察司請治其罪。

上從之。諭右都御史顧佐等曰。近聞軍衛科斂皆是減除月糧。是國家徒費糧而軍士不得食。此輩上千國法。下失士心。不可不懲。○七月。行在兵部奏。錦衣衛帶俸百戶黃勝。因匠藝得官。今告老乞以

子代。

上曰。武官皆由艱難積累。所以傳之子孫。然自開國之初。從軍效勞。今尚有為旗軍者。此以工藝一時蒙特恩。果何勞而欲世官。不允。○九月。山西萬泉縣丞王琦奏。去年少雨。耕種無收。今春至夏亦旱。民多艱食。

上以奏示戶部。太子太師郭資進曰。山西他郡縣未有奏旱飢者。當遣官察視。

上曰。旱澇之灾。天用儆朕。有司所言勿用致疑。即量免其租稅。仍令有司善撫恤之。○五年正月。行在

吏部奏選官退。

上因與侍臣論前代官制。

上曰。省官安民之道。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官倍。秦漢以下。視夏商官益增多。何也。侍臣對曰。時世不同也。

上曰。唐虞三代事簡。民淳。不可比擬。唐太宗定內外官七百三十員。去古未遠。亦是為法。侍臣對曰。然必由君心靜。則事可簡。事簡則官可省。官省則民安矣。若國家多事。政務煩雜。小人倖進。冗食者多。欲百姓免於煩擾難矣。

君鑒卷三

四

上曰。此誠確論。清心者省事之本。○二月罷採木之役。

上諭侍臣曰。為國之道。農事最急。今國家無大營繕。當東作之時。而工部採運木植未已。豈不妨廢農業。遂命書勅諭尚書李文直等。凡已採之木。隨處堆積。軍夫悉罷遣歸農。○三月。開平守將奏邊務數事。

上舉其可行者付所司施行。因謂侍臣曰。方今海內小康。惟殘虜叛服不常。古人制夷狄。惟在守備。若城堡堅固。糧芻充足。士卒精鍊。哨瞭嚴謹。彼亦何

能為患。朕屢以此戒飭邊將。但慮其因循玩愒。今春氣漸深。政邊民耕作之時。一或農事妨廢。秋收無望。仰給於轉輸。則勞矣。遂勅邊將嚴警備。○四月。有建言請設諫官者。

上曰。

祖宗定制不可改。但朕有過失。令中外大小之臣皆得諫。而納之不為。迕豈不所得者多。因謂侍臣曰。三代以下。人君。唐太宗善納諫。當時之臣。若魏徵。王珪。亦善諫。故有貞觀之治。宋太祖嘗曰。唐太宗受人諫。疏常自引咎。不以為恥。不若己不為非。

君鑒卷三

五

使人無可諫。二者孰是。侍臣對曰。宋太祖所言為優。

上曰。宋太祖固是務本之論。然人所行豈能皆是。若禹聞善言。則拜。湯從諫。弗弗改過。不吝。禹湯猶取善於人。況其下者乎。朕以為君人者。當以太宗為法。○重脩玉牒。成少傅楊士奇。太子少傅楊榮。以進。

上覽之曰。古人重世譜。蓋欲正倫理。篤恩義。我國家宗族之盛。皆由

祖宗積德所致。又曰。今於朕雖有親疎。然所自實

本於一人。朕何敢忽。士奇等對曰。周自后稷以來。世積忠厚。是以子孫衆多。維持王業。所歷年世。家遠。國家世德隆厚。故本支繁衍。

陛下又遠宗帝堯明峻德。以親九族。將來盛福當過周家。

上頷之曰。然。○五月。行在都察院。請差御史巡按福建廣東。

上命章杲陳訥因諭之曰。御史出巡。先須考察官吏。官吏守法。然後百姓受福。凡為惡有跡者。易於懲治。其有貪暴虐民而強辯飾詐。及外示善柔。心實

卷之三

六

險惡者。竅要明白。究實。若徇私廢公。婢媼姑息。容惡長奸。使百姓受害。則爾罪均。杲等頓首受命。○六月。

上罷朝。御武英殿。與侍臣語及禮記月令。

上曰。古人為治之道。大槩可見於此。侍臣對曰。是雜舉三代及秦事。如勸農講武。祭祀刑賞。皆國之大務。貴能順乎天時。

上曰。為治之道。敬天勤民為本。堯曆象日月星辰。舜齊七政。周協五紀。皆為民事計。國家之政。不以時脩舉。則漸至廢弛。又如稱兵動衆。不以其時。則人

受其弊。月令大意。上觀天象。下驗庶物。以脩人事耳。又曰。明堂之制。不可考。大抵為政貴有實惠及民。○永平等衛及河間府靜海等縣奏蝗蝻生。尚書郭敦請遣官往捕。

上從之。曰。遣官之際。亦須戒飭。頗聞往年朝廷遣人督捕蝗者。貪酷害人。不減於蝗。卿等須知此弊。是日晚出御製捕蝗詩示敦等曰。蝗之為患。此詩備矣。卿遣人往捕。當如救焚拯溺。不可緩也。○七月。上視朝罷。御左順門。謂侍臣曰。郡縣守令。所使安民者。若賢否混淆。無所激勸。則中才之士。皆將流而

卷之三

七

忘返。吏部以進退人才為職。亦未聞有所甄別。何也。因降勅申諭之。○八月朔。自當食陰雨。不見。行在禮部尚書胡濙等以為即同不食。請率羣臣上表賀。

上不許。勅羣臣曰。古者人君所謹。莫大於天戒。日食又天戒之大者。惟能脩德。行政用賢。去邪而後當食不食。朕以菲德。嗣承

祖宗大統。政理未洽。民生未遂。上累三光。祇懼惟甚。可比於是歟。傳不云乎。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今以陰雨不見。

得非朕昧於省過而然歟。況離明照四方，陰雲所蔽有限。京師不見西方，必有見者。比之不食，天可欺歟。朕尚圖脩省，以仰答天意。尚賴爾羣臣匡其不逮，其止勿賀。

上罷朝，謂行在吏部尚書郭璉等曰：「東漢之初，竇融保河西，以孔奮為姑臧長，姑臧最富饒，奮獨以廉潔自守，眾皆笑之，謂其身處脂膏，不能自潤。光武知之，及融率官屬入朝，即擢奮為武都郡丞，以旌之。夫激揚清濁為治之道，使清濁無別，何以勸懲天下。光武即位，未幾舉卓茂，又舉孔奮，東漢多循良吏，此之由也。今天下未嘗無廉潔士，卿宜為朕甄別以聞，朕當有以旌之。若人有善而不知，則為善者怠矣。」

上罷朝，御文華殿，學士楊溥等侍語及治民事。

上曰：「民之休戚，係乎庶官之賢否。何術可盡得其人？」溥對曰：「嚴薦舉，精考課，不患不得。」

上曰：「欲得賢才，當厚教養之法，教養有道，人才自出。若但責效於薦舉考課之間，蓋求十一於千百也。漢董仲舒言：『素不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此誠知本之論。於今但當崇學重教。」○九

月行在都察院奏：「金吾前衛軍士應得宣德三年四年冬夏布，至今年五月方奏給之，請治衛官稽緩之罪。」

上從之。召在廷武臣諭之曰：「朝廷慮軍士貧難，故令及時給之。管軍官當先時舉行，庶下人得用。此輩安享俸祿，上不體朝廷之意，下失眾人之望，已命都察院罪之。爾等當以軍士為心，勿踵斯弊，國法不爾貸也。」○十月。

上巡邊，駐蹕洗馬林，晚御幄殿，學士楊榮等侍。

上問人君御世之權，何者為重。榮等對曰：「命德討罪。」

二者是也。

上曰：「二者天下之公器，人君特主之耳。若舜舉十六相，誅四凶，而天下悅服，此以天下之好惡為好惡也。齊威王封即墨大夫以萬家，而烹阿大夫，齊國大治，此不以左右之好惡為好惡也。故爵賞刑罰至公，無私，然後能服天下。侍臣咸叩首曰：『誠如聖諭。』」○閏十二月。

上御奉天門，諭行在戶部臣曰：「恤民必有實惠。若惠民無實，非恤下之誠。比者郡縣間有水旱稅糧多欠，積歲既久，未能輸官，有司催徵逼迫，而民愈困。」

四方奏逃亡逋賦者皆以此故朕聞之惻然其宣德三年以前民欠糧稅悉令折收鈔與布絹爾戶部定議務得其中無虧於民戶部議以十分為率三分折闊布三分折闊絹四分折鈔

上曰如此雖善但布絹闊幅者亦難得宜只隨民間所常用者依時價收之則民易辦庶幾民受實惠

○上諭行在兵部尚書張本曰前者詔書凡民年七十之上及篤廢殘疾者許一丁侍養今思各處取軍其中豈無獨子而父母老疾者若令遠役則父母

○
卷之五十五

不免失所今有司勘實應充軍之人而父母年七十之上及篤廢殘疾者許於附近衛所充軍○六年二月行在戶部奏遣官巡視民瘼

上從之因謂侍臣曰堂下遠於千里人君深居官禁豈能盡諳民隱故不免遣人巡視若所遣非人下情猶未能悉達侍臣對曰國家仁民惟在擇守令守令得人田里之民自安

上曰然○三月

上視朝退御便殿命翰林儒臣進講講大學平天下章竟

上曰治天下國家不可無財用即如生之者衆四語

行之固不必暴征橫斂而國用有餘矣又曰秦誓曲盡君子小人情狀人君審乎此則好惡用舍當矣後世若漢唐中葉小人倖位妨賢病國卒為厲階聖賢之言豈非萬世龜鑑○四月行在吏部奏求賢所舉官四十三人例當會官考試中有南海衛餘丁難與考例

上曰古人立賢無方耕釣之中有王佐才其可以軍丁棄之命考試如例○九月行在戶部言宛平縣民以果園地施崇國寺請蠲其稅

○
卷之五十五

上曰民地衣食之資乃以施僧又求免稅甚無謂令亟以還民○十月

上諭行在吏部尚書郭璉等曰朝廷置御史託之耳目凡政務闕失民生利病首官賢否皆得奏舉豈可以任匪人比來有相朋比同流合汙者有依勢作威凌蔑良善者甚至貪淫穢濁不可以言者如此何望其能舉職雖已逐之自今必擇老成謹厚識達治體者以聞朕將試用之又諭之曰在外按察司掌一道風紀亦宜慎選毋任非才○副總兵都督僉事方政以新立龍門衛及龍門守禦千戶

所請給器械旗鼓等物。

上命行在工部如數給之。語尚書吳中曰：兵甲堅利而後足以制寇，然地利不如人和。尤須戒勵主將，善撫士卒。人心既和，以守則固，戰則勝。邊境可永無虞。○七年五月，行在禮部尚書胡濙以山西進龍馬駒，請偕羣臣上表賀。

上曰：二三年間水旱告災，繼踵而來。朕方日夕惕勵，一獸之異，何救民飢而欲表賀？其止之。○六月，御製官箴成，凡三十五篇，以示百官。

上諭之曰：朕承大寶，臨撫兆民，實賴中外文武羣臣

卷之五十五

同心同力，以興起治功。昔舜命九官十二牧，皆孜孜訓諭，虞史書之。夫以大舜為君，禹皋稷契，輩為之臣，猶致敬如此。況朕菲薄，敢不究心？然遠臣既不得數見，而人諭之近，臣雖朝夕相接，亦不得數以言諭。因取古人箴敬之義，凡中外諸司各著一篇，使揭諸廳事，朝夕覽觀，庶幾有敬。然古之君臣有交敬之道，凡在位君子有以嘉謨告朕者，尤朕所樂聞也。○七月。

上燕閒閱內庫書畫，得元趙孟頫所繪幽風圖，因賦長詩一章，召翰林詞臣示之曰：幽詩周公陳后稷

公劉致王業之由，與民事早晚之宜，以告成手使知稼穡艱難。萬世人君皆當鑑此，朕愛斯圖為賦詩，欲揭於便殿之壁，朝夕在目，有所敝勵。爾其書于圖之右。○

上登萬歲山，坐廣寒殿，召翰林儒臣侍，命周覽都畿山川形勢，既畢。

上諭之曰：此元之故都也。世祖知人善任，使信任儒術，愛養民力，故能混一區宇，以成帝業。再傳至武宗，元政稍有變更，仁宗繼之，恭儉愛人，即位之初，興學校，勵風憲，清中書，其孜孜為治，一遵世祖之

卷之五十五

法，足為賢君。英宗果於殺戮，奸黨畏禍，遂構大變，泰定以後，皆享祚不久。至順帝在位，既久，肆意荒淫，怠於政事，紀綱法度蕩然，遂致失國。使順帝能恭儉長守，世祖仁宗之法，天下豈為我

祖宗所有？又曰：茲山茲宇，順帝所日宴遊者也，豈不可感？侍臣叩首曰：紂之跡，周之監也。

上曰：然。○九月，命將率兵巡邊。

上諭之曰：今國家無事，邊塞無警，可以安逸。然居安慮危，乃保邦之道。況西北二邊，虜常出没，今秋高馬肥，宜預警備。但師行須慎重，無貪利輕進，無肆

殺戮申嚴號令整肅部伍堅利兵甲以振耀威武使虜懾服不敢侵掠而邊城亦固封守此良策也

○上視朝罷御便殿問侍臣曰民何事最苦侍臣曰四民之中農最苦

上曰朕固知之朕嘗歷田野見織婦採桑育蠶繰絲製帛累寸而後成匹亦甚勞苦侍臣曰惟

陛下明聖知民之艱難及此已而

上出所賦織婦詞一篇以示左右臣曰朕非好為詞章昔真西山有言農桑衣食之本為君者當詔儒

卷之三十五 十四

臣以農夫紅女耕蠶勞動之狀作為歌詩使人誦於前又繪為圖揭於宮掖希之戚里使皆知民事之艱衣食之所自朕所以賦此也○十月八百大甸土官宣慰使刀招散遣人貢方物且奏云波勒常以土酋土雅之兵來寇殺人掠財乞發兵討之上謂侍臣曰聞八百大甸去雲南五千餘里荒服之地也波勒土酋土雅皆未嘗歸化朕豈能勞中國之人為遠夷役乎且夷性獷悍必兩有未善豈皆波勒之過宜降勅慰諭使敦睦鄰好保境安民○十一月朝鮮國王李禔遣陪臣趙璵金玉振等貢

醢松菌及鷹

上諭行在禮部臣曰朝鮮貢獻頻數已非朕所欲今又獻松菌及鷹菌食物也鷹何所用珍禽奇獸古人所戒可諭其使自今所貢但服食器用之物若鷹犬之類更勿進獻○八年正月

車駕詣

郊壇自

祖宗以來皆朝百官後乃行至是

上先日諭禮官明旦早行不視朝既至南郊躬詣神廚凡諸祭物一一閱視召太常寺官諭之曰祭物

卷之三十五 十五

固應精潔典祭之官皆以虔誠為本宜秉寅清以率百執事分毫無慢庶幾神明有歆享之道晚御齋宮旗手衛奏請暮夜如故事放烟火不從顧謂侍臣曰朕早來不視朝之故蓋一心對越無暇他及今又暇觀烟火乎是晚陰雲四合至夕雨雪行禮之際雲斂風靜星月朗霽天氣融和助祭執事咸中禮度

上大悅○

上燕閒問侍臣王政所先侍臣對曰教養為先

上曰然先王法制猝難復後世惟重農抑末輕徭薄

稅足以致富庶興舉學校博崇孝弟足以立教化固不必盡合古制○四月

上問侍臣曰唐虞何以為盛治侍臣對曰堯舜聖人以德為治所以盛也

上曰有其君亦貴有其臣使是時無禹稷契皋陶伯益堯舜能獨治乎元首股肱必相資也但當時君臣又皆互相戒謹不敢有一毫自滿之心此其所以盛也萬世之下論唐虞盛治當本諸此○九年五月行在戶部奏昨江西宜黃縣耆民李崇政等言縣民連年遭疫死亡者多官田重租艱於徵納

乞如舊例折納土產苧布以為民便

上曰舊例折布正以租重故也況今民多死亡何忍復徵米使生者重困乎宜從其言○六月行在工部尚書吳中言湖廣及山西蔚州產木山場宜禁民採伐

上曰卿為國計意甚厚但山林川澤之利古者與民共之今不必屑屑其已之○七月行在刑部右侍郎施禮奏昨請決重囚十四人有旨命再會官審覆今有詞者九人服罪者五人

上謂禮曰刑當罪則人不冤有詞者必有冤即再與

覆勘務求其實然亦不可縱有罪服罪者皆如律臨決之際亦再審實勿令有冤朕已再三與卿等言若縱有罪殺無罪是卿等之咎不可不慎○十二月有僧自陳欲化緣脩寺祝延

聖壽者

上斥之既罷朝顧謂侍臣曰人情莫不欲壽古之人君若商中宗高宗祖甲周文王皆享國綿遠其時豈有僧道豈有神仙之說秦皇漢武求神仙梁武事佛宋徽宗崇道教驗可見矣世之人終不悟甚可歎也○

上退朝御文華後殿召少傅楊士奇等出御書洪範篇及御製序文示之且諭之曰所論或未當卿等當直言勿隱士奇等對曰

聖論皆當真得古人精蘊

上曰朕在宮中雖寒暑不廢書冊士奇等對曰帝王勤學問則宗社生民有賴矣惟願

陛下始終此心

上笑曰卿等亦常須直言朕不為忤○巡撫江西侍郎趙新奏九江府歲辦蘆柴瑞州府鹽鈔宜從詔書例蠲免停徵

上謂尚書吳中胡濙曰。詔書布大信於天下。為大臣者。乃欲使朝廷失信耶。其悉免之。歲徵鹽鈔本欲鹽法通行。民既飢窘。皆須停徵。毋為苛擾。

上在位十有一年。享年三十七。葬景陵。

史臣拜手稽首言曰。

上豁達大度。致孝尊親。博睦宗族。朝政所施。動咨成憲。至於恤下。惓惓推仁。四方奏水旱蝗災。即遣人馳視賑濟。除其租稅。聞江南細民困弊。詢厥所由。知自宋元來。官田租額過重。量與減除。愛惜人才。非有大過。常保全之。慎於用人。廷臣有

嘉慶三十五年

十八

闕。博咨於眾。而後授之。方岳郡守。不輕付畀。必命羣臣會舉。著於令甲。數詔天下求賢。廷臣有不舉賢。屢勅督責。親作官箴。以勵百司。不嗜殺人。法司奏刑名。常垂寬宥。惟賊吏不少假借。曰。此百姓蠹賊。雖貴近。有犯必罰。傷敗風化者。必寘諸法。雖親不原。曰。不去此。不能為治。審於聽言。有言涉刻薄正色。斥之。或言臣下過失。必詳察之言。實而非大過。寘不問。言之不實。輕則疎斥。言者重則嚴治。以懲間有直言忤旨。旋復覺寤。獎遇加隆。嘗謂侍臣曰。君臣一體。猶元首之

有股肱。以為賢人君子而用之。則當信任之。古之帝王。推赤心置人腹中。人樂為用。若既用而復疑。上下之情不通。惡在其為一體也。敬禮大臣。每譙見從容咨訪。必使盡其意。待勲舊尤厚。嘗曰。是皆效力。

先朝所宜與國家同享悠久。而獎賢褒能。賞功不吝。遇事剛果。裁決悉當。臨御以來。賢才進用。田里安業。四裔賓服。閒暇常引儒臣商論理道。喜學不厭。所游息處。率實典冊。以備覽閱。為文章必傳正義。聰明卓越。真英主云。

嘉慶三十五年

十九

歷代君鑒卷之三十五

歷代君鑒卷之三十六



太康啓之書

喪不哀農政不脩棄稷不務以逸豫滅厥德群臣咸貳乃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僕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

卷之三十六

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御六馬為人上者柰何不敬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彫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嗣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鬱陶乎予心頗厚有忸怩弗慎厥德雖悔可追太康既失國不得歸后羿乃立太康之弟仲康而專其政夏道遂微

孔甲

孔甲帝不降之子也孔甲立好事鬼神肆行淫亂作破斧之歌是為東音諸侯化之天降二龍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得泰龍氏陶唐既衰其後有劉累者學擾龍于泰龍氏以事孔甲孔甲嘉之賜之姓曰御龍氏以更豕韋之後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孔甲孔甲求之懼而遷于魯縣孔甲崩

履癸

履癸帝發之子也是為桀自孔甲以來德政日衰諸侯多叛桀尤為無道能申鈎索鐵負恃其力不務德而武傷百姓天下顛怒而患之桀伐有施氏有施氏

卷之三十六

進女妹喜桀嬖之所言皆聽為瑱室象廊瑤臺玉牀殫百姓之財為肉山脯林酒池可以運舫糟堤可以望十里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以為戲劇○湯進伊尹於桀桀與之飲酒沈湎醉者持不醉者不醉者持醉者相和而歌曰江水沛兮舟楫敗兮我王廢兮盍歸乎薄亦大矣伊尹退而閑居深取樂音更曰樂子樂子四牡騶兮六轡沃兮覺子較兮吾大命格兮去不善而從善何不樂子伊尹入告于王曰大命之至亡無日矣王闕然拊咤然笑曰子又詆言矣天之有日猶吾之有民日有亡乎日亡吾乃亡矣○桀窮其

宗族耻其勲舊輕其賢良棄義聽讒卿士干幸凌轢諸侯左帥曹觸龍讒嫉才智諸侯危其位大夫隱其道舉事戾于天發令逆于時瞿山地裂及泉發徒鑿之通于河諫者曰洩天氣發地藏天子失道後必有敗殺之耆老或諫又殺之關龍逢引黃圖進諫若曰古之人君謙恭敬信節用愛人故天下安而社稷固今君用財若無窮殺人若不勝民惟恐君之後亡矣人心已去天命不祐盍少悛乎不聽龍逢立而不去桀焚黃圖殺龍逢湯使人問之桀怒召湯囚之夏臺已而得釋湯益脩德諸侯歸之遂帥兵伐桀桀兵敗奔南巢遂放而死

商

武乙

武乙庚丁之子也武乙亥復遷都河北暴虐不道為偶人謂之天神與之博令人為行天神不勝乃保辱之為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國內衰弊東夷寢盛分遷淮岱漸居中土時有為銘者曰嚙嚙之德不足就也不可以矜而祗取憂也嚙嚙之食不足狃也不能為膏而祗罹咎也武乙獵于河渭之間暴雷震死

紂辛

紂辛帝乙之子也紂為人資辯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知足以距諫言足以飾非矜人臣以能以為皆出己下始為象箸箕子歎曰彼為象箸必不盛以土簋將為玉盃玉盃象箸必不羹菽藿衣短褐而舍茅茨之下則錦衣九重高堂廣室稱此以求天下不足矣遠方珍怪之物與馬官室之漸自此始紂伐有蘇氏有蘇以妲己女焉紂愛之惟妲己之言是從使師涓作淫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財積鉅橋之粟益收狗馬奇物充仞宮室廣沙丘苑臺多取野獸蜚鳥置其中以酒為池以肉為林為長夜之飲弗事上帝神祇廢宗廟之祀犧牲案盛既于凶盜百姓怨望諸侯有畔者妲己以為罰輕誅薄威不立紂於是重為刑辟為銅柱以膏塗之加於炭火之上使有罪者緣之紂與妲己以為大樂名曰炮烙之刑○紂嘗六月獵于西土發民逐獸諫者曰長育之時不可逆天道絕地德而行人賊君踐一日之苗民失百日之食紂殺之於是天大暴風飄牛馬發屋折木飛揚數十里○紂為不道殺九侯鄂侯周侯昌聞之歎息紂乃囚昌於羑里昌之臣散宜

生之徒求美女珍寶進紂大悅乃釋昌昌退而脩德諸侯多叛紂歸昌昌卒其子發舉兵伐紂紂與戰不勝乃殺寶王自焚死

周

厲王

厲王名胡夷王之子也王心戾虐好利近榮夷公大夫芮良夫諫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有專之其害大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何可專也所怒甚大而不避大難以是教王王其能久乎夫王人者將

卷之三

五

道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極猶日怵惕懼怨之來也故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大雅曰陳錫載周是不布利而懼難乎故能載周以至于今今王學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周必敗也王不聽卒以榮公為卿士用事○王行暴虐侈傲國人謗王召穆公諫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其謗鮮矣諸侯不朝王益嚴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穆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穆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水

水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水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瞽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脩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也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於是乎興行善而備敗所以產財用衣食者也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王不聽於是國人莫敢出言三年乃相與畔襲王王出奔于彘

卷之三

六

幽王

幽王名宮涅宣王之子也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甫曰周將亡矣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陽亂之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蒸於是地有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填陰也陽失而在陰源必塞源塞國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也土無所演民之財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山川山崩川竭亡國之徵也川竭必山崩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天之所棄不過其紀是歲也三

川竭岐山崩○初夏之衰也。有二神龍止于夏帝庭而言曰。予褒之二君也。夏后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殽而藏之吉。乃布幣而策告之。龍亡殽在。積而藏之。夏亡。傳此器殷。殷亡。又傳此器周。比三代莫敢發。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殽流于庭。不可除也。王使婦人不悼而譟之。殽化為玄黿。入王後宮。後宮之童妾既亂而遭之。既笄而孕。當宣王時而生。不夫而有。懼而棄之。時童謠曰。壓弧箕服。實亡周國。有夫婦鬻是器者。宣王使執而殺之。逃於道。而見鄉者後宮童妾所棄妖子。夫婦哀其夜號而取之。逸逃於褒。

卷之七

七

褒人有罪。請入童妾所棄女子者於王。以贖罪。棄女者出於褒。是為褒姒。當幽王之三年。主之後宮見而愛之。生子伯服。於是廢申后及太子宜臼。以褒姒為后。其子伯服為太子。宜臼出奔申。太史伯陽曰。禍成矣。無可奈何。褒姒不好笑。王欲其笑。萬方故不笑。王為烽燧大鼓。有寇至則舉烽火。諸侯悉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王悅之。為數舉烽火。其後不信諸侯。益亦不至。王以號石父為卿。用事。國人皆怨。石父為人巧佞。善諛好利。王用之。又廢申后。去太子也。申侯怒。與緡西夷犬戎攻王。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王。驪

山下。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

歷代君鑒卷之三十六

卷之三十六

八

歷代君鑒卷之三十七

惡可為戒

秦

始皇

始皇帝名政。莊襄王子。年十三即王位。奮六世餘烈。滅六國。遂并天下。自以德兼三皇。功過五帝。乃更號曰皇帝。命為制。令為詔。除謚法。以己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傳之無窮。專以刑威立國。暴虐不道。三十四年。始皇置酒咸陽宮。僕射周青臣進頌曰。陛下神聖。平定海內。以諸侯屬郡縣。無

史記卷六

一

戰爭之患。上古所不及。始皇悅。博士淳于越曰。殷周之王。千有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為枝輔。今陛下有四海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何以相救。事不師古而能長久。非所聞也。今青臣面諛。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也。始皇下其議。丞相李斯言。五帝不相復。三王不相襲。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異時諸侯並爭。厚招遊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

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誇主以為名。興趣以為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有藏詩書百家語者。皆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點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有欲學法令者。以吏為師。制曰可。三十五年。使蒙恬除直道。通九原。抵雲陽。塹山堙谷。千八百里。數年不就。始皇以咸陽人多。先王宮廷小。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

史記卷六

二

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為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顛。以為闕。為複道。自阿房度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隱宮徙刑者七十餘萬人。乃分作阿房宮。或作驪山。發北山石。擲。寫蜀荆地材。皆至。關中計宮三百。關外四百餘。於是立石東海上。胸界中。以為秦東門。因徙三萬家驪邑。五萬家雲陽。盧生說始皇為微行。以辟惡鬼。所居宮。毋令人知。然後不死之藥。殆可得也。始皇乃令咸陽旁二百里內。宮觀複道相連。帷帳鍾鼓。美人充之。各按署不移徙。所行幸。有言其處

者死。嘗從梁山宮望見丞相車騎衆弗善也。或告丞相丞相損之。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語。」捕時在旁者盡殺之。是後莫知行之所在。群臣受決事者悉於咸陽宮。○侯生、盧生相與譏議始皇因亡去。始皇聞之大怒曰：「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廩問，或為妖言以亂黔首。」於是御史悉按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阮之。咸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後。益發謫徙邊。長子扶蘇諫曰：「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軍於上

郡。○三十六年有隕石于東郡，或刻其石曰：「始皇死而地分。」始皇使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居人誅之，燔其石。始皇為王二十六年，為帝十一年，壽五十。

二世

二世皇帝名胡亥。始皇少子也。始皇崩，趙高、李斯詐受詔立為太子，遂即位。○元年夏四月，二世謂趙高曰：「夫人生居世間也，譬猶騁六驥過決隙也。吾既已臨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以終吾年壽，可乎？」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而昏亂主之所禁也。雖然，有所未可。」臣請言之。夫沙丘之謀，諸公子及

大臣皆疑焉。而諸公子盡帝兄，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今陛下初立，此其屬意快快，皆不服恐為變。臣戰戰慄慄，惟恐不終。陛下安得為此樂乎？」二世曰：「為之奈何？」趙高曰：「陛下嚴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誅滅大臣及宗室，然後收舉遺民，貧者富之，賤者貴之，盡除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親信者，此則陰德歸陛下，害除而姦謀塞。群臣莫不被潤澤，蒙厚德，陛下則高枕肆志寵樂矣。計莫出於此。」二世然之，乃更為法律，務益刻深。大臣諸公子有罪，輒下高鞠治之。於是公子十二人僂死咸陽，市十公主，斫死於柱，財物入

於縣官。相連逮者不可勝數。公子將間昆弟三人囚於內宮，議其罪獨後。二世使使令將間曰：「公子不臣，罪當死，吏致法焉。」將間曰：「關廷之禮，吾未嘗敢不從賓贊也。廊廟之位，吾未嘗敢失節也。受命應對，吾未嘗敢失辭也。何謂不臣？願聞罪而死。」使者曰：「臣不得與謀，奉書從事。」將間乃仰天大呼者三，曰：「吾無罪。」昆弟三人皆流涕，拔劍自殺。宗室振恐。公子高欲符恐收族，乃上書曰：「先帝無恙時，臣入則賜食，出則乘輿，御府之衣，臣得賜之。中廄之寶馬，臣得賜之。臣當從死而不能為人子不孝，為人臣不忠，不孝不忠者無

名以立於世。臣請使死。願葬驪山之足。唯上幸哀憐之。書上。二世大悅。召趙高示之曰。此可謂急乎。趙高曰。人臣當憂死不暇。何變之得謀。二世可其書。賜錢十萬以葬。復作阿房宮。盡徵材士五萬人為屯衛。咸陽令教射狗馬禽獸當食者多。度不足。下調郡縣轉輸穀粟芻橐。皆令自齎糧食。咸陽二百里內不得食其穀。○秋七月。陽城人陳涉等起兵於蕪。遂自立為王。號張楚。當是時。諸郡縣苦秦法。爭殺長吏。以應涉。謁者從東方來。以反者聞。二世怒。下之吏。後使者至。問之。對曰。群盜鼠竊狗偷。郡守尉方逐捕。今盡得不

足憂也。乃悅。○二年冬。二世數誚讓李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盜如此。李斯恐懼。重爵祿。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以書對曰。夫賢主者。必能行督責之術者也。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為桎梏者。無他焉。不能督責。而顧以其身勞於天下之民。若堯舜禹然。故謂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也。而徒務苦勞形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貴哉。故明主能行督責之術。以獨斷於上。則權不在臣下。然後能滅仁義之塗。絕諫說之辯。犖然行恣睢之心。而莫

之敢逆。如此羣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二世說於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為明吏。殺人衆者。為忠臣。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積於市。秦民益駭懼。思亂。○郎中令趙高恃恩專恣。多以私怨殺人。恐大臣言之。乃說二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群臣莫得見面。故也。今坐朝廷。譴舉有不當。則見短於大臣。非所以示神明於天下也。不如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習法者。待事事。來有以揆之。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主矣。二世乃不坐朝廷。事皆決於高。李斯以為言高。乃見斯曰。江東群盜多。而上益發繇治

阿房宮。臣欲諫。為位賤。此真君侯之事。君何不諫。斯曰。上居深宮。欲見無間。高曰。請候上間語君。於是待二世。方燕樂。婦女居前。使人告斯。可奏事矣。斯至上。謁如此者三。二世怒。高因曰。沙丘之謀。丞相與焉。今陛下為帝。而丞相貴不益。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其長男由守三川。楚盜皆其傍。縣子以故。公行過三川。聞其文書。相往來。未得其審。故未敢以聞。且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二世乃使人按驗三川守與盜通狀。斯聞之。乃上書言高罪。二世曰。趙君為人精廉。彊力。知人情。上能適朕。朕實賢之。而君疑之。何也。且

朕非屬趙君當誰任哉斯又與右丞相馮去疾將軍
馮劫進諫曰群盜並起皆以戍漕轉作事苦賦稅大
也請且止阿房宮作者減四邊戍轉二世曰君不能
禁盜又欲罷先帝所為是上無以報先帝次不為朕
盡忠力何以在位下吏按罪去疾劫自殺斯自負其
辯有功無反心乃就獄二世屬高治之責與由反狀
收捕宗族賓客榜掠千餘斯自誣服而從獄中上書
自陳前功幸二世宿而赦之高使棄去不奏又使其
客十餘輩詐為御史謁者侍中更往來覆訊斯斯更
以實對輒復榜之後二世使人驗斯斯以為如前終

史記卷六十七

七

不敢更言辭服奏當上二世喜曰微趙君幾為丞相
所賣所使按三川守由者至則楚兵已擊殺之矣高
皆妄為反辭以相傳會遂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
斯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
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二世乃
以高為中丞相事無大小決焉○初中丞相趙高欲
專秦權恐群臣不聽乃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
笑曰丞相誤邪謂鹿為馬問左右或默或言鹿高因
陰中諸言鹿者以法後群臣皆畏之莫敢言其過○
三年八月沛公攻屠武關高前數言關東盜無能為

至是二世使使責讓高。高懼乃與其婿咸陽令閻樂
謀詐為有大賊。召吏發卒使樂將之。至望夷宮殿門。
縛衛令僕射曰。賊入此。何不止。遂斬之。射郎官者。或
走。或格格者輒死。入射帝幄坐幃。二世怒。召左右皆
惶擾不聞。旁有宦者一人侍不敢去。二世謂曰。公何
不早告我。乃至於此。對曰。使臣早言。皆已誅。安得至
今。樂前數二世曰。足下驕恣。誅殺無道。天下皆叛。其
自為計。二世曰。吾願得一郡為王。弗許。願為萬戶侯。
又弗許。願與妻子為黔首。樂曰。吾受命丞相為天下
誅足下。足下雖多言。臣不敢報。麾其兵進。二世自殺。

史記卷六十八

八

趙高曰。秦故王國。始皇君天下。故稱帝。今六國復立。
宜為王如故。便乃立子嬰為秦王。以黔首葬二世杜
南宜春苑中。九月。高令子嬰廟見受璽。子嬰稱疾不
行。高自往請子嬰殺高。三族其家。以徇。二世在位三
年。壽二十四。

漢臣賈誼論曰。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
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然後以六合為家。殺函為
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
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宋儒胡寅曰。攻守
無異勢。秦以詐力得之。豈有施仁義之理耶。

歷代君鑒卷之三十八

惡可為戒

西漢

元帝

孝元皇帝名奭宣帝太子也。母曰共哀許皇后。宣帝地節三年立為皇太子。黃龍元年十二月宣帝崩。即皇帝位。○初元二年春。史高以外屬領尚書事。蕭望之。周堪為之副。望之。堪皆以師傅舊恩。數言治亂陳王事。選白宗室明經有行。諫大夫更生給事中。與侍中金敞並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勸導上以古制多所欲。匡正。上甚嚮納之。史高充位而已。由此與望之有隙。中書令弘恭。僕射石顯。自宣帝時久典樞機。帝即位多疾。以顯中人無外黨。遂委以政事。無大小因顯白。次貴幸傾朝。百僚皆敬事顯。顯為人巧慧習事。能深得人主微指。內深賊持詭辯。以中傷人。忤恨睚眦。輒被以微法。與高為表裏。論議常持故事。不從望之等。望之等患苦許史放縱。又疾恭顯擅權。建白以為中書政本。國家樞機。宜以通明公正處之。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之義。上初即位。謙讓重改作。議久不定。出

更生為宗正。望之堪數薦名儒以備諫官。鄭朋陰欲附望之。上疏言高為姦利及許史子弟罪過。章視周堪堪白令朋待詔金馬門。望之始見朋接待以意。後知其傾邪。絕不與通。朋怨恨更求入許史。推所言事。曰皆堪更生教我。待詔華龍行汙穢欲入堪等。堪等不納。亦與朋相結。恭顯令二人告望之等欲疏退許史狀。候望之出沐日上之。事下弘恭問狀。望之對曰。外戚在位多奢滯欲以匡正國家。非為邪也。恭顯奏望之堪更生朋黨相稱舉數譖訴大臣毀離親戚。欲以專擅權勢。為臣不忠。誣上不道。請謁者召致廷尉。

君鑒卷三十一

三

時上初即位。不省召致廷尉為下獄也。可其奏。後上召堪更生白繫獄。上大驚曰。非但廷尉問邪。以責恭顯。皆叩頭謝。上曰。令出視事。恭顯使高言上新即位。未以德化聞於天下。而先驗師傅。既下獄。宜因決免。於是赦望之罪。收印綬及堪更生皆免為庶人。至七月。上復徵堪更生。欲以為諫大夫。恭顯白以為中郎。上器重望之不已。欲倚以為相。恭顯許史皆側目。更生乃使其外親上變事言地震殆為恭等宜退恭顯以章蔽善之罰。進望之等以通賢者之路。恭顯疑其更生所為。白請考姦詐。辭服遂逮繫獄。免為庶人。會

望之子伋亦上書訟望之前事。事下有司復奏望之教子上書失大臣體不敬。請逮捕恭顯等知望之素高節不詘辱。建自望之前幸不坐復賜爵邑不悔過。服罪深懷怨望。自以託師傅終必不坐。非頗屈望之於牢獄塞其快快心。則聖朝無以施恩厚。上曰。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罪。必無所憂。上乃可其奏。顯等令謁者召望之。因急發執金吾車騎馳圍其第。望之仰天歎曰。吾嘗備位將相。年踰六十矣。老入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飲鴆自殺。天子聞之驚。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獄。果

君鑒卷三十一

三

然殺吾賢傅。卻食涕泣哀動左右。召顯等責問以議不詳。皆免冠謝。良久然後已。上追念望之不忘每歲時遣使者祠祭其家。終帝之世。宋儒司馬光曰。甚矣孝元之易欺而難寤也。夫恭顯之邪說詭計誠有所不能辯也。至於望之自殺。則恭顯之欺亦明矣。在中智之君孰不感動奮發以底邪臣之罰。孝元則不然。雖涕泣不食以傷望之。而終不能誅恭顯。纔得其免冠謝而已。如此則姦臣安所懲乎。是使恭顯得肆其邪心而無復忌憚者也。○建昭二年秋。殺魏郡太守京房。房學易於焦延壽。延壽嘗白得我道以亡身者

京生也。其說長於災變。以孝廉為郎。屢言災異有驗。天子說之。數召見問。時石顯專權。五鹿充宗為尚書令。用事。房嘗宴見。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邪。將以為賢也。上曰。賢之。房曰。然則今何以知其不賢也。上曰。以其時亂而君危知之。房曰。若是任賢必治。任不肖必亂。必然之道也。幽厲何以不覺悟而更求賢。曷為卒任不肖。以至於此。上曰。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悟。天下安得危亡之君。房曰。齊桓公秦二世。亦嘗聞此。君而非笑之。然則任豎刁趙

房
卷三十八

高政治日亂。盜賊滿山。何不以幽厲卜之。而覺悟乎。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房因免冠頓首曰。春秋紀二百四十二年災異。以示萬世之君。今陛下即位以來。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湧。地震石墮。夏霜冬雷。春凋秋榮。水旱螟蟲。民人饑疫。盜賊不禁。刑人滿市。春秋所記災異畧備。陛下視今為治邪。亂邪。上曰。亦極亂耳。尚何道。房曰。今所任用者誰與。上曰。然幸其愈於彼。又以為不在此人也。房曰。夫前世之君亦皆然矣。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也。上良久乃曰。今為亂者誰哉。房曰。人主宜自知之。上曰。不知

房
卷三十八

也。如知何故用之。房曰。上最所信任。與圖事。惟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者是矣。房指謂石顯。上亦知之。謂房曰。已喻。房罷出。後上亦不能退顯也。上令房上弟子曉知考功課吏事者。欲試用之。房上中郎任良。姚平。願以為刺史。試考功法。臣得通籍殿中。為奏事。以防壅塞。顯充宗疾房欲逮之。建言以房為魏郡太守。得以考功法治郡。房去。至新豐。上封事。至陝。又言議者欲隔絕臣而陛下聽之。此蒙氣所以不解。而太陽無色者也。唯陛下毋難還臣。而易達天意。房去月餘。竟徵下獄。初。淮陽王舅張博。傾巧無行。從房學。以女妻房。房每朝見。退輒為博道其語。博因記房所說。密語令房為王作求朝奏草。皆持東與王。以為信驗。顯知之。告房。博非謗天子。詿誤諸侯。王皆下獄棄市。妻子徙邊。帝在位十六年。享年四十二。

成帝

孝成皇帝名驁。元帝太子也。母曰王皇后。元帝初元二年夏四月。立為皇太子。竟寧元年五月。元帝崩。六

月即皇帝位。○陽朔元年冬。時大將軍王鳳用事。上謙讓無所願。左右嘗薦劉向少子歆。召見說之。欲以為中常侍。召取衣冠臨當拜。左右皆曰。未曉大將軍上曰。此小事。何須關大將軍。左右叩頭爭之。上於是語鳳。鳳以為不可。乃止。時上無繼嗣。體常不平。定陶共王來朝。太后與上承先帝意。遇共王甚厚。不以往事為纖芥。留之京師。上謂共王。我未有子。人命不諱。一旦有他。且不復相見。願長留侍我矣。後疾有瘳。共王因留國邸。上甚親重之。鳳心不便。會日食。因言曰。食陰盛之象。受陶王當奉藩在國。今留侍京師。詭正非常。故天見戒。宜遣之。國上不得已。於鳳而許之。王辭去。上與涕泣而決。王章素剛直。敢言。雖為鳳所舉。非鳳專權。不親附鳳。乃奏封事。言日食之咎。皆鳳專權蔽主之過。召見延問。對言災異之發。為大臣專政者也。今聞大將軍猥歸日食之咎於定陶王。建遣之國。苟欲使天子孤立於上。專擅朝事。以便其私。非忠臣也。且日食陰侵陽。臣願君之咎。今政事大小。皆自鳳出。天子曾不一舉手。鳳不內省責。反歸咎善人。推遠定陶王。且鳳誣罔不忠。非一事也。前丞相商內行篤有威重。位列將相。國家柱石臣也。守正不隨。為鳳

所罷。身以憂死。衆庶愍之。又鳳知其小婦弟張美人已嘗適人。於禮不宜配御至尊。託以為宜子。納之後宮。苟以私其妻弟。且羌胡尚殺首子以盪腸。正世況於天子而近已出之女也。此三者皆大事。陛下所自見。足以知其餘。及他所不見者。鳳不可令久典事宜。退使就第。選忠賢以代之。自鳳之白罷商。後遣定陶王也。上不能平。及聞章言。感悟納之。謂章曰。微京兆直言。吾不聞社稷計。且唯賢知賢。君試為朕求可以自輔者。於是章薦瑯琊太守馮野王。忠信質直。智謀有餘。上自為太子時。數聞野王名。方倚欲以代鳳。章每召見。上輒辟左右。時鳳從弟子音侍中。獨側聽聞。章言以語鳳。鳳甚憂懼。杜欽舍鳳稱病出。就第上疏乞骸骨。辭旨甚哀。太后聞之。垂涕不食。上少而親倚鳳。弗忍廢。乃優詔報鳳。彊起之。於是鳳起視事。上使尚書劾章。知野王前以王舅出補吏。而私薦之。阿附諸侯。又知張美人體御至尊。而妄稱引羌胡殺子。盪腸非所宜言。下章吏。廷尉致其大逆罪。章竟死獄中。妻子徙合浦。自是公卿見鳳。側目而視。○鴻嘉元年。上始為微行。從期門郎或私奴。或乘小車。或皆騎出入市里郊野。遠至空亭。縣聞雞走馬。常自稱富平侯家。

人富平侯者侍中張放也。寵幸無比。故假稱之。○永始元年夏四月。上欲立趙婕妤為皇后。皇太后嫌其所出微甚。難之。太后姊子淳于長往來通語。餘乃許之。上先封婕妤父臨為成陽侯。諫大夫劉輔上言。臣聞天之所興。必先賜以符瑞。天之所違。必先降以災變。此自然之占驗也。昔武王周公承順天地。以饗魚鳥之瑞。然猶君臣祗懼。動色相戒。況於李世。不蒙繼嗣之福。屢受威怒之異者乎。雖夙夜自責。改過易行。畏天命。念祖宗。妙選有德之世。考卜窈窕之女。以承宗廟。順神祇。心塞天下。望子孫之祥。猶恐晚暮。今乃觸情縱欲。傾於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不畏于天。不愧于人。惑莫大焉。里語曰。腐木不可以為柱。卑人不可以為主。天人之所不予。必有禍而無福。市道皆共知之。朝廷莫肯一言。臣竊傷心。不可不盡死。書奏。詔收縛繫掖庭秘獄。於是將軍辛慶忌等上書。以為輔新從下土來。未知朝廷體。獨觸忌諱。不足深過。上乃從繫輔共工獄。減死一等。論為鬼薪。帝在位二十六年。享年四十五。

史臣班彪論曰。成帝善脩容儀。臨朝淵嘿。尊嚴若神。可謂有穆穆天子之容矣。然湛乎酒色。政在外

家。建始以來。主氏始執國命。哀平短祚。莽遂篡位。蓋其威福所由來者漸矣。

歷代君鑒卷之三十八

歷代君鑒卷之三十九

惡可為戒

東漢

安帝

孝安皇帝諱祐清河孝王慶之子肅宗之孫也少號聰明為皇太后鄧氏所立長多不德稍不可太后意太后崩始親政事而內寵益盛○建光元年帝以江京嘗迎帝於邸以為京功封都鄉侯封李閏為雍鄉侯閏京並遷中常侍京兼大長秋與中常侍樊豐黃門令劉安鈞盾令陳達及乳母王聖聖女伯榮扇動

卷之三十九

中外競為侈虐司徒楊震高書翟酺皆上疏極言其非帝皆不省○延光二年冬詔遣使者大為王聖修第中常侍樊豐及侍中周廣等更相扇動傾搖朝廷震上疏曰臣伏念方今災害滋甚百姓空虛三邊震擾帑藏匱乏殆非社稷安寧之時詔書為阿母起第舍合兩為一連里竟街雕修繕飾窮極巧技攻山採石轉相迫促為費鉅萬周廣謝永兄弟與國無肺腑枝葉之屬依阿近倖姦佞之人與之分威共權屬託州郡傾動大臣宰司辟召承望旨意招徠海內貪汙之人受其貨賂至有藏錮棄世之徒復得顯用白黑

渾清清濁同源天下謹謹為朝結讖臣聞師言上之所取財盡則怨力盡則叛怨叛之人不可復使惟陛下下其度之帝不聽○三年春三月初樊豐周廣謝暉等見楊震連諫不從無所顧忌遂詐作詔書調發司農錢穀大臣見徒材木各起家舍園池廬觀役費無數震復上疏而所言轉切帝既不平之而樊豐等皆側目憤怨以其名儒未敢加害會河間男子趙騰上書指陳得失帝發怒遂收考詔獄結以罔上不道震上疏救之帝不聽騰竟伏尸都市及帝東巡樊豐等因之競修第宅太尉部掾高舒呂大匠令史考校之

卷之三十九

得豐等所詐下詔書具奏須行還上之豐等惶怖會太史言星變逆行遂共譖震云自趙騰死後深用怨對車駕還京師夜遣使者策收震太尉印綬震於是柴門絕賓客豐等舍大鴻臚耿寶奏震大臣不服罪懷恚望有詔遣歸本郡震行至城西几陽亭乃慷慨謂其諸子門人曰死者士之常分吾蒙恩居上司疾姦臣狡猾而不能誅惡嬖女傾亂而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因飲酖而卒○秋王聖江京樊豐等譖太子乳母王男厨監邴吉等殺之家屬徙比景太子思男吉數為嘆息京豐懼有後害乃與閭后安造虛無

構讒及東宮官屬帝怒召公卿以下議廢太子耿寶等承旨以為當廢太僕來歷與太常桓焉等議曰經說年未滿十五過惡不在其身且男言之謀太子容有不知宜選忠良保傅輔以禮義廢置事重此誠聖恩所宜宿留帝不從張皓退復上書曰昔賊人江充造構讒逆傾覆戾園孝武久乃覺悟雖追前失悔之何及皇太子方十歲未習保傅之教可遽責乎書奏不省廢太子為濟陰王居於德政殿西鍾下來歷乃要結光祿勳祿諷宗正劉璿將作大匠薛皓侍中閭丘弘陳光趙代施延太中大夫朱伉等十餘人俱詣

光祿大夫

三

鴻都門證太子無過帝與左右患之乃使中常侍奉詔脅群臣曰父子一體天性自然以義割恩為天下也歷諷等不識大體而與群小共為譴譟外見忠貞而內希後福飾邪違義豈事君之禮朝廷廣開言路故且一切假貸若懷迷不反當顯明刑書諫者莫不失色薛皓先頓首曰固宜如明詔歷怫然廷詰皓曰屬通諫何言今復背之大臣乘朝車處國事固得輾轉若此乎乃各稍自引起歷獨守闕連日不肯去帝大怒尚書令陳忠與諸尚書遂共劾奏歷等帝乃免歷兄弟官削國租黜歷母武安公主不得會見帝在

位十九年壽三十二

桓帝

孝桓皇帝諱志章帝曾孫蠡吾侯翼之子也梁冀雖誅猶事姑息五侯肆虐莫能禁制賢人君子忠憤激烈卒成黨錮之禍○元嘉元年夏四月帝微行幸河南尹梁胤府舍是日大風拔樹晝昏尚書楊秉上疏曰臣聞天不言語以災異譴告王者至尊出入有常警蹕而行靜室而止自非郊廟之事則鸞旗不駕故諸侯入諸臣之家春秋尚列其誠況於以先王法服而私出禁遊降亂尊卑等威無序侍衛守空官璽綬委女妾設有非常之變任章之謀上負先帝下悔靡及帝不納○永壽元年春二月司隸冀州饑人相食太學生劉陶上疏陳事曰夫天之與帝帝之與民猶頭之與足相須而行也陛下目不視鳴條之事耳不聞檀車之聲天災不有痛於肌膚震食不即損於聖體故茂三光之謬輕上天之怒伏念高祖之起始自布衣合散扶傷克成帝業勤亦至矣流福遺祚至於陛下陛下既不能增明烈考之軌而忽高祖之勤安假利器委授國柄使群醜刑隸艾刈小民虎豹窟於麋場豺狼乳於春園貨殖者為窮寃之鬼貧餓者作

饑寒之鬼死者悲於寃矣生者戚於朝野是愚臣所為咨嗟長懷歎息者也且秦之將亡正諫者誅諛進者賞嘉言結於忠古國命出於諛口擅閭樂於咸陽授趙高以車府權去已而不知威離身而不顧古今一揆成敗同勢願陛下遠覽彊秦之傾近察哀平之變得失昭然禍福可見臣又聞危非仁不扶亂非智不救竊見故冀州刺史南陽朱穆前為桓校尉臣同郡李膺皆履正清平貞高絕俗斯實中興之良佐國家之柱臣也宜還本朝夾輔王室臣敢吐不時之義於諱言之朝猶冰霜見日必至消滅臣始悲天下之

卷之九 五

可悲令天下亦悲臣之愚惑也書奏不省○延熹六年冬十月帝校獵廣成遂幸函谷關上林苑光祿勳陳蕃上疏諫曰安平之時遊畋宜有節况今有三空之厄哉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加之兵戎未戢四方離散是陛下焦心毀顏坐以待旦之時也豈宜揚旗耀武騁心與馬之觀乎又前秋多雨民始種麥今失其勸種之時而令給驅禽除路之役非聖賢恤民之意也書奏不納○八年春勃海王惲素行險僻多僭傲不法北軍中候陳留史弼上封事曰臣聞帝王之於親戚愛雖隆必示之以威體雖貴必禁之以度如

是和睦之道與骨肉之恩遠矣竊聞勃海王惲外聚剽輕不逞之徒內荒酒樂出入無常所共羣居皆家之棄子朝之斥臣必有羊勝伍被之變州司不敢糾彈傳相不能匡輔陛下隆於友于不忍遏絕恐遂滋蔓為害彌大乞露臣奏宣示百僚平處其法法決罪定乃下不忍之詔臣下固執然後少有所許如是則聖朝無傷親之譏勃海有享國之慶不然懼大獄將興矣帝不聽惲果謀為不道有司請廢之詔貶為瘞陶王食一縣

靈帝

卷之九 六

孝靈皇帝諱宏肅宗之玄孫河間孝王之曾孫也桓帝崩無子帝嘗襲侯爵時年十二為竇太后所立昏虐不道保養奸回過於骨肉殄滅忠良甚於寇讎卒致何進召戎董卓乘機袁紹之徒從而構難漢祚遂滅○建寧二年夏四月有青蛇見於御坐上大風雨雹霹靂拔大木百餘詔公卿以下各上封事大司農張奐上疏曰昔周公葬不如禮天乃動威今竇武陳蕃忠貞未被明宥妖眚之來皆為此也宜急為收葬徙還家屬其從坐禁錮一切蠲除又皇太后雖居南宮而恩禮不接朝臣莫言遠近失望宜思大義顧復

之報。帝深嘉其言。以問諸常侍。左右皆惡之。帝不得自從。與又與尚書劉猛等共薦王暢。李膺可參三公之選。曹節等彌疾其言。遂下詔切責之。與等皆自囚。廷尉並以三月俸贖罪。郎中謝弼上封事曰。皇太后幽隔空宮。愁感天心。如有霧露之疾。陛下何面目以見天下。孝和皇帝不絕竇氏之恩。前世以為美談。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今以桓帝為父。豈得不以太后為母哉。台宰重器。國命所係。今之四公。唯司空劉寵。斷斷守善。餘皆素餐致寇之人。必有折足覆餗之凶。可因災異。並加黜罷。徵王暢。李膺。並居政事。庶災變可消。國祚惟永。光祿勳楊賜曰。王者心有所想。雖未形顏色。而五星為之推移。陰陽為之變度。夫皇極不建。則有龍蛇之孽。詩云。惟虺惟蛇。女子之祥。惟陛下思乾剛之道。別內外之宜。抑皇甫之權。割艷妻之愛。則蛇變可消。禎祥立應。○秋九月。初。李膺等雖廢銅。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汙穢朝廷。希之者惟恐不及。更相標榜。為之稱號。以竇武。陳蕃。劉淑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為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泰。范滂。尹勲。巴肅。宗慈。夏馥。蔡衍。羊陟。為八顧。顧者言能以德行引

李膺等

七

人也。張儉。翟超。岑暉。苑康。劉表。陳翔。孔昱。檀敷。為八及。及者言其能導人追宗者也。度尚。張邈。王孝。劉儒。胡毋班。秦周。蕃。鄉主。章。為八廚。廚者言能以財救人者也。及陳實。用事。復舉拔膺等。陳實。誅膺等。復廢官。疾惡膺等。每下詔書。輒申黨人之禁。侯覽。怨張儉。尤甚。覽。鄉人朱並。素佞邪。為儉所棄。承覽意。旨上書告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別相署號。共為部黨。圖危社稷。而儉為之冠。詔刊章捕儉等。冬十月。大長秋曹節。因此諷有司。奏諸鉤黨者。故司空虞放。李膺。杜密。朱寓。荀昱。翟超。劉儒。范滂等。請下州郡考治。是時帝年

李膺等

八

十四。問節曰。何以為鉤黨。對曰。鉤黨者。即黨人也。帝曰。黨人何用為惡。而欲誅之邪。對曰。皆相舉群輩。欲為不軌。帝曰。不軌欲何如。對曰。欲圖社稷。帝乃可其奏。或謂李膺曰。可去矣。對曰。事不辭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將安之。乃詣詔獄。考死。門生故吏。並被禁錮。侍御史景毅。子顧。為膺門徒。未有錄牒。不及於譴。毅慨然曰。本為膺賢。遣子師之。豈可以脫漏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歸。汝南督郵吳導。受詔捕范滂。至征羌。抱詔書。閉傳舍。伏床而泣。一縣不知所為。滂聞之曰。必為我也。即自詣獄。縣

令郭楫大驚出解印綬引與俱亡曰天下大矣子何為在此滂曰滂死則禍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離乎其母就與之訣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滂跪受教再拜而辭凡黨人死者百餘妻子皆徙邊天下豪傑及儒學有行義者宦官一切指為黨人有怨隙者因相陷害睚眦之忿濫入黨中州郡承旨或有未嘗交關亦罹禍毒其死徙廢禁者又六七百人郭泰聞之為之慟曰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漢室滅矣但未知瞻烏爰止于誰之屋耳○光和元年冬十月宋皇后無寵後官幸姬眾共譖毀勃海王

卷之九

惺妃宋氏即后之姑也中常侍王甫恐后怨之因譖后挾左道祝詛帝信之遂策收璽綬后自致暴室以憂死父不其鄉侯鄧友兄弟並被誅是月晦日有食之尚書盧植上言凡諸黨錮多非其罪可加赦恕申宥回枉宋后家屬竝以無辜委骸橫尸不得歛葬宜勅收拾以安遊魂郡守刺史一月數遷宜依黜陟以章能否縱不九載可滿三歲請謁希求一宜禁塞選舉之事責成主者天子之體理無私積宜弘大務蠲畧細微帝不省○十二月詔中上方為鴻都文學樂松江覽等三十二人圖象立贊以勸學者尚書令陽

球諫曰臣按松覽等皆出於微賤斗筭小人依憑世戚附託權豪僥倖承襲微進明時或獻賦一篇或鳥篆盈簡而位升郎中形圖丹青亦有筆不點牘辭不辨心假手請字妖偽百品莫不蒙被殊恩蟬蛭滓濁是以有識掩口天下嗟歎臣聞圖象之設以昭勸戒欲令人君動鑒得失未聞豎子小人詐作文頌而可妄竊天官垂象圖素者也今太學東觀是以宣明聖化頒羅鴻都之選以消天下之謗書奏不省○是歲初開西邸賣官入錢各有差二千石二千萬四百石四百萬其以德次應選者半之或三分之一於西園

卷之十

立庫貯之或詣闕上書占令長隨縣好醜豐約有賈富者則先入錢貧者則當然後倍輸又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萬卿五百萬初帝為侯時嘗苦貧及即位每歎桓帝不能作家居曾無私錢故賣官聚錢以為私藏帝嘗問侍中楊奇曰朕何如桓帝對曰陛下之於桓帝亦猶虞舜比德唐堯帝不悅曰卿強項真楊震子孫死後必復致大鳥矣○三年冬十二月作軍圭靈昆苑司徒楊賜諫曰先帝之制左開鴻池右作上林不奢不約以合禮中今猥規郊城之地壞沃衍廢田園驅居民畜禽獸殆非所謂若保赤子之義今

城外之苑。已有五六。可以逞情。意順四節也。宜惟夏禹卑宮。太宗露臺之意。以慰下民之勞。書奏。帝欲止。以問侍中任芝。樂松對曰。昔文王之囿百里。人以為小。齊宣五里。人以為大。今與百姓共之。無害於政也。帝悅。遂為之。○是時中常侍趙忠。張讓等皆封侯貴寵。帝常言。張常侍是我公。趙常侍是我母。由是宦官無所憚畏。第宅擬則宮室。帝嘗欲登永安侯臺。宦官恐望見居處。乃使中大人尚。但諫曰。天子不當登高。登高則百姓虛散。帝自是不敢復升臺榭。及封諸徐奉事發。帝詰責諸常侍曰。汝曹常言。黨人欲為不軌。

卷之二十九

十一

皆令禁錮。或有伏誅者。今黨人更為國用。汝曹又為張角通為可斬。未。皆叩頭曰。此王甫侯覽所為也。於是諸常侍人人求退。各自徵還。宗親子弟在州郡者。趙忠等譖中常侍呂彊。云與黨人共議朝廷。數讀霍光傳。彊兄弟所在。並皆貪穢。帝使中黃門持兵召彊。彊聞帝召。怒曰。吾死亂起矣。丈夫欲盡忠。國家豈能對獄吏乎。遂自殺。憚復譖曰。彊見召。未知所問。而就外自屏。有姦明審。遂收捕其宗親。沒入財產。侍中河內向栩上便宜。譏刺左右。張讓誣栩與張角同心。欲為內應。收送黃門北寺獄殺之。郎中張鈞上書曰。竊

惟張角所以能興兵作亂。萬民所以樂附之者。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子兄弟。婚親賓客。典據州郡。辜權財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冤。無所告訴。故謀議不軌。聚為盜賊。宜斬十常侍。縣頭南郊。以謝百姓。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須師旅。而大寇自消。帝以鈞章示諸常侍。皆免冠徒跣。頓首乞自致。雒陽詔獄。並出家財以助軍費。有詔。冠履視事如故。帝怒鈞曰。此真狂子也。十常侍固當有一人善者否。御史承旨。遂奏鈞學黃中道收掠死獄中。帝在位二十二年。壽三十四。

卷之二十九

十二

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

歷代君鑒卷之三十九

歷代君鑒卷之四十

惡可為戒

西晉

惠帝

孝惠皇帝諱衷字正度武帝第二子也九歲立為皇太子既長為人慙騷不辯菽麥朝廷咸知不堪政事武帝亦欲易廢一日悉召東宮官屬使以尚書事令太子決之帝不能對賈妃遣給事中張弘具草令帝書之武帝覽而大悅又見其子通聰明剛猛可以傳後太子遂安武帝崩即位尊繼母皇后楊氏為太后

立妃賈氏為皇后廣陵王通為皇太子以太尉楊駿為太傅錄朝政百官總已以聽○賈后性凶悍多權畧每欲干預政事而為太傅楊駿所抑永康元年后使黃門董猛與殿中郎孟觀李肇皆駿所不禮者謀誅駿初后為太子妃嘗以妒手殺數人又以戟擲孕妾子隨刃墮武帝大怒將廢之楊后曰賈公間有大勲於社稷豈可以其女妬而忘之邪妃得不廢后數誠厲妃妃不知其助已反以為恨至是不以婦道事太后亦謀廢之又使報楚王瑋瑋許之乃求入朝於是觀肇落帝夜作詔誣駿謀反屯衛殿中段廣跪

卷之四十

一

卷之四十

二

言於帝曰楊駿孤公無子豈有反理願陛下審之帝不答命東安公繇帥殿中四百人討之瑋屯司馬門太后聞之內外隔塞題帛為書射城外曰救太傅者有賞賈后因宣言太后同反尋殿中兵出燒駿府駿逃于廐就殺之遂收楊璠楊濟及張劬段廣等皆夷三族賈后矯詔送太后于永寧宮特全太后母高都君龐氏之命聽就太后居止復諷群公有司奏太后圖危社稷自絕于天請廢為庶人詣金墉城詔可又奏昨詔原駿妻龐氏以慰太后之心今太后廢請以龐付廷尉行刑詔從之龐臨刑太后抱持號呼截髮稽顙上表賈后稱妾請全母命不省初太后幽金墉城尚有侍御十餘人後賈后奪之絕膳八日而卒○一日賈后詐稱帝不豫召太子入朝既至置于別室遣婢陳舞以帝命賜酒三升逼使盡飲之遂太醉后使黃門侍郎潘岳作書草稱詔使書之文曰陛下宜自了不了吾當入了之中宮又宜速自了不自了吾當手了之并與謝妃共要刻期兩發埽除患害太子醉迷遂依而寫之字半不成后補成之以呈帝帝幸式乾殿召公卿入以太子書示之曰適書如此令賜死諸王公議至日西不決惟裴頠曰宜先檢校傳書

者又請比較太子手書。不然恐有詐妄。后懼事變。乃表免太子為庶人。詔許之。其子彪臧尚皆幽于金墉城。殺太子母謝淑媛。西戎校尉司馬閭繒與棺詣闕。上書以為太子之罪未審。有無縱有宜重選師傅。先加嚴誨。若不悛改。棄之未晚。書奏不省。○后又使黃門自首欲與太子為逆。詔以首辭班示公卿。遣千兵衛太子幽于許昌。後又因趙王倫孫秀使人行反間。言殿中人欲廢皇后迎太子。后使太醫令程璜和毒藥。遣黃門孫慮至許昌逼太子殺之。○趙王倫矯詔勅三部司馬曰。中宮與貴謚等殺太子。今使車騎入廢中宮。汝等從命。賜爵關內侯。不從者誅三族。眾皆從之。開門夜入。遣齊王冏將百人排闥迎帝幸東堂。召賈謚斬之。遂廢后為庶人。送于金墉城。倫又遂矯詔遣使齎金屑酒賜賈后死于金墉城。復故太子位號。立其子臧為皇太孫。倫自為相國。尋自加九錫。○永寧元年。趙王倫自稱皇帝。遷帝于金墉城。尊為太上皇。廢皇太孫為濮陽王。尋殺之。○齊王冏遣使告成都王穎。河間王顒。長沙王乂。及新野公歆。移檄征鎮。稱逆臣孫秀迷誤趙王。當共討之。有不從命者。誅及三族。遠近響應。眾至二十萬。討倫。倫以兵拒之。成

都王穎擊敗倫兵于澳水。左衛將軍王與等迎帝復位。斬孫秀於中書省。賜倫死。收其子誅之。齊王冏恃功驕奢。擅權河間。王顒表陳冏罪。請長沙王乂廢冏。顒表至。冏大懼。遣董艾。嚴之。又將左右百餘人馳入宮。閉諸門。奉天子攻大司馬府。城內大戰。帝幸上東門。矢集御前。群臣死者相枕。冏眾大敗。執冏斬之。○二年。河間王顒成都王穎舉兵反。帝自將討之。如三十里橋。顒將張方罷敗之。帝幸維氏。張方入京城。大掠長沙王乂。奉帝討張方。不克。穎進兵逼京師。東海王越使張方殺長沙王乂。穎入京師。自為丞相。廢皇后羊氏及太子覃。東海王越奉帝征穎。復皇后太子。穎遣兵拒戰。蕩陰。帝傷頰中三矢。侍中嵇紹死之。血濺帝衣。他日左右請浣之。帝曰。嵇侍中血勿浣也。穎以帝入鄴。殺東安王繇。張方復入京城。廢皇后太子。幽并兵至鄴。穎使張方迎帝還洛陽。張方在洛既久。剽掠殆竭。乃引兵入殿。以所乘車迎帝。逼使上車。遷於長安。於是東海王越自領徐州都督。傳檄討張方。殺之。送首於越。越進屯溫。遣祁弘入長安。奉帝東還。復羊后。以東海王越為太傅。帝食甃中毒而崩。或曰。太傅越之鳩也。在位十七年。享年四十八。

史臣論曰。帝資質庸愚。昏懦無為。故居大位。權專中宮。政出群下。網紀大壞。貨賂公行。觀其嘗在華林園。聞蝦蟆聲。謂左右曰。此鳴者為官乎。為私乎。或對曰。在官地者為官。在私地者為私。帝亦不識其給。及天下荒亂。百姓餓死。帝聞之曰。何不食肉糜。其蒙蔽皆此類。所以弑母后。害太子。屠戮無辜。骨肉殘殺。咸假他人之手。宜乎受制廢遷。終死麤毒。而貽笑天下後世也哉。

東晉

孝武帝

卷之五

五

孝武皇帝諱曜。字昌明。簡文帝第三子也。初封會稽王。咸安二年。立為皇太子。簡文帝崩。至晡不臨。左右進諫。答曰。哀至則哭。何常之有。尋即帝位。其年三吳大旱。人多餓死。崇德太后臨朝攝政。○大元元年。帝加元服。始臨朝政。二年。地震。暴風折木。發屋。三年。帝作新宮。移居會稽王邸。雷雨暴風。發屋折木。四年。大旱。穀不登。百姓多饑。五年。大水。雷震舍章殿。四柱并殺。內侍二人。六年。帝奉佛法。立精舍於殿內。引諸沙門居之。尚書王雅諫不從。揚荆江三州大水。江東大飢。八年二月。黃霧四塞。始興南康廬陵大水。平地

五丈。以會稽王道子錄尚書六條事。主國寶為尚書郎。○十年。會稽王道子專權。王國寶大保謝安壻也。安惡其為人。每抑而不用。由是怨安。國寶從妹為道子妃。時帝與道子皆嗜酒。狎昵邪諂。國寶乃譖安於道子。使離間之於帝。帝不察。遂疎忌安。會秦求救。安廼請自將出鎮廣陵。築新城居之。○十四年。帝溺於酒色。為長夜之飲。於是委政於琅邪王道子。道子亦荒淫嗜酒。日夕與帝以酣歌為事。又崇尚浮屠。窮奢極費。所親昵者皆娼姆僧尼。近習弄權。交通請託。賄賂公行。官爵濫雜。刑獄繆亂。左衛將軍許營上疏曰。

卷之五

五

局吏衛官僕隸婢兒皆為守令。或帶內職。僧尼乳母競進親黨。又受貨賂。輒使臨官。政教不均。暴濫無罪。且佛者清遠玄虛之神。今僧尼於五誠廢法。尚不能導。而流俗競加敬事。以至侵漁百姓。取財為惠。亦未合布施之道也。疏奏不省。道子勢傾中外。王國寶以諛佞有寵於道子。中書侍郎范甯數進忠言。補正缺。失指斥奸黨。國寶害之。甥也。甯尤疾其阿諛。勸帝黜之。國寶遂與道子譖甯。帝友出甯為豫章太守。甯臨發上疏曰。今邊烽不舉。而倉庫空匱。古者使民歲不過三日。今之勞擾殆無三日之休。至有生兒不復舉。

養。繆寡不敢嫁娶。臣恐社稷之憂。唐火積薪不足喻也。帝亦不省。○十七年。清河人李遠上表請勅兗州脩孔子廟。給戶灑掃。仍立庠序以教學者。曰。事有如賒而實急者。此之謂也。疏奏不省。○二十年。會稽王道子專權奢縱。趙牙本倡優。茹千秋捕賊吏也。皆以諂賄得進。道子以牙為郡守。千秋為參軍。牙為道子開東第。築山穿池。功用鉅萬。帝不罪。反幸其第。愈見委任。有長星見。自頽女至于哭星。帝心惡之。於華林園舉酒祝之曰。長星。勸汝一杯酒。自古何有萬歲天子邪。○二十一年。帝嗜酒流連內殿。外人罕得進見。

卷之四十五

張貴人寵冠後宮。時年近三十。帝戲之曰。汝以年亦當廢矣。吾意更屬少者。貴人憤恨。已而醉寢。清暑殿貴人弑之。重賂左右云。魘崩。在位二十一年。享年三十五。史臣論曰。帝雖即位幼冲。既長臨政。威權已出。有人主之量。未幾遽信諂言。踈退賢輔。道子荒于朝政。國寶彙以小人。拜受之榮。初非天旨。鬻刑之貨。自走權門。毒賦年滋。窮民歲廣。方且荒耽酒色。崇尚浮屠。請脩孔廟。疏入不報。許榮之徒。馳書詣闕。雖知抗直惡聞逆耳。醒日既少。每飛長夜之觴。妖

星已見。復勸華林之酒。以至戲言一發。禍生房幃。悲夫。

歷代君鑒卷之四十

卷之四十

歷代君鑒卷之四十一

惡可為戒

南朝

宋少帝

宋主少帝諱義符。姓劉氏。武帝之長子也。有膂力。善騎射。解音律。武帝晚無男。及義符生。甚悅。永初元年。立為皇太子。武帝殂。義符嗣位。居喪無禮。大行尚在。殯即徵集樂府伶官。備奏絃管。珍羞甘膳。有加平日。且好與左右狎暱。遊戲無度。親執鞭扑。毆擊無辜者。以取笑樂。採擇腰御產子。就宮。醜聲四達。而覲然無

作焉。○景平元年。太皇太后蕭氏殂。及葬。義符親與左右執紼歌呼。推排梓宮。拊掌笑譁。又徵召工匠。興造宮室。穿池築觀。朝成而暮毀之。費用萬端。帑藏為之空竭。疲極人力。遠近莫不嗟怨。○二年。義符常在後宮習武。鼓鞞聲聞於外。特進致仕范泰上書諫曰。伏聞陛下黷武掖庭。誼諱省闈。非徒不足以威四夷。祇生遠近之怪。且陛下踐阼。委政宰臣。實同高宗。諒闇之美。而更嬖狎羣小。懼非社稷至計。經世之道也。不聽。○義符嘗與廬陵王義真。有隙。至是。廢為庶人。前吉陽令張約之上疏曰。廬陵王少蒙先皇優慈之

遇。長受陛下睦愛之恩。故在心必言。容犯臣子之道。宜在容養。錄善掩瑕。訓盡義方。進退以漸。今猥加剝辱。幽徙遠郡。上傷陛下手足之愛。下令遠近。怛然失圖。臣伏思大宋開基。造次根條未繁。宜廣樹藩戚。敦睦以道。人誰無過。貴能自新。以武皇之愛子。陛下之懿弟。豈可以其一眚。長致淪棄哉。書奏見殺。○司空徐羨之等。將廢義符。以檀道濟先朝舊將。威服殿省。乃召道濟及江州刺史王弘入朝。以謀告之。謝晦聚將士於府內。使中書舍人邢安泰。潘盛為內應。時義符出於華林園。為列肆。親自沽賣。又開漬聚土。以象

破岡埭。與左右引船唱呼。以為歡樂。夕遊天淵池。即龍舟而寢。其朝未興。軍士進殺二侍者。扶義符出。收璽綬。羣臣拜辭。衛送故太子宮。乃稱皇太后令。數義符過惡。廢為營陽王。遷于吳。使邢安泰就弑之。義符多力。突出。走出昌門。追者以門關。踣而弑之。時年十九。史臣裴子野論曰。古者人君養子。能言師授之辭。能行傳相之禮。而宋之教誨。雅異於斯。居中則任僕妾。處外則近趨走。帥侍二職。皆臺皂也。制其行止。授其法則。導達臧否。罔弗由之。言不及於禮義。識不達於今古。謹勅者能勸之以吝嗇。狂愚者或

誘之以凶慝。雖有師傅多以耆艾大夫為之友。及文學。多以膏粱年少為之。具位而已。亦弗與遊。是以本枝雖茂。而端良甚寡。降及太宗。舉天下而棄之。亦昵比之為也。嗚呼。有國有家。其鑒之矣。

孝武帝

宋主孝武帝諱駿。字休龍。文帝第三子也。少穎異。讀書七行俱下。才藻甚美。雄決愛武。元嘉十二年。立為武陵王。元凶劭弑逆。舉兵討劭。遂入即位。改元孝建。○二年。宋主惡宗室彊盛。欲削弱王侯。江夏王義恭等奏裁損王侯車服器用樂舞制度凡九事。宋主因

諷有司增廣為二十四條。聽事不得南向。坐施帳。劔不得為鹿盧形。內史相及封內官長止稱下官。不得緝臣。罷官則不復追敬。○三年秋。蔡靈守南斗。宋主廢西州舊館。以其子西陽王子尚為揚州刺史。使移治東城。以厭之。別駕沈懷文曰。天道示變。宜應之以德。雖空西州。恐無益也。不從。○大明元年。宋主自即吉之後。奢淫自恣。多所興造。頽峻以藩朝舊臣。數懇切諫爭。宋主寢不悅。出峻為東揚州刺史。及竟陵王誕反。遂誣峻與通謀。收付廷尉。折足賜死。妻子徙交州。復沈其男口於江。○二年。初。宋主在江州。戴法興

戴明寶蔡開為典籤。及即位。皆以為南臺侍御史。兼中書通事舍人。是歲。並以初舉兵。預密謀。賜爵縣男。時宋主親覽朝政。不任大臣。而腹心耳目。不得無所委寄。法興頗知古今。素見親待。巢尚之。人士之未涉獵文史。亦為中書通事舍人。凡選授遷徙。誅賞大慶分。宋主皆與法興尚之參懷。內外雜事。多委明寶。三人權重。當時而法興明寶大納貨賄。門外成市。家累千金。○四年。以廬陵內史周朗言事切直。銜之。使有司奏朗居母喪。不如禮。傳送寧州。於道殺之。○青冀刺史顏師伯。以諂佞被親。任擢為侍中。羣臣莫及。亦多納貨賄。家累千金。○五年。正旦朝賀。雪落太宰義恭衣。有六出。義恭奏以為瑞。宋主悅。義恭以宋主猜暴。懼不自容。每卑辭遜色。曲意祗奉。由是終宋主之世。得免於禍。○宋主畋遊無度。嘗出夜還。敕開門。侍中謝莊居守。以祭信或虛。執不奉旨。須墨敕乃開。宋主後因宴飲。言及莊對曰。臣聞王者祭祀畋遊。出入有節。今陛下晨往宵歸。臣恐不逞之徒。妄生矯詐。是以伏須神筆。乃敢開門耳。○時士族雜婚者。詔皆捕將吏士族多避役逃亡。乃嚴為之制。捕得即斬之。往往奔竄湖山為盜賊。沈懷文諫不聽。○六年春。策孝

秀才中堂揚州秀才顧法對策曰源清則流潔神聖則形全躬化易於上風體訓速於草偃宋主惡其諒投策於地○侍中沈懷素與顏竣周朗善數以直諫忤旨宋主謂曰竣若知我殺之亦當不敢如此嘗出射雉風雨驟至懷文與王或江智淵約相與諫懷文曰風雨如此非聖躬所宜冒或曰懷文所啓宜從智淵未及言宋主注弩作色曰卿欲效顏竣邪宋主每燕集在坐者皆令沈醉朝譴無度懷文素不飲又不好戲朝宋主謂故欲異已出為廣陵太守至是朝正事畢當還以女病求申期為有司所糾免官禁錮

卷之三

五

十年懷文賣宅欲還東宋主大怒賜死三子濬淵冲行哭請命柳元景為之言曰懷文三子塗炭不可見願陛下速正其罪宋主竟殺之○淑儀殷氏寵傾後宮是年卒宋主痛悼不已精神罔固頗廢政事葬於龍山民不堪役死亡甚衆自江南葬埋之盛未有也又為之別立廟追拜貴妃謚曰宣是後宋主數與羣臣至殷貴妃墓謂劉德頴曰卿哭貴妃悲者當厚賞德頴踴躍涕泗交流宋主甚悅以德頴為豫州刺史○宋主好狎侮羣臣自太宰義恭以下不免穢辱常呼金紫光祿大夫王玄謨為老儉僕射劉秀

之為老慳顏師伯為鄙其餘短長肥瘦皆有稱目又寵一毘倫奴令以杖擊羣臣惟憚蔡興宗方嚴不敢侵嫖○宋主為人機警勇決記問博洽文章華敏又善騎射而奢欲無度自晉氏渡江以來宮室草創孝武始作清暑殿宋興無所增改至是始大修宮室土木被錦繡賞賜傾府藏壞高祖所居陰室於其處起玉燭殿與羣臣觀之牀頭有土障壁上掛葛燈籠麻繩拂侍中袁顗因盛稱高祖儉素之德宋主曰田舍公得此已為過矣○末年尤貪財利刺史二千石罷還必限使獻奉又以捕戲取之罄盡乃止終日酣飲常憑几昏睡或外有奏事即肅然整容無復酒態由是内外畏之莫敢弛情至是殂於玉燭殿在位十一年壽三十五

卷之三

六

史臣沈約論曰後已以利天下堯舜之心也利己以及萬物中主之志也盡民命以自養桀紂之行也孝武之世將盡民命雖有周公之才之美猶終之以亂何益哉

歷代君鑒卷之四十一

歷代君鑒卷之四十二

惡可為戒

南朝

齊鬱林王

齊主鬱林王諱昭業字元尚姓蕭氏武帝之孫文惠太子之長子也少美容止進對音吐甚有令譽特為武帝所愛且好隸書武帝嘗敕皇孫手書母得安出以貴重之初封南郡王文惠薨立為皇太孫及武帝殂太孫即位改元隆昌○昭業蚤喪其母育於竟陵王子良之妃袁氏因後子良在西州與左右羣小二

齊書卷五

十餘人共衣食同卧起文惠太子每禁其起居節其用度昭業密就富人求錢夜開後閣淫宴諸管署師史仁祖侍書胡天翼相謂曰若言於二宮其事未易若為異人所毆及大物所傷豈直罪止一身亦當盡室及禍相繼自殺二宮不知也所愛左右皆逆加官爵疏於黃紙使囊盛帶之許南面之日依此施行又性辯慧哀樂過人而矯情飾詐陰懷鄙惡嘗侍文惠疾憂容號毀裁還私室即歡笑酣飲及居喪亦如之常令女巫楊氏禱祀速求天位文惠薨謂由楊氏力倍加敬信及武帝有疾復令祈禱欲官車早晏駕因

與其妃何氏書作一大喜字而三十六小喜字以繞之○初武帝嘗往東宮昭業迎拜號慟絕而復蘇及侍武帝疾又言發淚下武帝每言及存亡昭業輒哽咽不自勝武帝信之以為必能負荷大業臨終執其手曰若憶翁當好作遠殂大歛始畢昭業悲呼武帝諸伎備奏衆樂諸伎雖畏威從事而皆哽咽流涕及奉辭武帝梓宮輶輦車未出端門昭業亟稱疾還內裁入閣即奏胡伎鞞鐸之聲響震內外焉自山陵之後即與左右微服遊走市里擲塗賭跳作諸鄙戲○嘗毀武帝所起殿以其材賜幸臣徐龍駒而於其處

齊書卷五

為馬埒馳馬墜傷面頰稱疾不出者數日多聚名鷹快犬餒以梁肉又好闘鷄買鷄價至數千常裸袒着紅紫錦繡新衣錦帽紅縠褌雜采袒服又寵幸中書舍人綦母玠之朱隆之直問將軍曹道剛周奉叔并龍駒等有司相與語云寧拒至尊勅不可違舍人命龍駒常居含章殿南面畫敕左右侍直與齊主不異○昭業極意賞賜左右動至百數十萬每見錢曰我昔思汝一箇不得今得用汝未武帝聚錢及金帛不可勝計昭業即位猶未暮歲用已過半皆與諸不逞羣小諸寶器令何妃及寵姬相擊破碎之以為笑樂

及至廢黜而府藏悉空矣○西昌侯鸞數諫不從昭業心忌鸞欲除之及鸞啓誅徐龍駒而心忌鸞益甚中書令何胤以后之從叔為昭業所親與謀誅鸞不果既而鸞遣蕭湛等誅曹道剛及朱隆之輩湛引兵入閣昭業拔劍自刺不入與接而出行至西弄弑之時年二十二諸嬖幸皆伏誅以太后令追廢為鬱林王

史臣蕭子顯論曰鬱林風華外羨衆所同惑伏情隱詐難以貌求立嫡以長未知瑕釁世祖之心不變周道既而僞鄙內作地自宮闈雖害未遠足傾

社稷春秋書梁伯之過言其自取亡也

明帝

齊主明帝諱鸞字景栖高帝兄道生之子也少孤高帝撫育如己子初封西昌侯昭業即位以為尚書令輔政之初鸞通調省御府池田邸治減關市征稅衆皆悅之及昭業忌鸞欲誅之鸞遂弑昭業而立新安王昭文自為驃騎大將軍錄尚書事揚州刺史封宣城郡公○鸞權勢日益重陰蓄不臣之志乃殺鄱陽王錡等七人又殺衡陽王鈞等四人遂自為太傅揚州牧進爵為王於是謀繼大統多引名士與參籌策

恐人情未服自以胷有赤誌以示王洪範而謂之曰人言此是日月相卿幸勿泄洪範曰公日月在軀如何可隱當轉言之時昭文雖在位起居飲食皆諮鸞而後行至是鸞以皇太后令廢昭文為海陵王而自立又詐稱海陵王有疾數遣御師瞻視因而殞之○齊主鸞之廢鬱林王也許蕭湛以揚州既而除南徐州刺史湛恃功干政所欲選用輒命尚書申論齊主聞而忌之以其弟誕誅方將兵拒魏隱忍不發至是殺之并其諸弟及西陽王子明南海王子罕邵陵王子貞○建武三年太官元日上壽有銀酒鎗齊主欲壞之王晏等咸稱盛德衛尉蕭穎胄曰朝廷盛禮莫若三元此器舊物不足為侈齊主不悅後遇曲宴銀器滿席穎胄曰陛下前欲壞酒鎗恐宜移在此器齊主甚慙○齊主躬親細務綱目亦密於是郡縣及六署九府常行職事莫不恪聞取決文武勳舊皆不歸選部由是親近憑勢互相通進南康侍郎鍾嶸上書言古者明君揆才頒政量能授職三公坐而論道九卿作而成務天子唯恭己南面而已齊主不懌謂太中大夫顧暉曰鍾嶸何人欲斷朕機務對曰嶸雖位末名卑而所言或有可采且繁碎職事各有司存今

人主總而親之是人主愈勞而人臣愈逸所謂代庖人宰而為大匠斲也齊主不顧而言他○永泰元年齊主有疾以近親寡弱而高武子孫猶有十王欲盡除之以問太尉陳顯達對曰此等何足介慮又問始安王遙光遙光以為當以次施行遙光每與齊主屏人久語明日必有所誅會齊主疾甚遂殺河東王鈺臨賀王子岳西陽王子文衡陽王子峻南康王子琳永陽王子珉湘東王子建南郡王子夏桂陽王昭祭巴陵王昭秀凡十人於是太祖世祖及世宗諸子皆盡矣○齊主明審有吏才持法無所惜制御親幸臣

齊書卷五

五

下肅清志慕節儉嘗詔去乘輿金銀飾太官嘗進果然齊主曰我食此不盡可四破之餘充晚食又嘗用皂莢以餘爇授左右曰此可更用然性猜多慮亟行誅戮簡於出入竟不郊天又深信巫覡每出先占利害東出云西南出云北初有疾甚秘之及勅臺省府署求白魚為藥外始知之身衣絳衣服飾皆赤以為厭勝云在位五年壽四十

史臣論曰明帝自以得之不義猜忌高武子孫誅夷殆盡深戒東昏以先事制人而大臣疑懼禍變相尋卒亡其國夫不務令德而殺人以自安自古

以來未有能濟者也

陳後主

陳後主諱叔寶字元秀姓陳氏宣帝嫡長子也宣帝殂始興王叔陵作亂伏誅叔寶即位時病創不能視事政無大小皆決於長沙王叔堅及創愈適山陵初畢即置酒自慶引吏部尚書江總以下展樂賦詩○至德二年陳主荒于酒色不恤政事盛脩宮室窮極耳目光昭殿前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各高數十丈連延數十間牕牖壁帶懸楣欄檻皆以沉香為之金玉珠翠為飾珠簾寶帳服玩瑰麗近古未有每微風

陳書卷五

六

暫至香聞數里其下積石為山引水為池雜植花卉陳主自居臨春張貴妃居結綺龔孔二貴嬪居望仙複道往來以宮人素大捨等為女學士江總雖為宰輔不親政務日與尚書孔範散騎王瑳等文士十餘人侍宴後庭謂之狎客使諸妃嬪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詩互相答贈采其尤艷麗者被以新聲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大略皆美諸妃嬪之容色君臣酣歌自夕達旦以此為常張貴妃本兵家女性敏慧有神彩善候人主顏色又有厭魅之術置淫祀官中聚女巫鼓舞百司啓奏並因宦者以進陳主置妃

膝上共決之。由是宦官近習內外連結。宗戚縱橫貨賂公行。大臣有不從者因而譖之。於是大臣皆從風諂附。孔範與孔貴嬪結為兄妹。陳主惡聞過失。每有惡事。範必曲為文飾。稱揚贊美。由是寵遇優渥。言聽計從。羣臣有諫者輒以罪斥之。中書舍人施文慶頗涉書史。當事陳主於東宮。聰敏強記。明閑吏職。大被親幸。又薦所善沈容卿。楊惠朗。徐哲暨慧景等有吏能皆擢用之。容卿有口辯。頗知典故。心明慧景家本小吏。考校簿領。毫釐不差。督責苛碎。聚歛無厭。士民嗟怨。舊制軍人士人無關市之稅。客卿等以府庫空

卷之三

虛興造不給。奏請並責其征。且增於舊。關市之稅歲入數十倍。陳主大悅。益以文慶為知人。轉相汲引。珥貂蟬者五十人。孔範自謂文武才能。舉朝莫及。從容白陳主曰。諸將起自行伍。匹夫敵耳。深見遠慮。豈其所知。自是將帥微有過失。即奪其兵。分配文吏。由是文武解體。以至覆滅。○三年。文慶客卿共譖中書通事舍人傅縡。受高麗使金。陳主收縡下獄。縡於獄中上書曰。夫君人者。恭事上帝。子愛下民。省嗜欲。遠諂佞。未明求衣。日昃忘食。是以澤被區宇。慶流子孫。陛下頃來酒色過度。不虔郊廟大神。專媚淫昏之鬼。小

人在側。宦豎弄權。惡忠直若仇讎。視生民如草芥。後宮曳綺繡。廐馬餘菽粟。百姓流離。僵尸蔽野。貨賄公行。帑藏損耗。神怒民怨。眾叛親離。臣恐東南王氣自斯盡矣。書奏。陳主大怒。頃之意稍解。遣使謂曰。我欲赦卿。卿能改過不。對曰。臣心如面。面可改。則心可改矣。陳主益怒。遂賜死。陳主每當郊祀。常稱疾不行。故緯言及之。○禎明元年。大市令章華上書極諫。略曰。陛下不思先帝之艱難。不知天命之可畏。溺於嬖寵。惑於酒色。祠七廟而不出。拜三妃而臨軒。老臣宿將棄之草莽。諂佞讒邪升之朝廷。今疆場日蹙。隋軍壓

卷之三

境。陛下如不改絃易轡。臣見麋鹿復遊於姑蘇矣。陳主大怒。即日斬之。○初。隋主與陳隣好甚篤。每獲陳諜。皆給衣馬禮遣之。而陳侵掠如故。故隋欲伐之。會宣帝殂。隋主即命班師。遣使赴弔。書稱姓名頓首。陳主以此自驕。不虞外難。時江南妖異特衆。臨平湖草久塞。忽然自開。陳主惡之。乃自責於佛寺。為奴以厭之。既而江濱鎮戍。聞隋軍將至。相繼奏聞。文慶客卿並抑而不言。及隋軍臨江。間諜驟至。僕射袁憲等奏請再三。文慶曰。元會將逼。南郊復過。今若出兵。事便廢闕。復以貨動江總。使抑憲等。由是議久不決。陳主

從容謂侍臣曰。王氣在此。齊兵三來。周師再來。無不摧敗。彼何為者耶。孔範曰。長江天塹。限隔南北。今日虜軍。豈能飛渡邪。邊將欲作功勞。妄言事急。臣每患官卑。虜若渡江。定作太尉公矣。陳主以為然。故不為深備。奏伎縱酒。賦詩不輟。○隋兵既濟江。陳人大駭。降者相繼。時建康申士尚十餘萬人。陳主唯晝夜啼泣。臺內處分。一以委施文慶。文慶既知諸將疾已恐其有功。乃奏曰。此等怏怏。那可專信。由是諸將凡有啓請。率皆不行。及蕭摩訶。孔範等戰敗。隋軍入建康。陳人衆皆散走。唯袁憲在殿中。陳主遑遽將避。憲正色曰。大事如此。去欲安之。不若正衣冠。御正殿。依梁武帝見侯景故事。陳主不從。曰。吾自有計。乃從宮人十餘出。景陽殿。自投于井。既而軍人窺井。呼之不應。欲下石。乃聞叫聲。以繩引之。陳主乃與張貴妃。孔貴嬪。同東而上。隋人俘叔寶于京師。而誅施文慶等五人。又投孔範等於邊裔焉。叔寶在位七年。終於洛陽。時年五十二。

歷代君鑒卷之四十二

歷代君鑒卷之四十三
惡可為戒

北朝

齊文宣帝

齊主文宣帝。姓高氏。諱洋。字子進。神武帝歡第二子。文襄帝澄之母弟也。歡為東魏丞相。渤海王。覺澄嗣位。為大將軍。專魏之政。尋為膳夫蘭京所殺。時齊主為太原公。聞變。指麾部分。入討群賊。斬之。乃謁東魏主。辭赴晉陽。總庶政。東魏進齊主爵。齊王。於是高德政。徐之才等勸受禪。乃自晉陽詣鄴。受東魏禪。封魏主。為中山王。○天保二年冬十二月。齊主每出入。常以中山王自隨。王妃太原公主。恒為飲食護視之。是月。飲公主酒。使人酖中山王。殺之。并其三子。謚王曰魏孝靜皇帝。葬於鄴西鄆北。後忽掘其陵。投梓官於漳水。齊主初受禪。魏神主悉寄於七帝寺。至是亦取焚之。彭城公元韶。以高氏壻。寵遇異於諸元。開府儀同三司。義陽公元暉。業以位望隆重。又志氣不倫。尤為齊主所忌。後在晉陽。暉業於官門外罵韶曰。爾不及一老嫗。負墮與人。何不擊碎之。我出此言。知即死。爾亦詎得幾時。齊主聞而殺之。○三年夏六月。齊政

煩賊重。江壯之民不樂屬齊。其豪傑數請兵於王僧
辯。僧辯以與齊通好。不許。○五年春正月。討山胡大
破之。男子十三以上皆斬。女子及幼弱皆賞軍。遂平
石樓。石樓絕險。自魏世所不能至。於是遠近山胡莫
不懾服。有都督戰傷其什長不能救。命剗其五臟。合
九人食之。肉及穢惡皆盡。自是始為淫虐。○秋八月。
儀同三司元旭坐事賜死。齊主之未為魏相也。太保
錄尚書事平原王高隆之常侮之。及將受禪。隆之復
以為不可。齊主由是益銜之。隆之嘗與元旭飲。謂旭
曰。與王交。當生死不相負。人有密言之者。齊主益發
怒。令壯士築百餘拳而捨之。卒於路。久之。追忿隆之
執其子慧登等二十人於前。以鞭叩鞍。一時頭絕。並
投尸漳水。尋又發隆之塚。出其尸。斬截骸骨焚之。棄
於漳水。○六年秋八月。以佛道二教不同。欲去其一。
集二家論難於前。遂敕道士皆剃髮為沙門。有不從
者殺四人。乃奉命。於是齊境皆無道士。○七年夏六
月。發丁匠三十餘萬。廣脩三臺宮殿。齊主之初立也。
留心政術。務在簡靖。坦於任使人。得盡力。又能以法
馭下。內外肅然。至於軍國機策。獨決懷抱。每臨行陣。
親當矢石。所向有功。數年之後。漸以功業自矜。遂嗜

酒淫佚。肆行狂暴。袒露形體。街坐巷宿。婁太后嘗以
其酒狂舉杖擊之。齊主罵曰。即當嫁此老母與胡太
后。大怒。齊主自匍匐以身舉牀墜太后於地。頗有所
傷。既醒。大慙。恨欲自焚。太后懼。挽之曰。卿汝醉耳。齊
主乃設地席。命平秦王歸彥執杖。口自責數脫背。就
罰。太后前自抱之。齊主流涕苦請。乃答脚五十。然後
衣冠拜謝。悲不自勝。因是戒酒。一旬。又復如初。雖以
楊愔為宰相。使進廁簪。以馬鞭鞭其背。流血浹袍。又
嘗持槊走馬。以擬斛律金之胷者三。金立不動。作大
鏹。長鋸剉碓之。屬陳之於庭。每醉輒殺人。以為戲樂。
楊愔乃簡死囚置仗內。謂之供御囚。齊主欲殺人。輒
執以應命。三月不殺。則宥之。開府參軍裴謂之上書
極諫。齊主謂楊愔曰。此愚人。何敢如是。對曰。彼固欲
陛下殺之以成名於後世。齊主曰。我且不殺。爾焉得
名。嘗與左右飲曰。樂哉。都督王紘曰。有大樂。亦有大
苦。齊主曰。何謂也。對曰。國亡身殞。所謂大苦。齊主欲
斬之。既而捨之。一日泣謂群臣曰。黑獺不受我命。柰
何。都督劉桃枝曰。臣請三千騎擒之。以來。齊主壯之。
賜帛千匹。趙道德進曰。桃枝妄言。應誅。陛下柰何。濫
賞。齊主即回綰賜之。又嘗乘馬欲下峻岸。道德攬轡。

回之。齊主怒將斬之。道德曰。臣死不恨。當於地下啓先帝。論此兒酣醉顛狂。不可教訓。齊主默然而止。他日謂道德曰。我飲酒過。須痛杖我。道德扶之。典御丞李集面諫。比之桀紂。令縛置流中。久之引出。謂曰。吾何如桀紂。集曰。彌不及矣。又令沈之。引出更問。如此數四。集對如初。齊主大笑曰。天下有如此癡人。方知龍逢比干。未是俊物。遂釋之。頃之入見。似有所諫。竟斬之。由此內外惜。各懷怨毒。○八年夏六月。河南北大蝗。齊主以問魏郡丞崔瓚。瓚對曰。五行志。土功不時。蝗蟲為災。今外築長城。內興三臺。殆以此乎。齊

齊書卷四十五

主大怒。使左右毆之。擢其髮以溷沃之。曳足以出。○初。齊有術士言。亡高者黑衣。齊主因問左右。何物最黑。對曰。無過於漆。齊主以上黨王渙於兄弟第七。執之。渙殺使者而逃。為人所獲。送鄴。齊主又與永安王浚有舊怨。及即位。浚為青州刺史。聰明矜怒。吏民悅之。浚以齊主嗜酒。私謂親近曰。二兄因酒敗德。朝臣無敢諫者。大敵未滅。吾甚憂之。欲乘驛至鄴面諫。不知見聽否。或密以白齊主。齊主益銜之。浚入朝。從幸東山。齊主裸程為樂。浚進諫曰。此非人主所宜。又於屏處召楊愔。譏其不能諫。時齊主不欲大臣與諸王

交通。愔懼。奏之。齊主大怒。浚還州。又上書切諫。詔徵浚。浚懼。謝疾不至。齊主遣馳驛收之。老幼泣送者數千人。至鄴。與上黨王渙皆盛以鐵籠。置於地牢。飲食澁穢。共在一所。○九年冬十一月。常山王演以齊主沉湎憂憤。形於顏色。齊主覺之。謂曰。但令汝存我。何為不縱樂。演惟啼泣。拜伏。竟無所言。齊主亦大悲。抵盃於地曰。自今敢進酒者。斬。未幾。沉湎益甚。或於諸貴戚家角力。不限貴賤。惟演至。則內外肅然。演又密撰事條。將諫。其友王晞以為不可。演不從。因間極言。齊主大怒。疑演假辭於晞。欲殺之。演私謂晞曰。王

齊書卷四十五

博士。明日當作一條事。為欲相活。亦圖自全。勿怪。乃於眾中杖晞二十。齊主聞之。以故得不死。髡鞭配甲坊。居三年。演又因諫。爭大被毆。捷閉口不食。太后日夜涕泣。齊主不知所為。數往問演疾。謂曰。努力強食。當以王晞還汝。乃釋晞。晞流涕曰。殿下不食。太后亦不食。殿下縱不自惜。獨不念太后乎。言未卒。演強坐而飯。晞由是得免。還為王友。及演錄尚書事。除官者皆詣演謝去。必辭。晞言於演曰。受爵天朝。拜恩私第。自古以為不可。宜一切約絕。演從之。久之。演從容謂晞曰。主上起居不恒。吾豈可以前逢一怒。遂爾結舌。

卿宜為撰諫草。吾當伺便極諫。晞遂條十餘事以呈。因謂演曰。今朝廷所恃惟殿下。乃欲學匹夫耿介。輕一朝之命。一旦禍至。柰家業何。演款款不自勝。即焚之。後復乘間苦諫。齊主使力士亂捶之。會醉得解。○十二月。齊主如北城。因視永安王浚。上黨王渙於地牢。臨穴謳歌。今浚等和之。浚等惶怖且悲。不覺聲顫。齊主愴然為之下泣。將赦之。長廣王湛素與浚不睦。進曰。猛虎安可出穴。齊主默然。浚等聞之。呼湛小字曰。步落稽。皇天見汝。齊主亦以浚與渙皆有雄略。恐為後害。乃自刺渙。又使壯士劉桃枝就籠亂刺。槊每下。浚渙輒以手拉折之。號哭呼天。於是薪火亂投。燒殺之。填以土石。後出之。皮髮皆盡。尸色如炭。遠近為之痛憤。○十年夏四月。僕射高德政與楊愔同為相。愔常忌之。齊主酣飲。德政數彊諫。齊主不悅。謂左右曰。高德政恒以精神凌逼人。德政懼稱疾欲自退。齊主謂楊愔曰。我大憂德政病。對曰。陛下若用為冀州刺史。病當自差。齊主從之。德政見除書。即起。齊主大怒。召德政謂曰。聞爾病。我為爾針。親以小刀刺之。血流露地。又使曳下。斬去其足。劉桃枝執刀不敢下。齊主責桃枝曰。爾頭即墜地。桃枝乃斬其足之三指。搃

猶不解。囚德政於門下。其夜以輿送還家。明旦德政妻出珍寶滿四牀。欲以寄人。帝奄至其宅見之。怒曰。我御府猶無是物。詰其所從得。皆諸元賂之。遂曳出斬之。妻出拜又斬之。○五月。太史奏今年當除舊布新。齊主問於彭城公元韶曰。漢光武何故中興。對曰。為誅諸劉不盡。於是悉殺諸元以厭之。又誅始平公元世哲等二十五家。四韶等十九家。韶幽於地牢。絕食啗衣袖而卒。○六月。盡誅諸元前後死者凡七百二十一人。悉棄尸漳水。惟元蠻元文遙等數家獲免。定襄令元景安欲請改姓高氏。其從兄景皓曰。安有棄其本宗而從人之姓者乎。丈夫寧可玉碎。何能瓦全。景安以其言白齊主。遂誅景皓。賜景安姓高氏。○冬十月。齊主嗜酒成疾。自知不能久。謂李后曰。人生必有死。何足惜。但憐正道尚幼。人將奪之耳。又謂常山王演曰。奪則任汝。慎勿殺也。召尚書令楊愔。鎮軍平秦王歸彥。侍中燕子獻。侍郎鄭順。受遺詔輔政。齊主遂殂。在位十年。享年三十一。

史臣論曰。齊主承神武洪業。內外叶從。自朝及野。群心屬望。東魏之地。齊國樂推。曾未期月。遂登宸極。始則存心政事。風化肅然。數年之間。朝野安乂。

其後縱酒肆欲事極猖狂昏邪殘暴近代享國不永未有不由斯疾者也

武成帝

齊主武成帝諱湛武帝歡之第九子孝昭帝演之母弟也。文宣帝天保初進爵為王。孝昭即位進右丞相。孝昭幸晉陽以懿親居守鄴。皇建二年孝昭殂。即位於南宮。○河清元年夏四月。婁太后殂。不改服。服緋袍如故。登三臺置酒作樂。宮女進白袍。齊主投諸臺下。散騎常侍和士開請止樂。大怒撻之。○二年夏六月。和士開有寵。諂百端賞賜。不可勝紀。每侍左

齊書卷之九

右。言辭容止。極諸鄙褻。無復君臣之禮。嘗謂齊主曰。自古帝王盡為灰土。堯舜桀紂。竟復何異。陛下宜及少壯。極意為樂。縱橫行之。一日取快。可敵千年國事。盡付大臣。何慮不辦。齊主大悅。於是委趙彥深掌官爵。元文遙掌財用。唐邕掌外騎兵。馮子琮胡長粲掌東宮。三四日一視朝。書數字而已。使士開與胡后握槊。河南康獻王孝瑜諫曰。皇后天下之母。豈可與臣下接手。趙郡王叡及士開共譖孝瑜奢僭。山東惟聞有河南王。不聞有陛下。齊主醜殺之。諸侯在宮中者莫敢舉聲。惟河間王孝琬大哭而出。○冬十二月。大

齊書卷之九

雨雪連月。南北千餘里。平地數尺。霜晝下。而血於太原。○三年夏六月。殺樂陵王百年。時白虹圍日。再重又橫貫而不達。赤星見。齊主欲以百年厭之。會博陵人賈德胄教百年書。百年嘗作數敕。字德胄。封以奏之。齊主怒。使召百年。百年見齊主於涼風堂。使百年書敕字。驗與德胄所奏相似。遣左右亂捶之。又令曳之遶堂行。且捶。所過血皆流。地氣息將盡。乃斬之。棄諸池。池水盡赤。○冬十二月。山東大水。飢死者不可勝計。詔發廩賑給。事竟不行。○四年春三月。有物殞於殿廷。如赤漆鼓。帶小鈴。殿上石自起。兩兩相對。又有神見於後園萬壽堂前山穴中。其體壯大。不辨其面。兩齒絕白。長出於唇。真宿嬪御以下七百人咸見焉。齊主又夢之。○著作郎祖珽有文學多技藝。而疎率無行。初齊主為長廣王。珽為胡桃油獻之。因言殿下有非常骨法。孝徵夢殿下乘龍上天。王曰。若然。當使兄大富貴。及即位。擢拜中書侍郎。遷散騎常侍。與和士開共為諂佞。珽私說士開曰。君之寵幸振古無比。官車一日晚駕。欲何以克終。士開因從問計。珽曰。宜說主上云。文襄文宣孝昭之子。俱不得立。今宜令皇太子早踐大位。以定君臣之分。若事成。中官少主

必皆德君此萬全計也。請君微說主上令粗解。璉當自外上表論之。士開許諾。會有彗星見。大史奏云。彗除舊布新之象。當有易主。璉於是上書言。陛下雖為天子。未為極貴。宜傳位東宮。且以上應天道。齊主從之。使太宰段韶持節奉皇帝璽綬。傳位於太子。於是羣公上尊號為太上皇帝。在位五年。享年三十二。

史臣論曰。武成風度高爽。經筵私長文武之官。俱盡謀力。有帝王之量矣。但愛狎庸豎。委以朝權。惟箔之間淫侈過度。滅亡之兆。其在斯乎。玄象告變。傳位元子。名號雖殊。政猶已出。迹有虛飾。事非憲典。聰明臨下。何易可誣。又河南河間樂陵等諸王。或以時嫌。或以猜忌。皆無罪而戮。非所謂知命任天。體大道之義也。

齊後主諱寶融。武成帝湛之長子也。太寧二年。

立為皇太子。河清四年。武成禪位。天統元年。即皇帝位於晉陽宮。○五年春二月。齊主委任和士開。初士

開為武成所親狎。出入卧內。遂得幸於胡太后。至是威權益盛。與婁定遠等用事。時號八貴。太尉趙郡王。與定遠。元文遙等皆言於齊主。請出士開。會太后

觴朝貴於前殿。殿面數士。開受納貨賂。穢亂宮掖之罪。太后曰。王欲欺孤寡邪。且飲酒勿多言。殿等詞色愈厲。儀同三司安吐根曰。不出士開。朝野不定。太后不可。殿等投冠於地。拂衣而起。明日復詣雲龍門。令文遙入奏。太后及齊主召問士開。對曰。陛下諒闇。始爾大臣皆有覬覦。今若出臣。正是自剪羽翼。宜謂殿等云。文遙與臣俱受先帝任用。可並用為州。且令出納待過山陵。然後遣之。乃以士開為兗州刺史。葬畢。太后欲留士開過百日。殿不許。有中人密謂殿曰。太后意既如此。殿下何宜苦違。殿曰。吾受委不輕。今嗣

主幼冲。豈可使邪臣在側。不守之以死。何面戴天。遂更見太后苦言之。太后令酌酒賜殿。殿正色曰。今論國家大事。非為卮酒。言訖遽出。士開載美女珠簾詣定遠獻之。定遠喜謂曰。欲還入不。士開曰。不願更入。但乞王保護長為大州足矣。定遠信之。送至門。士開曰。今當遠出。願得一辭觀二官。定遠許之。士開由是得見太后及齊主。進說曰。先帝一旦登遐。臣愧不能自死。觀朝貴意勢。欲以陛下為乾明。臣出之後。必有大變。臣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因慟哭。齊主與太后皆泣問計。士開曰。臣已得入。復何所慮。正須數行詔書耳。於是詔出。定遠為青州刺史。責趙郡王。殿以不臣之罪。旦夕殿將復入。諫妻子咸止之。殿曰。社稷事重。吾寧死事先。皇不忍見朝廷顛沛。至殿門。又有人謂曰。入恐有變。殿曰。吾上不負天死。亦無恨。入見太后。論執彌固。出至永巷。遇兵執送華林園。拉殺之。殿清正自守。朝野冤惜之。復以士開為僕射。定遠歸士開所遺。加以餘珍賂之。○齊主年少。多嬖寵。武衛將軍高阿那肱素以諂佞為武成所厚。多令在東宮侍從。由是有寵。累遷并省尚書令。封淮陰王。都督韓長鸞亦以嘗衛東宮。累遷侍中領軍。總知內省機密。官

婢陸令萱者。坐其夫賂超謀叛。配掖庭。子提婆亦沒為奴。齊主之在襁褓。令萱養之。令萱巧黠。善取媚。有寵於胡太后。和士開阿那肱皆為之養子。齊主以令萱為女侍中。令萱引提婆入侍齊主。朝夕戲狎。累遷開府儀同三司。斛律后之從婢穆舍利有寵於齊主。令萱乃為之養母。因令提婆冒姓穆氏。然士開用事。最冬諸幸臣皆依附之。○武平二年秋七月。琅邪王儼以和士開穆提婆等專橫意不平。二人忌之。出儼居北宮。時儼猶帶中丞士開等又欲出之於外。治書侍御史王子宜說儼曰。殿下被疏。正由士開間構。何可出此宮也。儼謂侍中馮子琮曰。士開罪重。殺之何如。子琮心欲廢齊主而立儼。因勸成之。儼令子宜彈士開罪。請禁推。子琮雜佗文書奏之。齊主可之。儼誅領軍庫狄伏連。使牧士開。伏連請覆奏。子琮曰。琅邪受敕。何必更奏。伏連信之。發軍士伏於神虎門外。執士開送臺。儼斬之。儼黨因逼儼帥軍士三千人屯千秋門外。齊主使劉桃枝召儼。儼欲誘令萱殺之。因對曰。尊兄若赦臣。請令萱來迎。令萱聞之戰栗。齊主又使韓長鸞召儼。將入。所親劉辟疆牽衣諫曰。若不斬提婆母子。殿下無由得入。齊主王孝珩安德王延

宗至曰何不入辟彊曰兵少延宗顧衆而言曰孝昭殺楊遵彊止八十人今有數千何謂少齊主急召斛律光光聞儼殺士開撫掌大笑曰龍子所為固自不似凡人入見齊主帥宿衛者四百人授甲將出戰光曰小兒輩弄兵與交手即亂鄙諺云奴見大家心死至尊宜自至千秋門外琅邪必不敢動齊主從之光步道使人走出曰大家來儼徒駭散齊主遙呼之儼猶立不進光就謂曰天子弟殺一夫何所苦執其手彊引以前請於齊主曰琅邪王年少輕為舉措稍長自不然願寬其罪齊主拔刀鐔築其辯頭良久乃釋之收庫狄伏連王子宜劉辟彊支解之又欲盡殺儼府吏光曰此皆勲貴子弟誅之恐人心不安於是罪之有差太后責儼儼曰馮子琮教兒太后遂殺子琮○陸令萱說齊主曰人稱琅邪王聰明雄勇當今無敵觀其相表殆非人臣自專殺以來常懷恐懼宜早為之計幸臣何洪珍等亦請殺之齊主未決以食舉密迎侍中祖珽問之珽稱周公誅管叔季友酖慶父齊主乃攜儼之晉陽使右衛大將軍趙元侃誘儼執之元侃曰臣昔事先帝見先帝愛王今寧就死不忍行此齊主乃出元侃為豫州刺史又啓太后曰明旦

欲與仁威早出獵夜四鼓召儼儼疑之陸令萱曰兄呼見何為不去儼出至永巷劉桃枝反接其手儼呼曰乞見家家尊兄桃枝以袖塞其口反袍蒙頭負出至大明宮鼻血滿面拉殺之時年十四裹之以席埋於室內齊主使啓太后太后臨哭十餘聲即擁入殿遺腹四男皆幽死○阿那肱與穆提婆韓長鸞共處衡軸號曰三貴蠹國害民日月滋甚長鸞尤疾士人朝夕惟事諧諂常帶刀走馬瞋目張拳有敢人之勢朝士咨事莫敢仰視○五年冬十二月定州刺史南陽王綽喜為殘虐嘗出行見婦人抱兒奪以飼狗婦人號哭綽怒以兒血塗婦人縱狗使食之常云我學文宣伯之為人齊主聞之鎖詣行在至而宥之問在州何事最樂對曰多聚蠍於器置俎其中觀之極樂齊主即命夜索蠍一斗比曉得三二升置浴斛使人裸卧斛中號叫宛轉齊主與綽臨觀喜喙不已因讓綽曰如此樂事何不早馳驛奏聞由是大有寵拜大將軍朝夕同戲韓長鸞疾之是歲出為齊州刺史將發使人誣告其反殺之○齊主言語澁訥不喜見朝士自非寵私昵狎未嘗交語性懦不堪人視雖三公令錄奏事莫得仰視略陳大指驚走而出承世祖奢

泰之餘。以為帝王當然。後宮皆寶衣玉食。一裙之費。至直萬疋。競為新巧。朝夕敝。盛修宮苑。窮極壯麗。所好不常。數毀又復。百工土木。無時休息。夜則然火照作寒。則以湯為泥。鑿晉陽西山為大像。一夜然油萬盆。光照宮中。每有災異。寇盜不自貶損。惟多設齋。以為修德。好自彈琵琶。為無愁之曲。近侍和之者。以百數。民間謂之無愁天子。於華林園立貧兒村。自衣藍縷之服。行乞其間。以為樂。寵任陸令萱。穆提婆。高阿那肱。韓長鸞等。宰制朝政。宦官鄧長顓。陳德信。胡兒何洪珍等。並參預機權。各引親黨。起居顯位。官由

卷一百一十五

七

財進獄。以賂成競。為詔使。盡政害民。舊蒼頭劉桃枝等。皆開府封王。其餘宦官。胡兒歌舞人。見鬼人。官奴婢等。濫得富貴者。殆萬數。庶姓封王者。以百數。開府千餘人。儀同無數。領軍一府至二十人。侍中中常侍數十人。乃至狗馬及鷹亦有儀同郡君之號。有閭雞號。開府皆食其祿。諸嬖幸朝夕娛侍左右。一戲之賞。動踰巨萬。既而府藏空竭。乃賜二三郡。或六七縣。使之責官取直。由是為守令者。率皆富商大賈。競為貪縱。賦役繁重。民不聊生。○周主邕下詔。數齊主罪惡。大興兵自河南來伐。拔河陽。逼洛陽。齊主遣高阿那

肱拒之。會周主有疾。而還。明年周主復自河東來伐。拔晉州。齊主自晉陽救之。圍晉州。垂克。與馮淵妃並騎觀戰。淵妃懼。遂以淵妃先還晉陽。齊師大潰。周主乘勝逐之。將至晉陽。齊主復大放。留安德王延宗守晉陽。而奔鄆。延宗自稱帝。周主攻拔之。○承光元年。齊主傳位於太子恒。自稱太上皇。走入濟州。周師進克鄆。齊主留太后於濟州。自與幼主恒及淵妃奔青州。又使幼主傳位於任城王湝。齊主至青州。即欲奔陳。高阿那肱密召周師。奄至。盡擒之。并胡太后送鄆。任城王湝據冀州不下。周齊王憲討平之。國遂亡。周

卷一百一十五

七

初封齊主為溫公。後誣以謀反。并其宗族皆賜死。在位十三年。

史臣論曰。後主以中庸之姿。懷易染之性。始自襁褓。至于傳位。間以邪人。閉其善道。縱構紕之娛。恣朋淫之好。語曰。後惡若崩。蓋言其易。武平在御。猶見淪胥。罕接朝士。不親政事。一日萬機。委諸凶族。虐人害物。搏噬無厭。賣獄鬻官。溪壑難滿。重以名將貽謀。忠臣顯戮。始見浸弱之萌。俄觀土崩之勢。周武因機。遂混區宇。悲夫。

周宣帝

周主宣帝姓宇文氏諱贇字乾伯武帝邕長子也建德元年立為皇太子武帝巡幸四方太子常留監國武帝殂遂即皇帝位○周主始立即逞奢欲大行在殯曾無戚容捫其杖痕大罵曰死晚矣閱視高祖宮人逼為淫欲起拜鄭譯為內史中大夫委以朝政不踰月而葬詔內外公除帝及六官皆議即吉京兆郡丞樂運上疏以為葬期既促事訖即除太為汲汲周主不從○大象元年春正月周主以高祖刑書要制為太重而除之又數行赦宥樂運上疏以為虞書所稱眚災肆赦謂過誤為害當緩赦之吕刑云五刑之

卷之九

八

疑有赦謂刑疑從罰罰疑從免也謹尋經典未有罪無輕重傳天大赦之文大尊豈可數施非常之惠以肆姦宄之惡乎周主不納既而民輕犯法又自以奢淫多過失惡人規諫欲為威虐懾服群下乃更為刑經聖制用法益深大難於正武殿告天而行之密令左右伺察群臣小有過失輒行誅譴又居喪纔踰年即恣聲樂魚龍百戲常陳殿前累日繼夜不知休息多聚美女以實後宮增置位號不可詳錄遊宴沉湎或旬日不出群臣請事者皆因宦者奏之○二月徐州總管王軌聞鄭譯用事自知及禍謂所親曰吾昔

在先朝寔申社稷至計今日之事斷可知矣此州控帶淮南鄰接疆寇欲為身計易如反掌但忠義之節不可虧違況荷先帝厚恩豈可獲罪於嗣主遽忘之邪正可於此待死冀千載之後知吾此心耳周主從容問譯曰我脚杖痕誰所為也對曰事由烏丸軌宇文孝伯因言軌將鬚事周主使內史杜慶信就州殺軌元巖不肯署詔御正中大夫顏之儀切諫周主不聽巖繼進之脫巾頓顙三拜三進周主曰汝欲黨烏丸軌邪巖曰臣非黨軌正恐濫誅失天下之望周主怒使閹宦搏其面軌遂死巖亦廢于家遠近知與不

卷之九

九

知皆為軌流涕周主之為太子也上柱國尉遲運為宮正數進諫不用又與王軌宇文孝伯宇文神舉皆為高祖所親待太子疑其同毀已及軌死運懼私謂孝伯曰吾徒必不免禍為之奈何孝伯曰今堂上有老母地下有武帝為臣為子知欲何之且委質事人本徇名義諫而不入死焉可逃足下若為身計宜且遠之於是運求出為秦州總管他日周主託以齊王憲事讓孝伯曰公知齊王謀反何以不言對曰臣知齊王忠於社稷為群小所譖言必不用所以不言且先帝付囑微臣惟令輔導陛下今諫而不從寔負顧

託。以此為罪。是所甘心。周主大慙。俛首不語。命將出。賜死于家。時宇文神舉為并州刺史。帝遣使就州。醢殺之。運至秦州。亦以憂死。○周主傳位於太子闡。自稱天元皇帝。驕侈彌甚。所居稱天臺。自比上帝。冕服車旂皆倍常制。以樽彝珪瓚飲食群臣朝者。致齋三日。清身一日。不聽人有天高上大之稱。游戲不節。晨出夜還。公卿以下。常被楚撻。每捶人。皆以百二十為度。謂之天杖。其後又加至二百四十。后妃嬪御亦多杖背。於是內外恐怖。人不自安。○秋七月。改天元皇后朱氏為天后。立妃元氏為天后皇后。陳氏為天后左皇后。與天元皇后楊氏。凡四后云。○天元幸道會苑。大醺。以高祖配醺。初復佛像及天尊像。天元與二像俱南面坐。大陳雜戲。令長安士民縱觀。○冬十二月。天元以災異屢見。舍仗衛如天興宮。百官上表請還。乃還御正武殿。集百官及宮人外命婦。大列妓樂。作乞寒胡戲。○天元如洛陽。親御驛馬。日行三百里。四皇后及文武侍衛數百人。並乘駟以從。仍令四后。方駕齊驅。或有先後。輒加譴責。人馬頓仆。相及於道。○大象二年春正月。稅入市者人一錢。○天元將立五皇后。以問小宗伯辛彥之。對曰。皇后與天子敵體。

不宜有五。太學博士何妥曰。昔帝嘗四妃。虞舜二妃。先代之數。何常之有。帝大悅。免彥之官。詔曰。坤儀比德。土數惟五。四太皇太后。可增置。天中太皇太后一人。於是陳氏為天中太皇太后。尉遲妃為天左太皇太后。又造下帳五。使五后各居其一。實宗廟祭器於前。自讀祝版而祭之。又以五輅載婦人。自帥左右步從。又好倒懸雞及碎瓦於車上。觀其號呼以為樂。○楊后性柔婉。不如忌。四皇后及嬪御等咸愛而仰之。天元昏暴滋甚。喜怒乖度。嘗譴后逼令引訣。后母獨孤氏詣閤陳謝。叩頭流血。然後得免。后父隋公堅位望隆重。天元忌之。嘗因念謂后曰。必滅爾家。因召堅欲殺之。而不果。鄭譯與堅少同學。奇堅相表。傾心相結。堅既不自安。嘗私謂譯曰。久願出藩。願少留意。譯曰。以公德重。天下歸心。欲求多福。豈敢忘也。會天元將遣譯攻陳。譯請元帥。天元曰。卿意如何。譯因請令堅行。天元從之。以堅為楊州總管。使譯發兵會壽陽。將行。會堅暴有足疾。不果行。天元不豫。小御正劉昉素以狡諂得幸。與顏之儀並見親信。天元召入卧內。欲屬以後事。而瘖不能言。昉見周主闡。勿冲以楊后父堅有重名。遂與譯及柳裘韋慕皇甫續謀引堅輔政。堅不

敢當。昉曰：公若為速為之，不則昉自為也。堅乃稱受詔，居中侍疾。天元遂殂，在位十年，享年二十二。

史臣論曰：武帝以英傑之資，受制疆臣，恭默端拱，十有餘年，須其罪盈惡熟，為眾所棄。一旦除之，若撥釐振槁，然後親統六師，以征東夏，使有周之境，東漸于海，內傳于江。雖魏室全盛之時，不能及也。惜乎宣帝恣其淫侈，逞其奇譎，自絕于天，結怨于民，不及三年而為異姓所有。悲夫！

歷代君鑒卷之四十四

歷代君鑒卷之四十五

惡可為戒

隋

煬帝

煬帝姓楊氏，諱廣，一名英，高祖第二子也。帝美姿儀，少敏慧，好學，善屬文，深沉嚴重，朝野屬望。高祖密令善相者來和徧視諸子，和曰：「晉王眉上雙骨隆起，貴不可言。既而高祖幸帝所居第，見樂器絃多斷絕，又有塵埃，若不用者，以為不好聲伎，善之帝尤自矯飾。當時稱為仁孝。及太子勇廢，立為皇太子。仁壽四年

七月，高祖崩，遂即皇帝位。○大業元年春三月，詔尚書令楊素營東京，役丁二百萬人，徙洛州郭內居民及諸州富商大賈數萬戶以實之。敕將作大匠宇文愷與內史舍人封德彝等營顯仁宮，發江嶺之間奇材異石，輸之洛陽。又求海內嘉木異草珍禽奇獸以實苑囿。○道黃門侍郎王弘等往江南造龍舟及雜船數萬艘。東京官吏督役嚴急，役丁死者什四五。所司以車載死丁，東至城皋，北至河南，相望於道。○夏五月，築西苑，周二百里，其內為海，周十餘里，為蓬萊、方丈、瀛洲諸山，高出水百餘尺，臺觀殿閣羅絡山上。

向背如神。北有龍鱗渠，紆注海內。綠渠作十六院，門皆臨渠。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堂殿臺觀，窮極華麗。宮樹秋冬凋落，則剪綠為華，葉綴於枝條，色渝則易以新者，常如陽春。沼內亦剪綠為荷、菱、芡、菜，與遊幸則去水布之。十六院競以肴羞精麗相高，求市恩寵。月夜從宮女數千騎遊西苑，作清夜遊曲於馬上奏之。○秋八月，帝行幸江都，發顯仁宮。王弘遣龍舟奉迎，所過州縣五百里內皆令獻食，多者一州至百舉。極水陸珍奇，後宮厭餒，將發之際多埋棄之。○二年夏四月，還東京。秋七月，元德太子昭自長安來。

書卷五十五

二

朝數月，將還欲乞少留，帝不許，拜請無數，體素肥，因致勞疾。比薨，帝哭之數聲而止。尋奏聲伎無異平日。○初，齊主高緯有魚龍山車等戲，謂之散樂。周宣帝時，鄭譯奏徵之。高祖受禪，命牛弘定樂，非正聲清商及九部四舞之色，悉放遣之。帝以啓民，可汗將入朝，欲以富樂誇之。太常少卿裴蘊希奏，旨括天下周齊梁陳樂家子弟皆為樂戶。其六品以下至庶人有善音樂者皆直太常。帝從之。於是四方散樂大集，東京○三年夏四月，下詔欲安輯河北，巡省趙魏。牛弘等造新律成，凡十八篇，謂之大業律，始頒行之。民久厭

嚴刻，喜於寬政。其後征役繁興，民不堪命。有司臨時迫脅，以求濟事，不復用律令矣。○四年，帝無日不治宮室。兩京及江都苑囿亭殿雖多，久而益厭。每遊幸，左右顧矚，無可意者，不知所適，乃備責天下山川之圖，躬自歷覽，以求勝地，可置宮苑者。夏四月，詔於汾州之北，汾水之源，營汾陽宮。○五年夏四月，帝謂黃門侍郎裴矩有綏懷之略，進位銀青光祿大夫。自西京諸縣及西北諸郡皆轉輸塞外，每歲鉅億萬計。經途險遠，及遇寇鈔，人畜死亡不達者，郡縣皆徵破其家。由是百姓失業，西方先困矣。○七年春二月，帝御

書卷五十五

三

龍舟渡河，入永濟渠，仍敕選部門下內史御史於前船選補。其受選者三千餘人，或徒步隨船三千餘里，凍餒疲頓死者什一二。遂下詔討高麗，敕幽州總管元弘嗣往東萊海口造船三百艘，官吏督役晝夜立水中，不敢息。自腰以下皆生蛆，死者什三四。又敕河南淮南江南造戎車五萬乘，送高陽供載衣甲幔幕，令兵士自挽之。發河南北民夫以供軍須。江淮以南民夫及船運黎陽及洛口諸倉米，舳艫千里，往還常數十萬人。晝夜不絕，死者相枕天下騷動。○八年，高道士潘誕自言三百歲，為帝合煉金丹，帝為之作

嵩陽觀所費鉅萬。誕云金丹應用石膽石髓。發工鑿石深百尺者數十處。不得。乃言若得童男女膽髓各三斛六斗。可以代之。帝始怒。鎖詣涿郡斬之。四方兵皆集涿郡。帝徵合水令庾質問曰。高麗之衆不能當我一郡。今朕以此衆伐之。卿以為克不對曰。伐之可克。然陛下親行戰。或未克。懼損威靈。若車駕留此。命猛將勁卒。指授方略。倍道兼行。出其不意。克之必矣。帝不悅。尚方監耿詢上書切諫。帝大怒。命左右斬之。何稠苦救得免。詔左十二軍出鏤方樂浪等道。右十二軍出黏蟬襄平等道。絡繹引途。捲集平壤。凡一

卷之五

四

百一十三萬人。其餽運者倍之。日遣一軍相去四十餘里。連營漸進。御營六軍後發。首尾千餘里。近古出師之盛。未之有也。夏六月。右翊衛大將軍來護兒帥江淮水軍舳艫數百里。浮海先進。入自垠水。去平壤六十里。與高麗相遇。進擊大破之。護兒欲乘勝趣其城。副總管周法尚止之。請俟諸軍俱進。護兒不聽。直造城下。高麗伏兵郭內。出兵與戰。而偽敗。護兒逐之入城。縱兵俘掠。無復部伍。伏兵發。大敗而還。高麗追至船所。周法尚整陳待之。高麗乃退。九年春二月。帝謂侍臣曰。高麗小虜。侮慢上國。今拔海移山。猶

望克果況此虜乎。乃復議伐高麗。左光祿大夫郭榮諫曰。戎狄失禮。臣下之事。千鈞之弩。不為鼷鼠發機。柰何親辱萬乘。以敵小寇乎。帝不聽。三月。帝幸遼東。命民部尚書樊子蓋等輔越王侗留守東都。時所在盜起。齊郡王薄孟讓北海郭方預清河張金稱平原郝孝德。河間格謙。渤海孫宣雅。各聚衆攻剽。多者十餘萬。少者數萬人。山東苦之。天下承平日久。人不習戰。郡縣吏每與盜賊戰。望風沮敗。十年冬十一月。有事于南郊。帝不齋于次。詰朝備法駕至。即行禮。是日大風。帝獨獻上帝。三公分獻五帝。禮畢。御馬疾

卷之五

五

驅而歸。帝將如東都。太史令庾質諫曰。比歲伐遼。民實勞敝。陛下宜鎮撫關內。使百姓盡力農桑。三年間。四海稍豐實。然後巡省於事為宜。帝不悅。質辭疾不從。帝怒。下質獄。竟死獄中。十二年春正月。詔毘陵通守路通德集十郡兵數萬人於郡東南。起宮苑。周圍十二里。內為十六離宮。大抵倣東都西苑之制。而奇麗過之。又欲築宮於會稽。會亂。不果成。五月。帝問侍臣盜賊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曰。漸少。帝曰。比從來少幾何。對曰。不能什一。納言蘇威引身隱柱。帝呼前問之。對曰。臣非所司。不委多少。但患漸

近帝曰何謂也。威曰他日賊據長白山。今近在汜水。且往日租賦丁役今皆何在。豈非其人皆化為盜乎。比見奏賊皆不以實。遂使失於支計。不時剪除。又昔在鴈門。許罷征遼。今復徵發賊。何由息。帝不悅而罷。尋屬五月五日。百僚多饋珍玩。威獨獻尚書。或譜之曰。尚書有五子之歌。威意甚不遜。帝益怒。○秋七月。江都新作龍舟。成送東都。宇文述勸幸江都。右候衛大將軍趙才諫曰。今百姓疲勞。府藏空竭。盜賊蜂起。禁令不行。願陛下還京師。安兆庶。帝大怒。以才屬吏旬日意解。乃出之。朝臣皆不欲行。帝意甚堅。無敢諫者。建節尉任宗上書極諫。即日於朝堂杖殺之。○冬十二月。內史侍郎虞世基以帝惡聞賊盜。諸將及郡縣有告敗求救者。世基皆抑損表狀。不以實聞。但云鼠竊狗盜。郡縣捕逐。行當殄盡。願陛下勿以介懷。帝良以為然。或杖其使者以為妄言。由是盜賊徧海內。陷沒郡縣。帝皆弗之知也。○帝至江都。江淮郡官謁見者。專問禮餉豐薄。豐則起遷丞守。薄則率從停解。江都郡丞王世充獻銅鏡屏風。遷通守。應陽郡丞趙元楷獻異味。遷江都郡丞。由是郡縣競務刻剝。以充貢獻。民外為盜賊。所掠內為郡縣所賦。生計無遺。加

之饑饉。無食。民始采樹皮葉。或搗葉為末。或煮土而食之。諸物皆盡。乃自相食。而官食猶充。物吏皆畏法。莫敢賑救。○十三年。唐公李淵起兵於晉陽。進克長安。奉代王侑為帝。遷尊帝為太上皇。唐公為丞相。帝在江都。為宇文文化及等所弒。在位十三年。享年三十有九。

史臣論曰。煬帝爰在弱齡。早有令聞。南平吳會。北却匈奴。昆弟之中。獨著聲績。於是矯情飾貌。肆厥姦回。故得獻后鍾心。文皇革慮。天方肇亂。遂登儲貳。踐峻極之崇基。承丕顯之休命。地廣三代。威振八紘。單于頓顙。越裳重譯。赤仄之泉。流溢于都內。紅腐之粟。充積於塞下。負其富彊之資。思逞無厭之欲。狹殷周之制度。尚秦漢之規摹。恃才矜已。傲很明德。內懷險躁。外示凝簡。威冠服以飾其姦。除諫官以掩其過。荒淫無度。法令滋彰。教絕四維。刑參五虐。鋤誅骨肉。屠勦忠良。受賞者莫見其功。被戮者不聞其罪。驕怒之兵。屢動土木之工。不息煩出朔方。三駕遼左。旌旗萬里。徵稅百端。猾吏侵漁。人弗堪命。乃急令暴條以擾之。嚴刑峻法以臨之。甲兵威武以董之。自是海內騷然。無聊生矣。俄而

玄感肇黎陽之亂。匈奴有鴈門之圍。天子方棄中土。遠之揚越。姦兇乘釁。羸弱相凌。關梁閉而不通。皇輿往而莫返。加之師旅。因之以饑饉。流離道路。轉死溝壑。十七八焉。於是相聚。荏蒲蝟毛而起。大則跨州連郡。稱帝稱王。小則千百為群。攻城剽邑。流血成川。澤死人如亂麻。炊者不及析骸。食者不遑易子。茫茫九土。並為麋鹿之場。慘慘黔黎。俱充蛇豕之餌。四方萬里。簡書相續。猶謂鼠竊狗盜。不足為虞。上下相蒙。莫肯念亂。振蜉蝣之羽。窮長夜之樂。土崩魚爛。罪盈惡稔。普天之下。莫匪仇讎。

左右之人。皆為敵國億兆。靡感恩之士。九牧無勤王之師。子弟同就誅夷。骸骨棄而莫掩。社稷顛隕。本枝殄絕。自肇有書契。以迄于茲。宇宙崩離。生靈塗炭。喪身滅國。未有若斯之甚也。書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傳曰。吉凶由人。妖不妄作。又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觀隋室之存亡。斯言信有徵矣。

歷代君鑒卷之四十五

歷代君鑒卷之四十六
惡可為戒

唐

高宗

高宗名治。太宗之第九子也。貞觀五年。封晉王。十七年。立為皇太子。二十三年。太宗崩。即皇帝位。○初。王皇后無子。蕭淑妃有寵。王后疾之。上之為太子也。入侍。太宗見才人武氏而悅之。太宗崩。武氏隨眾感業寺為尼。忌日上詣寺行香。見之。武氏泣。上亦泣。王后聞之。陰令武氏長髮。勸上內之。後宮欲以間淑妃之寵。武氏巧慧多權數。初入宮。卑辭屈體。以事。后后愛之。數稱其美於上。未幾。大幸。永徽五年三月。拜為昭儀。后及淑妃寵皆衰。更相譖訴。上皆不納。昭儀欲追贈其父。而無名。於是託以褒賞武德功臣。加贈屈突通等十三人官。而其父士彥預焉。○閏四月丁丑。夜大雨。山水漲溢。衝玄武門。宿衛士皆散走。上遽出。乘高俄。而水入寢殿。漂溺三千餘人。論者謂晉位昭儀。曾未閱月。水入寢殿。亂證已萌矣。○是後。王皇后蕭淑妃與武昭儀更相譖訴。上獨信昭儀。后寵雖衰。然上未有意廢也。會昭儀生女。后憐而弄之。后出。昭

儀潛扼殺之覆之以被。上至。昭儀陽歡笑發被觀之。女已死矣。即驚帝問左右。皆曰。皇后適來此。上大怒。曰。后殺吾女。昭儀因泣數其罪。后無以自明。上由是有廢立之志。又畏大臣不從。乃與昭儀幸太尉長孫無忌第。酣飲極歡。席上拜無忌寵姬子三人。皆為朝散大夫。仍載金寶繒錦十車以賜無忌。上因從容言。皇后無子。以諷之。無忌對以他語。竟不順旨。上及昭儀皆不悅而罷。○六年。上一日退朝。召長孫無忌。李勣。于志寧。褚遂良。入內殿。勣稱疾不入。上顧謂無忌曰。皇后無子。武昭儀有子。今欲立昭儀為后。何如。遂良對曰。皇后名家子。先帝為陛下所娶。未聞有過。豈可輕廢。上不悅而罷。明日又言之。遂良曰。陛下必欲易皇后。伏請妙擇。天下令族。何必武氏。武氏經事先帝。衆所共知。萬代之後。謂陛下為如何。願留三思。臣今忤陛下罪當死。因置笏於殿階。解巾叩頭流血。曰。還陛下笏。乞放歸田里。上大怒。命引出。昭儀在簾中大言曰。何不撲殺此獠。無忌曰。遂良受先朝顧命。有罪不可加刑。于志寧不敢言。侍中韓瑗因間奏事。涕泣極諫。上不納。又上疏曰。姐已傾殷。褒姒滅周。每覽前古。常興歎息。不謂今日。塵黷聖代。陛下不用臣言。

臣恐宗廟不血食矣。中書令來濟上表曰。王者立后。上法乾坤。必擇禮教名家。幽閑令淑。副四海之望。稱神祇之心。漢成以婢為后。卒使社稷傾淪。惟陛下察之。上皆不納。乃貶遂良為潭州都督。其後韓瑗上疏。為遂良訟冤。上曰。遂良之情。朕亦知之。然其悖戾。好犯上。故以此責之。卿何言之深也。對曰。遂良社稷忠臣。為諛諛所毀。昔微子去而殷國以亡。張華存而綱紀不亂。陛下無故棄逐舊臣。恐非國家之福。上不納。十月。下詔廢王皇后蕭淑妃為庶人。冊昭儀武氏為皇后。○顯慶二年。又以褚遂良為桂州都督。許敬宗李義府希皇后旨。誣奏韓瑗來濟與褚遂良潛謀不軌。以桂州用武之地。授遂良欲為外援。遂皆坐貶。遠州刺史瑗振州濟台州。遂良愛州。終身不聽朝覲。遂良至愛州。上表自陳。言極哀切。表奏不省。後許敬宗又誣長孫無忌等謀反。詔削其官封。黔州安置。敬宗尋使人即貶所殺無忌及韓瑗褚遂良。皆以反法籍其家。○五年。上初苦風眩。頭重目不能視。百司奏事。上或使皇后決之。后性明敏。涉獵文史。處事皆稱旨。由是始委以政事。權與人主侔矣。初武后能屈身忍辱奉順上意。故上排群議而立之。及得志。專作威福。

上欲有所為動為所制上不勝其忿有道士郭行真出入禁中嘗為厭勝之術宦者王伏勝發之上大怒密召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上官儀議之儀因言皇后專恣海內所不與請廢之上意亦以為然即命儀草詔左右奔告于后后遽詣上自訴詔草猶在上所上羞縮不忍復待之如初猶恐后怨怒因給之曰我初無此心皆上官儀教我儀先為陳王諮議與王伏勝俱事故太子忠后於是使許敬宗誣奏儀伏勝與忠謀大逆儀下獄與其子庭芝伏勝皆死籍沒其家賜忠死于流所右相劉祥道坐與儀善罷政事朝

書鑑卷五

四

士流貶者甚衆自是上每視事則后垂簾於後政無大小皆與聞之天下大權悉歸中官黜陟殺生決於其口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謂之二聖○永隆元年初武后以太子忠為梁王立其子代王弘為太子弘仁孝恭謹后方逞其志忌而廢之立雍王賢為太子賢自知非后子后惡之又廢賢立其弟英王顯為太子○弘道元年上崩在位三十四年壽五十六遺詔軍國大事有不決者取天后處分太子顯即位是為中宗

宋臣歐陽脩贊曰小雅曰赫赫宗周褒姒威之此

周幽王之詩也是時幽王雖亡而太子宜臼立是為平王而詩人乃言威之者以為文武之業於是蕩盡東周雖在不能復興矣其曰威者甚疾之之辭也武氏之亂唐之宗室戕殺殆盡其賢士大夫不免者十八九以太宗之治其遺德餘烈在人者未遠而幾於遂絕其為惡豈一褒姒之比邪以太宗之明昧於知子廢立之際不能自決卒用昏童高宗溺愛祗席不戒履霜之漸而毒流天下貽禍邦家嗚呼父子夫婦之間可謂難哉可不謹哉宋儒司馬光曰高宗沉溺宴安仁而不武使天后斷

書鑑卷五

五

喪唐室屠害宗枝毒流搢紳迹其本原有自來矣

歷代君鑒卷之四十六

歷代君鑒卷之四十七

惡可為戒

唐

中宗

中宗名顯，高宗之第七子也。母曰則天皇后。顯慶元年，生於長安。明年封周王。儀鳳二年，徙封英王，改名哲。永隆元年，章懷太子廢，立為皇太子。弘道元年，高宗崩，太子即位。則天將謀革命，乃自臨朝稱制。光宅元年，廢帝為廬陵王，遷於房州。聖曆元年，召還東都，立為皇太子。依舊名顯。時張易之等潛謀逆亂，神龍

卷之四十七

元年，張柬之、崔玄暉、桓彥範、袁恕己以兵誅易之等，迎帝監國。則天尋傳位於帝，乃即皇帝位。初，上在房陵，與韋后同幽閉，備嘗艱危，情愛甚篤。上每聞勅使至，輒惶恐欲自殺。后止之曰：「禍福無常，寧失一死，何遽如是？」上嘗與后私誓曰：「異時幸復見天日，當惟卿所欲，不相禁禦。」及再為皇后，遂干預朝政。如武后在高宗之世，桓彥範上表以為易稱無攸遂，在中饋貞吉，書稱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伏見陛下每臨朝，皇后必施帷幔坐殿上，預聞政事，臣竊觀自古帝王未有與婦人共政而不破國亡身者也。且以陰乘

陽，違天也。以婦陵夫，違人也。伏願陛下覽古今之戒，以社稷蒼生為念，令皇后專居中宮，治陰教，勿出外朝。干國政，先是胡僧慧範以妖妄遊權貴之門，與張易之兄弟善。韋后亦重之，及易之誅，復稱慧範預其謀，以功加銀青光祿大夫，賜爵上庸縣公。出入宮掖，上數微行幸其舍。彥範復表言慧範執左道以亂政，請誅之。上皆不聽。○上女安樂公主適武三思子崇訓。上官婉兒，儀之女孫也。儀死，沒入掖庭。慧善屬文，明習吏事，則天愛之，自聖曆以後，百司表奏多令參決。及上即位，又使專掌制命，益委任之。拜為婕妤，用事於中。三思通焉，故黨於武氏。又薦三思於韋后，引入禁中。上遂與三思圖議政事。張柬之等皆受制於三思矣。上使韋后與三思雙陸，而自居旁為之點籌。三思遂與后通。由是武氏之勢復振。張柬之等數勸上誅諸武，上不聽。東之等曰：「革命之際，宗室諸李誅夷畧盡。今賴天地之靈，陛下返正，而諸武濫官僭爵，按堵如故。豈遠近所望耶？」願頗抑損其祿位，以慰天下。又不聽。東之等或撫床歎憤，或彈指出血。曰：「主上昔為英王時，稱勇烈，吾所以不誅諸武者，欲使上自誅之，以張天子之威耳。今反如此，事勢已去，知復

柰何。上數微服幸武三思第。監察御史崔皎密疏諫曰。國命初復。則天皇帝在西宮。人心猶有附會。周之舊臣列居朝廷。陛下柰何輕有外遊。不察豫且之禍。上洩之三思之黨。切齒。○術士鄭普思尚衣奉御葉靜能皆以妖妄為上所信重。墨敕以普思為秘書監。靜能為國子祭酒。桓彥範崔玄暉固執不可。上曰。已用之。無容遽改。彥範曰。陛下初即位。下制云。政令皆依貞觀故事。貞觀中。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為秘書監。孔穎達為國子祭酒。豈普思靜能之比乎。左拾遺李邕上疏以為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若有神

仙能令人不死。則秦始皇漢武帝得之矣。佛能為人福利。則梁武帝得之矣。堯舜所以為帝王首者。亦修人事而已。尊寵此屬。何補於國。上皆不聽。○上以張柬之等及武攸暨武三思鄭普思等十六人皆為立功之人。賜以鐵券。自非反逆。各恕十死。敬暉等帥百官上表。以為五運迭興。事不兩大。天授革命之際。宗室誅竄殆盡。豈得與諸武並封。今天命惟新。而諸武封建如舊。並居京師。開闢以來。未有斯理。願陛下為社稷計。順遐邇心。降其王爵。以安內外。上不許。三思與韋后日夜譖暉等。云恃功專權。將不利於社稷。上

信之。三思等因為上畫策。不若封暉等為王。罷其政事。外不失尊寵功臣。內實奪之權。上以為然。以侍中齊公敬暉為平陽王。桓彥範為扶陽王。中書令漢陽公張柬之為漢陽王。南陽公袁恕已為南陽王。特進同中書門下三品博陵公崔玄暉為博陵王。罷知政事。賜金帛鞍馬。令朝朔望。三思令百官復修則天之政。不附武氏者斥之。為五王所逐者復之。大權盡歸於三思矣。是時河南北十七州大水。制求直言。右衛騎曹參軍宋務光上疏。以為水陰類。臣妾之象。恐後庭有干外朝之政者。宜杜絕其萌。今霖雨不止。乃閉

坊門以禳之。至使里巷謂坊門為宰相言朝廷使之變理陰陽也。又太子國本宜早擇賢能而立之。又外戚太盛。如武三思等宜解其機要。厚以祿賜。又鄭普思葉靜能以小技竊大位。亦朝政之蠹也。疏奏不省。○上御洛城南樓。觀激寒胡戲。清源尉呂元泰上疏。以為謀時寒暑。何必裸身揮水。鼓舞衢路。以索之。疏奏不納。○制許太平長寧安樂宜城新都武安金城公主。並開府置官屬。僧慧範等九人並加五品階。賜爵郡縣公。道士史崇恩等加五品階。除國子祭酒同正。葉靜能加金紫光祿大夫。○武三思以敬暉桓彥

範素怨己尚在京師忌之出為滑州三州刺史又與韋后日夜譖敬暉等不已復左遷遠州尋貶司馬○歲士韋月將上書告武三思潛通官掖必為逆亂上大怒命斬之黃門侍郎宋璟奏請推按上益怒不及整巾屣履出側門謂璟曰朕謂已斬乃猶未邪命趣斬之璟曰人言中宮私於三思陛下不問而誅之臣恐天下必有竊議固請按之上不許璟曰必欲斬月將請先斬臣不然臣終不敢奉詔上怒少解乃命與杖流嶺南武三思陰令人疏皇后穢行勝於天津橋請加廢黜上大怒命御史大夫李承嘉窮覈其事承嘉奏言敬暉等使人為之雖云廢后實謀大逆請族誅之上以暉等嘗賜鐵券許以不死乃皆長流嶺外遠州三思遣使矯制殺之三思既殺五王權傾人主矣○初秘書監鄭普思納其女於後宮監察御史崔日用劾奏之上不聽普思聚黨於雍岐二州謀作亂事覺西京留守蘇瓌收繫窮治之普思妻第五氏以鬼道得幸於皇后上敕瓌勿治及車駕還西京瓌廷爭之上抑瓌而佑普思侍御史范獻忠進曰請斬蘇瓌上曰何故對曰瓌為留守大臣不能先斬普思然後奏聞使之熒惑聖聽其罪大矣且普思反狀明

白而陛下曲為申理臣聞王者不死殆謂是乎臣願先賜死不能北面事普思魏元忠曰蘇瓌長者用刑不枉普思法當死上不得已流普思於儋州○安樂公主恃寵驕恣賣官鬻獄勢傾朝野或自為制敕掩其文令上署之上笑而從之竟不視也自請為皇太女上雖不從亦不譴責○景龍元年韋后以太子重俊非其所生惡之武三思亦忌之安樂公主請廢太子立己為皇太女太子積不能平與李多祚等矯詔發羽林兵收三思等十餘人殺之引兵攻玄武門不克而死帝以太子首祭三思○銀青光祿大夫上庸公聖善中天西明三寺主慧範於東都作聖善寺長樂坡作大像府庫為之虛耗上及韋后皆重之勢傾內外無敢指目者侍御史魏傳弓發其姦賊四十餘萬請寘極法上欲宥之傳弓曰刑賞國之大事陛下賞已妄加宜刑所不及上乃削黜慧範放于家○二年宮中言皇后衣笥裙上有五色雲起上令圖以示百官韋巨源請布之天下從之仍赦天下○安樂長寧公主及皇后妹鄺國夫人上官婕妤好母沛國夫人鄭氏尚宮紫氏賀婁氏女巫第五英兒隴西夫人趙氏皆依勢用事請謁受賕雖屠沽臧獲用錢

三十萬則別降墨敕除官斜封付中書時人謂之斜封官。錢三萬則度為僧尼。其員分同正試攝檢校判知官數千人。西京東都各置兩吏部侍郎為四銓選者歲數萬人。上官婕妤及後宮多立外第出入無節。朝士往往從之遊處以求進達。安樂公主尤驕橫。宰相以下多出其門。與長寧公主競起第舍以修麗相高。擬於宮掖而精巧過之。上及皇后公主多營佛寺。左拾遺辛替否上疏切諫。疏奏不省。○三年。廣東都聖善寺居民失業者數十家。長寧安樂諸公主多縱僮奴掠百姓子女為奴婢。侍御史袁從之收繫獄治之。

卷之七

七

之。公主訴於上。上手制釋之。從之奏稱陛下縱奴掠良人何以理天下。上竟釋之。上幸玄武門與近臣觀官女拔河。又命宮女為市肆。公卿為商旅與之交易。因為忿爭。言辭褻慢。上與后臨觀為樂。上數與近臣學士宴集。令各效伎藝以為樂。又嘗宴侍臣使各為迴波辭。眾皆為諂語。或自求榮祿。諫議大夫李景伯曰。迴波爾時酒危。微臣職在箴規。侍宴既過。三爵諠譁竊恐非儀。上不悅。蕭至忠曰。此真諫官也。時政出多門。濫官充溢。人以為三無坐。處謂宰相御史及負外官也。韋嗣立上疏諫。上弗聽。○景雲元年春正月。

元夜。上與韋后微行觀燈於市里。縱宮女數千人出遊。多不歸者。又御黎園毬場。命文武三品以上拋毬及分朋拔河。韋巨源唐休璟衰老隨絙踣地久之不能興。上及皇后妃主臨觀大笑。○定州人郎岌上言。韋后宗楚客將為逆亂。韋后白上杖殺之。許州司兵參軍燕欽融復上言。皇后淫亂干預國政。宗族彊盛。安樂公主武延秀宗楚客圖危宗社。上召欽融面詰之。欽融頓首抗言。神色不撓。上默然。宗楚客矯制令飛騎撲殺之。投於殿庭石上。折頸而死。楚客大呼稱快。上雖不窮問意。頗快快不悅。由是韋后及其黨始

卷之七

八

憂懼。○散騎常侍馬秦客以醫術光祿少卿楊均以善烹調皆出入宮掖得幸於韋后。恐事泄被誅。安樂公主欲韋后臨朝自為皇太女。乃相與合謀於餅餠中進毒。上遂崩於神龍殿。在位六年。壽五十五。宋臣歐陽脩贊曰。昔者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其於弑君篡國之主皆不黜絕之。豈以其盜而不隱歟。自司馬遷班固皆作高后紀。呂氏雖非篡漢而盜執其國政。遂不敢沒其實。豈其得聖人之意歟。抑亦偶合於春秋之法也。唐之舊史因之列。

武后於本紀蓋其所從來遠矣。夫吉凶之於人猶影響也。而為善者得言常多其不幸而罹于凶者有矣。為惡者未始不及於凶。其幸而免者亦時有焉。而小人之慮遂以為天道難知。為善未必福而為惡未必禍也。武后之惡不及於大戮。所謂幸免者也。至中宗韋氏則禍不旋踵矣。然其親遭母后之難而躬自蹈之。所謂下愚之不移者歟。宋儒司馬光曰。中宗久罹幽辱。備嘗險阻。一旦得志荒淫不悛。糞土之牆安可圯也。

懿宗

懿宗名淮。宣帝之長子也。會昌六年封鄆王。大中十三年宣宗崩立為皇太子。即皇帝位。○上奉佛太過。急於政事。嘗敕於兩街四寺各置戒壇度人三七日。又於咸泰殿築壇為內寺尼受戒。兩街僧尼皆入預。又於禁中設講席。自唱經手錄梵夾。又數幸諸寺。施與無度。吏部侍郎蕭倣上疏以為玄祖之道慈儉為先。素王之風仁義為首。垂範百代。必不可加。佛者棄位出家。割愛中之至難。取滅後之殊勝。非帝王所宜慕也。願陛下時開延英。接對四輔。力求人瘼。虔奉宗桃。思緣賞與濫刑。其殃必至。知勝殘而去殺。得福甚

多。罷去講筵。躬勤政事。上雖嘉獎。竟不能從。○咸通五年。彗星出於臺長三尺。司天監奏。按星經是名含譽瑞星也。上大喜。請宣示中外。編諸史策。從之。○上好音樂宴遊。殿前供奉樂工常近五百人。每月宴設不減十餘水陸皆備。聽樂觀優。不知厭倦。賜與動及千緡。曲江昆明湖。滄南宮北苑。昭應咸陽。所欲遊幸即行。不待供置。有司常具音樂飲食。幄帟。諸王立馬以備陪從。每行幸內外諸司扈從者十餘萬人。所費不可勝紀。○八年。樂工李可及善為新聲。上以可及為左威衛將軍。曹確諫曰。太宗定文武官六百餘員。謂房玄齡曰。朕以待天下賢士工商雜流不可廢也。大和中。文宗欲以樂工尉遲璋為王府率。拾遺竇洵直諫。即改光州長史。乞以兩朝故事別除可及官。不從。○十年。同昌公主適右拾遺韋保衡。以保衡為起居郎。駙馬都尉公主郭淑妃之女。上特愛之。傾宮中珍玩以為資送。賜第於廣化里。憲戶皆飾以雜寶。并欄藥曰槽。置亦以金銀為之。編金縷以為簾。筐賜錢五百萬緡。他物稱是。○上荒宴不親庶政。委任路巖。巖奢靡頗通賂。遺左右用事。至德令陳蟠叟因上書召對。言請破邊咸一家可贍軍二年。上問咸為誰。對

曰。路巖親吏。上怒。流蟠叟於愛州。自是無敢言者。○
十一年。同昌公主薨。上痛悼不已。殺翰林醫官韓宗
劭等二十餘人。悉收捕其親族三百餘人。繫京兆獄。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劉瞻召諫官使言之。諫官莫敢
言者。乃自上言。以為脩短之期。人之定分。昨公主有
疾。深軫聖慈。宗劭等診療之時。惟求疾愈。備施方術。
非不盡心。而禍福難移。竟成差跌。原其情狀。亦可哀
矜。而械繫老幼三百餘人。物議沸騰。道路嗟嘆。奈何
以達理知命之君。涉肆暴不明之謗。蓋由安不慮危。
忿不思難之故也。伏願少回聖慮。寬釋繫者。上覽疏。
不悅。瞻又與京兆尹溫璋力諫於上前。上大怒。叱出
之。及葬公主。韋氏之人爭取庭祭之灰。汰其金銀。凡
服玩每物皆百二十與。以錦繡珠玉為儀衛。明器輝
煥三十餘里。賜酒百斛。餅餠四十橐駝。以飼體夫。上
與郭淑妃思公主不已。樂工李可及作嘆百年曲。其
聲悽惋。舞者數百人。發內庫雜寶為其首飾。以絕八
百匹為地衣。舞罷珠璣覆地。○上幸安國寺。賜僧重
謙僧澈沉檀講座二。各高二丈。設萬人齋。又遣使詣
法門寺迎佛骨。群臣諫者甚衆。至有言憲宗迎佛骨
尋晏駕者。上曰。朕生得見之。死亦無恨。廣造浮圖寶

帳香。舉幡花。幢蓋以迎之。皆飾以金玉。錦繡珠翠。自
京城至寺三百里。間道路車馬晝夜不絕。佛骨至京。
師導以禁軍兵仗。公私音樂沸天。燭地綿亘數十里。
儀衛之盛。過於郊祀。元和之時。不及遠矣。富室夾道
為綵樓。及無遮會。競為侈靡。上御安福門。降樓膜拜。
流涕霑臆。賜僧及京城耆老。嘗見元和事者金帛。迎
佛骨入禁中。三日。出置安國崇化寺。宰相已下競施
金帛。不可勝紀。因下德音。降中外繫囚。俄疾大漸。遂
崩於咸寧殿。在位十四年。壽四十一。
宋儒司馬光曰。懿宗驕奢無度。賊虐不忌。輔弼之
任。委於嬖寵。四海之財。竭於淫樂。民怨不知。神怒
不恤。李氏之亡。於茲決矣。

歷代君鑒卷之四十七

歷代君鑒卷之四十八

惡可為戒

五代

唐莊宗

莊宗諱存勳。附唐屬籍。姓李氏。本西突厥種。朱邪氏也。父克用。立功於唐。封晉王。莊宗嗣。遂即皇帝位。已而滅梁。復稱唐。○同光元年。尊母晉國太夫人曹氏為皇太后。嫡母秦國夫人劉氏為太妃。○宋州節度使袁象先。首先入朝。陝州留後霍彥威次之。象先輦貨數十萬。徧賂劉夫人及權貴。伶官宦者。旬日中外

爭譽之。恩寵隆異。○梁西都留守河南尹張宗奭。來朝。復名全義。獻幣馬千計。唐主命皇子繼岌。皇弟存紀等。兄事之。○既滅梁。遣使告吳蜀。吳蜀皆懼。徐溫尤嚴可求曰。公前沮吾計。今將奈何。可求笑曰。聞唐主始得中原。志氣驕滿。御下無法。不出數年。將有內變。吾卑辭厚禮。保境安民。以待之耳。○十一月。滑州留後李紹欽。因伶人景進。納貨於官。掖除泰寧節度使。唐主幼。善音律。故伶人多有寵。常侍左右。唐主或時自傳粉墨。與優人共戲於庭。以悅劉夫人。優名謂之李。天下嘗因為優。自呼曰李。天下李。天下優人敬

新唐遷前批其頰。唐主失色。羣優亦駭愕。新唐徐曰。理天下者。只有一人。尚誰呼邪。唐主悅。厚賜之。嘗敗於中年。踐民稼。中年令當馬前諫曰。陛下為民父母。奈何毀其所食。使轉死溝壑乎。唐主怒叱去。將殺之。敬新唐追擒至馬前責之曰。汝為縣令。獨不知吾天子好獵邪。奈何縱民耕種。以妨吾天子之馳騁乎。汝罪當死。因請行刑。唐主笑而釋之。諸伶出入宮掖。侮弄縉紳。羣臣憤嫉。莫敢出氣。亦反有相附託以希恩澤者。四方藩鎮。爭以貨賂結之。其尤蠹政害人者。景進為之首。進好采間閭細事。聞唐主亦欲知外間事。遂委進以耳目。進每奏事。嘗屏左右問之。由是進得施其譏謔。干預政事。自將相大臣皆憚之。○匡國節度使溫韜。入朝。賜姓名曰李紹冲。紹冲多齎金帛。賂劉夫人及權貴。伶官。旬日復遣還鎮。郭崇韜曰。國家為唐雪恥。溫韜發唐山陵。殆徧其罪。與朱溫相埒耳。何得復居方鎮。天下義士其謂我何。唐主曰。入汴之初。已赦其罪。竟遣之。○李繼韜聞唐主滅梁。憂懼不知所為。欲北走契丹。會有詔徵諸關。繼韜將行。其弟繼遠曰。兄以反為名。何地自容。往與不往等耳。不若深溝高壘。坐食積粟。猶可延歲月。入朝立死矣。或

曰。先令公有大功於國。主上於公季父也。往必無虞。繼韜母楊氏善蓄財。家貲百萬。乃與楊氏偕行。齎銀四十萬兩。它貨稱是大布賂遺。伶人宦官爭為之言。曰。繼韜初無邪謀。為姦人所惑耳。嗣昭親賢。不可無後。楊氏復入宮。泣請其死。以其先人為言。又求哀於劉夫人。劉夫人亦為之言。及繼韜入見。待罪。唐主釋之。留月餘。屢從遊。畋寵待如故。○吳王復遣司農卿盧蘋來奉使。嚴可求豫料所問。教蘋應對。既至。皆如可求所料。蘋還言。唐主荒于遊畋。蓄財拒諫。內外皆怨。○高季興在洛陽。唐主左右伶官求貨無厭。季興

唐書

主

忿之。唐主欲留季興。郭崇韜諫曰。陛下新得天下。諸侯不過遣子弟將佐入貢。惟高季興身自入朝。當褒賞以勸來者。乃羈留不遣。弄信虧義。沮四海之心。非計也。乃遣之。季興倍道而去。至許州。謂左右曰。此行有二失。來朝一失。縱我去一失。過襄州。節度使孔勣留宴中夜。斬關而去。至江陵。握梁震手曰。不用君言。幾不免虎口。又謂將佐曰。新朝百戰方得河南。乃對功臣舉手云。吾於十指上得天下。矜伐如此。則它人皆無功矣。其誰不解體。又荒於禽色。何能久長。吾無憂矣。乃繕城積粟。招納梁舊兵為戰守之備。宋儒胡

寅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賢人君子尚或難之。然事在勉強而已。意欲如是。少忍而思之曰。如是不善。終忍而不為。斯善矣。意不欲如是。少思而克之曰。如是不善。終克而為之。斯善矣。此強勉之道也。意動即行。不復加思。其入於不善。如丸之下坂。孰能禦之。莊宗之徒是也。夫九五尊位。非覬望可得。聖人不以得之為喜。而以處之為懼。是以能濟。故曰。魏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又曰。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御六馬。莊宗克梁。志驕氣溢。為藩鎮所窺。凡所料度。其應如響。矜伐之為害。乃爾。可不戒哉。○二年春

唐書

西

正月。敕內官不應居外。應前朝內官及諸道監軍并私家先所畜者。不以貴賤。並遣詣闕。時在左右者已五百人。至是殆及千人。皆給膳優厚。委之事任。以為腹心。內諸司使自天祐以來。以士人代之。至是復用宦者。浸干政事。既而復置諸道監軍。節度使出征。或留闕下。軍府之政皆監軍決之。陵忽主帥。怙勢爭權。由是藩鎮皆憤怒。○二月。紀南郊大赦。孔謙欲聚斂。以求媚。凡赦文所蠲者。謙復徵之。自是每有詔令。人皆不信。百姓愁怨。○立魏國夫人劉氏為皇后。后生於寒微。既貴。專務蓄財。其在魏州。薪蘇果茹。皆販鬻。

之及為后四方貢獻皆為二。一上天子。一上中官。以是寶貨山積。惟用寫佛經。施尼師而已。是時皇太后詰皇后。教與制敕。交行於藩鎮。奉之如一。○初唐主嘗與右武衛上將軍李存賢手搏。存賢不盡其技。唐主曰。汝能勝我。當授藩鎮。存賢乃奉詔。僅仆唐主而止。及存賢入覲。以存賢為盧龍行軍司馬。旬日除節度使。曰。手搏之約。吾不食言矣。○初胡柳之役。伶人周匝為梁所得。唐主每思之。入汴之日。匝謁見於馬前。唐主喜甚。匝涕泣言曰。臣之所以得生全者。皆梁教坊使陳俊內園裁。接使儲德源之力也。願就陛下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李

乞二州以報之。唐主許之。郭崇韜諫曰。陛下所與共取天下者。皆英豪忠勇之士。今大功始就。封賞未及一人。而先以伶人為刺史。恐失天下心。以是不行。踰年。伶人屢以為言。唐主謂崇韜曰。吾已許周匝矣。使吾慚見此三人。公言雖正。當為我屈意行之。遂以俊為景州刺史。德源為憲州刺史。時親軍有從唐主百戰未得刺史者。莫不憤歎。宋儒胡寅曰。莊宗知崇韜之言正而竟違之。所以然者。不知克己之道也。克己者。自勝其私意也。人有私意。有公心。克之久。則公心大莫之克。則私意專。自身及家。達之天下。治與亂之

源本也。○六月。以武寧節度使李紹榮為歸德節度使。同平章事。留宿衛。寵遇甚厚。唐主或時與太后皇。后同至其家。唐主有幸姬。色美。嘗生子矣。劉后妬之。會紹榮喪妻。一日侍禁中。唐主問紹榮。汝復娶乎。為汝求昏。后因指幸姬曰。大家憐紹榮。尚不以此賜之。唐主難言。不可微許之。后趣紹榮拜謝。比起。顧幸姬已肩輿出宮矣。唐主為之託疾不食者累日。○十一月。唐主帥親軍獵于伊闕。命從官拜梁太祖墓。涉歷山險。連日不止。或夜合圍。士卒墜崖谷死。及折傷者甚眾。○庚午。唐主及皇后如張全義第。全義大陳貢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李

獻酒酣。皇后奏稱。妾幼失父母。見老者輒思之。請父事全義。唐主許之。全義惶恐固辭。再三彊之。竟受皇。后拜。復貢獻謝恩。明日命翰林學士趙鳳草書謝全義。鳳密奏自古無天下母拜人臣為父者。唐主嘉其直。然卒從之。自是后與全義日遣使往來問遺。不絕。○三年。以義武節度使王都將入朝。欲闢毬場。張憲曰。毬以行宮闕廷為毬場。前年陛下即位於此。其壇不可毀。請闢毬場於官西。數日未成。唐主命毀即位壇。憲謂郭崇韜曰。此壇主上所以禮上帝。始受命之地。若何毀之。崇韜從容言之。唐主立命兩虞候毀之。

憲私於崇韜曰。忘天背本。不祥莫大焉。○漢主聞滅梁而懼。遣宮苑使何詞入貢。且覘中國強弱。詞至魏。及還。言唐主驕淫無政。不足畏也。漢主大悅。自是不復通中國。○唐主幸興唐。自德勝濟河。歷楊村。咸城。觀昔時戰處。指示羣臣。以為樂。洛陽宮殿宏邃。官者欲增廣。嬪御詐言宮中夜見鬼物。唐主欲符咒者。穰之。官者曰。臣昔逮事咸通。乾符天子。當是時。六宮貴賤。不減萬人。今掖庭太半空虛。故鬼物遊之耳。唐主乃命官者王允平。伶人景進。采擇民間女子。遠至太原。幽鎮以充後庭。不啻三千人。不問所從來。唐主還自興唐。載以牛車。累累盈路。張憲奏諸營婦女亡逸者千餘人。慮扈從諸軍挾匿以行。其實皆入宮矣。○夏四月初五。臺僧誠惠以妖妄惑人。自言能降伏天龍。命風召雨。唐主尊信之。親帥后妃及皇弟皇子拜之。誠惠安坐不起。羣臣莫敢不拜。時大旱。唐主自鄴都迎誠惠至洛陽。使祈雨。士民朝夕瞻仰。數旬不雨。或謂誠惠官以師祈雨。無驗。將焚之。誠惠逃去。慙懼而死。○六月。唐主苦溽暑。於禁中擇高涼之所。皆不稱旨。官者因言臣見長安盛時。大明興慶宮樓觀以百數。今日官家曾無避暑之所。官殿之感。曾不及

當時公卿第舍耳。唐主乃命宮苑使王允平別建一樓以清暑。官者曰。郭崇韜常不伸眉為孔譙論用度不足。恐陛下雖欲營繕。終不可得。唐主曰。吾自用內府錢。無關經費。然猶慮崇韜諫遣中使語之曰。今歲盛暑異常。朕昔在河上。與梁人相拒。行官卑濕。被甲乘馬。親當石矢。猶無此暑。今居深宮之中。而暑不可度。奈何。對曰。陛下昔在河上。勦敵未滅。深念饑恥。雖有盛暑。不介聖懷。今外患已除。海內賓服。故雖珍臺閤館。猶覺鬱蒸也。陛下儻不忘艱難之時。則暑氣自消矣。唐主默然。官者曰。崇韜之第無異皇居。宜其不知至尊之熱也。唐主卒命允平營樓。日役萬。人所費巨萬。崇韜諫曰。今兩河水旱。軍食不充。願且息役。以俟豐年。不聽。○八月。杖殺河南令羅貫。初。貫為禮部員外郎。性彊直。為郭崇韜所知。用為河南令。為政不避權豪。伶官請託書積几案。一不報。皆以示崇韜。崇韜奏之。由是伶官切齒。河南尹張全義亦以貫高亢惡之。遣婢訴於皇后。后與伶官共毀之。唐主舍怒未發。會往壽安視坤陵役者。道路泥濘。橋多壞。唐主問主者為誰。官對屬河南。唐主怒。下貫獄。獄吏榜掠。體無完膚。明日傳詔殺之。崇韜諫曰。貫坐橋道不修。

法不至死唐主怒曰。太后靈駕將發。天子朝夕往來。橋道不修。卿言無罪是黨也。崇韜曰。陛下以萬乘之尊。怒一縣令。使天下謂陛下用法不平。臣之罪也。唐主曰。既公所愛。任公裁之。拂衣起入宮。崇韜隨之。論奏不已。唐主自闔殿門。崇韜不得入。貫竟死。暴屍府門。遠近寃之。宋儒胡寅曰。莊宗五日不食。學禮者之所難也。然曾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況為伶宦諧毀而殺賢令乎。然則莊宗之不食五日。才足為小節。而殺賢令。是乃大不孝。可謂不能充其類者也。○三年十一月。高季興聞蜀亡。方食失匕箸。

今 卷之九

曰。是老夫之過也。梁震曰。不足憂也。唐主得蜀益驕。亡無日矣。安知其不為吾福。○初唐主得魏州銀鎗。効節都近八千人。以為親軍。皆勇悍無敵。夾河之戰。實賴其用。屢立殊功。許以滅梁之日。大加賞賚。既而河南平。雖賞賚非一。而士卒恃功驕恣。無厭。更成怨望。是歲大饑。民多流亡。租賦不充。道路塗潦。漕輦艱澀。東都倉廩空竭。無以給軍士。租庸使孔謙。日於上東門外望諸州漕運至者。隨以給之。軍士乏食。有雇妻鬻子者。老弱采蔬於野。百十為羣。往往餓死。流言怨嗟。而唐主遊畋不息。己卯獵於白沙。皇后皇子後

宮畢從。庚辰宿伊闕。辛巳宿潭泊。壬辰宿龔。潤癸未還宮。時大雪。吏卒有僵仆於道路者。伊汝間饑尤甚。衛兵所過。責其供餉。不得則壞其什器。撤其室廬。以為薪。甚於寇盜。縣吏皆竄匿山谷。○魏王通謁李廷安獻蜀樂工二百餘人。有嚴旭者。主衍用為蓬州刺史。唐主問汝何以得刺史。對曰。以歌使歌而善之。許復故任。○以景進為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右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上柱國。進伶人也。○租庸使以倉儲不足。頗賖剋軍糧。軍士流言益甚。宰相懼帥百官上表言。今年租庸已竭。內庫有餘。諸軍室家不能相保。

今 卷之十

儻不振救。懼有離心。侯過凶年。其財復集。唐主即欲從之。劉后曰。吾夫婦君臨萬國。雖藉武功。亦由天命。命既在天。人如我何。宰相又於便殿論之。后屬耳於屏風。後須臾出。粧具及三銀盆。皇幼子三人於外曰。人言宮中蓄積多。四方貢獻隨以給賜。所餘止此耳。請鬻以贍軍。宰相惶懼而退。○天成元年四月。李嗣源將鄴兵向大梁。唐主幸關東。招撫之。至萬勝關。聞大梁失守。諸軍離叛。神色沮喪。登高嘆曰。吾不濟矣。即命旋師。歸入洛城。至是嗣源將至。以騎兵陳於宣仁門外。步兵陳於五鳳門外。侯之從馬直指揮使郭

歷代君鑒卷之四十九

惡可為戒

宋

徽宗

徽宗諱佶神宗第十一子也。初封端王。哲宗崩皇太后向氏哭謂宰臣曰。大行皇帝無嗣事須早定。章惇厲聲曰。在禮律當立母弟簡王。太后曰。神宗諸子中王長而有目疾。次則端王當立。惇曰。端王輕佻。不可以君天下。言未畢。曾布曰。章惇未嘗與臣等商議。如皇太后聖諭極當。尚書蔡卞許將相繼曰。合依聖旨。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太后又曰。先帝嘗言端王有福壽且仁孝。不同諸王。於是惇嘿然。乃召端王入即皇帝位。○殿中侍御史陳師錫上疏言。蔡京蔡卞同惡迷國誤朝而京好大喜功銳於改作。日夜交結內侍戚里以覲大用。若果用之。天下治亂自是而分。祖宗基業自是而隳矣。皆未報。會中丞豐稷論京姦狀。帝猶未納。臺諫陳瓘江公望等相繼言之。帝亦不聽。稷曰。京在朝吾輩何面自居此。復力論之。始出知永興軍。言者不已。乃奪職居杭州。○建中靖國元年二月。右正言任伯雨論惇久竊朝柄。迷國罔上。毒流縉紳。乘先帝變故倉卒輒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從謙不知睦王存乂已死。欲奉之以作亂。帥所部兵自營中露刃大呼。與黃甲兩軍攻興教門。唐主方食。聞變帥諸王及近衛騎兵擊之。逐亂兵出門。時蕃漢馬步使朱守殷將騎兵在外。唐主遣中使急召之。欲與同擊賊。守殷不至。引兵憩於北印茂林之下。亂兵焚興教門緣城而入。近臣宿衛將皆釋甲潛遁。獨散負都招揮使李齊卿及宿衛軍校何福進王全斌等十餘人力戰。俄而唐主為流矢所中。鷹坊善友扶自門樓下至絳霄殿。廡下抽矢渴憊求水。劉后不自省視。遣宦者進酪。須臾遂殂。李齊卿等痛哭而去。左右皆散。善友斂廡下樂器覆屍而焚之。唐主在位三年。享年三十五。

史臣論曰。莊宗以兵威霸業。遂移梁室而王天下。天下畧定。矜功自喜。御衆無法。便嬖是悅。婦言是用。彊臣驕卒。一唱而叛。纔及三年。隕身亡族。悲夫。

歷代君鑒卷之四十八

逞異志睥睨萬乘未復有臣子之恭向使其計得行將寘陛下與皇太后於何地若貸而不誅則天下大義不明大法不立矣章八上未報會臺諫陳瓘陳次升等復極論之方詔博為雷州司戶叅軍○供奉官童貫性巧媚善策人主微指先事順承以故得幸及詣三吳訪書畫奇巧留杭月餘蔡京與之游不舍晝夜凡所畫屏幃扇帶之屬貫日以達禁中且附語言論奏於帝所由是帝屬意用京左階道錄徐知常以符水出入元符皇后所太學博士范致虛與之厚因薦京才可相知常入官言之由是官妾宦官衆口一

詞譽京遂起京會韓忠彥與曾布交惡布謀引京自助乃召為翰林學士承旨○崇寧元年復追貶元祐黨籍司馬光等四十四人官詔籍元祐元符及今黨人不得與在京差遣以蔡京為尚書右僕射制下之日賜坐延和殿命之曰神宗創法立制先帝繼之兩遭變更國是未定欲上述父兄之志卿何以教之京頓首謝曰敢不盡死○焚元祐法詔司馬光等二十一人子弟毋得官京師○詔中書籍元符三年臣僚章疏姓名為正上正中正下三等邪上邪中邪下三等○籍元祐及元符末宰相文彥博等侍從蘇軾等

文臣程頤等武臣王獻可等宦者張士良等百二十人御書刻石端禮門○二年詔黨人子弟毋得擅到闕下○詔毀呂公著司馬光呂大防范純仁劉摯范百祿梁燾王巖叟景靈西京繪像○毀刊行唐鑑并三蘇秦黃等文集○追毀程頤出身文字其所著書令監司覺察○詔元符末上書進士類多詆訕令州郡遣入新學依太學自訟齋法候及一年能革心自新者許將來應舉其不變者當屏之遠方○詔宗室不得與元祐姦黨子孫為婚姻令天下監司長吏廳各立元祐姦黨碑以元祐學術政事聚徒傳授者委

監司察舉必罰無赦○三年賜蔡京子攸進士出身為祕書郎○躋欽成皇后神主於欽慈皇后之上○以王安石配饗孔子廟○詔重定元祐元符黨人及止書邪等者合為一籍通三百九人刻石朝堂餘並出籍自今毋得復彈奏○四年以內侍童貫為熙河蘭湟秦鳳路經畧安撫制置使○以朱勔領應奉局及花石綱于蘇州初蔡京過蘇州欲建僧寺閣會費鉅萬僧言欲此非郡人朱冲不可京即召語之冲願獨任居數日冲請京詣寺度地至則大木數千章積庭下京器其能踰年京召還遂挾冲子勔與俱寘名

姓于童貫軍籍中皆得官帝頗垂意花石京諷冲密取浙中珍異以進初致黃楊三本帝嘉之後歲歲增加然歲不過再三貢貢物裁五六品至是漸盛舳舻相銜於淮汴號花石綱置應奉局於蘇州命勛總其事凡士庶之家一石一木稍堪翫者即領健卒直入其家用黃帕覆之加封識焉指為御前之物未即取使護視之微不謹即被以大不恭罪及發行必撤屋扶牆以出人不幸有一物小異共指為不祥惟恐焚夷之不速民預是役者中家破產或鬻賣子女以供其須斷山輦石程督慘刻雖在江湖不測之淵百計

取之必得乃止至截諸道糧餉綱旁羅商船揭所貢暴其上篙工柁師倚勢貪橫凌轢州縣道路以目○大觀元年太廟齋郎方軫上書言蔡京睥睨社稷內懷不道專以紹述熙豐之說為自謀之計內而執政侍從外而帥臣監司無非其門人親戚自元符末陛下嗣服忠義之士投匭者無日無之京分為邪等黥配編置不齒仕籍則誰肯為陛下言我京又使子攸日以花石禽鳥為獻欲愚陛下使不知天下治亂臣以為京必反也請誅京上詔宣示京京下軫獄流之嶺南○詔官蔡京子孫一人進執政官一等○三年

右正言陳耒上疏劾童貫沽寵弄權之罪願亟寘之遠方奏未終帝拂衣起耒引帝衣請畢其說衣裾落帝曰正言碎朕衣矣耒言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以報陛下此曹今日受富貴之利陛下他日受危亡之禍言愈切帝變色曰卿能如此朕復何憂翌日貫等相率前訴謂國家極治安得此不祥語盧航奏耒狂妄謫監信州稅○蔡京進封楚國公致仕仍提舉哲宗實錄朝朔望○詔蔡京復以太師致仕賜第京師已而詔京落致仕三日至都堂議事進封魯公○以武信軍節度使童貫為太尉○追封王安石

為舒王子雱為臨川伯從祀孔子廟廷○賜方士王老志號洞微先生王仔昔號通妙先生以天神降詔告在位作天真降臨示現記詔天下訪求道教仙經置道階凡二十六等○五年以童貫領六路邊事於是西兵之柄皆屬于貫○六年賜方士林靈素號通真達靈先生靈素温州人少從浮屠苦其師笞罵去為道士善妖幻往來淮泗間丐食僧寺僧苦之及老志死王仔昔寵衰帝訪方士於左階道錄徐知常知常以靈素對即召見靈素大言曰天有九霄而神霄為最高其治曰府神霄玉清王者上帝之長子主

南方號長生大帝君陛下是也。今蔡京即左元仙伯王黼即文華吏盛章王革即園苑寶華吏鄭居中童貫等皆有名而已。時劉貴妃方有寵，靈素以為九華王真安妃，帝心獨喜其事，甚加寵信，賜號通真達靈先生，賞賚無算。帝惑於靈素之言，建宮觀徧天下，尋賜靈素視中大夫，出入呵引，至與諸王爭道，都人稱曰道家兩府。其徒美衣玉食者幾二萬人，時道士有俸，每一齋施，動獲數十萬，每一觀給田，亦不下數百千頃，貧下之人多買青布幅巾以赴，日得一鉢餐而觀，施錢三百謂之千道，會置道學，尋詔太學辟雍。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各置內經道德經莊列博士二員。詔蔡京三日一朝，正公相位，總治三省事。詔天下監司郡守搜訪巖谷之士，雖詬諧謫恠自晦者悉以名聞。詔玉清和陽宮上玉帝徽號，又詔天下令洞天福地修建宮觀，塑造聖像。七年，會道士二千餘人于上清寶籙宮，詔林靈素諭以帝君降臨事，改天下天寧萬壽觀為神霄玉清萬壽宮。帝諷道錄院曰：朕乃上帝元子，為太霄帝君，憫中華被金狄之教，遂懇上帝，願為人主。今天下歸于正道，卿等可上表章冊，朕為教主。道君皇帝於是群臣及道錄院上表冊之，然止用於教。

門車疏內而不施於政事。以明堂成，進封蔡京為陳魯國公。京辭兩國不拜，詔官其親屬二人。命蔡京五日一赴都堂治事。宣和元年，詔佛改號大覺金仙，餘為仙人大士，僧為德士，易服鈴，稱姓氏寺為宮，院為觀，改女冠為女道士，尼為女德。詔天下知宮觀道士與監司郡縣官以客禮相見。封莊周列禦寇為真君，配享混元皇帝。幸道德院觀金芝，遂幸蔡京第。京每侍上，恒以君臣相悅為言。子攸嘗言於帝曰：所謂人主當以四海為家，太平為娛，歲月能幾何？豈徒自勞苦，帝深納之。遂數微行，因令苑囿皆倣江浙。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為白屋，不施五采，多為村居野店，及聚珍禽異獸，動數千百以實其中。都下每秋風靜夜，禽獸之聲四徹，宛若山林陂澤之間，識者知其不祥之兆焉。以淮甸旱，飢民失業，遣監察御史察訪，以張邦昌王安中為尚書左右丞，時朱勔以花石綱媚上，東南騷動。太學生鄧肅進詩諷諫，詔放歸田里。三年，洛陽京畿訛言有黑青如人或如犬，夜出掠小兒食之。二歲乃息。四年，朝廷既與金人約夾攻遼，以復燕雲，蔡京童貫主之，鄭居中力陳不可，謂京曰：公為大臣，不能守兩國盟約，輒造事端，誠非廟筭。京曰：上厭歲幣五

十萬故爾。居中曰：公獨不思漢世和戎用兵之費乎？使百萬生靈肝腦塗地，公實為之。由是議寢。及金數敗遼兵，童貫乃復乞舉兵。居中又言：不宜幸災而動，待其自斃可也。不聽。乃以童貫為宣撫使，蔡攸副之。勒兵十五萬，巡北邊以應金。且招諭幽燕。攸童驤不習事，謂功業可唾手致。入辭之日，二美嬪侍帝側，攸指而請曰：臣成功歸，乞以是賞。帝笑而弗責。○朝散郎宋昭上書極言遼不可攻，金不可隣。異時金必敗盟為中國患。乞誅王黼、童貫、趙良嗣等。且曰：兩國之皆敗，盟者禍及九族。陛下以孝理天下，其忍忘列聖

之靈乎？陛下以仁覆天下，其忍置河北之民於塗炭之中而使肝腦塗地乎？王黼大惡之，除昭名編管海州。○童貫使劉延慶及郭藥師帥師伐遼。藥師敗績于燕山。延慶退保雄州。燕人知宋之無能，為作賦及歌詩以誚之。○童貫再舉伐燕，不克，成功懼得罪，乃密遣王瓌如金，以求如約夾攻。金主遂分三道進兵。於是遼五京皆為金有。金主遣騎兵送趙良嗣還。且獻遼傳。○金人既遂所欲，乃使楊瑛以誓書及燕京六州來歸。而營平灤三州不預焉。詔童貫、蔡攸入燕交割。貫攸入城時，燕之金帛子女職官富民皆為金

人所掠而東。唯存空城而已。至是，率百官表賀。詔以收復燕雲，宰執皆進位，而賜王黼玉帶。鄭居中自陳無功，不拜。○七年，有狐升御榻而坐。時又有都城東門外鬻菜夫至宣德門下，忽若迷罔，釋荷擔向門戟手且詈云：太祖皇帝、神宗皇帝使我來道，尚宜速改也。邏卒捕之下，開封獄。一夕方省。○帝以金師日迫，為憂。時東幸計已定，命李棣先出守金陵。吳敏退詣都堂言曰：朝廷便為棄京師計，何理也？此命果行，殞死不奉詔。宰執以為言，棣遂罷行。而以太子為開封牧。尋下詔，禪位于太子。太子即位，尊帝為教主道君

太上皇帝。退居龍德宮。靖康元年正月，詣亳州太清宮行恭謝禮。遂幸鎮江府。四月，還京師。明年二月，金人脅帝北行。以太后與親王、皇孫、駙馬、公主、妃嬪及康王、母、韋賢妃、康王夫人邢氏等北去。張邦昌率百官遙辭於南薰門，眾慟哭有什絕者。紹興五年四月，崩于五國城。年五十有五。廟號徽宗。十二年八月，梓宮還臨安。權檮于永祐陵。

史臣贊曰：宋中葉之禍，章蔡首惡。趙良嗣厲階。然哲宗之崩，徽宗未立，傳謂其輕佻，不可以君天下。遼天祚之亡，張覺舉平州來歸，良嗣以為納之失。

信於金必啓外侮。使二人之計行。宋不立徽宗。不納張覺。金雖強。何繫以伐宋哉。以是知事變之來。雖小人亦能知之。而君子有所不能制也。跡徽宗失國之由。非若晉惠之愚。孫皓之暴。亦非有曹馬之篡奪。特恃其私智小慧。用心一偏。踈斥正士。狎近奸諛。於是蔡京以獠薄巧佞之資。濟其驕奢淫佚之志。溺信虛無。崇飾遊觀。困竭民力。君臣逸豫。相為誕謾。怠棄國政。自行無稽。及童貫用事。又佳兵動遠。稔禍速亂。他日國破身辱。遂與石晉重貴同科。豈得諉諸數哉。昔西周新造之邦。召公猶告

武王以不作無益害有益。不貴異物賤用物。况宣政之為宋。承熙豐紹聖極喪之餘。而徽宗又躬蹈二事之弊乎。自古人君玩物而喪志。縱欲而敗度。鮮不亡者。徽宗甚焉。

歷代君鑒卷之四十九

歷代君鑒卷之五十

惡可為戒

遼

天祚

遼主天祚諱延禧。字延寧。姓耶律氏。道宗之孫。父曰昭懷太子。太康中為耶律乙辛所害。道宗覺其冤。封延禧為梁王。道宗崩。即皇帝位。改號天祚。融急於政事。乾統二年。始發乙辛等篡割棺殲屍。誅其子孫餘黨。如耶律撻不也。蕭魯古等黨人之尤兇狡者。皆以賂免。行軍將軍耶律涅里三人有禁地射鹿之罪。皆棄

市。其職官諸局人有過者。鐫降決斷之外。悉從軍賞罰。無章怨讎。日起。劇盜相挺。叛亡接踵。天祚大恐。益務繩以嚴酷。由是投崖砲擲。釘割鬻殺之刑。興或有分屍五京者。甚者至取其心以獻祖廟。○女直阿骨打使習古乃使遼歸具言遼主驕肆廢弛之狀。阿骨打乃召其所屬使備衛。要建城堡。修戎器。數遼之罪。告於天地。進軍寧江州。填塹攻城。寧江人自東門出。阿骨打使溫痕阿徒罕邀擊盡殲之。遼統軍司以聞。時遼主射鹿于慶州。畧不介意。唯遣海州刺史高仙壽應援而已。○蕭嗣先帥師伐女直。敗績于混同江。樞

密使蕭奉先嗣先兄也。懼嗣先得罪，輒奏東征。潰軍所至，劫掠若不肆赦。恐聚為患，遼主從之。嗣先但免官而已。自是凡軍潰敗，遂止免官而不加罪。於是諸軍相謂曰：「戰則有死而無功，退則有生而無罪。」故士庶無鬪志，遇敵輒潰散矣。○女直日見侵迫，遼主敗遊不恤。忠臣多被疎斥。文妃蕭氏作歌諷諫，其詞曰：「勿嗟塞上兮暗紅塵，勿傷多難兮畏夷人。不如塞奸邪之路兮，選取賢臣。直須卧薪嘗膽兮，激壯士之捐身。可以朝清漠北兮，夕枕燕雲。」又歌曰：「丞相來朝兮，劔佩鳴。千官側目兮，寂無聲。養成外患兮，嗟何及。禍

金史卷一百一十五

盡忠臣兮，罰不明。親戚並居兮，藩屏位。私門潛畜兮，爪牙兵。可憐往代兮，秦天子。猶向宮中兮，望太平。遼主見而銜之。諸皇子晉王敖廬幹最賢，素有人望。元后兄蕭奉先深忌之，誣南軍都統余覲謀立晉王，以妃與聞賜死。○金斜也，陷中京及澤州。遼主田于鴛鴦澤，余覲以金人襲之。蕭奉先曰：「余覲此來欲立甥晉王耳。若為社稷計，不惜一子明其罪誅之，可不戰而余覲自回矣。」會耶律撒八等復謀立敖廬幹，事覺。遼主乃遣人縊殺之。或勸敖廬幹亡，敖廬幹曰：「安忍為葦爾之軀而失臣子之節，遂就死。」諸軍聞之，無不

流涕。由是人心解體。余覲引金兵逼遼主行宮，遼主率衛士五千餘騎自鴛鴦澤幸雲中。党項小斛祿遣人請臨其地。遼主德過沙漠，金兵忽至。遼主徒步出走，近侍進珠帽，却之。乘張仁貴馬得脫。至天德，遇雪無禦寒具，未者以貂裘帽進。途次絕糧，未者進麩與棗。欲慰未者即跪坐倚之，假寐。未者輩惟齧冰雪以濟饑。過天德至夜，將宿民家，紿曰：「偵騎其家知之，乃叩馬首跪而大慟。」潛宿其家，居數日，嘉其忠，遂授以節度使。遂趙党項，以小斛祿為西南面招討使，總知軍事，仍賜其子及諸校爵賞有差。三月，至應州為金

金史卷一百一十五

人完顏婁室所獲。至金降封海濱王，以疾終。遼主在位二十四年，年五十有四。史臣論曰：天祚既丁未運，又缺人望，崇信奸回，自桡國本。群下離心，金兵一集，內難先作。廢立之謀，叛亡之迹，相繼遽起，馴致土崩瓦解，解不可復支。良可哀也。

金

海陵

金主廢帝海陵庶人亮，姓完顏氏，本諱迪古乃。遼王宗幹第二子也。年十八，以宗室子為奉國上將軍，累

遷光祿大夫為人僇急多猜忌殘忍任數初熙宗以太祖嫡孫嗣位亮意以為宗幹太祖長子而已亦太祖孫遂懷覬覦皇統七年拜尚書右丞務攬持權柄用其腹心為省臺要職九年拜太保領三省事益邀求人譽引用勢望子孫結其驩心熙宗嘗以事杖左丞唐括辯及右丞相秉德辯乃與大理卿烏帶謀廢立而烏帶先以此謀告亮遂弑熙宗秉德等未有所屬僕散忽土曰始者議立平章今復何疑乃奉亮坐皆拜稱萬歲亮遂即位○天德元年十二月追廢其故主亶為東昏王○二年正月金主尊其嫡母徒單

氏及母大氏皆為太后可初宗幹正室徒單氏無子次室大氏生金主徒單氏賢遇下有恩意大氏事之甚謹相得至歡而金主自以二母有嫡妻之分心不自安及弑熙宗徒單氏曰帝雖失道人臣豈可至此及入宮見金主不賀金主銜之至是二母俱尊為皇太后徒單氏居東宮號永壽宮大氏居西宮號永寧宮後徒單后生日酒酣大氏起為壽徒單后方與坐客語大氏跪者久之金主怒而出明日召諸公主宗婦與徒單后語者皆杖之大氏以為不可金主曰今日之事豈能尚如前日耶自是嫌隙成矣○四月大殺

其宗室以蕭裕為尚書左丞蕭玉為禮部尚書初金主在熙宗世見太宗諸子威強忌之及即位遂與裕謀殺之又以前者秉德首謀廢立而不即勸進銜之將盡誅焉恐國人以秉德等皆懿親大臣無罪而死人心不服於是裕教玉上變遂召領三省事阿魯左丞相唐括辯判大宗正寺胡里甲等擊鞠至則殺之因遣使如東京殺留守阿隣北京殺留守斛祿補南京殺領行臺事秉德并誅其親屬復殺太宗子孫七十餘人粘沒喝子孫三十餘人諸宗室五十餘人太宗粘沒喝後皆絕而烏帶裕玉等皆受重賞既又使

玉子尚主謂之曰朕始得天下嘗患太宗諸子方強賴社稷之靈卿幾其奸朕無以報此功使朕女為卿男婦代朕事卿也○三年三月營宮于燕京金主稍習經史慕中國朝著之尊宥有遷都意遂下詔求直言而上書者多謂上京僻在一隅官輟於轉漕民難於赴訴不若徙燕以應天地之中與金主意合乃詔廣燕城建宮室遣左丞相張浩右丞相張通古等調諸路夫匠築燕京宮室城周九里三十步其宮室一依汴京制度運一木之費至二十萬牽一車之力至五百人宮殿之飾徧傳黃金而後間以五采金屑飛

空如落雪。一殿之費以億萬計。成而復毀。務極華麗焉。○五月。金主命徒單貞語宰臣。前所誅黨人諸婦。人中多朕中表親。欲納之宮中。平章政事蕭裕不可。金主不從。遂納宗本子莎魯。宗固子胡里刺。胡失打。秉德弟。弘里等妻宮中。又命崇義軍節度使烏帶之妻唐括定哥殺其夫而納之。殺蒲察阿虎迭女。又察義慶宜公主出。幼鞠宮中。金主屢欲納之。太后不可。金主殺之。○四年十一月。買珠于烏古迪烈部。及蒲興路。禁百姓私相貿易。仍調兩路民夫採珠一年。○貞元元年三月。金主遷都于燕。親屬皆從。獨留徒單太后于會寧。徒單后常憂懼。每中使至。必易衣以俟命。○十月。獵于良鄉。封料石岡神為靈應王。初。金主嘗過此祠。持杯致禱曰。使吾有天命。當得吉卜。投之吉。又禱曰。果如所卜。他日當有報。否則毀爾祠宇。投之又吉。故封之。○命內外官聞大功以上喪。止給當日假。若父母喪。聽給假三日。著為令。○特賜貴妃唐括定哥家奴孫梅進士及第。○常武殿擊鞠。寶昌門觀角觝。皆令百姓縱觀。○三年十月。命以大房山雲峯寺為山陵。遣右丞相僕散思恭等如會寧奉遷太祖太宗梓宮及迎徒單后。至沙流河。金主親迎。

之。且命左右約杖二束自隨。跪於太后前謝罪曰。亮不孝。父缺溫。清願太后痛答之。不然不安。后親扶起。叱約杖者退。后曰。今庶民有克家子。立百金之產。尚且愛之不忍答。我有子如是。寧忍答乎。既至燕。居于壽康宮。金主事之外極恭順。后起則自扶掖之。常從輿輦徒行。后所御物。或自執之。見者以為至孝。雖太后亦信其誠。○正隆元年正月。金主自九月廢朝。至是常數月不出。有急奏召左右司郎中省于卧内。○二月。御宣華門觀迎佛。賜諸寺僧絹五百匹。綵五十段。銀五百兩。○二年二月。改定親王以下封爵等第。命置局追取存亡告身。存者二品以上。死者一品。參酌削降。公私文書。但有王爵字者。皆立限毀抹。雖墳墓碑志。並發而毀之。○三年正月。子矧思阿補金主命太醫副使謝友正及其乳母等。初矧思阿補金主命養于小底東勝家。至是死。追封宿王。諡議大夫。楊伯雄語同直曰。宿王之死。蓋養于宮外。供護雖謹。不若父母膝下。豈國家風俗素尚如此。金主聞之怒。召伯雄謂曰。爾臣子也。君父所為。豈得言風俗。禁中事豈汝當言。朕或體中不佳。間或不視朝。祇是少得人樂拜耳。而庶事皆奏決便殿。縱有死刑。不即論決。蓋使

囚者得緩其死。至於除授宣敕。雖復稽緩。有何利害。朕每當閒暇。頗閱教坊聲樂。聊以自娛。書云。內作色荒。外作禽荒。酣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此戒人君不恤國事。溺於此者耳。如朕雖使聲樂宣動天地。宰相敢有濫與人官。而吏敢有受賂者乎。外間敢有竊議者乎。爾諫官也有可言之事。當公言之。言而不從。朕之非也。而乃私議可乎。伯雄對曰。陛下至德明聖。固無竊議者。愚臣失言。罪當萬死。惟陛下哀憐。乃杖而釋之。○七月。張仲軻曰。臣聞宋人買馬。脩器械。招納山東叛亡。豈得為無罪。金主喜曰。向

者梁琬嘗為朕言。宋有劉貴妃者。資質美艷。蜀之華蓋吳之西施。所不及也。今一舉而兩得之。俗所謂因行掉臂也。江南聞我舉兵。必遠竄耳。時金主恃其累世強盛。欲大肆征伐。以一天下。嘗曰。天下一家。然後可以為正統。及拜李通叅知政事。通揣知金主意。遂與張仲軻馬欽梁琬及近習群小輩。盛言江南富庶。子女玉帛之多。遂其意而先導之。金主信其說。以通為謀主。遂遣使籍其諸路猛安部族及州縣渤海丁壯充軍。凡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者。皆籍之。雖親老丁多。求一子留侍。亦不許也。○四年三月。金主決意

南侵。遣使分詣諸道。總管府營造兵器。詔諸路舊貯軍器。並致于燕。時方建宮室于汴。脩城郭于燕。其財用皆賦于民。民不能堪。箭翎一尺至千錢。村落間往往推牛以供筋革。至於烏鵲狗鼠無不被害者。○八月。詔諸路調馬以戶口為差。計五十六萬餘匹。富室有至六十匹者。仍令戶自養飼以俟。○十二月。太醫使祈宰上疏。諫伐宋。殺之。○六年正月。詔遷都于汴。二月。發中都。三月。將至獲嘉。有男子上書言事。斬之。所言莫得聞。次河南府。因出獵。幸汝州溫湯。視行宮地。自中都至河南。所過麥皆為空。復禁扈從。母輒離

次。及游賞飲酒。犯者罪皆死。而莫有從者。○七月。大括羸馬。官至七品。聽留一匹等而上之。并舊籍民馬。其在東者。給西軍。在西者。給東軍。交相往來。晝夜絡繹不絕。死者狼籍于道。其亡失多者。官吏懼或自殺。所過蹂踐民田。調發牽馬夫役。詔河南州縣所貯糧米。以備大軍。不得他用。羸馬所至。當給芻粟。而無可給。有司以為請。金主曰。此方比歲。民間儲蓄尚多。今禾稼滿野。羸馬可就牧田中。偕令再歲不獲。亦何傷乎。於是國內騷然。盜賊蠭起。大者連城邑。小者保山澤。有以賊盜事聞者。金主輒杖而黜其官。由是羣臣

不敢言○八月，徙單后。聞金主欲南侵，數以言諫之。金主不悅。每謁見，還宮必忿怒。人不知其故。及至汴，后居寧德宮，使侍婢高福娘問金主起居。金主幸之。因使伺后動靜。凡后所為事無大小，福娘夫特末哥教福娘增飾其言以聞。及契丹反，樞密使僕散忽土往討，辭謁后。后謂曰：「國家世居上京，既徙中都，今又至此，復將興兵涉江淮伐宋，疲弊中國，我嘗諫止之，不見聽也。契丹事復如此，奈何？」福娘以告金主。金主意謂后嘗養鄭王充為己子，充四子皆成立，恐忽土將兵在外或有異圖，乃召點檢大懷忠等使弑后。且

指名后左右數人皆令殺之。后方擣蒲懷忠等至，令后跪受詔。后愕然方下跪，尚衣局使虎特末從後擊之，仆而復起者再。高福娘等繼殺之，并殺其左右數人。金主命焚后于宮中，棄骨于水，并殺鄭王充之子檀奴、阿里白等三人。遂召忽土等還，皆殺之。封高福娘為勛國夫人，以特末哥為澤州刺史。又以尚書令張浩左丞相、蕭玉諫伐宋杖而釋之。自是莫有敢諫者矣。○九月，金主大舉南侵，分諸道兵為三十二軍，軍置總管，置左右領軍、大都督及三道都統制府以總之。召諸將授方略，賜宴于尚書省。金主戎服乘馬，

具裝啓行。妃嬪皆從，衆六十萬，號百萬，輜帳相望。鉦鼓之聲不絕。○十月，入和州，以梁山濼水涸，先所造戰船不得進，命李通更造船，督責苛急。將士日夜不得休息，壞城中民居以為材木，焚死人膏為油用之。○至采石，金主麾衆渡江。宋遣虞允文、李顯忠等用海鰐船迎擊，士殊死戰，舟沉溺者萬數，軍回上岸者。金主皆殺之。○至瓜洲，居于龜山寺。虞允文與楊存中臨江按試，命戰士踏車船中流上下。三周金山，回轉如飛。軍士持滿以待，相顧駭愕。金主笑曰：「紙船耳。」有一將跪奏：「南軍有備，不可輕顧。」駐楊州，徐圖進取。

金主怒杖之五十。召諸將約以三日濟江，否則盡殺之。驍騎高僧欲誘其黨以亡，事覺。金主命衆刃剄之。乃下令軍士亡者殺其蒲里衍，蒲里衍亡者殺其謀克，謀克亡者殺其猛安，猛安亡者殺其總管。由是軍士益危懼。○十一月，浙西兵馬都統制完顏元宜等軍反。金主遇弑崩，在位十三年，年四十。金主每飾情貌以御臣下，却尚食進鵝以示儉，及游獵頓次不時需索，一鵝一鵝民間或用數萬售之，有以一牛易一鵝者，或以弊衾覆衣以示近臣，或服補綴令記注官見之，或取軍士陳米飯與尚食同進，先食軍士飯，幾

盡或見民車陷泥澤令衛士下挽俟車出然後行與近臣燕語輒引古昔賢君以自況顯責大臣使進直言使張仲軻為諫官而祈宰竟以直諫死比昵群小官賞無度左右有曠僚者人或以名呼之即授以顯階常置黃金桐櫪間有喜之者令自取之而淫嬖不擇骨肉刑殺不問有罪殫民力如馬牛費財用如土苴空國以圖人國遂至於敗大定二年降封為海陵郡王謚曰煬後又降為海陵庶人改葬于山陵西南四十里

史臣論曰海陵智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欲為君

卷之三

十三

則弑其君欲伐國則弑其母欲奪人之妻則使之殺其夫三綱絕矣何暇他論至於屠城宗族翦刈忠良婦姑姊妹盡入嬪御方以三十二總管之兵圖一天下卒之戾氣感召身由惡終使天下後世稱無道主以海陵為首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元

順帝

順帝諱妥懽帖睦爾姓奇渥溫氏明宗之長子母罕祿魯氏明宗為周王居朔北過其地納之生帝初帝被謫於文宗移居廣西宣宗崩迎帝於靜江帝至即

位于上都○元統元年夏六月帝既即位阿魯輝帖木兒者明宗之親臣也言於帝曰天下事重宜委任相決之庶可責其成功若躬自聽斷必負惡名帝信之由是深居宮中每事無所專焉○初唐其勢謀不軌被擒攀折殿檻不肯出塔刺海走匿皇后伯牙吾氏坐下后蔽之以衣左右曳出斬之血濺后衣伯顏使人并執后后呼帝曰陛下救我帝曰汝兄弟為逆豈能相救耶乃遷后出宮尋醢之於開平民舍○二年春三月以累朝御服珠衣七寶項牌賜伯顏○三年春正月帝獵於柳林凡三十五日○五年冬十二

卷之三

十三

月伯顏構陷邠王奏賜死帝未名輒傳旨行刑復奏貶宣讓威順二王不待旨而行刑帝益忿之○六年夏六月撤文宗廟主徙太皇太后於東安州安置放太子燕帖古思於高麗○冬十一月哈麻及禿魯帖木兒等陰進西北僧於帝行房中運氣之術號演揲兒法演揲兒法者華言大喜樂也又進西番僧善秘密法帝皆習之○帝於內苑造龍舡委內官供奉必監塔思不花監工帝自製其樣舡首尾長一百二十尺廣二十尺前无簾棚穿廊兩暖閣後五殿樓子龍身并殿宇用五彩金粧前有兩八上用水手二十四

令身衣紫衫金荔枝帶。四帶頭巾。於舡兩傍下各執篙一。自後宮至前宮山下海子內往來游戲。行時龍首眼口爪尾皆動。又自製宮漏約高六七尺。廣半之。造木為匱。陰藏諸壺中。其中運水上下。匱上設西方三聖殿。匱腰立玉女捧時刻籌。時至輒浮水而上。左右列金甲神人。一懸鐘。一懸鈺。夜則神人自能按更而擊。無分毫差。嘗鐘鈺之鳴。獅鳳在前者皆翔舞。儼之東西有日月宮。飛僊六人立宮前。遇子午時飛僊自能耦進度。僊橋達三聖殿。已而復退立如前。其精巧絕出。人謂前代罕有。又以宮女三聖奴妙樂

卷之五十一

奴文殊奴等一十六人。按舞名為十六天魔。首垂髮數辨。戴象牙佛冠。身被纓絡。大紅綃金長短裙。金雜纓雲肩。合袖。天衣。絞帶。鞋。襪。各執加巴刺般之器。內一人執鈴杵奏樂。又宮女一十一人。練髭髻。勒帕。常服。或用唐帽窄衫。所奏樂用龍笛。頭管。小鼓。箏。簫。琵琶。笙。胡琴。響板。拍板。以宦者長安。送不花管領。遇宮中讚佛。則按舞奏樂。宦官受秘密戒者得入。餘不得預。帝在位三十六年。享年五十一。

大明太祖高皇帝以帝知順夫命。退避而去。特加其號曰順帝。

史臣論曰。帝性柔弱。少斷。奸臣伯顏哈麻相繼弄權。朝政日紊。自後群盜蜂起。稱彌勒佛。治世迭興。迭滅朝廷。命將自為仇敵。連年攻擊。帝復不悟。逆西僧行運氣之術。教宮女作天魔之舞。不恤政事。荒於淫樂。致群雄割據。稱帝稱王。垂三十年。曆數屬于

大明四海九州六合復歸于一統矣

歷代君鑒卷之五十

卷之五十一

君鑒五十卷

內府藏本

明景皇帝撰景泰四年成書有御製序亦分善可
爲法惡可爲戒二類與宣宗臣鑒相同而自二十
九卷及三十五卷皆記明祖宗之事則用范祖禹
帝學例也

景仰撮書一卷

〔明〕王達撰

南京圖書館藏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景仰撮書

一卷》提要

景仰撮書

錫山王達 達善述

被裘公者吳人也。延陵季子出遊，見道中遺金，顧而觀之。與公曰：「取彼金，公授饒，瞋目拂手而言曰：『何子居之高，視之卑，吾被裘而負薪，豈取遺金者哉？』」季子大驚，既誓而問其姓名，曰：「何足語姓名。」

論曰：知人可謂難矣。以季子之賢而尤不識被裘公，況他人乎？賢者內重外輕者也。

埋光鏹采者也。何物可以動其心？季子命公取金，何小公之甚哉！

晉劉麟之字子驥，桓冲到其家，麟之於樹條，乘使者致命，麟之曰：「使君既枉駕，光臨宜先諸家君。」冲聞大愧，乃造其父。麟之被短褐，與冲話，言父使麟之自持濁酒蔬菜供賓，冲命厨人代之。父曰：「若使從者代，非野人之意也。」冲請麟之爲長史，固辭。

論曰：天下至尊者父也，子雖仁智不以仁

智先其父何也天秩之所在也驎之使冲
先造其父禮也短褐不耻義也躬執酒蔬
孝也固辭長史節也今之人朝得一官則
暮驕其宗族其有驎之者哉然冲交接其
父子之間而不以名爵自逞其亦賢於人
遠矣後世以官秩傲於士大夫者觀此亦
足自愧

唐張志和築室越州豹席稷屨垂釣自怡縣
令使浚渠志和執畚無忤色

二

論曰士君子不以枉屈自愧者以其直在
已也賢在我不智在彼何必因其不智而
愧於我哉三代以來賞音者少志和但知
往從後而已吾不知何者爲榮辱也然則
邦內有賢而不知彼縣令者何如人耶
司馬溫公爲西京留臺每出前驅不過三節
後官宮相乘馬或不張蓋身持扇障曰伊川
程先生謂曰公出無從騎有未便者公曰先
惟求人之不識爾

論曰君子之富貴不得已而取之者也何
容心於富貴哉伊川之言蓋欲公素富貴
行乎富貴而公之存心則澹然無所動其
中也夫富貴倘來之物也其來也不可禦
其去也不可止彼促中隘量之人汲汲於
得失之間者聞公之風不得無踴躍矣
种放以處士召見拜官其宗待以殊禮者動
海內後謁告歸終南山侍恩驕倨正嗣宗時
知長安放至通判已下群謁放則垂手揖之
而已嗣宗內不平放召諸姪出拜嗣宗坐而
受之放怒嗣宗曰爾者通判已下拜君君引
手而已此白丁也我狀元及第名位豈輕於
彼哉放曰君以手搏得狀元何足道也嗣宗
即上疏言放空疎專飾詐巧以沽虛名專以
顯官恐天下竊笑益長澆偽之風真宗由是
待之寢衰

論曰嗣宗因怒上官斥放固非公論矣然
以山林高士致名而以恩寵渝節傲於他

人何以見其高哉所謂高者正在乎不榮
通不醜窮也一旦寵遇而滑撓其心則其
爲怒也淺矣昔放見陳搏搏告曰名者公
器不可多取予名將起常有物忌之得非
放之爲人皎皎而自好者乎不然曷其言
之徵也

裴行儉有瑪瑙盤廣三尺文彩粲然軍吏趨
跌觸盤碎之惶懼不自勝叩頭流血行儉笑
曰爾豈故哉何乃至是

論曰凡天下之事皆可強爲惟度量不可
強爲何也資稟之高見理之明也行儉既
能論四傑之高下矣其識見非衆人之所
及也彼區區一物奚能動其中哉人所寶
者物也行儉所寶者德也先器而後藝吾
於此徵之

司馬公置獨樂園當春明之際卉木繁秀許
人觀之觀之者咸以錢與園丁曰宜謂之茶
湯錢積十千而納於公公怒曰吾豈少此哉

直曰天地間只端明不愛錢耶於是創一井
亭以便行客亦不私其錢

論曰公之所謂獨樂者非真獨樂也將以
推其樂於已者樂諸人也呂直以十千納
公不知公矣雖然直亦不受而創亭以便
行客則其人亦豈可及哉世之人因財以
爭盾反面相仇者聞其藏亦足以自愧
伍胥奔吳追者在後至江上有一漁父乘船
知伍胥之急乃渡之胥既渡解劍直百金與
父父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爵執珪豈徒百
劍耶不受一咲刺船而去

論曰古人云飛鳥投人校之我祥蓋拯人
於倉皇急迫之中者仁者之用心也彼漁
父者非仁人歟抑隱其高寓於漁傲萬物
而弗沐者歟世之人戚友而射利損物而
肥家昧心於天地之間者多矣又安知漁
父之用心哉所謂無所求而爲之者漁父
有之

申屠狄言非其時將投于河崔喜聞而止之
曰聖人仁人之父母也今此濡足之故不救
溺人可乎申屠狄曰昔桀紂殺龍逢比干而
亡天下吳殺子胥陳殺洩冶而滅其國非無
聖智不用故也遂負石而沉于河

論曰聖人之心未嘗一日而忘天下然亦
未嘗不察乎時勢之可否也道之將行也
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樂天之命蓋
以此也詎有因道之不行遂自賊者耶執
中無權申屠狄之謂矣然迹其用心亦可
悲也

伊川先生貶涪州渡漢江中流船幾覆舟中
之人皆號不自寧先生正襟安坐如常已而
及岸同舟父老問曰當船危時君獨無怖何
也先生曰心存誠敬耳父老曰心存誠敬曷
無心之爲愈哉先生欲與之言徑去不顧

論曰人之有心所以察是非辯可否也然
至易昧者心也君子所以存誠以養之惟

其誠之存也所以臨禍而不撓也先生所
以存心誠敬者一聽於天也彼父老所謂
無心固高矣然不可爲法心豈可無耶
文王伐崇至黃竹之墟鞋繫解顧左右皆賢
無使者因自結之

論曰古之君子隱於下位者多矣良賈深
藏盛德若愚堙光錙銖懼人之知者君子
也使燁燁以求知悻悻以求達鳥足以爲
君子哉在上者知勢而不知德知貴而不
知賢則啗啞叱咤無所不至矣安知無君
子隱於其中耶此文王之所以爲聖人也
唐鍾傳洪州人少射獵醉遇虎與鬪虎力不
能勝遂擒之僖宗朝拜鍾荆南節度使檢校
太保中書令潁川郡王既貴人皆慕之乃戒
子孫曰士處世尚智與謀暴虎何足尚哉畫
暴虎之狀以戒子孫

論曰世之人惟習尚之是耽而不知省者
多矣詎不深可咲哉不惟俾他人之可咲

以誦傳子孫而爲子孫笑若鍾傳者可謂自知已非而不欺其子孫者矣

宗炳字少文好琴書圖畫每臨山水佳處嘯傲忘歸晉末劉毅領荊州辟爲主簿不就曰吾栖丘飲谷三十年豈可作王門折腰吏耶論曰晉室衰廢中原雲擾猩羶之氣瀰漫河洛是何等時耶少文蓋有以知之矣與其遑遑救人之不可救之勢又豈若樂天知命以全其天年乎

龐參字仲遠漢安帝朝爲漢陽太守郡人任宗有奇節參往候之棠抱兒當戶以一盂水拔大本薤獻之參曰水者欲吾清也拔大本薤者欲吾擊強宗也抱兒當戶者欲吾開門恤孤也

論曰夫古人以物示訓者蓋託意於言語之外也李氏之人在上者以勢自尊在下者以諛自務規諫之風泯然寂然矣不有龐參之賢烏知任宗之高不有任宗之訓

烏知龐參之智哉士君子相見貴乎兩目之相照也

虞翻與弟書曰長子容富爲求婦遠求小姓足使生子天其福人不在貴族芝草無根醴泉無源

論曰世人爲婚以門第相夸尚女長子大有終身不昏而成亂者有得強援以陵其夫傲其舅姑彼詎知妻以配德之謂乎况貴家大族爲富不仁福已泯而禍必至吾

苟與之締姻鮮有不爲其所及者也虞翻之言足以警世之不知者矣

胡宿字武平氣宇高爽議論清新仁恕誠慤出於自然平生守道不以進退爲意在文館二十餘年語後進曰富貴貧賤莫不有命士人當脩已俟命毋爲造物所嗤

論曰造物者無情之物也諛之不可得而喜嘲之不可得而怒坎止窮通常爲之主彼僕僕然迷而不知者是爲其所嗤者也

一定於冥冥之中詎可得而轉移哉胡公不以進退爲意者由其定見坦然於胸中也

胡寅字明仲號致堂宋建炎中拜起居郎諸子常侍坐數盃之後歌孔明出師表誦陳了翁奏章慷慨激烈見於顏色

論曰欽徽北行挫辱萬狀當建炎之際正懲愴悲痛之秋也賊臣輩略不知愧後役然和戎之不暇胡公安得不以孔明了翁之心爲心耶千載之下想其氣象其忠義慷慨之風尤足以感人何當時無一人能用其志乎

朱桃椎成都人淡泊絕俗被裘曳索結廬山中常織芒屨置道上見者曰此居士儒也以菜茗置其處易之唐初高士廉治蜀備禮見之不答士廉曰欲使我以無事治蜀矣

論曰桃椎之行雖不合於中庸然其高世之行無求之志則非他人所及也世入得

之若驚失之若驚外重而內輕者聞其風得不爲之愧哉

朱松字喬年生有俊才天然秀發自謂卞急害道取古人佩韋之義以名其齋出守建陽晚年屏居建溪日以尋舊學爲事玩心義理之微故意塵埃之外有以自樂

論曰韋齋因禍急以韋名其齋豈所謂克其性偏難克者耶觀松年氣象何物可以干其志也世之人立於初年者有矣至於晚年不流於釋老則滯於留連光景而已豈有如韋齋玩心於義理者哉宜乎生子集大成爲萬世之宗師也

吳隱之字處默介立有清操日晏飲菽儉石無儲與韓康伯隣居康伯甥殷氏也謂康伯曰汝掌銓衡必舉此輩後爲廣州刺史酌貪泉詩曰古人云此水一飲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及歸妻劉氏齋沉香一片隱之見之即投之於湖

論曰古人仕宦非爲富貴而出也一則欲行其道二則由乎造物所驅何富貴之足動其心哉隱之清介如此可謂不以富貴動心者矣詩曰彼已之子舍命不渝隱之謂也

呂僧珍字元瑜孩童時相者曰此兒有奇聲封侯相也出身甚微以販蔥爲業逮貴兄子求官於僧珍僧珍告曰汝等自有常分但當速歸葱肆爾不聽其求宋季雅居其在貧市

其宅人詢其價宋曰一千一百萬人駭之宋曰一千萬買鄰一百萬買宅爲人所敬重如此論曰世之庸庸者得一官則夸其妻妾矣况宗族乎炫其宗族矣况鄉黨乎僧珍封侯非小貴也而尤命兄子不廢素業不賢能如是乎况任賢授能太公之器也其可以私而廢宜乎德之薰人而敬之也

呂公著字晦叔識慮深遠公輔器也宋熙寧中起知河南尹賈昌朝溫公程伯淳餞於福

先寺溫公論公辨論出處不已程伯淳以詩解之曰二龍間臥洛波清此日都門獨餞行願得賢人均出處始知深意在蒼生元祐中與溫公並相歷事四朝簡重清儉出於天性冬月不附火夏月不用扇寡嗜慾薄滋味聲色華麗視之漠如也宋帝御書其墓曰純誠厚德之碑

論曰莊生有云慾嗜深者天機淺蓋嗜慾者戕性之具也苟能耽於此則天機日削天機者人之虛靈也彼嗜慾既深矣則此安得而不靈哉呂公夏不扇冬不火非矯情也一性定靜天機明妙耳世之人慄於中而挽於事膠膠汨汨有如狂者如之何而能理大事耶宜乎歷相四朝而得君心也

杜林字伯山博洽多聞時稱通儒初客河西拘於隗囂而不屈節弟成卒囂聽其持喪歸而遣刺客楊賢遮殺之賢見林身推鹿車自

載弟喪嘆曰我雖小人何忍殺義士因去
後光武召拜侍御史

論曰不仕隱器則其節可知矣至於親推
鹿車載其弟喪其友愛之情爲如何也耶
鵲然天倫之懿宜乎有感於楊賢也雖然
若賢者抑亦何人也歟聞義則服賢之謂
也

武攸緒則天姪也枯淡寡慾日以周易及老
莊書以自怡隱居龍門少室間冬嚴茅披夏

居石室晚年肌肉充潤腫有紫光晝能見星
論曰易之同人一陰居衆陽之內衆陽之
所同欲聖人恐其昵於私也故戒之曰同
人于野亨同人于曠野則無偏暱之私矣
然六爻之中惟初九上九二爻爲善初則
無偏私上則居曠野其他則皆弗逮也當
武后僭亂之時宗族誰不願附之附之未
久禍結滋甚攸緒獨能超然遠遁存心物
外非識見之卓絕德行之謹密者能如是

哉可謂得同人於野之義矣莊生云福輕
乎羽莫知之載禍重於地莫知之避若攸
緒者非所謂善於避禍者歟嗚呼不可及
矣

呂許公夷簡聞包拯之才欲見之一日待漏
院見班次有包拯名額父歸又聞知居同里
若意以拯欲便於求見無幾報拯朝辭乃託
部注一知縣而出尤奇之遽使人追還遂薦
對除裏行自此擢用

論曰爭利於市爭名於朝名譽相軋自古
皆然公叔文子與大夫僕同朝尼父深許
之者以其無妨賢病國之心也若夷簡者
抑亦公叔文字之徒歟不然何好賢若此
之至也

管寧字幼安少與華歆同席讀書門外有乘
軒者過歆棄書遽往觀之寧耻之而割席曰
子非吾友也又嘗與歆共鋤菜地遇金寧揮
鋤不顧歆則捉而擲之漢魏之際居遼東二

十年匿景藏光嘉遜養浩魏明帝安車蒲輪
束帛加璧聘之寧不受家貧好學一藜床五
十年當膝處皆穿

論曰志之於人也大矣夫事之廢與身之
成敗莫不由是而致焉寧與歆生同時學
同道其所以異者志也寧則清風峻節名
高萬古歆則失身爽節委質二姓豈非志
之所致耶詩曰彼己之子舍命不渝寧之
謂也

宋

趙抃字閱道氣宇清逸人不見其喜愠自號
知非子宋至和中爲侍御史彈劾不避貴戚
京師號爲鐵面御史初任成都以一龜一鶴
自隨及其再任屏去龜鶴止有蒼頭執事公
平生日所爲事夜必衣冠露香拜首告天君
不可告者則不敢爲也元豐初告老退居於
衙有溪石松竹之勝與山僧野老游不復有
軒冕志矣故其詩曰軒外長溪溪外山捲簾
空曠水雲間高齋有閣如何答清夜安眠白

晝閑壽七十七謚清獻

論曰心者天之所以在天雖高也心雖微
也然身之所從出者天也天地萬物皆吾
體也惟聖賢不爲私意小智所間以私意
小智間於天者是不知身之所出者也閱
道露香告天蓋知天者歟至於壯之清烈
無一毫之汚老之高遠無一念之褻者又
皆出於心地之無欲也詩曰我其夙夜畏
天之威書曰敕天之命惟時惟幾閱道以

宋

之

夏統字仲御會稽人引身不仕母病篤詣洛
市藥會上已洛中王公並至浮橋車乘如雲
統視之蔑如也賈充引船與語其應如響勸
之仕俛而不荅充曰卿能作鄉土地間曲手
曰昔曹娥投水國人哀之爲作河女之章伍
子胥以忠投海國人哀之爲作小海唱今欲
歌之於是以足扣舷引聲清激大風應至雲
雨交集充令妓女盛服繞船三匝統危坐如

故若無所聞充悵然曰此吳兒木腸石心也
論曰古之君子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隱
隱非君子之所欲也群邪並起禍將及身
故深藏遠遁以自高天壤之間何物可以
撓其志哉若仲御之徒雖千駟萬鍾不足
動其心瑣瑣賈充亂臣賊子其視之爲何
物也夫以曹娥伍胥歌之者豈非警其不
忠不孝之心耶

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于公召室老宗人立

六

其子段而使薄祭黜官祭以特羊殺以少牢
足以供祀盡歸其餘邑曰吾聞之生於亂世
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與
二三君子生有敬戒不在富也

論曰君子所以敗其身而失其令譽者由
其貴而驕富而溢也善乎黑肱之言乎貴
而能貧則其節不蠹節不蠹則不爲小民
所貴夫利者怨之歸也爲小民所貴者求
有不由積而不散也夫積而不散可以後

亡乎哉孔子曰邦無道穀耻也若黑肱者
抑亦知耻者歟穀語之間誠君子處亂世
之龜鑑

裴休字公美兄弟皆塾書誦經夜著書終年
不出戶有饋鹿者諸生共薦之休不食曰蔬
食猶不足今一啖肉後何以繼

論曰士君子患乎志不立耳志苟立焉則
天下何物可以干其志哉若休者抑亦有
志者與夫口腹之欲無窮已也以有限之
年求天下無窮之欲吾見志之不遂而身
老矣何益之有此君子所以淡然而無所
淆也

裴坦性簡儉其子娶楊收女器用皆犀玉坦
命持去曰殃我家矣

論曰風俗頹圯古道泯然婚娶論財其來
尚矣若坦者豈非嗜古獨立而不爲流俗
所移者耶

顏含字弘都有操行郭璞過含欲爲之築舍

曰年在天位在人脩已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著龜

論曰著龜古雖有之然必先決於已而後資於神去古既遠人心乃蝕擾擾膠膠莫知攸主於是聽於神而不明夫理矣若舍者詎非知所重歟

裴萬頃字元量不樂仕進以薦者召爲司直在朝賦詩云新築書堂壁未乾馬蹄催我上長安兒時只道爲官好老去方知行路難

里關山千里念一番歲歲年年番寒何如靜坐茅齋下翠竹蒼梧仔細看遠促歸

論曰君子之爲仕辨得已也幼而學之壯而行之古之道也然時有汚隆命有通塞與其齟齬以求進孰若逍遙以樂天乎若萬頃者可謂審於時勢練於世故者矣

嚴尊字君平西漢時人卜筮於成都市日閱數人每依卦辭教人以忠孝日得百錢足以自養則閉肆下簾而讀老子蜀人羅冲具車

馬衣糧勸之仕君平曰我有餘君不足奈何以不足奉有餘冲曰吾家萬金子無儋石之儲何謂有餘曰吾嘗宿子家見子晝夜汲汲無有足時我賣卜不下床而錢數百塵填摩寸無所用之豈非我有餘乎年九十而終

論曰最難制者心也最無窮者欲也以難制之心逐無窮之欲後後番番不知入乎禽獸之域也君平告人以忠孝者使人心知所重也得百錢而自足者戒此心無所貪

也若君番番者抑亦不顧乎其外者與

閔貢字仲叔太原人世稱節士客居安邑家貧日買猪肝一片屠者或不肯安邑令聞之勅吏常給仲叔聞而嘆曰閔仲叔以口腹累安邑耶遂去客沛

論曰節卦上六居節之極節之極者也固守則凶然禮奢寧儉故雖有悔而終得不亡之吉也若仲叔者豈非苦節者歟一肝尚不可得可謂苦之極矣然又孰知其此

心之天爲然無愧耶校彼昏夜扣入門戶而驕人於白日者大有徑庭矣謂之悔亡誠乎其悔亡也

步騭字子山漢末避難江東與衛旌同年相善俱以種瓜自給一日共脩刺奉瓜獻焦征羌坐騭於牖下以小盤飯食之旌不能食騭曰吾貧賤遇之當何愧哉後爲吳丞相

論曰士申於知己在於不知已彼既不知我矣我若與之校曲盡則彼烏能信我哉

若陽者可謂能自處矣

狄青字漢臣風骨奇偉善騎射爲樞密或有以狄梁公畫像及告身十餘通來獻者青謝曰一昔遭際安敢自附梁公咲而還之嘗設宴宴韓魏公客有劉易者與焉適階下伶人以儒爲戲易勃然大怒曰黥卒敢如此詬詈不絕口至擲樽俎而起公意氣自若語意益溫翌日詣易謝罪天下咸知公爲盛德人也又公面有黥字

仁宗命去之自謂面黥足以勵士卒云

論曰世代愈降人心日澆士在座者動輒以門地相夸尚使孤寒者鉗口而不敢發一語是豈知豪傑之士有不待門地而興乎自古聖賢未聞一一皆門地出也化及當時名流萬世彼夸門地者真兒戲耳又安知聖賢之爲人哉若漢臣者真豪傑士也其器量之弘識見之遠誠非後世之所及矣

郭延卿者西京人也少與張文定公呂文穆公遊以文行稱於鄉閭張呂作相更薦之延卿不就葦幽亭藝花木自娛足迹不及城郭年八十餘年錢文僖惟演時留守西京通判謝絳掌書記尹洙推官歐陽脩皆一時聞人也一日惟演率僚屬出郭往遊去其居一里許屏騎從訪之不告以名氏延卿欣然接之道服對談而已延卿咲曰陋居罕有過從而平日所見之人亦無諸君者老夫甚愜願少

留花下小酌，於是以陶尊果毅以進，惟演喜其野逸，爲滿引不辭。既而吏揖於前，報曰：「申牌府吏牙兵已滿庭中矣。」延卿徐曰：「公等何官而從吏之多若此也？」洙曰：「留守相公也。」延卿咲曰：「不圖相國肯訪野人，遂相與大咲。」又曰：「諸公尚能飲否？」惟演欣然從之，盤無少加於前，而談咲自若。日入辭去，延卿送之門，顧曰：「老病不能造謝，希勿訝也。」惟演輦登車，茫然自失，翊日語僚屬曰：「此真隱者也。」彼視富

貴爲何等物也。嘆息累日不止。

論曰：委命順理，與物無競，此達人所以齊寵辱、任去留也。天下何物可以動其心哉？今觀延卿之爲人，蓋可知矣。吁！彼操瑟哥門望塵于道者，聞延卿之風，能不其賴之有泚也。

曹彬封武惠王，宋朝勲業之盛，無與比。嘗曰：「自爲將，殺人多矣，然未嘗以私喜怒輒戮一人，其所居堂室，傾壞子弟請加修葺。」公曰：「時

方隆冬，牆壁瓦石之間，百虫所蟄，不可傷其生。其仁心愛物如此。平江南迴，詣閤門入見。榜子稱曰：「奉。」

勅江南幹當公事迴，其謙恭不伐又如此。

論曰：彬之行義固非一端，此二事者實其行義之基也。何也？一念之仁，百善之所生也。一行之謙，衆德之所萃也。彬之名位如此，勲業如此，其動心又如此，則豈可及哉？昔太史公慕晏子之爲人，欲與之執鞭，吾

於彬也亦然。

二十五

富鄭公弼爲人，溫良寬厚，與人語若無所異同。及其臨大節，正色慷慨，笑之能屈，知識過人，遠甚而事無巨細，反覆熟慮，必無全失。然後行之。宰相自唐以來，謂之禮絕，百僚見者無長幼，皆拜，宰相平立，少垂手扶之，送客未嘗降階，祀客坐稍久，則吏從旁唱相公尊重，踧踖起退。及公爲相，雖微官及布衣謁見，皆與之執禮，引坐，語從容，送之及門，視上馬乃

還公少曰有詬之者如不聞或問之曰恐罵
他人曰斥公名云富某公曰安知天下無同
姓名者

論曰君子之器識誠不可不養也富貴貧
賤觀其器識可知富公之器識如此安得
不爲大宋名臣使人趨慕於千載之下哉
彼斗筭小量易於溢者良可鄙也夫良可
愧也夫

呂許公蒙正性沉靜寡言有器量以守道待

三六

正稱金部員外郎張紳知蔡州坐賍免或諧

於

太宗曰紳洛中豪家安肯受賄此皆蒙正貧

賤時索於紳不如意以致罪耳

太宗即時復紳官蒙正亦不自辨未幾罷政

柄會紳舊事發露黜爲絳州團練副使蒙正

入相

太宗謂曰張紳果實犯賍蒙正亦不謝後一

朝士家有古鑑自言能照二百里欲因公弟

獻以求知其弟伺間從容言之公笑曰吾面
不過鏡子大安用照二伯里哉弟遂不敢言

論曰微雲障日不害於明纖塵汚玉何損
於紫大人君子誠不爲小人所損也何也
君子之所以自養者有素也况人君之前
不可自直哉至於不以玩物動心尤見其
德之全也

李聖明道中知絳州還朝閣門祇候李康伯
謂之因謂曰舜五文學謨稱於天下諸公

三七

欲用爲知制誥使宰相以舜上未曾相識盡
一往見之垂白我若嘗謁下崖州則乾興初
已爲翰林學士矣今已老大焉能隨群逐隊
趨炎附熱看人眉睫以冀推挽乎道之不行
命也

論曰余讀韓子送李愿歸盤谷序云伺候
於公卿之門足將進而恣睢口將言而躡
吻未嘗不掩卷而嘆也近世以來士風不
振者由士子好於奔競而自辱耳若李

者豈非識大體而自重者與

王文正公旦深沉弘遠器宇光曠言行忠厚難以備言一日有貨玉帶者詣公門之弟因持呈公繫之問弟曰還見佳否弟曰繫之安得自見公曰玉亦石也得不得重乎自負重而使觀者稱好無乃勞也我腰間寧稱此物哉亟還之

論曰外重者必內輕外輕者必內重士君子識不可重於外也何則嗜慾深者天機

二十八

淺故也文正公盛德士也觀其玉帶之事可爲務外者戒

秦西巴侍孟孫獵得麋俾秦西巴持而歸其母隨麋而鳴秦西巴不忍縱而與之孟孫怒而逐秦西巴居一載召以爲太子傅左右曰夫秦西巴有罪於君今以爲太子傅何也孟孫曰秦西巴以一麋而不忍又能忍吾子乎論曰人之處心不可以不仁也人之所以爲人者由其有此仁也秦西巴不忍於一

麋豈非仁乎仁者可以託國可以爲交可以共患難可以共安樂况使爲太子傅哉孟孫可謂用得其人矣孟子曰側隱之心人皆有之吾於此益信

郝吉字少卿宣帝徵時吉盡心匡衛無所不至宣帝即位衆莫克知吉亦不言後帝聞之將封之會吉病篤上使人加散於身而受封太子大傅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其子孫今吉未獲樂而病

二十九

篤不足慮也後病果愈封爲博陽侯終享其樂

論曰書曰爲善降之百祥爲不善降之百殃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此聖經所載萬世之所信者也彼巧詐者以爲天不足信而用心設計坑人損物無所不爲嗚呼是豈知天人交應之機哉吾於丙吉益信聖經之所云

范式字巨卿張劭字元伯相友善劭卒式夢

劬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某時葬子豈能相
及式馳赴之未至而喪已發將至壙柩不肯
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耶移時見有素
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母曰必巨卿也式因執
紼引柩乃前

論曰朋友爲五常之一其所係非輕也今
之人以其狹小之量忽乎朋友之道相忌
相軋擠之死地而不恤不亦深可悲哉觀
范張之事誠有關於名教不小易曰二人

同心其利斷金豈不信乎

三十

沈麟士齊人也其所著履爲鄰人所認麟士
曰是卿履耶即跪而返鄰人後得履以前目
誤認之履還麟士曰非卿履耶笑而受之
論曰古之人所以不可及者非惟其識之
高於人正以其量之高於人也量由識而
充識量者君子之所以處亂世待小人之
道也若麟士者豈非識量之兼備者與
元德秀號魯山房瑯嘆曰見紫芝眉宇使人

名利之心都盡爲魯山令天下高其行故以
魯山稱秩滿架柴車而去及卒惟枕履簞瓢
而已生六十年未嘗見女色云

論曰人之一心苟養之有素則舉天地間
無非樂也若德秀者所謂無所而不樂者
乎惟其無所而不樂也所以舉天下俱不
足以動心也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慾德
秀可謂寡慾人矣

三十一

北宮子衣其黧褐有狹格之溫進其莪菹有
稻粱之味庇其蓬室若廣厦之陰乘其華輅
若文軒之飾終身適然不知其爲貧也

論曰寒之於衣不待輕暖飢之於食不待
旨甘易足者皆可怡老子曰知足不辱知
止不殆以方寸之心役無窮之慾僕僕百
年豈能已乎此君子之所以處貧賤也北
宮子豈其人與

魏野字仲先居東郊架草堂有水竹之勝人
訪之者無貴賤皆白衣紗帽見之出則跨白

驢號草堂居士好彈琴賦詩以自適宋

太宗祀汾陰召之辭疾不至一日方教鶴舞
俄報中使至抱琴逾垣而奔平生詩思清遠
語皆出人意表若曰棋進難饒客琴生却問
兒若曰洗硯魚吞墨烹茶鶴避烟是皆人之
所不能道者也寄王文正公云從前宰相皆
頻出君在中書十五秋西祀東封俱了畢還
回好伴赤松遊公即飄然謝事冠萊公鎮洛
三邀不至遂寫刺訪之仲先葛巾布袍長揖

三十一

議論騷雅相得其歡嘆曰盛刺不復還留為
家中之寶又寄之以詩云好去朝中辭宰相
歸來平地作神仙其不為勢所推動益如此
論曰淮南子曰天下有至富而非金玉也
適情知足則富矣當大宋盛時在朝者皆
大賢也士君子出仕之秋也仲先獨能紆
鸞龍之翼養浩然之氣其志趣豈不高且
遠哉觀其寄王寇二詩足以見胸中淡然
矣六合之內何物能籠絡其人耶

傅霖少與張詠同學張顯達求霖三十年不
可得晚寓宛丘有被褐騎驢者扣門大呼曰
語尚書青州傅霖求見聞人報公公曰傅先
生天下士昔何隱今何出霖曰子將去矣來
報子公曰詠知之矣但飲酒霖去未逾月而
公薨

論曰心者神明之舍大賢君子無一毫之
欲故神明全故能先知夫豈智術作証之
謂哉中庸曰至誠如神亦言其心體之純

三十二

矣若二君子者可謂無欲者與

米芾字元章宋熙豐間人少負英聲以恩補
校書郎遷太學博士東坡云清雅拔俗之文
超邁入神之字何時見之以洗瘴毒兒子得
寶月賦琅然一誦老夫臥聽未畢蹶然而起
恨二十年相從知元章不盡此賦當過古人
不論今世也後愛閬州南口溪山之勝遂定
居焉作壺城東號海岳喜蓄書畫尤為山谷
黃太史所敬重平生好石見有壞奇秀溜者

則取袍笏拜之呼爲石丈云

論曰落落難合古人有此言矣大丈夫有所抱負舉天下無以知之則託山川草木禽魚翰墨以自況其爲志世人烏得而知之哉夫以米公之高坡公之賢而猶不能盡識況區區俗眼安能遽識大賢君子之所爲乎

劉器之爲司馬公所重元祐間薦爲館職謂器之曰足下知所以相薦否器之曰某獲從公遊舊矣公曰非也某閑居足下時節間部不絕某位政府足下獨無一書此某之所以相薦也

論曰附炎趨熱人之常情世降俗流士風不競知所自重者蓋鮮矣若器之者豈非自重者與然非司馬公之賢則無以知其人矣惟賢知賢吾於二公見之



景仰撮書世不多傳其書錫山王達達善述亦不審爲何時人卷中遇宋太宗仁宗等皆提行似著書者爲宋人其稱宋者蓋所述不止宋時人故以朝代別之也是書雖罕見却無足重余獨收此者以所述嘉言懿行動可師法置諸座右如示箴規高山仰止景行
止雖不能至心嚮往之誰謂是書
非道乎我以先路者耶 己巳十月



景仰撮書一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明王達撰達有筆疇已著錄是書一名尙論篇取
古人可爲師法者凡五十二事皆前列舊文後係
以論率浮淺無意義又出筆疇之下矣

學範二卷

〔明〕趙搢謙撰

浙江圖書館藏明嘉靖二十五年陳堽重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學範二卷》
提要

刻學範叙錄

先師餘姚方古趙先生生乎博學無書不讀視古始無遺者而於音韻尤精嘗曰窮經之隙彙集先儒議論所長而間斷目已見編為學範六篇目惠後學于時先生典教瓊山惠獲泛游於其門既觀是書成心誠悅焉竊謂是書一出不惟使後學之士有所矜式而今古教人之良法既詳且悉蓋亦未有過於此者矣急欲鋟梓目廣其傳當擬游閩訪匠氏目成厥事已而值先母有疾弗果適沙陽鄧子富目商在瓊將還惠於是目是書而謹託焉時洪武甲戌也明年先生捐館自時厥後音問寥又迄今十有一季矣每目道踞阻脩不克躬詣于茲曉夕常往來於懷不少休置第恐此書因而淪沒目負先生于地下為深慊今歲甲申秋惠特來閩用畢初志幸爾此書無恙展玩數四手澤如新俯仰今昔不勝感愴遂俾匠氏歷山羅友慶鳩工目刊之帝目張計七十有一字目數計二萬二千六百二十有奇計工目日凡一百一十有三經始於九月壬子成於冬十月丙申也負板目歸願貽四方同志苟能從事於斯焉則於古入乎何有門人合肥王惠謹識

學範叙錄

學範序

易曰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天地尚在範圍之內而況於人乎天地之於範圍理之自然人之為學所自明理也固乎範圍則天地自然之理在我矣趙先生為謙著學範六篇首之曰教人之要次曰讀經點書作文學字之法凡而文房藝學事物器用莫不有其說焉此知行體用之學用心其勤矣昔吾四明鄉先生畏齋程公著讀書分年日程其於經傳子史諸集略備識者目為中人目上之資可及然而四十餘年來無有一人致力於茲者可為慨嘆為謙學範與日

學範叙

二

程相表裏目分年汰期之有事焉勿忘焉當為名世大儒其於經濟天下直舉而措之尔嗚呼學者其可不目茲為範哉為謙名古則宋天潢秦邸後學正行端心地坦夷家居餘姚作攷古臺著書立言搢紳君子敬慕之嘗為中都國子監典簿今奉

新命教諭廣東瓊州府瓊山學云

洪武二十二年秋八月初七日鄉貢進士將仕郎廣信府儒學教授四明鄭真撰

重刻學範叙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說者曰道進為之方也君子之學以深造而自得之為務然非進為之方則無所以為深造矣無所以為深造則無所以為自得矣吾姚趙攷古先生學範六篇其學者進為之方乎其具簡其用要其說則古人之遺也循此可以自得若夫雜範亦學者之所不廢於是而狗馬則所謂玩物喪志亦或不能免是非先生立範之意也先生教行於海南同邑前輩汪東泉得是書刻之瑯嶼顧訛甚甲辰之春予自楚返放于長江舟中

學範叙

一

無事躬校而手錄之茲用付之梓以廣先生之教俾學者有所自得先生著述甚富曰易學提綱曰周易圖釋曰造化經綸圖曰聲音文字通曰正韻曰六書本義曰正轉音略曰字學源流曰六書指南曰童蒙習句曰南宮續史斷曰歷代譜系讚辯略曰南游紀詠集曰攷古餘事凡若干卷今存者止此與六書本義耳刻此亦恐終為豐城之劍也

嘉靖丙午十月戊子

賜進士廣東按察司副使奉

勅提督學校餘姚後學陳堉謹叙

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又後覺古之聖賢著書立言垂教萬世者是皆曰天之俾我者為心也孔孟之後得夫聖經賢傳之旨為之訓釋為之傳註者又皆曰聖賢之心為心也餘姚趙撫謙先生博學洽聞研精經史既曰其所得者修於身而教於人矣復曰其為學之要筆之於書為學范六篇曰惠來學嗚呼其亦曰聖賢之心為心者歟其高弟淮右王仲迪氏得先生之所學知先生之用心欲曰是書繡諸梓與天下學者共而未得梓人巧乃自璫臺持橐來閩刻之既成俾余叙於後辭弗獲謂之曰人

學范敘錄

二

之有生同此心也同此心者同此理也聖賢知己之有是理而學以成之知人之同此理而推以教之所謂成己仁也成物知也合內外之道也先生之為是書固知人同此心而有曰繼乎聖賢之志矣仲迪之傳是書又豈非知心同此理而有曰繼先生之志乎世之學者欲學聖賢之道不可不讀聖賢之書欲讀聖賢之書其又可不求先生之學范哉余也無似聞先生之學景慕者有年矣第曰弗獲受業其門為恨今觀是書暨仲迪之請不勝起敬謹拜手書於卷末云

永樂二年甲申冬十月上日向吳後學倪俊叙

學范敘錄

三

學范六篇趙考古先生在吾郡所著者也洪武間先生與教吾邑解大紳贈之曰教官聖人之木鐸也吾為聖人賀南海復增一木鐸矣及至果樂得英才曰傳教又慮久而或泯故著為此書示人為學之要先生既歿門人王仲迪氏躬入閩縷橐負板曰歸後行久湮寂無傳近日姚江汪愈憲東泉先生弭節吾郡始廣搜得二殘本於民間參補僅又成書即梓行之余嘗怪吾郡雖遠在海外然自昔多寓賢故知文獨先於廣南諸郡如宋至紹興間胡致堂在嶺表作讀史管見目無文字考證故多牴牾蘇子瞻尤在昌化當時作書傳等編而烟羅子會要吳志諸書要公弼家已有目應其何當彼漸文之時郡士尚能廣藏通世之書及今文教愈洽而擅郡名書後輩亦不知寶今得此然後知文載道者也失載則嚴辭雖足目悅人於一時然久漫厭而書必滅得載則道腴淵淡時或少知而不好然天地間自有不可無者且自唐宋諸名公李贊皇目來在吾郡所著如四十九論知命集海南集史議諸作紛又當時傳播天下至後如司馬涑水晁嵩山亦且為之論賞今皆安在亦存

能數千里鏤索於當時百餘年搜復如今日者考越
知世有載道之文自有鬼神呵護且俟夫嗜道之賢
目有托也此梓一行世舉知要目為學則為聖人木
鐸賀者將不止吾海南而已先生平生著述又有六
書本義歷代譜贊造化經綸圖及聲音文字通藏
秘閣而失丘深菴李西涯謝木齋皆為訪索吾郡不
得為恨今復得此書之行亦可目為諸公少慰矣
正德十六年辛巳春正月吉
賜進士出身戶部主事瓊山後學唐書于西洲書
舍

學範敘錄

四

學範

教範第一

一曰經學見讀範

二曰行實

孝 孝於父母

睦 和於宗族

任 厚於朋友

三曰文藝

古文

贊 箴 銘 碑 碣 表

傳 行狀 記 序 論 說

辯 議 書 奏 詔 制 誥

冊文 題跋 簡 啟 策 檄

今文

時文 四六 劄 致語 疏頭 保狀

詩

三言 四言 五言 六言 七言 八言

九言 五言律 七言律 排律 五言絕句

七言絕句 歌 吟 行 歌行

曲 謠 引 古樂府 騷 賦

頌 栢梁體 雜言 三五七言 半五六言

一字至七字 口號 琴操 詞 詠

篇 唱 弄 長短調 歎 怨

哀 愁 思 樂 別 聯句

集句

謙按一字至七字之類教者亦不必以此教人學者亦不必學之但欲知之而已又有分漢魏體陶謝體玉臺韋柳沈宋體之類則不可不別之也

字

學範卷上

籀 篆 八分 隸 行書 州

章草

四曰治事

選舉 食貨 禮儀 樂律 算法 吏文

星曆 水利 兵法 醫藥 卜筮

讀範第二

性理字訓

日讀字訓綱三五段必看讀百遍倍讀百遍又通倍讀二三十遍後凡讀經書放此程氏

爾雅

謙按漢試學童諷書九千以上得爲吏此學久廢宜於讀字訓後讀爾雅蓋識字知訓詁則無書不可讀矣又按爾雅漢宣博士今漫不加省安能復古

小學

學範卷上

三

假如說小學書先令每句說通朱子本注及熊氏解及熊氏標題已通方令依傍所解字訓句意說正文字求其訓注中無者便檢韻求之不可杜撰以誤人寧以俗說龐解却不妨既通說每句大義又通說每段大義即令自反覆說通面試通乃已久之纔覺文義粗通能自說即使自看注沈潛玩索使來試說更詰難之以使之明透如說大學論語亦先令說透注然後傍注意說正文

讀經

大學

字求其訓。句求其義。章求其旨。每一節十數次。冰思索以求其通。又須虛心以爲之本。每正文一節。先考索章句明透。然後據章句之旨以說上正文。每句要說得精確。成文鈔記旨要。又考索或問明透。以參章句。如遇說性理深奧精微處。不計數看。直至曉得記得爛熟乃止。程氏

明明德章句是一書根本。須細細切已看教分明。無罅漏致知格物章或問是聖門學知之法。須依此細看立定條目。實下工夫。誠意章章句句是聖學心法之根本。朱子學生留意切至處。字字切

學范卷上

四

已子細尋思至功大要只是一朴實爲善而已。朴實要朴實。到至極處。天下章絮矩好惡是聖治心法。貨德仁人是聖政人端。天下之要不出乎此。子細看讀著實。思用之不盡矣。韓氏

論語

將問處。作自己問。答處。作今日耳聞。先儒之說。切矣。至矣。訓詁義理存集註。同異是非在或問。格言遺說在朱子語類。道理在今日天下之事物。實用在吾身。玩而味之在吾心。韓氏

孟子

須有一兩句是主意。其餘是敷衍此主意而明辯之。見破主意。則其餘渙然易知矣。一書主意在性善。實理在仁義。工夫在求放心。養浩然。政事在務農興學以行王道。韓氏

中庸

讀中庸最不易。此兼明天人之道微而顯著而隱。若識得天命之謂性一句分明。方可讀下文也。易就陰陽說雖難。駁而有依。馮中庸單提出天理。雖簡約却難把捉。終走便入異端。慎之哉。韓氏

四書合看書目

學范卷上

五

黃勉齋集義

通釋

真西山講義

大學衍義

饒雙峰纂述

輯講語錄

金仁山大學疏義

語孟考證

通證

何北山王魯齋張達善句讀槐林書截表注音考

趙順孫纂疏

胡雲峰四書通

講義

四書輯釋

四書發明

四書章圖

四書叢說

謙按四書書目亦多。然或密或疏。皆當取舍。惟四書通最精。所不可無之書也。餘如集成之類。不可看也。

四書之暇當看

北谿字義

續字義

近思錄

續近思錄

性理群書

西山讀書記

木鍾集

天原發微

伊洛淵源

孝經

讀孝經刊誤大體已正近吳草廬先生注詳明矣

更看黃氏本旨以極其趣天理人倫之本在是矣

韓氏

易

啓蒙雲峰有通

五贊雲峰有通

學範卷上

六

讀易先將啓蒙究徹八卦圖書之理及原卦畫明

筭策考變占之說然後熟讀繫辭說卦使太極兩

儀四象八卦之理與象數昭昭在心目中却細看

六十四卦彖辭三百八十四爻辭一字皆從太極

兩儀四象八卦理象數中來自然見得聖人下一

字皆有來歷歸著若其用處只在夫日用間觀動

作之端而吉凶悔吝可見朱子本義是四聖人各

各本意程子傳是吾人日用切實之理韓氏

謙按讀易之法辭變象占而已如初九變也潛

龍象也勿用占也初九潛龍勿用詞也有言象

而不言占者占在象中有言占而不言象者象

在占中以此推之盡矣要其歸則三百八十四

爻只是一時字

易書目

朱子本義

古注疏

程子易傳

項子菴玩辭

蔡節齋傳

徐進齋傳

胡庭芳纂疏

吳草廬纂言

胡雲峰易通釋

二體相易論

六爻反對論

諸義

董真卿會通

葉見山總玩

四聖一心

趙然明圖解

程朱易同

學範卷上

七

書

讀書看堯舜禹湯文武之爲君啓太甲成康之繼

述高宗之中興其政何施其事何在舜禹皋陶伊

傅周召之相業其政何施其事何在其餘聖賢所

居何位所施何政所行何事隨句要歸著各人所

居地位以爲模楷上自帝王下自小民皆有其法

須貼實有歸著看大抵尚書只當爲政治樣子看

便分明也政是号治天下大經大法事是逐時小

事書中不是樣者不必強求書中是樣者不可放

過逐句看見各人地位處置樣子分明又將先日

所見同是此地位而處置或同或不同以類參合而觀則所得多矣韓氏

謙按金仁山通監前編考定書注多所發明當與蔡傳互相羽翼又當以尚書大義標題于上使一篇關鍵所得良多

書書目

蔡氏傳 古注疏 蘇東坡注

林少穎注 吳才老注 董鼎纂注

陳櫟纂疏 草廬纂言 通監前編

尚書大義 汪氏集傳補遺

學範卷上

八

詩

讀詩吟詠古人情性而反之吾心之情性達之今之天下之情性只作街談俚語看不須艱深求之鳥獸草木器服之名却須攷究每章每句不要拘一說隨用句句有千變萬化只要看得活推得廣用得實古注疏是漢唐經師教學者之說於淫奔逆亂難講處假故事換別意以避之朱子是商周魯十五國倫詩人本情性之說兩不可廢韓氏讀詩主朱子詩傳綱領義理都在綱領中傳只是訓詁制度參古注疏陳氏

謙按詩不難讀但逆得彼時事情切於今日事情誠不覺手舞足蹈

詩書目

朱子集傳 古注疏 童子問

歐陽本義 王氏詩疑辯 蘇黃門解

東萊讀詩記 胡一桂纂疏 劉氏通釋

詩緝 汪克寬音義會通 許氏名物鈔

禮逸經

大戴記

儀禮

學範卷上

九

注疏 晦菴經傳 通釋

周禮

注疏 王東嶽訂義 易帝注 鄭譯注

禮記

古注疏 衛氏集解 黃勉齋經傳通解

楊復經傳通解 黃氏日鈔

陳櫟注解 陳澧集說

讀三禮儀禮是經周禮是緯官守所分掌者禮記是傳當分四科三百經禮三千曲禮以類相從而考證之在者審所歸亡者缺之四科者禮也儀也

樂也制度也吉凶軍賓嘉之大目為禮應對進退坐作趨行之小節為儀聲律歌舞八音之為樂封井宗學宮室器服之等為制度以經證經不可曲逆傳注周禮一書是文武周公弓天下之大法自堯典以降莫備於此大政在六官小事具諸職有志者須大度細心深思而實體之韓氏

春秋

左氏傳 公羊傳 穀梁傳

讀春秋以左氏為按正經為斷先儒二言盡之矣斷事不可先立主見將本人所立何功所犯何罪

學範卷上

十

來蹤太跡子細推尋一小節不究便有錯斷處功罪本事節又明白却原其情而定褒貶有兩是者有兩非者有似是而非者有似非而是者有是非各半者有是非輕重比倫者有小功補過者有小罪絀功者有初無是非者有青災者有功之首罪之魁不見形跡必當表而出之者有未有是非而或先見戒者弓心易氣以觀其事明目聰耳以察其情執中有權以斷其理左氏按也公羊穀梁議也胡氏斷也然聖人之旨微必待吾心之清明者以裁之韓氏

謙按春秋聖人之刑書也經常之道載於易詩書禮矣故聖人作春秋以寓其變凡春秋所書皆非常道皆無褒美之辭近有鍾律伯紀者作春秋按斷戴良叔能者作經傳攷惜二書未傳也

春秋書目

胡氏傳 古注疏 啖趙纂例

程氏傳 張洽傳 劉氏意林

權衡 程氏本義 李氏會通

考異拾遺 汪氏纂疏 諸傳提要

學範卷上

十一

三傳朱墨 陳氏後傳

經通用書目

陸德明音釋 九經圖 九經講義

讀諸經當以一經為主詩書必須通習韓氏

讀子

邵子 皇極經世書徐驥注

周子 太極圖 通書 朱子注 雲峯通

張子 正蒙 西銘 朱子注 雲峯通

程子 遺書 外書 文集

朱子 大全集 語類

或看或讀必詳玩潛思以求透徹融會切已體察以求自得程氏

荀子 揚子 文中子 賈誼雜書

管子 老子 莊子 列子

淮南子 抱朴子 太玄經 呂氏春秋

說苑 新序 子略 文心雕龍

武經七子 韓非子 八陳圖 王充論衡

讀諸子儒家荀揚文中子新序說苑雜家管子呂覽賈誼淮南子道家老子莊子列子抱朴子兵家

孫武吳起司馬法韓非等皆文章精奇論說要妙

學苑卷上 十二 三

雖所學不醇而見趣高深可資博覽讀之當分三

科一見地二文章三事料見地者諸子所造雖有

大小淺深然必有所悟入處雖偏駁要必有見識

見識既真自有妙理學者所志雖不同皆須有真

悟處方能有所成就後世文章事業不及古人者

以其悟入處淺又故也讀諸子可以見之矣文章

者苟卿賈博揚雄簡與穰苴典古有先王遺風韓

非嚴峭皆自成一家事料者故事也精意也句法

也字樣也自然也名物也助詞之變例也往又精

古非魏以後所及皆須摘取以節筆端韓氏

讀書只要通徹義理須通徹不須強記自然不底

也一字有一字之義一句有一句之理一節有一

節之意一章有一章之旨先明字義一字不可放

過次明句理須要分朗透徹次明節段須要離析

曉然次明章旨須要貫穿歸一其要只在字義字

義精詳則三者易見矣陳氏

譙按子書至多此其當看者若鬻子關尹子元

倉子公孫龍子慎子下至化書之類或偽或駁

亦不可不一讀也林居僻處而有志於該博者

儻不能遇見當求諸子英華以資博識

學苑卷上 十三

讀史

史記 西漢書 後漢書 三國志

晉書 隋書 唐書 唐鑑

五代史 宋三史 元史

右各代史

資治通鑑 綱目 通鑑前編 紀事本末

通典 通志 文獻通攷 續綱目

宋編年綱目

右通史

讀史管見 史斷 尹氏發明 集覽

劉氏書法 汪氏攷異 通鑑提綱 綱目凡例

右通攷

謙按國語戰國策南北朝史之類亦當一看更以古史略史籍古錄皇王大紀古今通要參之可也

讀史當分五科第一於帝紀內看歷代興亡第二於列傳內看古今人材第三於列傳內看古今事迹第四於諸志內看歷代典章第五以春秋之汰斷興亡人材事迹之是非以三代斷歷代典章之粹駁仍須以外史參辨証枉凡讀史當以正史為

學範卷上

十四

先十七史是也然後以通史通志會同之通鑑通典之類是也又以外史會要攷訂之國語國策東觀前表外書舊唐書周官漢儀唐宋會要之類是也又以史論評確之唐鑑管見之類是也至若古史暇日亦不可不知當斷以孔子五帝德存而勿論也韓氏

看通鑑及參綱領兩漢以上參看史記漢書唐參唐書范氏唐監看取一卷或半卷隨宜增減四書此何書不可看雖不必如讀經之遍數亦須虛心反覆熟看至於一事之始末一人之姓名爵里

謚號世系皆當子細攷求強記文須今項詳看如當時君臣心德之明暗治道之得失紀綱之修廢制度之因革國本之虛實天命人心之離合君子小人之進退刑賞之當濫國用之奢儉稅歛之輕重兵力之強弱外戚宦官之崇抑民生之休戚風俗之厚薄外夷之叛服如此等類以項目寫貼眼前以備逐項思玩當時之得失程氏

學範卷上

十五

讀集

文選 昭明

文粹 唐

文鑑 宋

文苑英華

文章正宗 西山

續文章正宗

文章軌範

崇古文訣

程氏揅點韓文

韓文

柳文

三蘇文集

六一居士集

南豐類稿

臨川集

山谷集

古文集成

國朝文類元

道園集

黃文獻集

揭曼碩集

陳蒲田集

趙文敏集

楚辭

淵明集

杜詩

太白詩

韋蘇州詩

文公詩

唐音

選詩補注

古樂府郭茂倩集

讀文章且於孟子中取長瞻者二十餘章韓文四五十篇蘇文亦然合成百篇取時頃煇已意中所甚喜者寫入若覺篇又可喜繞滿百篇之數即止不必多貪若篇々不見可喜即不必強取看終集之後再轉求之雖百轉可也寫成百篇後讀書之暇每日隨意多少反覆讀之或默看或揔點隨喜處觀之先要粗看過却本分大段又本分小節即段既明觀其首尾中間相發處相變處擊揔處提

學範卷上

十六

三原正

子百尾中間議論句法字樣具成了又自然成文

於句中不費尋思直拈筆便寫本方可拈紙筆矣

不可藥此便日弄紙筆仍須切禁當愈嚴其來愈

多作性之通不可過矣勉之勉之此後卻須求先

輩點化艾錄就簡掃博歸約易矣韓氏

讀集義理先觀體制次分間架次看發意次觀造

語義理或經或史或子隨題所宜若有所取能識

破此四者便能作文矣陳氏

作文以主意為將軍轉換開合如行軍之必由將

軍踰令句則其裨將字則其兵卒事料則其器械

學範卷上

十七

當使兵隨將轉所居東坡谷江陰葛延之萬里凌

步至僭耳求作文秘決曰意而已作文事料散在

經史子集惟意足以攝之正此之謂程氏

謙按老泉疊山有揔點孟子極使人易知作文

之法又虞邵菴有韓柳歐蘇曾王之選揔點畫

截最為法度

通志略

通政

甄氏五經算術

玉海

通典

山堂攷索

類說

日抄

尚書中星閣法詳說

林勳本政書

朱子井田譜

夏氏井田譜

蘇氏指掌圖 程氏禹貢圖 鄺道元水經

漢官攷 職原 張主一地理沿革

陸師農禮書 陳祥道禮書 陳陽書

博物志 律呂新書 集古錄

博古圖 征賦定攷 太平御覽

右通用

本草 靈樞 素問

六壬神樞占 八門符應法 八十一難經

傷寒論 參同契 焚書

畧桑輯要 四時纂要 沈存中十詠冰

汜勝書 涉世錄 太白經

居家必用 易林 類說

太乙福應筭

右雜書

謙按晉人有言儒者恥一事之不知然九流之說雖非雅論蓋不可不之究也雖不必熟玩亦當通徹心印中苟欲應用縱不能記今有所考也

點范第三

攬點經書凡例

館閣校勘法

句讀二字側點為句中點為讀凡人名地名物

并長短句內小句並從中點

勉齋攬點四書例

句讀例

舉其綱 文意斷

讀 者也相應 文意未斷

覆舉上文 上反言而下正

點抹例 上有呼下字 下有承上字

紅中抹 一作黃旁抹 綱 凡例

紅旁抹 警語

紅點 字義 要語

黑抹 攷訂 字眼

黑點 補不足 制度

程氏實勉齋例

舉其綱為句

如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文意斷為句

如此對小子之學言之也

者也相應為讀

如大學者大人之學也

文意未斷為讀

如言既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本其舊染之污也

覆舉上文為讀

如曰然則此篇所謂在明又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者亦可得而聞其說之詳乎

學範卷上

二十

上及言而下正為讀

如不親其親不長其長則所厚者薄而無以及人之親長

上有呼下字為讀

如中庸何為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

下有承上字為讀

如德者本也財者末也

續補句讀例

一曰字是作本書者記當時對面答問之辭者

並作句曰字是援引作書作日作人之言止作

言字說者非無點有句長欲讀者寧讀於上

仍以曰字連下文

凡呼小子或二三子或參乎對面呼之而欲重

其聽者皆為句

一綱在上而目在下者綱為句目為讀目為盡為句

一目之上而綱在下者諸目皆讀目盡為句綱獨

為句或下是綴語解語意短急者目盡為讀

一無綱之目並為讀目盡為句

學範卷上

二十一

一無綱之目每目自有抑揚及自解者解盡為讀

目盡為句有綱之目同

一句段正及者自為句讀

謹按程氏續補例如每目自有抑揚及自解者

皆讀而目盡始為句之類不可盡從如希弗學

學之弗弗弗措也豈可直至希弗行之弗弗

弗措也然後句哉學者時文損益無害也

魯齋先生擬點綱目凡例大略

黃抹

始事

沿革

諫令

總例

黃點	土功
青抹	祭祀
青點	學校
朝會	宴幸
聘徵	賜予
和質	使說
紅抹	中抹補正本旁抹事之善者
紅點	綱中作筆
白點	音釋
黑抹	人之不善
黑點	事之不善
論斷	天地災變
綱目大書	有正例
有正例	有變例
綱目分注	有益
程氏廣豐山批點韓文凡例	
議論體	
一句讀並依點經添	
一大段意盡	黑畫截於此玩篇
一大段內小段	紅畫截於此玩篇
一小段內總節目及換易句法	黃坐畫截於此玩

一論所舉所行事實及來書之目及所目作此	篇之故每篇首末常式
一所論援引他書及攷證及舉制及舉前代國	名
一所論綱要及再舉綱要及或問體目及提問	黃側抹
之語及斷制之策	黃中抹
一義理精微之論	黃中抹
一凡人姓名初見者	紅中抹
一繳上文結上文緊切全句或發明于事實之	下或先發明事之所目然于事實之上者
一轉換呼應及用力字繳結句內雖已用紅側	紅側圈
圈而字合此例者每字	黃側圈於此玩字
一轉注字先攷始音隨四聲紅圈	黑側圈
一有韻之韻	黑側圈
一造語奇妙者	紅側點
一補文義不足及覆提論德行及推說虛叙總	黑側點
述其所目然	黃側點
一譬論	黃正圈
一要字為骨初見者	

敘事體

一句讀並依點綫例

一大段意盡

一大段內小段

一小段內總節目及換易句法

黑畫截篇法

一敘所行事實及年踰及人名爵里謚號父祖

妻子兄弟等及叙所目此篇之故銘曰詩曰及

每篇末常式

一敘教詔對答之語

黑側抹

一敘引援佐書及攷證及舉制度及舉前代

國名

一所叙綱要及再舉綱要及提問之語所提問

難事實雖已用黑側抹而合此例者

一義理精微之論

一凡人姓名初見者

一造句奇妙者

一反覆提論其德行及推說其用心而虛叙總

述其所目然及補文義不足黑側點

一譬喻

一綴上文結上文切緊要句或數明于事實之

下或先數明事之所目然于事實之上者此例

可強求

一轉換呼應字及綴結句內雖已用紅側圈而

字合此例者每字

一轉注字先攷字始音隨四聲用

一有韻之韻

一要字為骨初見者

一學范卷上

一要字為骨再見者

謙按程氏既以此例著于分年日程又抄文

章正宗內韓文七十餘篇摭抹行世雖云精

緻然恐太懸壘者隨宜損益無害也老泉摭

抹全本韓文不可不見也

書目 賈昌朝群經音辨 鄭夾漈六書略

王果齋正始音

謙近集正轉音略此諸家頗有訂正

作範上第四

陳氏曰作文之法一曰養氣二曰抱題三曰明體四曰分間五曰立意六曰用事七曰造語八曰下字

養氣法

肅

朝廷之文宜肅

論聖賢道德宜肅

壯

長江大河之文宜壯

論軍陳英雄宜壯

清

山林之文宜清

論風月真逸宜清

和

宴樂之文宜和

論通人達士宜和

奇

鬼神之文宜奇

論俠客高士宜奇

學範卷上

王夫之

論富貴美人宜麗

麗

宮苑之文宜麗

論富貴美人宜麗

古

游覽古迹之文宜古論上古人事宜古

遠

登高眺遠之文宜遠論大功業人宜遠

右養氣之法宜微心靜慮以此境此事此入此

物默存於胸中使之融化與吾心為一則此氣

油然而生富有樂處文思自然流動充滿而不

可遏矣切不可作文氣不能養而作之則虛而

不可用所出之言皆浮詞客氣非文也氣之變

化無方當以此例推之

抱題法

開題

目題中含說事逐一分析開寫於篇中各
間架內次其先後所宜逐一說盡或目意
化之或目情申之或目實事紀之或目故
事影之或目景物敘之一篇內變換雖多
句又切題也

合題

亦目題中含說事逐一開寫却將意融會
作一篇一口气道盡然忌直率於間架要
意思曲折

括題

只取題中緊要一節作主意餘事輕又包
括見之

學範卷上

王夫之

論扶傍題目而不著迹題中含說事皆影

影題

並不說正題事以故事或以他事或立議
論扶傍題目而不著迹題中含說事皆影
見之變態最多

反題

題目或悖義理則反其意說之

救題

題目或悖義理而目強詞說正理解救之

引題

別發遠意使人不知所從來忽然引入題
本却又親切痛快此要筆力似影題而實
異也影題從中來此題從外來

感題

題辭感其文使甚簡而不漏脫題中一事

衍題

題虛無可說乃衍其意使甚多而無一字

送題外來

題題

將題目熟涵泳之使胸中融化消釋盡將
題目中粗語掃去取出精爽微妙之意作
成文章迤出題外而不離題中此作文之
極功也

明體法

詩

五言古詩宜清婉而意有餘

七言詩宜峭絕而言不悉

五言長篇宜富而瞻

七言長篇宜富而展

學苑卷上

二十八

二百四

五言律詩宜清而遠必拘音律

七言律詩宜壯而健時用拘律

五言絕句宜言絕而意有餘

七言絕句宜意絕而言不足

歌

宜通暢響亮讀之使人興起

吟

宜沈潛細味讀之使人思悠

行

宜快直詳盡

曲

宜委曲諧韻

書

宜隱蓄近俗

引

宜引而不發

古樂府宜喜怒哀樂各極其情而范之呂理

騷

宜情深痛切而極有情

賦

宜敷衍富麗事意詳盡而語不冗

頌

宜典雅和粹

樂詞

宜古雅諧韻

贊

宜溫潤典實

箴

宜謹嚴切直

銘

宜深長切實

碑

宜溫雅典雅

碣

宜質實典雅

學苑卷上

二十九

表

宜張大典實

傳

宜質實而隨所傳之人變化

行狀

宜質實詳備

記

宜簡實方正而隨所記之事變化

敘

宜疏通圓美而隨所敘之事變化

論

宜圓折深遠

說

宜号易明白

辯

宜方折明白

議

宜方折明切

書

宜簡要明切

奏

宜情理懇切意思忠厚

詔

宜典重溫雅謙冲惻怛之意藹然

制誥

宜峻厲典重

冊文

宜富而雅

分間法

頭

起欲緊而重大文五分腹二分頭領小文

三分腹一分頭領

腹

中欲滿而曲折多要欲健而快

尾

結欲輕而意足如駿馬注坡三分頭二分

尾

學範卷上

三十

凡文如長篇古律詩騷詞古詞古賦碑碣之類
長者腹中間架或至二三十段然其要不過作
三節而已其間小段間架極要分明而不欲使
人見間架之迹蓋意分而語串意串而語分也
立意法

景

凡天文地理物象皆景也景以氣為主

意

凡議論思致曲折之意也意以理為主

事

凡實事故事皆事也事生於景則真

情

凡喜怒哀樂愛惡之真趣皆情也意出於

情則切

凡文體雖衆其意之所從來必由於此四者而
出故立意之法必依此四者而求之各隨題之
所宜目一為主而統三者於中凡文無景則枯
無意則粗無事則虛無情則誣故立意之法必
兼四者

戴帥初曰作文須三致意一篇之中三致意一
段之中三致意一句之中三致意
陳尚書曰文意一本事者認題也二原情者明
來意也三據理者守正也四按例者用事也五
斷決者結題也五者備矣詞貴簡切而明白

學範卷上

三十一

用事法

正用

正用者故事與題事正同者也

反用

反用者故事與題事正反者也

借用

借用者故事與題事絕不類以一端相近

而借用之者也

暗用

用故事之語意而不顯其名迹

對用

經題用經事子題用子事史題用史事漢

題用漢事三國題用三國事韓柳題用韓

柳事佛老題用佛老事此正法也

援用

累語

字詩大序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一句
疊四之字莊子尤多論語學而時習之不

亦說乎但學時習說四字是實而之不亦
兮五字是助孟子然而無有兮爾則亦無
有兮爾四字是實八字是助蓋當用則不
嫌多也

實語

尚書及易彖辭用助語極少春秋儀禮皆
然此實語也凡碑碣傳記等文不可多用
助語字序論辯說等文須用助語字

謙按尚書易經文無也字今欲效之其
可乎

對語

尚書義和仲叔四節長對也威侮五行怠

學範卷上

三十四

棄三正正對也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
畏自我民明畏此對語不對意也衆非元
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此對意不對語
也天叙有典天秩有禮下間曰五禮有庸
哉五服五章哉佑賢輔德下間曰邦乃其
昌散文用對語必目散語間之也

隱語

論語割雞焉用牛刀有美玉於斯求善賈
而沽諸孟子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皆隱
語也小雅鶴鳴古樂府臺榭全篇隱語在
列尤多

如語

論語陽貨言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
諾吾將仕矣此語直而意婉也春秋天王
狩于河陽此語婉而意直也凡造語皆當
自然如此則好有意為之非也

長句法陳忠簡曰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

乎哉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

苟無禮義忠信誠懇之心以准之季

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

會晉卻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

于鞍

學範卷上

三十五

短句法華而晚立孫畏厭溺螽

肇種

下字法

諧音 凡下字有順文之聲而下之者若音當楊

則用響字音當抑則下喑字

實意

凡下字有詳文之意而下之者意當明則

下顯字意當藏則下隱字意當尊則下重

韻古

字意當卑則下輕字如此之類變化無方
凡下字於平穩處宜用古人曾下好字面
須尋不經人道語用之須的當新奇而不

性僻乃善凡下字須令讀之看出於自然
已上並陳伯敷文說

陳忠簡曰取論之法有十

一曰直論或言猶或言若或言如或言似灼
然可見孟子曰猶緣木而求魚也書曰若
朽索之馭六馬論語譬如北辰莊子曰妻
然似秋

二曰隱論其文雖晦義則可尋禮記曰諸侯

不下漁色謂國君內娶國中象捕魚然盡國取之是無所擇國語

曰雖竭諸馬避之竭食木木不能避也

學苑卷上

三十六

三曰類論凡其一類以次論之賈誼新書曰
天子如堂群臣如陛衆庶如地堂陛地一
也

四曰詰論雖為論文似成詰難論語扁兒出
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

五曰對論先比後證上下相符莊子魚相忘
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荀子泝丸止於駭
吏流言止於智者

六曰博論取論不一書曰若金用汝作礪若
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

雨荀子猶以指測河也猶以戈春黍也猶
以錐殲壺也

七曰簡論其文雖略而意甚明左傳名德之
輿也揚子仁宅也

八曰詳論須假多辭然後義顯荀子夫耀蟬
者務在其明兮火振其木而已火不明雖
振其木無益也今人主有能明其德則天
下歸之若蟬之歸明火也

九曰引論援引前言以證其事左傳諺所謂
庇焉而綬尋斧焉者也禮記蛾子時術之

學苑卷上

三十七

其此之謂乎

十曰虛論既不指物亦不指事論語其言似
不足者老子颺兮似無所止文則

謙按作文之法甚多因其甚難是目甚
多也大略亦不過此若夫學博心開之
士出於自然者不求其法而自泐孔子
曰辭達而已矣亦奚泐

李性學文章精義

陳忠簡文則

金石例

老泉攬點孟子

唐愚士文斷

謝疊山古文議論

右作文

總論

詩六義風雅頌賦比興次序

詩五法曰體制曰格力曰氣象曰興趣曰

音節嚴氏

九品曰高曰古曰深曰遠曰長曰雄渾曰

飄逸曰悲壯曰渾然嚴氏

七德一識理二高古三典麗四風流五精

神六質幹七體裁皎然

詩貴三多讀多記多講明多

詩本五俗一俗體二俗意三俗句四俗字

學范養上

三十八

三百五

五俗韵詩辨

六開篇法句法字法氣象數音節范氏

用工有三曰起結曰句法曰字眼

大際有二曰優游不迫曰沈着痛快

極致有一曰入神

命意

作詩目命意為主古人云操詞易命意難

信不誣矣命意欲其高遠超詣出人意表

與尋常迥絕方可為主詩則

作詩先命意如構宮室必法度形似備於

胸中始施斤鉞此目實論取譬則風之於

空春之於世暫有其迹而無能得之所為

者是目造端超詣變用易成立意卑凡真

情愈遠一指

篇法

有目字論者有目意論者有目事論者有

目血脉論者一指

五言長篇古詩

分段 過脉

回照 贊歎

凡作一篇先分為幾段幾節每節句數多

少要略均齊前段是叙子叙子通篇之意

皆含其中結段要照前段如選詩分段甚

學范養上

三十九

均並不參差杜却不甚如此太拘然亦不

太長不太短也

次要過句為血脉引過此段過處用二句

一結上一生下為最緊非老手未易能之

目照十步一回首要照題目五步一消息

要問語

贊歎方不甚結處長篇怕雜亂一意為一

段

已上四法備見北征詩舉一隅之道也

五言短古篇法

詞簡意味長言語不可分明說盡含糊則有餘味

楊仲弘曰五言短古衆賢皆不知來處乃是選詩結尾四句所居含蓄無限意自然悠長

昔人詩樣

步出城西門悵望江南路前日風雪中故人從此去

七言長篇古風

分段過段突兀字貫讚歎再起

學範卷上

四十一

歸題送尾

分段如五言

過段亦如之稍有異者

突兀萬仞之下不用過句陡頃便說他事

岑參專高此法

字貫前後重三疊四用兩三字貫極精好

岑參所長

讚歎同五言有淺容意思

再起且如一篇三段說了前事再提後頭說反覆有情如魏將軍歌松子障歌

歸題乃本末一二句徹上起句又謂之顧首如蜀道難古離別洗兵馬

送尾則生一般餘意結末或反用或比喻用如墜馬歌君不見嵇康養生被殺戮又曰如何不飲令心哀

七言短古篇法

詞明意盡與五言相反

昔人詩樣

休洗紅洗紅紅色變不惜故縫衣記得初按舊人命百年能幾何後來新婦今為婦

學範卷上

四十二

又石公前石橋過六角黃牛二頃田帶經躬耕三十年

樂府

每要愈多用俚語而文采之妙矣如焦仲卿妻木蘭詞羽林郎霍家妹三婦詞大垂手小垂手等篇皆絕唱

律詩

破題

多對景興起或比起或引事起要如狂風

卷浪勢欲滔天

領聯

或寫景或寫意或書事或用事引證此聯要接破題如驪龍之珠抱而不脫

頌聯

或寫景或寫意或書事或用事引證與頌聯相應相比如疾雷破山觀者駭愕或就生結句

結句

或就題結或推開一步或綴前聯意或用事或放一句作散場要如刻綬之掉自太

學範卷上

中主

而回詩盡而有餘味曾氏曰情中有景景中有情以事為意以意融事情景迭出事意貫通近體之妙也

絕句

首句起

畫松

畫松有似真松樹

次句起

金陵即事

第三句起

前二句皆閒至第三句方諫本題

扇對

存歿口號二首

間對

首句間次句說本題第三句又間第四句再說本題應二句即摩笄山詩也

順去

松下問童子

問余何意棲碧山

湘中老人讀黃老

藏詠

井

方鏡

學範卷上

四十三

四句聯

兩箇黃鸝鳴翠柳 遲日江山麗

中分別意

前二句說本題後二句說題外意

顛領龍驤十萬兵

借諭

借本題說它事如詠婦人者必借花為詠

如詠花必借婦人為詠

王氏曰絕句截句也後兩句對者是截律詩前四句也前兩句對者是截律詩後四句也如四

句皆對者是截去律詩前後四句也如四句皆不對者是截取律詩前後四句也雖正變不齊而首尾布置四句自為起承轉合

句法

起句

實叙

景境

問答

互題故事

順題故事

弔古

傷今

頌美

時序

客愁

感歎

結句

勸戒

祝願

自感

自愛

學范卷上

四十四

問訊

寄憶

寄書

寄詩

相思

世道

兵戈

我亦

懷古

故事

欣歡

景象

激烈

何日歸

那可再

何由往

何年游

問答

問其穫者婦與姑

何日東歸花發時

當對

白狐跳梁黃狐立

婦女行泣夫走藏

上三下四

鳳凰樂奏鈞天曲 烏鵲橋邊織女河

上四下三

金馬朝回門似水 碧雞天遠路如絲

上應下呼

索練抹林雲氣薄 明珠穿草露華新

上呼下應

林花着雨胭脂濕 水荇牽風翠帶長

行雲流水

春日鶯啼修竹裏 仙家犬吠白雲間

顛倒錯亂

學范卷上

四十五

紅稻啄餘鸚鵡粒 碧梧棲老鳳凰枝

言倒理順

海畔夜深常見日 寒巖四月始知春

議論句 宋人用之古無之

直出句

鄭縣亭子澗之濱 一太三年竟不歸

兩句成一句 七言行雲流水

屢將心上事

相與夢中言

上二下五

不貪夜識金銀氣 遠害朝看麋鹿遊

上五下二

杖藜歎世者誰子 中天月色好誰看

上一下二字成聯

掖垣竹埤梧十尋

曾氏曰古人造語每意精語潔字愈少意愈多
意在言外悠然而長黯然而允此非後人之所
及

字法摘用

史記 文選 東西漢書 爾雅

埤雅 廣雅 晉書 新舊唐書

學範卷上

四十六

六書故

事文類聚字事不可用多宋事也又不可
用偏方俚語之言

字樣集成聯對

白虎觀 金僕姑 高鼻胡人 睂語

碧雞坊 玉鬘侶 平頭奴子 目成

從長

護短

右用字琢句之訣先須作三字對四字對
起然後粧排成全句最不可逐句思量却

成對偶不成作手也或二字對起亦可至

謹至謹踞頭差處在此捕風捉影如何成

詩也

對床夜語曰近體中虛活字極難下虛死字尤
不易蓋調雖是死欲使之活此所以為難老杜
古牆猶竹色虛閣自松聲及江山有巴蜀棟宇
自齊梁人到于今稱之又如入天猶石色穿井
忽雲根猶忽二字如浮雲着風閃鑠無定誰能
造其妙處它如江山且相見戎馬未安居他偏
初衣浹山擁更登危皆用力於一字

學範卷上

四十七

謙按詩者真情實景隨事命意皆理勢之自
然若能熟讀古作參其活句勿參死句自然
造妙如此亦何用力於一字之有雖然學者
固不可不知也

學範卷上

學範卷下

作範下

氣象

翰苑 輦轂

山林

出世神頌

儒先石屏江湖

閭閻

末學道聽塗說

雜採用之不成家數

已上氣象各隨人之資稟高下而發之又學

目變化氣質須仗師友及所讀所習目開導

佐助然後能脫俗近俗目造高明已上並一指

滄浪云漢魏古詩氣象混沌雞目句摘晉目還

學範卷下

方有佳句如淵明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謝

靈運池塘生春草之句謝所目不及陶者康樂

之詩精工淵明之詩質而自然尔又曰唐人與

宋人詩未論工拙直是氣象不同

儲泳曰性情偏隘者其詞躁寬裕者其詞平端

靖者其詞雅疏曠者其詞逸雄偉者其詞壯醜

藉者其詞婉涵養性情發於气形於言此詩之

本原也

家數

以體制論

三百篇

選詩時代亦不同今人例以

柏梁體

玉臺體

古詩

近體即律詩

餘見藝文下

以時論

建安體曹氏父子及

黃初體與建安相接

正始體嵇阮諸公

太康體左思潘岳

元嘉體顏鮑謝諸公

齊梁體通兩朝言

盛唐體開元天寶

以人論

學範卷下

蘇李體

曹劉體

陶體

謝體

沈宋體

陳拾遺體

少陵體

太白體

高逵夫體

孟浩然體

韓昌黎體

韋柳體

孟郊體

王右丞體

李商隱體

滄浪云學詩者目識為主入門須正立志須高

以漢魏晉盛唐為師不作開元天寶以下人物

行有未至可加工力踣頭一差愈驚愈遠由入

門之不正也故曰學其上僅得其中學其中斯

為下矣先須熟讀楚詞朝夕諷詠以為之本及

讀古詩十九首樂府四篇李陵蘇武漢魏五言
皆須熟讀即李杜二集枕藉觀之然後博取
盛唐諸名家醞藉胸中久之自然悟入

黃至道曰范德機得杜工部之骨楊仲弘得杜
工部之皮虞伯生得杜工部之肉揭曼碩非李
非杜自成一家

謙按詩之體制如南北朝初晚唐東坡山谷
后山荆公之類甚多不可以家數論也故但
以大家數列于上庶俾學詩者不習凡近也
音節

學范卷下

三

滄浪云下字貴響造語貴圓又曰音韻忌散緩
亦忌迫促

曾氏曰造語妥帖琢對稱停不患無音節矣又
曰詩貴有音節氣象優游則音節自足觀楚詞
九歌可見

李性學云晦菴先生詩音節從陶韋柳中來而
理趣過之所目卓乎不可及

謙按音節非但謂韻也凡字有響亮者是也
馬伯庸謂不可用啞韻如五支二十四鹹此
或未然也古人詩有全句字聲字者全篇不

字者但詠之不覺其然於是又知非謂用字
不字均也

辯體有一十九字

皎然云風律外彰體德內蘊如車之有轂衆美歸
焉其二十九字掇文章體德風味盡矣如易有象
辭焉

高 風韻切暢曰高左太冲被褐出閭閻高步

追許由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

逸 體格閒放曰逸左挹浮丘袂右拍洪崖肩

貞 放詞正直曰貞山峰高無極涇渭揚濁清

學范卷下

四

忠 臨危不變曰忠唐太宗疾風知勁草板蕩

識忠臣

節 持操不改曰節鮑明遠馬毛縮如蝟角弓

不可張時危見臣節世亂識忠良投軀報

明主身死為國殤

志 立性不放曰志左太冲習又籠中鳥舉翮

觸四隅落又窮巷士抱影守空廬

氣 風情耿介曰氣吳均何當數千丈為君覆

月明

情 綠境不盡曰情漢班婕妤出入君懷袖動

搖微風發常恐秋節至涼颼奪炎熱

思氣多含畜曰思蘇子卿黃鵠一遠別千里

顧徘徊

德詞溫而正曰德謝靈運南州實炎德桂樹

陵寒山

誠檢束防閑曰誠古詩人生寄一世奄忽若

馳騁何不策高足先捷要路津

閑情性疎野曰閑江文通桂棟留夏殿蘭櫺

停冬霰青林枯冥濛丹嶽披葱蒨

達心迹曠誕曰達古詩服藥求神仙多為藥

學范卷下

五

所悞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

悲傷甚曰悲王仲宣臨穴呼蒼天淚下如綆

縻

怨詞理悽切曰怨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

入門各自媚誰有相為言

意立言曰意古詩青陵上柏磊又澗中石

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

力體裁勁健曰力沈約咏歌騁趾含蕭管風

離來

靜謝眺魚戲新荷動鳥散餘花落非松風

不動林狖未鳴乃謂意中之靜

遠非如渺又望水杳又看山乃謂意中之遠

王維送晁監還日本任國唯看日歸帆但

信風鼉身映天黑魚眼射波紅

謙按誠目此十九字求詩之製作無目加矣

要其歸不過情與景二字而已矣情景兼者

為上偏到者次之情景兼者如露浹今夜白

月是故鄉明是也情到者如張蠙長疑即見

面翻致久無書是也景到者謝眺日暮川上

動風光少際浮是也又如水流心不競雲在

學范卷下

本

意俱厚景中之情也卷簾惟白水隱几亦青

山情中之景也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情

景相觸而莫分也白首多年病秋天昨夜涼

一句情二句景也若一聯景一聯情者皆是

也亦有四句皆景六句皆景者但欲以情結

之惟情可目全篇言苟無法駐之易入流俗

故曰騁情於景物之中托思於風雲之表者

難之

右作詩

富看詩評

皎然詩式

須溪與觀集

五公神品

方虛谷瀛奎律髓

李嚴詩辨

鄧中齋金陵詩講義

木天禁詠

楊仲弘詩格對牀夜語

曾李詩則

黃至道詩論王著詩添源流

謙按漁隱叢話詩人玉屑茗溪詩話之類皆

不足觀

學苑卷下

七

書範第五

執筆

凡初學時當虛手心伸中指并二指於几上空畫如此不拘方可操筆

凡篆大字當虛腕懸筆手腕著紙使字不活相貴

謙按大字篆當用無名以上三指擲筆上而懸

擊書之

擲大指骨下節下腕用力欲直如提千鈞

捺食指著中節旁

此上二指主力

鉤中指著指尖鉤筆下

學苑卷下

八

揭名指著指外爪肉際揭筆上

抵名指揭筆中指抵住

拒中指鉤筆名指拒定

此上二指主運轉

導小指引名指過右

送小指送名指過左

此上二指主往來

右名撥鐙法撥者筆筭著中指名指尖圓活易

轉動也鐙即馬鐙筆筭直則虎口間如馬鐙也

足踢馬鐙淺則出易手執筆筭亦欲淺則易撥

動也

右指法

枕腕以左手枕右手腕

提腕肘著案而虛提手腕

縣腕縣著空中最有力

右腕法

大凡學書指欲實掌欲虛腕欲直心欲圓

右手法

撮管以撥鐙指法撮管頭大字草書宜用之書壁

尤佳

撮管以大指小指倒垂執管撮三指攢之就地書

大幅屏障

學范卷下

捻管大指與中三指捻管頭書之側立案左書長

幅鈞子

握管四指中節握管沈著有力書誥勅榜疏

右變法

血法

蹲來分三折管直心圓

駐來分力到水聚

提三分大指下節骨疎水下

捺九分力滿

過十分疾過

擔各有分數圓蹲直搶偏蹲側搶出鋒空搶

衄三分三搖筆殺力

駢、提、捺、過、搶、衄

字生於墨墨生於水水者字之血也筆端受水

一點已枯矣水墨皆藏於副墨之內蹲之則水

下駐之則水聚提之則水皆入紙矣捺以勻之

搶以殺之補之衄以圓之過贊手疾如飛鳥驚

蛇力到自然不可少凝滯仍不得重改

骨法

提疎大指下節骨下端提尾駐飛

學范卷下

縱和大指下節骨下曰蹲首駐捺衄過

字無骨為字之骨者大指下節骨是也提之則

字中骨健矣縱之則字中骨有轉軸而活絡矣

提者大指下節骨下端小疎動也縱者下節轉

軸中筋絡稍和緩也

勛法

藏首尾蹲搶

度中間空中飛度打執也

字之勛筆鋒是也斷處藏之連處度之

右字法

中指下貫上左貫右筆中柔
名指上貫下右貫左筆中勒

右指法

肉法

滿捺 飛提

字之肉筆豪是也疏處捺滿密處提飛号處捺
滿險處提飛捺滿則肥提飛則瘦肥者豪端分
數足也瘦者豪端分數省也

右字法

紙強弱有分數筆力臨時斟酌之

學范卷下

十二

水太漬則肉散太燥則肉枯乾研墨溼點筆溼研
墨乾點筆

墨太濃則肉滯太淡則肉薄粗則多累積則不勻
磨墨之法重按輕推遠行近折

研池寬面細每夕一洗則水墨調勻血肉得所端
石取細潤停水歛石取鎮壓發墨蒸之斯為寶矣

初學須用佳紙今後不怯須用惡筆今後不擇筆
凡書不得自磨墨令手顫筋骨木強是大忌也
凡磨墨不得用硯池中水令墨滯筆洩洩以水
汲新水臨時斟酌之此上並陳氏說決
此下據諸家為之

永字八法

側不贅臥

勒常患号



弩過直而力敗 趨宜存而執生
策仰收而暗揭 掠左出以鋒輕
啄倉皇而疾掩 磔趨趙以開撐

心法歌

執筆之法實指虛拳運筆之法意在筆肯八法
立執永字精研筆分篆隸鋒別正偏仰覆向背
開合折旋壘縮畱放結構縮牽短長疏密肥瘦
方圓一字體態倚側取妍點須三過情性相聯
出入往復墨斷執連藏鋒聚氣舒足展肩舉筆
作字各有後先承上接下顧盼幽玄斯為心法
至理存焉若非知已千金勿傳

學范卷下

十二

側

此導鵞執以中指斜頓向右以大指齊頓作
報狀以中指握鋒在內按筆而收之

仰三角 覆三角 用於執當仰覆者

相顧點用 直三角即丁字
於州字 點用於宮字

直四角用

於于字

長鼠矢用於

長吏使更

聯飛

後橫三往一復

烈火

向使中帶相背執衄鋒暗按各自立執

寬橫

波

學範卷下

散水

類不同意要通相顯異橫二停從四停

上內一中外二下自外四至內三

連衄側輕揭則率字左右從之

暗築

會頭

左啄右側相背

其胸

左潛揭而右啄對

向貴從上開下合

廣四角用於並華善

義起於蘭亭茂字

短鼠矢用

於夾奚契

急雁陳暗衄微駐輕

揭潛趨連縣相顧

外相向而偃內相隨而仰兩旁分八字相

促橫

波

波

十三

上衄側中偃下仰挫趨鋒或藏或露狀

上側覆殺下築而趨之須相承接若並

駁鋒直衝有駁連物月其內兩點是也

左啄右側相背

賢橫上合下開

其胸

左潛揭而右啄對

向貴從上開下合

皆帶側勢首尾相顧

皆帶側勢首尾相顧

勒

一勒常患字須直入筆鋒向左勒回向右橫

過不駐鋒折回其執首尾俱低中高拱如

覆自樣空中遠搶以殺其勒如勒馬之用

輻也

偃

二

首搶下

尾搶上

二

首搶上

尾搶下

二

首搶上

尾搶下

二

首搶上

尾搶下

二

首搶上

尾搶下

凡字畫忌如篆子終篇展玩不見橫畫始是法

書

學範卷下

弩一弩過直而力敗須橫入筆搶右築鋒向上

行而少駐復引鋒下行執須佗珥而

至末復駐左衄訖趨出鋒藏亦可若鋒收

向上坐露也末駐鋒而不收引而伸之縣

鍼也分向背則為儻

縣鍼

一

首搶上尾搶上

一

首搶上尾搶下空出

一

首搶上左右上左

一

首搶上左右上右

一

首搶上左右上左

一

首搶上左右上右

背 〃 〃 首搶左上左右上右

〃 〃 尾搶左上右右左上

偏蹲偏駐側搶側過

儻 〃 首搶中心上山字分盡處空中落下盡分

〃 起處蹲之尾搶上山空中力盡止凡豎多

側分向背以成其體〃目向也〃門背也

水中豎直左右相背用內兩直左右相背

看字之肥瘦稱長短隨偏旁所宜皆須分

向背以避鋪筭子也

坐縮 〃 斤字右坐左縮 〃 拜字左坐右縮

學範卷下 十五

趯 〃 趯宜存而執生極紐轉筆鋒提趯抱

身賢短如足踢物

奮筆 〃 左側而獨立中紐折而又鉤用於系

小 〃 若佗小用於光當尚

蠶尾 〃 丁寧亭蟹 〃 蘭亭殊字用之爭

鉤 〃 用之 〃 鉤 〃 事于又隨體變化

打 〃 提鋒空中打下

〃 乃點法之長者

打 〃 右打反

鉤 〃 趯抱腹

背拋 〃 〃 鋒緊掠徐拋之速

則失勢遲則緩怯

乙 乙 乙 乙 乙 乙

鄉儻仰勒反趯 〃 覺寬圓或佗背儻或佗坐

露号或佗縣鉞号或佗圓趯如背手拋物

大背 〃 〃 仰勒紐左弩挑或偃勒紐右

拋 〃 〃 背拋長短屈伸各隨字形

挑 〃 〃 右背儻仰勒太趯

趯覺抱腹而清

學範卷下 十六

戈 〃 即背趯法悉以中指提主

盡處以名指拒而趯之

〃 〃 〃 〃

此戈法之變提空中所下勢盡或仰趯抱身

或收趯歸腹或反趯向左大體如鄉又豎而

少又顧盼反趯之勢欲飛有所戈有樂戈有

反戈有飛戈

包裹 〃 〃 圓角趯鋒作弩法

勢未盡而趯之

刁刁刁

此包裏之變或仰背
儘纏或偃鄉或仰背

雙包

乃

左先佗鄉撇尾停筆取執飛筆隨執包
撇飛佗偃勒紐鄉儘儘押首啄尾紐出

長打務以包撇取執儘打間對撇首打

背值勒尾打尾号撇尾

雙裹

乃

法與雙包同但自撇首偏
躡取執執遠則力短裏撇

号方

上号旁鄉下偃或

上号旁鄉下偃或

學範卷下

十七

飛方

一

上飛号旁飛向下飛偃飛者空中飛筆
緊提轉腕疾出也

策

一

策仰收而暗揭所筆背發而仰收兩頭
高以筆心舉之即指輕提筆而進故曰

策

掠

ノ

左下為掠而鋒輕隨
手遣鋒執盡仰收

撇

ノ

背撇首圓躡過佗縣鍼法左出鄉撇首
偏躡又顧左轉佗鄉撇豎尾縣鍼左出

如手肯後撇物

波

ノ

啄倉皇而疾掩點首撇尾又出微偃如
鳥啄之啄物水承字右筆
蹴纏趙以開撐首捨地中駐而右行末
駐筆躡鋒而出須飛動無凝滯

波

ノ

橫過曰波從五停首一中三尾一橫五
停首一中二尾二大體佗仰畫不躡以
鋒倚裏空躡三面力到順指歌下力滿

微駐仰出三過筆中又有三過如水波
之起伏

學範卷下

十八

ノ

草書以拂代
辟如柳葉

ノ

或如手拔
物謂之拔

イ

立人之法如
鳥之在柱

ノ

顯異法上點駐鋒左右捏鋒橫畫按筆
執須相順須令覆下以圓峻飛動為美

令

衮筆法須按鋒
上下感紐之

連

ノ

上點如左足立定取力下屈如右股三
折取執下拂如右足之連筆點

絞絲

糸 曲折皆用捺
下用開三點

結篆法

左右 篆法

至巢 中有隸法

三 上覆中仰下覆

無 四直上開下合四點上合下開

亦 二豎向二點背

九見 肩折擊旋

川升 右坐左縮

棗塞 棗上畱塞上放

學範卷下

十九

西七 短

業翠 長

方刃 跡

璽爨 密

則必 肥

身壽 瘦

因淡 方

沱初 國

只具 舒左足

雲空 展右肩

丘夾 上承

僉舍 下生

戈哥 上鉤暗收下鉤明放

宇宙 上占

夸來 中占

卷允 下占

吟峰 上齊

鈿知 下齊

囚丙 促緊

於民 寬閒

學範卷下

干

在奇 上綫

多助 下綫

敬亂 左讓

號滯 右讓

未采 衡讓

印邛 直讓

驚橫 錯綜

龍朝 分壘

衛御 三排

罷囂 四隅

印 卽 从 卩

都 邵 从 邑

階 隲 从 自

師 帥 从 自

內 旬 藏鋒聚氣 不露圭角

諸 詠 相向顧盼 方有性情

發筆先后

龜 龜 先 丙 次 廿 次 門 先 丙 次 二

龜 龜 曰 次 動 次 又 門 次 日 次 二

畱 先 丁 次 田 非 先 斗 次 戶 區 先 品 次 風 先 凡 次 虫

學範卷下

二二

飛 先 飞 次 一 次 白 先 一 次 羽 先 刀 次 彡

老 先 老 次 無 先 三 次 垂 先 一 次 少 先 小 次 一

鼠 鼠 先 白 齒 次 壺 先 右 次 興 先 同 次 興

亞 先 可 次 万 次 肅 先 尹 次 次 兆 先 儿 次 以

非 先 日 次 三 鼎 先 胃 次 齋 先 亨 次 瓜 次 示 次 川

窠 先 宀 次 康 先 禾 次 學 先 次 次 曰 次 字

偏旁隨字辨體隨體識樣字形有孤單重並并累攢積之體須處許慎說文為主而分布之以此為例推廣求之

謙按自古能書者不少知造書之旨者誠獨少能書者但務詭媚未有克臻所從者本字寫本真字從直雖逸少魯公猶且弗免況它人乎謙以為偏旁來歷必當細考六書而書之筆法勛骨則效古人而為之則意在筆肯一在其中非

學範卷下

二二

惟字學之工亦且義理流於目肯庶乎可上達也

法帖

篆

吉日癸巳

石鼓文

詛楚文

泰山碑

繹山碑

秦望山碑

碧落碑

新泉名

張子子碑

三段碑

大風歌

嚴子陵祠堂記

延陵季子墓

八分

石經	楊震碑	孫叔敖碑
郭先生碑	慎令劉君碑	玄儒莫先生碑
小黃門碑	華山碑	淳于長夏承碑
校官碑	燕然山名	駿乘令劉熊碑
受禪	尊彌	漢隸字原
隸纂	石經遺字	劉球隸韻碑本
隸即真書		
鍾繇力命克捷宣示	黃庭經	
樂毅論	畫象贊	曹娥碑
洛神賦	漆鶴名	智永千文
虞世南孔子廟堂碑	歐陽九成宮	
化度碑	皇甫君碑	張旭郎官
褚遂良哀冊聖教	顏真卿麻姑壇	
放生池	活谿中興頌	千和子
東方贊	普光王寺	鄧公陀羅尼
蔡襄茶錄	萬安橋記	
行		
鍾繇丙舍吳人羸頓雪寃長		
二王帖	蘭亭	
開元寺	褚遂良枯樹	三聖菩薩寺

沙羅樹	孫過庭書譜
草	同
急就章	二王帖
懷素帖	歐陽詢千文
通用	孫過庭書譜
淳化法帖亦曰閣帖王著摹刻十卷庭珪墨打	
賜親王宰執	曆間火今有者翻本渾絳也
絳帖淳化翻本諸師且模刻骨法清勁足正王	
著肉勝之失亦稱滿附馬帖	
潭帖亦稱長沙帖丞相劉公沆帥潭日命慧昭	
大師希白模刻增補寒十七日王蒙顏真卿等	
帖風韻和雅血肉停勻後有新刻本又有碑匠	
家本	
大觀帖大觀中奉旨刻石太清樓與淳化少異	
蔡京標題	
太清樓續閣帖劉黻模勒工夫精緻亞於淳化	
肥而多骨失之粗硬	
板閣續帖即刊于太清樓者後重模刻于紹興	
府學亦名續蘭亭且其中有蘭亭也今遷于源	

戲魚堂帖劉次莊模閣帖于臨江故又稱臨江帖用工精緻頗有骨格若舊拓本鋒銛未失今多刊缺矣其釋文間有謄

武岡帖重模絳帖二十卷殊失真且石不堅易失精神後有武臣守郡嫌不精采令匠者洗碑遂愈不可觀

淳熙脩內司本卷帙規模同閣本而卷尾題字乃楷書非篆書也

福清民家板刻亦稍精匠者不善用蠟有研光痕其刻有絳閣急就董鵬塔題名四帖

學憲卷下

十五

昂帖武陵郡齋板本增益最多傳而不精

蔡州帖上蔡臨模絳帖上十卷出臨江之上

汝帖王審輔道摘諸帖摩合為之後有汝州印

黔江帖秦子明命湯正臣父子摹刻僧寶月古

帖十卷壁之黔江之紹聖院

星鳳樓帖曹士冕模刻工緻有餘清而不穢

玉麟堂帖吳琚模刻穢而不清多米家筆伏

寶晉齋帖曹之格模刻星鳳之子在諸帖為最

下

百一帖王方慶模刻筆意清道雅有隄趣恨刻

手不精耳鴈塔題名有北本有彭州本

謙按篆分隸行草帖頗多上所列特其尤者
尔學者於其中得一二而攻之足矣餘則不
可不徧觀焉通用下其列者蓋自閣帖之行
好事者轉相傳刻優劣不無難目徧得佳者
於其中得一二觀之目見晉唐人彷彿尔
如紹興監本澄陽烏鎮資州甲秀之類不能
悉載

字學書目

說文

學憲卷下

十六

張有五聲韻譜

夏練古文四聲韻

五音韻譜

高氏五書韻總

六書故

林罕偏傍小說

作書韻編

篆隸韻

隸釋隸續

右篆隸

字林

玉篇

五經文字

九經字樣

象類書

六書略證篇

韻會

集韻

摘掌圖

四聲等子

天下正音

毛氏禮部韻

洪武正韻

右通用

謙按字學非造攻其大度亦欲於是而識義
理通聲音庶有所得也謙近作聲音文字
通於諸家頗有所長惜乎不能板行也

評法

書史

筆論

姜白石續書譜

筆髓

藥石論

翰林禁經

翰林秘訣

筆勢圖

衍極

宣和書譜

學范卷下

二十七

雜範第六

珽

斷文不歷五百歲不斷愈久則斷愈多然斷有數
等有蛇腹斷文橫截珽面相本或一寸或二寸
節又相但如蛇腹下文有細文斷如髮千百條
亦停勻多在珽之兩旁近岳處無之有梅花斷
如梅花頭非千餘歲不能有他來器用布來又
閒珽不用布又日夜為絃所激又歲久桐腐而
來相離故也真斷文如劍鋒偏則否
樣制古惟夫子列子兩樣若太古珽或只一段木

學范卷下

二十八

為之並無肩要惟加岳亦無焦尾嵌橫堅木以
承弦近世雲和竹節樣皆非古
陰陽材蓋桐木面陽日照者為陽背陰不面日者
為陰置之水上陽面浮而陰必沉雖反覆再三
不易也陽材珽旦濁莫清晴濁兩清陰材者反
是

珽色茶色歷年既久茶充盡退惟黧又如海舶所
貨烏木此最奇古

珽足宜用素心黃楊或烏木足下令平切忌戕與
坳岳軫焦尾亦宜此三等木以金玉犀象者為

誨盜為珽害

珽按須作維摩樣庶按脚不礙人鄰連面高二尺八寸可入鄰於按下而身向前宜石面第一次用堅木厚為之闊可容四珽長過珽三之一不可實鑪物于上

珽室彈珽之室宜實最宜重樓之下蓋上有樓板則聲不散空曠清幽則聲透徹若高堂大厦則聲散小閣密室則聲不達若幽人逸士於高林大木岳洞石室地清境寂則聲愈清與廣寒月殿何異

學苑卷下

二十九

珽藏匣間復出者多聲沉當用大甌蒸太濕氣於風日挂服月餘聲復矣

珽匣當太袋竅能引濕氣梅月須早入匣以厚紙糊縫安樓上涼處匣須低矮窄小蓋令容受子口釘絞加鎖若令僮僕抱珽勿橫抱遇物觸損雲牙於袋上作大芥豎背肩後亦須緊不可寬彈珽先盥手手澤能膩強損聲夏月尤甚焚香當用水沉蓬萊忌用龍涎烟濃者對花惟燉桂江梅茉莉茶蘼香清色不艷者夜清人靜明月當軒或竹邊林下澗淨池沼微風洒然游魚出聽

白鶴下舞其樂無涯

蚌微有光彩得月光相射其光彩愈煥然分明然當用產珠蚌他蚌無甚光彩若用金玉恐為珽害

硯

端谿下品舊坑即石黑如漆細潤如玉扣之無聲磨墨亦無聲有眼眼中有暈或六七眼相連排星斗異形石居水底須工夫浸水汲盡深處篝火下緹深入穴中方得此品南唐時已難得至慶曆間坑竭端谿舊坑又一種非石太臃方

學苑卷下

三十

得材色青黑細如玉有華點如筋頭大其點別是碧玉清潤與硯質不同唐吳叔硯賦所謂點滴清華是也故名清華子硯李長吉時子字諱作紫字其實未嘗紫也青黑之中或有白點如粟排星斗異象水涇方見已上二品石久用鋒銳愈出不還不假磨礪下品一坑出此二種別無新坑

端谿中品舊坑石色紫細潤如玉有眼小如綠豆粒純綠色而無暈或有綠條文或白條文如線蓋堅而圓者為眼橫而長者為條文此種亦是

卵石外有黃臘包絡之無甚聲磨墨亦無聲
久用鋒鋦不退不假磨礪今此阮取之亦竭
中品新阮色淡紫眼如鵠眼大重暈而緊小甚
中如瞳人狀石老者扣之有聲煥者扣之無甚
聲磨墨則微有聲石有枯潤潤者雖難得用久
則鋒鋦退必假磨礪今家為希世之寶天下品
已低三等

嵩谿上品新舊阮皆色灰紫而粗燥眼大為雄雞
眼扣之則瑤又然磨墨相拒如鋸聲久用則鋒
鋦之用如鏡面不堪用然舊阮差勝新阮

學范卷下

三十一

一種漆石出九谿漆表淡青裡深青紫而帶紅
有極細潤硬如鏡面目之磨墨則不塞而不鬆
快愈用而愈亮而頑硬如鏡面間有金絲或黃
蚨直截如界行相間者彌紫袍金帶

一種辰沅州黑石色深黑質粗燥或微有小眼點
然不分明嵩谿民負販者多市辰沅硯璞而歸
刻作嵩谿樣目眩人居辰沅人自鑄刻者則太
雕琢或作蓮荷水波犀牛龜魚八角六等樣
藻飾異常雖極工巧而材不堪用

歙溪龍尾舊阮新阮色淡青黑湛如秋水並無文

目水溼之微俗紫乾則否細潤如玉發墨如泛
油並無聲久用不退鋒或有隱隱白文成山水
星斗雲月異象水溼則見乾則否此卵石故難
得大者極不過四五寸多作月現就其材也或
有純黑如角者東坡最貴重不咸嵩谿下品新
阮色亦青黑無文而粗燥礪墨還筆久用則鈍
乏大盈三尺者有之

歙谿羅文刷絲金銀間絲眉子四品舊阮並青黑
色文細而質潤如玉羅文真如極細羅刷絲如
髮密眉子如甲痕或如蠶大金銀間絲亦細密

學范卷下

三十二

久用不退鋒磨墨無聲無潤大者四品新阮並
無文粗燥而質枯燥且不堅眉子大者或長二
三寸刷絲每條相去一二分羅文拒墨如鋸久
用退之亮硬有大者盈一二尺

金星新阮舊阮並粗燥淡青色雖金星滿面然厲
墨還筆大者盈尺又有一種黑石金星質質亞
嵩谿下品來黑石乃是萬州縣金屋金星石黑
潤如玉隱隱金星水濕則見乾則否發墨如泛
油無聲久用不退之非歙也

銀星新舊阮並粗燥淡青黑色有星處不堪磨墨

工人多側取之實其星於外謂之銀星牆壁拒墨退之如鏡面大者盈尺

洮河綠石色如藍潤如玉設墨不減端或有綠石硯名為洮者多是潔石之表或長沙谷山石潔石潤而光不受墨堪作砥礪尔

荆襄鄂渚之間有團山黑玉璞堪作硯但黑中有白玉相間甚者闊寸許謂之間玉瑪瑙其白處又極堅恐硬墨若用純黑處為硯當在端谿下岳之次龍尾舊院之下由即塊

硯匣不當用五金蓋石乃金之所自出金為石之

學範卷下

三十三

鼎彝子母同處則子盜母氣反能燥石而又誨盜法當用佳漆為之硯雖低匣蓋必令高過子許方雅可觀然只用夾炆素來切忌用鈿華犀毗之屬令匣稍寬不必留竅又不可作豹腳洞天清錄

溫石色褐黃設墨細潤可愛

銅雀硯銅雀臺瓦也以入水之久故滋潤設墨世多偽者

未央宮瓦亦注水經久不涸好事者目為硯

鄧州方城山石可為硯色黑細潤設墨

登州雪浪石可為硯蒼色不甚發墨

假崑硯乃龍廬山道士九度激濾用藥點眼而燒者未易卒辨甚至下有手握土紋以欺世已上所見

硯須旦滌之經未能亦須日易其水若洗硯用鐘片或故帋久則石光唯用蓮蓬洗之或接阜菴清水洗或切子半夏大太滯墨草麻子擦硯滋潤

綴硯鎔歷清汁調元硯石末綴之無痕璣碎錄

硯屏

學範卷下

三十四

古有硯屏或銘硯多鑄於硯之底與側自東坡山谷始作硯屏又刻於屏表出之用南康軍烏石則堅耐

永州祁陽石屏刻畫而成手摸之有坳垤可驗蜀中有石解開自然有小松形或三五十株行列成徑描畫所不及松上高二寸正堪作硯屏達腔腳高尺一二寸許闊尺五六寸許不可高大取名畫極低者嵌屏腔亦佳或用古人墨迹亦奇絕

鍾鼎彝器

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其制器亦然商器質素無文周器籒篆細密此固不易之論而夏器亦有細如髮者

銅器入土千季純青如鋪翠其色子後稍淡午後藥陰氣翠間有土蝕處或穿或剝並如蝸篆自然或有斧鑿痕則偽也

銅器入水千季則純綠色而瑩如玉未及千季綠而不瑩其蝕處如前至有鈕殼破處並不見銅色惟翠綠微骨或其中有一線紅色如月然尚有銅聲

學苑卷下

三十五

不曾入水土惟留傳人間色紫褐而有朱砂斑甚者其斑起如上等底砂入釜以沸湯煮之良久斑愈見偽者以茶調朱為之易辨

三等古銅並無腥氣惟新出土尚帶土氣久則否若偽作者熟摩手心且擦之銅氣觸鼻可畏

夏用鳥迹篆周用蟲魚大篆秦用大小篆漢以小篆書三國用隸書晉宋以來用楷書唐宋用楷隸三代用陰識謂之匱篆其字均入也漢目來或用陽識其字均間有均者或用刀刻如鐫碑蓋陰識難鑄陽識易成陽識決非三代物也

款識篆字且紀功所謂銘書鍾鼎款乃華文且陽識古器款居外而埴識居內而均夏周器有款有識商器多無款有識

唐天寶間至南唐後主時於昇州句容宴官場呂鑄之故其上多有監官花押其輕薄者黑款細雖可愛然要非古器歲久亦有微青色者

偽古銅器以水銀雜錫汞即今磨鏡藥先上在新銅器上令勻然後以醋調礪砂末筆蘸勻上候如蠟茶色急入新汲水滿浸即如蠟茶色候如茶色入水即成茶色浸稍緩即變色矣

學苑卷下

三十六

入水即成純翠色三者並目新布擦令光瑩其銅聲為水銀所覆並不發露然古銅聲微而清新銅聲濁而聞不鮮遙識者之見

古銅器入土季久受土氣深目之養花花色鮮明如枝頭開速而謝遲或謝則就結實陶器亦然

古銅器多能辟祟人家室蓄之蓋山精水魅之能為祟以歷季多尔三代鍾鼎彝器歷季又過之所以能辟祟具十二時鏡能應時自鳴此古靈異器也

古曰蕭艾達神明而不焚香故無香鑪今所謂香鑪者皆古人宗廟祭器爵鑪則古之爵後倪鑪則古踞足豆香匙則古之簫惟博山鑪乃漢太子宫所用香鑪之制始此

性石

靈壁石出宿州靈壁其石不在山谷深山中掘之乃見色如燕間有細白文如玉然不起峰亦無岫佳者如菡萏或如卧牛如蟠螭扣之聲清越如金玉以利刀刮之不動齋間有之則香雲終日偽者以太湖石染色為之

學苑卷下

三十一

英州英石如銅外聲亦如銅倒懸生岫下且鋸取之故底有鋸痕大者或長七八尺起峰至二三寸亦几格奇觀然色潤者可惡枯燥不足貴

道州石亦起峰可惡但枯燥粗甚且鉢肥不任衝撞

融石融州老君洞所出亦起峰

川石奇峰高大可惡人力雕刻後真急水中春撞之其色枯燥

桂川石靜江府所出雖出自然石粗而色不佳間有玲瓏者宜寘花檻中

石寶慶府所出色黑刻作筆格無自然峰巒太湖石出平江太湖先雕真急水中春撞之久如天成或用烟薰色黑

筆格

玉筆格惟黑白琅玕三種玉入用須鐫刻象山峰聲秀而不俗方可或碾作蛟螭尤佳

小枝珊瑚為筆格且其有梗可目為格也銅筆格須奇古者為上今所見銅鑄盤螭形圓而中空者乃古人鎮帑非筆格

靈壁英石自然成山形者可用於石下作小叢木

學苑卷下

三十六

坐高寸半許奇雅可惡

謙按有目叢木作坐為兩層竅之四五立筆于上則筆鋒不偏

水滴

古無水滴晨起則磨汁盈硯池且供一日用墨畫復磨之故有水孟形如桶可容今一合

銅性猛烈貯水久則有毒多肥筆毫又滴上有孔受塵水所目不清故銅器不可用金銀錫者尤

猥俗今所見銅犀牛綠磨諸之屬口銜小孟者皆古人貯油點燈今目為水滴然止堪充几案

玩具

紙

北帝用橫簾造帝文必橫又其跡是與浮謁之側理帝

南帝用豎簾故文必豎二王真迹多之會稽豎文竹帝

硬黃帝唐人用呂書染黃聯取其堅世有二王迹用硬黃帝皆唐人做書

蠟箋用皂角濃煎汁入明礬少許刷帝上如要金銀星呂煮過雲母臨刷時慘之煮雲母用生薑

自然汁濃濾晒乾

粉箋用煨軟石膏濃濾極細者晒乾臨刷帝時用明膠煎水調刷入礬大率帝百礬一兩濕時輕搗至三百杵揭開半乾溼時重搗三百杵至乾時急搗四百杵蠟箋同

畫

古畫多直幅至有長八尺者雙幅亦然橫披始於宋氏父子

古畫色墨或淡黑如積塵所成自一種古香可悉偽者多作黃色而鮮明不塵

古人多作簪頂軸小而重今人所用如蔴段大而輕古人用棗木降真烏木象牙他木不用也

古人畫多無對軸士大夫遇適興則留數筆宣紙有對軸於今人或目孤軸為懶不足與言畫矣擇畫之名筆一室止可三四幅觀玩三兩日別易

名畫則諸軸皆見風日決不蒸濕又輪次挂之則不久惹塵埃時易一二家則不厭然須得謹愿子弟或使令一人細意舒卷出內之日用馬

屁或絲拂輕拂切不可用機拂室中切不可焚沉香降真腦子有油多烟之香止宜蓬萊箋亦

一畫前必設一小案以護之案上勿設障畫之物止宜香鑪爽硯極暑則室中必蒸溼不宜大

寒於室中漸著小火如二月氣候遇夜又入匣恐凍損

畫不脫落不宜數裝裱一裝稍則一損精神墨迹

添帖亦然

名畫人物顧盼語言花果迎風帶露飛禽走獸脫真山水林泉清閑幽曠屋廬深窅橋道往來山脚入水激明水原來歷分曉有此數端雖不知名定知妙手

郭熙畫於肉有小熙字印趙大年永年則有大年
永年筆記蕭照以姓名作石鼓文書崔順之書
名於葉下易元吉書于石間王晉卿家藏則有
寶晉方寸印米元章有米氏翰墨米氏審定真
迹等印或用圓印中作米芾字如蚊形江南李
主所藏則有建業文房之印內合同印陳簡齋
則有無住道人印記蘓武功家則有許國後裔
蘇耆國老等印東坡則用二寸長形印文曰趙
郡蘇軾圖籍吳傳朋則曰延陵吳說曰吳說私
印已上並洞天清祿集

印

漢有摹印其法只是方正篆添與隸相通後人不
識古印云盤屈且目為添大可笑漢印字皆方
正近乎隸書此即摹印篆也

漢魏印章皆用白文大不過寸許自唐用朱文古
法漸廢至宋南渡絕無知此者

謙按白文陽文也朱文陰文也今人反呼又
按漢印如崔直方之類亦過寸許小者止二
三分

三字印右一邊一字左一邊兩字者以兩字與一

處相等不可兩字中斷又不可十分相接

軒齋等印古無此式惟唐相李泌有端居室三字

白文玉印或可照例不若只入朱文

朱文印或用雜體篆不可太怪

凡姓名表字古有添式不可隨俗用雜篆及朱文

白文印必逼於邊朱文印不可逼邊

依款識字式作印此大不可蓋漢時印文不曾如

此三代時却又無印

道號唐人雖有不會有印故不可作印

印文中有一二字忽有自然空缺不可映帶聽其

自空

姓某印章不若只用印字最為正二名者可回文

寫姓下著印字在右二名在左單名者曰姓某

之印却不可回文寫私印不可印文墨只宜封

書名印內不得著氏字表德內可加氏字姓某

父宅人美已之稱不可入印已上學古編

圖印久為油朱所熾者先於燈盞內浸一宿次日

取出蘸香鑪內灰用硬櫟刷乾洗之若朱未盡

更用蘸刷且盡為度不損印文而清嚴若新凡

欲洗刷先當用繩約定且防其滑

印油汰香油浸皂角於瓷器內煎過放冷和熟艾成劑次加銀朱以紅為度入絹袋中用瓷玉器盛之數日一翻忌銅錫器若日久油乾復用煎下油滴所盛內以印色實其上使自浸入不可自上澆下上同

謙按皂角有臭氣不若用黃蠟少許且不漬也熟艾多塞印竹茹又蒸不若用鷺翎剪下之毛以熱湯炮洗再三晒乾用之為佳

裨扁

右惟藥帶扁風字裨無用橫板者 覽古編

學範卷下

四十三

碑刻

見覽古編

裨背

糊先呂一淨盞盛水次投乾麪於中令旋又沉下俟下酸氣則換新水夏時五七日冬時半月日取澈底者尤佳打時稠後用少冷水澆四邊煮三沸却打轉呂煮久為佳入白礬黃蠟椒末白膠香樟腦各少許則不蒸不蛀雪水臘水打糊尤佳

先搜麪成團水中洗至筋淨太之後呂其水微之

太水煮糊豆糊雖數十百季至經水沾溼亦不脫 菰豆粉尤佳

竹炭出油名曰竹炭呂為糊逐葉微攤之可存久 帝不毛百季如新 瓊碎錄

雜用書目

爽譜

紫霞洞譜

山水自娛集

爽苑須知

硯譜

名畫記

名畫聞見錄

畫譜

洞天清錄

題署汰書

學古編

覽古編

文房四譜

考古圖

官私印譜

學範卷下

四十四

學範下終

學範二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趙撝謙撰撝謙有六書本義已著錄是書分六
門一日教範言訓導子弟之法二曰讀範列所應
讀之書三曰點範皆批點經書凡例四曰作範論
作文五日書範論筆法六曰襍範論琴研鼎彝字
畫印章之類撝謙頗以小學名而此書所述至爲
舛陋襍範一門尤爲不倫蓋家塾訓蒙之式用以
私課子弟耳懸以爲學者定範則謬矣

網常懿範十卷

〔明〕周是修輯

安徽省圖書館藏明崇禎三年周應鰲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網常懿範

十卷》提要

網常懿範叙

網常懿範者廬陵周德當閒居之日感慈母
幼日教以忠孝而述也母姓彭氏諱岷貞生而穎悟
幼醇謹貞亮長僅識字而知文學德義之為
美且貴焉性喜聞古今忠臣孝子烈女行實
常心記累百當慈父見背母年二十有四孀
居守志榮利澹如德甫四歲即令就師習
學夜必教以脩身動學之要然後舉所記忠
孝故事一端末末詳明丁寧篤誨曰汝謹識
此長須學此曹為臣當忠為子當孝則不墜
汝父志也元末兵興閭里蕩析則能從外祖庭
諸居士先事遠引保身濁世人皆服其明且哲

為亂定時平歸結廬馱處具贄遣從里紳
渚樵胡先生學先生言行端崇德業充裕當
世罕比一見聰敏輒許以孫子妻焉母喜曰吾
子學問有托吾無憂遂敬禮先生同於嚴父凡
嘉蔬井果不以進奉不先入口居無何而吾母先
生相繼傾逝使犬恩莫報嗚呼痛哉迄今二十有餘

年矣幸逢

當今大明麗天普照六合

皇帝聖神朕肱賢良當以為天下士之未定
知於主也桂遲州野躬親樵耕王載而上賢愚
成敗得失利病如示諸掌於斯時也孰不欲出
與當路先達同心協力以輔微

呈獻揄歌

聖化鳴國家之盛然行藏取舍固皆非人所能
為於是安貧窮一旦又思吾母之所篤誨於
愚也如此其勤而因循落魄年幾不惑進不
能裨聖朝思治之切退不能顯先親潛德之美
遂於暇日承先親之遺訓旁加蒐葺中古陶

唐而降天統之間人極之內德崇而業廣功成
而譽顯者萃為一編題曰綱常懿範凡十六
端二十五類通一千三百九十有六家該舉彙
倫囊括善類綱領布條目分坦然易見為人
君者鑑之則可以效法明王追跡往聖而力致於
為人臣者觀之則可以景行先哲希蹤前

而勉成於忠義為男者覽之則可以感發造就
而遂其為男之志為女者聞之則可以敬慕依倣而
脩其為女之德見可而欲進者視才傑之科則英
氣自倍而行之必果知難而欲退者諗清隱之端
則厲操愈堅而守之必確思齊其家者閱夫同
居之日則必能敦序於九族思揚其名者求夫聯

芳之卷則必無負於百年榮而論之乃人倫之儀則
也雖漢唐以來百將循吏列女各有傳然攷其時
至今海五六百載嗣纂之者未有其人是則古雖有
傳以今觀之亦不完之器矣故敢歷稽史籍旁叅有
家掇見聞之所及而紀是編然而尚恨山林淺陋古
今浩渺不無遺珠於滄海滯穗於南田是則又有

待於後之博雅君子與我全志加之潤色補其遺缺
世以繼世賢以繼賢增新於名數續美於諸端
以陳善開邪為之宗旨去穉穉而養稻梁集
鳳麟而掃鴉鵲使用於朝也則足為君臣進德
之龜鑑用於野也則足為士女向善之指南上以
贊

聖天子風化政教之光被下以慰先母教訓之不
負焉此愚之志也故自叙於編首庶覽者知所
本末云時

洪武壬申孟夏朔日龍蟠是脩周惠撰
崇禎三年中秋前三日嗣孫士遠盥手拜
謹書

綱常懿範跋

嘗讀先紀善公遺集至所自叙綱常懿範及同寅方公

進呈叙輒惘然閱不能終低徊傷之有餘餽云夫先紀善生平目窮載籍耳沃慈訓得一善佩服不已必濡毫

以垂徵信及橫經應薦依光日月運遵陽九目擊綱常潰裂甘投死以殉節然茂陵遺書固自在也應鰲不肖亡能對揚先烈自筮仕至居間惟遺集放佚是思曩令吳縣時曾刻芻蕘集行于世近訂家牒彙編名篇付之

不朽猷是集不勝收豈第視為家珍已耶繹所名懿範意蓋憫愚俗闇於嚮方毀閑喻檢亡以冀之趨而赴於的故經羅習聞引物連類標英揚芳猶之良農言稼種、皆美老圃言茹色色俱嘉不雜苗以莠涵薰以蕕燭

亂人之耳目令讀而玩之者意躍神玉語曰菊芳蘭馨無之非好則以懿惠在也是故甘辛異味而同和黼黻異采而同章東西異海而同性有能在一證心密、歸善尚友千古博采百家則象罔玄珠無煩他索取之是

集足矣其挽俗趨培風啟功詎眇淺哉余因是重為先公幸焉彼材能僅中庸獵通顯獲考終者比之然乃不再世名湮沒不傳即傳而美莫拊撫視披心明誼立言垂範前不愧往哲不惑來裔如吾先公者不知所獲

三

孰多是集行生脉且延天下萬世矣孰謂吾先公死哉

崇禎三年庚午中秋前嗣孫應鰲焚檀頓首跋

男士遂謹書于城西篤祐堂

常誌範目錄

卷之一

明王

卷之二

良相

卷之三

名將

卷之四

循吏

卷之五

忠烈純孝女德

卷之六

友悌文契儒宗

卷之七

才傑上目分德仁六

卷之八

才傑下 目分博洽 經術 武俠

卷之九

世昌 清隱

卷之十

聯芳 德報 同居

目錄

三

綱常懿範卷之一

西昌龍蟠周是修著

嗣孫應齋如春父校梓

明王類

孟子曰以德行仁者王王者生民之主也慨自三皇五帝後道有得失而治亂隨之史冊浩瀚不可勝紀特舉歷代明王德業昭著可為後世法程者通三十五主紀于篇首下車泣罪

綱常懿範卷之二

一

列傳

夏后禹歟姓名文命縣之子顓頊孫也鯀淫洪水舜舉禹代鯀勞心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入開九州疏九澤度九山告厥成功受禪即位一積十起一沐三握髮以勞天下之民出見罪人下堂問而泣曰堯舜之民以克勤之心為心寡人為君百姓各自以其心為心寡人痛之故九牧之金鑄九鼎三足象三德以享上帝鬼神會諸侯於泰山執玉帛者萬國防風氏後至禹戮之在位十一年子啟賢嗣位

六事自責

殷王成湯子姓名履其先曰契帝嘗子也丹簡狄有娥氏女見玄鳥墜卵吞生契為唐虞司徒封于高陽姓十一傳而至大乙是為湯脩德諸侯歸之夏桀無道伊尹相湯伐桀而放之南巢湯為天子大旱七年太史占之曰當以人禱湯曰吾所請者為民也湯必以人禱吾請自當遂將戒剪衣斷髮素車白馬身繫黃茅以身為犧牲禱于桑林之野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歟民失職歟宮室崇歟女謁盛歟苞苴行歟醜虐多歟書奏已未南方數千里在位三十四年太子太丁蚤卒傳次子外丙

悔過修德

殷王太甲子姓太丁之子成湯孫也方成湯之興勇知天錫而秉嘗自恃懋敬厥德坐而待旦聖敬日躋而不息盤銘日新而又新不遘聲色不殖貨利以義制事以禮制心上帝是祗視罔窮民如子仁刑杜祝維載見於禱旱三聘伊尹學焉而後臣之君臣相與成有一惠克享天心受天

明命以應天順人之師四征暴亂鳴條之戰已今敘

勇敵其敢過用能畢夏真殷績禹鴈服脫民於塗炭之中大慰來蘇之望不剛不柔敷政優優伐有以寬兆民允懷荷天之寵太乙來王功加于時德垂后商而太甲以幼冲之質繼已成之業至於敗禮伊尹作書以訓王未克變尹曰予弗順營于桐宮密迓先王其訓無俾世迷王徂相官居憂三年悔過自怨自艾處仁遷義於是尹以冕服奉鬯毫王拜手誓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底不類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於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國惟厥終能保惠於庶民不取侮於寡寡則伊訓之力居多焉在位三十四年為有商賢主歸稱太宗崩傳沃丁

妖不勝德

殷王太戊雍己之子太甲六世孫也既立伊陟相之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七日大拱伊陟曰妖不勝德君其脩德太戊修先王之政用養老之礼早朝晏退三日二木枯死三年遠方重譯而至者七十六國殷道復興歸稱中宗在

仁七十六年崩傳仲丁

復都利民

殷王盤庚陽甲子殷自成湯至陽甲十七立而五遷其都盤庚自耿欲渡遷於亳然都耿已久世家大族累田宅財賄之富以遷為未便下民因惑於群臣之議亦安土重遷故盤庚先開諭其臣而後及民作書三篇上篇作於未遷之前以告群臣中篇作於將遷之時以告小民下篇作於已遷之後以告百官族姓原其所遷初豈欲勞民而動衆哉蓋亳乃湯之舊都商家興王之地自祖乙居耿常被水患民苦於蕩析離居則涉河而南去危即安誠斯民之利也而群臣蔽於一己之私不卹生民之害奮動浮言惑亂衆聽致上令而下不從自常情論之即刑驅勢挾誰敢不聽而乃開心見誠務使天下盡知利民實意人皆悅服而後決遷其言如對家人自相議論旁喻曲譬以口舌代斧鉞其忠厚益如故能紹凌先王大業渡見舊都規模當時慶幸宜如何也在位二十九年傳小辛

細常藝苑卷之一

八

四

恭默思道

殷王武丁盤庚弟小乙子也宅憂諒陰三年弗言群臣咸諫曰天子惟君萬邦有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王乃作書以告曰以台正於四方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審厥像俾以形旁求於天下說築傅岩之野惟肖爰立作相置諸左右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汝作礪若罔川汝作舟楫若歲大旱汝作霖雨若乃心沃朕心說渡於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居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嗟夫君臣際會若此曾不待敷言明試以功而即使脫刑衣被公衮以天下之大委之新進之夫以萬衆之尊屈版築之賤苟非武丁心同天地傳說德通神明何感動契合如是其易且君臣相與切劘治道不僭不濫不敢怠荒賞罰之柄無一不謹肆伐弗楚徐征鬼方平僭叛正綱紀四海來格中興之功斯為盛矣在位六十年稱高宗崩傳祖庚

細常藝苑卷之一

五

虞芮質成

周文王姬姓名昌后稷之十五在孫也后稷名棄母曰姜嫄為帝嚳元妃出野見巨人跡心欣然踐之有娠而生棄以為不祥棄之隘巷馬牛避不踐徙置平林會伐平林遷之寒水鳥翼之姜嫄以為神遂收養之兒時好種樹及成人能相地之宜教民稼穡帝堯舉為農師封於郃別其姓歸后稷四傳至慶節自郃遷豳又七傳至古公亶父自豳遷岐古公生季歷季歷生昌有聖瑞遂立之後以崇仁

編年紀略卷一

七

諸侯討國美里書臣散宜等進美女珍寶乃釋而獻洛西之地除炮烙之刑紂歸之東歸得專征伐為西伯退而益修德時有虞芮爭曲不能決曰西伯仁人也曷往質焉入界見畊者皆讓畔民讓官讓長二人慙相謂曰吾所爭周人所耻乃不且西伯為讓其由不取漢南諸侯聞之歸西伯者四十國洛守臣紂不愛後子箕立紂惡不悛始會諸侯伐之是為武王即天子位追尊古公為大王季歷為王季西伯為文王天下宗周非一日矣

一戎大定

周武王名發文王子也仁孝聖哲為世子時文王有疾不脫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方文王之為西伯而治岐也立正始之道開王化之基二者就養人心已歸天命蓋有所屬矣文王猶夷明養晦益堅事殷無心於奄有天下也即爰整其旅以遏暴亂然昆夷未服不殄厥辜崇國未順退而脩教未嘗利其時之可為而決於必為也天固眷之文王固辭之民固歸之文王固避之

編年紀略卷一

七

其德可謂至矣雖然文王能不與周而不能保殷之不亡能止汝墳之怨而不能遏孟津之畢集能率天下以事紂而不罷止牧野之倒戈故天縱武王奮龍變之威任鷹揚之佐誓師牧野三千之臣同心救民水火之中故一戎大定四海永清未及下車紂黃帝之后子紂紂克紂之后子紂紂殷王之后子宋以至比干之墓商容之闕無一不表且釋箕子而訪洪範懼武惟大歸馬羣山之陽放牛桃林之野散鹿臺之財焚鉅橋之瓦大發於四海萬姓悅服在

任八年崩傳子誦為成王

刑措不用

周成王名誦武王子也初武王崩成王幼叔父周公旦位冢宰攝政管蔡霍三叔監紂子武庚于宋至是流言以謗周公曰將不利於孺子與武庚叛周公東征誅武庚管叔放蔡散成王長周公歸政始營洛邑使召公相宅周公至洛築王城是為東都以洛為天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平王居西鄙鵠涼而朝會諸侯於東都周公召公為左右相分陝東西而主之交趾南有趙蒙氏重三譯而未獻白雉曰吾受命國之黃耆天無烈風淫雨海不揚波三年矣意者中國有聖人乎當時海內康寧刑措四十餘年不用時曰成周歸曰成王後世治安者皆稱焉在位三十八年傳子釗為康王克遵先業

任賢中興

周宣王名靜厲王子也周自成康之後昭王德衰幽狩不返卒于江上穆王乘八駿而蒞崑崙夷王下堂而見諸侯

厲王無道國人逐之幽奔於彘宣王承厲王之後遇旱暵之災而能側身撝行以銷天災任賢使能與衰撥亂有山甫以補衮職之闕有申伯以藩四國之難命召公出平淮夷吉甫北伐獫狁方赫南征蠻荆故能漢文武之境土會諸侯於東都而周室中興焉在位四十七年崩傳子幽王以淫虐墮業

好謀聽諫

漢太祖高皇帝是後姓劉名邦字季沛豐邑中陽里人也生有神異隆準龍顏美鬚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路達大度不事家人生業壯為泗上亭長當秦季德衰豪杰起高祖起沛以應諸侯竟破秦入關五載而成帝業收功最速蓋本寬仁長者能收拾民心約法三章六由好謀能聽知人善任使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揖鄒生之說陳平起於以命而為謀主韓信拔於行伍而建上將故能起漢中定三秦擒魏取代仆趙脅燕東擊齊南滅楚拔下及天下既定命蕭何定律令檣撫秦法張敖定章

程叔孫通制禮儀陸賈造新語韓信申軍法又與功臣剖符作誓藏之宗廟至為後世子孫計能通曉材品預為厚畫異時誅呂安劉卒賴平勃為王四年帝八年崩傳子盈為惠帝

示朴為先

太宗文皇帝名恒高帝子母薄氏夢龍據脚遂生帝立奉高皇太后即位之初會天下新定與民休息於是躬儉玄嘿勸趣農桑減省租賦陳武建征伐之謀帝曰念不到

經書卷之十一

十

在

以賈誼陳政易之說帝曰未遠在位二十四年宮室苑囿車騎服飾無所增益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中人十家之產何以臺為身衣弋絺足履革舄集囊為帷編蒲為席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吳王不朝賜以几杖張武受賂媿以金錢專務以惠化民是以海內安寧家給人足斷獄數百幾致刑措崩傳子啓為景帝遵循先業移風易俗周云成康漢云文景咸稱繼美矣

敬憚直臣

漢孝武皇帝名徹景帝子即位之初罷黜百家表章六經興大學脩郊祀定曆數協音律建封禪諸令文章煥然可述雖雄材大畧而不改文景之恭儉嘗招選天下材智俊異寵用之嚴助朱買臣吳丘壽王司馬相如東方朔枚皋終軍等皆在左右汲黯以嚴見憚數切諫不得留內後以東海太守入為九卿上方招文學儒者黯曰陛下內多慾而外施仁義柰何欲效唐虞之治上罷朝曰甚矣汲黯之戇也他日又曰古有社稷之臣黯近之矣大將軍魏青雖貴上或踞廁見之如賤不冠不見由是終帝之世善類滿朝數獲祥瑞文章至帝時亦以人以為有三代風在位五十年崩傳子弗陵為昭帝

經書卷之十一

十一

土

在

燭奸保忠

漢孝昭皇帝名弗陵武帝子母鉞弋夫人趙氏娠十四月而生武帝命其門曰堯母門年七歲解壯大多智武帝欲立之察群臣唯霍光忠厚可任大事使黃門畫周公輔成王朝諸侯圖賜光明年武帝崩遂即位左將軍上官桀子

安為霍光甥生女立為后桀安因與光爭權時鄂圖蓋長公主為所愛人求封侯不許以怨光燕王旦以長不得立常怨望御史大夫桑弘羊為子弟求官不得亦怨望於是皆與旦通謀誅令人為旦上書言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候光出浴日奏之帝不肯下明旦光聞之不入朝上問大將軍安在桀曰以燕王告其罪不敢入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罪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誅也將軍無罪既而上書者果以後桀黨亦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

綱常繫卷之一

十三

宋

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有叛者坐之自是無敢復言桀等謀令長公主置酒請光伏兵格殺之因廢帝而立旦安又謀誘旦至誅之廢帝而立桀會有知其謀者以聞捕桀安弘羊等并宗族盡誅之蓋主與旦皆自殺始元元鳳之間匈奴相親百姓充實舉賢良文學以問民疾苦議罷益鐵權治之事尊號曰昭信然九十四年在位

廟精高治

漢孝宣皇帝名病已後改名詢父皇孫進之子乃長

亦喜遊俠具知閭里奸邪吏治得失昭帝崩霍光迎立昌邑王賀淫霍無度光廢之秦病已躬節儉慈仁愛人可嗣孝昭後迎入即位帝興於閭閻知民事艱難勵精為治樞機周密品式備具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常曰民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漢世良吏於是為盛信賞必罰綜挾名實時值匈奴衰亂推亡固存單于慕義誓背稱藩功光祖宗業垂後裔可謂中興之主矣在位十六年傳子與

綱常繫卷之一

十三

宋

為元帝

有志文學

東漢世祖光武皇帝名秀字文叔景帝子長沙定王發之後四世至南頓令欽生秀有嘉禾一莖九穗之瑞故名隆準日角受尚書通大義與兄演事更始為將軍潁陽兵於昆陽海內豪杰響應皆殺莽收守稱將軍用漢年號旬月遍天下以仁厚之德濟英雄之志不數年間再收舊物真英主也於是開玉門關謝絕西域保全功臣不任兵事方

元下未平上已有志文字首啓大學稽式古典修明禮樂
晚歲起明堂靈臺辟雍繁然文物可述每旦臨朝日晏乃
罷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寐在位三十三年傳
子陽為明帝

遵奉制度

漢孝明皇帝名陽光武帝母陰氏帝生而穎悟郭皇后廢
陰氏立為后陽為皇太子散名在光武崩即位首臨辟雍
行養老禮以孝躬為三老袒素為五更上親袒制牲執醬
細常盤卷卷上太

太

西

五

而饋執爵而酌礼畢引榮及弟子外屬諸儒執經問難冠
帶縉紳園橋門而觀者以萬計國中典功臣二十八將於
南宮雲臺應二十八宿東平王蒼來朝上問處家何以為
樂蒼曰為善最樂任假司馬班超使西域告以威德於是
諸國皆遣子入侍西域凌通上遵奉建武制度無更更后
妃家不得封侯預政館陶公主為子叔郎上曰郎官上應
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民受其殃不許當時遠近畏服
戶口滋殖史臣言帝宅心恭惠儉身遵道坐明堂而朝諸

侯登靈臺而望雲物至於法令昭明幽枉畢達故後之言
事者必稱建武永平之政在位十八年傳子烜為章帝
寬厚長者

漢孝章皇帝名烜母賈氏馬皇后養之立為太子素稱長
者厭明帝奇察務從寬子武陳寵之儀除慘獄之科深元
元之愛著胎養之令帝少時德太后盡心孝道割名都以
崇建宗親平徭減賦之制之以忘怨文之以禮樂故蒲輜
克諧群后德讓政全寬平帝上之世民賴其慶在位十二
年崩傳子肇為和帝

太

十五

日

三顧求賢

蜀漢先主昭烈皇帝姓劉名備字玄德涿郡人其先出景
帝中山靖王勝之後有大志少語言喜怒不形於色同郡
張飛河東閼羽皆驍勇絕人倫起二人從嘗訪士於司馬
徽徽曰識時務者在俊傑薦隆中諸葛孔明卧龍也備三
往乃得見亮問策大喜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得水遂用
亮計略有荆益卒聲問峙之基又得趙雲楊群馬玉關之

唐高祖神堯皇帝姓李氏名淵隋西人西梁武昭王高之
後祖父仕周封唐公淵襲 勇奇昇名應圖識隋帝忌
之指是納賂煨酒以自晦天下竝起以爲山西河東撫慰
大使承制蕭瑀討捕群盜多捷次子世民聰明勇決識量
過人見 聖大脫陰有安天下之志與裴寂劉文静等定
計脫離嗾人心與義兵於是舉晉陽請兵長驅席卷有
關中降李密等迎德渝世充交武周剪鳳閣鸞儀六年
之閒海內咸服憂虞之憂備頓闕處北勝之濟志爲州縣
三代以還中國之盛事未有也天下既定晉皇州縣雖學
什冀先聖足跡次更官制頒新律均民田造戶籍文章刻
度鑿然可紀在位九年禪子世民是爲太宗文武皇帝

淵顯集錄

唐太宗文武皇帝名世民高祖神堯次子幼時有睿生見
之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必能濟世安民書生去高祖使
人遊之不見乃探其語爲名年十八佐神堯崩於崩定

明斷成功

唐憲宗章武皇帝名純順宗子年十八為太子監國尋即位
 位貶王伾王伋文其黨皆逐貶西川節度副使劉闢及宰相杜黃裳薦高崇文討斬之夏州楊惠琳拒朝命鎮海節度使李絳叛皆詔兵馬使討平之杜黃裳以後繼為相者武元衡李吉甫裴珀李藩李絳皆賢相珀罷局峻整人不敢干以私嘗薦裴為相知無不言絳綬直吉甫善逢迎時在朝如崔群白居易等皆謹直元和之世朝廷清明以是方帝即位之初承先代姑息之餘慨然奮發志平僭叛觀其君臣之間異論輻湊而不為疑何其明也盜賊竊發而

不為懼何其斷也是宜振揚武烈率收成功淮蔡既平山東河北望風而降即深根固蒂之盜皆狼狽竄伏誓願入朝百年之憂一朝解之誠嗣業之賢君哉在位十六年崩傳子恒是為穆宗

祝天生聖

後唐明宗皇帝本胡人邈信烈也為晉王克用養子名嗣源莊宗滅梁嗣源功最高為中書令馬步總管受命討鄴為戎卒所擁自鄴過汴入洛遂即位更名宣帝性不猜忌

綱常總覽卷之一

三十

與物無競登極之年已踰六十每夕于宮中焚香祝天曰某胡人因亂為衆所推願天降生聖人為生民主在位八年內無聲色外不遊畋不任官事廣內藏庫賞廉吏治賊盜雖不甚知書所行暗合於道年穀屢豐兵道罕用校于五代粗為小康亦賢主也傳子從厚是為閔帝

刑賞不僭

周世宗皇帝名榮本姓柴周祖女姪也固無子故養之初領節鎮已而尹開封封晉王周主臨終命晉王聽政尋即

位者破高平之寇號令嚴明人莫敢犯攻城對敵矢石落左右略不動容應機決策出人意表又勤於政事黷奸搆伏聰察如神閒暇則召儒老讀史商確大義性不好絲竹玆玩不因喜以賞人因怒以刑人文武參用各盡其能人畏其明而懷其惠故能破敵廣地所向無前登遐之日遠邇哀慕在位六年傳子訓為恭帝

保全功臣

宋太祖皇帝姓趙名匡胤其先涿人為漢京兆尹廣漢之

綱常總覽卷之一

三十

後父弘殷為洛陽禁衛校生帝於甲馬營神光滿室營中異香經宿不散少從幸文悅帝常夢邀駕乃匡胤也周世宗時掌軍政凡六年士卒服其恩威數從征伐立大功世宗一日狩大書篋中一木書曰點檢作天子時張永德居是職遂命匡胤代之世宗殂恭帝即位之明年命領宿衛禦契丹時主少國危中外有推戴之議大軍既出夕次陳橋驛黎明將士擐甲執兵直叩寢門曰諸將無主願策大尉為天子然後北征太祖驚起未及酬應已相與扶出被以

黃袍羅拜呼萬歲固非不可擁逼而行度不可免乃悅
誓諸將整軍自仁和門入秋毫無犯恭帝遜禪位當受禪
之初市不易肆事太后如母養少帝如子既即位欲除察
糾情向背頗有微行或諫之則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有
天命者任自為之而無所忌也中外歸服歛息兵為長久計
則罷石守信王審琦等軍職以保全功臣懲五代藩鎮苛
征重斂之弊寬商徭蠲酒禁者吏多入租者武棄市
都州卑蝗賑饑調租惟恐不及舉德行孝弟親策制舉典
範書卷之十一
重初、有條理帝性嚴重寡言好讀書躬履儉約恩澤澤
之奉其禮約已裕民之理靡不周盡故能基王業共三百
載之隆繼位十七年尊太后命傳之太宗真可謂至公無
私矣

宋聖天子

宋太宗皇帝初名匡又太祖長弟太祖入京匡入首諸
各諸將戮之卒仍自子馬前戒標標太祖受禪改名光義
尹開封同年重事封晉王太祖崩嗣帝位受付托之重成

永集之數洪進納土錢氏入朝太原百年通誅之寇皆歸
命關庭子河漢之膝破旃裘之膽烏白池之捷挫夏人之
氣內外無事偃武備文敷教布政以為民極親選多士進
用賢良以風俗醇厚為上瑞求言之詔無日不下百度
舉治蹟為宋朝稱首太祖嘗謂之必為太平天子至是驗
矣在位二十三年崩傳子元侃是為真宗

潤色祖業

宋真宗皇帝始封襄王立為太子更名恒太宗崩即位
已成之業從簡易之政作七條以賜臣僚分三等以察官
吏自澶淵却狄之後十九年不言用兵格天致祥東封西
祀可謂潤色祖業矣在位二十六年自呂端罷張齊賢李
沆呂蒙正向敏中畢士安寇準王旦相繼皆賢相崩傳子
禎為仁宗

始終如一

宋仁宗皇帝生母李氏劉太后子之年十三即位劉太后
并薦同聽政至景祐始政由已出無盈成之運施仁厚之

氣抑僥倖則嚴張耆夏疎而擢任李迪蘇軾范仲淹欲
更天下弊政則楊素歐陽修余靖蔡襄等並知諫院韓琦
范仲淹並為樞密副使嘗謂群臣曰卿等皆朕所自擇致
論事無所避故有三品五品之服又嘗於延英閣出御書
十三軸凡三十五事賜曾公亮等且欲聞其闕失思而改
之至於一時不雨則蔬食請禱大風晝暝則下詔求言經
潦相繼雷發不時則令諸路按不稱職之吏實元康之間
西鄙多事磨曆更化君子滿朝天下承平恭儉仁愛之德
無窮也

十四

有即傳子頌繼繼如一遺制下雖深山窮谷莫不奔走
悲踊在位四十二年壽為極治故人有欲法堯舜惟法仁
祖之頌傳子宗實為英宗

信任賢輔

英宗皇帝以聰明仁聖之資能任韓琦以輔政真可謂明
主矣惜享國僅四年傳子頌為神宗

不御畋遊

神宗皇帝即宣仁聖烈皇后高氏生自穎王為太子尋即

位初年勵精求治日昃不暇食不御畋遊不治宮室惟勤
惟儉欲大有為夫何誤用王安石竟為天下患憤此狄陷
強慨然有恢復幽燕之志及安南失律深知用兵之難嘆
赤子無罪而死始息忿征伐在位十八年傳子煦為哲宗
仁孝繼美

宋孝宗皇帝初名伯恭宗室追封秀王謚安僖子偁之子
太祖七世孫母張氏生帝於秀州有嘉禾之瑞高宗鞠宮
中賜名煥封普安郡王尋為太子詔即位尊太上皇為光

宗

其

堯壽聖皇帝置樞密局攬華夷國關都督府惜當時無賢
相以輔之所係人皆無經營北方之志幸當時士大夫尊
尚程氏之學善類多所引進如朱熹張栻四方共師宗之
南使至此必問朱先生安否又以金世宗雍賢明仁恕號
為北方小堯舜故金主大定三十年與宋隆興乾道淳熙
間終始無可乘慶上奉德壽二十六年孝養備至既升遐
哀慕尤切欲退終喪制移居重華宮號稱曰孝不亦宜乎
在位二十八年崩傳子煚為光宗皇帝得於面命持盈守

成傳嘉王為寧宗天資粹美留意聖學者詔朱熹除侍講
用趙汝愚為相意在進賢裁抑僥倖在位三十年諱恭仁
儉始終如一此於孝光可謂三世繼美者矣

地方堯舜

金世宗皇帝名雅魯古名完仁大度歷事熙宗海陵
兩朝親見牛戈之養毒靖疆心甚厭之中原百姓服其仁
厚即位之後南北稱和垂三十年無寸兵尺鐵之用致戶
口殷繁府庫充實地方稱為小堯舜也

卷之十一

其

恭儉務本

宋理宗皇帝初名與莒宗室追封恭王諡文恭希堯之子
太祖十世孫帝幼不好弄群兒聚嬉獨登坐不動群兒每
羅拜其下有趙大王之號寧宗多子而不育屢朝宗室子
又各號廢帝為史弥遠所物色得之卒嗣大位隆準龍顏
端儼若神恭儉務本厲精治信向真魏諸賢奏對悉經
御覽所言訐直無不容受間以罪斥旋渡收用終始崇獎
周程張朱呂氏諸儒義理之學尊號理宗在位四十二年

壽六十一傳猶子堅為度宗大抵宋之迫於金而止於元
者非君德不類所致抑天數有以促之耶

卷之十一

其

綱常懿範卷之二

西昌龍蹠周是修著

嗣孫應鰲如春父校梓

良相類

相者人君之肱股也國家安危治亂由之其為任不既重乎歷攷古今忠良奸佞不可枚舉特取其才德充裕功業顯著足為後世儀表者則錄之有初以文德入相出而為將者仍錄於相類以武功致將入為相者則錄於將類其

綱常懿範卷之二

一

宋

備員伴食奸凶邪佞觸擾天紀召致亂亡徒遺萬世之臭者又何足道哉

虞廷股肱

有虞舜受堯禪為天子使禹宅有揆亮朱惠疇契為司徒敷五教皋陶為士明五刑夔典樂教胄子棄后稷教民稼穡伯夷典三禮益作虞播群食垂共工龍納言舜之所以垂拱而天下治者以能去四凶而命九官故後世言股肱之美莫不以虞廷稱首焉

商家師保

伊尹有莘處士出而相湯伐桀湯崩歷相外丙外壬至甲立欲敗度癸敗禮尹曰子弗狎於弗順營於桐宮密先王其訓母俾世迷三年悔過自怨自艾處仁遷義尹乃奉歸亳候德諸侯歸之故伊尹為有商師保號曰阿衡其豐功盛烈槩見於商書等篇云

歲旱作霖

傳說有賢德傳者之下有水環道常使胥靡築之說為胥靡代築以供食高宗躬默思道夢帝賚良耜以形旁求于野而得之立為相曰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若作酒醴用汝作麴孽若調太羹用汝作鹽醢商代賢相惟說得之與伊尹並稱

周室輔弼

周公旦召公奭皆武王弟也相武王伐紂有天下武王崩成王幼周召為左右相分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周公為政國中召公宣布諸侯管叔蔡叔

紂子武庚為殷後扶宋乃流言以誘周公曰時不利於
子遂與武庚作亂周公東征二年誅武庚管叔蔡叔成王
長周公歸政制礼作樂天下隆平因置虛刑惜不用者
四十餘年故允言輔弼者為事而下嚴則伊傅周召見
而非后亦所能及也

三仕三去

戰國為其復貴之子即孫叔敖也傳云為教為德為
之令典相楚莊王以霸三得相不喜去相不恆

一匡天下

戰國管仲名夷吾少與鮑叔牙遊鮑牙知其賢薦為魯
公以為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仲之力也桓公稱為仲父
攝管子八十六篇

食不重肉

戰國吳起字子高齊威公以為相食不重肉妻不衣第一
衣最三十年而父之袂無不來車者母之族無不更相衣
食者妻之族無不來者齊國之士代以舉火者七十餘家

越石父賢在縲紲之中晏子解左轡贖之以為上客太史
公曰假令晏子在雖為之執鞭所忻慕焉

佐漢元功

西漢蕭何起秦刀筆吏後與曹參佐漢祖成帝業功第一
封鄼侯食邑八千戶為丞相賜劍履上殿入朝不趨以全
終

清淨寧一

西漢曹參與蕭何同起佐漢祖即帝位定元功十八人位
第一

次參第五封平陽侯何亮參入相一遵何約束百姓歌曰
蕭何為相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弗失載清載寧民以
寧一子窋為中大夫次子時時子襄皆尚公主

調理陰陽

西漢陳平陽武人家貧好讀書里中杜平為分肉甚均父
老曰善乳陳孺子之寧平曰晚手使平清寧天下亦當如
此肉失改因魏無知見高祖佐定天下九六出奇計賴益
封邑初封戶侯侯改曲進度文帝朝拜左丞相謂帝曰陸

下使臣代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出令理陰陽順四時
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
其職焉帝稱善

廉直無私

西漢申屠嘉為人廉直不受私謁文帝朝為丞相帝寵鄧
通以小臣職戲殿上嘉過召至相府凌責欲殺之帝不能
殺召通謝嘉

一言寤意

西漢田千秋訟戾太子冤拜大鴻臚一言寤意旬月致宰
相封富民侯亦漢廷賢相也

開閣延賢

公孫弘字季學春秋雜說漢武帝朝舉賢良對策第一拜
為博士習文法吏事緣飾以儒術起徒步至宰相開東閣
延賢人與參謀議封平津侯子慶為山陽太守

擁昭立宣

西漢霍光字子孟武帝朝為奉車都尉出入禁闥上察其

可為社稷使黃門画周公輔成王圖昭立宣秉
前後二十年圖形麟閣居第一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
霍氏而不名

丙魏有聲

西漢丙吉字少卿地節初宣帝以其舊恩封博陽侯臨封
而病上憂其不起將加綈而封夏侯勝曰以未死也有陰
德者必享其樂以及于孫果愈代魏為相尚寬大有馭吏
醉吐丞相車上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吉曰醉飽之失去士

綱常懿範卷之二

一六

使人渡何所容此不過污丞相車禍耳嘗出逢群臣死傷
不問逢牛端使問遂牛行兒里矣或譏其失問曰三公典
陰陽恐持氣失節有所傷也時以為知大體贊云存官中
興丙魏有聲子顯因罪削爵孫昌渡博陽侯

總領衆職

西漢魏相字弱翁地節中拜相總領職甚稱上意與丙吉
同心輔政視事九年薨封高平侯圖形麒麟閣

謀王斷國

百漢薛宣字叔宣明習法律谷永上疏曰少府薛宣才茂行潔達於從政經術文雅是以謀王斷國成帝朝拜相封高陽侯弟傾子况惠

通明宰相

西漢翟方字子感年十二而孤西至京師受經後母隨之織屨以供朝夕及為相後世猶在永平中大拜以儒雅錄歸吏事號為通明宰相封高陵侯

才兼文武

晉紀賈謏字思遠初入洛見而奇之元帝朝拜尚書僕射才兼文武忠亮無私帝獨引之持廣堂慨然憂天下曰社稷之臣無後乎人因屈指曰君便其一王敦反帝謂之曰但為朕卧護三軍所益多矣

聲望昂霄

唐房玄齡字喬年初舉敏年十六舉進士高孝基謂裴矩曰僕聞人多矣未有如此即者當為國器恨不見其聲望昂霄耳武德初太宗時為秦王延四方文學之士於記室

與杜如晦虞世南褚亮于志寧孔穎達許敬宗等十八人為文館學士時人謂之五霸九流太宗即位以有決勝帷幄定社稷功居第一進左僕射更封魏居相位十五年致奉國常治家有法集古今家戒書於屏風令諸子各取一具曰留意於世足以保躬年七十二薨謚文昭

清風萬古

唐杜如晦字克明少與高孝基見之曰君當為棟梁用願保金龜焉孝基曰如晦良佐才也太宗即位進右僕射與高孝基共掌朝政房善謀杜善斷二人深相知當時稱良相必曰房杜皮日休七愛曰吾愛房與杜貧賤共矩步黃閣三十年清風一萬古封萊國公弟楚客仕至工部尚書五世孫元顯元顯姪霍權霍權子曉五代五人拜相

狄門堯李

唐狄仁傑字懷英兗州人有人被害者吏訛語衆方爭辯仁傑誦書不輟曰黃卷方與聖賢對何暇偶俗吏語耶武

后朝遷幽州都督賜紫袍龜帶后自製金字十二於其袍以旌其忠天授中以地官侍郎同平章事所荐張柬之桓彥範敬暉姚崇等皆為中興名臣或謂之曰天下飛李盡在公門公曰薦賢為國非為私也封梁國公謚文惠二子光遠光嗣聖曆中詔宰相各舉尚書郎一人公舉光嗣以稱職聞后曰析矣內舉果得人孫蕙謨文宗朝為御史中丞剛正有祖風年未七十與白居易為九老會

唾面自乾

紀常藝苑卷之十一

九

唐裴師德字宗仁有德量初為江都尉揚州刺史盧承異之曰子台輔器也其弟守代州教之耐事弟曰人有唾面索之可已師德曰索之是逆其意正使自乾耳狄仁傑曰裴公盛德我為所包容久矣天授中拜鳳閣鸞臺同平章事為將相三十年以令終

老宰相才

張柬之為荊州長史則天欲得一奇士用之狄仁傑曰張柬之雖老宰相才也卒用為相誅二張中宗即位有安社

後到漢陽郡王皇庶微詩云烈烈張漢陽之祖諒諸公茂勳鑄鐘鼎江山食茅土至今稱五王卓立邁千古

助天理物

唐杜景佺武后朝同平章事后于秋季出梨花一枝以示宰相朝臣皆賀景佺獨曰陰陽不相奪倫漬即為灾今草木黃落而未渡花漬陰陽也臣位宰相助天理物致治不和臣之咎也后曰真宰相

抑武興唐

紀常藝苑卷之十一

一十

宋

吉頊唐武后朝擢右肅政臺中丞渡拜相仗公持正抑武興唐有功杜稷六賢相也

上金鑑錄

張九齡字子壽唐開元賢相千秋節公王皆獻寶鑑九齡上事鑑十章號千秋金鑑錄李林甫欲中傷之九齡作燕詩以自喻帝賜白扇獻賦自況末云荷效用之得所雖殺身而何忌又曰縱秋氣之移致終感恩於篋中開元中天

下呼曲江公而不名弟九皋九章子璿立孫仲文為御史

鐵石心腸

宋璟耿介有大節初居小官以所作梅花賦投韓味道德稱之自是知名皮日休曰璟貞安勁質剛應毅收猶有銖石心腸不解吐軟媚語觀其梅花賦清便富艷得南朝徐庾餘殊不類其為人唐開元中與張說源乾曜同日拜相帝賦三傑詩自寫以賜封唐平公謚文正

救時之相

姚崇字元之唐開元中以十事要說天子翌日拜相崇嘗問齊幹曰余為相何如管晏對曰公可謂救時之相贊曰崇善應變以成天子之務豫善守法以待天下之正張說撰神道碑云八柱承天高明之位列四時成歲亭毒之功存封梁國公謚文獻三子尋彞昇皆至卿位

片言悟主

唐房琯字次律宰相房融之子隱陸渾山十年天寶末明皇幸蜀琯上謁拜平章事與帝見秦州靈武立廟宗吐詞洪暢上傾意以待之詔修浚西京遇賊於陳陶斜琯效

古法用車戰而敗贊曰琯以忠義自奮片言悟主取相非英陳之士乎

為社稷計

唐韓休開元中拜相峭直尚直左右曰休為相陛下殊難瘦於舊上曰朕雖瘦天下肥矣吾用休為社稷計耳

練達事體

苗晉卿字元輔天寶初與宋造為吏侍奉肅宗委以鈐事甲乙丙三科代宗朝攝冢宰入閣不趨上御小延英召對

宰相對以小事美自晉卿始秉政七年練達事體時稱賢

相子繁為郎中

清儉著聞

唐楊綰字公權尚清儉獨處一室左右圖書凝塵滿席澹如也大曆中拜相制下朝士相賀及薨帝嘆曰天欲朕致太平耶何歟吾楊綰之速也

奏議如丹

唐陸贄字敬輿年十八第進士張鑑奇之與為忘年交餞

錢有為不愛止受茶一串德宗即位拜翰林學士呼為錢
兄而不名居申奏議可否時端內相諫言深切式規其太
過香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時學貞元中拜相諡宣公
贊云對論議皆本仁義炳如母

真宰相

武元衡字伯蒼德宗欽其才嘗對延英上目送之曰真宰
相罷元和中拜相時准奏用兵悉以機政委之

錢拔振文

常袞唐建中初為福州刺史以始州人未知學袞而設鄉
校教道之自是文風大振代宗朝為中書舍人文獻稱前
長於應用以重一時後拜相德業亦稱焉

直言骨鯁

李絳字深之初及第時賦明水賦稱龍虎榜是和中進中
書舍人賜以金紫上親諱良易與之拜相每進直言上曰
絳骨鯁真宰相也賈賈廉頗

四朝元老

李度字中立威譽德業比郭子儀以身係天下朝重者三
十年歷事憲穆敬文四朝以全德終始元和中自蔡州入
覲以詩示幕中賓客韓愈和之有曰南伐役師大業東天
書夜到冊元功將軍舊膺三月貴相國新兼五等崇開成

中留守東都上命盧洪宣諭曰為朕卧護北門也白樂天
詩云天子旌旂分一半八方風雨會中州治第東都集賢
里作別墅涼臺煥館歸綠野坐野服滿散與白居易劉禹
錫把酒著文日夜相歡不問人間事歸曲江公封晉國公

謚文忠子識大龜卿論學士

以名位終

李紳字公重精於詩歸短李穆宗朝召拜翰林學士與李
德裕元稹同時歸三俊武宗朝大拜始以大藝節餘見用
獨能以名位終

觀諷諫切

魏謩字申之徵五世孫文宗因讀貞觀政要詔訪徵後楊
汝士薦謩為右拾遺起居舍人上問家書有存者乎謩曰

惟故笏在詔令上送鄭覃曰在人不在笏帝曰此笏乃今之甘棠宣宗朝拜相議事天子前規諷諫切上曰魯名臣孫有祖風年八十六薨贈司空

三起三留

將伸字大直宣宗雅愛之每見必詔天下得失三起三留曰他日不得獨對卿矣遂拜相有賢名

祝天得相

盧文紀後唐肅朝相肅求孫也初帝擇相悉書清望官名置琉璃瓶中祝天以筭袂之得文紀而相焉治有異績

介無私

社稷之臣

趙普字則平宋太祖開國初功臣也上嘗夜半幸其第立風雪中普惶恐出迎設重榻席地煖炭燒肉普妻行酒上以嫂呼之遂定下江南之議每決大事啟閣觀書乃論語嘗曰以半部論治天下半部佐天子此之曰此語尚有耳汝不聞趙普吾社稷臣乎雖燕中燕中書令封真

定郡王謚忠獻

吸三斗醋

范質字文素母張氏夢授五色米而生九歲能文後唐時舉進士漢周禪代之際隱於民間一日坐封丘巷茶肆中時所執扇上書云大暑去酷吏清風來故人有人貌極怪陋前揖曰主之酷吏何止大暑相公他日當深寃此整持其扇而去後入妖廟見一土木短鬼貌肖茶肆中所見者廟亦在其手中公心異焉後仕周首定刑統宋建隆初拜相嘗謂同列曰人能吸三斗酸醋便可作宰相封魯公

金鼎調元

王溥字齊物趙太祖朝拜相座主王仁裕賀以詩有云一戰文場拔趙旂便携金鼎贊無為子貽永慶曆中亦大拜首相

首陳十策

張齊賢字思亮趙太祖幸西都齊賢以布衣陳十策四就稱旨以東帛遺之歸謂普曰吾幸西都得一張齊賢異日

可用為相太宗即位放進士榜齊賢適在第三甲有旨一
榜盡與京官不十年拜相晚歸洛陽得裴相橋庄鑿渠通
流栽花植竹日與故舊乘小輿携觴遊釣詩云午橋今得
晉公廬水竹烟花興有餘師亮白頭心已足四登五府九
尚書謚文宣

夾袋冊號

呂蒙正字聖功微時薄遊一縣胡旦父宰是邑遇之薄容
有舉其詩曰挑盡寒燈夢不成胡曰一渴睡漢耳太平初

紹常紀卷之二

十七

水

中甲科寄教曰渴睡漢狀元及第美淳化咸平中兩入相
在位夾袋中有冊號每四方人謁見必問有何人才即疏
之悉分門類朝廷求人求之袋中封許國公謚文穆父龜
圖子居簡龍圖直學士

時稱聖相

李沆字大初雍熙中太宗謂宰相曰李沆宋湜皆嘉士也
命中書召試除知制誥嘗侍宴上目送之曰李沆風範端
嚴真貴人也咸平初拜相在位深沉寡言取四方水旱盜

賊奏之王旦初以為細事浚乃嘆曰李文靖真聖人也時
稱聖相劉元城論本朝名相冢冢大胾者沆也亮謚文靖
大耐官爵

向敏中字常之太平五年試而如膏賦蘇易簡榜及第而
京有僧殺婦人冤獄已具公獨明其罪案得其實一府以
為神真宗朝進左僕射上使覘之門閤悄然上曰敏中大
耐官職與寇準同年公既秉鈞準以使相守長安寄公詩
云玉殿登科四十年當時僚友盡英賢歲寒惟有公兼我
紹常紀卷之二

十八

水

北門鎖鑰

寇準字平仲八歲吟華山詩云只有天在上更無山與齊
其師謂準父曰賢郎怎不做宰相秋風亭詩云野水無人
渡孤舟盡日橫時人以為必濟巨川初試仕改知巴東縣
手植瓊栢于庭至今以此甘棠名某公栢真宗朝大拜決
軍成潭淵之功鎮大名府北使竭公曰相公重望何以不

在中書公曰北門鎖鑰非渠不可公外舍內伶寢處一青
牀二十年貶雷州道出公安公剪竹植神祠前祝之曰準
君無負朝廷枯竹再生已而果然後喪過公安民皆迎祭
斬竹植地掛紙錢皆生筍成林邦人誦相公竹仁宗朝贈
中書令封萊公謚忠愍詔學士撰神道碑御篆其首曰旌
忠之碑

君子人也

畢士安字仁叟幼時王禹偁識其非常景德中與寇準

並為相準好使氣用公重德以鎮之公以名節自勵天下

十九

稱其清其公也上謂寇公曰畢士安君子人也飭躬慎行
有古人風賜其家白金五千兩子世長睢陽五老至和
以司農卿致仕年九十四玄孫仲偃仲游仲愈皆歷顯仕

喜薦賢才

蔡荅字子思和色明秀鬚眉如畫祥符八年策進士上夜
焚有菜一苗與殿基相蔭及齊為狀元上喜曰得人矣試
天下如置器賦有云安天下於覆盂其功可大上曰宰相

聖也仁宗朝大拜公喜飲賈存道上詩云聖君恩重寵
選慈母年尊鶴髮垂君寵母恩俱未報酒如成病悔何
公自是為客不對酒薦士如楊偕郭勸劉隨等皆為當
時名臣李綱謫忠

三冠勳編

呂夷簡字坦夫宋真宗嘗問蒙正曰卿諸子孰可用對曰
諸子皆豚犬有姪夷簡宰相才也仁宗朝大拜在中書二
十年三冠輔相上嘗大書方正忠良四字又書懷忠之碑

海常誌卷之三

二十

以賜之嘗荐寇仲淹韓琦文彥博龐籍梁燾曾公亮皆大
用又薦陳堯德遂大拜陳作歸燕詞有主人恩重珠簾捲
之句封許國公謚文靖祖龜年父榮亨五子公沔公著公
亮公孺公綽公亮字晦并識慮深遠夷簡曰此子公輔器
也熙寧中起知河南尹元祐中與溫公並相歷事四朝夷
簡善任智公著持正賢於父遠矣公簡重滑儉出於天性
冬月不附火夏月不用扇寡嗜慾薄滋味穀色華耀視之
漠如也御書墓碑曰純誠厚德之碑封申國公謚正獻三

子孫希績希純

聖德元老

王旦字子明相真宗於景德祥符間福祿榮名十有八年為天書使嘗慨不樂魏野獻詩云西祀東封俱了畢賜來相伴赤松遊公甚喜堯仁宗親篆其碑云聖德元老之碑謚文正三子雍冲素

雖老不衰

曾公亮字明仲宋天聖初試雲瑞紀官賦宋郊榜第五人

嘉佑中拜相至熙寧中尚在中書年雖老精力不衰以太

廿一

傳致仕年八十薨謚獻靖封魯國公碑曰兩朝顧命定策亞勳之碑子孝寬字公綽除簽書時魯公遠政迎養西廂

庶以為榮

庭橫象笏

遂得象字希言仔鈞之後生時母夢庭橫象笏因以得象名之性端重宋仁宗朝在翰林二十年怡然自得八相八年親戚子弟皆抑而不進封鄆國公謚文簡

安排元相

王曾字孝先眉目如刻画布衣時以梅詩謁呂文穆云雪中未聞和羹事且向百花頭上問呂曰公已安排作狀元宰相矣弱冠三試皆首魁劉子儀戲之曰狀元試三場一生喫着不盡公正色荅曰曾平生之志不在溫飽仁宗朝大拜范文正公曰王公真宰相韓魏公言沂公德器謹厚當時有得其品題兩句者皆以五榮對沂國公

畫錦名堂

韓琦字稚圭相州人年二十狀元及第唱名畢太史奏曰

廿二

日下五色雲見與范仲淹在行間眾久俱名重一時朝廷倚以為重當時有一韓一范之謠嘉祐中拜平章時曾公虎為亞相趙鼎歐陽修參政凡事關政令則曰問集賢典故則曰問東廳文學則曰問西廳至大事則自決人以為得宰相辭為相十年光輔三后上曰持中國之龜鑑公判相州歐作畫錦堂記有云臨大節決大事垂紳正笏不動殷色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公安貌英

楊國傳天下武門程伊川曰魏公可學否曰魏公最開
氣英實朝封魏國公亮神宗親製神道碑賜之題曰兩朝
頑命定策免勳之碑誠忠獻徽宗朝進封魏王四子忠茂
幹黃純升幼子嘉禾徽宗朝拜相封儀國公

童孺知名

司馬光字君實重稚時與群兒戲於庭有大甕一足跌沒
水中群兒盡走公以石擊破甕出水兒得不死所居一室
蕭然閉書盈几以圓木為警枕小睡則枕轉而覺乃起讀

十一

書嘗自書吾無過人者但平日所為未嘗有不可對人言
者耳元豐中判西京居洛十五年神宗崩公赴闕民遮道
呼曰公毋居洛留相天子活百姓所在數千人聚觀之元
祐初拜相遽入勅其還吏曰中國相司馬美慎無生事亮
童走卒皆知君實之名年六十八亮贈太師封溫國公諡
文正號涑水先生哲宗親製神道碑曰清忠粹德之碑子孫
除司諫塗人見其容止皆知為司馬公子也

天下異人

文彥博字寬夫潁南端重歷事四朝符更二府七換節鉞
出將入相五十餘年畢仲游詩曰十年三冊命四海一師
臣契舟使來聘望見公殿門外却步改容拱手曰天下異
人哲宗朝以太師致仕封潁國公諡忠烈

中興名相

李綱字紀才宛過人有憂國愛民經綸天下之志高宗即
位首拜為相上十議總七十五日而罷紹興不言和者前
有李忠定後有張魏公子索之

十四

佛書商賈

張商英字天覺童時日記萬言趙抃薦召赴闕袖草莽
國書以進紹興中序朝時以年華曲天必是夕大雨雪沒
高宗書商霖二字賜之晚歸託意浮屠歸無盡居士

社稷之臣

陳康伯字長卿紹興名相高宗將遜位公朝夕協贊以決
大議挺然有社稷臣之風封魯國公

忠貫日月

張浚字德遠號紫岩先生紹興中拜相光州旌宣撫忠實
日月孝通神明勲在王室恩在生民威振四夷功垂永世
胡澹菴謫於衡二公手書生來無一語不相勉以天人之
學無一念不相憂以國家之事述四德銘以示人曰忠則
順天孝則生福勤則進業儉則心逸道人幾之於石公國
二十年雖小兒嬾女亦知天下有張都督也孝宗即位進
封魏國公謚忠獻子式

平園老叟

周必大子克初字洪道紹興中中博士宏詞科在翰苑
九年淳熙中拜相常言六十四卦惟謙卦六爻皆吉又謂
夫子其恕乎一語故平生處已以謙待物以恕退居十五
年自號平園老叟築室名曰玉和公有叙云和氣謂之王
燭古今賢和朝物和野使皓然一老得佚養和氣之內
封益國公子綸知筠州

置翹材館

虞允文字彬父十歲賦詩有驚人語諸老知其遠絕詔也

中書師漢淮有采石之捷劉錡握其手曰朝廷養兵三十
年今日大功乃出儒者我輩愧死矣及作相置翹材館延
四方賢士懷袖有方冊曰材館錄聞人一善必書首薦一
時得人之盛凜慶曆元祐之風謚忠肅

傳家儉德

葉顥字子昂初調南海簿捕盜歸功於府府帥曾開大喜
曰仕不求達勞而能遜葉主簿宰相器也乾道初大拜荐
汪應辰王十朋陳良翰周操林光朝等可倚執政侍從甚
諫之選于歲暮自南至帝親郊而雷公以首相引漢故事
上印綬上三留之不可俄薨公自初仕至宰相服食僅妄
不改其舊先廬隘甚不益一椽先疇極薄不增一畝林光
朝以詩哭之云傳家惟儉德無地着樓臺人以爲實錄

綱常懿範卷之三

西昌龍蟠周是修著

嗣孫應齋如春父校梓

名將類

將者人君之爪牙也自軒轅得風后為相以揚文德得力
牧為將以宣武威故所任必重孔子曰有文事者
必有武備陸賈亦曰文者人之術也古今稱是職
者不少特采其忠義勇名及能立言垂法于后世
者通百二十人錄為一冊以備補外之任者鑒

六韜兵法

周姜子牙釣於磻溪西伯出獵卜之曰非龍非虎非
熊所獲霸王之輔果遇子牙於渭水之陽與語大悅曰吾
太公望子以家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歸立為師相武王
伐紂功第一著六韜兵法唐肅宗尊為武成王廟祀與文
宣王比以歷代良將自起韓信諸葛亮李靖李勣張良司
馬穰苴孫武吳起樂毅為十哲侍生德宗建中六年定苑

蠡郭子儀等六十四人配享贊曰商錯天令人歸西伯霸
王之輔王者則獲戰如烈火謀及龜策表海封齊年垂七
有

滅龜破敵

戰國孫臏與龐涓同學兵法涓忌其能用法斷其兩足後
涓為魏將伐韓齊使孫臏救之臏入魏地令士卒日喊電
以致涓伏弩馬陵涓敗自刎

扁舟五湖

范蠡越大夫也佐勾踐治兵滅吳歸至五湖辭勾踐曰君
臣將為之蠡不渡入越國與載其珍寶珠玉浮海出存文
姓名自謂鴟夷子皮父子治產至數千萬齊王聞其賢
為相蠡笑曰居家至千金居官至卿相以布衣之極久受
尊名不祥乃歸相印而又去

盡下齊城

樂毅魏人逃燕昭王以為亞卿伐齊下七十餘城封昌國
君後以說奔趙趙封為望諸君

司馬兵法

田穰苴田完之苗裔齊景公以為將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起則忘其身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司馬兵法附穰苴於其中號曰司馬穰苴兵法
大牛破敵

田單多智習兵仕齊時七十餘城皆為燕殺所下惟莒即墨堅壁齊人推單為將軍保莒抗燕攻城中牛數千画五彩龍文束兵丹其角灌脂束葦於其尾鑿城數十穴夜縱火牛尾熱怒奔燕軍所觸盡死傷壯士隨其後中外先弱擊銅鼓合勢呼聲震地燕軍大敗盡渡七十餘城封安平君

兵法霸秦

秦由余著兵法六篇繆公用其謀拓地千里遂霸西戎

戰國名將

趙李牧為趙將先居北邊破匈奴秦王政遣兵攻趙牧為大將強秦畏之汲以反間被誅趙城瓦解

攻戰立功

廉頗為趙惠王將有武畧攻城野戰多克捷後為閭相如定為刎頸交故強秦以二人在不敢加兵於趙損兵長城堅壁不與秦戰以及間王使趙括代將而召頗頗奔魏趙悼襄王立思復用頗為將使人召之為頗仇人郭開毀隔楚人迎頗於魏為楚將尋卒趙曰三年不鳴一鳴驚人啖之走焉知屈伸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蚩之捷奚分否滅教美人戰

孫武齊人以兵法見吳王闔廬王出宮中美人有八十人使武教之戰孫子分為二隊以王寵姬為隊長皆金持戟三令五申嬪人大笑斬二隊長以狗渡鼓之嬪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矩著兵法十三篇

戰勝攻取

白起善用兵秦昭王以為左庶長戰勝攻取凡七十餘城封武安君

六法傳亞

吳起魏人善用兵與士卒分苦卒有患疽起吮之卒母聞而哭曰往年吳公吮其父不旋踵死數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仕魏與武侯浮西河而下論在德不在險與田文論功去魏適楚悼王聞其賢以為相有兵法傳於世

強秦虎將

秦王剪王賁皆為秦王政將軍武勇有謀畧掃平六國多二人之功史曰十九年王賁滅趙二十三年王賁滅魏二十四年王賁滅楚二十五年王賁滅燕二十六年王賁滅齊秦遂得并天下為一贊曰周鳳不鳴秦虎方視將爭畧戰圖一得志六十萬兵桓、暨、破趙取燕終平楚地義服祖龍深謀自遺

國士無雙

西漢韓信淮陰人蕭何奇之曰諸將易得耳如信國士無雙漢王設壇具禮拜為大將破趙降燕擊齊滅楚戰功第一初封齊王定天下改封楚王與張良蕭何為漢三傑

太公兵法

張良字子房少英俠多智畧家世相韓秦滅韓欲為韓報仇遣力士操鐵鏈擊始皇於博浪沙中悞中副車帝怒令天下大索良逃匿轉客下邳圯上有老父墮履圯下命良取之良俯取父以足受之曰孺子可教矣期以再會凡三往乃出書一編與之曰讀此可為王者師旦視乃太公兵法異之晝夜習讀佐漢祖運籌帷幄決勝千里與蕭何韓信為三傑封留侯曰吾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侯此布衣之極于良足矣項棄人開事逆赤松子遊漢元功十八人良第三謚文成侯子不疑嗣次子辟強年十五為侍中

人臣義正

王陵少文任氣佐高帝定天下功臣十八位王陵居十三封安國侯高后欲王諸呂平勃以為可陵爭之先儒云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為正

安劉必勃

周勃木強敦厚佐漢定天下以功封絳侯食邑八千二百
八十戶高帝以為可屬天下事曰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
氏者必勃也惠帝朝為太尉陳平與結交驩呂氏叛勃以
一節入抗軍士皆左袒為劉氏誅諸呂漢室以安文帝立
拜丞相次子亞夫之官任為將軍因徧胡軍細柳營帝勞
軍至軍門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都尉曰軍中只聞將
軍令不聞天子詔帝使持節詔亞夫乃傳言開門都尉曰
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帝按轡徐行至營成禮而去帝嘆

紀帝紀卷之三

七

宋

曰以真將軍吳景帝朝為太尉討平七國之亂封條侯為
丞相

鴻門壯士

樊噲沛人以屠狗為事從沛公見項羽鴻門范增欲擊沛公
舉所佩玉玦以示羽者三羽不應張良告出噲以事急擁
盾直入瞋目示羽頭髮上指目皆盡裂羽曰壯士賜之卮
酒跪有命坐噲曰沛公先入盟勞苦功高如未有封爵
之賞而將軍聽細人之言欲誅有功此亡秦之續耳沛公

起如廁招噲與俱間行趨霸上而脫楚難高祖即位定元
功十八人位噲第二封舞陽侯後高祖病金群臣不得入
噲排闥直入大臣隨之帝怒噲曰獨不見趙高之事帝稱
謝

當刑而王

英布少時有客相之曰當刑而王及壯坐法黥故曰黥布
陳涉起布往見番君君妻以女漫事項楚封九江王又仗
劍歸漢佐高祖定天下戰功居多與韓信彭越齊名封淮

紀帝紀卷之三

八

宋

南王

與漢元功

灌嬰漢祖定元功十八人位次嬰第十八班固泗水亭銘
載在第九封穎陰侯賜昌文君文帝朝拜相

冊書鐵券

夏侯嬰漢功臣高祖為冊書鐵券定元功十八人位次嬰
第八為滕令孫滕公封海陰侯薨得佳城鬱三十年見
今日之兆以蓋焉

名藏金匱

丁渡佐漢有功高帝即位封符作誓金匱石室定元功十八人位渡居十七

號飛將軍

李廣隴西成紀人材氣天下無雙文帝曰惜廣不逢時令當高祖時萬戶侯何足道哉武帝朝拜北平太守匈奴號之曰飛將軍嘗謂王翊曰諸王校尉以下以軍功取侯者數十人廣終無尺寸功豈吾相不當侯耶後從衛青出塞上以廣教奇不令當單于乃出廣東道失利自刎李陵即其孫也

封侯貴骨

衛青字仲卿徵時有一鉗徒相之曰貴人也當封侯漢武朝年七十出擊匈奴立大功封長平侯

元光名將

程不識元光初與李廣為東西衛尉程治軍極嚴廣益簡易俱為名將

金城方畧

趙充國字翁孫沉勇有大畧漢元康初羌人叛時充國年七十餘上以為老使丙吉問誰可為將充國曰無踰老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畧上屯田便宜十二事羌破振旅而還封臺平侯圖形於麟閣

驃騎將軍

霍去病善騎射武帝從衛青為票姚校尉凡六出擊匈奴封冠軍侯加驃騎將軍益封萬七千七百戶父中孺異母弟光擁昭主宣

建節封侯

馮奉世字子明至三十一歲奉使涉大義讀兵法宣帝時韓增舉之持節送大宛諸國客與其副嚴昌擊莎軍王威振西域得名馬象龍而還元帝朝拜執金吾後易爵關內侯居仄牙官前後十年以功名終子九人而四子通四經長子譚舉孝廉次野王通詩遂通易舉茂才參通尚書為黃門郎綬和中封宜卿侯立通春秋遷五原太守徙西河上

和與兄野王相代公廩相似民有大小馮君相繼踵之歎焉

懸旌萬里

陳湯字子公漢元帝時同甘延壽矯制斬郅支劉向曰懸旌萬里之外揚威崑山之西自漢以來征代方外之將未之有也賜爵關內侯

大樹將軍

東漢馮異字公孫佐光武中興蕞葦亭上豆粥薄沘河漢

新書卷之三

士

之

進餐飯破赤眉帝降璽書勞之曰始雖番超回溪終能奮翼浞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為人謙退請將論功獨屏樹下軍中謠曰大樹將軍拜征西將軍賜璽書曰征西功若丘山猶自以為不足孟之反亦何異執謚節侯

仕不顧家

邳彤信都人歸光武信都友者捕係其父弟妻子使為手招彤彤報曰事君者不顧家後以功封靈壽侯圖像小其容

八戰八克

吳漢字子顏佐光武中興伐蜀與公孫戰廣都成都之間八戰八克帝曰吳公差強人意隱若一敵國矣位大司馬封廣平侯繪像雲臺

先當夫石

堅鐔字子伋先武討河北召見拜偏將軍每戰則先當矢石以功封合肥侯圖像雲臺

中興名將

王霸王梁王常俱佐光武中興名將也並圖形雲臺二十

新書卷之三

士

日

八將中

鳴劍抵掌

臧宮字君翁佐光武中興封朗陵侯圖形雲臺史臣論曰臧宮馬武撫鳴劍而抵掌志馳于伊呂之比矣

征南為重

岑彭字君然建武中為征南將軍伐蜀裝樓船有次蜀浮橋詔報曰荆門之事一由征南公為重而已所向無前進至武陽公孫述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一夕駐軍地名彭

亡刺客詐為奴降夜刺殺彭越壯子連嗣

大才晚成

馬援字文淵少有大志辭兄况欲就邊郡田牧况曰汝大才晚成嘗謂賓客曰丈夫立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建武中拜為伏波將軍擊交趾軍還故人孟冀迎勞之援曰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屍還葬耳何能卧床上在兒女子手中耶冀曰諒為烈士當如汝矣武陵五溪蠻反援請自行援鞍顧盼以示可用帝嘆曰雙鑠我是病也三兄

第四子廖昉光客卿

佐漢中興

耿弇字伯昭光武指之曰是我北道主人也後平齊帝曰將軍在前南陽建大策常以為落難合乃知有志者事竟成封好畤侯父况病弇兄弟二人衣青紫侍醫藥時人榮之弇從子秉字伯初腰帶八圍能說司馬兵法尤好將帥之畧永元初與竇憲征北單于登燕然山勒石紀功封美陽侯秉弟襲與任尚圍北單于於金微山出塞五千餘

里而還封美陽侯父國為大司馬襲從弟恭字伯宗慷慨多大畧有將帥才永平中為戊己校尉攻匈奴引兵據疏勒城匈奴湧絕澗水恭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乃整衣向井再拜有項水泉奔出揚水以示虜以為神明遠去後又益兵圍之恭食盡窮困煮弩鎗食其筋革與士卒同死生終無二心救至得還形容枯槁鄭眾上疏曰耿恭以卑兵守孤城鑿山為井煮弩為糧卒全忠勇其節義古未有也拜騎都尉

折衝千里

賈逵字文君佐光武中興帝解左驂以賜之曰賈都督有折衝千里之威拜執金吾封膠東侯圖形雲臺

衣錦還鄉

景丹字孫卿櫟陽人王莽時舉四科丹中言路科後歸光武以功拜驃騎大將軍封櫟陽侯帝謂曰富貴不歸故鄉如錦衣夜行故以封卿耳圖形雲臺

名垂竹帛

鄧禹字仲華漢更始時光武持節河北禹杖策北渡追及
於鄴曰禹願效尺寸之功名於竹帛耳光武即位拜為大
司徒加封高密侯禹為行澤備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
整肅閭閻教養子孫皆可為後世法雲臺二十八將禹為
首後分封三子為三國長子震次曰襲曰瑛俱封侯震子
乾襲子深瑛子承尤有操行

遮道頌留

寇恂字子翼元武定河內而難其守鄧禹曰寇恂文武備

是

十五

宋

是有牧民禦衆之才非其莫可使也賈逵與恂有舊恂
召二人至謂曰今天下未定而虎安得臥今朕分之
於是並坐於帷中車同出結友而去頌曰益起恂從車駕
南征賊平百姓遮道曰願復借寇一年封應侯侯國刑雲
臺曾孫恭恒帝朝為侍中

虎牙將軍

蓋延字巨卿長八尺虜弓二石勅光武以為虎牙將軍封

女平侯國刑雲臺

增竈破賊

虞詡字升卿祖父繼為郡獄吏平允寬恕曰吾子孫何不
為九卿耶及詡生年十二通尚書太守王朗待以賓友
詡鄧騭惡之遷為朝歌長時朝歌賊方盛故舊皆吊之詡
曰不遇盤根錯節何以別利器鄧太后以詡有將帥之略
遷武都太守日夜進道令吏卒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羗不
敢逼後大破之順帝朝拜為書僕射子恭有俊才

投筆封侯

班超字仲升有大志不修小節備書養母投筆嘆曰大丈夫

十六

宋

夫當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間乎左右笑之
超曰小子安知壯士之志哉有相者曰虎頭燕頤飛而食
肉百里侯相也出征西域安集五十餘國封定遠侯久在
絕域年老思土上書曰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
門關乃召還子勇有父風

勒功燕然

丁忠字伯度永元初拜車騎將軍出塞擊北單于戰於落

山大破之登燕然山刻石勒功紀漢威德封冠軍侯

文武全材

滕撫漢順帝朝博求將帥三公舉撫有文武材拜九江都

尉東南悉平

百姓歌思

皇甫嵩漢中平中以破黃巾功封都鄉侯奏請以冀州一

軍田租贖饑民百姓歌曰天下大亂予市為墟願得皇甫

子凌安居後拜大尉

紹帝懿范卷之三

十七

虎威賈勇

魏于禁字文剛假節鉞為虎威將軍攻城破敵決機賈勇

雖古名將無以加之

魏武名將

徐晃字公明魏武名將每戰必先為不可勝攻圍陷陣功

最多遷右將軍卒謚壯侯

威止兇啼

張遼字文遠勇力過人為右將軍威名赫々江東小兒啼

怖之曰遼來遼來無不止者贊云天造草昧君子經綸為
生晉侯為魏无臣十載嘉會一代偉人夙夜憂勤孰能凌
塵

平蜀立功

鄧艾字士載魏景中大舉伐蜀艾督軍自陰平道以糧自
裹推轉而下將士拔木緣崖魚貫而進蜀平詔以艾為大
尉為鍾會所搆死於蜀晉武即位議郎段灼上疏為艾伸
寃詔以其孫朗為郎中

紹帝懿范卷之三

二十八

瘡虎將軍

許褚字魏武為都尉精力絕人能逐曳牛尾軍中以褚力

如虎而瘡跡曰瘡虎又曰虎侯遷武衛將軍

萬人之敵

關羽字雲長事蜀先主收江南諸郡拜前將軍假節鉞威
震華夏孔明書云馬超兼資文武猶未及髯之絕倫逸群
也羽美髯故云為世虎臣稱萬人敵報曹公有國士風二
子平典

人中呂布

呂布字奉先號武有駿馬名赤兔時語曰馬中有赤兔人中有呂布漢初平中以誅董卓功封溫侯

有國士風

張飛字翼德雄壯威猛為世虎臣魏程昱等咸稱為萬人敵蜀先主拜右將軍封西鄉侯評曰飛義什最顯有國士風

膽大如斗

姜維字伯約蜀先主用為征西將軍孔明常曰伯約忠勤梁州上士也後錄尚書事魏破蜀維因鍾鄧之亂欲渡立蜀主事不成將士格殺之剖其腹膽大如斗

虎威將軍

趙雲字子龍仕蜀號虎威將軍操兵臨漢中雲得與相遇且聞且却入營更大開門操兵疑實有伏引去雲渡以勁弩後射操兵驚駭自相蹂踐墜水中先主曰子龍一身都是膽也於是遂有漢中

三顧茅廬

諸葛亮字孔明寓居南陽隆中徐庶稱於劉備曰請孔明卧龍也俗三顧茅廬中亮乃起佐備跨有益州備即位策亮為丞相推演兵法作八陣圖上出師二表伐魏田渭濱有星隕營中而卒魏將司馬懿按視其營嘆曰天下奇才也謚忠武侯兄瑾仕吳弟懿仕魏時謂蜀得其龍吳得其虎魏得其狗子瞻以戰死瑾字子瑜容貌風度時服其宏雅封宛陵侯子恪字元遜少有才名孫權見之曰藍田生玉真不虛也封都鄉侯

江表虎臣

黃蓋為周瑜部將赤壁之戰建策火攻大破曹操之兵為江表虎臣

曉陽軍事

向寵仕蜀為牙門將孔明出師奏云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陽軍事封都亭侯

七次周瑜

呂蒙字子明仕吳為偏將軍魯肅嘗過蒙越席撫其背曰
君謂卿止有武勇耳今學識英博非淺吳下阿蒙蒙曰士
力三日即當刮目相待孫權曰子明學問開益蓋奇至
可次周瑜封孱陵侯

赤壁奇功

周瑜字公瑾吳人文武籌略萬人之英赤壁之戰以兵三
萬破魏師八十萬孫權曰公瑾雄烈膽略萬人開拓荊州
邀焉寡儔程普曰與周公瑾交言飲醇醪不覺自醉少精
意於音樂其有缺必知之時語曰曲有悞周郎顧年三
十六卒于巴丘

逐盜鍾山

蔣子文漢末為秣陵尉逐盜鍾山傷額而死嘗自謂骨貴
死當為神及吳大帝都建業子文常乘白馬執羽而出逐
立廟鍾山封蔣侯常助楊大眼走魏軍凱旋廟中人馬迹
皆有泥濕南唐追謚莊武帝景佑賜額忠烈廟曾極詩
云白馬千年繫廟門爐烟浮動袞龍昏闔棺漫說榮枯定

骨犹能復至尊

文武全材

陸遜字伯言山江東大族呂蒙自於孫權曰陸遜意思深
長才堪負重權乃拜為偏將軍代蒙破蜀先主兵于馬鞍
山漢主大慙恚曰吾乃為陸遜所折辱代碩雅為相詔曰
有超立之功者必膺光大之寵懷文武之才者必荷社稷
之重封華亭侯子抗字幼節吳末鎮益州牧上疏曰臣每
中夜撫枕臨食忘食謹陳便宜十七條以聞在西陵與羊

續常璩卷之三

廿二

枯對境使命常通貞亮等幹威有父風子機雲機字士衡
身七尺聲如鐘少有異才文章冠世雲字士龍六歲能典
屬文與兄齊名號二陸吳尚書閔鴻見而奇之曰此兒非
龍駒當是鳳雛咸都王顯假機大都督戰敗官人孟九與
牽秀共謀陷諸其有異志兄弟俱遇害是日昏霧四合大
風折木平地雪尺議者為陸氏寃也二陸傳曰機雲雲刑
衡之杞梓文藻宏麗獨步當時言論慷慨冠乎終古百代
文宗一人而已

虎臣虎兒

凌統字公績吳人也。兄賢好士，輕利重義，有國士之風。魏張遼領軍奄至津口，統率兵三百陷圍而出，拜偏將軍。為江表虎臣子烈及封年，各數歲，每客至呼出曰：「此吾虎兒也。」

什怨舉賢

蔣欽吳人，從孫策渡平定三郡，遷還，寇將軍徐盛有嫌於欽，欽每稱其善，曰：「今天下未寧，豈可挾私怨以蔽賢乎？」

盛既服德，論者美焉。

門客幡戟

王濟少有大志，嘗起宅，開門前路廣數十步，曰：「他日得容長戟幡旗，晉武朝為益州刺史，率師平吳，以功拜大將軍，輕裘緩帶。」

羊祜字叔子，續之孫，泰之之外孫也。五歲時，令乳母於鄰家李氏園桑樹下探取金環，李孺曰：「此吾兒所失，乃知李氏子祜前身也。」武帝朝，鎮襄陽，在軍中，輕裘緩帶，身不

披甲，鈴閣之下侍衛不過十數人，好遊岷山，嘗與從事鄒湛同登，慨然浩歎，及歿，襄陽人建廟立碑，其上望者流涕。杜預名之，墮淚碑，遷尚書僕射。

號杜武庫

杜預字元凱，博學朝野，號曰杜武庫，言無所不有也。晉泰始中，為河內尹，以孟津渡險，詣建河橋於富平津，羊祜舉預自代，拜鎮南將軍，伐吳，既克江陵，曰：「譬如破竹，數節之後，迎刃而解，無復着手處也。」滅吳，封富陽侯，還襄陽，紹信

臣遺跡，用漁浦諸水，浸原田，萬餘頃，衆庶賴之，號曰杜父。預身不跨馬，射不穿札，而用兵制勝，諸將莫及。子錫，却秦扶晉。

謝玄字幼度，與兄朗皆為叔父安所器重。後秦苻堅侵晉，安舉玄為前鋒，大都督，督兵抗魏，肥水一戰，破走秦兵，百萬海內震動。假節封康樂縣公。唐肅宗朝，從祀武成王廟。贊云：謝庭之內，玉樹森然，弘才秘略，唯安與玄。却秦扶晉，擒融遁堅，會稽充海，令譽遐傳。

文武威風

周訪字士達少與陶侃友善遇相者陳訓謂曰二公位至方岳功名略同訪小侃一歲訪初為汝南縣功曹遷荊州刺史武說王敦曰荊州用武之國公宜自領改訪梁州訪大怒執手書譬什因遺以玉環玉碗訪投諸地曰吾豈貴豎可以寶悅乎史臣曰訪器重文武擁麾仗節遠近仰其威風推為中興名將長子撫有父風撫子楚楚子瑋有將畧三世皆為將軍瑋子彪虎節

綱常懿範卷之三

一廿五

宋

入水斬蛟

鄧遐字應遠勇力絕人仕晉歷數郡守襄陽沔水有蛟害人遐入水揮劍斬蛟救民時號名將

熟雞破敵

江道字道載殷浩北伐請為咨議參軍擊姚襄道取鷄數百以繩連之繫火于足飛集襄營因其亂擊之大捷徙子績有志氣為南郡相遷御史中丞

威震敵人

桓石虔小字鎮惡有文武器幹泛桓入關威震敵人時有病瘡者謂桓虔來以怖之多愈為豫州刺史

妙振兵鈴

王猛字景略北海人儻有大志隱居華陰間桓溫入門被褐謁之捫虱而談當世之務旁若無人溫異之後有薦猛於秦王苻堅一見如舊自謂如玄德之於孔明一歲中五遷官舉异材脩廢職課農桑恤窮困秦民大悅臨終謂堅曰晉雖僻處江南然正朔相承上下安和臣歿之後願勿以晉為圖讎卑西羌我之仇敵終為大患宜漸除之以安社稷卒堅哭之曰天不欲使吾平一六合耶何致吾景略之速也唐從祀武成廟贊曰子產夷吾德均才並鄭郭異方民安寇靜妙振兵鈴允釐庶政秦苻賢臣揆揮符命

綱常懿範卷之三

一廿六

宋

將門有將

王鎮惡猛之孫五月五日生猛曰是當與吾門共年十三而苻氏敗寓食滄池李方家曰遭英雄主取萬戶侯當厚相報歸晉客荆州劉裕見而異之曰將門有將焉參軍事

北伐鎮惡為龍驤將軍過澠池造李方家拜母厚加酬勞
鎮長安為沈田子所圍裕受命追封龍陽縣侯

號北府兵

劉牢之字道堅鬚目虜人破苻堅為前鋒號北府兵敵人
畏之

如意麾兵

常璩字博文梁朝名將臨陣交鋒綬服乘輿執竹如意以
麾進止任豫州刺史進爵為侯

削木剪紙

郎基字世業本文吏有武略北齊擢為河西鎮將梁兵攻
城基削木為箭剪紙為甲固守還朝拜侍御史子茂字蔚
之七歲誦騷雅日千餘言次子楚之

稱真神將

梁寇彥卿善騎射梁太祖賜所乘一丈島曰真神將也

安事筆硯

宇文慶字仲慶嘗曰書是以記姓名而已安能事筆硯為

腐儒之業我隋開皇初以武功加上柱國

勳石吳隋

史萬歲杜陵人仕隋拜大將軍以功加上開府時南夷起
叛詔歲討之入自靖蜒川行數百里見諸葛亮紀功碑銘
其背曰萬歲之凌有勝我者過此仆碑而進破其三十餘
郡勳石頌吳隋德而

平定江表

隋韓擒虎字子通初名擒容貌魁岸有雄傑之表文帝委

以平陳之任功成進位柱國嘆曰生為上柱國死為關羅

王吾無憾矣

克定三吳

賀若弼字輔伯少有大志博涉書記獻取陳十策文帝善
之賜以寶刀克定三吳拜大將軍贊曰壯哉輔伯志承先
父將材天啓立功隋府銳師一拔長江勁渡死事於封水

羅縑素

賢於長城

李勣字懋功唐貞觀中拜并州都督在州十六年帝曰我
用勣守并州賢於長城矣守戰立功為唐名將封英國公
圖形凌烟閣

舞女破敵

唐柴紹字嗣昌唐高祖平陽公主主與紹置幕府弟娘子
軍高祖即位以功封霍國公吐谷渾黨寇逆勣紹禦之
虜矢下如雨軍士失色紹遣人彈琵琶使二女對舞虜休
射紹從後掩擊虜大潰

通鑑纂要卷之三

十九

斷石旌功

丘行恭有勇力貞觀中討南昌有功詔斷石為人馬像立
昭陵闕前以旌其功封天水郡公

稱真將軍

段志玄少號勇果斷貞觀中上御章武門夜遣使至志玄
拒曰軍門不夜開示以手詔曰夜不能辦上嘆曰真將軍
也封褒國公子建中與柴昌二郡建中子文昌字墨卿長
慶初為翰林學士屢召入思政殿顧問至久乃出俄拜相

文宗立徙帥荆南或旱禱鮮必雨或久雨出禱必雨
曰旱不苦禱而雨雨不愁公出游子成武博學能記多奇
篇秘書者西陽襟祖書

心如山岳

尉遲敬德初秦王引為右府恭軍侯立大功隱太子嘗以
書招之贈金一車固辭秦王曰公之心如山岳雖積金至
斗豈能移之論功為第一封吳國公後改封鄂國公圖形
凌烟閣

通鑑纂要卷之三

三十

顧命元勳

長孫無忌字輔機佐唐太宗定天下功第一封齊國公後
與褚遂良同受顧命以天下安危自任

三箭降胡

薛仁貴絳州人唐貞觀末上親征遼東仁貴應募白衣臨
陣立奇功上曰朕不喜遼東喜濟煖將還拜中郎將高宗
時九姓叛十餘萬駝騎挑戰仁貴發三矢殺三人虜氣懾
乃降軍中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入漢關贈號

衛大將軍子訥子微並羽林將軍賜金吾將軍三立將軍

刻石紀功

侯君集以材雄稱從太宗征伐有功高昌刻石有功而還封潞國公圖形凌烟閣

戰伐奇功

蘇烈字定方從李勣討高麗縛賀摩以還由是唐之州縣極四海美高宗以定策功拜邢國公

成都猛將

綱常勳義卷之三

世一

花鵲定號勇過人唐上元初段于璋反於蜀時崔光遠為成都尹鵲定為牙將討平之杜甫詩成都猛將有光卿學諸小兒知姓名家東館至今廟食宋朝封忠應公

韓門二龍

烏承祐關元中與樊元承恩皆為平虜先鋒沉勇而決勝韓門二龍為將軍將軍封昌化郡王子重胤鎮河陽聘禮名士石洪溫達韓愈達三處主序去以禮為羅羅而致之恭下平蔡有功封邠國公既歿士三十餘人皆剖股以祭

子漢弘襲爵

武功封王

曲環陝州人善兵法善騎射天寶中以功遷金吾大將軍德宗朝拜左僕射封晉昌郡王

所向披靡

奇舒翰讀春秋知大義王忠嗣署為牙將每出戰持半段鎗所向披靡天寶中開府儀同三司封西平郡王

以少擊衆

綱常勳義卷之三

世二

馬璘武幹絕倫以忠力奮學光弼曰吾用兵三十年未見以少擊衆如馬將軍者也至四鎮節度使

戰功第一

李光弼唐肅宗朝拜節度使平安史之亂與郭子儀齊名並稱李郭中興戰功推為第一其代子儀於朔方也營壘士卒麾幟無所更而光弼踰令氣色乃益精明代宗朝封臨淮郡王詔賜鐵券名藏大廟圖形凌烟閣

富貴壽考

唐肅宗朝平安史之亂功居人臣第一以身保天下安危者二十年校中書令考二十四八子七婿皆貴顯諸孫數十不能盡識至問安但領之而已實壽考榮衰始終人臣之道無虧焉代宗呼為大臣而不名德宗賜號尚父封汾陽郡王年八十五薨謚忠武弟幼冲八子曜盱晞暉曙暖曙映暖四子鑄釗鉷鏐一女為憲宗后子儀弟男十人同日拜官暉盱右庶子曜太子少保晞檢校工部尚書判秘書省曙兵部侍郎暖右散騎常侍曙司農卿映經常藝苑卷之三

成里

功濟四海

馬遂字洵美安慶魁傑與諸兄學毅嘆曰方今天下有事當以功濟四海遂一儒執唐天曆建中閒屢立大功進封北平郡王賜宸表台衡二銘以言君臣相成之義圖形凌烟閣謚莊武韓愈曰北平王猶高山深林鉅谷龍虎變化不測魁傑人也子暢位少傅孫繼祖殿中少監

十州節度

吳唐將也屢破安史兵拜襄鄆十州節度使封金鄉公名稱曉勇

白孝德李光弼曉將也唐永泰中以武功封昌化郡王

錦繡自表

李晟字良弼建中四年平朱泚之亂每戰必錦裘繡帽自表曰徑原士頗相畏伏欲令見之敘其心耳泚平上迎勞之曰天生李晟為社稷非為朕也拜司徒兼中書令封西

經常藝苑卷之三

卅四

平郡王于愬愬憲愬字元直元和中討吳元濟會大雪夜半至懸瓠城旁皆驚鴨地愬令擊之以混軍聲黎明雪止入駐元濟外宅取之以獻京師進左僕射封沛國公

圖形凌烟

栢良器字公亮魏州人父友王真見之曰爾穎文似臨淮王而黑子似顏平原乃荐之李光弼年二十四更戰陣六十二封平原郡王圖形凌烟子耆有縱橫之術元和中王承宗叛者謂裴度曰願得天子一節馳至鎮河可掉舌

之乃拜為左拾遺往伏大義於承宗承宗請獻德操二訓以二子入質

勒石紀功

高崇義有勇略元和初劉闢叛蜀杜黃裳荐其才詔統兵討闢崇義卯受詔辰巳出師與闢戰於鹿頭山八戰皆捷擒闢勒石紀功於鹿頭山封南平郡王子承簡除邢州刺史高霞遇六以從崇義討蜀以功封威義郡王

為王衣牙

經常範卷之三

一卅三

邢君牙元和中為鳳翔節度使屢立武功韓愈書云閣下為王衣牙為國藩垣

破賊封王

時溥徐州人破黃巢功第一兼中書令封鉅鹿郡王五代名將也

後周名將

荆罕儒後周名將前后一百五十餘戰皆有功而未嘗自

伐

累石為營

宇文深幼時為兒戲累石為營壘折草為旌旗父曰此兒必為良將後仕周為大將軍

一箭雙鵰

長孫晟字季晟善騎射一箭貫雙鵰突厥畏之聞其弓聲謂為霹靂見其走馬謂飛閃電仕周為將軍

內宴獻詩

宋曹翰趙太祖名將也太宗朝數年不調因內宴獻詩云

經常範卷之三

一卅六

三十年前學六韜英名嘗得與時髦曾因國難披金甲不為家貧賣寶刀臂弱尚嫌弓力軟眼明猶識陣雲高庭前昨夜西風起羞見團花舊戰袍上為遷數官謚武毅公

驍勇絕人

党進驍勇絕人不識文字每戰躬擐甲冒鋒鏑皆磔目光如電視之若神幸夷甫使契丹契丹主曰聞中朝有党進者驍將也如此幾人與國二年為鎮南節度使

銅面如神

狄青字漢臣風骨奇偉善騎射宋仁宗朝夏叛公為延州指揮使每戰飾以銅面其敵望之如神僕智高叛公以推密副使為宣徽南院使荆湖宣撫使討之宰相龐籍謂上曰青在延州居臣麾下沉勇有智略必能辦賊青至賓州值上元大張燈燭宴將士稱疾暫起使孫規主席數使人勸勞比曉俄有軍侯至曰宣徽傳語諸官過請闕會食方知微服已奪崑崙美進遇賊於歸仁舖青登高丘以五色旗麾騎兵為左右翼而擊之大敗捷書至上謂龐籍曰卿之功也公為相密表有以狄公畫像及告身十餘通奏獻者青謝曰一時遭際安敢自附梁公厚贈而還之嘗設宴宴韓魏公劉易與焉優人以儒為戲易勃然曰雖卒敢如此詬罵不絕口至擲樽俎以起意氣自若次日首造易謝天下孟服公盛德云謚武義兄素子諱宗熙宗為開門使奏事延和殿上問卿父有遺書存乎諱乃上平蠻記及歸仁舖戰圖

胸中甲兵

范仲淹字希文初舉進士試金在治賦有曰如今區別妍媸頭為金鑑若使削平禍亂請就干將將相器業可見矣後鎮延安夏人相戒曰毋以延州為意小范老子胸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大范名雍唐曆中恭大政輕財好施於姑蕪買良田數千畝為義庄以養族之貧者嫁娶喪葬皆有贍給四子純祐純仁純禮純粹純仁子堯夫少苦學常言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元祐初拜右相少時以父命到姑蕪搬麥五百斛舟次丹陽見石曼卿言有三喪在淺土未塋公悉以所載麥與之堯諡忠宣公徽宗書其碑額曰世濟忠宣之碑

忠義報國

岳飛字鵬舉初生有禽若鵬飛鳴屋故名少負氣節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引弓百斤善左右射靖康初金人南侵二聖北狩飛應募誓以忠義報國用兵能以寡擊衆建炎紹興間大小百戰未嘗一敗南薰門之戰八百破五萬桂嶺之戰八千破十萬崑崙五百破兀朮十萬又平湖廣大

盜如李成楊么等十數入覲上賜金絲戰袍金帶衣甲御書於旗曰精忠岳飛兵至米仙鎮金人已有所備以向之懼時秦檜主和詔班師一日奉金字牌十二飛東向再拜曰臣十年之功廢于一旦非臣不職寔秦檜誤陛下也竟為檜所害官至少保贈太師謚武穆孝宗即位詔討求其後子孫繼祿以上皆官之立廟于號號忠烈三子雲雷霖亦驍勇絕群能一手握兩鐵鎚重八十斤潁昌大戰陣中甲冑為赤以功授左武大夫弟雷授文資弟霖孝宗

綱常彙編卷之三

八

四十

帥廣州遂出章貢父老率子弟來迎垂泣曰不圖今日淩見公之子

舞袖破敵

牛皋岳飛愛將也建炎中廬州守仇愈告急于飛飛遣皋以二千騎赴之坐未定敵甲騎五千破城矣牛皋遙謂曰牛皋在此展旗立之敵愕然皋舞袖徑前賊疑有伏奔潰建炎名將

范勝字彥威少有勇力善騎射宋建炎初縣募弓弩手勝

應募立大功官至武功大夫戰死於淮陰縣金人以金一兩易勝肉一兩與岳飛劉錡李顯中為中興四將

之氣雄萬夫

李顯中字君錫青湖人初生即立於蓐室有大光及長雄偉勇力絕人紹興九年自夏國歸宋屢立大功為中興名將氣雄萬夫官至二府孝宗朝除大尉薨贈隴西郡開國公

孫吳兵法

綱常彙編卷之三

八

四十

吳玠字晉卿少沉毅尚氣節日讀七書用兵本於孫賓吳起佐高宗中興保有金蜀上賜御戰袍曰大丈夫當自結主知何必附人而進紹興中進開府儀同三司謚武安弟璘字唐卿長負氣節善騎射著兵法二篇上篇兵要下篇陳圖鎮武興二十年民安之如一日中興名將也乾道初加大傅封新安郡王謚武順玠子拱璘子捷俱帶節宋朝兄弟建節者七家玠璘其一拱捷其二也

中興元勛

韓世忠字良臣少貧賤人呼為韓蕢五跳澗以習騎洞貫以習射建炎初為統制勇冠三軍立功數十戰紹興中加少保御筆書忠勇韓世忠於白旗以賜之後猗之整連鎖之甲掠陣斧克敵子皆其遺法也秦檜主和議成為太傅充體泉使自此杜門謝客絕口不談兵時跨驢携酒從一二僮奴遊西湖以自樂隆興中封新王謚忠武子彥直彥質彥朴彥古

紹興二將

紹興二將

劉錡紹興名將順昌之捷其功卓然父子建節與劉光世同時為將光世入覲誓竭力報國謚武僖公

武功京觀

李招字子經文帝朝右中郎將次子弘猛教有父風隨鄧艾伐蜀有功拜振威護軍在荊州築臺為京觀以彰武功

俎豆干戈

曹彬字國華諫周日左手提干戈右手取俎豆斯須取一印後佐趙太祖開國拜樞密使伐蜀凱旋輜重甚多無銖

金寸錦之附征南回舟中無他物惟圖籍衣被而已彬兩摠樞密五臨藩翰位益高志益下寵愈厚憂愈深清白如寒儒坐武帳止衣弋絰紵贈濟陽王謚武惠諸子皆賢瑞琮璵繼領旄鉞故陶弼觀王畫像詩云崑崙回北降王綽教子三登上將臺

紹興二將

四二

綱常懿範卷之四

西昌龍蟠周是修著

嗣孫應鰲如春父校梓

循吏類

吏者天子所使承流宣化也漢宣帝嘗曰民所以安其田里而無嘆息愁恨之聲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三代而下漢唐及宋凡能致海內於隆平者莫不由於觀於歷代之得失坦然可見矣今擇其德行純

綱常懿範卷之四

乙

名

全功譽昭著者通一百三十五人書於左方以垂明鑒

晉陽保障

尹鐸趙簡子使為晉陽守鐸曰以為繭絲乎抑為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鐸損其戶數民皆德之簡子謂子無恤曰趙國有難必以晉陽為歸後果賴以脫智氏之難

冬日可愛

趙衰字子余謚成子盾字子孟謚宣子立為晉正卿賈季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冬日可愛夏日可

仲尼曰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盾子朔大夫屠岸賈滅趙之族遺腹子武母匿之袴中得脫匿程嬰家十五年因歸厥滅賈而立武為晉卿薦白屋之士六十家舉膏庫之

七十餘家

彈琴而治

宓不齊字子賤仲尼弟子治單父鳴琴不下堂而邑中大治封單父侯

投巫于河

綱常懿範卷之四

二

名

西門豹魏文侯時為鄴令投妖覡于河鑿十二渠以灌民田澤流後巫性急常佩帶以自緩

能斷大事

馮簡子鄭大夫能斷大事鄭國將有諸侯之事與裨諲乘以通野使謀可否而告簡子使斷之

廟食千年

李冰仕秦為蜀守蜀多水災冰至立石犀沉之江浦水患以息宋子京文翁祠碑云蜀廟食千五百年而不祀者秦

李水漢文翁而已

治平第一

吳公史失其名漢文時為河南太守治平為天下第一
為九卿薦賈誼于朝

興學化蜀

文翁漢景末為蜀郡太守後學官蜀地大化崇好文雅

管晏不及

董仲舒少治春秋為博士下帷講誦三年不窺園漢武即

經常覽卷之四

一三

位以賢良對策三策畢天子以為江都相循吏傳云仲舒

儒者博通庶務明習文法以經術潤飾吏事班固曰劉向

祢仲舒有王佐之才伊尹無以加管晏治不及然考其師

友淵源所漸未及游夏子孫皆以學至大官

治行第一

朱邑字仲卿宣帝朝北海太守治行第一入為大司農臨

終戒子曰我固湘鄉吏壘我湘鄉子孫奉我不如湘鄉

治稱召父

召信臣字翁卿漢宣帝朝為南陽太守躬勤畊桑戶口增
倍吏民親愛號曰召父治行第一增秩賜金竟徵為少府

列九卿

牛劍之化

龔遂字少卿宣帝朝渤海歲饑盜起遂為太守單車至府
勸課農桑使民賣劍買牛賣刀買犢勞使廵行郡中皆有
畜積獄訟止息入為水衡都尉與黃霸王成朱邑文翁召
信臣同列循吏傳

經常覽卷之四

四

抱鼓稀鳴

張敞字子高宣帝朝為京兆尹九年抱鼓稀鳴光祿勳楊
惲庶繁無私人告惲為妖惡言兒為庶人尋被殺甘露中
公卿奏敞惲之黨不宜處位上惜敞材寢其奏敞使掾絮
舜有所案驗舜私歸曰五日京兆耳安能渡案事敞聞即
繫獄竟致其死後為舜家所告故上書廷闕下亡命咸
京師抱鼓數警上思敞能渡召用之

文武兼備

尹翁歸字子況田延年故吏也文武兼備漢中徵拜東海太守以高第入守市扶風治為三輔第一子皆為郡守少子參列位九卿

恩信周洽

韓延壽宣帝朝為馮翊守恩信徧二十四縣時稱良吏

夷肅直史

司馬字少翁以明經察行著聞徵為博士為河南令以職事為府官所責免冠高曰冠一免安可復冠遂去与王陽

經傳集卷之四

五

宋

相友善世言王陽在位司馬彈冠言取舍同也遷光祿大夫詔曰生有伯夷之廉史魚之直元帝朝為御史大夫數上書言得失上嘉其忠

去常見恩

白武字君公射策中甲科為郎遷為九江太守遷揚州刺史所在赫赫之名去後常見恩感帝朝拜大司空封元陽侯弟並性清廉為潁川守名次黃霸

孝子忠臣

王字子贛為益州刺史先是王陽守是州行部至邛郯九折坂嘆曰奉先人遺體奈何乘此險尊至是問吏曰與牂王陽所畏道耶叱其馭曰王陽為孝子王尊為忠臣為東郡太守河決浸鄒子金堤水盛堤壞吏民奔走惟一主簿在尊旁立不動水稍却乃還成帝朝為光祿大夫

卧轍願留

侯霸字君房家累千金篤志好學王莽時臨淮太守更始徵之百姓老弱相攜遮道而卧曰願乞侯君再留一年建

經傳集卷之四

一八

六

武初拜尚書令与嚴子陵有舊子陵至京師霸遣使奉書陵曰君房足下位至尚足甚善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腰領絕霸即封奏之

名称杜毋

杜詩字公君建武初為南陽太守政治清平百姓便之造水排農器備治陂池廣拓土田郡内比室殷足人歌之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視事七年政化火行

道不拾遺

黃霸字子舉以儒術舉為密令經不入境道不拾遺光武即位先訪求茂以為太傅封褒德侯圖像雲臺子茂至大中大夫

政治第一

黃霸字次公守潁川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治為天下第一在位八年號稱神明入為丞相

咒虎與歌

童恢字漢宗後漢時為令民有為虎所傷者捕之獲二虎

細常錄卷之四

七

咒曰王法殺人有死傷人別論法一虎低頭伏罪一虎鳴吼遭殺民為歌遂汾陽太守執法廉平贊曰政畏狂急理善烹鮮一夫得情千室鳴絃與孟嘗劉寵許荆王英任延同循吏傳

岐麥之歌

後漢張湛字君游少時志美行厲號曰聖童漢建武中為漁陽太守民歌曰素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為政樂不可支視事八年冠珥民富

虎北渡河

劉琨建武中徵為光祿卿帝勞之曰前在江陵逐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對曰偶尔帝曰此長者之言也顧命書諸冊

甘雨隨車

百里嵩仕漢為刺史天旱嵩行部所經雨輒隨車

竹馬迎拜

郭伋字細侯建武中除潁川太守帝勞曰賢良太守去帝

細常錄卷之四

八

城不遠河潤九里其京師并蒙其福伋前在并州素結恩德後行部到西河兒童數百騎竹馬迎拜道次

化臻三異

魯恭字仲康建武中為中牟令以惠化為理時郡國螟傷稼獨不入中牟河南尹史肥親往觀之恭隨行阡陌與坐桑下有雉止其旁又有一兒童親曰兒何不捕之兒曰方將雛親起曰所以來者察君之政迹尔今蟲不犯境一異也化被鳥獸二異也童子有仁心三異也還以白安

因上書言帝異之

虎東渡江

宋均字叔庠建武中為九江守郡多虎暴常募設陷穽而尤多傷害均曰今為民害咎在殘吏其務退奸貪進忠善可去陷穽其後虎皆來遊渡江去楚沛多蝗其飛至九江界者輒東西散去明帝初拜均書令

殊政著聞

郭質字喬卿建武末拜荊州刺史有殊政顯宗巡狩到南陽賜以三公之服黼黻冕旒勅行部去襜帷使百姓見其容服以彰有德

陽賜以三公之服黼黻冕旒勅行部去襜帷使百姓見其容服以彰有德

五袴之歌

廉范字叔度明帝朝為蜀郡太守百姓歌之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人民安作昔無襦今五袴與慶鴻為刎項交時語曰前有管鮑後有慶廉

萬石秦氏

秦彭字伯平漢建初守潁川有鳳凰麒麟嘉禾甘露之瑞

及云百姓攀轅一門為二千石者五蹄為萬石秦氏為政寬和

何敞字文高章帝朝為河南守寬和為政郡有冤獄以春秋大義斷之百姓化其恩礼修理銅陽四渠墾田增三萬餘頃百姓賴利吏民刻石頌功惠焉拜侍御史

號稱神父

鮑德有志節章帝朝為太守時歲大荒惟南陽豐稔吏民愛悅誦為神父

經常聽范志之四

十

泉

蝗化為蝦

馬稜字伯威漢章和初為廣陵太守有治行蝗飛入海化為魚蝦吏民刻石頌之

政令通明

宋登字叔陽少傳歐陽尚書教授數千人為汝陰令政令通明民稱神父入為尚書僕射順帝以登明禮樂使持節臨大學奏定典律

合浦還珠

孟嘗字伯周順帝朝為合浦太守郡不產穀實而海出珠
前守宰貪穢珠米不知紀極珠漸徙于交趾界嘗華前弊
去珠渡還百姓蒙利高實流通稱為神明

革寒食俗

周舉字宣光姿貌短陋博學洽聞京師語曰五經縱橫周
宣光順帝朝舉茂才遷并州刺史移書吊介子推革寒食
禁火之俗民免凍死之患拜光祿大夫加賜錢十萬以旌
素絲之節八使建行子說

御常紀卷之四

八

一士

德政興謠

岑熙漢征南公懿之玄孫也順帝朝為魏郡太守視事二
年與人歌曰我有枳棘岑君伐之我有蝥賊岑君遏之狗
吠無驚足下生登舍哺鼓腹焉知凶災義執岑君鳴戲休
益

舉正奸賊

蘇章字孺文漢順帝朝為冀州刺史與故人清河太守宴
飲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蘇孺文

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按事者公法也遂舉
正其奸賊之罪

一錢太守

劉寵字祖榮桓帝時為會稽太守以治平聞徵為郎山谷
間有五六老人齎百錢送之曰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
吠民不見吏今聞當見棄去故自扶奉送寵曰吾政何能
及公言耶勤苦父老為人送一錢受之入為司空

蒲鞭示辱

御常紀卷之四

一八

一士

劉寬字文饒桓帝時為南陽太守持人多恕吏人有過用
蒲鞭罰之示辱而已後為太尉當朝會夫人令侍婢奉羹
翻汙朝衣寬徐曰羹爛汝手乎其性度如此天下稱為長
者

治稱神明

度尚字博平桓帝朝除上虞長為政嚴峻發摘奸非吏民
謂之神明

夜畏四知

楊震遷東萊太守道經昌邑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為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觔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你知我知何謂無知密愧而退後為太尉子秉桓帝朝為太尉性不飲酒喪夫人不渡娶所至以清白稱嘗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

賈父養子

賈彪字偉節兄弟三人並有高名時語曰賈氏三虎偉節

經常誌卷之四

十一

取怒桓帝朝為新恩長時小民多不養子彪嚴為之制數年人養子者以千數皆曰以賈父所生也名曰賈子

懸魚杜意

羊續字興祖靈帝朝為南陽太守敝衣羸馬府丞送生魚續受而懸于庭丞再送續出前所送者以杜其意

塞帷訪問

賈琮字孟堅漢中平初三府舉之為交趾刺史巷路歌曰賈父來何晚我先及今見清平吏不敢犯政為十三州軍

英州刺史舊典傳車垂赤帷裳琮曰刺史當遠視廣聽察察美惡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乃命御者塞之百姓聞風震悚貪吏皆解

留犢示清

時苗少清白建安中為壽春令之官用黃犢牛牽車咸餘生一犢及去苗其犢曰尔地所生也其清如此

淵清玉潔

畢歆字子魚漢末為豫章太守為政清淨吏民信愛後因

經常誌卷之四

十四

赴召賓客贈遺累數百金初無所拒臨去曰單車遠行懷寤為罪悉還之衆服其德入朝拜尚書令陳登曰歆淵清玉潔親文受禪遷司徒封安樂鄉侯擲金割席子表字偉容為尚書

賢良第一

戴良字平仲東漢末對賢良策第一拜議郎遷西華令經不入累歲旱積薪自焚火起而雨

惠政得民

蘭欽有謀略武勇敢進號智勇將軍為衡州刺史有惠政
甚得百姓心

公清第一

何遠字義方遷東陽太守疾強富如仇讎視貧細如子弟
豪右畏憚公清為天下第一

餉瓜不受

蘇瓊為清河太守趙穎餉瓜二雙瓊置梁上

民歌德政

經常繫卷之四

一十五

史起親人為鄴令引漳水溉鄴以留河內民歌之曰鄴有
賢令號為史公決漳水子濯鄴旁終古有齒子生梁

視井湧泉

平鑿字明達愛詩書禮通大義仕魏為懷州刺史數來攻
城城內泉竭鑿具衣冠俯井而視泉水湧出

清忠儉約

蔣寵字伯寧魏祖表為汝南太守景初中以功遷太尉不
治產業家無餘財詔曰卿典兵在外專心憂國有行父祭

運之風賜田十頃穀五百斛錢二十萬以明清忠儉約之
節謚景侯

充閭之慶

賈逵字梁道魏文帝以為豫州刺史長吏不如法者皆奏
免之帝曰真刺史矣通運渠二百里名賈侯渠晚年生子
云當有充閭之慶故名之曰充字公閭后仕晉為尚書

公義相取

法正字孝直為蜀郡太守外統邦畿內為謀主與孔明好
經常繫卷之四

一十五

尚不同而以公義相取終尚書令

民挽不留

晉鄧攸字伯道晉永嘉末石勒起兵攸挈家而逃以其弟
早亡將全其姪遂棄其子而去至江東元帝以為太守載
米之郡但飲吳水而已浚稱疾去職郡有迎送百萬不受
一錢百姓牽攸不得去乃夜發吳人歌曰統如行五鼓
雞鳴天欲曙鄧侯挽不留謝令推不去遷吏部尚書

政績第一

諡為恢字道明冠知名王嘉寧諡曰明府當作黑頭
公大興初為會稽太守政績第一詔增秩中二千石終侍

中
運甓自勤

陶舍漢初為左司馬以功封愍侯舍子青襲封夷侯孝景
武朝拜相青九立孫敦安帝朝拜大司徒敦之孫伺漢末
避亂江東生子丹仕吳為揚武將軍封恭侯子侃字仁
行少孤貧孝廉范逵嘗過之卒無以待賓母湛氏截髮以

經常誌范卷之四

一八

七

之

易酒般達過蘆江守張變稱之變密侃領從陽令浚為廣
州刺史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於齋內以自勤也成帝咸
和中都督荆江等八州軍事嘗造舡竹頭木屑皆藉而掌
之後皆獲用其條理澁密類此封長沙公年七十六薨贈
大司馬諡曰桓次子瞻瞻子宏宏子綽之綽之子延壽嗣
為長沙公曾孫潛字元亮一字淵明為彭澤令在官八十
餘日郡遣督郵至吏曰應束帶見之潛曰安能以五斗米
折腰事鄉里小兒即解印綬去賦歸去來詞晉義興末徵

為著作郎不就卒彌靖節先生祖茂武昌太守父姿城太
守五子儼俟份佚佟

賦政明昶

閭憲為綿竹令邑人有夜行得遺錦者平明送縣憲曰夜
行得錦是天賜也對曰縣有明府此則慙人歌之曰閭
君賦政明且昶

水清玉白

傅渾仕晉為襄邑令江革頌云乃水其清乃玉其白風抗

經常誌范卷之四

一八

大

名

其高雲垂其澤君有遺愛民有遺思

號為神君

喬智明字元達仕晉為陰處令以德政著稱號曰神君

賜穀旌清

羊敦仕晉為廣平太守歲饑家饋不至拔藁而食朝廷聞

之賜穀千斛以旌其清

西土惠政

甘卓字孝思晉梁州刺史鎮襄陽善於綏撫徭役悉除市

無二價西土稱為德政

治績第一

晉解任晉為渤海太守惠政清明郡中大治考績為天下第一

仁感糾蛇

虞愿字士恭宋朝晉安太守郡有越王常陸雲霧清廉太守乃得見愿往觀清徹無所蔽堵差回嘗詣愿不在見床上積書數卷笑曰虞君之清至以拂地掃床而去晉安應

細常紀卷之四

二十九

廉讓之間

范栢年初見宋明帝因言及廣州有貪泉常問卿州有妖水否對曰梁州惟文川武鄉廉泉讓水又問卿宅在何處曰臣所居在廉讓之間帝喜之為梁州刺史

德政清美

顧憲之字士思元微中為建康令清儉強力都下飲酒而醉者號為顧建康言其清且美也仕齊為衡陽內史王

魚到郡嘆曰顧衡陽之化至矣由是遂更部郎中宋時祀

凱之為吏部列植嘉樹曰為憲之植耳至是果然

蒞政清動

路邕仕元魏為魏郡太守蒞政清動出家粟賑貧與張恂

宋世景等同良吏傳

身外無須

裴昭明齊永明中為廣陵太守罷居無宅嘗曰身之外復何須乎子孫不才我聚彼散若能自立不如一經

細常紀卷之四

二十

時呼清郎

袁聿修字叔德仕齊為尚書郎十年不受杯酒之遺邢邵常呼為清郎後為太常卿出使巡省郡遺白紳為信不受因稱曰今日真清郎

清直奉公

崔伯謙字士遜北齊神武稱之曰伯謙清直奉公真良佐也為濟北太守以熟皮為鞭示辱而已百姓歌之

不如一丘

丘仲孚字公信少好學叔父靈鞠稱為千里駒王儉曰東南之美渡見兩生梁武時為山陰令吏民敬服號稱神明政為天下第一時語云二傅流劉不如一丘

一州之寄

馮道根字巨基少孤貧至孝梁天監中遷豫州刺史宴別武德殿帝曰道根所在能使朝廷不渡憶此州矣性儉約所居如素貧賤世服其清遠

代民輸租

綱常懿範卷之四

止

何敬叔仕梁為長城令清廉不受禮遺夏節至忽榜門受餉數日中得米二千斛悉以代貧民輸租子思澄

人中騏驎

徐勉字敬仁宋人徐孝嗣見之曰此人中騏驎必能致千里王儉謂其有宰輔之量後仕梁為尚書左丞客有求詹事者正色曰今夕正可談風月不宜及公事嘗曰人遺子孫以財我遺以清白謚簡肅公

立碑頌美

夏侯置字世龍仕梁遷吳興太守有惠政吏民圖其像立碑頌美父評官僕射弟夔為豫州刺史民歌之曰我有州頻得夏侯前兄後弟布政優

治號神君

孔奐字休文永定中除晉陵太守郡中號曰神君曲河富人殷綺見其儉素餉以衣纊一具奐曰太守身享美祿豈不能辦與但百姓未周不容獨享溫飽不煩厚意

稅獄生蒿

綱常懿範卷之四

半

宋世良字元有魏孝莊拜為清河太守郡東有曲隄盜之所萃世良施八條之制盜奔他境民謠曰曲隄雖險賊何益但有宋君自遠速時獄內穉生桃樹蓬蒿滿衙門虛寂謂之神門弟世軌仕魏為大理寺少卿執法寬平時燕珍之為大理正卿明敏能斷寺中語曰決定嫌疑蘇珍之視表見裏宋世軌時人以為寺中二絕後有宋遊道少負氣節仕魏為殿侍御史戒其子仕約仕慎仕素曰吾執法大剛子孫不足師究州人為立生祠題曰忠清君

封公渡來

封陰之北魏人寬和有量四為冀州刺史每臨郡舊生甚喜曰封公渡來矣歷五帝四為侍中

歌立使君

裴俠仕北魏為河北太守上命俠別立曰清慎奉公為天下眾象中有如俠者可與俱立無敢應者孫獨立使君

嘉禾瑞麥

孟業字敬業仕北齊為東郡太守以寬惠著名郡內麥一莖五穗縣人送嘉禾一莖九穗咸以為德化所感入循吏

傳

神烏來翔

豆盧勣字延東仕周為渭州刺史有惠政大獲祥瑞民謠曰我有丹陽山出玉漿濟我人民神烏來翔隋帝即位拜

夏州總管

清白自處

皇甫瑞字景瑜仕周為隨州刺史政有簡惠百姓安之

以清白自處時稱為善人子諒仕隋為侍御史

不受私謁

庫狄士文隋初拜貝州刺史性清苦不受私謁公嚴肅道不拾遺上賜公卿入左藏任取多少士文獨口啣絹一匹而已

治軍三輔

房恭懿字慎言隋開皇初蘇威薦之授新豐令改為三輔之軍上嘉之賜絹四伯段米三伯石恭懿以賑貧民上嘗

呼至榻前訪以理人之術

公清如水

趙軌仕隋為齊州別駕召入朝父老送之曰公清如水酌一杯水奉餞軌受水飲之遷壽州長史開廣考陂三十六門灌田三十餘頃人利其利

開倉活民

許紹字嗣宗隋末任夷陵守開倉活流民數十萬仕唐封燕國公子國師有罷幹為相州刺史部內有受賄者不忍

按但以清白箴賜之其人自愧卒為蕪士龍翔中拜左相
曾孫欽寂欽明皆役主事

廟食百五

應智瑱九江人居靖州今之瑞州人也隋末林士弘攻掠
江西應于羣林山置營柵募兵保瑒一方武德三年歸
唐以為靖州刺史死為城隍之神廟食一郡妻梅氏新白
人

號稱慈父

房產謙字孝冲唐高祖時為長昌令百姓稱之為慈父立
碑頌恩後去官不仕居家屢空怡然自得謂其子玄齡曰
人皆因祿貴我獨以官貧所遺子孫清白耳玄齡太宗朝
以決勝帷幄坐杜稷功居第一進左僕射封魏國公居相
位十五年諡文昭

賞罰明信

權懷恩高帝時為萬年令賞罰明信時語曰寧飲三斗塵
毋逢權懷恩歷五州刺史威名赫然

號稱靈手

秦准永徽中為同州司戶叅軍裁決積案名動一州號稱
靈手開元中為吏部侍郎

天下無冤

徐有功舉明經武后時補蒲州司法叅軍為政用恕不忍
杖罰民相約曰犯徐將軍杖者衆共斥之近代不杖一人
還肅政臺待御史天下洒然相賀滿好禮曰有功斬獄天
下無冤人仁恕過漢子張盧君虛曰徐公當雷電之震而
能全仁恕千載未有其比

引渠浸田

強循中宗時為雍州叅軍率原無水人畜多渴死循引渠
水以浸田一方利之號強公渠

以清察聞

尹思貞弱冠明經及第授大府卿時少府卿侯知一風厲
威嚴吏語曰不畏侯卿杖祇畏尹卿筆前為刺史十三
郡治以清察聞唐景雲初遷工部尚書子愔集賢學士

號稱材吏

嚴挺之名浚資質軒秀擢制科調義興尉補才吏累遷給事中俄改濮汴二州刺史會文游失與生死不易開元中九齡薦為尚書左丞知吏部天寶初李林甫擠之降為唐事卒

甘露之祥

獨孤及字至之兒時讀孝經父試之曰兒志何為對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唐天寶末以通經舉高第代宗朝召為左拾遺遷常州刺史甘露降于境庭子郁

一心穿地

姜師度唐元宗朝為河東尹遷同州刺史以清白稱收棄地二星顯時語曰孝忠知仰天師度知相地傳西眼看天一心穿地

政嗣魯恭

路嗣恭仕唐為蕭關令考績為天下第一玄宗以為嗣漢魯恭因賜名官至兵部尚書封異國公

白雀之祥

羅綯德宗朝為廬州刺史脩學宮政教簡易有芝州白雀之祥淮南節度杜佑上其狀賜以金紫服遷京兆尹褒賜金紫

薛珪字溫如仕唐為乾陵令以清白聞治為第一建中初召拜中散大夫賜金紫除司農卿

勸農興學

常丹字文明字宣之世孫憲宗朝勸農兼興學校徙江西觀察使德被八州治行第一子宙為永州刺史築常春庵置社立學官宣宗朝拜

誅舞文吏

柳公綽字子寬始生三伯父子罕曰與吾門者必以兒也唐元和中為淮南節度使行部至鄧縣吏有納賄舞文者公綽判曰賊吏犯法法在茲吏壞法法以誅舞文者第公權子仲邦古循吏風

鄧瑞陽人唐中和元年權袁州典崇學校有古循良風
詔至任彭瞻賀以詩云六年惠政及黎氓大府論功賞陟
明一尺詔書天上降二千石祿世間榮新添畫戟門增峻
舊躡青雲路轉平更待皇恩酌善政碧油幢到郡齊迎課
寂優於文翁黃霸

辭榮果退

孔戣憲宗朝嶺南節度使既至免屬州通賦十八萬緡米
八萬斛穆宗召為左丞以老自乞韓愈曰公尚壯何去之
綱常懿範卷之四

尤

果公曰吾年老一且去吾為左丞不能進退郎官二且去
愈上疏言戣守節清苦以礼部尚書致仕歲致羊酒如徵
士禮謚曰貞十賢堂中八

寬嚴兩適

柳仲郢字諭蒙會昌中拜京兆尹為令嚴明大中為河南
尹以寬惠為政曰輦轂之下先彈壓郡邑之治本惠養每
遷與集庭樹戟榮皆滿

君來何晚

何晚昔無儲今有飯

著縣令箴

古之奇唐人作縣令箴云政不欲猛刑不欲寬寬則人慢
猛則人殘小惡無為涓流成池片言可用毫末將拱勿輕
小過大車可覆不怒而明不如不明不通而清不如不清
慈鴉攬鈴

溫璋為京兆尹設鈴以通冤訴一日聞攬鈴嚴眎之乃鴉
綱常懿範卷之四

三十

也必是訴人來子命吏眎之果得來子者政有成績上賜
金紫

金聲玉色

塗曉以中散大夫為江州刺史廉能可述謬為金聲玉色
嘉禾之瑞

唐梁元先字慎之少岐嶼父母曰岷岷風骨不凡富興吾
家後為岐州刺史嘉禾連理出於其境奏課第一
禱井出泉

牛存節仕浚梁守鄆州為朱友謙夾圍款持久以渴疲之存節乃禱而鑿井八十有水皆甘

文武兼資

辛仲甫字之翰趙太祖問以文武兼資者晉以仲甫對拜右補闕出知光州課種柳蔭行路

名在御屏

梁鼎宋淳化中為殿中丞出守吉州擊狂獍上賞其能賜緋魚犀帶且記其名於御屏除知制誥

經常錄卷之四

世一

哭天蠟燭

田况字元鈞治蜀人不忍欺誦之曰哭天蠟燭言其明斷也天下願望以為宰相致太平嘉祐拜樞使

直幹堅鋼

包拯字希仁天性嚴厲未嘗有笑容人謂包公笑比黃河清知端州歲滿不持一硯歸為京兆尹令行禁止閭里童稚亦知其名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天下呼為包待制又曰包家詩曰直幹終為棟堅鋼不作鉤慶曆中為御

史中丞拜樞密

琴鶴清風

趙抃字閱道氣貌清逸人不見其喜溫自號知非子宋至和中為侍御史彈劾不避貴勢京師諱錢面御史初任成都攜一龜一鶴自行其再任屏去龜鶴止有書頭執事張學士公裕送以詩云馬請舊路行來清龜放長江不共來公平日所為事夜必衣冠露香拜手告天不可告者則不敢為也元豐初告老退居於衢有溪石松竹之勝与山僧

經常錄卷之四

世二

野老游不浚有貴執也位至叅政年七十七薨謚清獻公二子岷明誠明岷萬行君子也元豐中為溫倅迎清獻來養遂名其堂曰戲綵東坡送以詩云風流半刺史清絕扶書郎明誠字德甫妻李易安孺子居士有才學窮天下書文奇字著金石錄三十篇見女史

鐵石心腸

种世衡字平仲司諫放兄子也仁宗朝知青欄城築葉城開營田二千頃嘗与屬吏所訟經累牒籍奏世衡按

若一拘文法違物之所措手足矣詔勿問及徙環州別廐
公曰世衡心鐵石也今日為相公下淚矣知環州五年開
示恩信羗人覩朕八子詰診詠謔訢記誼詰字大質社門
讀書時稱以隱君謔字子正神宗以為將除知延州誼字
壽翁個儻有氣節紹興中知蘭州孫師道字彞叔知兵有
謀巍然有柱石之望世望族惟种姚二家二家子弟各
不相下靖康中余入國賊師道以河東河北制使將援兵
入對為戰守之計除同知樞密

斷虎渠首

舒置字信道熙寧中調臨法縣民有醉酒逐其姊母者置
執之而斷其首投於去題壁云一鋒不斷虎渠首千古誰
知將相才時荆公當國奇之為改調官至御史謫亦樂居
士

異鵲栖庭

柯仲常神宗朝通判澤州以救饑得民有異鵲栖其廳仲
常去鵲亦送之東坡賦柯侯異鵲一章柯侯古循吏悃悃

宮開禧中拜樞密謚文簡其先有明地理者曰魏半天為
其祖卜宅兆至是其說驗且以為累世積善之報云

號洪佛子

洪皓字光弼鄱陽人政和中第進士初為寧海簿攝金事
獨負薪四千八百戶稅縣境荷花桃實竹榦有連理之瑞
建三瑞堂已而生子适後适以二車行縣題詩曰父美馳
魂夢今登三瑞堂故山有喬木近事話世宗宣和中秀州
水災皓籍有粟者無貴糶戒米肆揭價白于上不能自食

紹興元年

世

者食之活九萬五千餘人公出無不以手額呼洪佛子建
炎中擢徽猷待制制札部尚書使金二十年還擢朝請大夫
三子适道邁並中詞科上曰洪皓身陷虜庭乃心在王室
三子詞科忠孝之報也晚年永鄉郡養母上曰卿忠貫日
月志不忘君豈可捨朕去也謚忠宣

受果及金

辛次膺字起季廉嚴著聞程邁送果置白金奩內公受果
反金紹興中泰大政踰月求去

夜書墨板

周嗣武字功父乾道中除夔曹居官盡心國事取手板而尺餘墨塗之置枕旁夜卧凡思有濟伸臂捫板畫粉暗書為記晨起以次施行晦翁稱為有德君子

民呼為佛

余崇龜字景望在孕時母葉氏夢星入懷童穉穎異淳熙中擢甲科家藏書萬卷出入經史串貫古今扁其堂曰靜勝徜徉其中視升沉淡如也開禧中侂冑美權公獨立不

經常規範卷之四

世

倚常曰名節至重官職至輕力求去出知江州恤民禱雨民呼為佛

傳理縣譜

傅談字季珪仕宋為永康令遷山陰二縣謂之傳聖父僧祐為山陰令有能名世傳父子有理縣譜子孫相傳不以示人子嗣為吳金遷山陰令亦有能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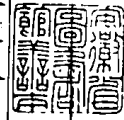
著作桑林

范仲宣初知襄邑縣縣民不事桑織公令以植桑免罪人

詠曰天僕亦好官員也同薦于朝二人後皆為良吏

綱常懿範卷之五

西昌龍蟠周是修著



嗣孫應齋如春父校梓

忠烈類

孔子曰臣事君以忠又曰勿欺也而犯之凡為人臣者臨
民蒞政一涉可欺便屬不忠匪獨進諫為然然能犯顏諫
諍與臨大節而不避戮辱者猶忠之烈者也今采古今得
二十八人特著之為臣子範

紹常懿範卷之五

佯狂為奴

箕子者紂親戚也紂始為象箸箕子嘆曰彼為象箸必為
玉杯為玉杯則必思遠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與馬宮室
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紂為淫佚箕子諫紂不聽而囚之
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為人臣諫不聽而去是棄君之惡
而自悅於民吾不忍為也乃被髮佯狂而為奴遂隱而鼓
琴以自悲世傳曰箕子操

死爭剖心

王子比干者亦紂之親戚也見箕子諫不聽而為奴則曰
君有過而不以死爭則百姓何辜乃直言諫紂紂怒曰吾
聞人心有七竅信有謂乎遂殺之剖視其心果七竅
去存宗祀

微子曰父子骨肉而君臣以義屬故父有過子三諫而不
聽則攝而隨之人臣三諫不聽則其義可以去矣於是遂
行所以存宗祀也孔子稱之曰殷有三仁焉

耻食周粟

武王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
士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伯夷叔齊耻之
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採薇而食之遂餓而死

入市誅齒

王孫賈事齊閔王王出走賈失王所處其母曰女朝出而
晚來則吾倚門而望女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王走
出女不知其處女尚何歸王孫賈乃入市曰淖齒亂齊國
殺閔王欲與我誅齒者袒右市人從之者數百人与淖齒

義不事燕

王燭春秋時人齊破燕聞其賢求之為將燭固辭曰忠臣

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於野
國既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為君將是助桀為虐
也與其生而無義固不如死遂自死齊大夫聞之曰王燭
布衣也義不事燕以礼為行以節為守況在位食祿者乎

江魚腹

屈常楚懷王時為三閭大夫

王欲與懷王會王欲行

屈原諫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蘭勸王行懷王

即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懷王死於秦長子項襄王立
以蘭為令尹屈原嘗曰王之不明豈足語此蘭因候上官
大夫譖屈原於項襄王王怒而遷之江南屈原至江濱被
髮行吟憔悴枯槁漁父見而問之屈原曰舉世皆濁而我
獨清是以見放寧葬江魚腹中乃作懷沙賦自投汨羅以
死

伏節牧羊

蘇武漢武帝時為中郎將持節使匈奴單于欲降之武不
聽乃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卧嚙雪與旃毛
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羖乳乃
得歸武既至海上廩食不至掘野鼠採山實而食之仗節
牧羊十有九年節旄盡落昭帝即位武得還始去強壯及
還日鬚髮俱白

拔刀自殺

鄭衆持使匈奴至北庭虜欲令拜衆不為乃單于大怒問

守閉之不與水火欲脇服衆拔刀自殺單于怒而止衆

為鬼殺賊

張巡乘義挺忠為真源守至德中安祿山子慶緒為亂尹
子奇以兵圍睢陽太守許遠告急於張巡巡與遠分城而
守之巡守東北遠守西南睢陽食盡與士卒同食茶子代

張巡子盡遂食馬馬盡羅雀掘鼠又盡出愛妾殺以

子代

卒遠亦殺其奴然後括城中婦女食之既盡繼以老弱人
知必死莫有飯者所餘終四五千人賊登城將士饒餓不
能戰迺西向拜曰臣力竭矣不能全城生既無以報陛下
死當為厲鬼以殺賊城遂陷迺遠俱被執迺自死顏色不
亂

白日留名

陳魯夷力拒隋軍以憤慨而卒江聰題其棺曰黃泉雖抱
恨白日自留名

綱常記卷之五

壺食來死

中山君亡走有一人擊戈衛淺曰臣父餓且死君下壺食
食之故來死君也

請劍折檻

朱雲請上方斬馬劍斬佞臣頭上問是誰曰安昌侯張禹
帝怒將雲下殿斬之雲拔劍折檻

虜陷京死

振字伯玉樂平人崇寧三年進士以高第補河州教授

中書舍人欽宗初累官至御史中丞虜陷京師死之
金仇不忘

張忠定名燾字子恭德興人振之子以門蔭補大學齋
政和八年進士第三高宗朝吏部尚書時與金人議和公
請河南修陵寢還言此仇萬世不可忘公平生清慎簡靜
累官資政大夫謚忠定

使金不屈

洪忠宣浩樂平人政和五年進士建炎初假礼部尚書使
金留十五年不少屈還持秦檜置英州後徙袁州卒于南

綱常記卷之五

一六

雄贈太師謚忠宣有文集及金國文錄

不共戴天

汪莊敬名敏字明遠淳熙人紹興八年進士累官觀文殿
學士嘗言天下之勢強弱各定形在吾所以用之陛下不
屈已和我忘不共戴天之仇頓赫然厲斷增重荆襄之
等計時不能用卒謚莊敬

危急捐身

程高歙縣人徙浮梁由上舍擢第一累官侍講金人陷
山又陷太原嫂書至朝廷遣使和議公獨抗疏憤然請行
武以難公公厲色曰當朝廷危急之秋苟利國家雖捐身
不計也又言察治忽辨賢否其要在正心誠意

抗論不屈

張忠文名叔夜信州人累官員外郎忤蔡京貶西安縣
草場父之召為秘書權樞密院會虜詔立異姓公乞立皇
太子以從民望二酋奴進赴軍中至則抗論不少屈遂扈
從北去不食而卒諡忠文

虜陷引決

張忠確名充戢叔夜弟舉進士知河間吳二縣治有教確
浙尉丞嘗論罷蔡京京再相坐廢後起以守城功累進右
文殿候撰虜陷汾州自引決事聞贈延康殿學士諡忠確
虜陷城死

鄭忠愍名釀玉山人進士歷仕州縣建炎元年直秘閣知
同州金虜陷城死之諡忠愍

北行不食

謝疊山名枋得弋陽人為入豪與以忠義自奮實佑中試
經科累官知信州遣將與元兵戰不利乃變姓氏入建寧
山中誦頌養易卦元初累薦輒辭逼以北行不食而卒妻
李氏亦自縊以殉

爭忤時宰

歐陽珣吉州人崇寧五年進士知杭州監官罷起授南安
錄靖康初如京師遇國難議割地方爭忤時宰出使至深
州抗力爭虜怒殺之

不降遇害

楊忠義名邦義吉水人政和乙未進士調婺源尉後以文
武全才薦路舉之除沿江措置使虜陷建康不降遇害贈
直秘閣立廟建康祀之諡忠襄

力排權倖

周文忠名必大廬陵人進士初監察臨安失火延燒民居
逮吏當死公遂自誣坐失官吏得免死後又中博學宏詞

科除秘書正字國史編修以力排權倖忤旨改福建提刑
浚拜左丞相少保益國公謚文忠

卅月爭光

胡忠簡名銓廬陵人進士任樞密編修高宗朝上封乞斬
秦檜孫近王倫謫海外三千里虞允文奏公發歲一節甚
高謫海外誰為能及浚召經筵稱病力辭卒謚忠簡
憂憤不食

楊誠齋名萬里吉水人進士調零陵丞時張浚謫此勉以

經常語卷之五

八

九

正心誠意之學遂以誠名齋歷官實謨閣學士三朝一節
開禧間見邊警驟聞知必誤國憂憤不食卒著易傳

成仁取義

文忠節名天祥廬陵人郡有四忠一節祠公少嘗遊之而
欣慕曰死不得其間非夫也理宗朝狀元及第後奉詔
勤王拜丞相及宋亡留燕三年坐卧一小樓足不履地元
主一日召見殿中公長揖不拜元主問曰汝欲何言對曰
我大宋以堯舜之道平一天下北朝以遼阻之國殘殺中

原賊我宋之宗廟欺人孤寡萬世之耻也吾英雄無用武
之地不能復與言既憤是元主諭曰天之所廢非人力可

為朕承天眷命誠非偶然汝以忠宋之心事我以汝歸丞
相位何如公對曰吾受宋恩甚厚惟思盡忠宋朝而已豈
有事二姓之理宋室既亡惟當速死不可久生願賜一死
足矣元主不忍廢之使退左右力贊乃詔有司殺于燕市
俄有詔止之至則死矣臨刑顏色自若且行且歌曰我為
忠烈大丈夫竭心罄志匡扶國詩書禮義聖賢徒如何天
假此強胡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向拜而死年四十七其
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
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后庶幾無愧又在囚作正氣
歌元主臨朝嘆曰文丞相真男子本朝將相皆不可及誠
可惜也是日其妻歐陽氏收其屍面如生觀者无不流涕
稱忠大節著于天下視前人孰有先焉

經常語卷之五

八

十

純孝類

孝為有行之原故孔曰孝作忠又曰孝無終始則凡竭力事親國人、所當自盡非若致身事君者猶得以仕不仕論也古今來盡道如大舜世不多見然自三代以下實行是錄者不少今皆棄之并附產婦類求亦以見簪黛女流遠過類眉男子類與能不感奮而興起焉

孝子愛日

文王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服至寢門外問內

婦書終卷之五

上

壁之御者曰今日安否內壁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暮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令內壁以告文王也設行不能正履王季浸膳然後亦浸膳文王有疾武王亦如之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若周公猶善成文武之志淮南子曰周公之事文王也行無專制事無由已身若不勝衣者不出口有奉持按文王洞之屬之如將不勝如恐失之可謂能子矣

嚙指心動

曾子性至孝事母不敢違左右一日出採薪母欲其歸而嚙指曾子忽心動痛不自禁歸而見母果嚙指骨肉相感如似有公明宣嘗從學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而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公明宣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庭親在叱咤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情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說此三者學而未能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

綱常錄卷之五

十一

悲憂不懈

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食三月不懈悲哀三年憂喪夷之子也

三年泣血

柴孔子弟子姓高字子羔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為難

居喪皇

顏丁善居喪始死皇皇為如有求而弗得既殯望為如

而弗及既葬慨然如不及其反而息

斑衣戲啼

老萊子孝奉二親行年七十作嬰兒戲身著五色斑斕之衣膏取水上堂詐跌卧地為小兒啼或弄雛于親側欲親之喜

扇枕溫衾

黃香九歲喪母事父至孝暑月扇涼其枕冬則身溫衾席

冰解鯉躍

續常盤卷之五

十三

王祥事繼母朱氏至孝庭內有一株丹柰母令守之風雨不替母思黃雀炙食令祥捕之忽有數黃雀飛入幕母病思魚膾食時天寒冰結祥解衣卧其上水忽自解鯉躍出取以供母

馴賊反火

蔡順王莽末天下大荒順拾菜搗赤黑異葩盛之赤局賊見而問之順曰黑者奉母亦有自食賊知其孝乃遺米三斗歸一隻及母終停喪在堂東家失火順不能移伏棺

而哭火乃飛于西舍

湧泉躍鯉

姜詩至孝母好生魚及江水江水舍舍六七里其妻龐氏常沂流而汲汲復值風雨驟至汲水不及詩乃棄妻寄鄰母常常緝麻市魚作鮓請鄰母送姑食詩感之呼妻還舍中庭忽自湧泉味如江水每旦水中躍鯉一雙以供母其孝感動天有如此者

墓傍湧泉

續常盤卷之五

十四

王懿喪父作磚營葬天旱水乏且去淮六七里因不能汲忽大霧墓傍湧泉人皆驚異

得七年粟

劉殷幼孤事曾祖母王氏至孝嘗夜夢人謂之曰西鄰有粟富而掘之得粟十五種名曰七年粟百石以賜孝子劉殷食之七年乃盡祖母病思芹食冬月難取殷哭澤中忽有芹生得奉疾愈

得紫石共

梁元光年七歲父顯遇驚疾醫云必餌紫石英可愈元光憂悴不知所為忽園中見一物元光初不識怪而持歸賢視之即紫石英也

禱祈母瘥

韓懷明十歲母患尸產每歲輒危殆懷明夜于星下稽顙禱祈時寒甚忽聞香氣空中有人曰童子毋須更疾瘥無勞自苦未晚而母疾平安

悲歸風息

阮卓父隨岳父王出鎮江卒卓年十五載柩還都中流遇疾風舡幾沒者數四卓仰天悲訴俄而風息

風雹無損

王宗丁父憂哀毀過禮是年夏月風雹所經處草木禾稼無不摧折至崇田畔風雹驟止禾麥無損

雨至火滅

許伯會母喪負土成墳遙野燒將滅荏樹悲踊于天俄而雨至火滅

天霽開

歐陽使官南京留守母沒奉喪歸時暑熱極人雨忽月天霽為文禱沙丘之神翌日天雨遂止霽色大開

水退安流

史子與父卒於寧蜀道中來長遠邛巴東有淫預石最險次則瞿塘行旅忌之子與扶柩至秋水漲乃挫心長誦其父水漲退明旦安流南江

掘地得金

王熙父凶鋪苦于地瘠處其上三年不食鹽酪遠近嘆服因見鼠掘地得黃金數千兩遂巨富焉

天煥得冰

湯霖母病熱更數醫弗効霖因不飲藥曰惟得冰病乃愈時天氣甚煥霖求冰不得日夜涕哭忽聞池中晏然有聲拭目視之乃冰漸也亟取以奉母其疾果愈

嶺禱泉湧

三中人洪武中母病公孫三年未嘗瘳易水墓

無水浚井四丈猶不
及岍舟渡

蘓頌字子容嘗知婺州戰母同行水暴迅舟幾覆頌哀
號赴水挽舟舟忽自正甫及岍奉母先登舟乃渡焉

密雲蔽墓

楊倬母劉氏歿之日天雨獨倬墓前浚數里密雲蔽之
雨不沾土送者大悅倬身墓水飲終身

不娶供母

張旺舅母陳氏病伏枕數月每顧天求以身代疾愈又以

生業微薄不娶以供母

祈天目明

顧忻事母至孝母老目不能視忻日夜號泣祈天母目忽

明燈下能縫紉

至孝格天

董永少失父家貧力養母出耕以小車推母至田頭陰
下而營農事母死乏錢資葬主人貸錢一萬自賣

為奴得錢葬母葬畢往為奴路逢一女入求為妻永遂與

同至主家主問妻何能曰能織主曰尔妻能織絹三百疋
放尔夫煩還家一月內三百疋絹足主人驚怪之遂放歸
女至日前相逢處辭曰我天之織女也天帝感君至孝使
我為君償債不得久停語訖乘空而去

堂羹析代

黔姜姓庾父患痢瀉醫曰羹苦則生姜卿恥羹之羹甜滑
愈憂忤每夜再拜北辰祈以身代

恍見父貌

甄恬始八歲謂其母曰恨生不與父面目母語其狀貌一
日恍若有所見蓋精神感通于父也

待罰免擊

吳二事母至孝一夕夢神告之曰明日午當為雷所擊既
寤恐驚母不以告至明天果晦冥雷鼓闐然輒命閉母
戶往野中待罰俄而天霽卒免人以為孝感

風雨不沾

二情母李氏沒露處墓側一夕風而暴至鄰人將持席往蔽之見庸墓所前后皆不沾濡大瀉而去

懇天風止

柳遐父季遠卒于揚州后奉喪西歸中流風起舟中人相顧失色遐抱棺踊恸懇天求濟俄而風止浪息

母目凌明

李茂性至孝母病目失明茂禱于大安山三年凌明揚州再火延燒千餘家至茂廬舍迄風滅大焉

經常歸范卷之五

一八

一十九

墓免漂沒

杜誼性至孝父母繼喪徒跣負土營墳雖大雨雪未嘗止息明年吳越山蕢澤水推巨石走數千里傍山民居田墓漂沒甚衆而獨不及誼父母墓

遺字指墓

杜羔父任河北尉而卒羔一日往訪墓所無有告者詣於佛寺日夜悲泣忽於屋柱煙煤下見字數行拂視之乃父迹云我子孫若求墓當於某村某家問之羔哭而往

果有父老指其丘隄遂歸矣焉

夢見母狀

師貞喪失母及長不記容狀逢忌辰自涕泣未嘗食忽夢見其母謂之曰我汝母也師貞夢中大哭乃作像人象以事之

刻木如生

丁蘭事母至孝母亡刻木為母事之如生焉

杖泣不痛

伯俞至孝幼時有過母杖之涕泣母曰往日杖撻未嘗泣今泣何也俞曰他日得杖嘗痛今母老無力杖而不痛是以泣也

禱夢指墓

黃贊父均道元仁宗延佑間求官京師時贊年幼聞江南及長求父則歿已三年矣求其墓弗得日夜哭禱于神一夕夢父老以杖指墓處明日就其地求得之乃啟棺得父骨以歸

得天錫齡

王薦性孝而好義父膏病危薦夜禱于天父絕而復甦語人曰適有黃衣神人恍惚語我曰汝子孝上帝命錫汝十二齡病遂愈果延十二年壽

素門遺本

勝膏恭年五歲母楊氏患瘧寒食寒水土俗不產歷訪不能得忽遇一素門曰我有西瓜分一相遺遂以与母舉家稱焉

續醫錄卷之五

廿一

逢鹿得僕

阮孝緒母王氏有疾合藥漬浴生人僕傳中山所出孝緒躬歷幽陰累日不逢忽見一鹿前行孝緒感而隨後至一所鹿遂不見求之果得僕

問疾尋瘧

王虛之年十三喪母二十三喪父二十五年鹽酪不入口疾病弥篤忽有人來問疾君以孝聞病當尋瘧言訖遂不見病果愈

不錫桑枝

夏侯新母病屢經危困新方假寐忽夢其父告之曰天帝矜尔至孝錫以仙藥在后園桑枝上訖忽驚起如所言得藥進之母病果愈

函中日月

蕭叔明母病風積年伏枕叔明叩頭禱神額破流血忽有人以小石函授之曰此療夫人病叔明跪受之忽不見歸以函奉母函中惟有三寸絹丹書為日月字母服之即瘥

續醫錄卷之五

廿二

丁公藤酒

解叔謙不周人母有風疾夜于庭中稍賴析薪忽聞空中有語云此疾得丁公藤為酒便瘥即訪醫及本草書皆無識者乃訪求至宜都郡遙見山中一父老伐木問其所用答曰此丁公藤藤風甚驗即与四取且教以漬酒法叔謙受之依法為酒母服之而病以瘥

禱神符銘

吳悉達父母為人所殺時年初及長欲改葬以失墓所哀

子神方出行所履之地忽陷得父銘記遂遷葬焉

刺膚滲骨

王少玄父隋末死亂兵中遺腹生少玄甫十歲哀慟求父屍時野中白骨展歷或曰以子血漬而滲者父骸也少玄刺膚滲骨越旬果獲焉

觸骸躍前

釋道丕性至孝其父遭亂見殺道丕往其死處求遺骨亂骸蔽野不辨道丕至誠泣禱忽有觸骸躍而前因得父骨

細常熱卷之五

十一

歸而葬焉

隨馬解髮

趙應祥性至孝其父行賈死而不知其處乃徒跣至利津得木匠張文者告曰文父棺吾所為者具有題葬在城南門外然歲久不可辨應祥往浚行哭求之不得即解髮係馬鞍祝曰隨馬所之遇吾父墳髮當解忽經一所鞍墮髮解葬之果棺上有父姓名遂獲父骨歸葬

兔馴墓旁

蔡善事母侍疾不辭襟帶者七旬母歿廬墓側有兔馴逸其旁

投箭寄魚

杜孝事母至孝從役長安不得侍左右以母嗜生魚膽取竹筍貯魚其中以草塞之投于江祝曰我母必得此魚其妻偶出汲於江許見竹筍觸岸取視之魚貯其中笑曰必我夫所寄也歸作羹以供母人皆異之

孝著魚泉

細常熱卷之五

十四

陸政母吳氏好食魚此土難得政求之甚苦後居旁忽有泉湧魚遂得以供母時以為孝感因名其泉曰孝魚泉

猛獸狎逐

夏方家遭病疫父母伯叔死者凡十二喪負土成墳千七半而畢猛獸狎逐其旁而不為害又有蕭修丁生母艱自荊州返葬中流遇風修抱柩長號風止浪息卒得无虞葬畢廬于墓側其山素多猛獸雖近于人亦不為患

白鵲棲止

友叔牙值歲荒饑丐食野中以供母母歿廬墓有白鵲樓止其墓旁焉

殺虎報母

石明三樵薪供母忽出而歸不見其母止有二虎子在室知母為虎所害遂殺其子并礪巨斧候牝牡歸斫死之明三亦立死虎旁猶執巨斧牢不可拔其憤切報母如以念母脫虎

朱泰樵薪供母不乏甘旨一日入山曉憇山下為虎負而

細常熱范卷五

十五

太泰曰虎暴食我恨老母无托虎遂棄之而奔

啣鹿致門

高登母病思食鹿肉有虎啣一鹿致其門而奔

感虎投鹿

許政親沒躬負土成墳列植松柏數株目為鹿所傷致嘆

曰鹿獨不念我半虎乃投鹿致松下人以為孝誠所感

烏巢據樹

蕭放性至孝有烏巢其廬各據一樹馴擾於前

白鳥來巢

林攢居墓旁連甕作塚手植松柏白鳥來巢又有朱壽昌父出其母劉氏嫁民間壽昌棄官尋得之及卒廬墓白鳥來巢

甘露降墓

郭義居母喪負土成墳手時松柏而廬墓旁鳥鵲集甘露降焉

狼為取食

劉士雋性至孝居母喪家貧負土成墳旦暮其給狐狼為

細常熱范卷五

一

之取食

狐列左右

盧操事繼母張氏至孝母卒哀毀逾礼每夕有狐狸羅列

左右

巨蛇不傷

侯義家貧母喪負土成墳廬墓有巨蛇繞側而不肆傷暴

蛇躍得泉

武德政事母穠氏以孝聞母死時天大旱德政掘地求水
然葬事不能得忽有二蛇躍出一東一北政因隨所至求
之果得泉焉

犬隨悲號

翟晉林父母俱歿廬於墓側盛冬嚴寒衣一單衰家有鳥
犬隨之普明哀泣犬亦悲號

乳雛反哺

崔希喬平居以孝弟稱所居毒巢燕乳雛以及哺逾旬然

紹常歸德卷五十八

廿七

後分飛

露降鳩集

李德饒性至孝居父母之喪甘露降庭樹鳩集其居廬

白鹿馴廬

陳孝意有恙行居父之喪白鹿馴擾其廬

大風吹蝗

顧仲礼事母至孝遇蝗起仲礼至田間歎曰蝗食苗將何
以供養俄有大風吹蝗去

衰經終身

孫法宗父隨孫恩所脅入海被害遺骸莫收以血漬枯骨
求之七年不能得遂表經終身后居母喪廬所山禽為之

翔集

擊虎父全

許垣十歲餘隨父入山採藥父為虎負去垣即號叫以杖
擊之虎遂棄之父得以全

芝產墓亭

紹常歸德卷五十八

廿八

荀與齡母歿廬墓廬芝十九莖于墓亭

藤株合拱

紐因性至孝親喪廬墓廬前生藤一株高丈許圍之合拱
枝葉鬱茂

杏枝連幹

徐積孝行出于天性母喪廬墓三年衰經不去俸甘露降
墓前杏兩枝連幹

栗枝連理

前延慶性至孝以母嗜栗乃樹栗於墓前三年其樹遂枝生連理長不可禦

號竹出笋

孟宗母疾思食笋時天寒泣求之不得宗拔竹伏地悲號忽地迸出笋數十箇宗攜歸食母其疾遂愈

松株茂异

庾沙弥性至孝居嫡母劉喪哀毀逾禮墓側忽生松數百株枝葉茂異

續常藝苑卷之五

廿九

旱苗更生

吳明徹年十四念父母墳塋未治力耕析獲值天大旱苗盡枯槁明徹仰天悲號忽有自田間來者言苗更生性視之果然至秋大獲得營葬事

枯桑更生

賈循性至孝母亡將葬宅有枯桑一夕更生

母子兩釋

唐開元至正十三年負母避盜于句容茅山盜至將殺

其母淵哀求身代盜兩什之

守母免害

馬芝字子華與其母避盜於荊州魯陽山遇賊衆皆棄老幼芝獨守其母賊至以及臨芝叩首曰母老幸救終養賊曰此孝子也遂得免害

縛父求代

鮑壽孫宋末與其父宗岩避盜山谷間盜縛其父于樹將殺之壽孫求代其父賊兩什之

續常藝苑卷之五

三

請殺代父

張紹祖以孝行聞于朝元至正十五年奉父避兵山間賊執其父將殺之紹祖泣曰請殺我以代父賊感而釋之

童子義士

彭修年十五父為郡吏歸休忽為盜所劫候乃拔刀前持盜曰父辱于死盜相謂曰此童子義士也不宜逼之遂辭謝而奔

身蔽兵刃

有抑有孝性關係之變挈父母妻子雖兵有而
及赫抑母求財不得遂斫之抑以身蔽之乃得免又有
祐于元至正二十五年被盜與抑事同而祐終為盜所害
賊不加害

王克已父伯通被廢棄為高徒兵暴掠克已獨不去賊見
其身不最輕形容憔悴乃不加害

兄弟兩釋

王琳年十餘歲父母俱喪因遭大亂鄉鄰棄其弟與
弟亦不為弟出為賊所掠時之琳自縊未代過而

之
將烹時兒

將烹時兒

更始時劉平弟仲為賊所殺有遺腹女甫一歲賊渡至
平弟女與母匿野澤中賊得平將烹之平哀告請由賊
憐之得免

鄰里犯墓

袁姓至孝武有斬其墓樹乃召集隣人于墓前而自責焉

有後人莫之犯

遇獵遺乳

劉子至孝母病思鹿乳適求不能得乃衣鹿皮入鹿群中
以求之卒遇獵者將射之亟告其故乃得免且遺以鹿乳
而吞

孝無間言

閔損字子騫早喪母父娶后妻生三子損嘗為后母所虐
母所生子衣以棉絮損衣以蘆花絮父冬月令損御車俸

寒失軀父責之損不自理父察知之欲遣後母損啟父曰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父善之而止母亦自悔改待諸
子均平遂成慈母人稱閔孝無間言

夢我廢講

王哀字偉元父死非命廬墓哀極悲踊相為之色慘每讀
詩至哀父母童友展流涕不已門人受業者並廢蓐設
之篇不以進講

埋兒賜金

郭巨家貧缺供老母妻生一子三歲母嘗減食哺子巨謂妻曰貧乏不能供母曷与汝埋子子可耳有母不可再得妻不敢違巨乃掘坑三尺餘忽見黃金一釜上云天賜孝子郭巨官不待教民不待取

為親捧檄

后漢毛義家貧至孝張奉慕其名往候之遠府檄至以義守令義捧檄入喜動顏色奉因薄之後義母亡遂不仕奉嘆曰往日之喜乃為親屈賢者有不可測也如坎

綱常懿範卷之五

廿三

百里負米

仲由字子路見孔子曰昔由事二親之時嘗食藜藿為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歿南遊於楚從車石粟積粟萬鍾雖欲為親負米何可得乎

忠臣孝子

江革字文翁母乘車不動革入轅中徐牽車忠臣孝子之名聞于天下

孝德世著

裴子通隋開皇中以大中大夫居母喪明有白鳥巢其塚樹兄弟八人俱有孝行故葬其曾孫也初補東王典籤一日泣謂左右曰大人疾病吾輒心悸而痛今復然乃致官倍道歸而父已卒羸歿逾礼孝德世著

隨父死賊

晉成帝咸和三年蘇峻犯闕下壺為尚書令連戰死之其二子胗肝見父歿相隨赴賊同時見害

懷橘遺母

陸績字公紀年六歲見袁術術山橘績懷三枚拜辭墮地術曰陸郎作賓客而懷橘乎績曰欲歸遺母術大奇之

哭泣不止

侯知道居親喪哭泣七年不止時邑人程俱羅孝行不異知道李華作二孝贊以表之

鄰里慚悔

姜蕙七歲与二兄養母至孝隣里有陳氏戴氏子不能事其父母聞蕙之行慚感悔悟以盡孝焉

綱常懿範卷之五

廿四

三垂純孝

趙朴字閑道母年虛墓三年及子凱執闋送喪而甘露降
凱卒子雲又以哀毀死三世純孝

居喪盡禮

虞允文天性至孝居父母喪盡禮宋紹興中舉進士累官
樞密使金亮入寇允文以儒臣奮勇督戰挫之亮乃避百
里外

傷足憂色

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恒有憂色人問之曰父母全而
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体不辱其親可謂全
矣是以君子跬步而不敢忘孝今予忘之是以有憂色也

望雲思親

狄仁傑行間望白雲孤飛徘徊久之曰吾親舍其下矣
望雲以思親也

露降芝產

崔玄暉居母喪甘露降于庭張九齡居母喪紫芝產于庭

原白鵲白鳥巢於墓樹

勺水不入

廉希賢居母喪循古喪礼勺水不入口者七日

夜間起居

李瓊事母至孝娶妻有子即寢居母室中夜間起居潯州
人張用聞其孝因与卜鄰

三年祈壽

郭琮性至孝三年不飲酒茹葷以祈母壽潯年百有十歲

人皆異之有司上其事詔旌表其門

履霜琴歌

李伯奇至孝父吉甫感於後妻逐之伯琴清夜履霜披琴
而歌從親之令

掃除恭謹

薛包父感于後妻每令包掃除庭下包益恭謹

孝友畊養

郭金事繼母至孝繼母三子皆幼金躬畊供養及長皆為

完娶

陳情終養

李密幼孤育於祖母陳情終養有表曰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

心痛奔救

宗元卿早孤為祖母所養祖母病元卿在遠即心痛輒奔還救之

祖父並孝

秦檜祖曰白父曰觀並有孝行聞於閭里

吮疽愈母

李英母嘗病疽英吮之不數日而愈

令勸母疾

張志寬為里正忽詣縣稱母疾求歸急令問狀對曰母有疾志寬則心痛是以知之令疑其妄係之獄勘驗如言乃

疾遣之

紙目渡明

龐天佑父病目喪明天祐號泣祈天詎之父目渡明年入十餘

潞濯必親

許俞宣城人父疾沉篤俞晝夜供省以至潞濯必親或問其故曰浣濯于家人之手慮其厭怠也

侍病靡寧

張稷生母劉氏遵疾時年十一輒心憂侍養衣不解帶母病劇則累夜不寢皇、靡寧

奔歸踰絕

余齊魯為郡吏聞父卒四百餘里一日奔歸母以父所遺言告曰恨不見汝即號呼至殯所而絕

行哭尋屍

殷不害陳人魏平江陵不害失母所在時寒甚雪凍不害行哭尋母屍水漿不入口者七日乃得之

追服三年

楊引三歲喪父后居母喪哀毀盡禮時年七十五自恨不

久面追服斬衰三年

不出廬戶

苗匠居父憂歷四年不出廬戶自括髮不御沐拂泣血時形容枯瘁家人不識

抱持母臂

沈季詮嘗扶母疾渡江中流遇暴風幾舟詮投身救母少頃浮出詮抱持其母臂

投火救父

緇常誌卷之五

廿九

王閨事父孝父忽火災烟焰蔽戶閨解衣投身救父身肉皆爛而父無恙

請代父命

陳顏父光為家人誣告與賊殺人不勝箠掠顏詣郡請代父命郡守不能決適有大師至郡守以狀白遂釋之

抱棺浮沉

唐范父遭喪亂客死蜀漢范年十五買舟載喪歸為石所觸沒范即抱棺浮沉衆感其義共救之得負而歸矣

葬十三喪

吳達性至孝值歲饒父母及家人死者十有三人達病篤不能葬隣里咸以藁葬埋之達病愈家徒四壁立畫則傭賃於人夜則治磚代木夫妻勤苦期月乃成七墳葬十三喪

飲水絕鹽

張升性至孝居喪飲水絕鹽哀毀過度形骸枯瘁

矜賞營葬

緇常誌卷之五

四十

何子平少有至性家孝武末年東土饒荒繼以兵旅毋喪八年不得營葬晝夜號哭冬不衣絮暑不就涼每日以米數合為粥不進鹽酪所居屋蔽不蔽風雨兄子伯興欲為葺理子平止之蔡興為會稽太守甚加矜賞為之營塚以葬其親

入村訪母

庾道愍所生母漂流交州道愍尚在襁褓及長知之求母經年不獲日夜悲泣嘗入村值暴雨寄止一家有老嫗負

薪自外還道慙心動因訪之即其母也俯伏痛哭見者心酸

號叫母甦

匡昕事母至孝嘗因事出外母在家遘病死已經日昕聞訃奔還號叫母即甦

涕泣請假

樂順之仕京府恭軍父在郢病篤順之忽涕泣請假還中路果得父凶聞

經常藝苑卷之五

一四七

圖貌定省

余孝肅早孤不識父及長問其形貌于母求畫工圖之置之廟而定省焉

舍肉遺母

顧孝琳見于莊公賜之食考琳舍肉公問故對曰臣母嘗食小人之食而未食君之食故令以遺母耳

行乞供母

徐孝克事母至孝值侯景之亂饑餓不贍孝克行乞以供

孝後仕至祭酒

舍肉送母

歐陽守道家貧里人請為童子師每食即舍肉別以乾鰯貯之令送至母所乃食里人驚歎

夫妻俱焚

賈恩母亡未葬為鄰火所逼恩及其妻任氏救棺得免而夫妻俱焚

抱父同死

周樂父日成為海賊所掠命沉之水樂求代父命不得遂抱不舍而同死焉

投身擁父

徐鉉父鎮將之婺源過丹陽小溪父失足墮水鉉投身鎮出鎮得挽鉉身以濟鉉力困遂沒而死

讀書揚名

任敦臣早喪母問其父曰何以為孝曰讀書揚名耳遂刻志從學旌孝廉後官至弘文館學士

贈至損絕

季日知進士及第官至給事中母未受封而卒及葬乃賞
制贈至日知損絕于道

築墳歲醮

何從義事父母榮母二氏孝愛備至祖良祖母李氏皆亡
從義亡其墓伯祖溫叔祖恭讓叔父珍皆各子均為築高
墳歲時醮奠

終不食尊

綱常錄卷之五

一四三

陶子鏘以母嗜尊既亡嘗以供奠祭武帝義師初行其冬
莫求尊不得遂孺痛終身不食尊

終不食死

沈善應性至孝以母三年值卯謂卯為兔神也故終身不
食兔

痛哭目開

盛彥事母至孝其母病目喪明彥出外其奴以糟蟬虫飼其
母母藏以示彥即抱母痛哭幾絕目即豁然而開

歷仕祿養

周盤嘗苦儉薄每以養親及舉孝廉歷仕三城得以祿養
其親

手書孝經

尹夢龍事親以孝聞母亡廬墓側手書孝經千餘本散鄉
人讀之

哀毀過禮

申屠緒年九歲居母喪哀毀過禮服闋鹽酪不入口者十
餘年

綱常錄卷之五

一四四

受全一體

范宣年十歲嘗以刀傷手人問痛否答曰不足為痛但受
全一體而致毀傷不可耳

臥晴二年

李虛已母喪明醫者曰得睛及晴但舌紙千日勿藥自痊
虛已臥晴二年母目遂明

上書計父

憲父与母鬪誤擊殺之係獄將成大辟憲上書以付

孝友童子

陳饒奴年十二歲父母俱喪值歲大饒或教其令弟妹子人可全性命饒奴行泣日丐於市以相全養刺史李渡異之署其門曰孝友童子之門

父感還母

李謐父因事出其母謐日夜號泣父感而還其母

經常誌苑卷之五

四五

願隨父謫

詔孫父以罪流肇州詔孫日夜號泣願隨所父不能殺遂与俱往

熱誦疾瘳

徐份父遭疾百方不能愈份乃潔室焚香誦經日夜不息父疾瘳然而愈

熱瘡頓瘳

李德懋居父憂毀瘠骨立德林居母憂勺飲不入口因瘳

熱疾遍體生瘡人進湯藥林皆不服數日熱亦頓瘳

送迎必拜

張卞幼喪父自幼以孝聞祖母出則拜而送之歸則拜而迎之

親嘗藥進

劉雷理少喪母為祖母撫養祖母病理必親嘗藥以進而病遂愈

湯藥親嘗

經常誌苑卷之五

四六

漢文帝母薄太后嘗病三年衣不解帶湯藥非親嘗不進後世稱為令主

請死宥父

吉盼字彥霄馬珣人梁天監中父為吳興原鄉令為吏所誣逮詣廷尉時盼年十五涕泣街路求請公卿見者皆為隕涕其父耻与吏訊虛自引伏罪當大辟盼搥登聞鼓乞代父命武帝以其童幼疑受教於人勅廷尉嚴加脇誘審其真偽廷尉乃盛陳獄具厲色問曰汝代父死教已親言

便應伏法盼忻然不懼廷尉曰刀鋸至劇甯能死否且尔
童稚志不及此必為人所殺盼曰因雖愚弱豈不憚死願
諸弟勿殺唯因為長不忍見父極刑所以內斫胸臆上干
萬乘今欲委骨泉壤此非細故奈何受人教耶叩頭請死
終不易辭廷尉以聞帝兩宥之丹陽尹王志驕聞此事欲
舉以純孝盼曰父辱子死吾之所宜若應此舉是因父買
名固非而止

吮疽不唾

續常盤卷之五

四七

李行簡父患癰疽極痛楚行簡以口吮其敗膏不唾于地
父疾遽平

傭子孝行

彭季世為義門陳氏傭夫喪明已久有子一人嘗聞人言
云舜為瞽瞍瞋目而致明乃歸教之不旬日父目忽明夫
傭夫之子有孝行若此世祿故家讀書子弟乃有蔑視其
親者聞彭子之風不媿死乎

執視淨注

范喬方一歲父瞎終日恨不見兒成人時遺以視五歲祖
母以視告喬喬執視涕泣後成大儒

父子並活

潘綜烏程人遭亂父老行不能速謂綜曰汝先走可脫綜
走迎賊叩頭曰父年老乞饒生父亦曰我死不惜乞活此
兒賊遂斫其父綜抱父于腋下悶絕一賊曰殺孝子不祥
父子並得活

見食哽咽

續常盤卷之五

四八

程來年十四父程叔病歿伏尸號泣悲哀口乾氣少喘息
舅偃哀其羸劣嚙裹肉哺之來見食嚙啼不能咽來寒
水亦不肯用偃有方誘引哽咽益甚後精美異味俱不入
口嘗在柩旁耳聞父名目應以泪前太守召署孝義辭曰
來以父未葬不能至府舍浚太守凌召來見顏色瘦弱應
對甚詳守問樂為吏否但垂泣求去須臾喪所太守為設
食惟用麥飯寒水不食肥膩舅奉農作初非學者至行亦
疾於自然耳

相敬終身

顧協字正理少清介有志操丁母憂終身布衣蔬食少時聘舅息女未成婚而協母亡免喪不能完娶年近五十此女枕未亡遠協義而迎之相敬終身

就廬存問

陸彥師少以行檢祿及長好學解屬文魏襄城王旭引為參軍以父艱去職哀毀殆不勝喪與兄印廬慕鄉人童之皆就墓側存問晦朔之際直馬不絕

經常經卷之五

四九

服闋慕卧

王頌字景彥父為陳武帝所殺歸痛而絕食頃乃蘇哭泣不絕聲毀瘠骨立服闋布衣蔬食藉藁而卧開皇初獻取陳之策及大舉伐陳頌言陳之戰被傷夜夢有人授藥比寤而瘡不痛時人以為孝感後果滅陳

魯山高行

元德秀字紫芝河南人質厚少緣飾少孤事母孝舉進士不志去親左右自負母入京師既摧第母以廬墓側食不

臨臥無因席德秀以不及親任而娶遂不肯婚人勸之答

曰无有子先人將嗣吾何娶焉天下高其行不叱其名解之

元魯山

延及父壽

王縉為兩路提刑斷死刑必熟香告天一夕恍見一玉女手持三角公文趣告縉曰汝平生所奏一皆合得情洽上帝已為汝父延壽一紀汝六倍增福矣

五

附孝婦二十名

衛子得棺

孝婦德安應城人早寡嘗念姑老無由得棺乃鬻其子買杉木治之遂為鄰人所過頗撫膺大哭曰衛子得棺風轉遂免

刺臂和湯

劉氏真定新樂人韓大初妻洪武七年例遷和州劉氏事姑寡氏甚謹始在道病劉氏刺臂血和湯以進姑病遂愈

心驚拜禱

張氏桑城縣民李大妻夫與弟異居一日姑坐其弟家疑心驚舉身流汗意姑有疾亟往省之果有以疾未告張氏沿道拜禱侍湯藥數日而愈

漱口紙目

聞氏紹興俞新妻早寡姑父病風目失明聞氏手蘸咽穢不怠時將口上塗紙其目

救浮父屍

叔先雄為叔先泥和之女泥和乘舡墮湍水溺死求屍不得雄感念哭泣遂自投水死越六日與其父屍得於江上哭不絕聲

姚女勝河東人少喪父無兄弟年十五而母卒哭不絕聲水漿不入口者數日遂死

號痛奔葬

李氏趙郡李叔胤之女父卒號痛絕絕者數日母崔氏終於洛陽舉身痛絕奔喪歸葬

紫芝白鹿

王氏楊紹宗妻華州華陰人三歲母亡為繼母鞠養年十五父又征遠而殺繼母亦殺王氏收二母尸并立父像招魂遷葬又廬墓側有紫芝白鹿之祥

訴天冤白

張氏羅江士人女其母楊氏寡居其典庫擁乙者不知何人所殺獄吏疑楊氏有奸恐乙洩殺之以城口并逮其女女不勝拷掠謂其母曰我死將訴于天後有地震之疾獄

吏綬有冤遂焚表氏殺之詰之果然獄遂得白其女已死
數日矣

星耀如月

呂良呂仲洙之女泉州晉江人父疾頻殆良林香禱天夜
忽仰視空中大星星耀如月者三越翌日父疾遂瘳

贖父兄命

唐女蕪湖人淮寇破縣執其父兄將殺之女立拜曰妾雖
寧陋願相從贖父兄命賊然之縱其父兄從賊行數里過

布東橋躍入水中死

五三

蔽姑潛逃

廖氏臨江貢士歐陽希文妻也賊寇臨江希文與妻共挾
其毋走山中為賊所追廖以身蔽使文潛負以逃賊執廖
氏將污之不屈而死

營塋八喪

譚氏上郡鍾氏婦與其夫相見未免而夫死時年十八數
年之間姑及伯叔相繼而歿家窶不能營葬乃日夜紡績

十年而葬八喪

成俗同居

王氏漢州雒縣人年十八歸同邑陳安節歲餘矣卒既葬
其夫治家事親有法其舅姑安之卒成礼俗五世同居
道間旌表其門

獲免父厄

楊香順陽南鄉縣楊豐女隨父田間刈粟豐為虎所噬香
年甫十四手無寸木乃搯虎頭獲免父厄

烏鳴墓上

五四

臧氏營州都督院臧公儉之女儉卒凶聞至號哭一慟而
絕既葬有慈烏數百飛鳴墓上

什服歸舍

楊舍妻蕭氏父歷為撫州刺史以官卒母六亡蕭年始十
六與一婢皆毀貌辛苦載三喪還鄉貧不能給舟費行至
宣城戰馬山人委柩而去蕭結廬水濱與婢穿糠納棺
成墳時松柏凋兮哭臨有馴烏鳴免電之祥里人為之

年不至矣聞主人禁制節特為湖山之遊能乘其機一往
拜掃否父以告李李欣然與俱既至墓所拜奠畢李偕陳
攜酒飲亭舍女悲泣不已父勉之還則泣告曰此聞李氏
今將北歸吾父子必將從之父老子幼南北萬里何日可
與至吾母墓下此所以痛也言與淚俱下父亦感痛而女
揮踊呼號聲振林木而仆地視之死矣李義之因附葬于
女塚之旁嗚呼古有曹饒二娥煨燬史冊今陳孝女如以
視前無愧矣

女德類

孔子曰婦人仗於人也無專制之義有三從之道在家從
父出適從夫夫死從子無所敢自遂也其以孝德著者已
陳前類矣今采古今女忠嫺道母儀純懿者得九十餘人
錄為女德傳俾觀者有所感激云

聖德胎教

周大任文王之母摯任氏之中女王季妃也大任之性端
一誠莊惟德之行及其娠文王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
口不出傲言生文王而明聖大任教之以一而識百卒為
周宗君子謂大任為能胎教

閔睢興詠

周大姬武王之母性幽閑貞靜為文王妃情欲之感每介乎
容儀燕私之意不形於動靜于其始至宮人悅服聖德賦
閔睢之詩以美之曰睢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子
好述言其宜為文王配也

摩笄死義

趙孟之子之妙前為代王夫人棄子請代王使厨人操網
擊殺之遂與兵平代地其妙泣而哭夫摩笄自殺代人憐
之因名其地為摩笄山

黃鵠悲歌

魯陶嬰烈女也夫死守義魯人求之嬰作黃鵠詩云早冥
七年号不獲飛宛頸獨宿号想其故魯人聞之曰斯女貞
節不可得也

關門與言

經常統卷之五

五八

魯敬姜公父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母也康子往焉關
門而與之言皆不諧國仲尼聞之曰可謂別於男女之禮
矣及穆伯之喪敬姜盡哭文伯之喪盡夜哭孔子聞之曰
知礼矣

柏舟自誓

衛共姜衛世子共伯之妻共伯蚤死共姜守義父母欲奪
而嫁之共姜不許作柏舟詩以死自誓

斷髮之訓

戰國孟軻之母其舍近墓軻少嬉戲為墓間事踴躍以祭
埋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去舍市其嬉戲為賈衛母曰
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徙舍學焉其嬉戲設俎豆揖讓進退
母曰此真可以居子矣一日聞東宮殺猪問母曰何為母
曰欲啖汝既而悔曰吾聞古有胎教今遠而知而欺之乃
買猪肉食以實已言一日學所歸母問學所至孟子自若
也母怒以刀斷机日子之廢學若吾之斷机孟子懼勤學
不息遂成大儒

經常統卷之五

五九

鄰獨分光

齊徐吾齊國貧女也共隣婦燭光夜續曰妻以貧故起常
先去常後有席以待坐常處下今一至之中蓋一人燭不
為暗去一人燭不為明何愛東壁餘光乎皆莫能應

謙而知禮

鮑女宗鮑繻妻養姑甚謹繻去事衛三年而娶外妻女宗
因往來者請問其夫遺賂甚厚女宗之如曰可以去矣女
宗曰婦人固以一醮不改夫死不嫁為今者也吾如不嫁

以居室之禮天欲使天為之行將安用此遂不
事姑愈謹宋公聞而美之表其閨婦曰女宗君子謂女宗
謙而知禮

貌醜德高

無鹽邑之女有德行宣王正后極醜無雙曰頸深目長指
大節昂龜胸結肥項少髮折腰跌脇皮膚若漆行年四十
無所容身乃拂拭短褐見宣王願偕後官因立為后

告天振風

婦常誌卷之五

六

齊庶女齊之寡婦事姑敬謹無男有女女利母財令母嫁
婦婦不肯女殺母以誣婦婦不能明冤結告淮南子曰
庶女告天雷霆下擊景公墜海水出江淹書曰庶女告
天振風襲于齊

築懷清臺

秦已寡煩清其失得丹穴數立擅其利家財不貲寡煩能
世其業秦始皇以為貞婦而容之為築懷清臺

絳帳傳經

宋氏常逞母也家世業儒學受周官書符微問月
之學以廢乃就宋氏家立講堂置生員百二十人隔絳紗
帳授業婦文宣君

教子盡忠

前漢王陵高祖時聚黨數千人及高祖擊項羽乃以兵屬
漢羽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幽陵母以招陵陵母私走
使者泣曰為妾語陵漢王長者善事之無以老妾故懷二
心妾以死送使者乃伏劍而死

婦常誌卷之五

七

罵賊沉海

前漢符鳳妻字玉英无妹美鳳以罪徙儋州為獠賊所殺
脅玉英欲私之罵曰受賊辱不如沉海死

貞節著名

前漢崔氏女清河崔浩女也事鄭城生子善果年二十而
寡父母欲奪其志女曰棄兒為不義墳夫死為不義禮後善
果為魯郡守每決事必坐胡床于廳後察之

授子九經

前漢崔氏元孫女性嚴明有高節處女氏生子景伯景元親授以九經義

反錦示儉

前漢辛憲英羊耽妻也聰明有才儉從子祐嘗送錦被憲英嫌其華反而覆之其儉約如以

永誓誓節

前漢董氏賈直言妻也賈坐事貶嶺南與妻訣曰生先不可期吾本可亟嫁妻不答以絕束髮封以帛使直言者之

結帝紀卷之五

一八

一六二

曰非君手不解直言貶二十年方還帛宛然

盡孝事姑

前漢陳孝嫺年十六而嫁未有子其夫嘗行成謂孝嫺曰我生先未可知幸有老母在也兄弟倍養吾不還汝肯養吾母乎婦許諾夫果死不還婦養不衰慈愛愈固紡績織稚以為家業終无嫁意居夫喪三年父母來其少而无子欲奪其志幾自殺父母懼而止後其姑二十八年姑以八十餘終盡賣田產財物以葬之終奉祭祀淮陽太守以

聞使使者賜黃金四十勸號曰孝嫺

身當猛獸

前漢馮媛元帝朝為昭儀拜婕妤上華虎園閱獸後宮皆坐熊佚出圈板檻欲上殿婕妤直前當熊而立上問其故對曰妾恐熊至御座故以身當之上嘆嘆倍敬重焉

辭輦諫君

前漢班婕妤好班况之女班伯之妹性聰謹有文學成帝嘗欲同輦載辭曰三代末主乃有嬖女今欲同載得無似之

結帝紀卷之五

一六三

乎上嘉之乃止

舉案齊眉

漢孟光扶風平陵縣人狀肥醜而黑力舉石曰擇對不嫁年三十父母問之曰欲節操而梁鴻者鴻聞而娶之既成婚鴻曰吾欲裘褐之人可與隱深山者今衣綺縠傅粉黛豈子願哉光曰妾自有隱居之服乃更為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真梁鴻妻字之曰德耀與俱入潯陽山以耕織為業詠詩琴自娛後又同適吳依大家臧伯通為

人債春每歸光具食舉案齊眉

同夫孝養

漢龐盛女姜詩妻養姑為孝姑好飲江水汲不時至詩怒逐之龐氏止於鄰家紡績供養詳見姜詩傳

姆儀著稱

漢劉氏姆崔寔母有姆儀淑德博覽書傳嘗訓子以鄉民之政

守節死義

經常語卷之五

六四

漢荀采與之女事陰瑜瑜死守節不嫁父母強之再事郭奕偽為歡尋以粉書扇曰尸還陰氏自縊死

女誠七章

漢班昭彪女也適曹世叔歸曰大家作女誠七章兄固著漢書未就而先詔昭踵而成之

不事二夫

焦仲卿妻能詩鄭子敬家藏玉堂後集乃李什康所選叙曰仲卿死其妻不事二夫庶幾執乎情止乎禮義

才辯不屈

漢馬氏倫馬融少女有才辯家立豐豪遠汝南表隗資案甚厚既成禮隗問之曰婦奉箕箒而已何乃珍麗對曰慈親愛重不敢違命君若慕鮑宣梁鴻之高妻亦效少君孟光之事隗入曰弟先兄舉世以為嘆今卿姊未遑先行可乎答曰妾姊高行未獲良匹不似鄙薄苟然而已隗不能屈

修明婦業

經常語卷之五

六五

漢鄧氏綏大將軍禹之女孫也十二歲通詩書修明婦業慕誦經典後為和熹皇后

恭儉仁孝

漢陰麗華陰典孫女漢光微時適新野聞其美嘆曰仕宦當作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及貴納為后性恭儉仁孝

生明帝

截肉斷慈

陸績字知初漢平水中山王吳事係洛陽微一日對食

注曰母來不得相見獄吏問何以知曰食羹識母
和母切肉未嘗不方斷慈以寸為度以是知之使者上書
言狀赦之為會稽尹曹史

率先節儉

漢明帝馬后代波將馬援之女送入宮立為后身衣
大練率先節儉稱賢后

為妹訟冤

漢梁嫗諫之女南陽樊調之妻梁貴人之姊也時二妹以

紹常歸范卷之五

六六

貴人為實氏譖死嫗上書為訟冤帝引見留宮中賞賜十

萬緡梁夫人擢樊調為光祿大夫

溺抱父尸

漢曹娥會稽上虞人父盱為巫祝順帝漢安二年端午日

縣江沂濤迎婆神溺死娥年十四沿江號哭旬有九日

投江而死抱父尸而出桓帝元嘉元年縣長裴尚奏娥於

江南道立碑令邯鄲子作碑文

陳義託孤

漢李文姬李固之女趙伯英之妻固誅二子基錡俱死獄

中惟小子燮存文姬告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

人之節今委父以六尺之孤成遂將燮浮江入徐州界燮

姓名為酒家傭酒家豈足以女妻燮後得還姊弟相見靈

帝時為河南尹

釀酒施貧

晉裴氏母居錢塘墩採花釀酒凡士之貧者施与之飲因

名所居曰何母墩荆公送人歸錢塘語云花前若見餘杭

紹常歸范卷之五

六七

母為送仙人憶酒家

恭順和貞

晉孫氏姚虞譚母也恭順和貞有婦德譚拜武昌侯大夫

人加金章紫綬王道以下皆就拜焉年九十五卒謚曰定

大夫

築城禦寇

韓夫人晉朱序之母序守襄陽符堅遣將攻之韓夫人自

登城行曰西北角先當受攻領石餘婢及城中女丁子其

自築城二十丈浚果潰衆守新築城寇退歸韓夫人城

截髮延賓

晉湛氏新淦人梁柔陶丹妻生侃而家貧常紡績供給使
交結名勝孝廉范逵過侃倉卒無以待賓湛氏截髮以易
酒穀又撤卧新薦自剝給其馬逵過廬江守張夔稱之
夔召侃領從陽令由以富貴

同安苦節

晉翟氏陶靖節先生淵明之妻性儉素能安苦節夫耕於
前妻鉏於後不改其樂

教子禮度

晉嚴氏名憲為杜有道妻十二歲而嫁十八而娶居有子
名值女名韓教以礼度值遂名顯韓亦有淑德傳玄求韓
為繼室遂成婚玄前妻之子咸六歲嘗隨其母省侍嚴氏
曰千里駒也以其妹之女妻之

貞烈將軍

晉孔氏顧琛母也年百歲安帝隆安初平亂有功封為貞

烈將軍及孫恩亂東土饑荒孔氏散家糧以賑邑里全活
者衆生子皆以孔為名

事姑以孝

晉鄭素字林叔再娶魯國曹氏事姑孝躬紡績之勞以充
奉養素仕晉為儀同三司

令安淑德

晉郝夫人王湛妻也世言鍾夫人之礼郝夫人之治初郝
晉字仲將門至孤陋有女司空汝南王湛求之既婚果有

令安淑德母儀冠族曰嘗見此女井上取水舉動容止不
忤親以是知之

截耳斷鼻

晉夏侯氏令女父文寧曹爽從弟文升妻也夫蚤死服闋
自以年少無子家必嫁已乃斷髮為僧後家果欲嫁之令
女聞即復以刀截兩耳居止膏沐與及爽被誅曹氏盡死
叔父上書与曹氏絕婚強迎以歸時父文寧為梁相惜其
少執義又曹氏遺類與爽意阻微使人諷之令女嘆且泣

偽許之家以為信於是竊入室以刀斷鼻蒙被而卧其母呼与語不應發視之血流滿床席舉家驚惶或謂曰人生如輕塵棲弱草耳何幸苦乃爾令女曰聞仁者不以盛衰改節不以存亡易心禽獸之行吾不忍為也

守節而死

齊潘妃小字玉奴東昏侯妃也美姿容有志操嘗鑿金蓮花於地令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金蓮花齊亡王茂清欲妻之玉奴守節而死

經常誌卷之五

八

七十

恨非男子

竇毅在周為上柱國有女方數歲讀列女傳一過不忘聞隋受周禪自投床下曰恨非男子不能救舅家難毅掩口曰毋妄言赤吾袂毅嘗謂夫人曰此女有奇相不可妄與人畫二孔雀於屏間請婚者射二矢陰約中目李淵最後射中各一目遂以歸之後淵為唐高祖竇氏為后

剔目示信

唐房玄齡妻盧氏性貞烈玄齡病將死謂之曰善事後人

盧氏入帷剔一目示無他意後玄齡拜相封夫人

甓殺父仇

衛孝女絳州人字无忌父為衛長則府殺後從父延客長則在坐无忌抵以甓殺之詣吏請就刑唐太宗特免其罪賜之田宅以礼嫁之

孝友全節

唐賈孝女濮州人父為族人玄基所殺弟續仁尚幼托育既長教同玄基殺之有司論死女請代弟高宗詔并免之

經常誌卷之五

八

七十一

不事女主

唐盧氏姚狄梁公堂姨也居午橋梁公為相啓之曰吾今為相爾子有何願悉如尊旨盧曰老嫗止此一子不欲使事女主公慚而退

斷髮終喪

李氏汴女八歲父亡殯于室十年母欲嫁之斷髮以終喪廬于墓蓬頭負土以定園塋唐武詔旌表其門閭

姊妹烈行

實伯女仲女京兆人唐永泰中賊劫二女將逼以私行臨大谷伯曰我豈受汚于賊自殺崖下而死仲亦雖而隨之折足破面流血賊嘆息捨之而去京兆尹第五琦表其烈行詔旌門閭

堅貞節婦

唐李氏為鄭廉妻年十七夫死截髮麻衣塵膚垢面誓不他適刺史彌之曰堅貞節婦名其所居曰節婦里

冒刃救姑

經常繫卷之五

七二

唐盧氏女鄭文宗妻也性恭順略涉書史事舅姑甚得婦道嘗夜有盜劫其家家人悉奔竄惟有姑病在室盧冒刃刃至姑側為賊箠擊幾死賊去姑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今乃見婦心家人問曰何不懼曰人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有仁義也鄰里有急尚相赴救况在姑而可委棄乎若萬一危禍豈宜獨生

孝誠感瑞

唐蕭氏女父為撫州長史卒母繼亡蕭氏年十六扶喪還

貧不能資水陸舟人捨棺而奔蕭結廬水濱穿墻成墳朝夕有縞兔馴鳥蘭芝之祥人高其行欲求与婚女曰誠能致二喪還家請事君子於是楊舍如其言聘焉及既葬祿服成姻

守節養親

唐姚玉京本倡家女嫌小吏衛敬瑜溺死至京守節養公姑与孤燕為侶以紅綾係墓至京死孤燕尋至墳廬而死每清風明月夜人見玉京与燕同遊漢水之間

經常繫卷之五

七三

七歲死節

唐高季昭事李正己及李拒命屠季昭之家有女七歲曰母兄皆不免何賴而生西向哭再拜就死德宗聞之嗚嘆詔謚曰懿諸儒競為之誄

文章顯遇

唐宋廷君女長君華次君昭君倫君憲君荀俱學華善屬文章昭尤高意澤親妝不顧事人欲以學名家君華訓諸妹如嚴師著女論語十八篇以帝文憲君代孔子以曹大

年為顏丹貞元李抱貞表其才德崇召入禁中試文章
并問經史大義留之官中自是每與群臣屬和五人皆預
又高其風操呼之為學士以若輩抱領秘書歷憲教秩三
朝皆呼為先生后妃諸王公主皆以師礼見寶曆末若憲
代司秘書

赴水死節

唐郭德懋妻從夫宦湘陰夜為賊所掠將污之不屈節死
于水賊去得尸義烈江南李羣為作哀節婦賦

結常懿範卷之五

七四

熊丸教子

唐柳綽妻韓氏鼻之女也家貧為縉紳家楷範訓其
子仲郢嘗和熊膽丸使夜嚼以養

堅貞不撓

唐鄭氏余洪妻洪為閩帥唐師下建州裨將王建封得之
貪其色而堅貞不撓不敢犯獻之大將查文徽文徽欲納
之鄭大罵曰王師吊伐當褒錄節義以勵風俗行伍尚知
見憚元帥而欲為禍有耶文徽訪其夫歸之

罵賊死節

唐封氏女殷保暉妻為黃巢所執罵曰吾死猶生豈辱賊
乎世稱烈女

教子清謹

唐崔玄暉母盧氏嘗戒玄暉曰吾見姨兄宅田郎中辛亥
馭曰兒子從宦有人來云貧乏不能存以是好消息着聞
貨貨兄是衣馬輕肥此是惡消息吾嘗以為確論比見親
表中仕宦者將鈔物上其父母父母但知喜悅竟不問其

結常懿範卷之五

七五

物從何而來必是祿俸餘資誠亦善事如其非理所得與
與盜賊何別獲益大咎獨不大媿於心玄暉遵奉教戒以
清謹見稱

斷臂示信

五代王凝妻李氏挾疑喪東過關封止於旅舍主人不納
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慟曰我為婦人不能守節而此
手為人所執引斧自斷其臂關封尹以聞於朝厚恤李氏
答其主人

教夫登第

關氏女關圖妹也聰敏能文每語人曰自是一進士恨不
男子耳遭醮客子常修修畧曉文墨關氏與習讀數年咸
通中登第

續著女訓

宋帝氏女帝尚書右丞溫女德性溫淑工文苑適王琳琳
卒帝年二十五不嫁自處一室續曹大家女訓行于世
呼夫死節

續著女訓卷之五

一七六

蕭氏女帝雍妻朱克融亂雍被劫妻呼曰願死君前賊斬
其臂殺雍蕭氏死詔贈蘭陵縣君

為夫訟寃

宋程氏事衡方厚為董昌齡所殺程氏步行詣關自刎為
夫陳寃太宗詔封武昌縣君

畫田夜紡

宋王三安妻李氏京兆人舅姑凶三安死子幼孤李氏晝
夜紡凡三年葬舅姑及夫兄第七喪宋太宗異之詔賜

第三百段

詩免夫罪

宋許戾部女好學能詩為方勉妻夜与勉看晷錯傳作詩
云晷刻未磨晷錯血已聞刺客殺表然后勉与友人飲于
市犯夜禁時鄭毅夫為令尹因之許氏投詩云明時樂事
娛詩酒帝里風光別占春况是白衣重得侶不堪青旂自
却人早知玉漏催三鼓不把金貂換百緡大抵仁人濟
如不救孤客作囚身遂什之

續著女訓卷之五

一七七

親教二子

宋宋氏翰林白之族也適張氏親教有二子讀書客至輒
拈臆問聽之客与二子論文學政事則設教饌或問語諧
謔則不設也二子奎元后皆登第

共甘貧苦

宋蔡氏職方郎中蔡巽之女適劉道原道原苦學家寒十
月無寒具蔡氏与甘貧苦道原在寢悅親以孝慕之也
封安平縣君

家法嚴明

宋呂榮公張夫人待制昱之幼女窈鍾愛居常細微事教之有法度及夫人嫁呂氏夫人之母申國夫人姊也一日來視女見舍後有鍋釜之類大不樂謂申國夫人曰豈可使小兒輩私作飲食壞家法邪其嚴如此

助夫守城

宋奚氏女鄒保英妻從夫之官遇契丹入寇奚氏率家僮及城內女子相助固守賊退朝廷封奚氏為城節夫人

經常紀卷之五

七六

女中堯舜

宋高氏英宗后有聖德曹太后之甥也幼與帝同鞠后所沒為配生子頊為神宗在位十八年崩孫煦即位甫十歲為哲宗高以太皇太后同聽政九年天下稱為女中堯舜不私外家以至公御天下當時賢者畢集于朝君子之盛后世以慶曆元祐並稱焉元祐八年九月崩對哲宗謂呂大防范純仁等曰老身沒後必有調戲官家者宜勿聽之公等宜早退令官家別用一番人呼左右賜以社飯曰

年社飯時思老身也崩謚聖烈太皇太后

必配名士

吳氏女越州山陰人天性孝謹言德工容世稱麗焉父母曰必得名士乃可配時李夔擢高第特以妻之吳望族李寒素夫人能盡婦道李后為大中大夫

刺殺父仇

趙氏城酒泉人父為人所殺兄弟三人俱物故趙氏感憤十年后刺殺之詣縣自首過赦免

經常紀卷之五

七九

表其閭

以義自殺

趙氏阿周都妻聞於婦道而其夫驕淫都父謂阿曰汝宜以道匡夫阿退曰我無樊衛二姬之術言而不用必謂我不奉教令言若用是為子違父而從婦生如此亦何聊乃自殺樊衛之術昔楚莊王好獵樊衛不食鮮禽齊桓公好樂衛姬不聽五音是能以術諫也故云

斷指死義

其妻瑯琊妻位教業起兵聞其知音鼓筆魏曰夫公
于其手而又逼我以管絃引刀斷指軍伍強妻之死焉
殺盜報仇

謝小娥段居貞妻居貞與謝父同買江湖間為盜申蘭申
春所殺小娥詭服為男子托傭蘭家出入二年因群偷釀
酒蘭春醉卧小娥開戶拔佩刀斬蘭有大呼捕賊鄉人救
而擒春得贓倍萬小娥祝髮為尼

圖形寄夫

經常藝苑卷五

二十

薛媛南楚材妻楚材旅遊不歸薛對鏡有圖其形并一詩
寄之曰欲下丹青筆先拈寶鏡端已驚容索寞漸覺形
殘淚眼插來易愁腸馬出難愁君渾忘却時展西圖看
材遂歸

延師教夫

石氏山陰沈澤之妻沈年十五廢學石氏拜舅姑曰新婦
姊妹皆為士人妻房下自出束脩延師教之得成一秀才
庶不辱門戶

女姐同烈

翟素會稽人遭賊欲犯之臨以白刃不屈其婢青乞代
素死賊殺素欲犯青青亦不屈并殺之

一醮不改

蔡人之妻宋人之女既嫁而夫有惡疾其母將改嫁之女
曰夫之不幸乃妾之不幸也奈何去之矧婦人從一而終
不幸遇惡疾彼无之故又不違妾何以得去終不聽

趣機激學

經常藝苑卷五

一八一

樂羊子從師一年來還妻問其故羊子曰久行懷思无他
異也妻乃引刀趣機而言曰此機生自蚕繭成於機杼夫
子積學以就美德中道而歸何異斷機織乎羊子感憤三
年不返卒成其業

綱常懿範卷之六

西昌龍蟠周是修著

嗣孫應鰲如春父校梓

友悌類

友者兄之所以愛弟也悌者弟之所以敬兄也書曰惟孝友于兄弟詩曰原隰裒矣兄弟求矣又曰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尤矣古人有言曰百足之蟲不僵皆謂同氣以生者當扶愛保護不可甘自殘薄古今求全於道者必不

綱常懿範卷之六

乙

讓國而逃

商孤竹國君本墨氏二子長墨允字公信即伯夷次墨智字公達即叔齊伯叔長少也夷齊其諡也父欲立叔齊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不立而逃叔齊亦不立而逃之國人立中子焉

至德固讓

古公亶父長子泰伯次虞仲其妃大姜生少子季歷
季歷大任生昌有聖瑞泰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
口乃如荆蠻以讓季歷后昌為西伯子發伐紂為武王封
泰伯仲雍于吳孔子稱為至德

二惠競爽

齊八孫寯率同馬惠凡姜子曰又喪子雅矣晏子曰惜也
子旗不免於哉二惠競爽猶可又弱一个焉姜其危哉

兄弟爭死

綱常懿範卷之六

乙

衛伋與弟壽皆宣公子也公孫于夷姜生伋為伋娶蘇女
而美自取之是為宣姜生壽與伋與而母之公公令
伋之壽使要諸齊隘而殺之壽知之以告使逃及曰君命
不可逃壽竊其節而先往賊殺之伋至曰君命殺我壽何
罪賊又殺之國人賦二子乘舟以傷之

推業讓弟

漢陰慶有賢德推其居第田園奴婢分與二弟但保印而
已當代稱美永平中封朝陽侯

掩尸自殛

漢繆彤少孤兄弟四人皆同財業及各娶諸婦遂求分異又數有鬭爭之言彤深懷忿歎乃掩尸自殛曰繆彤汝修身謹行學聖人之法將以齊整風俗奈何不能正其家乎弟及諸婦聞之悉叩頭謝罪遂更為敦睦之行

難兄難弟

漢陳元方子長文與弟季方子孝先爭論父功惠不決詣于祖大丘大丘曰元方難其兄季方難其弟

經常藝苑卷之六

八

三

荀氏八龍

漢荀爽字季和少有高行名賢李固李膺皆師宗之桓帝朝為朗陵侯蒞事明理稱為神君八子儉混清肅汪真肅事並有才名時稱八龍爽字慈明十二歲通春秋時語曰荀氏八龍慈明無雙或問許都清與執賢曰二人皆玉慈明外光叔明內潤

義感紫荊

漢田真兄弟三人庭有紫荊茂盛一日欲分財異居紫荊

忽被為三明日枯死真兄弟相感淩合紫荊三茂

伯仲爭死

漢姜肱字伯淮與弟仲海季江友愛甚至肱事後母為常與二弟共被卧以慰母心一日與季江詣郡被遇盜欲殺之肱曰吾弟父母所憐且未聘娶可殺我季江曰吾兄國之珍寶願代兄死盜兩什之桓帝安車徵之不至

白眉軍良

蜀馬良字季常眉有白毫兄弟五人並有才名時人語曰

經常藝苑卷之六

八

四

馬氏五常白眉軍良

兄弟友至

魏楊福字延慶仕為東平將軍家世純厚並敦義讓子孫津恭謹坐則聚堂終日相對有一美味不集不食為寢堂一所時就休偃還共談笑椿年老曾醉歸津候扶還寢寢寢閣前承候安否兄弟年過六十並登台鼎兄不命坐弟不敢坐椿每近出或暮不至津不先飯及還然後共食津親受匙筯味皆先嘗椿命食然後食津為肆州椿在京室

四時嘉味輒因便次附之若未寄不先入口一家之內男女百口總服同爨庭無間言

柳氏二龍

晉柳惔字文通与兄悅友悌純至文學齊名王儉曰柳氏二龍可謂百千里之絕無而僅有者也

夫妻友悌

晉王祥字休徵弟覽字玄通母朱氏遇祥無道覽年數歲見祥被楚撻輒涕泣抱持至於成童每諫其母少止虐言

經市慈范卷之六

八

五

朱屨以非理使祥覽与祥俱又嘗使祥妻覽妻亦趨而止之朱患乃止覽後位至光祿大夫其孫王道興于江左

棄子存姪

晉鄧攸字伯道仕至右僕射永嘉末值石勒兵亂攸以牛馬負妻子以逃遇賊劫其牛馬步走擔其兒及弟之子緩度不能兩全乃謂其妻曰吾弟卑也惟有一息不可絕須自棄我兒幸而得存我后當有子妻泣而從之乃棄其子而去卒以無嗣弟子緩服攸喪三年

冒死救兄

晉庾袞字叔褒天性孝友咸寧中大疫二兄俱亡次兄眴淩危殆厲氣方盛父母諸弟皆出次于外袞獨留不去父兄強之乃曰袞性不畏病遂親自扶持晝夜不眠十有餘旬疾勢既歇家人乃返眴病得差袞亦無恙父老咸曰異哉子守人所不能守行人所不能行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疫果不能相染袞嘗家貧作官賣以供母母見其勤苦曰我惡所食袞曰母食不甘多將何母感而安之

經市慈范卷之六

八

六

州郡察舉皆不就

寬惠處弟

隋牛弘字里仁仕為吏部尚書弟弼好酒而酗酒醉射殺弘駕車牛弘自外至弼妻迎謂曰叔射殺牛弘聞無所怪問直答曰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射殺牛大異事弘曰已知顏色自若讀書不輟

為姊煮粥

唐李績字懋功曹州人本姓徐唐賜姓仕為僕射封英國

公其好病續親為然火煮粥火然其類姊曰僕妻多矣何為自苦如此續曰豈為無人耶願今姊年老續六年老雖欲數為姊煮粥復可得乎子震震子敬業

李氏花萼

唐李義字尚英兄尚一兄弟友順俱以文章學名同為一集號李氏花萼集肅宗朝擢監察御史請謁不行時人語曰李下無蹊逌姚崇忌其軋已薦為紫微侍郎

孝友天至

紹常誌卷之六

七

韓絳字子華神宗朝拜相弟維在翰林草制兄弟友悌天至同時為宰相近輔者三人衣冠之盛近時未有封原國公謚獻

事兄如父

宋司馬君實仕至宰相封溫國公与其兄伯康友愛尤篤伯康年將八十公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每食少頃則問曰得無饑乎天少冷則撫其背曰衣得無薄乎

玉比金

交契類

朋友之交五達道之一也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詩伐木無朋友故舊曰鶯其鳴矣執六聲則伊人矣不求友生第古今來全以達道者代不見今來其道同詎合始終如一生死不變足為交友儀禮記二十四家書為交契傳

知我鮑叔

紹常誌卷之六

五

齊管仲字夷吾嘗與鮑叔牙分利多自為鮑叔不以為貪知仲貪也嘗三戰三北鮑叔不以為怯知仲有老母也嘗謀事窮困鮑叔不以為愚知時有不測也仲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也遂薦仲于齊桓公為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皆仲之謀誦曰仲父

蘭室鮑肆

孔子語子貢曰與善人交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即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俱化矣是以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君子

其所與交

莫逆之交

國子素戶孟子及子琴張三人相視而笑莫逆于心遂相与友后晉崔駰不拘小節高尚不仕寄情丘壑与崔浩為莫逆交著知命論

刎頸之交

趙蘭相如相趙王會秦王於浥池有功以為上卿在廉頗右頗曰我為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功相如素賤徒持文墨

紀事本末卷之六

一

十

議論頗反居我上我羞為之下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之每朝常稱疾而不与爭列出望見則引車避匿其舍人以為耻相如曰夫以秦王威相如廷叱之辱其群臣相如雖驚獨畏廉將軍我顧念強秦不敢加兵于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俱鬪勢不俱生吾所為以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頗聞之內袒負荊詣門謝罪卒為刎頸交後漢張耳陳餘相友善定刎頸之交

勢利之交

漢王通龍門人隱居教授汾陽著文中子曰以勢交者傾則絕以利交者利窮則散君子不与也

膠漆之交

漢雷義字景公与陳重為友情如兄弟義舉茂才讓于陳重一不聽義遂佯狂走不奉命鄉里為之語曰膠漆自謂堅一如雷与陳

千里相期

漢范式字巨卿与元伯為友春別京師暮秋為期元伯九月十一日殺雞為黍以待之母曰千里何期之雷元伯曰

紀事本末卷之六

一

十

巨卿信士不乖夕果至母大悅

結綬彈冠

漢王吉字子陽与貢與為友時稱王陽在位貢與彈冠蕭育与朱博相為友著聞當代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相得達而出處必同也

節同藥布

漢賈習字兆人与孔融相友善及曹操殺融習往撫之曰

文舉舍我死吾何用生為文帝以習有幣布之節加中散大夫

指腹為婚

梁肅放厥之子也字元直為徐州刺史與吳郡張率友皆有側室方孕指腹期婚後率亡放贖恤之卒娶率女時稱厥之能為舊也

同力助喪

宋席子傳遠喪山谷伶其貧糾合同志助之曰富者不仁
經常紀卷之六 一
理難與語仁者不富勢難獨成有足之至死不偃六扶之者眾也與諸君子同力振之

道傳孔聖

晉曾點字皙言志見狂態程子曰點與聖人志同便是堯舜氣象子參字子與俱孔門弟子性至孝資魯詩傳聖道作大學一書授子思

孔門素隱

左丘明因春秋作傳杜預云仲尼為素王丘明為素臣宋元豐中詔從祀封瑕丘伯

具體而微

顏回字子淵孔門弟子稱有居德行科年三十二而卒于聖道未達一間故曰具體而微

春秋作傳

公羊高子夏弟子傳春秋與左氏穀梁為三傳贈臨菑侯以禮節和

有若字子有狀似孔子封平陰侯贊云人稟秀德氣貌或同而子儼然溫其容兩端發問未答機鋒以禮節和斯言可宗

言稱堯舜

孟軻字子輿邠人也蚤喪父幼受慈母三遷教長受業孔子孫子思道既通遊齊梁不遇退與公孫丑萬章之徒作書七篇後漢趙岐序曰包羅天地探序萬類仁義道德性命禍福察然靡所不載卒立廟于邠從祀孔聖封邠國公傳易孔門

商瞿字子木傳易孔門有者曰商瞿年長無子孔子曰勿憂瞿年四十後當有五子而果然

經常藝苑卷之六

十六

羽翼六經

荀卿名況趙人為楚蘭陵令著書數萬言羽翼六經增光百家

口授古書

秦伏生名勝濟南人為秦博士漢文即位求能治尚書者勝專其治時年九十餘老不能行使晁錯往受之得二十九篇為書學之宗

文武並用

西漢陸賈楚人有才德口辯為漢高祖說客使說南越尉佗賜以印封為王佗稱臣拜賈為大中大夫時前說詩書對高祖曰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采古今成敗著十二篇每奏稱善賜曰新語

漢廷理學

董仲舒治春秋之學嘗下帷講習三載不窺家園漢建元初舉賢良方正之士對策曰事在勉強而已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勉強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又曰人

經常藝苑卷之六

十七

君當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又曰養士莫善於大學大學賢士所關教化之本原願興大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又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然後統紀可一法度可明而民知所從矣武帝善其對授江都相為當時理學之宗

易學之宗

田河受易於孫虞孫虞以傳丁寬寬以傳田王孫孫以傳

施雠孟喜等漢官易者皆本之田河

易已東矣

丁寬字子襄事田河學易學成東歸河謂門人曰易已東矣漢景帝朝為梁孝王將軍作易說三萬言

二戴定禮

戴德字延君兄之子戴聖字次君同受禮於后蒼德刪禮

記為八十五篇號大戴禮聖又刪為四十九篇號小戴禮

德為信都大傳聖以博士論石渠德以授徐良聖以授橋

仁楊崇並家世傳業

仁楊崇並家世傳業

橋楊禮學

橋仁從大戴學註禮記四十九篇號橋君學小戴以博士

論石渠授禮記於梁人橋仁楊崇由是有橋楊之學武帝

朝為大鴻臚卿

經學宗儒

孟卿善為礼春秋授后蒼疏廣子喜字長卿從田王係受

易田易田施孟梁丘之學

漢廷史學

司馬遷字子長父談建元中為太史令遷尊稱為太史公

論六家要旨遷生龍門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

浮湘沅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鄉射鄒嶧過梁楚以歸

大初中為太史令論李陵淖羅幽囚族憤候史記實錄劉

向楊雄皆稱為良史

儒宗致相

恭義昭帝召見說詩辭義宏暢帝悅之後以為相封陽平

侯史云義以儒宗居相位

侯史云義以儒宗居相位

鄒魯大儒

中賢字長孺漢宣帝朝拜相在位五年致仕賜第一區封

陽侯自帝孟至賢五立為鄒魯大儒子玄成字少翁賢

子也以父任為郎與五經諸儒樞論於石渠昭元帝朝

相封侯父子俱以明經至相詔曰遺子黃金滿籬不如

子一經

漢代儒宗

蕭望之字長信經術通博地節中上疏言事帝曰以東海
蕭生耶權太原太守雅意中朝上疏自陳徵入守少府宣
帝察其明經特重材堪宰相後授遺詔領尚書圖形麟閣
八子最貴顯者三人育咸日

曲臺禮記

后蒼字述君從孟卿受禮記說禮數萬言稱曲臺禮記授
戴德兼通齊詩授蕭望之宣帝朝為博士

授書廷祿

劉向字子政本名更生漢宣帝招選名儒俊才向與王褒
張子喬選對獻賦頌數十篇後授書天祿閣有太乙藜燈
之異去得老人懷中竹牒有天文地岳之書自是學日以
進著烈女傳八篇新序說苑五十篇歷事三帝居列大夫
前後三十餘年成帝時王氏愈盛向著洪範五行傳論奏
之天子心知向忠精而不能用遷中壘校尉年七十一卒
三子伋賜歆歆字子俊好古博學

子孫博士

假丘江公受詩書春秋于申公以詩授常賢以春秋授常
廣子孫皆任博士為世儒宗

太玄法言

楊雄字子雲少好學口吃不能劇談漢元康中居岷山之
陽有田一廛宅一區成帝朝有薦雄者上召雄待詔承明
之庭奏甘泉河東校獵長楊四賦以經莫大於易作太玄
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大於蒼頡作訓纂箴莫善
於虞箴作九箴賦莫深於離騷作反騷辭莫麗於相如作

四賦
漢室儒宗
馬宮字游卿受公羊春秋於冷豐以射策甲科為郎漢哀
帝朝為太師封扶德侯以儒宗居宰相位

為立儒宗

師丹治詩從匡衡遊舉孝廉為郎漢哀帝朝領尚書事從
大司空章帝朝封義陽侯經為世儒宗德為國元輔可謂
社稷臣矣

易學相承

翟牧蘭陵人有子曰况與同郡白沛同受五喜易仕漢為博士於是易有翟孟白之學

書學宗主

許商從周堪受尚書著五行論歷仕至九卿號其門人林子高為德行吳章為言語王言為政事高幼卿為文學如孔門四科王莽時林吉至九卿自表上師家大夫博士郎吏為許家學者各從門人會車數百兩儒者榮之

經書總覽卷之六

三

著書達旨

東漢崔駰字季伯東漢人年十三通春秋詩易與班固傳穀齊名擬揚雄辭作達旨詞又著詩賦銘頌婚礼酒誓合二十一篇父義王莽時為建新太尹理出冤獄數千人

當世名儒

伏湛字惠公父理為當世名儒湛少傳父業更始時為平原太守平原一境賴湛以全光武即位徵拜大司徒自伏生以後世傳經學清淨无競東洲號曰伏不闕二子隆余

俞子光先子晨晨子無忌博物多識桓帝時自采古今刪

註事要瑞伏侯註弟號字雅文明齊詩作詩解九篇從子

恭字叔齊建武中遷恒山太守敦修學校教授不輟由

北州多為伏氏學永平中帝幸辟雍行祀禮畢拜為司空

後又為三老

詩學宗主

毛亨治詩作詁訓傳以授毛萇萇為周獻王博士時稱亨

為大毛公萇為小毛公封樂壽伯

經書總覽卷之六

廿一

宗為大儒

陸毋字子玉傳孟氏易作易論七篇易家宗之稱為大儒

漢建武初為博士遷大鴻臚

儒家之宗

譚桓字君山建武初拜議郎時帝方信識譚桓極言識之

非經帝怒出為六安郡丞著書二十九篇號曰新語為儒

家之宗

父子著書

道德彬彬

馮豹字仲文以詩書春秋教麗山下語曰道德彬彬馮仲
文明帝時舉孝廉拜尚書郎每奏事俯伏省闈待報帝念
黃門持被屨之勅令勿襜文章德業為一代模楷

樊侯之學

樊條字長孺子重之孫也就丁氏受公羊嚴氏春秋
永平中封侯侯學門徒數千人
稽古成名

詩書卷之六

一八

五

桓榮字春卿博通經典漢明帝朝拜為五更遷太子少傅
賜輜車乘馬榮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稽
古力也曾孫典字公雅靈帝朝拜侍御史常乘驄馬京師
畏憚之語曰行且止避驄馬御史桓氏自榮至典父子
兄弟以經學代為帝師致仕卿相子郁字仲思敦重篤學
以尚書教授門徒常數百人初學受尚書於朱普章句四
十萬言榮刪二十三萬言郁後刪定十三萬言由是有桓
君大小章句佳侍中四立孫彬字茂林靈帝朝拜尚書郎

五經無雙

丁鴻字孝公治尚書肅宗詔鴻與諸儒于白虎觀論定五
經鴻論難寔明時語曰殿中無復丁孝公封馬亭鄉侯父
緄從光武征伐顧封本鄉封新安鄉侯

條正禮制

曹褒字叔通父充傳慶氏礼為博士褒傳父業博物執古
為儒者宗章帝徵拜博士條正冠婚吉凶制度為百五十
篇上之父子三葉為侍中

經書卷之六

一八

七

著養性論

王充字仲任家貧無書常遊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
能誦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晚年著養性論十二
篇裁節嗜慾順神自守章帝詔以公車徵之不行

五經渡典

魯丕字叔陵通五經以魯詩尚書教授為世名儒門生就
學者百餘人關東號曰五經渡典魯叔陵建初中舉賢良
方正位至侍中稱為三老

關西夫子

楊震字伯起明經博覽諸儒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客于湖有冠雀啣三鱣魚飛集講堂前都講取魚進曰乾鱣者卿大夫之服也數三者三台也先生自吳升吳漢延光中拜大尉常為荊州刺史却王密之金子孫蔬食步行故舊勸其殖產業震曰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以共遺之亦厚乎中子秉為豫荊徐兗四州刺史所至以純白稱秉子賜少傳家學焉志博聞震帝侍講光華殿遷司空至賜

紀常慈惠卷之六

光

天下中庸

胡廣字伯始本姓黃五月五日生父母棄之胡公見而舉之年弱冠應行著聞經學通析嚴孝廉位至公台三十餘年歷事安順冲質桓靈六帝練達事辭京師語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與陳蕃皆為基閣舊臣位大

傳謚文恭以其為一代之儒宗也

絳帳傳經

馬融字季長才高博洽為世通儒諸生千數廬植鄭玄皆其徒也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弟子以次相傳鮮有入其室者永平中拜校書郎中

訓註七經

鄭玄字康成西入關事馬融居三年質疑問難解歸融曰鄭生今去吾遠東矣漢建寧初黨綽作玄杜門修業時何休

紀常慈惠卷之六

光

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救梁廣疾玄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廣疾休曰康成乃入吾室操吾戈以伐我乎國相孔融深敬之告高密縣為玄特立一鄉曰鄭公鄉曰通德門註詩書易禮記儀禮論語孝經凡百餘萬言何進等存辟皆不就玄教授山中生草如薤葉主人名曰康成書帶草子益思

所居成東

張楷字公超通春秋尚書胸徒百人徒隱弘農山學者隨

居成市後萃陰山南道有公超市順帝徵之不至

九臍台輔

鍾皓字秀明少以篤行稱隱密山以詩教授門徒手餘人
前後九辟公府皆不就季臍嘆曰鍾公至德可師桓帝朝
為林慮長諸儒頌曰林慮懿德非礼不處悅以詩書絃琴
樂古五就州詔九臍台輔逡巡王命卒歲容與與陳寔荀
叔韓韶為潁川四長孫繇

漢末儒宗

服虔字子慎舉孝廉作春秋左氏傳解著賦碑誄書記連
珠九憤十餘篇靈帝朝為九江太守

學為儒宗

盧植字子幹涿郡人聲著如鐘才兼文武漢獻帝朝拜中
郎將曹操曰植名著海內學為儒宗其之楷範國之貞幹
定律著書

應邵字仲遠少為學博覽洽聞舉高第掾定律令著從官
又撰風俗通以辨物類名號漢獻帝朝拜軍謀大尉

五經異義

許慎字叔重少傳學時人語曰五經無復許叔重作五經
異義及說又解字十四篇行于世漢獻帝時舉孝廉
著述昌言

仲長統字公理性惆悵取直言或謂之狂生著論名昌言
凡三十四篇十餘萬言建安中荀彧舉為尚書郎

詩易之宗

景晉字漢伯東漢人明貴經典作詩解易說著述五千餘

萬言

著潛夫論

王符字節信漢末人少好學與馬融張衡崔瑗友善隱居
著書潜潜夫論皇甫規解官歸安定鴈門太守謁規規不
為禮王符在門規屢屢迎之時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
縫掖言書生道義之貴也

當世儒宗

晉賀循字彥先操尚清厲晉建武初拜太常朝廷疑難咨

范宣字宣子少好學博綜群書家于豫章太元中范甯為
豫章太守立鄉校教授常數百人由是江州人士並好經
學皆二范之風也

二范儒風

范宣字宣子少好學博綜群書家于豫章太元中范甯為
豫章太守立鄉校教授常數百人由是江州人士並好經
學皆二范之風也

經常懿範卷之六

廿二

著述晉紀

于寶字令升博覽書記以才器召為著作郎著晉紀二十
卷直而能婉咸稱良史作搜神記三十卷以示劉惔惔曰
卿可謂鬼之董狐仕晉為始安太守

著五經解

譙周字士彥耽古為學家貧未嘗營產業讀誦墳典忻然
獨咲以忘寢食研精經籍頗知天文著述五經解百餘篇
仕晉拜騎都尉

著述通儒

梁顧野王字希馮吳郡人七歲讀五經九歲能屬文天監
地理卜筮蟲篆無所不通撰玉篇及輿地志今秀州有顧
亭湖野王讀書堆仕梁歸陳為黃門侍郎

儒林先生

常爽字仕明北魏人少聰敏五經百家多所研綜置館溫
水之右教授門徒七百餘人嚴厲有方高允稱之曰文翁
柔勝先生劉克文敘雖殊成人一也不事王侯獨守閒靜

經常懿範卷之六

廿三

時矯儒林先生子文通孫景

注君四戒

封軌仕北魏兼散騎常侍博覽經傳為務德慎言遠佞防
奸四戒子儒伯博學有才思弱冠除大學博士

著述水經

比史鄒道元字善長守魯陽郡表主贊字崇勳學校山畫
服其威名不為寇冠著水經亦儒林之考也

藍謝于青

孔瑋為小學博士李詒所之次教三書選讀詩書門生
曰青成藍藍謝胥師何常在明經

著陳諫苑

樂運字承業常碩處士諫官錄夏商以來諫諍事集而部
之曰諫苑奏上隋文帝嘉之任周為萬年縣丞

鼓琴河汾

隋王通字仲淹幼為學慨然有濟蒼生之志西遊長安見
隋文帝于太極殿奏太平十二策不見用楊素甚礼重之

經常藝苑卷之六

一八

廿四

河汾教授生徒讀詩書脩六經董常陳元房杜王魏等
皆北面受王佐之道蓋千餘人弟凝字升怡二子福郊福
疇三孫勛勳勅字子安唐高宗朝對策高第与兄勳勳
並著才名林易簡稱為三株樹終朝散郎

考定五經

唐顏師古字籀性簡峭視輩行傲然唐初為秘書監太宗
命考定五經多所釐正又注班固漢書上之時人謂杜征
南顏秘書為丘明孟堅忠臣漢五孔成進爵為子

晉漢史筆

敬播貞觀中遷太子司議郎与令狐德芬等撰晉書
玄齡帝稱為陳壽之流以顏師古所注漢書文繁令擬其
要為四十篇

五絕濟芳

虞世南字伯施外謹懦而中抗烈太宗朝為弘文館學士
謂之登瀛洲後以銀青光祿致仕圖形凌烟謚文懿上嘗
命寫烈女傳于屏風無本暗疏之字無一謬上每稱其五

經常藝苑卷之六

一八

廿五

絕一惠行二忠真三博學四文詞五書翰上嘗出行有司
請載書以從上曰虞世南在行秘書也

五經指南

王元威唐武后朝明經高第撰書糾謬春秋振滯礼記繩
愆數百篇魏知古嘆曰五經指南也徐堅薦之詔褒美為
儒宗授四門博士

海內文宗

文子昂字伯玉唐興文章承徐庾餘風子昂始變正雅為

詩二十八章王遠曰是為海內文宗武后奇其才召見金華殿擢麟臺正字

道山義皇

鄭度德行文藝為時所推尤善圖画自寫其詩以獻帝大署其尾曰鄭度三絕謂詩画字俱妙也玄宗愛其才置廣文館以為博士著書八十餘篇与杜子美相交善杜謂先生道出義皇文過屈宋德尊一代名垂萬古觀其可以知其人矣

經常藝苑卷之六

廿六

著書十篇

元結字次山年十七始折節而好學揚俊見其文曰第一涵子耳擢上第舉制科少居南餘山著元子十篇會祿山反逃亂入荷玕洞稱荷玕子後進授客管經畧使綏定八州民樂其教結屋浯溪上作大唐中興頌摩浯溪石崖鐫之太師顏魯公真卿寫

朝士執經

施士白在大學十九年為博士韓愈銘其墓云先生明毛

詩通春秋左氏傳朝士大夫從而執經考疑者踵于門唐天曆中趙康陸贄春秋士自詩表藝常丹礼蔡廣成易強蒙論語皆自名其學子友且照薄次友諒齋郎

著諭蒙書

馮伉德宗朝為睦州令縣多奸猛伉著諭蒙書十四篇勸務農進文士教以忠孝居一年常渠年薦為給事中遷祭酒

德薰晉鄙

經常藝苑卷之六

廿七

陽城字元宗与弟摺城隱中條山唐德宗朝宰相顧存之召拜諫議大夫韓愈有詩臣論云陽子居晉之鄙晉鄙之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矣居諫職八年与王仲舒等守延英門伏閣極論裴延齡奸邪且曰脫以延齡為相城當取白麻壞之遷司業當為道州刺史治民如治家賦稅不登觀察使數加誚責城自署曰撫字心勞徵科政拙考下柳子厚始作遺愛碑

泰山北斗

掃心字退之唐之文宗幼孤鞠于嫂氏自知讀書為人日記數千言著原仁原道進學解師說等書其才之純詆排異端李漢序其文曰日光玉潔周情孔思
澤于道德仁義炳如也宋景文贊云愈以六經之義諸儒倡學者仰泰山北斗德宗朝為監察御史以論之
陽山憲宗朝遷刑部侍郎以論佛骨貶潮州除難
上表謝移袁州守召拜祭酒遷吏部侍郎謚文公封昌黎伯嘗時後進從遊首皆號韓門弟子予潮人立廟以祠水
緇蒙錄卷之六

早疾瘳必禱宋子瞻作碑文

杜氏通典

杜佑字君卿嗜學雖貴夜分枕讀書撰正典三十五篇又參益新禮為二百篇歸通典奏之優詔嘉美順宗朝拜司徒封岐國公

六經法言

路隋字南式穆宗朝為翰林學士與帝處厚授六經粹要題為六經法言凡二十篇上之與處厚入太液亭侍講

洪範文宗朝同平章事

太液講書

帝處厚字德載家藏書萬卷舉賢良方正與路隋為侍講穆宗召入太液亭講閱惟洪範文宗朝拜相

帝號真儒

裴休字公義兄弟家塾晝誦經夜著書終年不出戶有饋鹿者諸生共薦之休不食曰熟食犹不足今一啖肉後何以結舉賢良方正昇等太和中拜相後宣宗曰休真儒者

著書名家

樊宗師字紹述文學優贍德并高雅著書三十卷曰樊子詩七百一十九篇不蹈襲前人一言歸澁休歐公詩云窮荒探幽入有無一語詰屈百然紆藝皆已出不蹈襲句新
從學盤庚書終諫議大夫

非國語

劉章字文孺以小戴禮應鄉書四冠其題紹興廷對天子親擢之第一晚年好著書王充作刺孟乃作刺孟柳宗

元作非國語乃作國語

孔子同壽

五代馮道字可道狀貌質野入朝數反顧劉岳對任贊譏之曰遺下鬼園冊子耳五代時歷任四朝自號長樂老著書數萬言年七十三卒人稱與孔子同壽

戒石碑語

宋景煥隱居著述有野人閒語等書乾德三年立郡國戒石碑四句云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即

綱常語卷之六

四十

其書中語也

河洛師儒

聶崇義善礼學建隆初三礼新圖二十卷乾德初遷國子博士詔云建隆初崇義學官河洛師儒也趙普嘗拜之

經典微言

孫奭字宗古為國子監直講宋太宗幸其監奭講尚書說命三篇賜緋章服真宗朝為給事中撰五經切于治道者為五十篇號經典微言謚宣公

講易精博

邢昺字叔明講師北二卦宋太宗嘉其精博召為國子監丞專講學之任真宗始置翰林侍講首以命昺

宋廷汲黯

田錫字表聖文德宣著宋太宗至道中權知制誥召對上御覽三十卷御屏風五卷詔褒之上膏目之曰朕之汲黯也

傳太極圖

綱常語卷之六

四一

周惇頤字茂叔道州人號濂溪先生溪有舊橋有水亭釣遊其上吟風弄月庭草不除嘗言与自家生意一般黃山谷云春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胸中洒落如光風霽月雅意林壑初不為窘束作太極圖及通書數篇上接洙泗千載之統下啓河洛百世之傳朱子贊曰書不盡言圖不盡意風月無邊庭中交翠朱雲易傳表云濂上陳搏以先天圖傳仲放放傳穆修修傳李之至至傳邵雍放以河圖洛書傳李溉溉傳許堅堅傳范諤昌昌傳劉牧脩脩以太極圖

仁茂叔茂叔傳二程朱景初中奏補殿中丞除提刑謚元公子二壽素

一代師尊

歐陽脩字永叔初從尹師魯遊遂相師友為古文以文章名冠天下蘇子瞻為文序云韓愈後三百年而得歐陽子其推韓愈孟子以達于孔氏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為高撰三代史記法嚴詞約取春秋遺意為滁州守自蒲醉翁宋嘉祐中參大政以太子少師致仕晚年卜居于穎

經常藝苑卷之六

四二

集古錄一千卷藏書一萬卷有琴一張棋一局酒一壺以一翁老其間號六一居士公以道德文章為三朝野知天下學士大夫師尊之謚文忠子業以文學世其家官至右侍郎中

文擅天下

蘇洵字明允號老泉年二十七始發憤閉戶讀書五年年不為文辭及下筆頃刻數千言宋嘉祐中歐公上其肝藹權書衡論等二十二篇于朝召試舍人院除校書郎時蘇

氏文章名擅天下學者以其父子俱知名故稱老泉以別之兄澹漁二子軾轍軾字子瞻號東坡居士嘉祐中歐公考試見其文語梅聖俞曰老夫當避此人出一頭地召對便殿宣仁后曰先帝每見卿文章必嘆曰奇才奇才命坐賜茶以金蓮燭送歸院元豐二年謫黃州元祐初召除翰林遷內翰紹聖元年南遷卒謚文忠公轍字子由號穎濱遺老又號藥城元豐初謫監筠州酒稅假部刺史府以居即坐之東為軒種杉二本竹百箇為宴休之所號東軒長

經常藝苑卷之六

四三

老作東軒記元祐初起為中書舍人翰林學士門下侍郎卒軾子邁字伯達作文頗有父風轍三子遲适遠

胡學教授

胡瑗字翼之讀書泰山攻苦食淡年四十餘累試不第范文正荐之以白衣對崇政殿授校書郎改湖州教授弟子數百人置經術齋治事齋明休用之學以教諸生諸生有好明經者好談兵者好文藝者好節義者各以其類群居慶曆中在太學教人亦然出其門者士多秀秀歐公詩云

吳興先生富道德說、子弟多賢、嘉祐中為侍講時有
四真之目、富公者真宰相也、公真御史中丞、永叔真學士
胡翼之真先生、遷太子中允、尋致仕、歸安、定先生遺訓曰
嫁女必須勝吾家、則女之事人必敬、必戒、取婦必須不若
吾家、則事舅姑必執婦道、

著述唐書

孫甫字之翰、宋仁宗朝有正言、後直史館、著唐書七十五
卷、未成而卒、詔藏之秘府、溫公書其後云、孫公以書甚宜
細常覽卷六、八
重惜常別紙其書、示笥、一日出而家失火、弟子負其笥避
于池中、島上、公還及門、曰唐書在乎、餘無所問、

候著唐書

宋初字子京、父玘為應山令、夢人遺文、送一部而生、公故
小字選郎、舉進士、唱名為天下第一、與兄郊並入翰苑、仁
宗朝知成都、帶唐書刊修、每篇燭二椽、燭燭夾侍和墨、伸
紙人望之如神仙、皆知其為候唐書也、以翰林承旨召還
謚景文、

考定雅樂

阮逸文學富洽、工音律、仁宗朝上樂論二十篇、與馮元等
定雅樂、朝計重之、

師法嚴毅

焦千之字伯強、客歐陽公所、呂公著見其嚴毅方正、延之
使教諸子、希哲等俱成令器、亦一代伯模也、

伊洛道學

程顥字伯淳、十歲能為詩賦、十二三居庠序、如老成人、與
弟頤以經術為諸儒倡、坐如泥塑人、渾是一團和氣、宋神

紹寧初、卷六、八

四十五

宗朝為監察御史、裏行志在拾遺補過、裨贊朝廷、不欲掇
拾臣下長短、以沽直名、上書得真御史、休上使擇人才、若
十數人、而以父表、弟張載、與其弟頤為首、傳大易、詰群經
昭示道學、元豐八年卒、年五十四、文潞公表其墓、謚曰明
道先生、其表畧曰、才周萬物、而不以為高、學際三才、而不
自以為是、行貫神明、而不自以為異、識照古今、而不自以
為得、朱子贊云、楊休山立玉色、金穀元氣之會、渾然天成、

程頤字正叔以經學淑人呂申公馬公同薦之云河南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高節年踰五十不樂仕進真儒者之高尚聖世之逸民朱光庭言頤道德純備學問淵博有經天緯地之才有制礼作樂之具以言乎道則貫徹三才而無一毫之為閒以言乎德則并包衆美而無一善之或遺以言乎學則博古通今而無一物之不知以言乎才則開物成務而無一理之不明乃天民之先覺聖代之真儒元豐八年以通直郎召授崇政殿說書入侍經筵文潞

士友宗師

張載字子厚學古力行為關中士友宗師皆稱為橫渠先生

生在京師說周易聽徒甚衆一夕二程至次日撤去虎皮曰二程深明易道吾不如諸子宜師之遂歸陝西故朱子贊之曰早說孫吳晚說佛老勇撤阜此一變至道有頂碩砭愚二銘後改為東西銘有正蒙經學行于世神宗朝同知太常礼院弟戡

英邁蓋世

邵雍字堯夫始至洛蓬萊環堵不蔽風雨名所居曰安樂窩為甕牖讀書其下旦則焚香獨坐晡餘酒數甕傲睡即止號安樂先生有安樂吟云安樂先生不顯姓氏垂三千年居洛之溪風月情懷江湖性氣色斯其舉翔而後至無賤無貴無富無貴無將無迎無拘無忌窘未嘗憂飲不至醉收天下春歸之肺腑樂見善人樂聞善事樂道善言樂行善意聞人之惡若負芒刺聞人之善如佩蘭蕙不接禪伯不諛方士不出戶庭直際天地三年英陵萬鍾美致為快活人六十四歲每到家子弟家人尊奉惟恐不及呼姓氏但云吾家先生來也二十餘家如安樂窩起居以待詔

家先生洛與富韓公司馬公王宣徽諸君子相往來其園宅自司馬公而下二十餘家集錢買贈之時有四不出謂大風大雨大寒大暑也會有四不赴謂公會葬會驪會生會也熙寧四年夏微疾曰雅欲觀化一旬如何七月十四日作詩云生于太平世死于太平世客問幾何年六十有七歲俯仰天地間浩然獨無媿是夕五更捐館先生之學得之李挺之有皇極經世書六十卷性喜吟詩有學經常藝苑卷之六 一八

清風戒子

蒲宗孟字傳正家多書敞閣曰清風戒子孫曰寒可無衣饑可無食讀書不可一日失神宗朝為翰林學士上曰學士職清地近而官儀未備自今宜佩魚學士佩魚自蒲始嘉祐中以右丞治蜀與周茂叔語三日夜退曰世有斯人

耶明年以妹歸之

一立大儒

姜潛石守道門人也呂希哲薦潛及王回吳固張載為一世大儒潛之孫自號金城居士宋元豐間為承議郎后山有寄姜承議詩云金城已作歸田計玉版方書濟物情黃帝素書有玉版篇居士善醫故云

元豐著述

曾鞏字子固南豐先生平生嗜書家藏至二萬餘卷手自雋對白首不倦有元豐類稿五十卷王震奇其文曰南豐以文章名天下久矣其文雄渾魁偉若江湖之波濤烟雲之姿狀一何奇也元豐五年與李清臣王存等脩史上手詔中書曰五朝史事宜付曾鞏遂為史館脩撰史成上賜龍衣金帶一擢試中書舍人

節畧釋經

范祖禹字淳父初字夢得公初生時母夢一偉丈夫被金甲至寢室曰吾故漢將鄧禹也已而生子遂以為名幼孤

博學強記叔祖中文公每語重之曰天下士節略論語孝
經尚書要切之言得二百一十九事名曰三經要語建唐
鑑十二卷東坡嘗荐之曰淳父為今經廷講官第一言簡
而當無一冗字長語元豐中除翰林學士兼侍讀子冲温
制行通介

熊克字子後哲宗朝舉進士除起居郎兼直學士院署九
朝通畧中典小曆官制新典帝王經諸壻王克勤狀行實
云文有顏延之錯綜之工史有陳壽序事之長牧民得曹參

綱常懿範卷之六 一八
清淨之旨制行遠徐公通介之常

聞道伊洛

胡安國字康侯紹興中對策詞累萬言出入古今哲宗親
擢為第三除大學錄宣和中去位隱居課畊取給則止建
炎中召拜給事中三辭再召入對獻時政二十篇除徽猷
待制後以寶文閣學士致仕晚年退居衡山不出朱子謂
安國聞道伊洛志在春秋著書立言格君垂後明天理正
人心扶三綱叙九法体用該貫有剛大正直之氣謝顯道

曰胡康侯如嚴冬大雪百草皆死而松栢挺然獨秀公平
度疑遠蕭然塵表視天下無一物嬰其心曰浮世利名真
蟻蠅之過前也卒謚文定

一莊儒宗

楊時字中立號龜山先生与游定夫謝顯道俱遊明道先
生之門學有本原行無玷缺為一世儒宗徽宗朝為國子
祭酒

力行詣極

綱常懿範卷之六 一八
羅從愿字仲素清介拔俗徽宗朝楊龜山倡道學京南之
士遊其門者數百人其潛思力行詣極者惟羅公而已教
學者讀書之法從容默會于幽閒靜一之中超然自得于
言書象意之表程氏之學傳之楊時時傳之仲素素傳之
李侗侗傳之朱熹

踐履之學

翁續字德功宣和間人該博能文躬踐履之學負盛名遊
者以百數

修學門庭

高登字堯先漳浦名儒志節高亮少遊太學靖康中與陳東生上書陳六賊之害紹興中後文潮陽命題譏切秦檜長流容州遂立祠于容州學宮有脩學門庭傳于世

文有古風

施思黯字聖愈十歲通六經十二歲能文紹興中入大學高公閔為司業見公文嘆其深醇有古風文學探賸本原深造中庸大學之旨孝宗淳熙中知樞密院事搜訪人才

紹興錄卷之六

五二

手書置夾袋中薦胡晉臣晉臣有邸廟器後果至大用公執政柄既久果于引去疏凡五上識者趨之謂進退之義合于時中

正蒙一書

胡宏字仁仲號五峰自幼志大道常見楊中立于京師又從侯師望于荆門卒傳文定之學析太極精微之旨窮皇王制作之原一呼吸足以察寒暑之變一語默足以識行藏之妙一往來足以究天地之理創書樓于衡岳布

杖尋壑經丘著書五十篇皆仁政之大如井田封建學校兵制養濟等事朱子曰正蒙一書規模大知言一書規模小

義利之辨

張栻字敬夫自幼侍親公左右所見聞莫非仁義忠孝之實及長學于胡五峰之門學必先義利之辨官至秘閣權撰歸南軒先生

掌文章柄

紹興錄卷之六

五三

程大昌字泰之乾道中為司業兼礼部侍郎一時文柄屬公成就人才甚多著禹貢論五十二篇辨江淮河漢弱水黑水甚詳著演繁露六卷易老通言易原莊錄四書各十卷頗有功于學者為世儒宗

詩書宗主

洪邁字景盧洪光弼子也官至內翰謚文敏號容齋作容齋五筆合四十七卷父子以文章為一代礼樂詩書宗主中興人物之首也父子相承四上書以之直兄弟相望三

居閑之時時以為忠義之報况迹亦嘗出守

心貫萬古

陸九淵字子靜乾道中登第呂東萊識其文于數千人中謂旦見高文知其為江西陸子靜也居貴溪之象山教授生徒數十百人讀書至宇宙字曰宇宙事即已分內事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先生之心与萬古之心一貫無二致兩書与晦菴論周子太極圖不當又加無極二

經常語卷之六

五

默契義文

真德秀字希元本姓慎避孝宗諱改姓少為學母吳氏躬織維以教後中宏詞科師湖南潭人為立生祠一夕有題于壁云舉世知公不愛名湖人若欲置丹青不須更作生祠記四海蒼生口是銘入觀進大學衍義上嘉之越山新居成名齋曰學易春帖云坐看吳越兩山色默契義文千古心

端平中參大政號西山卒謚文忠

紹熙道學

朱松字喬年生有俊才天然秀發自謂不意當道因取告人佩常之義名其齋紹興中試館職除正字出守建陽晚年屏居建溪日以尋討樞學為事玩心義理之微故意塵垢之外有以自樂卒贈通議大夫子熹字元晦居紫陽山下從學于屏山籍溪以一心窮造化之原盡性情之妙達聖賢之蘊以一身侔天地之道脩事物之理任綱常之責

經常語卷之六

五

間世真儒

魏了翁字聖公慶元中進士第三人後知紹興府詞云間世真儒斯民先覺以學問淵源之遠為輔轍河漢之交甫晉陟于樞庭即宏開于智府缺慶典加恩詞云進思盡忠履國家而如渴退不失正付軒冕於倘來歸鶴山在清州

山書院駁友讀書行法
侯著漢史

范曄字蔚宗仕宋為秘書左遷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刪漢書自為一家之作

並稱儒宗

樓望字次子習春秋操節清白世稱儒宗

西洛淵源

喻樗紹興中趙鼎喜伊川之學伊川門人皆進用曰桐廬

歸常建卷之六

一五六

喻樗真其人也荐除正字王居正贈以詞云頃窮西洛之

淵源遂見古人之大體

力矯時尚

尹洙字師魯深於春秋其文謹嚴唐宋文章淺俗宋初柳

仲塗以古道發明之天聖初公與穆伯長力矯時尚以古

文為主又得歐公雄詞鼓動之於是文風一變慶曆初遷

起居舍人孫煇字孝明初與張繹同師伊川張以高識尹

以薦行晚歲手書聖賢所言治心養氣之要粘之屋壁以

自警有六有齊取張橫渠言有教動有法畫有為宵有清
瞬有養息有存之意有三畏聖取君子有三畏之意靖康
初召至京親辭還山號和靖處士紹興中授崇政殿說書
遷礼部侍郎

綱常懿範卷之七

西昌龍蟠周是修



嗣孫應熬如春父校梓

才傑類上 目分德位大英

才傑者人才之傑出者也德位為上經術次之其中又有以文英武畧稱以詞賦博洽稱以材志豪俠稱者要皆標奇於當時垂譽於後世俱所稱才傑之士也故類分上下而各表其目雖其造就莫不由儒術中來卒不得與儒宗並列者蓋以才氣雖挺異而於端本澄源立言垂範之純修則有所未至焉畧采古今得二百五十人錄之俾觀者有以感發而興起云

五十知非

蘧伯玉名瑗衛人孔子弟子贈衛伯淮南子云蘧伯玉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衛靈公與夫人南子夜坐聞車聲麟至闕而止夫人曰必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曰夫忠臣孝子不為昭信節不為冥情行伯玉賢大

夫也不以暗昧廢礼是以知之公使人視之果伯玉也

泰谷回春

鄒衍事燕惠王被譖繫獄仰天而哭六月霜降燕有寒谷不生泰稷衍吹律而暖氣至遷梁梁王郊迎遷趙平原君行撤席遷燕燕昭王擁篲先驅其見禮於諸侯如此望如父母

沈諸梁字子高父沈尹成楚莊王孫也為左司馬子高以父邑為氏為葉縣尹稱葉公楚白公作亂葉公入至北門

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父母焉又一人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歲焉白公既誅楚國以定公好龍室屋皆畫龍天龍聞而降之

天下長者

孟舒事趙王敖從王至長安高祖召見與語漢廷臣無出其右拜為郡守文帝問田叔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對曰雲中守孟舒長者也

下賤取重

雅粹之以貴為散騎常侍事文帝十年不得調後為廷尉
王生者善黃老言常召居延中王生獲解顧謂廷尉曰
為我結職釋之乃跪而結之人言於王生獨奈何辱廷尉
王生曰余老且賤自度無益於廷尉廷尉方今名臣余故
使結職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張廷尉

以貴下人

鄭當時字莊景帝朝為太子舍人嘗置驛馬詣謝賓其
友皆天下名士武帝朝為大司農戒門下客至無貴賤

五帝紀卷之七

一

三

留以貴下人常推轂士進之惟恐後山東諸公翕然稱
莊與汲黯同列九卿

年德著聞

轅固齊人也治詩漢景帝時為博士以廉直拜清河

傳武帝立後以賢良徵時年已九十餘

漢廷先進

嚴助會稽人漢武朝以賢良對策擢為中大夫是時上親
幸司馬相如枚舉等而助最先進每令助與大臣詳論

外相應以義理之文後因侍宴從容乞為會稽太守數年
上賜之書曰君厥承明之盛懷故士聞者聞焉久不聞問
具以春秋對助上書謝留為侍中

桃李不言

李廣世為將武帝拜右北平太守贊曰李將軍恂恂如
鄙人口不能出辭死之日天下皆流涕諒曰李不言下
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喻太

乞身致仕

五帝紀卷之七

一

四

疏廣字仲翁少好學明春秋地節三年拜太子太傅兄子
受拜太子少傅居職五年乞身去送者車數百兩觀者皆
曰賢哉二大夫也

安車駟馬

薛廣德字長卿以魯詩教授楚二龔師事之宣帝朝願望
之薦為博士論石渠遷御史大夫帝欲乘樓船廣德諫當
乘輿帝不聽欲以頭血汗車輪上怒張猛曰乘樓船危就
轎安上曰九人不當如是耶未幾與子定國俱乞骸骨上

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觔東歸汴守迎之界上人以為榮
弟子慕義

鮑宣字子都哀帝朝拜司隸校尉以挫辱宰相下廷尉博
士弟子王威舉幡太學前曰欲救鮑司隸者會此會者千
餘人子孫三世俱為司隸乘驄馬京師歌曰鮑氏驄三入
司隸再入公卿

刻鵠類鶩

龍伯高為山都長馬援戒兄子曰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

細常誌卷之七

五

名

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效伯
高不得尤為謹飭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也

輿見南宮

索盧放字君陽以尚書教授千餘人建武中徵為洛陽令
政有能名遷諫議大夫數進忠言後以疾徵不起使人輿
見於南宮雲臺賜穀二千斛

社稷之龜

謝夷吾字光卿永平中為鉅鹿太守第五倫令班固為文

薦之曰才兼四科德包三德誠社稷之元龜大廈之棟梁
德動天象

陳寔字仲弓漢桓帝時為太丘長在鄉閭平心率物有爭
訟輒求判正曰寧為刑罰所加不願為陳君所知謁荀季
和無僕令子元方將車季方待校孫長文尚少著車中既
至荀使其子琳慈應門慈明行酒餘六龍下食文若尚少
坐膝前太史秦德星聚五里內有賢人聚卒謚文范先生
潁川四長

細常誌卷之七

六

名

李郭仙舟

郭泰字林宗延熹中遊洛見河南尹李膺膺奇之與為友
後歸鄉里衣冠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輛膺與泰同舟濟
衆賓望若登仙嘗行陳梁間遇雨巾一角墊時人故折巾
一角以為林宗巾

治稱神君

荀淑字季和少有高行名賢李固李膺皆宗師之桓帝朝
明陵侯相淮事明理稱為神君八子儉純靖肅汪真

肅寧註有才名附稱八龍

天下模楷

李膺字元禮性簡亢無所交接唯以同郡荀淑為師陳寔為友荀爽嘗就謁因為之御既還喜曰今日乃得御李君矣桓帝拜司隸校尉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為登龍門時名賢更相褒舉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強禦陳仲舉天下雋秀王叔茂

德行純脩

結常彙卷之七 一八
常著博學為行陳蕃著處士徐穉常著等德行純脩可登三事桓帝以安車玄纁徵之

純行論策

崔寔字子真桓帝詔舉純行之士涿郡舉寔詣公車稱病不對策退論世事名曰政論仲長見之曰凡為人主宜備一通置之座側

孝廉四行

吳祐字季英漢桓帝時舉孝廉以四行遷膠東相四行者

敦學質朴遜讓節儉也與公沙穆定交梓白之間

清直上首

第五種字與先漢末以奉使稱職拜高密侯論者稱清高以種為上序直士以種為首

有恩無怨

盛吉仕為廷尉視事三十年天下稱有恩無怨非淋德君子不能也

屏風隔座

結常彙卷之七 一八
郭弘字匡君會稽山陰人微時采薪白鶴山得一遺箭頃有人覓弘與之問弘所欲曰常患若耶溪載薪為艱願旦南風暮北風至今執然俗呼為郭公風第五倫為會稽守召署荀鄒舉孝廉累遷淮陰太守春出行有鹿當道大駭而行主簿賀曰三公車輪畫鹿明府必為宰相元和初拜太尉時第五倫為司空班次在下每朝見弘曲躬自卑帝問知其故置雲母屏風分隔其間由此為故事前漢宣帝時亦有鄭弘字叔卿為南陽太守所居民富所去見思兄

少卿為涿郡太守通法律政事

堂之領袖

魏舒字元陽少孤為外家寧氏所養寧氏起宅相宅者曰當出貴甥舒曰當為外氏成此宅相年四十對策及第為尚書郎累遷為鍾毓長史毓與參佐射舒常為畫籌後令舒射客範開雅發無不中舉座愕然魏文帝深器重之每朝退目送之曰魏舒堂之領袖也晉武朝拜司徒三公辭榮善終末有如舒年八十二

細常懿範卷之七

九

志高行潔

徐邈字景山魏初為尚書郎常私飲沉醉趙達問以曹事曰中聖人魏亡歸晉太傅謝安舉之補中書舍人處西省前後十年志高行潔通介有常可謂國之良材時之亮士

祠表忠清

宋游道少有氣節仕魏為殿中侍御史戒其子仕約仕慎仕素曰吾執法大剛子孫不足師充州人為立生祠題曰忠清君

璞玉渾金

山濤字巨源器量不群與阮籍等為竹林之遊武帝朝為吏部尚書典選十餘年甄拔人物各為題目而奏之時稱山公啓事王成目為璞玉渾金人莫知其器子簡仕為鎮南將軍守襄陽常遊習池

儒雅著名

郗鑒字道徽漢御史大夫慮之孫博覽經籍躬耕隴畝吟詠不倦以儒雅著名與王導受遺詔輔少主拜司空謚文

細常懿範卷之七

十

咸二子曇情曇字重熙為中書郎中遷御史中丞永和蘭亭修楔成五言一首情字方回蔡父爵南昌縣公徵拜門下中書侍郎三子超融冲超字景與少卓聲不羈父情積錢數千萬超一日散與親故俱盡桓溫辟為府掾府中語曰髯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趙多稱而王珣短也桓溫入朝謝安與王詩溫溫令超卧帳中聽客語風動帳開安笑曰郗生可謂入幕之賓矣

人之水鏡

樂廣字孝輔善談論每約言析理衛瓘曰此人之水鏡見之瑩然若披雲霧而睹青天時王澄畢卓等以任放為達廣嘆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必乃尔仕為河南尹終尚書令

鹽、逼人

謝安字安石四歲桓彝見之曰此兒風神秀徹弱冠請王濛濛曰此公鹽、逼人隱會稽與王逸少許洵交遊遊放情丘壑有公輔之望高崧曰安石不出如蒼生何淮肥之

續齊書卷之七

十一

後園基賭墅破符泰百萬之師大元中錄尚書事加太保謚文靖子琰琰子混

儉素著聞

長孫道生身為三司衣不華飾食不兼味一熊皮障泥數十年不易與從父嵩仕魏俱為三公當時榮之

大鄭小鄭

鄭道昭仕為兗州刺史於城南小山起亭刻石為記有云中岳先生鄭道昭之白雲堂子述祖字恭文齊天保中

為是州刺史尋舊迹得之在職能治民歌曰大鄭公小鄭公相去五十載風教猶尚同能琴達龍吟十操焉

白頭尚書

袁昂字千里齊武帝曰昂、千里之駒在卿有之梁武帝朝遷吏部尚書謂曰齊明帝用卿為黑頭尚書朕用卿為白頭尚書世稱宗臣雅有人鑒至其門者踞登龍門

貞介知名

敬肅字弘儉少以貞介知名心如鐵石老而彌篤大業中

續齊書卷之七

十一

郡國守令畢集帝問蘇威曰其中清名天下第一者誰對曰柳儉後問其次曰涿郡丞郭絢潁川郡丞敬肅帝賜儉

帛二伯匹絢肅各一伯匹旌異之

當官正色

宇文弼字公輔慷慨有大節當官正色為百僚所憚仕至

尚書左丞

有古人風

畢構字隆擇六歲能文第進士唐景龍末召拜御史大夫

河南尹李傑皆一時選世謂聖宗嘉其行有古人風賜璽書袍帶方外十友

遺直遺愛

魏知古方直有雅才先天初為侍中既卒宗景嘆曰數向有遺直子產有遺愛魚之者其魏公乎封梁國公

黃芝之瑞

韓思俊為除州刺史黃芝五莖生州署民刻石頌之遷御史大夫卒玄宗親題一碑曰有唐忠孝韓長者之墓子朝

經常藝苑卷之七

十三

元

宗為荊州刺史李白書云生不顧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裏有二井飲者死朝宗移書喻神飲者無恙謂曰韓公井

羽儀周行

鄭綱字文明幼有奇志貞元末除中書舍人制云羽儀周行黼藻王度以溫潤雅麗之文居獻納論思之地元和初拜相從子餘慶字居業貞元中拜相時綱第在南餘慶第在北人稱南鄭相北鄭相

白衣宰相

令狐綯字子直大初中為翰林承旨夜對禁中燭盡上以乘輿金蓮花炬送還院同平章事輔政十年子高遷右拾遺當時謂之白衣宰相

氣韻高雄

武儒衡字廷碩有八節人論事風采時元稹倚宦官知制誥儒衡鄙之會食瓜瓠集其上儒衡揮以扇曰遠近何來遽集於此一坐皆失色寶曆初遷中書舍人

經常藝苑卷之七

八

十四

元

大厦棟梁

于謹字思敬後周時位太師為大厦之棟梁作鉅海之舟楫耆年碩德位高望重為三老賜延年杖封藍田縣公

操行清白

長孫儉仕周拜上柱國操行清白勲績隆重詔賜襦絺粟麥以彰其美子平奏云義倉

時稱長者

魏仁溥字道濟周世宗朝同平章官趙祖即位進右僕射

其鄭元昭有宿憾及大用以元昭典五郡人稱為長者謚

宣懿子尚公主

五知名堂

任布字應之慶曆中拜樞副歸休洛中作五知堂一知思

二知命三知足四知道五知幸謚恭惠子遜

清白宰相

宋杜衍字世昌擢進士知乾州未滿歲改知鳳翔二邦之

民爭被境上一日令我公汝何有焉慶曆中大拜時彌濟

紹寧路卷之七

十五

白宰相封和國公至和中遷居睢陽

名重於山

唐介字子方為人簡忼端勁孫抃薦之令吳中浚為御史

二人未嘗相識或訝之抃曰昔人耻為呈身御史今豈求

識面基官耶仁宗朝為御史因晨行彈張堯佐特加六品

服以旌敢言又言文彥博以燈籠錦媚張貴妃致相位上

怒貶英州別駕徙監郴州稅李師中遺詩有云去國一身

輕似葉高名千古重于山神宗朝恭大政謚質廟五子叔

義問待問嘉問之問

白首不欺

胡宿字武平氣宇高爽論議清新仁惠誠懇出於自然平

生守道不以進退為意在館二十餘年語後進曰富貴貧

賤莫不有命士人當慎已俟命毋為造化者所嗤世以為

名言平生以誠事主今白首矣不忍絲髮欺君仁宗朝在

翰林十年位至樞密謚大恭

真宰相

紹寧路卷之七

十六

夏竦字子喬仁宗朝舉甲科有老宦者曰賢良他日必大

用以吳綾手巾乞詩曰殿上衮衣明日月視中旂影動龍

蛇獎橫礼樂三千字獨對丹墀日未斜楊徽之見而嘆曰

真宰相也

行義知名

鄒浩字志完揚龜山序公奏議云道鄉鄒公自少以道學

行名於時蓋仁人君子也遇事接物如虛舟然堅挺之姿

如精金良玉不可磨磷元佑中為大學博士徽宗立拜右

正言除中書舍人遷吏部侍郎謫明州河水不可飲某月
間所居嶺下忽有泉湧源為小池滑四五斛名感應泉大
觀中復龍圖待制子柄紹興中擢為御史上曰直臣之子
使言事舉動四方足為國家之光

援金振乏

蔡宗禮字叔厚三世進士明經登科遂為北海名家建炎
中除翰林學士上曰蔡宗禮之文有骨真學士也以文翰
際遇在玉堂前後五載退居台州賓客到門攝衣延坐雖
經常饑寒之七
一介常布之士亦與均礼故家子禹零落不自給者援索
金推月俸以賑其乏

名重天下

廖剛字用中紹興中為御史中丞居言路毅然守正於是
廖中丞之名重天下曾太母年九十三曾太父年八十八
兒孫累世以華鬚奉養名其堂曰世絲諫議陳公播之聲
歌士大夫詠者甚眾趙忠簡取世絲集進奏上他日讀公
曰觀世絲集誠人間美事終朝請大夫上部尚書

謝師授字務本邵武人淳熙中為集英殿修撰謝氏之族
盛於江左求其純德懿行操履端潔始終無瑕未有出公
之右者閒居子孫環侍每以持身居官大節為訓
捐俸不靳

洪适字景伯官翰林遷僉樞參政拜右僕射瑋淵謚文
惠洪道字景麗平居言不輕發上前論事洒灑語簡意足
與物無競人不忍欺親舊有求捐俸不靳家無餘資官至
樞密有別墅瑋小隱

草木知名

張萬福三世明經德宗召拜濠州刺史詔曰先帝
所以褒也朕謂江淮草木不知尔威名仍賜舊衣

右以德位稱者共六十人

呂氏春秋

呂不韋陽翟大賈人秦莊襄以為相封文信侯作月令集
著所聞為十二紀八覽合十餘萬言名曰呂氏春秋懸干
金於市能增損一字者與之

說詩解頤

匡衡字稚圭家貧好學常鑿壁引光讀書精力絕人諸儒語曰無說詩匡鼎來匡說詩解人頤宣帝朝策甲科元帝朝史高薦於上遷博士給事中十年不出長安城門至相位子威亦明經歷位九卿家世多為博士

青錢萬選

張鷟字文成兄時有紫文大鳥止於庭大公曰五色赤文鳳也紫文鷟鷟也殆將以文章瑞朝廷乎遂名鷟高宗朝鳳常集苑卷之七
八制舉皆中甲科時稱其文猶青銅錢萬選萬中故謂青錢學士

九登科選

馮萬石唐聖曆中第進士大定初中疾惡科神龍初中才高位下科景雲中中懷能抱器科開元初重考及第六年中超羣拔類科十三年考判公第十六年又八第二十六年中文詞壯麗科凡九登科選

登龍虎榜

馮宿字拱之上元中陸贄主司試照水賦宿及第一榜多天下孤雋偉傑之士號龍虎榜

恩賜狀頭

易重字陽臣會昌中張滂榜進士第二人翰林再考張被黜外重為第一官至大理評事著文千餘篇

金陵才士

鍾輻五代時金陵才士年少氣豪樊若水愛其才以女妻之後中甲科樊氏早亡遂隱終南山終身不仕

少年探花

宋馮拯字道濟少時以文謁趙晉晉曰子之位與壽他日我若也太平興國三年胡旦榜及第拯為探花太宗詩曰三三客裡勝事七十四人中少年仁宗朝同平章事封魏國公上賜以衾綢錦綺屏謚文懿

文章獨步

王禹偁字元之七歲能文畢文簡留與子弟講學一日太寺出詩句云鸚鵡能言爭似鳳文簡書之屏間元之書其

下云蜘蛛雖巧不如蚕公曰經綸才也太守聞其賢召
右拾遺賜緋衣特命文犀帶寵之獻瑞拱箴上曰无之文
章當是天下獨步真宗朝除知制誥子嘉言嘉佑

賦魁天下

胡旦字周父有俊才尚氣節嘗曰應舉不狀元仕宦不宰
相虛生也吟鴈詩云明年春色裡領取一行歸興國四年
試成功賦魁天下有硯可數尺錄其傍曰宋朝胡旦作春
秋硯太宗朝知制誥

紹興縣志卷之七

廿二

賜賦第一

徐奐祥符五年狀元及第試鼎象賦云足惟下正詎聞公
錄之歎傾鉉乃王居寔收王臣之威重

忠孝狀元

鄭獬字毅夫俊邁不群初舉國子監第五人謝啓云事費
才氣自謂無雙杜牧文章止得第五皇佑五年上御崇政
殿試園丘象天賦進士第一試前一日上焚香祝曰愿得
忠孝狀元遂得獬登第詩云霹靂一聲從地起到頭身是

白龍翁神宗朝為翰林學士

因火試魁

焦蹈元豐中因礼部貢院火別試蹈為魁好事者詩云不
因南省火安得狀元焦

雙榴應瑞

葉祖洽熙寧三年進士第一官均第二皆邵武人郡城有
瑞榴一枝二莖視其實為登科之驗是年木末實果驗

龍頭露角

黃裳字冕仲嘗有題天下之志自序云予家劍潭之濱斗
牛之光上下相照風雷之信有時發現元豐中南劍譙門
一柱忽為雷擊作詩云風雷昨夜破枯株借問天公有意
無莫是卧龍蹤跡因放開頭角入雲衢次年果魁天下王
詩有嶺山集

魁選賜名

王錫紹興五年進士第一後為秘書監食羅會
第一日不就枕不起衣戲之軍子書其手與何誅汪曰

子貢方人夫我則不暇合坐稱美累遷吏部尚書誦玉山

策試第一

洪興祖紹興中與孔端朝張炳周林四人俱召試上覽策興祖謙直當第一遂與孔並除秘書正字張周同除州學

廷試第一

王十朋字龜齡紹興中廷試第一賦不欺詩云室明室暗而嫌疑方寸常存不可欺莫謂天高鬼神遠直須先要自家知誦梅溪有梅溪集朱文公為序後為司業遷侍御史

紹興錄卷之七

廿四

奇童忠類

張九成字子韶歸無垢八歲默誦六經十歲能屬文諸老先生咸异之曰奇童子也始學龜山之門紹興中對策集英殿上曰忠類可嘉擢真第一一歲薦寒士館穀十數人而得魁天下之報官至秘閣修撰子遜厚幼厚

釋褐狀元

易拔字彥偉長沙人工小詞鳴於世淳熙乙巳拔為釋褐狀元湯濟為省元王容為狀元潭州有三元坊後官至尚

書有周禮摠義行於世

夢符鵬搏

宋沈晦赴省道中夢身騎大鵬搏風而上因作大鵬賦以紀之後果符其夢

奪得錦標

廬肇宜春人與黃頌同舉郡中獨錢頗明年肇狀元歸太守請觀競渡肇云向道是龍鬬不信果然奪得錦標歸

試賦第一

紹興錄卷之七

十五

宋劉幾文學挺異冠絕一時好為險語歐公惡之有一士人論曰天地軋萬物茁聖人簇公曰此劉幾因戲曰秀才刷試官刺以朱筆橫抹之謂之紅勒帛後嘉祐中公為試官試堯舜性仁賦有曰靜以延年獨高五帝之壽動而有勇旋為四罪之誅公稱賞擢為第一倡應乃劉燁也人曰此即劉幾易名公愕然

屈宋齊名

宋玉師事屈原為楚大夫作九辯悲屈原也作神女高唐

二賦皆以言托興有所諷也世稱屈宋之章

文氣凌雲

司馬相如字長卿蜀人嘗著子虛賦武帝讀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楊得意為狗監侍上因薦之得召見奏大人賦飄有凌雲氣游天地間意奏使至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初為文園令

五行俱下

漢應奉字世叔少聰明讀書五行俱下黨事起慨然以疾

自退思思屈原作

三十篇後桓帝朝為司隸校尉

七步八斗

曹植字子建武帝曹操子也兄文帝忌其才欲害之令作詩限七步成植應聲曰煮豆燃豆箕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謝靈運言天下文章止一顧子建獨得八斗封陳思王弟彰字子文膺力過人封任城王

詩書自娛

梁竦字叔敬博學負氣嘗登高望遠嘆曰大丈夫生當封

侯死當廟食如其不然閒居可以養志詩書足以自娛州

郡之職徒勞人耳著書名曰七序班固見之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梁竦作七序而素餐竊位者慙明章二帝辟命交至並不就肅宗納其女為貴人生和帝其孫商字伯夏順帝選其女為后拜商大將軍商自以戚屬居大位每存謙柔虛已進賢辟巨覽陳龜為掾李固杜喬為從事中郎京師翕然稱為良輔子冀字伯卓嗣為大將軍後以驕恣誅死

經常藝苑卷之七

七

顏閔之亞

邈讓字文礼善屬文作章華賦多艷麗之詞而終之以正六如相如之諷也蔡邕荐於河進曰生唐虞則元愷之次值仲尼則顏閔之亞孔融六薦其有俊逸才為九江太守英偉冠世

孔融字文舉先聖二十世孫十歲詣河南尹李膺言論宏達膺异而礼之為北海相立學校表儒術漢獻都召融拜大中大夫賓客引其門後忤曹操遇害子瞻贊云文

舉英偉冠世之賢師表海內此人之龍也

時稱良史

附壽自承祚為著作郎撰三國志時稱其書存事有良史之才

江左馳聲

晉江統字應元靜默有逸志時語曰巖然稀言江應元惠帝朝為太子洗馬作徙戎論以警朝廷史贊云江統兄弟江左馳聲最著之藻思卓冠羣英子思玄思俊

魏常璩卷之七

廿八

文筆著稱

習鑿齒字元威少有才氣博學洽聞以文章著稱永和初為桓溫西曹主簿時有星孛書欲自裁訪於習為解其說乃止溫曰三十年未有儒書不如一詣習主簿遷荊陽太守子辟強才學有父風

才藻擅名

歐陽建字堅石才藻美瞻擅名北州語曰渤海赫之歐陽堅石金谷二十四友中人

當代文宗

張載字孟陽為當代文宗貌極醜遊洛陽市群女以瓦石擊之仕為著作佐郎弟協字景陽次弟元字季陽並博學有俊才與陸氏機雲齊名時稱二陸三張贊云載協飛芳猗華相映

旗鈴入夢

梁任昉字孝升父遙仕齊為中散大夫母裴氏夢五色彩旗四角懸鈴一鈴落入懷中遂有娠生昉八歲能屬大構昉常執卷卷之七 一 尤 昉同謂遙曰卿有令子所謂百不為多一不為少家聚書萬卷所著文章數千萬言梁武帝朝為御史中丞嘗格輻輳預其宴者殷芸劉孺劉顯劉孝綽張率陸倕日為龍門遊錦蘭基聚出為新安太守卒于官謚敬子

人倫師表

沈約字休文少為志好學左目重腫腰有紫痣聰明過人聚書至二萬卷作文用宮商將平上去入四聲製韻有平頭上尾絳腰鶴膝之名孫永明醉蔡興家引為記室謂諸

子曰沈記室人倫師表宜善師之梁武帝拜尚書僕射卒于官子士規孫仲興武帝嘗令作竹賦勅曰卿文體翩翩可謂無忝爾祖矣

金山玉海

梁朱异字秀和偏覽五經明山賓荐之云金山萬丈綠陟未登玉海千尋窺映不測武帝朝為侍中

海內之冠

袁朗桓之子也陳後主詔為月賦一篇後為芝草嘉蓮二

絕常觀卷之七

三十

頌自以人物為海內冠唐初給事中

呼聖小兒

祖瑩字元珍八歲誦詩書親屬呼為聖小兒嘗云文章須自出一家機軸成一家風骨何能與人同生活也與袁翻齊名時語曰京師楚袁與祖洛中翻祖與袁仕元魏十二歲為中書學生遷祭酒秘書監

胸貯千卷

崔陵仕為侍中鄭伯攸歎曰公身長八尺面如刻畫聲秋

如洪鐘胸中貯千卷人那不畏服子秀通與父並為詩人冠是李神雋見崔陵稱為後生第一

撒愈頭風

陳琳字孔璋為記室曹草檄呈操方頭風發即起曰汝愈我疾建安七子琳其一也

名著文苑

游雅字伯度文苑傳序云魏有許謙崔宏允游雅聲實俱茂詞義典正有永嘉之遺烈大武朝徵為秘書監

絕常觀卷之七

廿一

一代楷模

邢邵字子才十歲屬文日誦萬言五行俱下一覽無遺讀書五日畧能編記年未二十名動衣冠文章獨步當時每一文出京師為之紙貴時與溫子昇為文士之冠世謂之溫邢魏林六天才艷發溫後沒世稱邢魏仕北魏為中書令

文不加點

許善心家有書萬卷無不遍覽時稱為神童仕為秘書丞

嘗製神雀額筆不傳揮文不加點

三並司業

孔穎達八歲記誦日千餘言隋初舉明經高第唐初以右庶子兼司業子志孫德元三世並為司業時人康之瀛洲十八學士穎達與焉

文質彬

賀德仁與從兄德基師事周弘正以文辭稱語曰學行可師賀德基文質彬賀德仁兄弟八人比漢八荀太守王

伯仁敗其居里曰高陽里唐初為祭酒

文如懸河

楊炯中量科授校書郎十一待制宏文館武后朝與宋之問分直藝館終盈川令張說曰楊盈川文如懸河注水酌之不竭梁王勳等為四傑

良金美玉

李嶠字巨山兗時夢人遺書自是文辭大進張說論云嶠文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武后朝為鳳閣舍人又為臺

侍郎神龍中書令

八科皆中

員半千字崇期幼通書史舉童子長事王義方義方曰五百年一賢人生子宜當之因名半千凡舉八科皆中咸亨中上書自陳曰陛下何惜玉階六寸地不使臣披露肝膽乎歷事五君有清白節年老不衰樂山水自放睿宗朝對平原郡公

上寶劍篇

郭震字元振少有大志十六歲為大學生家送資錢十萬會有哀服者叩之首書五世未葬元振盡以與之則天朝上寶劍篇后嘉嘆睿宗朝為太僕卿封代國公

奇童小友

李泌字長源七歲能文開元中召至令張說試之時方突令賦方圓動靜立就說賀帝得奇童張九齡呼為小友詔賜束帛勅其家曰善視養之肅宗立召至賜金紫拜司馬賊平隱衡山給三品祿賜隱士服代宗召至舍蓬萊殿書

閣賜第拜杭州刺史德宗召拜平章事後月蝕東壁泌曰
吾當之矣果卒子繁為隨州刺史封于鄴韓愈詩云鄴侯
家多書架插三萬軸

金鑒召對

李白字太白生時母夢長庚星入懷因以命之天寶初至
長安賀知章見其文嘆曰子謫仙人也言于上召見金鑒
殿論當世事賜食親為調羹有詔供奉翰林詩與杜甫齊
名李陽水序其集云三代以來風騷之後千載蹴步唯公

經常誌卷之七

廿四

五

一人渡坐永王璘遊郭子儀以官爵贖罪長流夜郎卒于
采石

當時三絕

李揆字端卿唐乾元末拜相帝曰卿門第人物文章皆當
立第一信朝廷羽儀時稱三絕德宗朝為入蕃會監酋長
曰開唐有第一人李揆公是否揆畏留因詔之曰汝李揆
安肯來

同龍虎榜

高若士上元中陸贄主試試照水賦御溝柳詩時韓愈歐
陽詹賈稷陳羽等皆天下孤俊偉傑之士號龍虎榜若士
同登

藻翰精好

呂渭字君載建中末為禮侍時中書省有古柳枯死德宗
自梁州還渡滎茂人以為瑞柳渭令貢士賦之四子溫恭
儉讓溫字和叔有奇表藻翰精好一時推尚作凌烟閣功
臣贊二十二首官至尚書郎

經常誌卷之七

廿五

中

脫鞬之鷹

唐侯繼貞元中及第時王鏐為河南尹辟繼為參謀官韓
文公送以詩云君今得所附勢若脫鞬鷹

五星麗天

柳宗元字子厚文章偉傑第進博學宏詞科貞元中拜監
察御史元和中為柳州刺史所著有柳州文集序云唐之
文振繁然如繁星麗天甚寒色正人望而敬者五行而已
河東柳子厚斯人所望而敬者以既歿柳人懷之廟於羅

之韓愈為之碑

王音嘉嘆

于公易或作公異在李晟幙下平朱泚為作露布云臣將
清宮禁祇謁園陵鐘簋不移廟貌如故德宗讀之泣下嘉
嘆不已

筆端風雨

唐苑論字言揚元和中與柳子厚聯第柳送以序云掉鞅
乎術藝之場遊刃乎詞翰之林風雨交于筆札烟霞著于
綽常範卷之七

鴈塔題名

白居易字樂天始生七月能展書母指之無二字以試百
數不差年十七登進士第詩云慈恩塔上題名處十九人
中宸少年元和中對策乙等遷左拾遺貶江州司馬後入
為主客郎中知制誥會昌初為刑部尚書卒于龜年一日
於嵩山東岩下遇李白曰吾與汝父皆仙矣出一油素書
授之曰讀此可辨九天禽語九地獸言後試之悉驗

獻書閣下

舒元興唐元和進士大夫和中獻書閣下所上八萬言出
入古今作玉筍篆志云斯去千年水生唐時水漫去矣後
來者誰千年有人誰能得之後千年無餘篆正於斯嗚呼
主人為吾寶之又作牡丹賦文宗摘其傑句拜監察御史
官錦玉帛

封敕字頤夫會昌中除翰林學士李德裕以平劉預功進
大尉敕草制云謀與吾同言不他或德裕解玉帶贈之武
宗使作詔尉遲將傷漢者云傷居尔膝痛在朕躬上書賜
以官錦

大唐文士

皮日休唐文士也有桃源賦九詠七愛諸篇黃巢入長安
皮日休孟浩然皆隱於鹿門有鹿門草隱書存云不醉則
游不游則息息於道思其所未至息於文慙其所未用故
漢草隱書為自戲曰醉士又曰酒民作酒歲與陸龜蒙為
友有松陵倡和集

同年學士

湯鵬後唐長興二年廬華榜登第同榜五人皆為翰林學士張說湯鵬吳承範江文蔚范禹偁是也

門生多相

王仁裕幼夢出其腸胃以西江水滌之見江中沙石皆籍文文思日進乃進平生所作詩文為西江集五代漢高祖時為翰林學士遷尚書知貢舉門生王溥和凝范質皆至宰相與門生飲樹詩版於坐次二百一十四門生春風都

編常懿苑卷之七

一廿八

長羽毛成

金榜標名

孟賓于與李昉同及第昉仕宋入翰林而賓于仕南唐為令昉寄詩云初攜寶劍別湘潭金榜標名第十三昔日然名喧洛下只今詩句滿江南後歸老歸群峰更有詩百篇

號金鰲集

文采道麗

洪湛雍熙二年上御崇徽試禮部舉人得進士梁灝等一

有七十九人左右言有遺之再試得洪湛等七十六人賜及第以湛文采道麗特升正榜第三

五鳳高飛

賈黃中六歲中神童太宗朝與宋白等五人同升學士扈蒙有五鳳高飛之句居翰林九年有詩云青綸輝映輕前古丹襟深嚴隔世塵

一青雲得路

梁灝雍熙二年試庭燎賦進士第一人時年八十二謝啓

編常懿苑卷之七

一卅九

云白首窮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多太公之二年又

詩云也知少年登科好爭奈龍頭屈老成景德元年以翰

林知開封府卒子固宋祥符二年試大德曰生賦擢魁後

直史館卒年三十三

倡為古文

後侯字伯長師陳搏傳易學宋祥符初第進士時學者泛事聲律未知古文僅為之倡尹鉉兄弟始浸之學古文傳春秋歸為文學府庫

江南夫子

蔡用之筠州人天禧中登第上萬言書上書曰自朕有天下奇才偉器未有如用之者出其文以示諸學士曰此南夫子也

三歲奇童

蔡伯禧真宗朝試童科對上誦書歲未三周故號三歲神童賜詩云七閩山水多才俊三歲神童出盛時家世應傳清白訓嬰兒自滑老成資初能步履來朝闕方及能言解誦詩更勵孜焉進益青雲千里有前期授校書郎奉旨伴讀

一代文豪

楊億字大年初生祖文逸夢一羽衣自稱懷玉山人覺而生億數歲不能言家人抱之登樓偶觸其首即吟白危樓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聲語恐驚天上人年十二歲試中童科喜朝京闕詩云頭秉清忠節終身主聖朝真宗朝拜正言遷知制誥翰林學士凡作文與賓客飲博投壺

奕棋語笑隨辭不妨詩思揮翰如飛文不加點頃刻數千言真一代文豪也與劉筠蘇軾名時號楊劉與王禹王渚號江東三虎詩宗李義山號西崑休年臨文公

父子制科

錢易昆之弟十七舉進士御史三朝日易嘗號偽選過人為文章數千言頃刻可就燕易簡曰錢易曰君也真宗朝為翰林學士章聖常圖山水易為之畫章聖好圖今日太平基萬里山河歸掌握上書章聖曰父子制科

晚年勁節

鄭戢字天休天聖初試書瑞紀官職家鄉一鄉清臣二鄉我三書君納四曹公亮五知長安秦州知府戢之體數未少何時體勁節指當書親親陳康上書章聖曰戢氣傲豪服時用之為相會皇祖制

今之賢臣

孫洙字巨源仁宗朝賢良方正上東論五十篇端琦見而

奇之曰今之賈誼也

議論無私

丁度字公雅登服勤詞學科仁宗朝為翰林十年著通英要覽十卷呼為學士而不名遷端明殿學士仁宗曰度為侍從十五年議論天下事未嘗及私度參政

一揮九制

宋劉敞字原父瑋公是先生治平中在西掖一日進封皇子公主九人立馬却坐一揮九制文詞典雅帝深奇之弟

經常藝苑卷之七

四二

攸字貢父瑋公非先生敞子奉世字仲馮是為三劉劉渙字凝之瑋西澗先生子恕字道原慈子義重六為三劉貢父神宗朝充集賢院校理著漢書議論倖泰州題館壁云壁門金闕倚天開五見宮花落并祝明日扁舟滄海去却送雲氣望蓬萊王介甫愛之書於扇疑之天聖中為潁川令棄官歸徙居廬山之陽歐公與公同年高其壯節賦廬山高以美之有丈夫壯節似君少之句朱文公守南康為作壯節亭記蘇子由稱其廉潔不撓凜乎非今世之士張

宋云文章似司馬遷談而遷談無其氣節風節似疏廣受

而受無其文學與陳祥俞養續為駢辭俞作駢牛歌稱為白雲老李伯時西騎牛圖皇祐初司馬公為貴院屬官趙周翰知貢舉問以春秋大義所對精詳凡三十問皆然擢為第一司馬以是重之時年十八英宗朝詔先修次通鑑令自擇館閣人先曰每精史學劉恕一人而官至秘丞為仲文學風節能世其家有漫浪為園山谷書其后云劉子讀書于卷帙不貫穿不可謂博學見古人如不能得既見古人曰吾未能如古人也不可謂博學年四十而學日益進不可謂窮其理為名人獎重如矣

三代文風

張方平字東坡少穎悟家貧無書借書史而讀之曰已知其諱矣凡書一覽熟身不再讀宋錢若水以為天下奇才共以茂才薦等第之慶曆初元昊叛公上平戎十策上手詔褒之曰文章典雅有三代風熙寧初參大政謚文定子恕

兄弟登科

孫獻明錢塘人熙寧兄弟五人相繼登第皆至顯官獻明
工部架閣浚明尚書郎明翰翰林學士偉明陵明居外任
皆有名蹟

兩漢文風

王珪字禹玉慶曆中及第武學士院其文典麗有兩漢風
治平四年乃至葉珠殿重端明學士賜盤龍金盃神宗朝
大拜晚號志堂居世有華陽集一百卷同范景仁知貢舉
經常藝文志卷之七

一齋知音

秦觀號太虛公元祐初東坡以賢良方正薦朝除太學應
制科進策五十篇坡薦之安石安石曰君奇秦君口之而
不置我待其文手之而不什嘗與一齋音可知矣官至國
史編脩弟觀字少章從東坡學於杭州陳浚山送一詩云
斑衣兒歸真自樂送師學道也不惡但得新年勝舊年即
如常在庭階前

文妙當世

黃庭堅字魯直蘇子瞻薦之云瑰奇之文絕妙當世
之行追配古人初與李公擇相見於舒州石牛洞山谷寺
嘗遊而樂之故自涪山谷道人謫涪州別駕歸洛翁曾令
泰和呂居仁等推為江西詩祖元祐中為太史子相

著鐵硯篇

曹組字元龍六舉不第著鐵硯以自見宣和中召見玉華
閣上親洒宸翰以賜之曰曹組文章之士嘗命題作賦授
筆立就深得古風元祐字元象元符中及第有詩文名秋
經常藝文志卷之七

浦集

四五

氣節文章

陳與義字吉非號簡齋河目海口大耳聳峙識者知其為
貴人徽宗見所賦墨梅詩有見絕之嘆王明德稱其出處
氣節翰墨文章為中興大臣之冠建炎中參大政
得代言體

宋汪藻字彥章紹興中為翰林學士草高麗詔不許入貢
云壞晉館以納車庶無後悔閉玉關而謝賁匪用前規上

一得代言體高麗謝表至以上所御白團扇親書紫譜
仍薦縮黃麻似六經十字以賜之自號龍溪結茆為亭面
愚溪之口有群鷗日馴其地名曰玩鷗亭有龍溪集行於
世晚年詩文益奇與劉儀曹相望文章格力定相上下也
七子恬恬格惇惇憺憺

四洪並美

洪師民四子長朋字龜父有詩百篇為郡舉首次芻字駒
第進士有詩千餘篇後仕為諫議大夫三炎字玉父登第

紹興雅頌卷之七

四六

七

于元祐末試更于紹聖初顯于宣和貴于紹興官至著作
郎秘書少監四洪字鴻父元符末入黨籍遂終其身紹興
間官其子四子俱有才名著聞當時

中興雅頌

施鶚婺州人紹興中進中興頌紹興雅十篇詔免文解進
士及第

雙蓮應瑞

石廷宗乾道中鄭僑榜及第第二人紹興已卯雙蓮生于

梁文清讀書堂次年梁魁天下乾道中生于貴院起宗第
二慶元中生于學槐亭曾廷龍第一

英偉蓋世

傅自得少負文名三應博學宏詞科尤素序其至樂文
集云英偉蓋世之才超邁不羣之姿不與世俯仰其文氣
骨雄壯波瀾浩渺淳熙中為宣城太守父公晦兄自強弟
自儉二子伯壽伯誠聯登第伯壽仕至權密伯誠仕至侍
郎

紹興雅頌卷之七

四七

學倡天下

劉清之字子澄與呂東萊晦翁姪玉山李吳張廣漢
講論義理文學為天下倡公先立藏書千卷謂之墨莊元
宗即位御史胡晉臣存公起知袁州尋辭養先生

班馬文字

葉機字孝義幼穎悟日誦數百言作文以韓柳班馬為標
的攝宰潛川治庠序擇儒士而李廷先首與選權賢科親
書桂枝坊以表其廬士益知勸嘉定中參大政攝中書令

年七十七

現奇待主

劉克壯字潛夫號後村詩文闕正現奇起處特主淳祐中
賜進士出身除秘書監崇政殿說書遷祕閣修撰後因落
職許時相得謫有梅花百咏文集五十卷

補等相輝

宋龜字仲奉西蜀名士宋朝以明經魁上庠兄柳以廷對
中甲科時相補等相輝

龍路應夢

龍起羅進士第丁咸序未第時夢乘龍而起四顧又有駉
駉在後及登第次其下者龍起駉起也

西州五鳳

謝黃承康人五子因曰因圓圓應魁大學歸西州五鳳

顯名大學

任延字長孫年十二明詩易春秋顯名大學歸任聖童建
武中徵為九貞太守教民婚娶養子人生子名任子

講經重席

漢戴憑字次仲習京氏易建武中平旦朝賀上金龍虎
者相詰難其不通者輒敎其席以與通者憑遂重五十餘
席京師語曰解經不窮戴侍中

五經紛紜

并丹字大春建武間人通五經善談論京師語曰五經紛
紜并太春

虎觀講論

魏應字君伯經明行修永平初為博士肅宗朝會諸儒於
白虎觀講論同異上甚重之

傳講禁中

漢荀悅字仲豫獻帝時與孔融侍講禁中帝命悅註左氏
傳休休漢記三十篇詔尚書給筆札

講易動神

唐雷德遜深於易義王元之陳詩云當時直氣壓朱雲老
作皇朝諫議臣題詩野館光泉石講易新堂動鬼神

經學名家

穎容字子嚴東漢人少博學註春秋左傳五萬餘言舉孝廉公車徵之不就杜預云末有穎子嚴亦漢名家

五經博士

沈重字子厚博覽群書尤明詩義春秋仕梁為五經博士

嘗講三教義於禁極殿

明經高第

張知謩歷十一州刺史則天奇其貌詔工圖之中宗立封

經書館記卷之七

八

一五十一

范陽郡公弟知玄知晦知泰知默五人皆明經高第

右以文英稱者共百有六人

網常懿範卷之八

西昌龍蟠周是修著

嗣孫應鰲如春父枝梓

才傑類下 目分博洽經術武俠

凌顗轅謝

溫子昇字鵬舉博覽百家文章清婉避難歸魏濟陰王云

子昇足以凌顗轅謝舍任吐沈庾信自南朝至北方惟愛

子昇韓山寺碑曰惟韓山一片石堪取餘驢鳴犬吠

經書館記卷之八

八

乙

曹劉絕唱

劉楨字公幹有逸才建安七子以曹劉為絕唱魏文云七

子者騁騏驎於千里仰高足而並馳並文苑羽儀詩人龜

鑑鍾榮云若孔門用詩則公幹升堂

東南之寶

吳儲陶字季雅吳人少作鵲鳥水碓二賦見者奇之居常

以墳典自娛曰聖賢備在黃卷中何必外求吳已歸晉張

華曰始得子陸謂東南之寶已盡不意後見儲生仕至中

爲卒

文章絕美

袁宏字孝伯有逸才文章絕美謝尚鎮牛渚秋夜乘月泛舟會宏舫中吟詠尚迎之登舟與談論由是知名仕晉爲東陽守作東征北征二賦共推其美

洛陽紙貴

左思字大沖口訥而詞藻壯麗欲作三都賦構思十年門庭藩閤皆著紙遇得一旬即疏之賦成皇甫謐爲之序張公

經常藝苑卷之八

二

筆見而嘆曰班張之流也於是豪貴競相傳寫洛陽爲之紙貴齊王聞命爲記室作詩功成不受賞長揖歸田園

擲地金聲

孫綽字興公少與許珣有高尚志居會稽游放山水十餘年作遂初賦以見意袁帝朝爲著作郎時桓溫欲營洛陽綽上疏切諫溫不悅曰致意興公何不尋君遂初賦知人國家事耶後作天台賦示范榮期曰卿試擲地當作金聲

江東之傑

袁淑文冠當時作赤鸚鵡賦及見謝莊賦曰江東無我卿當獨步我若無卿亦一時之傑元嘉中遷尚書

詞格清美

宋鮑昭字明遠工詩詩評云爲詩欲詞格清美當看鮑昭謝靈運詩人中稱爲鮑謝任宋爲臨海王恭軍杜詩云俊逸鮑參軍

刻燭成詩

江拱與蕭文琰丘令皆等並以文稱竟陵王夜集賦詩約四韻刻燭一寸而成又共擊銅鉢立韻響絕而成

經常藝苑卷之八

三

徐庾齊名

梁庾信字子山爲文綺麗甚爲都下所稱與徐陵齊名稱徐庾體梁簡文帝開文德省置學士徐庾並充其選

陰何詩體

梁陰銓字子銓工五言詩梅詩云化舒雪尚飄照日不俱消詩與何遜齊名稱陰何體

李詩謝賦

謝偃貞觀初對策高第為弘文館直學士時李宜業工詩偃善賦世稱李詩謝賦

冠冕一立

沈佺期字雲卿武后朝為修文館學士常對后曰身名已蒙齒錄袍笏未賜牙緋后即賜之魏建安後江左詩律晏變至宋之問沈佺期又加靡麗如錦繡成文學者宗之稱為沈宋卓然以所長為一世冠冕

唐詩四杰

細常懿範卷之八

四

駱賓王七歲能詩與王勃等號四傑武后朝為臨海丞怏怏不得志棄官去詩文好用數對人謂算博士

詩奪錦袍

宋之問字延清武后避洛南詔授臣賦詩左史東方虬先成賜錦袍之問俄頃成以獻后嘆賞敕錦袍賜之與張等撰三教珠英與沈佺期文成錦繡與韋維稱一臺二妙與陳子昂等為方外十友中宗朝為修文館學士

五步成詩

史有傳文強記開元中上書自薦能詩云曹子建七步臣五步之內可塞明詔明皇試以除夜上元等詩除夜詩云今歲今宵盡明年明日來寒隨一夜去春逐五更回氣色空中改容顏暗裡催風光人不覺已入後園梅上稱賞授左監門衛將軍

詩人冠冕

席豫字建侯舉賢良方正開元中韓休舉以自代拜吏部尚書典選六年當時以為知人席席公帝登朝閣賦詩群臣屬和帝以豫詩宸上詔曰詩人冠冕也

細常懿範卷之八

五

輞川圖畫

王維字摩詰開元中為尚書左丞弟縉為蜀川刺史維表已五短縉五長別墅輞川與裴迪遊其中賦詩為樂詩中有畫畫中有詩輞山亂為賊所汙賊平宴觀碧池詩意忠感獲宥

詩選極玄

姚合工詩唐開元中調武功遷監察御史選唐詩二十三

家為極玄集

李白齊名

杜甫字子美襄州人少貧舉進士不第因安天寶末秦賦三篇帝奇之使待制集賢院肅宗立甫上謁拜右拾遺因上言救房琯黜客秦州流落劍南依嚴武表為叅謀檢校工部員外郎詩与李白齊名

鑑湖處士

方干字雄飛居桐廬釣臺東之白雲原時號方處士隱鑑湖任情漁釣吟詩有鑑湖漁翁之云其秀也仙蕪於常花其鳴也鶯鶯於衆運以唇訣有司不與稱名自補之人號補唇先生唐元和間高莊奏賜及第

因詩獲薦

褚載字厚之元和中客梁宋間以詩投襄陽節度云西風一夜墜紅蘭獨宿郵亭事有般無地可耕歸不得有思可報死何難流年怕老看將老百計求安未得安一卷新詩滿懷泪頻來門館訴饒寒君牙薦之擢第

元和詩林

元貞字微之唐詩人與白居易齊名時稱元白號元和體官中呼為才子元守制西白牧漁臺置驛遞詩酬和至千篇又與賈輩酬和弄關亭絕唱

一代詩豪

劉禹錫字夢得偃蹇寒食合白居易推為詩豪又言其詩在處有神物護持嘗與元微之常楚客會於樂天之居賦詩贊得首倡白公曰四人探驪劉子先得其珠其餘驪甲何為三公罷吟憲宗立請郎州司馬依竹投詞十餘篇又作問大鈞等賦後為主客郎中會昌初知禮部尚書卒

古錦奚憂

李賀字長吉七歲能詞章苦吟每出一出騎弱馬小奚奴背古錦囊隨後過所潯投中舉歸母探囊見所書多即恐曰是兒嘔出心肝乃已韓文公皇甫湜候其命題作高軒過獲箋王就二公大奇之憲宗朝為協律郎卒時年二十

文詞藻麗

李華字遐叔作舍元殺賊成以示蕭穎士士曰景福之上
靈光之下華文詞藻麗少宏杰氣穎士健爽自肆而華自
疑過之他日作吊古戰場文損方成汙為故紙與穎士讀
之問今日誰可及穎士曰君加精思便能至矣華愕然而
服

以詩鳴立

孟郊字東野少隱嵩山貧居苦吟有結交等詩為世所誦
經常集卷之八

韓愈引為忘年交存云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年五十第
進士調溧陽尉鄭餘慶鎮興元奏為泰謀卒張藉謚曰貞
曜先生二子鄭鄂

雪車水柱

劉又少任俠晚折節讀書聞韓愈接天下士徒步歸之作
雪車水柱二詩出盧仝孟郊之右因持愈白金數勛而太
曰此諛墓中人所得不若与劉君為壽

盛唐詩傑

壓倒元白

全稱玉川子唐詩人有月餽詩茶歌皆世所稱道有詩
思云相思一夜梅花發忽到窓前疑是君生子名添丁
楊汝士與元稹白居易賦詩席上汝士凌成憲佳警句云
文章薦價留鑒掖桃李新陰在孔庭歸曰今日壓倒元白
頤頤李杜

岑參詩与李杜相頤頤歌行則流出肺腑無斧鑿痕郊島
日銀月鍊者參嘆嘆為之為嘉州守歸參嘉州

詩彌小杜

牧字牧之有奇節不為毀小謹詩情豪邁彌為小杜
以李杜南云作阿房宮賦詞甚警拔太和初崔郾試進士
吳武陵見郾袖中出牧賦措笏讀之曰牧方試請以第一
人處之牧果異等後守湖州又守黃州會昌中書舍人時
稱杜紫微弟顥姪阿宜

材遇晁董

劉資字去華文宗太和二年舉賢良方正考官馮宿見其

服以為過晁董而中官不敢取季邵曰劉賁丁

草登科能無厚額

溫李齊名
溫庭筠少穎悟工詞章與李商隱齊名號溫李工於賦義
試九入手而八韻成唐大中末授方山尉

一代風騷

鄭谷幼有名譽司空圖見而奇之因拊其背曰當為一代
風騷主僧齊已携早梅詩詣之谷為改數枝作一枝齊已

不覺下拜以為一字師世稱為鄭都官有鷓鴣詩極偉人
謂之鄭鷓鴣咸通十哲中人

因詩免役

任濟筠州人咸通中進士謂之十哲詩名早著常侍李隱
見其詩有曰露溥沙鶴起人卧釣舡沉之句特與免役鄉
民訟之臨判云江西界內有詩似濟者並與免役

翁塔能詩

李頻字德新舉進士遷武功令治有異績懿宗嘉之擢侍

御史賜緋衣銀魚姚合妻以女翁塔能詩

詠槐傑句

唐翁承贊字之饒莆田人乾寧中登進士第擢宏詞在中
書詠槐云雨中粧點望中黃勾引蟬聲送夕陽憶得當年
隨計吏馬蹄終日為君忙天祐初為右拾遺後拜相父巨
隅為榮陽叅軍

霜芝瑞露

韓偓字致元工詩李端叔酷喜之誦其序云咀五色之霜
芝香生九竅咽三化之瑞露氣動七情昭宗朝翰林承旨

宰相常昭旃毋畏遜位當草制偓曰晚可斷麻不可草忠
介類如此

詩擅吟場

李端與盧綸等號大曆十才子唐人宴集賦詩必推一不
擅場郭暖尚升平公主盛集端詩擅場

杏園佳句

唐曹鄴字業之唐詩人作四怨三愁五情詩後舍人常

薦之登第杏園宴呈主司云賢路非青雲十年行不至一
旦公道開青雲在平地王荆公選唐百家詩曹鄴一首曹
唐二首曹松十三首

三百篇旨

聶夷中擢進士工詩有傷田家孫元憲謂其得三百篇之
旨

神句中選

錢起晚唐人少時京驛舍聞人吟二句云曲終人不見江

結常熱範卷之八

十三

五

上數峰青後十年進士試賦湘靈鼓瑟詩起詩既成思
結句未得忽憶初年所聞驛舍二句以結之試官李暉曰
神句也遂中選官至翰林學士

江高齊名

江文蔚字君章後唐長興二年盧華榜進士八人文蔚張
說吳承範馮鵬范禹偁五人為學士与高越俱以詩詞
名江表

後有錢郎

郎士元晚唐詩人佳句甚多与錢起齊名時人語曰前有
沈宋後有錢郎

詩調寒苦

南唐伍喬力學詩調寒苦常有歲童瘦馬之嘆山中浮屠
夢一大星人曰伍喬星也既覺訪得喬傾貲奉之後舉進
士第一試畫八卦賦與張洎相友善張為翰林伍為歙倅
以詩寄張張言於止召為考功郎

詩在御屏

結常熱範卷之八

十三

名

宋楊徽之字仲猷太宗聞其名召見以詩數百篇為獻上
選十聯書御屏間梁周翰詩云誰似金華楊處士十聯詩
在御屏間僧文莹謂楊公作文必以天地浩露滌筆於水
甌雪碗中至道元老微之其一也

元和風格

劉錡字子儀景德中三入玉堂希望大用詩云蟠桃三竊
成何味上盡鰲山迹轉孤称疾不出王旦云劉錡宋綬祖
繼翰光屬文有貞元元和風格

館閣盛榮

宋綬字公垂少聰警外祖楊徽之器愛之後以徽之遺恩召試中書真宗奇其文久之再召試學士院授集賢校理時父臯直集賢院父子同在館閣世以為榮綬四入翰林仁宗朝叅大政謚宣獻子敏求字次道知制誥

楊劉齊名

錢惟演字聖初有俊才父俶使賦遠山詩云高為天一柱秀作海三峰俶深器之嘗自謂人以不得於黃紙後書

經常藝苑卷之八

十四

五

名為恨文學與楊億劉筠齊名家聚書俾於秘府咸平中除知制誥翰林學士尋知樞密謚文僖公

詩如道人

梅堯臣字聖俞以詩名張芸叟評之云聖俞詩如深山道人草衣木食王公大人見之不覺屈膝慶曆中為郎官

詠梅見志

梁克家字叔子嘗館於東齋梅花忽開詩云九鼎夔調終有待百花羞澁敢言芳宋紹興中果魁天下後為相

神仙風致

朱希真字敦儒紹興中以詩詞播名天姿曠達有神仙風致御史明崇宣諭廣東訪求遺逸以希真應命召對入館為郎出憲浙東

賦竊驚座

胡致隆號蕭灘居士與山谷往來座上吟題賦竊驚平生冰雪姿七星羅心胸豈無有絲毫上裨天子聰而不自薦達胡為乎泥中沉疴正無賴安得君從容其子亦可憐風

經常藝苑卷之八

十六

十五

味如乃翁舉座驚服

因詩選壻

李清臣字邦直少有學問韓琦守山中清臣謁其猶子老兵辭以方寢清臣題於壁云公子乘閒卧絳厨白衣老吏慢寒儒不知夢見周公否曾說當年吐哺無琦曰吾知此入久矣遂有東床之選而以兄之子妻之

詩免稅丁

奎元龍字震甫號松垣先生有氣節官至通判以詩授任

漢例求免稅丁太守判云松垣筆力破瘡瘼欲投任濤免稅丁一段風流好公案錦江重寫入圖經

知名東南

龍大初工詩王荆公退居与郭功父坐有士人上謁視其刺則曰詩人龍大初功父叱之曰相公前敢誹詩人令賦沙詩頃之即云茲出黃塞漠鋪白汀鳥去風平篆潮回日射星功父閣筆由是知名東南

山水知音

六國鍾子期與伯牙為友伯牙鼓琴子期善聽伯牙志在高山子期曰哉然若泰山志在流水曰洋洋焉若江河子期死伯牙絕絃以世無知音者

唐子星書

東漢唐檀字子產好星占著書二十八篇號唐子星書

問答七發

漢枚乘字叔文仕吳王會稽吳王內有云一樓之任繫千鈞之重上懸無極之高下岳不測之淵雖甚愚者亦知哀

其將絕也吳王不納去之梁善屬文設為吳客楚太子問答之辭作七發吳滅漢景召拜弘農都尉詞賦尤高漢武以安車蒲輪徵之道卒子臯字少孺詣闕自陳枚乘之子武帝大喜召入見以為郎車不通經術好恢諧善賦頌北東方朔揚子雲曰飛書持檄則用枚臯

西土冠冕

魏令狐整字延保為西土冠冕深沈有識量學藝術騎射並為河右所推仕為豐州刺史祖父三屯為良二千石

劍氣冲斗

雷煥妙達象緯晉武時斗牛間常有紫炁張華問煥何祥煥曰寶劍之精上冲于天在豫章豐城縣即補煥為豐城令掘獄得二劍送龍泉与華太阿自佩后煥与華持劍過延平津劍躍水但見二龍長各數丈而去華嘆曰先公化去之言張公終合之說其信乎

博物洽聞

晉張華字茂先博物洽聞著博物志十篇嘗從居載書三

十來作詩出於王粲猶恨兒女情多風雲態少武帝朝拜侍中書勛金章紫綬

青囊九卷

晉郭璞字景純博學高才時有郭公居河東精卜筮璞從之受業以青囊中書九卷與之由是以五行天文卜筮之事撰新林十篇註爾雅門人趙載竊青囊未及觀為火所焚元帝朝為著作佐郎

人倫之鑒

經常藝苑卷之六

六

五

晉周浚有人倫之鑒隨王渾平吳封武威侯三子顗嵩謨顗字伯仁少膺重名神采秀徹庾亮王導嘗指其腹曰此中何有曰此中空洞無物可容卿數百人浚永昌初熹以兄敦作亂每旦詣臺待罪顗上表申救甚至為僕射嵩為御史中丞謨為丹陽令

六經鼓吹

張衡字平子作二京賦十年乃成孫綽曰張衡左思二京三都賦六經之鼓吹也作渾天儀著靈憲圖論數術

天地制作倖造化晉永和中拜尚書

晉廷理窟

張憑字長宗嘗詣劉惔惔處之下坐惔言論有不通憑於末坐判之一座皆驚惔笑之坐晉簡文帝召之與語曰張憑勃窣為理窟

博覽該通

晉閻續字續伯博覽墳典該通物理慷慨有大節不脛細行愍懷太子廢續與棺詣闕上書訟冤任晉為漢中太守

經常藝苑卷之八

一尤

振起玄風

晉向秀好老莊之學註莊子發明奇趣振起玄風嵇康善鍛秀為之佐又共呂安灌園於山陽康被誅秀入洛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嘹唳秀追想曩昔穆生游宴之好感音而嘆作思舊賦仕為散騎常侍

煮石充饑

晉鮑靚字大玄五歲記其前生語父母云本是曲陽李家兒九歲墮井先驗之果然及長學兼內外明天文河洛之

書仕為南海太守行部入海遇風饒甚取白石煮而食之

飛帛書蕭

梁蕭子雲字景喬善草隸嘗飛帛大書蕭字李約得之結

一亭扁為蕭齋玉笥山有群玉峰九仙臺金牛坡白龍岩

棲霞谷山中有蕭子雲宅仕為國子祭酒

褒賜鹽酒

魏崔浩字伯深博覽經史天象陰陽有家之言無不該貫

仕北魏為中書令帝嘗賜清醪醪酒十斛水晶鹽一兩謂

結常熟范卷之八

曰朕味卿言若鹽酒故與卿同其味

知人之鑒

高孝基隋末為吏侍有知人之鑒見房玄齡曰異日必為

偉器見杜如晦曰必任棟梁之重皆以子孫託之

學勝君年

唐袁天綱有風鑑博洽方技太宗召見曰古有君平朕今

得尔何如對曰彼不逢時臣固勝之子克師亦傳其術無

不奇中

龍宮秘方

唐孫邈善談老莊通陰陽推步醫藥居大白山唐太宗召

至京欲官之會大旱因敕昆明池龍得龍宮秘方三十首

聰察知星

唐嚴譔字思魯武后時為太史令長安三年癸亥八月犯

天關譔曰當亂臣伏罪歲餘張柬之誅二張先是為監察

御史公亮敢言后令按問皆得實皆引虛狀罪

後來之英

唐徐嶠善書以其法授其子浩書四十二幅屏八牀皆備

草隸尤工如怒視扶石渴驥引泉肅宗朝授浩中書舍人

張說見其喜雨賦嘆曰後來之英

清雅超邁

米芾字元章

宋紹興間人少負英敏以恩補校書郎遷太

學博士東坡云清雅拔俗之文超邁入神之字何時見之

以洗穢毒兒子得寶月賦朗然誦老夫卧聽一半聲

而起恨二十年相從知元章不在此賦當遇古人下

世也出守無為軍建寶月亭鑿墨池仰高堂明遠樓愛潤
州京口溪山之勝遂定居焉喜蓄書畫工篆隸真行草書
宋高宗極愛其字分為十卷刻于石

右以博洽稱者共七十九人

囊錐脫穎

戰國毛遂自薦於平原君君曰賢士之處世若錐之處囊
中其末立見遂曰使遂得處囊中乃脫穎而出非特末見
而已與俱至楚定楚而歸平原君曰毛先生至楚以三寸

經書龍卷之八 一八 一廿二
之舌強百萬之師使趙重九鼎大呂乃以為上客

六國相印

六國蘇秦說秦王書十二上而說不行黑貂裘敝黃金百
筋盡蘇秦復負擔囊負書以歸後說得行併相六國曰
使我有洛陽負郭田二頃安能佩六國相印弟代厲皆以
游說顯名

文史足用

漢東方朔字曼倩武帝即位朔上書曰年十三學書三冬

文史足用又曰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
庶若鮑叔信若尾生若是可以為天子大臣矣

棄儒入關

漢終軍字子雲濟南人武帝朝十八歲選為博士弟子初
步入關關吏與樞軍曰丈夫西遊終不復傳還棄儒而去
後為給事中建節東出關關吏識之曰以使者前棄儒生也
除諫議大夫有詣頭授長纆以繫南越王頸致之關下時
年二十歲世謂終軍

經書龍卷之八 一八 一廿二

壯志凌雲

漢馮衍字叔通幼有奇才更始任為玄漢將軍光武即位
不見用乃作顯志賦自薦以為夫人之惠不碌々如玉則
落々如石風興雲蒸一龍一蛇與道翱翔與時變化不拘
守一節或居常慷慨嘆曰衍少事名賢經歷顯位懷金垂
紫揭節奉使不求苟得常有凌雲之志王公之貴千金之
富不得其頭不樂於懷

慷慨壯烈

漢葛樊字元甫慷慨壯烈勇力過人永和中條上便宜四事拜盡除今著文賦碑誅書記凡二十篇

理出黨人

漢霍諤字叔智少明經有誣譖舅宗光於大將軍梁商者諤年十五奏記於商商高其才即為奏原其罪由是顯名永康中理出黨人范滂等滂往候之而不謝曰君叔向不見和奚吾何謝焉為尚書僕射

墮甌不顧

漢孟敏字叔達延信中客居大原荷甌墮地不顧而去郭林宗問其意曰甌既破矣視之何益林宗知其德罷過人勸令游學知名當世

掃除天下

漢陳蕃字仲舉年十五獨處一室庭宇無穢父友薛勤候之曰孺子何不洒掃以待賓客蕃曰大丈夫當掃除天下安事一室勤甚奇之沒後遺書謂其父曰足下有不仁子吾來候之桓帝朝為尚書令加太傅

攬轡澄清

漢范滂字孟博桓帝朝為詣詔使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名列八顧弟仲傳

乘風破浪

漢宗慤字元幹少時叔父炳問其志答曰願乘長風破浪萬里巨浪為豫州太守曰得一州如斗大何足以展吾志伐林邑象圃其國裝象以戰慤置為獅子與象相禦象果驚奔克林邑珍竄山精一毫無犯歸惟被枕而已

龍翰鳳翼

漢郗原東漢人與管寧華歆相善時稱三人為一龍寧龍頭原龍腹歆龍尾詣世安孫嵩送學嵩曰鄉里自有鄭君君乃舍之何也原曰人各有志所向不同有登山而採玉者有入海而採珠者豈可以登山不如海之深入海不如山之高哉嵩辭謝曰龍翰鳳翼國之重寶不如一鶚

漢祢衡字仲平氣尚剛傲矯時慢物建安初遊許下陰懷

一刺既而無所適至於刺字漫滅孔融深愛其才上疏薦之曰鸛鳥累百不如一鶚曹操送表送於黃祖相長子射大會賓客有獻鶚者其曰先生賦之以娛賓客衡攬筆而作文不加點批性素亮學之

一代偉人

鍾繇字元常仕魏封平陽侯與胡昭並師劉德升草書繇善若飛鴻戲海舞鶴連天立傳胡肥鍾瘦子會筆法絕似荀律嘗許勸書範最母鍾夫人取寶劍真一代偉人二子鍾會鍾模捷談笑有飛風還御史中丞會魏末為鎮西將軍與鄧艾平蜀有異志死于兵

白眉最良

馬良字季常兄弟五人並有才名諺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眉中有白毛故稱之蜀先主辟為荊州從事位至侍中

南陽人傑

鄒湛字潤夫晉人少以才詔知名寔為南陽人傑對武帝曰鋒當作於懷袖勇夫為之驚駭猛獸在田荷戈而前九

夫能之累遷園子祭酒

來月清嘯

晉劉琨字越石初與祖逖俱為司州主簿同宿中夜聞雞鳴逖蹴琨覺曰此非惡聲也皆起舞後聞逖被用與琨故書曰吾枕戈待旦志氣慷慨常恐祖生先破着鞭在晉陽為騎兵所圍琨來月登樓清嘯中夜奏樂盡有懷土之心棄園去永嘉初都督并出冀三州事兄琨琨敬孫京師語曰洛中奕々敬孫越石

錫常語卷之六 一八

擊楫誓江

晉祖逖字士稚有英風元帝拜為豫州刺史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逖不能清中原而淩濟有如此慨定河南欲渡推鋒越河掃清冀期會有妖星見逖曰為我矣果卒

一座顏回

謝尚字仁祖八歲神悟父攜之送客或曰此光一座顏回也尚曰座無尼父焉別顏回鎮牛渚秋夜乘舟泛舟會袁宏在舫中即迎升舟談論達旦晉鎮西將軍

不修細行

周處字子隱，膂力絕人，不修細行。常問父老曰：「今歲豐人樂否？」曰：「三害未除，何樂之有？」曰：「三害云何？」曰：「南山白額虎，長橋下蛟，并子為三。處乃入山射殺猛獸，沒水斬蛟，自勵志好學，為善。吳亡，歸晉，為御史中丞。三子：紀、靖、杞。杞子鯀，烏程縣令。靖長子懋，清流亭侯。次子逵，內史。三子贊、武鄉侯。四子縉，都鄉侯。一門五侯。」

少年方伯

荀美字令則，褚裒奇之，曰：「荀生逸群之氣，將有冲天之舉。」東晉朝為徐州刺史。年二十八，方伯未有如美之少年者。

野鶴雞群

晉穆紹字延祖，或謂王戎曰：「昨于稠人中見紹，昂然若野鶴之在雞群。」戎曰：「君復未見其父耳。」父康字叔夜，美詞氣，有風儀。自云：「道養清理，著養性論，性絕巧而好鍛宅，有柳甚茂，夏月常鍛其下山，濤嘗舉康自代，乃與濤書。」

云有七不堪，但濁酒一盃，彈琴一曲，志意畢矣。後仕為中散大夫。

東鄰麒麟

北燕馮素弗信都人，慷慨有大志，魁偉雄傑，交結時豪，詣慕容熙尚書左丞韓業，請婚。姻業拒之，凌求高郡女，不許。南官全成藻有高名，造焉，談飲連月。藻奇之，曰：「吾遠求麒麟，不知近在東鄰，何識子之晚也？」遂妻以女。

御龍騁驥

江革字休映，少孤，貧兄弟自相訓勗，詣太學補國子生。舉高第，王融謝眺雅相敬重，嘗造革時大雪，革敝絮草席而好學不倦，眺脫所着襦，并手割半穗與革充卧席而坐。梁建安王為雍州刺史，以革為記室參軍，革弟觀同為記室。沈約任昉與書云：「卿昆季可謂御龍騁驥於千里。」

誓盡臣節

陳章昭字伯通，吳興人，性倜儻，輕財尚氣。陳文帝夢昭

達升台銘及旦告之曰何以償玆曰當效犬馬之用以盡臣節後拜司空

天上石麟

陳徐陵字孝穆陳人檣之子也母憾氏夢五色雲化為鳳集左肩已而生陵年數歲沙門寶誌摩其頂曰天上石麒麟也任吏部尚書為一代文宗子儉為郎中儀為尚書份為洗馬

一代偉器

經常藝苑卷之八

手

北魏高允字伯恭魏人少孤有奇度崔弘見而異之曰高子黃中內潤文明外照必為一代偉器孝文即位拜中書令呼為令公常幸其第惟草屋數間布被緇袍帝曰古之清貧有如此乎賜帛五百疋粟千斛年九十八長子悅士和為長樂太守又有邢昺字洪賓才兼文武內參機揆外寄折衝其立之偉器歟為中書侍郎

地上之虎

北齊高昂字叔曹幼有壯氣龍君豹頭姿雄美帝曰丈夫當橫行天下取富貴誰能端坐讀書作老博士耶神武以為西蜀道大都督渡河祭河伯曰河伯水中之神高敖曹地上之虎

仕必宰相

唐郝處俊少好學嗜漢書嘗與高智周等各言所志郝曰大丈夫惟不仕仕必宰相乃可上元初因諫高宗親黜遷中書令凡所規諷得大臣罷武后忌之以操履無玷不能害与舅許國師同里俱顯時鄉人田氏彭氏富於財高淮許郝富如田彭

新豐斗酒

馬周字賓王少時表天網見之曰伏犀貫腦背若有負貴相也入關舍新豐逆旅命酒一斗八升悠然獨酌衆异之舍中郎將常何家為條三十餘事帝問何武人能為與對曰家客馬周為之召与語大悅拜監察御史貞觀十八年拜中書令帝嘗以飛帛書賜之曰鸞鳳出霄必假羽翼股

財之寄要在志心力岑文本曰馬君論事聽之酒令人忘
然窮有火色騰上必速恐不能久年四十八卒子載有
知人之鑒

人之杞梓

常述家儲書二十卷兄時誦之畧遍撰唐春秋三十篇開
元譜二十篇玄宗朝任史官二十年祿山亂抱國史藏南
山弟五人迪迺迺俱進士及第時趙冬曦兄弟亦知名
當時張說曰吾弟趙兄弟人之杞梓

經常語卷之八

廿一

早知戎情

唐柳渾字夷諱貞元中同平章事時渾瑊與吐蕃會盟渾
求其必劫盟而果然上曰卿書生乃知軍戎萬里情乎

綠衣年少

唐杜黃裳字通素徵時潘孟陽母問末坐綠衣年少何人
以黃裳也曰此人全別必是貴人元和初拜相封邠國公
書判拔萃

緘字存之少苦學燃薪夜讀博通經史舉書判拔萃

科宣宗朝在翰林常召訪邊事緘對甚悉上曰孰謂頗狹
近在禁中即出為邠寧節度

十年至相

唐路嵩字魯瞻年少自監察入翰林崔鉉曰路十如今便
翰林如何到老不出長安城十年至宰相咸通初同平章
事時年三十六後兼中書令

搏虎之勇

唐鍾傳洪州人少射獵醉遇虎與鬪持虎不置人得斬虎

經常語卷之八

廿三

既貴曰士處世尚智與謀勿效吾暴虎也畫搏虎狀戒子
孫唐僖宗朝拜鎮南節度使檢校大保中書令潁川郡王
今之靈石壠鍾家會者即傳所置也

虹飲於河

侯弘實五代時人年十三四夢為虹飲於河數月有僧相
之曰此蛻龍也後為節度使

手搏狀元

宋王嗣宗字希阮趙太祖朝與趙昌言爭狀元上命二人

手搏嗣宗勝故种放曰卿以手搏得狀元為泰山司理有詩云欲掛衣冠神武門先尋水竹渭南村却將舊軒樓蘭劍買得黃牛教子孫

狀元自期

宋溫字仲舒少與呂蒙正讀書洛陽龍門誓不作狀元不仕及呂為狀元溫中甲料大不意淳化中恭大政

身登黃閣

宋劉沆吉郡人少儻任氣作述懷詩云虎生三歲便窺

綱常雜誌卷之八

廿五

牛獾食寧能掉尾求若不去登黃閣貴便須來伴赤城遊王拱辰榜第二入至和中拜相

囊書自負

薛奎初舉進士贊謁馮魏公首篇云囊書空自負早晚達明君馮掩卷曰不知秀才所負何事讀至第三篇云千林如有喜一氣自忘私乃曰秀才所負如以公端重善知人時范仲淹龐籍方在下位皆以公輔許之帥蜀戰范鎮還朝曰得一偉人仁宗朝恭大政謚簡肅

獻皇極箴

宋祖無擇罷濟南自歷山南走三百里別明復孫先生於祖徕相與講道德究經史耽雲霞玩水石舉觴賦詩五日方去知袁州舉學李泰伯為記治平初知制誥獻皇極箴

奏華文辨

宋喻世彌字通儒靖康初為祠部員外郎不附和議退掛冠號捫膝先生初自京師入見上命赴都堂與李綱語綱大哥之紹興九年召對會論願華文章就敵之習還西京

綱常雜誌卷之八

廿五

典雅鴻興之風起中興博大混一之氣上嘉納之下所奏付中書政直秘閣

豪傑之士

宋胡寅字明仲號致堂建炎拜起居郎諸子當侍坐教杯之後歌孔明出師表誦了翁奏章可謂豪傑之士也謫新州耆讀史管見二十卷弟寧字和仲紹興中為太常丞

五歲能詩

宋彭興祖五歲能詩劉毅五歲能騎射紹興中張俊以名聞召見內殿以興祖為迪功郎毅為進武校尉皆賜袍笏

天子門生

宋王奇字漢謀為孝文定客常題屏間云雁聲不到歌樓上秋色偏欺客路中文定薨書壁隱見而愛之召見賜及第有詩謝云不拜春官為座主親逢天子作門生

士品第一

柳世隆字季終晚年以談議自高喜彈琴世稱柳公雙璫

下

世六

為士品第一仕宋為武威將軍諸子中宦知名者長悅次煥三煥四煥五悅煥字文通與兄悅齊名王儉曰柳氏二龍可謂一日千里煥字文暢早有令名少工篇什與謝淪鄰居相友愛淪曰宅南柳即可為儀表兄弟十五人悅煥悅悅為侍中淪居方伯

遊說顯名

六國張儀魏人學鬼谷子之術以遊說顯名楚相詎以盜金搖筆過醉歸謂其妻曰視吾舌尚在否曰在曰舌在是

張儀散蘇秦六國逆為秦相國

國治兵強

六國中不害學黃老刑名韓昭侯用為相終申子之身十五年國治兵強著書二篇曰申子

法律之學

六國韓非韓之諸公子與李斯俱事為卿書刑名法律之學作說難孤憤五十篇說林五十六篇

聲稱後立

結常集卷之八

世

秦甘羅秦武王相茂之孫也年十二事文信侯呂不韋不韋言于始皇以為上卿太史公曰甘羅年少出一奇計殺穰侯世雖非為行君子亦戰國一策士也

說主封侯

妻敬齊人漢高祖五年脫脫見其將軍曰願兄上陳便宜事虞與解衣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不敢更衣見上說都關中上從之陽姓劉韓秦春蕭政封趙信侯辨說雋永

漢蒯徹避武帝諱改名通齊辯士也論戰國時說士權變序其說凡八十一首稱曰萬水

通達國體

漢賈誼洛陽人文帝即位河南守吳公薦之召為博士時年二十餘為絳灌之徒所毀乃以為長沙王大傅從梁王太傅上疏陳政事名治安策劉向稱誼通達國體古伊管未能過也孫嘉好學世其家昭帝時為九卿曾孫捐之字君房元帝即位上疏言得失召待詔金馬門長安令楊興

通達國體卷之八

世八

曰君房言語妙天下倣為尚書過五鹿充宗甚遠

定策封侯

漢杜延年字幼公周陽人也元帝時明法律昌邑王廢延年勸霍光主宣帝即位以其定策安宗廟封侯居九卿之位十餘年五鳳中乞致仕天子賜安車駟馬罷就第謚敬侯子欽家知名建始中詔舉直言之士詣白虎殿對策欽對畢賜帛罷後拜為議郎以病免兄綏以列侯奉朝請綏子

業嗣

封稱健令

馮勣字孝孫光武朝遷郎令賊延褒攻縣勣力戰帝曰此健令也安帝時為司空父子三葉侍中兄弟並膺青紫

斷法如流

荀晞字道將仕晉都督青苑二州練於官事文薄盈積裁決如流位至錄尚書事弟純嚴酷過於其兄

憲臺風采

梁樂藹字蔚遠幼時其舅宗慤取史傳一卷授之藹略讀

通達國體卷之八

世八

具舉慤奇之仕為御史中丞性公正居憲臺操職

指陳王道

孫綽有王佐才對周文帝指陳帝王之道上不覺前席曰真奇士也子威仕隋封邳國公與高頴同心協贊江南平作五教令民誦之

樂觀時變

白圭周人也樂觀時變人素我取人取我與曰吾治生依伊尹呂尚之謀孫吳之用兵也故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

也

飛仙玉洛

唐第五琦字高士，遷德初，謫九廟宗於彭原，乞假臣一職，請臺東南，實飛仙玉洛，帝悅，拜監察御史，軍興，隨事遷，辦人不為賦，而用以饒進同平章事。

辯謗三篇

唐次字文編，儉商孫也。德宗時，因遭謗，十年不遷，作辯謗三篇，憲宗立見而善之，命學士沈傳師等增十篇，稱

曰元和辯謗略

奏上三策

韓世勳字齊威，長沙人。唐末中詞學，遷殿中，除給事中，時比騎南牧，上奏以守邊為上策，守河為中策，地守江淮為下策也。

運使給費

宋艾正字正，道中兩制，運使劉文質入奏，部內官有艾仲孺者，一子易直，梅詢高貽慶妻，畝畝等八人有治

並降璽書褒諭

建旗賑饑

謝諤字昌國，新喻人。初居縣南之竹坡，榜曰良齋。晚徙邑東地多岩桂，命曰桂山。二名聞於中外，周益公嘗薦之上，曰是所謂良齋和朕見其性學淵源五卷一夫字時稱為堆金積玉廬陵艱食饒民萬餘，無門求賑，公時為錄事參軍，亟命植五色旗分部給之，窮民頃刻而定。淳熙中為大學博士，遷監察御史，光宗登極，首獻十箴，除工部尚書。

持節淮西

薛季宣字士龍，六歲而孤，伯父待制公收鞠之，志尚華，與常見昇孝宗時為大理寺丞，虞允文自遣公行淮西，收括流民，公持節勞米老穉滿車，下為之哀，廉曰相原隱以戶頒屋以丁須田合三千八百餘戶，除大理正。

論事回天

林大中字和叔，宋寧宗登極，除中書舍人，癸丑歲朱熹坐言有知星者曰星變正人當之熹曰具林和叔乎已而公

果山臺太國志節風誼凜然明年熹與公同在從班相
如平生惟公清瘦不勝衣而毅然有任重道遠之意平時
言不出口而論事有回天之力古之所謂大臣歟

經術擢用

宋黎醇字希毅治春秋蘓子瞻之故人歐陽公修亦善之
英宗朝為直講上問蜀士手歐陽對曰文行蘓洵經術黎
醇由是擢用

右以經術稱者共七十人

弄丸解兵

熊宜僚楚人白公勝欲殺子西曰市南有熊宜僚者可當
五百人善弄丸鈴入箇常在空中一箇在手楚與宋戰宜
僚披胸受刃於軍前弄鈴衆軍停戰視之由是楚王得免
於難

三尺莫當

戰國曹沫以勇力事莊公為將齊魯會盟於柯沫以匕首
劫桓公歸魯侵地戰國策曰沫奮三尺劍一軍不能當使

操銳稱居險不若農人

濟世師表

漢荀攸字公遠荀彧從子也彧子文若初舉孝廉何顥見
而奇之曰王佐才也後為曹操謀臣及操受九錫彧歎
卒位尚書令謚敬侯攸從操征伐獻奇策十二操曰公
遠人之師表也封陵亭侯之曰荀氏有二人生也以
濟世死也以明道

帳中壯士

魏典常承貌魁梧膂力過人太祖引置左右遷校尉軍中
語曰帳中壯士有典君提一雙戟八十勛子滿為中郎
武猛無前

耿豪字令貴周文帝嘆曰令貴武猛所向無前芒山之戰
右手拔刀左手把稍其壯也

褰帷言志

梁曹景宗字子震以膽勇聞梁武帝朝為右衛將軍魏兵用
鍾離景宗解圍振旅凱還帝于光華殿宴飲聯句令沈約

賦韻時用韻已盡唯餘競病二字景宗操筆立成云去時
兒女愁歸來茄鼓競借問行路人何如霍去病帝嘵嘆出
行寨車帷幔曰昔在鄉里騎快馬如龍拓弓弦霹靂聲箭
如餓鴉叫耳後風生鼻頭火出今來揚州作貴人閑置車
中如三日新婦邑邑使人氣盡臨壯戾

挺之有兒

唐嚴武字季鷹幼豪爽母裴氏不為父挺之所眷獨厚其
妻英武八歲袖鐵挺就英寢碎其首左右驚白挺之以為
戲殺武曰安有大臣厚妾而薄妻者見故殺之非戲殺也
父奇之曰真嚴挺之子天寶中為建南節度使取厚杜甫
甫嘗登武牀睨之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累欲殺之母救
免

嚼鐵太守

唐來瑱尚名節有大志祿山反瑱時為汝南太守戰屢捷
賊目為嚼鐵代宗朝拜相父擢為節度使著名西邊
儒者之勇

鄭畋字台文姿采如峙玉唐末為鳳翔節度使大破黃巢
兵上曰畋儒者之勇乃尔進司空平章事

扶輦渡河

宋高瓊景德初契丹寇澶淵真宗親征瓊扶輦渡河凱旋
以功授檢校太尉封衛國王謚烈武子十四人皆教以知
詩書

文武兼備

宋燕達字逢辰善騎射以材武選隸親衛神宗嘗問之曰
用兵愛克歟威乎曰威非不用也以愛為先上嘉之官至
武康軍節度使

為天下士

戰國魯仲連齊人奇偉個儻幼時其師徐卻即稱為千里
駒秦圍趙急魏遣新垣衍說趙請帝秦仲連見衍曰彼秦
者素禮義尚首功之國也即肆然帝天下連有蹈東海而
死耳秦軍聞之却五十里衍曰吾今乃知仲連為天下士
平原君欲以千金為仲連壽連嘆曰所貴乎為天下士者

為人排患什難解紛亂而無所取也齊田單問策於仲連
下狄又破聊城歸言於齊王欲爵之仲連逃於海上曰吾
與富貴而誅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

食客三千

戰國田文號孟嘗君父嬰號靖郭君齊威王公子也相齊
十一年有子四十餘人文戰妻子也以五月五日生長而
豪杰招致天下賢士食客嘗數千人

上客珠履

經常範卷之六

一四

戰國春申君相楚二十三年門下客三千人其上客皆躡
珠履趙使見之大慙時齊公子孟嘗君魏公子信陵君趙
公子平原君皆賢豪下士賓客皆數千人稱為四君

擊秦存趙

戰國朱亥力士也魏公子无忌使亥秦壁使秦秦王怒置
之虎圈中亥瞋目視虎背裂血出滅虎虎不敢動无忌使
亥袖四十斤鐵鎚殺晉鄙奪其兵擊秦存趙

虛左自迎

戰國侯嬴魏隱士也為大梁夷門監者魏公子信陵君置
酒大會賓客從車騎虛左自迎侯生坐上座賓客皆驚後
寫魏王卧內兵符擊殺將軍晉鄙殺兵以進却秦救趙名
振天下皆用嬴謀真一代豪傑士也

一諾千金

漢李布楚人初事項羽羽滅漢高召拜郎中後為河東守
曹丘生見之曰諺曰得黃金百兩不如李布一諾足下何
以得此聲於梁楚間哉布素任俠氣蓋關中

經常範卷之六

四七

終身不見

漢朱家關東大俠也漢初陰脫李布之厄及布貴終身不
見

隱若敵國

漢劉孟洛陽人也漢景時吳楚反周亞夫得之隱若敵國
毋死遠方送車千乘家無十金之財亦一代豪俠士也
名聞天下

漢灌夫字仲孺父張孟為灌嬰舍人得幸故蒙灌姓為灌

孟吳楚搆兵孟戰死仲孺奮曰願取吳王之頭以報父仇
由是名聞天下喜任俠結交豪杰家累數千萬食客數十
百人漢武朝入為太僕

不言而治

漢原涉字巨先祖父為南陽太守死官歛送葬皆千萬以
上涉讓還之閭里之俠原涉為魁哀帝朝大司徒舉為谷
口令谷口聞其名不言而治

投轄留賓

漢陳遵字孟公少與張疎伯私親善遵謂曰足下苦少自
約我放意自恣而官爵功名不減於子答曰子欲為我
就我為子亦敗矣好客每會飲取客車轄投井中客有急
不得去善書每与尺牘皆藏以為榮時列侯有与遵同姓
字者每至入門中座震動既至而非因歸其人曰陳孺座
三為二千石哀帝朝封嘉威侯

拔起風塵

漢竇融字周公建武初帝賜璽書徵涼州收入朝拜大司

空論曰融以豪俠為名拔起風塵之中蟬蛻王侯之尊終
膺卿相之位及爵位榮滿乃放遠權寵恂恂若不能言者
又何智也長子穉尚公主

西州豪傑

皇甫規字威明延熹中黨人染逮時賢規自以西州豪傑
耻不得与乃上疏自言前亦附黨時人以為賢

天下無偶

漢戴良字叔鸞東漢逸民也才高倨傲議論尚奇曰
步天下誰与為偶入江夏山中優游不仕為遇字子高

豪俠好義

漢杜保字季良豪俠好義慶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
失父喪致客數郡里至

閼闕文章

唐鄭仁表豪爽有文仕為起居郎以閼闕文章自尊曰天
瑞有五色雲人瑞有鄭仁表父肅拜相挺有大臣節

風亭月觀

徐湛之字孝源為南唐兗州刺史廣陵舊有高樓起風亭月觀吹簫琴室招集文士游耽適志冠絕一時

右以武侯稱者共二十八人

綱常懿範卷之九

西昌龍蟠周是修著

嗣孫應鰲如春父校梓

立昌類

累世昌榮非偶然而致也由先惠醇盛故能上獲天心中符地利以致慶祿祥儲偉英疊起如杜子美詩云積善家生公侯固自有不期然而然者斷非知力強謀之所能及來古今天下通若而家以列國為冠後世有類焉

叙之見積善昌榮之報其所由來者漸且知一時有不足慕云尔

吳世家紀

吳姬姓泰伯之後武王建封十九世至壽夢稱王又四君至闔廬舉伍員謀國事以兵伐楚入郢伐越闔廬傷而死子夫差立志復讎敗越於天椒吳太宰嚭受越賂說夫差赦越越王勾踐及國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二十五年伐吳為越所并自泰伯封厯二十四世

魯世家紀

魯姬姓周公子伯禽之所封也伯禽十三立至隱公為春秋伯隱公弟桓公桓公子莊公有庶弟三人曰慶父其後為孟孫氏曰叔牙其後為叔孫氏曰季友其後為季孫氏是為三桓世執國命歷子班閔僖文宣成襄昭至定公又歷哀悼元繆共康平文至頃公為楚考列王所并自周季頃凡三十四世

衛世家紀

衛姬姓武王弟康叔之所封至春秋時有靈公雖無道而國有賢臣得不出故周之諸侯惟衛最後至秦并天下三世始廢君角為庶人

鄭世家紀

鄭姬姓周宣王庶弟桓公友之所封桓公子武公武公子莊公並為周司徒數世至申公相子產以礼自固雖秦晉之暴不能加至周烈王時君乙為韓哀侯所并

晉世家紀

晉姬姓成王弟康叔虞之所封後世至文公外攘夷狄內尊周室以伯諸侯歷襄靈成景厲五公至悼公伯業浸盛又歷平昭至頃公公室益弱而六卿范氏智氏中行氏趙氏魏氏韓氏皆大又歷定出哀至幽公晉獨有絳曲沃餘皆入韓趙魏氏弼三晉歷三卿以周威烈王命為侯又歷孝公至靜公三家所遷廢

齊世家紀

齊姜姓太公望呂尚之所封後世至桓公名小白相管仲以伯歷八世至景公相晏嬰又五世至康公田和以周安王命為侯康公死姜氏不祀齊為田氏本嫡姓故陳厲公佗子完之後完奔齊改姓田氏事齊桓公為工正謚敬仲五立至釐子乞事景公為大夫行陰德於民得齊衆專政傳子成子恒弒簡立平封邑大于公所食傳子襄子懿與晉三卿通使又傳莊子白至太公和以周命為侯傳子桓公午至威王因齊初立幾不振乃召即墨大夫明其賢而賞之召阿大夫數其奸而烹之群臣畏服齊大治卒子宣

王立喜文學游說之士授下學士或至有千人傳
王為燕所破死子法章立為襄王賴田單用奇計破燕兵
而渡齊城卒子建立母襄王后賢事秦謹與諸侯信后卒
秦兵入臨淄建降田氏不祀

趙世家紀

趙之先本秦同姓祖于悲肅有子季勝其後有造父者事
周穆王以功封趙城為趙氏春秋時趙風事曰夙生成子
袁象生宣子盾盾生朔為大夫屠岸賈所滅和有遺腹子

趙世家紀卷之九

四

武賴朔客公孫杵臼程嬰謀存之竟以滅賈而後趙氏武
卒緇文子文子生景叔景叔生簡子執任賢使肥簡子子
無恤立為襄子與韓魏滅知氏分其地奪兄伯奢之孫浣
立為獻子獻子生烈侯藉以用威烈王命為侯也武公故
侯成侯至肅侯納燕秦之說從六國以抗秦而侯子武靈
王立滅中山傳子惠文王文王子孝成王立周趙括致有
長平之敗子悼襄王立王子幽繆三遷立為王所虜趙并
為郡

魏世家紀

魏之先本與周同姓文王子畢公高之後國絕有苗裔曰
畢萬畢萬為魏襄公高之孫曰文侯以用威烈王命為侯禮
賢下士士歸之子擊為武侯其起用蘇子蘇子為東敗
柏齊將軍龐涓與長子申皆死南敗於楚而魏地盡秦得
襄王卒子安釐王封公子元為信陵君安釐王三年
秦伐魏并為郡

魏世家紀卷之八

五

韓世家紀

韓之先本與周同姓武王子韓侯之后也國絕其後
為韓氏韓宣惠王三十四年張儀五立至秦子與魏魏共滅
知氏又二韓曰宣惠王與魏共滅知氏又二韓曰宣惠王
與魏共滅知氏又二韓曰宣惠王與魏共滅知氏又二韓曰
宣惠王與魏共滅知氏又二韓曰宣惠王與魏共滅知氏
又三立至王安釐王封公子元為信陵君安釐王三年
秦伐魏并為郡

楚世家紀

楚之先出自顓頊顓頊之子為高辛火正命曰祝融弟吳
回復居其職回二立有季連者得羊姓其後有鬻熊事周
文王成王封其子熊繹于丹陽至周夷王時楚子熊渠者
僭為王十一立至春秋有曰武王益強大至文王始都郢
成王與齊桓公盟邵陵尋與宋襄公爭霸又與晉文公戰
城濮穆王至莊王任伍舉燕秦國人大悅又得孫叔敖為
相逐伯諸侯歷共康靈平昭惠簡釐悼肅宣十一王至懷
王與秦惠王會武關秦執之以歸子頃襄王立懷王卒于
秦楚人悲之秦拔郢楚徙于陳襄王卒考烈王立又徙壽
春春申君黃歇行相事傳幽王哀王至負芻秦伐楚并為
郡

燕世家紀

燕姬姓召公奭之所封三十餘世至文公納燕秦說約六
國為從卒子易王噲立十年以國讓其相子之國大亂齊
伐燕取之噲子之而殺噲燕人立太子平為昭王吊死問
生卑詞厚幣以招賢者士爭趣燕樂毅自魏往以為亞卿

任國政已而使殺伐齊以報怨兵入臨淄齊王走六月開
盡下齊七十餘城昭王卒子惠王立以數不快于殺將田
單遂破燕而渡齊城傳武成王孝王喜秦伐燕虜喜并燕
為郡

秦世家紀

秦之先本顓頊之裔曰大業者生栢翳舜賜姓嬴氏其後
有蜚廉蜚廉子女防女防之後有非子好馬為周孝王主
馬以功分土為附庸邑曰秦閱二世至秦仲始大歷莊公

至襄公叔周有功封為諸侯賜以岐西地歷文宣曲武惠
宣成七公至繆公相百里奚任蹇叔孟明後伐晉得志遂
伯西戎歷廢共桓景至孝公得商鞅相之廢井田開阡陌
更賦稅法秦人富強孝公卒子惠文王立聽公子虔之徒
諸誅商鞅傳子武王使甘茂伐韓平弟昭襄王稷立相范
雎用其計加兵三晉斬首數萬周赧王恐入秦盡獻其邑
襄王亮曆傳至政遂并六國為秦始皇帝二世三世而以

宋世家紀

宋子姓商紂庶兄微子啓之所封春秋時襄公竑父有仁德以伯諸侯後有景公時樊榘守宋分野以有君人之言三星為從度歷數世至康王偃洛管逐敗周慎親王時三國共伐之分其地微子不祀

累世宗卿

季友魯桓公第四子也其孫行父謚文子文子甯謚武子武子子懿謚悼子悼子子意如謚平子平子子斯謚桓子

經常紀卷之九

八

桓子子肥謚康子世為魯正卿文子厯相三君無水帛之妾無食粟之馬康子即問政于孔子者是

世為晉卿

知季謚莊子即荀首也其先与仲行氏同出於荀林父自荀首始称知氏莊子子知瑩謚武子子知盈謚悼子世為晉上卿悼子子知躒謚文子為下軍佐文子子知瑤謚襄子是為知伯為韓趙魏所併而分其地

十德之門

子為趙主生九子國人號為九德之父十德之門趙聞而嫉之欲誅之出令曰欲幸諸國擇其木果繁者伐之曰此王欲殺我父子也父子遂相携入白雲山王聞而嘆曰賢哉林臯父子也

三世名臣

蒙驁其先齊人仕秦昭王居上卿子武孫恬毅恬為秦將築萬里長城始置上卿三子顯宦

世二千石

經常紀卷之九

九

石奮漢景帝朝為九卿長子建次甲次乙史失其名次慶四子皆以馴行孝讓官至二千石乃徙奮為萬石君後建為郎中慶為內史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五日休沐歸竊取廁輪身自澣洗元鼎中慶拜相在任九年醇謹而已子孫二千石者十三人

三世封侯

陶舍漢初為左司馬以功封愍侯子青襲封夷侯孝景朝拜相青九子孫數安帝朝拜大司徒救之孫同漢末

公東生子丹仕吳為揚武將軍封紇桑侯子侃晉成帝咸和年都督交廣荆江等八州軍事封長沙公次子瞻瞻子宏宏子綽之綽之子延壽嗣為長沙公侃長子茂武昌太守茂子姿城太守史遺其名姿城太守子元亮名淵明仕為彭澤令淵明五子儼侯份佚休

九葉珥貂

金日磾字翁叔武帝任為侍中信愛之漢侍中官入侍帝惟出負固璽冠金貂蟬金取堅蟬取堅貂取溫又着鵔鷀冠著忠勲之節封侯侯與世皆七葉珥貂漢代衣冠金張為盛第倫二子貴連昭帝時俱為侍中貴嗣侯佩兩綬及孫始漸衰

積德蕃昌

王霸孺漢武朝為繡衣御史大夫曰吾聞活千人者有封吾所活者萬餘人後世其興乎子葉生女為元帝后八子長子鳳成帝初為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次子崇為安成侯諱商立根逢時同日壽關內侯兄弟並為列侯惜後以

王莽秉政累位而宗祚滅

三立清釐

王吉字子陽宣帝朝為博士諫議大夫子駿元帝朝為諫議大夫駿子崇平帝朝為司空三世以清釐著名

七葉侍中

張安世字子孺漢宣帝立以定策功封大司馬安世以父子封侯在位太盛乃辭祿詔都內別藏張氏無名錢以百萬數自宣元以來金張之家七葉皆侍中三子千秋延壽

彭祖

重侯累將

許廣漢封昌成君女為宣帝后帝母封博望侯弟延壽樂成侯延壽子嘉平息侯嘉女為成帝后許史丁傳之家皆重侯累將寵貴極富

萬石君家

馮揚漢宣帝時為弘農太守八子皆為二千石趙魏間榮之號萬石君次子偃偃子伉伉子勳光武朝拜尚書僕射

父子大拜

平當字子思以尚書授朱普彪宣由是歐陽書有陳平之學漢哀帝朝拜相賜爵關內侯子晏以明經拜相封侯漢興父子大拜惟常平二氏

歷代貴盛

馬援字文淵少有志建武中拜伏波將軍征交趾四子廖陽光客卿廖陽侯弟防顯陽侯幼弟客卿幼而岐嶷援奇之以為將相龍兄弟貴盛貴產巨億太起第觀步

絕常絕港卷之九

十二

聚族樂杜萬之徒數百人常為食客馬嚴字威卿弟敦字孺卿授兄子也居鉅下結交英賢並知名當世三輔稱其行義孺館下二卿嚴七子固伉儷融留續融字季長高才博洽為世通儒漢永初中拜校書郎中

七世通顯

應姬漢中興初生四子而寡見神光照射探之得黃金自是諸子宜學並有才名應順子登登子柳柳子奉奉子邵邵子邵子瑒七世通顯奉字世叔少聰明讀書五行俱

下桓帝朝為計議校尉邵字仲遠少為學博覽獻帝朝拜軍謀太尉瑒字德業弟瑒字休遠兄弟並以文章顯貴瑒作詩云明卿何功惠王入承明盧蓋為侍郎常侍侍中也親應安七子壽其二也

歷代貴盛

馬援字文淵少有志建武中拜伏波將軍征交趾四子廖陽光客卿廖陽侯弟防顯陽侯幼弟客卿幼而岐嶷援奇之以為將相龍兄弟貴盛貴產巨億太起第觀步

絕常絕港卷之九

十二

三國長曰震次曰襲曰參孫子孫珍子康尤有操行康之子訓字平叔有父志關門善嚴兄弟敬憚為張板朱守訓五子陽京恒弘閔玄為和帝后鄧氏累立寵貴侯二十九人公二人大將軍以下十三人中二千石十四人列校三十二人州牧郡守四十八人其餘侍中大夫郎者不可勝數

四世三公

袁安字邵公初舉孝廉建初中為河南尹在職十年論曰

尹者正也孫實行秋霜之誅表安田冬日之愛遷司空後為司徒子敬孫陽曾孫達四世居三公

三葉宰相

楊震字伯起仕為荊州刺史延光中拜太尉中子秉字叔節為豫荊徐兗四州刺史秉子賜少傳家學薦志博聞靈帝朝侍講光華殿遷司空子彪自震至賜三葉宰相自震至彪四世為太尉故東京楊氏為漢名族彪子儼字德祖好學有俊才漢末為曹操主簿

經書卷之九

古

兄弟列郡

士燮漢末為交趾太守次弟贛為九真太守少弟武為南海太守兄弟並為列郡雄長一州出入鳴鐘鉦鼓吹車騎滿道胡人夾轂焚香者常數十人在郡四十餘年年九十七世封侯

太原世家

王漢為漢代郡太守子祖字文舒魏末兖州刺史遷司空

祖四子渾深渾湛渾字處中少言語為汝南內史時稱王

汝南渾四子尚渾澄汶湛子承承子述述子坦之世封監

田縣侯故稱述為王監田坦之字文度少有重名仕中書

令四子怡愉國寶悅三世皆中書令其後簪纓不絕以晉

陽太原王氏也世說云王武子與從兄恬不平則其初立

公與臨沂同源子抑同朝貴盛而通譜乎後之王姓皆出

此兩族云臨沂太原有兩渾一戎父為荊州刺史一濟父

錄尚書事兩渾一衍弟字子平一濟弟字道深有兩安期

經書卷之九

五

一舍子應一湛子產有兩愷一晉武勇一切之子有兩處冲一遼字一湛子有兩義一衍父一緒父

臨沂世家

漢王書之後有三融融二子祥覽覽有從兄曰雄雄二子

渾義渾生戎字渾仲幼穎悟神彩秀徹視目不眩晉元康

中拜司徒封安豐侯義子衍字夷甫神情明秀有風鑒晉永

嘉初荊州刺史元六子長子裁裁子璆少有風鑒識量清

遠佐晉元帝中興稱為仲父永寧初進位太保封郡公賜

之美與顏延之為江左第一並稱顏謝子孫宗孫生幾卿
論曰謝氏自晉以降雅道相傳景桓景仁德素傳美景懋
景先節義流譽方明行已之度玄暉藻繪之奇各擅一時
可謂德門者矣

三世尚書

殷景仁與王華王曇首湛四人元嘉初同為侍中風力局
幹冠冕一時位至尚書子道珍孫恒三世尚書

五世尚書

何尚之字季德元嘉中為丹陽尹宅南郊外設學以聚
生徒徐秀等來遊謂之南學王球云西河之風未墜在家
皆着鹿皮帽雅道自居以尚書令致仕居方山著遊居賦
以明所志子偃偃子戢字惠惠景子昌乘昌乘子敬容
五世為吏部尚書敬容父虞全明詳悉晉魏以來故事謝
郁致書云回豐鄒以步文昌登其門而超武帳偃之姪點
字子哲事親至孝長絕昏宦遊遊人間不簪不帶以人地
世尊無所與屈公卿改下之世以為孝隱士弟胤字子季

遊會稽居若耶山雲門寺二兄求點並栖遁世號何氏三
高云

三世儒學

賀德基字承業祖父事梁俱為祠部三並儒學有名當時
游學都下一日白馬寺前逢一婦人謂曰君方為重器貧
寒乃尔脫白綸巾贈之而去位至尚書從弟德仁師事周
洪正亦以文辭稱語曰學行可師賀德基文質彬彬賀德
仁兄弟八人北漢入晉太守王伯仁改其所居里曰高陽
里唐初為祭酒

五世封王

穆觀字闡拔少以文苑知名魏大武監國觀為右弼出則
統攝朝政入則應對左右穆崇子觀觀子壽壽子平國平
國子照五世襲封宜都王

家世純厚

楊播字延慶家世純厚並敦義讓延慶事元魏孝文帝為
東平將軍子侃字士業愛琴書外父椿津一門朱紫盈庭

侃獨不仕曰苟有良田何憂晚歲後仕魏為大都督椿字延壽仕至司徒與弟津俱仕明太后朝昆弟相事有如父子有一美味不集不食一家之內男女百口總服同爨寢無間言楊氏先魏以來高祖而下七郡守三十二刺史內外顯仕少比

末門二相

來護見有武力常曰大丈夫當為國討賊安能區區專事筆硯乎隋文帝朝以功封榮國公三子恒濟整恒唐高宗朝以文學拜相禹濟常云丈夫惟無仕仕必至宰相永徽中拜中書令一門二相時虞世南子昶无才術歷將作匠許敬宗曰護兒兒作相世南男作匠文武豈有種耶整驍勇善戰賊云不怕官軍千萬敵只怕榮公第六郎

三世司業

孔穎達八歲記誦日千餘言隋初舉明經高第唐初以右庶子兼司業子志孫德元三世並為司業時人榮之瀛洲十八學士穎達與焉

一門四相

竇威字文蔚有器局貫覽群書家世子弟喜武力威獨尚文與薛收師王通北面受王佐之道唐武德初為中書令姪抗為納言贈司徒姪孫德玄為左相德玄子懷真為侍中一門四相抗三子衍襲爵靜為民部尚書誕為宗正少卿贊曰高竇雖緣外戚姻家然自以才猷結天子創述名臣垂榮无窮竇宗自漢迄唐支胄扶疏數百年所憑厚矣注云在漢再為外戚元魏有三皇后在周為上柱國在隋為太傅在唐又為外戚蓋竇毅女為唐高祖后也有竇祥德宗以處士徵為右拾遺二兄常牟二弟摩鞏擢進士第為郎俱工詞章為聯珠集行於時又竇禹鈞五子儼儀侃偁僖五代末相繼登科時謂竇氏五龍儼字可象宋太祖朝自翰林遷端明儼字望之通律曆自左拾遺遷礼侍侃起居郎侃字日章太宗朝恭大政僖右補闕

三代學士

千志寧字仲謚太宗朝瀛洲十八學士中人為右庶子撰

詩苑二十篇能直言諫天子賜金帛曾孫休烈二子

肅三代四學士

一門三相

楊師道字景猷清警有才思善草隸工詩貞觀拜中書令兄恭仁性忠厚唐初拜侍中從孫執柔武后朝同平章事

一門三相

三戟張家

張儉字師約貞觀中為營州都督兄文師太僕卿弟延師

編常藝苑卷之九

廿三

言

左將軍並賜銀青光祿大夫兄弟門皆立戟時號三戟張家

三世僕射

高儉字士廉少敏慧隋薛道衡崔祖濬皆宿臣顯重為忘

年友唐貞觀中拜右僕射士廉三世居此官世帶其貴六

子中履行審行真行得名

萬石張家

張文瓘字稚圭高宗朝拜侍中四子潛沛洽涉官皆三品

時號萬石張家

三立金吾

田仁會仕唐為平州刺史歲旱自暴祈雨雨大至民歌曰父母育我子田使君提精誠子上天聞中田致雨子山出當暑康又實子禮義申君常在子不患貧遷右金吾子歸道道子賓延三世並為金吾將軍

帝門三相

帝承慶在武后朝代父為天官侍郎嗣立代兄為鳳閣舍

編常藝苑卷之九

廿三

言

人長安中拜鳳閣侍郎一門父子三人為相兄弟相繼大拜制曰芝蘭並秀見謝石之階庭騏驎齊駟有劉山之昆季嗣立子濟天寶中尚書左丞孫弘景長慶間名卿

一門二相

陸元方舉八科皆中唐則天朝拜相長子象先罷職沉遠景初中大拜一門二相次子景倩初調扶溝丞畢構為河南按察使到縣有吏言狀曰某強清某詐清景倩真清終監察御史三子景融工筆札

父子列卿

穆寧家法嚴謹撰家令訓諸子入一通唐貞元中言家法稱韓穆二門韓休也四子德性和粹世以珍味目之贊為酪質為酥負為醍醐賞為乳腐肅宗朝寧為侍御史長子贊御史中丞次子質右補闕四子資監察御史質與楊憑許孟容李鄘交善一時歌慕號楊穆許李

科第趙家

趙不羗子夏日冬曦和璧安貞居貞順貞稟貞父子八人

通志藝文卷之九

一六

吉

皆進士及第時稱科第趙家出唐登科記

父子繼相

樂彥章仕唐為西臺侍郎同平章事子思晦為西臺侍郎同平章事父子為相時人榮之

馬馱錦誥

沈易直德宗贈其家官爵使中官以鹿馬馱賜之官軸凡一百二十軸皆飾以錦翠時以為榮

三立學士

韋貫之在憲宗朝其伯兄紘在德宗朝其子渙在宣宗朝渙之子庠在僖宗朝弟郊在明宗朝三世五人皆為翰林學士

父子同拜

田弘正初名興性忠孝好起樓聚書至萬餘卷憲宗朝為魏博節度使來朝上燕見鱗德殿春芳殊等進侍中子布平蔡九十八戰有功授御史中丞為河陽節度使弘正徒成德軍節度使父子同日拜命當時榮之

通志藝文卷之九

七

吉

崔門三相

崔鉉初為荆南節度使李石從事關成中拜相而石猶在鎮鉉登云雲崔初為中書侍郎之歡將暮未移已在陶鈞之下子阮叔父元戎俱拜相父元戎為東都留守時謂一門三相

四人學士

楊致字藏之與王鐸薛逢同年咸通中拜相子鉅弟嚴嚴子注兩立四人翰林學士

累立節度

錢錫字具美世居杭州唐昭宗朝為鎮海軍節度使改錫所居為衣錦城宴故老山林皆衣以錦幼年常與群兒戲大木下署其木曰衣錦將軍梁太祖賜之玉帶一匣打毬御馬十疋唐莊宗賜之玉冊金印故燕子瞻表忠觀碑有金券玉冊虎符龍節之說卒謚武肅王子元瓘瓘子倣趙太祖時來朝賜劍履上殿詔書不名太宗時來朝留為太師中書令四十年倣七子惟治惟愼惟灝惟演惟濟演字師聖有俊才文學與楊億劉筠齊名家聚書伴于秘府宋咸平中除知制誥翰林學士尋知樞密謚文僖公子暄暄子景臻臻子忱自倣至忱四立節度景臻官至少師子忱亦至少師宋朝父子建節者十三家景臻父子其一也兄弟建節者七家錢忱錢恂其一也

家法稱首

柳玘唐僖昭時為御史大夫清直有父風述家訓以戒子孫大畧云余家以學識胤法稱于士林人當以德行文學

為根株正直剛毅為柯葉有根無葉或曰侍時有葉無根膏雨不能潤也唐時稱家法之美以柳玘為首其先世子溫唐丹州刺史生公綽公權公諒綽官至兵部尚書河東節度使生仲郢字諭蒙元和末及弟武宗朝諫議大夫拜京兆尹知吏部銓宣宗朝為河南尹創南節度使懿宗咸通五年為天平節度使生四子璞珪璧玘璞字誦玉著侍郎珪字郊玄尉少卿璧字賓玉右諫議大夫玘字直滑御史大夫公綽弟公權字誠慈太子太保子仲憲憲子璵字

累立昌榮

呂蒙正字聖功太平初中甲科淳化咸平中凡兩入相封許國公謚文穆父龜圖子居簡龍圖直學士姪夷簡仁宗朝大拜在中書二十年三冠輔相封許國公謚文靖祖龜年父蒙亨五子公沔公著公亮公孺公綽公著字晦叔識意深遠熙寧中起知河南尹元祐中與溫公並相歷事四

朝封申國公謚正獻三子希哲希純希純字原明方十餘歲師焦千之長從胡安定於太學元祐中除崇正殿說書徽宗即位召為光祿少卿封榮陽公子好問問二子綱中本中綱中子大器罷子祖謙本中子居仁紹興初賜進士第除中書舍人子大猷大同孫祖平祖仁祖謙字伯恭號東萊先生隆興初中宏詞科除秘書編修奉詔編類宋朝文鑑書成除直學士書姓大忠元祐中拜左僕射弟大臨字與叔通六經子有克己銘元祐中為正字後

紹興初范卷之九

一

為講書未太用而卒弟大鈞字和叔以聖門事業為已任兄弟甲科

章援元祐中進士第一人與兄持同登科時魏東坡知貢舉屬意李方叔令方叔黨持一簡与之值其出僕受簡置几上牽持兄弟來訪取簡竊觀視乃劉向優於揚雄論二篇持去已而果出此題二章橫做坡作坡恥之意必方叔乃二章也子厚諸孫傑潛泳深澗洽歲梓翁俱及第

三世文昌

蘇頌字子容記問博洽長于史學處館職九年富弼遺書曰若吾子出處可謂真古君子矣元祐初拜右相進通英要覽父紳知制誥子携微猷待制三世文昌

三堯列侍

陳省華封秦公三子堯叟堯佐堯咨每賓客至三子永金紫侍立客去公曰此兒子輩分固宜耳故天下以秦公教子為法陳氏家立顯榮

三葉宰相

紹興初范卷之九

一

史浩字直翁孝宗朝史弥遠字宗朝史嵩之孫忌之子也理宗朝三葉宰相春帖云一門三宰相四世公卿

相繼登科

龍茂字實之宋舉進士莆人樞密黃祖舜聞其名薦為秘書省正後日安日政湛損皆其子孫夢良遂良史良友庶日麗日章皆其孫從並相繼登科

清隱類

清士之惠高行異一介不以取諸人者也隱者深居默處非穀利之所能搖益者也采古今合此道者得九十三人錄為清隱傳

以樹為巢

巢父者因年老以樹為巢其上婦曰巢父堯以天下讓之巢父曰君之牧天下猶不之牧犢無用天下為莊子有樊仲父牽牛飲水見巢父洗耳驅而還耻令牛飲其下流

常樂苑卷之九

廿二

也後立至唐有孔巢父字弱博通文史永王璘聞其賢以從事辟之巢父察永王必敗謝病潛遁杜子美因其歸東作詩餞之後德宗朝起為宣尉使乃先聖三十七年

遁立高蹈

善養古高士舜以天下讓善養不受遂入深山不知其處後隱居華妙洞天今常州府武陵縣南蒼山上有善養之穴和中賜孫遁世高蹈先生和守李壽為壇記

貧居四樂

蔡啟期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進泰山見而問何以樂曰吾得為人一樂也得為男二樂也有不免襁褓吾行年九十矣三樂也貧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終處常得終吾所樂也

算歌樂道

顏回字子淵有郭外之田五十畝之以給饘粥郭內之田四十畝是以給絲麻鼓琴是以自娛學夫子之道是以自

常樂苑卷之九

八

廿三

樂贈充國公

桑樞免牖

原憲字子思孔門弟子居魯環堵之室蓬戶甕牖以桑為樞上漏下濕坐而絃歌子貢過之曰何病也曰無財謂之貧道不行謂之病吾貧也非病也

處窮四當

顏蠋戰國時人有處窮方其業有四味一日無事以當貴二曰早寢以當富三曰安步以當車四曰晚食以當肉蘇

子瞻云若此可謂巧處寤矣

漆園傲吏

莊子名周蒙人也嘗為蒙漆園吏楚威王厚幣迎以為相
莊子絕之終身不仕著書十萬餘言名南華經

隱居富義

段干木隱居不仕魏文侯知其賢累召不就文侯出過其
閭未嘗不下車左右問曰君為國之三何恭如安文侯曰
寡人富財于木富義

青門種瓜

邵平故秦東陵侯秦亡為布衣種瓜長安城東瓜有五色
甚美世謂之東門瓜又曰青門瓜時高其節

淮陽一老

應璩隱於淮南山中漢高時與四皓俱被徵命曜不至時
語曰南山四皓不如淮南一老

谷口耕夫

鄭子真谷口人耕於岩石之下名震京師成帝朝大司馬

三鳳以禮聘之不屈其清風足以激貪厲俗

近古逸民

漢嚴遵字君平西漢時人卜筮于成都市日閱數人每依
卦辭教人以忠孝日得百錢足以自養則閉肆下簾而讀
老子揚雄少從之學曰其風嚴足以激貪厲俗亦近古之
逸民也蜀人羅冲為具車馬衣服勸之仕君平曰我有餘
而不足奈何以不足奉有餘冲曰吾家萬金子奈何儉石之
儻何謂有餘曰吾嘗啗子家見子晝夜汲水未嘗有乏今

其業終

十五

我實下不下床而錢至尚餘數百塵埃屬寸不知所用悲
我有餘而子不足也益州牧李強辟之不就年九十餘以

連徵不起

逢萌字子慶初為亭長鄭真曰大丈夫安能為人役哉
遂去之王莽篡位萌謂友人曰三經絕矣不去禍將及身
即解冠掛東城門歸將家屬浮海先式連徵不起

竹下三連

元卿為克州刺史及王丹居攝以病免歸田里於
前竹下開三徑惟故人求仲羊仲從之遊二仲皆以治
業為業世名與元卿皆稱為高隱

記盲避世

馮信嘉定人公孫述微之不起與任永托睛盲以避世述
敗洗盥更視曰世遠平自即清出獨行傳

富春畊釣

嚴光字子陵小字狂奴少有高名與光武同學帝即位光

不仕

世

披羊裘釣澤中帝乃備安車玄纁聘之三反乃至除諫議
大夫不屈去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為嚴陵灘釣臺
在桐廬縣南東西二臺高數百丈有羊裘新客至館招隱
堂

龜池逸民

周黨字伯况建武中被徵三聘乃肯就車陛見帝廷杖而
不謁自陳願守所志詔賜帛四十疋罷之遂隱居龜池汲
齒不汚

教新樂事

向長字子真自號五湖先生曰吾已知富不貴貴不
欺保本知危何如生耳建武中月其妻孫氏教新樂事
相聞時五嶽名山不知其所以

土室潛身

東閔字夏青時學為童陳蕃為之置土室以避世
世之及黨者皆作乃第其室潛身其中

南州高士

徐穉字孺子南陽人家貧自耕稼力不食

穉居其後其後陳蕃為其置一也杜仲以去事穉
穉備禮徵之不就太尉黃瓊徵之亦不就郭林宗丁
穉事之置法為一東而林宗曰汝必南州高士穉
不仕

穉字孺子南陽人

穉字孺子南陽人

穉字孺子南陽人

穉字孺子南陽人

穉字孺子南陽人

穉字孺子南陽人

穉字孺子南陽人

穉字孺子南陽人

下容坐愈恭郭林宗見而異之寓宿焉容殺鷄供母自以草蔬与客共飯林宗拜之曰卿賢乎執勸令學卒以成惠浚林宗遣容追及徐穉于途与共言稼穡事

這時絕俗

范丹字史雲這時絕俗為激詭之行桓帝朝為萊蕪長吏禍作遁身於梁沛間賣卜於市常推鹿車載妻子招拾自資結草為廬有時絕粒閭里歌曰甌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謚貞節先生

續常錄卷之九

楚

字

棄官歸隱

全柔錢塘人靈帝舉孝廉補尚書右丞值董卓亂棄官歸隱子琮字子瑾柔使運米数千斛到吳市易琮散用空舡還曰所利非急而士大夫有倒懸之急故賑贍之罷統曰卿好施慕名有似汝南樊子昭亦一時之佳也浚仕吳為綏南將軍封錢塘侯子懌歸魏

東漢逸民

梁鴻字伯鸞扶風人東漢逸民也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

歌易姓名与妻孟光居京將別又曰大家臯伯通居燕下臯伯通為求塋地于吳要離家傳曰要離節士伯鸞清高可令之相近

鹿門采藥

龐德公居峴山之南平生不入城府劉表候問曰先生不肯官祿何以道子孫曰立人遺之以危我遺之以安諸葛亮每造之歌拜床下建安中携妻子入鹿門山采藥不返從子統

續常錄卷之九

世

散財灌園

後漢記勝舉孝廉為郎中散家財五十萬以施宗族柴門灌園琴書自適

人中之龍

宋織有遠標居酒泉之南山酒泉太守馬岌造焉織拒不見岌嘆曰名可聞而身不可見德可仰而形不可睹今而後知先生人中龍也銘詩于石壁曰丹崖百丈青壁萬尋奇木翳鬱蔚若鄧林其人如玉維國之珍室通人素寔

心謚玄虛先生

嘉遜養浩

管寧字幼安少與華歆同席讀書有東軒見過門者歆廢書觀之寧遽與割席分坐白子非吾友又嘗與歆共鋤菜地遇金寧揮鋤不顧歆從而擲之寧親之隱居遼東三千年孟觀孫苞王基薦之曰寧含章養質水原淵清匪景識光嘉遜養浩金殿玉色以而孤章前世未有屬俗可行若寧者親明帝與安車蒲輪來帛以璧聘為太師好學一

續書錄卷之九

四十一

恭康五十年當廢處皆寧子遜為博士

雪中袒卧

三國時僕先自結草廬於河間踞犢牛廬呻吟其中沒壁火燒之乃露寢雪中袒卧百餘歲卒皇甫謐稱其素菜味釋衣裳曠然以天地為襟宇義皇以來一人而已

琴書自娛

晉戴逵字安道常以琴書自娛大軍武陵王晞聞其能琴遣人召之逵對使將被琴曰戴安道不能為王門伶人晉

大康中累徵不至二子初願隱居不仕並有高名

應隱士星

謝敷字慶緒澄清寡慾初月犯少微既名處士星占者以隱士當之敷遂有美才人求隱之俄而敷死會稽人嘲吳人云吳中少微星士求死不死

抹微飲水

張翰字季鷹有清才善屬文頃為江東步兵晉惠朝齊王辟為東曹掾謂顧榮曰吾本山林間人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曰吾當與子採南山蕨飲三江水耳因秋風起思吳中菰菜羹美鱸魚膾嘆曰人生貴適志耳何富貴為即引太常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生前一杯酒

義皇上人

陶元亮名淵明侃曾孫也宅邊有五柳樹著五柳先生傳以自况親老家貧有為之起為彭澤令在官八十餘日即印綬去賦歸去來辭以遂其志嘗夏日高卧北窗之下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愛菊當九月無酒摘菊盈把頃之

江州太守王弘遣白衣人送酒至便醉飲而歸

羅浮煉丹

葛洪字稚川丹楊句容人好神仙真引咸和初王道遂為散騎常侍洪以交趾出丹求為勾漏令乃止羅浮山煉丹自叙云戡勁翻於萬夙之羣歲逸迹於駸驥之伍蒸釐有八珍之甘蓬華有藻枕之樂著內篇一百一十五篇孫抱朴子年八十一尸解

修己守道

晉顏含字宏都行郭璞遇含欲為之筮曰年在天位在人修己而天下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不知者姓也自有性命多勞者龜晉成帝時為侍中加光祿大夫

栖丘飲谷

宗炳字少文好琴書圖畫每臨山水佳處忘歸東晉末劉義領荊州辟為主簿不就答曰吾栖丘飲谷三十年豈可向王門折腰為吏耶

蘓門長嘯

孫登字公和好讀易撫一絃琴居北山土窟中阮籍嘗過登於蘇門山與商略終古及栖神靈氣之術籍退至半嶺聞有聲若鸞鳳乃登之嘯也

潯陽三隱

周續之字道祖受業於范甯通五經五緯踰十經既而閒居讀老易晉末始入廬山時劉遺民隱廬山陶靖節不就微踰潯陽三隱

家無儋石

晉阮修字宣子善清言常步行以百錢掛杖頭至酒店便獨酣暢雖富貴不肯顧家無儋石之儲晏如也

耕蠶自給

皇甫謐字士安博綜典籍百家之言時謂之書淫自號五畝先生子方回少有天才閉門閒居未嘗入城府泰後而衣耕後而食

貂裘未熟

王弘之字方平宋武辟召不就拂衣歸耕文帝時從兄敬

弘為吏部尚書鮮貂与之着以采藥釣于上虞之石頭武
問漁師得魚賣否曰亦自不得淨亦不賣

高尚其事

明僧紹字休烈少明經有儒術元嘉中舉秀才後隱居
山棲霞寺齊高帝欲見之不得他日謂其弟慶符曰卿兄
高尚其事賜以竹根如意笥籜冠隱者以為茶封廷伯聞
之歎曰身稱後而名稱先亦宋齊之儒仲也弟慶符為青
州刺史

紹常語卷之九

四四

山中宰相

陶弘景字通明年十歲得葛洪神仙傳晝夜研尋便有養
生之志曰仰青天睹白日不覺為遠矣宋末為諸王侍讀
齊永明中脫朝服掛神武門上表辭祿上賜束帛月給
冬五勅白蜜二勑以供服餌上句容勾曲山茅八洞宮名
金壇羣陽之天立館山中自稱羣陽遊隱居人曰羣陽真
人性愛風庭院皆植松每聞其響欣然為樂善辟穀道引
之術与梁武有舊即位書問不絕冠蓋相望給黃金朱砂

曾青等物後學飛丹色如霜雪服之体輕帝亦重之賜以
鹿皮巾屨加礼聘不至國家每有大事无不咨詢時謂山
中宰相年八十五去病而逝謚曰貞白先生

早韭晚松

周顒字季倫隱鍾山王儉曰山中何有曰赤米白鹽綠菜
紫蓼文惠太子果何味勝曰春初早韭秋末晚松後徵赴
仕宋為國子博士漢欲歸隱孔稚珪作北山移文嘲之子
捨田內省二十餘年梁武稱為公輔詔浚拜相

紹常語卷之九

一四五

草萊不剪

孔稚珪字德璋風韻清疎居宅盛營山水門庭之內草萊
不剪中有蛙鳴哭謂客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仕齊為都
官尚書

稱孝隱士

何點字子哲何尚書偃之姪也事親至孝長絕婚宦邀遊
人間不簪不帶以人地並高至所与屈公卿敬下之或乘
輦車躡草屨恣心所適世論以為孝隱士弟胤為小隱士

點與梁武帝有舊詔以鹿皮巾召之引入禁中賜以詩酒恩礼如舊拜為侍郎起持帝鬚曰乃欲臣老之辭疾不起竟陵王子良於法輪見之遺以松叔夜酒杯景山酒鐘胤字子季遊會稽居若耶溪雲門寺二兄求田並棲道立梁武帝詔拜為光祿大夫遣王景之諭意胤曰吾年五十七月食四斗米不盡何容復有宦情果之還去詔給白衣尚書祿辭不受遷居秦望山已而山蕢洪水所居小閣歸然太守王元簡命記室鍾嶸作瑞堂頌刻之旌之年

續齊書卷之九

四六

八十六年

鍾山三隱

劉紆字孝度梁人与阮孝緒劉歆為三隱下蔡鍾山有終為之志孝標嘗与書云紆超、越俗如天生朱霞歆橋、出塵如雲中白鶴皆歎歲之梁稷寒年之歲續常着殺皮冠披衲衣遊山澤風神穎俊意氣弥遠遇之者以為神人

高僧月

張充字廷符与王儉書云介然之志潯峭霜曜確子

峰橫海嶼飛竿釣渚濯足滄浪獨步烟霞高卧風月不能事王侯不見知己也梁初為祭酒

性好山水

孔淳之字孝深少高尚性好山水與王敬弘為方外之遊申以婚姻敬弘以女妻淳之子尚以烏羊係所乘車轉旋盡為礼至則盡歡迄暮而歸或怪之答曰固亦田夫農父之禮也

澹於勢利

續齊書卷之九

四七

常璩字敬遠澹于勢利前後十見徵辟不就所居枕帶林泉娛玩琴書時人稱為居士周文帝勅有司日給河東酒一升晞道遥公兄孝寬西魏名將

居逍遙谷

潘師正居逍遙谷高宗幸東都召問所須對曰茂松清泉臣所須也詔即其居作崇唐觀年九十餘卒謚體玄先生

泉石膏肓

田游岩隱太白山後入箕山居許由祠傍自謂為東鄰唐

高宗幸嵩山親至其門田野躬出拜曰臣所謂泉石膏肓烟霞痼疾者召至京師拜崇文館學士宅居奉天宮左天子自書榜其門曰隱士田游岩宅與韓法昭宋之問為方外友

隱居龍門

武攸緒則天兄惟良子也恬淡寡慾好易及老在書隱居龍門少室間冬撤茅椒夏居石室晚年肌肉消省瞳有紫光晝能見星

綱常懿範卷之九

四十八

賜隱居服

盧鴻字浩然隱嵩山開元中脩禮召之三詔方至拜諫議大夫不就還山賜隱居服

通玄先生

張果隱中條山世傳數百歲其兒常比年六七十者唐玄宗遣徐嶠以璽書邀之有輿入官詔以玉真公主降先生果笑不奉詔還山擢銀青光祿大夫賜號通玄先生未幾卒帝為立柩霞觀

剡川一曲

賀知章字季真陸象山曰季真清談風流吾一日不見客生矣開元中遷禮部侍郎兼集賢學士天寶中乞歸田里為道士詔許之供帳東門有僚祖餞御製詩云遺榮期入道辭老早抽簪豈不惜賔連其如高尚心贈鑑湖剡川一曲見李白呼為謫仙人年八十六卒小子由亦度為道士賜帛百疋

堅卧不起

甄濟字孟成少好學以文雅稱居青岩山下十餘年遠近渡其仁環山不敢佃漁郡府五辟天詔十至堅卧不起天寶末安祿山反封丹召之濟引鎖受乃使者嘆嘆以病告元和中詔贈秘少監子遂

安南高士

秦系字公緒天寶末避亂剡溪客泉州南安有大松百餘結廬其上穴石為硯注老子跡南安居士與劉長卿相如權德輿曰長卿自為五言七言誠系以偏師攻之

號丹崖翁

唐節玄宗時為縣令去官家於崖下號丹崖翁元結重之作丹崖翁詩碑丹崖其下誰家門前釣舟籬下釣車不知幾峯為其西墉竹出石磴泉飛戶中

煙波釣徒

張志和字子同金華人母夢楓生腹上生志和初名龜齡肅宗命待詔翰林賜令名因親喪不仕居江湖號煙波釣徒每垂釣不設餌志不在魚也號玄真子觀察使陳少游

經常藝文卷之九

一八

五一

表其居曰玄真坊為買地大其廬號回軒巷門前阻水為構一橋號大夫橋陸羽問訊與往來蒼曰太虛為室明月為燭與四海諸公共處未嘗少別何有往來帝賜奴婢各一志和配為夫頰名曰漁童樵青有漁歌三疊傳于世兄鶴齡築室越州東郭椽棟不施斤斧

東園先生

陸羽字鴻漸未知所生及長以易自筮得蹇之漸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吉乃以陸為氏名而字之嗜茶著茶

經三篇上元初隱居若溪自稱素庵翁六孫竟陵子在鹿西公幕府自號東園先生又曰東園子

蓬蒿晏如

權德輿字載之四歲能詩唐德宗朝知制誥在西掖八年風流溫藉為縉紳羽儀結廬江南蓬蒿晏如每遇一勝境得一佳句怡然獨笑如獲貴仕元和中同平章事父阜字子田在祿山幕府度其必反遽去上君拜為起居舍人不就名入卓行集子璩監察御史

經常藝文卷之九

一八

五一

白鹿先生

李渤字潯之隱廬山後徙少室山元和初召拜右拾遺不就韓公與之書有云朝廷士引領東望若景星鳳凰爭先睹之為快又詩云少室山人索價高兩以諫官微不起与兄涉俱隱南康山中嘗養一白鹿號白鹿先生

耐辱居士

司空圖字表聖咸通末擢進士唐景福中拜諫議大夫不赴隱居中餘山王官谷作休休亭號耐辱居士

荆臺隱士

梁震唐末登第過江陵高季興愛其才欲留之震退築室洲上披鶴氅自稱荆臺隱士曰吾老不能渡事人矣

採山釣水

李愿隱居盤谷韓愈送愿歸盤谷序有云是谷也隱者之所盤旋又云濯清泉以自潔坐茂樹以終日採于山義可茹釣于水解可食以大丈夫不遇知於時者之所為也我則行之

編常齋卷之九

一五二

知死未報

傅霖少與張詠同學張顯達求霖三十年不得晚守宛丘有被褐騎驢叩門大呼曰語尚書青州傅霖求見公曰傅先生天下士也昔何隱今何出霖曰子將死矣求報子公曰詠亦知之後一月亮

江湖散人

陸龜蒙字魯望康進士不中居松江甫里有田數百畝屋二十楹嗜茶置園顧渚山下歲收租茶自判品第升并設

蓬席齋東書系龜筆床釣具往來時謂江湖散人歸天隨

子又曰甫里先生自比涪翁漁父河上丈人門有巨石乃

連祖績為鬱林守罷歸無裝取以重其舟者人稱其廉歸

鬱林石

不樂仕進

裴萬頃字無量不樂仕進以為者召為司直在朝賦詩云新築書堂壁未乾馬蹄催我上長安兒時只道為官好老

太方知行路難千里關山千里遠一番風雨一番寒何如

一五三

靜坐茅簷下翠竹蒼梧仔細看遂乞歸

草堂居士

魏野字仲先居東郊祭州堂有水竹之勝出跨白驢蹄草堂居士好彈琴賦詩宋太宗祀汾陰召之辭疾不至一日方教鶴舞俄報中使至抱琴踰垣而走冠某公鎮洛二邀不至遂寫刺訪之仲先葛巾布袍長揖議論典雅相得甚

懽曰盛刺不渡還留為山間寶後與某公詩云好去天上

辭將相却來平地作神仙子開亦不仕孺清逸居士

雲溪醉叟

种放字明逸宋初人自少年有山林之志有別業在終南性嗜酒躬耕種秫處豹林谷所居有林泉之勝自號雲溪醉叟真宗聞其所居幽絕遣畫工圖之

西湖處士

林逋字君復少孤志節高潔小姑山喜吟詩梅詩香影一聯為世所稱有高無幾又正公贈詩云巢由不願仕堯舜豈遺人風俗因公厚文章到老淳畜雙鶴狎之死入

絕常絕筆卷元

五四

雲霄歸則渡入籠中逋亦遊西湖諸寺有客至童子放鶴即棹小舟歸真宗朝賜號和靖先生

雍丘逸民

邢惇字君雅雍丘人真宗幸亳州以布衣召對問治道對曰陛下東封西祀皆已畢矣臣復何言上大悅除許州助教不就及卒人見其勅與廢紙同束在屋梁間

拂衣歸隱

宋孫冕天禧中直史館幾三十年晚守撫州甫及引年即

起詩廳事以見志拂衣歸九華山

廉潔不撓

劉凝之天聖中為潁上令棄官歸徙居廬山之陽歐公與同年高其節賦廬山高以美之有丈夫壯節似君之句朱文公守南康為作壯節亭記凝子由稱其水清玉剛廉潔不撓凜乎邈今五之士張耒云文章似司馬遷談而遷談無其氣節風節似疏廣受而廣受其文學與陳舜俞養犢為騎舜俞作騎牛歌李伯時西騎牛圖黃山谷拜其像

絕常絕筆卷元

一五五

賦詩美之官至屯田員外郎壽八十餘卒

白雲孤鶴

張俞字少愚又字叔才仁宗朝西戎犯邊上書陳攻取十策授校郎歸隱貴城山之白雲溪文潞公田况呂夷簡屢薦之皆不起凡六辭召命有詩云欲作外臣誰是友白雲孤鶴在岩扉遊驪山後夢太貞賜百合香

放浪山水

安昌期皇祐中舉進士調橫州永定尉去官不仕放浪山

水間治平中攜一童至清遠峽山寺遊和光洞數日不還
僧疑為虎所食求之洞前石壁有詩云蕙帳將辭去猿猱
不忍啼琴書自為樂朋友孰相携丹龜非吾藥肯雲別有
梯峽山予暫隱人莫擬夷齊

東郭居士

蔡曾字子飛濬貫經史少為大學生至和中丞相劉沆館
之以訓諸生欲以郊賜恩例官之不就而歸為南園植花
木黃山谷為作南園記有云學問之澤不加于民而孝友

紀常藝苑卷九

八

五十六

睦于子弟文章之報不華子身而輝光發于草木于山中
作生曰青玉據羣山之會作亭曰翠光因高作閣曰觀霞
燕居之齋曰樂靜往行之亭曰浩然所居類市隱槐其地
曰南園自號東郭居士

貧樂有餘

沈思字持正湖州隱君子也隱于東林因名東老能釀八
僊白酒熙寧中呂仙到其家題詩曰西隣已富憂不足東
老雖貧樂有餘好酒釀來緣好客黃金散盡為收書

荆冠退隱

刁約字景純康定中与歐公同在館閣修礼書後直史館
浩然有山林志掛冠而歸築室潤州謁藏春場日游息其
中燕于嵒題詩云年拋造化甄陶外春在先生杖屨中
無為居士

蔡謹字伯恭鉅州人元祐間家居不仕築義書院有志
於學者給之以三十人為率築園植花木為遊憩所謁無
為居士邑有訟不訴之官而決于謹有正烈之風年八十

紀常藝苑卷九

八

五十七

一子明發紹聖中何昌榜及第官至承議郎

高隱處士

林敏政字子仁新寧人年十六輟鄉薦下第歸嘆曰軒冕
富貴非吾願也杜門不出者二十年誅通文經貫穿百氏
元符末蔡元慶薦為之不就徽政和中移家為郡守謂同僚
曰吾宗有隱君子却見之及還朝舉其隱德謁高隱處
士旌其門子仁謝表曰自是難陪其難之遊何敢妄意高
尚之事卧牛衣而待旦搔鶴髮以興懷老其將至有詩文

千卷名松坡集

白雲先生

郭忠孝事程頤受易與中庸後持憲陝西死於國難子雍
隱於長陽縣下魚山乾道初召之力辭授冲晦處士歸白
雲先生

奉身勇退

辛幼安名棄疾號稼軒居士宋寧理朝擁節鉞奉身勇退
悉以家事付兒曹作西江月云萬事雲烟忽過一身蒲柳

經常誌先志元

五八

吉

先衰而今何事取相宜醉宜遊宜睡早起催科早納更
量出入收支乃翁依舊管管竹管山管水

四休居士

孫昉字景初為大醫性恬退自號四休居士黃山谷問其
說對曰粗茶淡飯飽即休補破遮寒暖即休三平一滿過
即休不貪不妬老即休山谷曰以安樂法也嘗賦詩以美
之

作貧樂竺

黃友顏字頽徒作貧樂齋黃山谷以二詩詠之其一云小

山作朋友義重梓與桑香艸當姬妻不須珠翠粧島島窺
陳硯星月入幽房兒報喜炊米浩歌繞屋梁

告老歸田

仇伯玉字粹夫仕宋為戶部侍郎上奏憤乞致仕云乞骸
以老敢希漢傅之高風鼓腹而嬉頽遂老民之至樂得歸
田里

冰壺秋月

經常誌先志元

五九

吉

李侗字頽中號延平先生幼從羅仲素受春秋與朱松為
同門友退而屏居山田草瓢屢空怡然自得閩郡注玉山
具書札聘之以疾卒鄧迪夫曰延平如冰壺秋月瑩徹各
瑕

從白雲遊

褚伯玉字元璩少有隱操往剡居瀑布山三十年滅影雲
棲抗高不食王僧達時為吳郡盡禮徵之一至即退僧達
曰褚先生從白雲遊攜美

買山結屋

宋自遜字謙父南昌人搢臺山詞筆絕高嘗作嵩山溪自述云壺山居士秦老心先懶愛學道人家辦竹几蒲團若枕青山可買小結屋三間開一徑俯清溪候竹栽教滿客來便請隨分家常飯看背小窗連更薄酒三杯兩盞吟詩度曲風月任招呼身外事不相關自有天公官有詞集名漁樵笛譜

著書為業

代淵字仲舉進士為汜水主簿不赴退居青城山著書為樂

卷之十

西昌龍蟠周是修著

嗣孫應鰲如春父校

聯芳類

聯芳者一時英賢或壯而以功業同顯於朝或隱而以道義共樂於野或少俊而以文華齊譽或老退而以名節並高下視瑣瑣之器局者徒抗芝塵俗尚獲一資半級則忻自好至沒世而名不稱者不可同年而語矣采古今通人十餘人著為聯芳傳實手懿範之末後之覽者當知歆慕而勉強行道連英結俊以共成其名焉

陶唐四岳

義仲司春義叔司夏和仲司秋和叔司冬此堯時四岳官也

虞廷三后

伊尹典三禮伯禹作司空后稷教民稼穡播奏艱食為虞

三后

舜命九官

大舜即位命伯禹作司空棄后稷契司徒皋陶士龍納言
伯益虞伯夷秩宗夔典樂皋陶二牧舜命九官也

虞廷元凱

高陽氏有才子八人
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謂之八凱高辛氏有才子八人
伯翳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雍叔豹季狸忠肅恭懿宣慈
惠和謂之八元

齊國三鄒

鄒忌以鼓琴見齊王王喜之後為齊相齊有三鄒子前鄒
忌次鄒衍後鄒奭皆英傑號三鄒

高山四皓

東王公綺里季黃公角里先生秦末避世商岩號南山
四皓

佐漢元功

蕭何曹參起秦刀筆吏後佐漢高祖取天下定元功十八

人何為之者以曹參張敖周勃樊噲鄒商與涓灌嬰傅寬
斬欽王陵陳武王吸薛歐周昌丁復蘇連夏侯嬰

漢興三傑

高帝曰鎮國家給饋餉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戰必勝攻
必取吾不如韓信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
子房以三人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

麟閣功臣

漢宣帝圖功臣於麒麟閣畫見為首次韓增魏相張安世

蘇武劉德丙吉梁丘賀蕭望之趙充國杜延年等十一人

王氏五侯

漢元帝舅王氏兄弟五人同日封侯彈平阿侯商成都侯
立江陽侯根曲陽侯逢時商平侯爵關內侯五侯

雲臺列將

漢世祖中興高功臣於雲臺鄧禹為首吳漢賈援卓茂耿
合寇恂岑彭馮異朱祐祭遵景丹蓋延鮪期耿純臧官馬
武劉隆馬成王梁陳俊杜茂傅俊堅鐔王霸任光李思

修邳丹劉值李道王常實我二十八將應天二十八宿也

殷玄三仁

殷季紂無道微子去箕子被比干死故孔子曰殷有三仁

周時八士

周時一母四乳生八子皆俊彦曰伯達伯延仲突仲忽叔

夜叔夏季隨季駒

晉國六卿

趙襄子無恤范昭子吉射智襄子瑩荀文子林文魏襄子

絳常懿範卷之十

四

曼多趙簡子不唐是為六卿同佐晉國

魯國三桓

魯三家皆桓公之族曰公父其後為孟孫氏曰叔牙其後

為叔孫氏曰季友其後為季孫氏是為三桓時執國政

戰國四豪

齊孟嘗君田文趙平原公子勝楚春申君黃歇魏信陵公

子无忌為戰國四豪好賢重士門下客數千人

漢庭八俊

馮異順帝陽嘉中詔遣八使巡行風俗拜周舉為侍中杜
喬周詡馮遂樂巴張綱郭舉劉班並光祿大夫分行州郡
宣布教化舉實誠否天下號曰八俊

漢庭多士

漢季多士以竇武陳蕃劉淑為三君言一世之所宗也李
膺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為八俊言人之英
也郭泰范滂并勲巴肅宗慈愛馥然竹羊陟為八顧言能
以德行引人也張儉翟超岑暉范康劉表陳翔孔昱檀敷

絳常懿範卷之十

五

為八及言能導人追宗也度尚張邈王孝劉儒胡毋班秦
周番向王章為八厨言能以利救人也

汝南六士

郭伯尚黃叔度周子居文伯堅封武興盛孔淑為汝南六
孝嚴順帝朝太守李偃選以應舉

潯陽四隱

翟陽字道保不屑世事人有饋遺一無所受數為國子博
士不起子莊莊子矯矯子法皆有高行公車徵之皆不就

四世隱行號潯陽四隱

涼州三明

段頴字紀明初舉孝廉舉為青康明縣然明並知名顯達

京師稱為涼州三明

濟北五龍

兒昭漢桓靈間人濟北黃賢傳云兒昭載析徐晏夏隱劉

彬時人號為五龍

後漢八及

晉書卷之十一

宋楷後漢人與田盤陳耽薛郭宋布唐龍以客宜褒為八

及張俊等亦名八及此非

建安七子

徐幹字偉臣魏人擅名東土與陳琳阮瑀應瑒劉楨曹植

王粲皆好文章號建安七子時號騷於千里仰高足而並

馳

八公同辰

晉武帝以何曾為司徒司馬平為大宰鄭冲為大傅司馬堅

八公同辰為司馬石苞為司馬陳騫為大將軍王祥為
太保所為八公同辰板麟附翼者也

一臺二妙

衛瓘字伯玉咸寧中加侍中時索靖為尚書郎俱善草書

第一臺二妙子恒工草隸為四縣書勢恒子瑒玠字叔

賓風神秀異仕晉為太子洗馬

竹林七賢

阮籍嵇康山濤劉伶阮咸向秀王戎七人常為竹林之

遊號竹林七賢

金谷名友

賈誼開閣延賢金谷園二十四友潘岳為之首次石崇左

思陸機陸雲郭彰劉琨歐陽建杜斌王粹鄒捷崔基劉琨

周恢陳珍劉訥繆徵擊虞諸葛詮和郁牽秀許猛劉興杜

育並附會于謚

潯陽三隱

陶淵明居柴桑周續之入廬山劉遺民入匡山時號為潯

陽三隱

陽三友

八伯八俊

羊曼與阮放等八人相友善號宛州八伯阮放為宏伯
鑒為方伯胡毋輔之為達伯卞壺為裁伯蔡謨為朗伯阮
孚為誕伯劉綏為委伯羊曼為驥伯擬古八俊

蘭亭詩友

王逸少為會稽內史上巳日與同僚宴于山陰蘭亭賦詩
成四言五言各一首者十一人王逸少謝安謝萬王肅之
裴之林之微之徐豐之孫綽孫統王嶠之成五言一首者
十五人郝曇華茂庾友王豐之魏濟謝繹曹茂之庾薤華
平桓偉王元之蘊之渙之孫嗣餘詩不成罰酒者王獻之
等十六人宋景祐中會稽賈蔣俊永和故事

晉朝五雋

閔鴻與薛蕙紀瞻顧榮賀循號五雋張華曰皆南金人

華陰三高

鄭雲叟舉進士不中入少室山為道士徒華陰山與李遵

殷維隱之友善世號三高晉高祖以諫議大夫召不起賜
號通逸先生

虎溪三笑

陸德靜晉末道士號尚寂先生僑黃錄科教與遠法師送
陶靖節不覺過虎溪相與大笑而別世傳為三笑圖

大學六儒

隋實士榮開皇初上徵山東文學之士馬光張仲讓孔彪
張賈叔實士榮劉祖仁等六人並受大學博士號六儒

瀛洲學士

唐太宗開文學館召名臣為學士天下謂之登瀛洲房玄
齡杜如晦虞世南李元道李守素于志寧蘇世長姚思廉
許敬宗顏相特孔穎達薛元欽蔡允恭孟文達陸德明褚
亮蘇易簡等十八人號十八學士

凌烟功臣

唐太宗貞觀中置功臣於凌烟閣奉饗何則王莽恭杜如晦
房玄齡虞世南魏徵高開山張公瑾長孫无忌段志玄屈

突通程和節李靖裴紹張亮尉遲敬德劉洪基侯君集劉
政會蕭瑞唐儉李勣長孫順德等二十三人誦凌烟功臣
文章四友

杜審言字必簡才高傲世曰吾文章當得屈宋作衙官吾
筆當得王右軍北面与李嶠融韋味道為文章四友与
盧藏用等為方外十友中宗朝為修文館學士病甚謂宋
之問曰甚為造化小兒所苦子開閤子甫

吳中四士

紹常藝苑卷之十

一十

包融開元中為集賢院學士与賀知章張旭張若虛齊名
號吳中四友

全君四儔

呂大一首負才華開元中張嘉貞為中書令薦呂大一首
延嗣負加靜崔訓皆位清要時語曰令君四俊苗呂崔員
滋為監察御史

十八學士

庾子元少負才名開元中拜張說徐堅李述趙點賀知章

趙冬曦馮德選庾子元佞行果母照張會真戚冀壹李子
訓東方顯陸玄泰李良金欽孫吕向為十八學士面形繪
像有贊

竹溪六逸

孔巢父与李白陶沔韓準裴政張叔明居徂徠山號竹溪
六逸

方外十友

唐盧藏用字子潛始隱終南少室二山有意用世時人目

紹常藝苑卷之十

一十

為隨駕隱士司馬承禎召至闕下藏用指終南山曰此中
有嘉趣趣司馬曰仕宦之捷徑耳中宗朝為中書舍人与
陳子昂陸餘慶杜審言宋之問畢構郭襲微司馬承禎趙
貞固釋懷一為方外十友

唐世四變

盧東美韓舍張正則崔造四大夫謂之四變雖處而未仕
天下許以為相

北京三傑

吳少微唐人与魏谷倚富嘉謨並負文名時稱北叢三傑

咸通十哲

吳罕咸通末京兆府解試試月中桂詩李建州主試許

棠張喬俞坦之劇燕任濟吳罕張曠周縣鄭谷李極遠溫

憲謂之十哲

香山九老

胡杲孟浩然張洋劉真白居易鄭櫛盧真秋兼謨盧瑞九

人皆養高不仕人慕之繪為九老圖

經常藝苑卷之十

汾陽六客

杜鴻漸張鑑喬琳陳少游杜黃裳高郢六人皆郭汾陽幕

中也後俱相

河東三鳳

薛元敬少与從兄收揆兄德音齊名世稱河東三鳳元敬

唐十八學士中人後除太子舍人專掌文翰

五相一漁

白居易令司東都詩寄白守陳絳曰白首故情在青雲佳

空同時六學士五相一漁初謂裴慶崔群裴相王曄

及居易也

盛唐四傑

王勃字子安幼穎悟文采冠絕与楊炯盧照隣駱賓王同

時以詩齊名號四傑

大曆十子

盧綸字允言与胡綏起李端司空曙言中孚崔峒耿湓夏

侯雷苗發能以詩齊名號大曆十才子

經常藝苑卷之十

飲中八仙

李太白賀知章李適之汝陽王李進崔宗之蘇晉張旭焦

遂為飲中八仙

西峴倡和

刁衍仕南唐為秘書後歸宋直秘閣与張詠丁謂陳越晁

迥李崇諱薛暎李雄劉鵬鮮雅任隨錢惟濟等十五人倡

和成集命曰西峴集揚大年序之并採景純直史館

西峴集

白淳化中与李至賈黃中呂蒙正易簡同拜翰林
蒙詩云五鳳齊飛入翰林白西入翰苑凡二十年

二十四氣

遼肅有文行真宗景德元年密探群臣有聞望者二十四
人召對崇政殿置于基省館閣鞠仲謀郝大冲遼肅宋協
李玄馬京何亮衍大素陳昭度崔端趙相姜昉滕涉曹廣
周絳謝濤高謹微張若谷黃甫逸陞玄圭李奉天崔遵度
陳越皆唐修文館學士好事者號為二十四氣

江西三瑞

蕭定基字平一景祐間為殿中侍御史仁宗嘗題殿柱云
彭齊之文章楊丕之清操蕭定基之政事為江西三瑞基
三子汝諧汝礪汝器孫服俱及第

慶曆四諫

余靖與王素蔡襄歐陽修仁宗慶曆中同為諫官號四諫
昨陽五老

馮平至和中与杜衍王煥畢世長朱貫威以耆德掛冠懷

暇日宴樂為五老會賦詩酬唱平詩云
霞暖吟罷秋潭冰石寒錢明逸為昨陽五老圖序

南山三友

高釋字文悅開種放隱終南山擇亦築室豹子谷與張山
堯許勃號南山三友寇準薦之不起仁宗賜號安素居士
天聖四卿

藍承天聖中与趙誠宋宜陳悅于泉州朱明院讀書後皆
登科同時為列卿故朱明院有四卿堂

元豐耆英

文彥博與富弼王拱辰席汝言王尚恭趙丙王詒言劉几
馮行已楚建中張同張燾司馬光等十三人神宗元豐中
俱以年高者郡為耆英會雒陽多名園古樹水竹林泉之
勝諸老鬚眉皓白衣冠甚偉洛陽太平盛事也

眉山三蘇

蘇洵字明允號老泉長子軾字子瞻號東坡居士次子轍
字子由號穎濱神宗朝父子兄弟皆以文行著名並稱三

蘇

閩中先生

陳襄字述古閩人與卿士陳烈周希孟鄭穆為友四人者氣古行高磨礪礪琢相期以天下之重為已任謂之四先生後知河陽縣熙寧初召知諫院遷直學

元祐七老

朱光復元祐中同時掛冠休退者孫諭吳師道梁宏賈亨王耆張叔達與布衣唐愈為七老會五日一集飲酒賦詩

元祐四友

韓維字持國與司馬文正呂正獻王荊公為四友元祐初除門下侍郎子元龍元吉鄉南澗名宋文獻政事為一代冠冕

蘇門四士

晁補之字无咎詩有名在揚州與東坡偕和有鷄肋集行於世王安見而奇之與黃山谷秦少游張耒同遊東坡之門號四學士

廣州八賢

字仲甫華趙祖平嶺南又與曹彬同下江南以功拜宣徽北院使謚武惠其向敏中余靖魏瓘陳世卿邵華陳易從張頤為八賢廣州有八賢堂

龍眠三李

李公麟字伯時元祐中登第二等書圖畫時以此顧陸元符中歸老肆意泉石間作龍眠山莊圖自號龍眠居士與二弟公廣元中號龍眠三李

濂洛六宗

周敦頤字茂叔號濂溪先生程顥字伯淳號明道程頤字正叔號伊川邵雍字堯夫天龍節張載字子厚號橫渠司馬光字君實封溫公為濂洛六君子其學至朱文公先生集其大成

中興四將

劉光世與岳飛韓世忠張俊並立武功號中興四將
錦江四俊

姚勉號雪坡瑞陽人實祐狀元及第為文數千言頃刻可就雪坡集行於世除太子舍人與胡仲雲劉元高黃夢炎
號錦江四俊後皆顯宦

江西法嗣

徐俯字師川懷實負氣七歲能詩為其舅山谷所知呂居仁作江西詩派圖列陳無已等二十五人為法嗣陳無已潘大臨謝無逸徐俯洪朋洪炎林敏修林敏功王直方洪芻饒節高荷汪革李彭晁冲之潘大觀江端本李彭謝遵

續常盤苑卷之十

一八

楊符何覲韓子蒼夏均父僧仕可僧善權等皆出於豫章

大學五賢

胡憲與王十朋馮方登蔣李浩在大學為五賢拜八品京官于時館閣之士載酒殺租于東門外

至道九老

朱昂字舉之少為學先是米遵度謂之米萬卷目昂為小萬卷宋鼎退叟又二亭曰知止曰幽棲與李昉張好問李運朱琪武元成僧贊寧觀石楊徽之而至道九老欲繼洛

中九老而未遂卒門人謚曰正裕先生

建昌十賢

宋建昌人郡有十賢宋彭年李泰伯曾子固子宣子開王元咎呂南公鄧伯溫宋京宋表皆郡之先達

德安四賢

連舜賓徐州人歲饑出穀萬石捐價糶之惠及鄰邑歐公表其墓二子庶庠相繼及第初從學於二宋故德安府有四賢堂張文潛為之記

續常盤苑卷之十

九

經術三賢

喬執中以經術教授與孫莘老秦少游齊名號三賢

宋代三豪

杜默字師雄豪于歌石曼卿豪于詩歐陽永叔豪于文默上永叔詩云一片雲堊通明月萬丈詞焰飛長虹乞取一杓鳳池水活起久旱蟠泥龍

元代四賢

雙集為翰林與楊仲弘范德機揭曼石同時齊名號四賢

德報類

積德食報不計其躬必於其後生人易曰積善之家必裕餘慶又曰作善降之百祥此天道所必歸也古今天下當昌盛大者莫非積德之報特求其顯著者通三十六家書為德報傳世觀者有所興起

賢棄識人

趙盾諫晉靈公之不若公患之飲酒酒然甲將攻之初盾嘗與舍騎乘見靈輒病不食一日盾食之為羹食與肉實細常熟范卷之十
諸豪而与之既而身公為介倒戰以禦從而免盾之難問其故對曰賢棄之識人也不告姓而通

結草之報

魏顆武子之子也武子有嬖妻甚愛之范縹曰死後嫁此妾疾革又曰必以為殉及卒顆嫁之曰決弱則亂吾存與治命也及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秦遂猛婦也縹見老人結草以抗杜回回顛而縹救獲之縹夜告老人云余乃所嫁婦人之父尔用先人治命予是以報

保障皆陽

趙簡子執使尹鐸為晉陽請曰以為蘭絲子以為保障半簡子曰保障我尹鐸損其尹教簡子簡子無恤曰晉國有難必以晉陽為歸簡子卒無恤主為密守而求地于韓魏皆与求于趙不与率韓魏之申以攻趙襄子出趙晉陽三家圍而灌之城不沒者三版沉寃產姓民無叛志襄子陰与韓魏約共滅知伯而分其地

取債然券

馮煖貧之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曰文願寄食門下君受之後問門下客誰能為文取債於薛者煖曰能即治裝同契券而行辭曰債畢收以向市而返君自觀吾家窮富有之者煖之薛召諸民用債以合券不能与者悉燒其券民皆稱萬歲孟嘗君恐煖曰今薛民親君孟嘗君竟為薛公終于薛

德勝不祥

叔敖為兒時出遊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注曰母曰兒

聞見兩頭蛇者必死恐後人見乃殺而埋之母曰汝有陰德必有陽報德勝不祥仁者禍從遠矣後救為楚柱

赦罪賜酒

秦穆公嘗以善馬野人共將之吏逐得飲法之公曰食善馬不飲酒傷人皆賜酒而赦之後送晉惠公賜晉已而信秦合于韓公為晉軍所圍有三百人馳見晉軍解圍遂脫穆公以返問之乃城下食善馬者

種玉之緣

陽雍伯嘗設義漿給行人三年有一人飲訖懷中出石子一升与之曰種此生美玉并得好婦後北平徐氏女為婚徐曰得白璧一雙乃可雍伯于所種處掘之得白璧五雙以聘名其地曰玉田天子聞而異之拜為大夫生十男皆俊異位至卿相

樂施貧窮

符雅為人樂施乞人填門曰天下物何常今日富明日貧耳後仕至高書令子孫世顯

遺不遺

樊重家貲巨萬賜給宗族恩加鄉閭貧者數百終其令焚其契券子宏為世祖之舅拜光祿大夫家立累昌

長活饑民

韓韶穎川人為襄長流民入界者甚眾韶開倉賑之主者爭不可韶曰長活溝壑之人以此伏罪舍矣入地矣穎川四長其後遂興

後立必興

王翁孺武帝朝為繡衣御史嘆曰吾聞活千人者有封爵所活者萬餘人後立其興乎子禁禁女為成帝后子譚商立報逢時同日封侯鳳曼崇共八子皆貴顯

繡被墜前

王忱字少林嘗詣京師于室舍中見一書生曰吾腰下有金十兩願以相贈乞收骸骨忱候書生平賣一勛營葬餘金置棺下後為大度亭長有駿馬馳入亭而止大風吹綉被墜前乘馬到維縣馬逸入他舍主人曰汝我家馬也忱

因言葬書生事主人悵然曰我子也好金名大恩久不報天以彰卿德耳

積惠忠孝

張顥為梁王相積德忠孝一日見一鵲墜地化為圓石顥推破之得金印曰忠孝侯印顥表聞藏秘府靈帝朝為大尉封侯

門容駟馬

于公門閭壞父老共葺之公曰少高大令容駟馬高車我

結常錄卷之十

一四

治獄有陰德子孫必有興者子定國甘露中拜相封西平侯孫永為御史大夫郡中為于公立生祠

銅鈎致顯

張氏居扶風其先為郡功曹積德累世晨起當朝有鳩從盛塵上飛下凡前功曹曰鳩何來為鳩飛上盛塵為福飛入我懷開懷待之飛入懷中探得銅鈎帶之官至太守九卿有蜀客至長安私賂張氏婢竊鈎與客客喪鳩懼而却還張氏得鈎浸為二千石後因失鈎遂衰

啣環報德

勣寶年七歲行於華山見一黃雀被瘡為鰥鰥所損覓而憐之因収于巾箱內採黃花以餒之經十餘日瘡愈旦去暮來忽一日變為黃衣年少与玉環一雙報曰好厚此環子孫累世為三公震秉賜修其後也

漂母進食

韓信淮陰人少時家貧釣于邳城下有漂母見信饑寒之歸家与食留止十數日信謝之曰吾必厚報母母曰吾哀

結常錄卷之十

一五

王孫而進食皇望報手後信為楚王都下邳召漂母贈以百金

黃牛祀龜

殷子方宣帝朝至孝德行著聞臘晨炊甕神形見方再拜受慶家有黃牛因以祀之自是暴然巨富田七百餘頃子方嘗言我家子孫必大後有殷典為漢衛尉典孫隣隣長子識次子典女麗華為光烈皇后

飛錢至富

尋河陵人卅以德義著聞家貧一日因大風雨飛錢至家旁有遺誤落者拾之皆富至千萬擅名江左

鑿井得銅

龐儉家世純惠以其父隨母流落後居閭里鑿井得銅遂富因求奴得老蒼頭于家數日蒼頭自言堂上母是我婦母聞之乃問婦大氏女字阿閨左足下有黑子右腋下赤誌如半柳大母曰我翁也遂為夫婦如初時人語曰閨里龐公鑿井得銅買奴得翁

設瓜得葵

孫鍾少家貧種瓜瓜熟有三人來乞瓜鍾引入菴中設瓜及飯飯訖謂鍾曰蒙君厚惠今示子葬地欲得世之封侯乎欲為數代天子乎三人曰我司命也君下山百步勿返顧鍾下六十餘步垂為白鶴飛去鍾遂于其葬母塚上有氣屬天鍾後生堅堅生權權生亮亮生休休生和和生皓皓為晉代所伐降晉封歸命侯

為善最樂

東平憲王劉蒼顯宗同母弟也來朝上問王處家何等樂對曰為善最樂及卒顯宗東巡幸其官追感謂其子曰思其人至其鄉其處在其人山因泣下幸其陵祀以大牢散米賑急

全琮字子瑾父柔使運米數千斛到吳市易琮散用空舡還曰所利非急而士大夫方有倒懸之急故賑贍之龐統稱之曰卿好施有似汝南樊子昭亦一時之佳也仕吳為緩南將軍封錢塘侯子憚歸魏世顯

富而好施

魯肅字子敬臨淮人富而好施周瑜嘗候之求資糧肅家有兩困米各三千斛指一困与之後仕吳為奮武校尉子孫世蕃

賑恤宗族

种暠字景伯河南人父有財三十萬卒暠悉以賑恤宗族凡里之貧者武帝朝王湛舉之為孝廉官至益州刺史遷司徒子岱舉孝廉不就次子拂官至太常孫邵官至諫議

回酒賜灸

陰鏗字子堅為湘東王法曹參軍嘗與賓客宴見行觴者因回酒賜灸授之衆皆笑鏗曰吾儕終日酣酒而執爵者不知其味非人情也及侯景亂鏗為賊擒式力救之得免乃前行觴者

出粟賑饑

李士謙家富嘗出粟數千石貸鄉人值歲飢負債家設酒增券至春又出糧種分給趙郡農人曰此李參軍遺德也

綱常紀義卷之十

光

仕陳為開府參軍歸隋不仕其後乃世顯

立積醇德

岑文本字景仁世積醇德少時止亭避暑有叩門云上清童子元寶參衣上清五銖之服出至牆下不見極之汚古錢一枚自是富盛年十四父之象坐獄文本詣司隸理冤作蓮花賦合盛稱賞父克遂直貞觀中為中書令儉素自甘不治產業家事皆令其弟文昭主之

二郎必做

二祐字景叔世積陰德趙太祖命使魏州曰卿還當與王

溥官職及還得請武曰意公作王溥官職矣曰祐不做兒子二郎必做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子孫必有為三公者天下謂三槐王氏官至兵部侍郎子且字子明相真宗子景德祥符間福祿崇名者十有八年謚文正三子雍仲素素字子儀仁宗御筆除四諫官素其一也帝曰王素真御史也時目為獨學鵠出入侍從將帥三十年餘以工部尚書致仕謚懿敏子華文正之姪質字子野其在相門弗驕弗華以貧為實仁宗親歷蔡州廣州荆南數郡所至有水菓

綱常紀義卷之十

三

世德醇厚

父預世德醇厚真宗朝赴鄉舉遇一村儒曰此行登第矣有書一卷授君乃左傳第十冊曰宜熟以取富貴會李惠知貢舉試鐫鼎象物賦事在卷中一揮而就遂擢甲科官至戶部侍郎致仕

編竹渡蟻

宋庠字公序初名郊仁宗命改令少時與弟和逢一異
僧曰小宋當魁天下大宋亦不失前名又十年大宋又遇
之僧曰公已活數萬命乎當為大魁庠自記云北堂議
為大水所侵編竹為橋以渡之必以此唱名小宋第一
童獻太后謂弟不先兄命大宋第一小宋第十後並入翰
苑嘉祐中拜相封荳國公治平中封鄭國公謚元憲澤流
浚裔

義田賑族

范仲淹字希文

仲淹字希文輕財好施厚於族人於姑蘇買良田數千
畝為義田養族之貧者嫁娶喪葬皆有贍給子孫守之如
此者數世不替四子純祐純仁純礼純粹純仁元祐初拜
右相孫賈世襲顯榮

義莊賑窮

汪大猷字仲嘉在四明置田二十畝以為義莊欣慕者衆
積置三頃耶守遇士族之貧者家有言山隨事白郡郡下
莊給之為无窮之利初調衢州江山尉分鄉贍捕境內肅

然後有勸德之陳龍北明在開州之通舟為當口其
在三衢只見說江山孫耐之賢孝宗朝除義興府判并學
士其浚世昌

雨金十斛

翁仲孺渭川人也世積陰德一日夜雨金十斛于其家
富与王侯等

拾金還婦

范元之衢州人素負高志讀書歲暮洛中水陸拾金銀
一囊于崑陽讀子曰人以此財為命萬一獲失其財自
于溝壑性謹命將如之何翌日父子携金于崑待之果
有一婦悲訴而生元之詰其故夫坐獄當死易田得金至
其失之元之即以還之朋與父子交為慶一其昔為難
守

同居類

同居共產累世不分古今所難蓋能純惠焉祖教習有法撫諭有道者不能也來其尤者通十五家別為小傳觀者知所向慕則于處父子兄弟當有以異于陋俗矣

兄弟同居

田真兄弟三人堂前有紫荆一樹茂盛兄弟欲分財異居紫荆忽破為三明日枯死真兄弟相感復合紫荆亦復茂

三世同居

蔡邑字伯奇性至孝三世同居熹平中與楊賜共六人字自書冊鐫碑立于大學門外漢末董卓碎之為祭酒遷侍御史又遷侍書御史又遷尚書三日之間周歷三臺所著詩文凡百四篇行于世

封延伯字仲連三世同居為梁太守有高士風天下稱之董陽三世同居詔榜為行董氏之間

崔佳總麻親三世同居光德里宣宣聞之嘆曰崔家一門孝友可為世族法六子邠邠邠邠邠邠字處仁元和中

為吏侍兄弟六人同奉朝請官皆二品時大常大閱四部樂都人縱觀邠去帽親其母與都人崇之宣宗題其家曰德星堂里曰德星里

四世同居

譚宏實四世同居詔旌表門閭蠲其租稅

鄧文瑞瑞陽人唐藝林實錄云四世同居五百餘口長幼睦婣衣無常主開元中詔旌表其門閭

五世同居

蔡虞字子深五世同居閭門雍睦有園去宅燕人盜之虞以園多荆棘使奴開道盜覺之未請罪

七世同居

范幼春有操行七世同居家人无怨色為世家稱首

高崇文七世同居開元中再表其門高霞崇五世不異居建中初旌表其門崇文元和名將也平劉闢封南平郡王霞崇三時名將討蜀有功封威義郡王

八世同居

邵榮八世同居庭无間言朝廷旌表其門閭蠲其家租稅文獻八世同居朝廷旌表其門閭蠲免租稅為世名家

九世同居

張公藝九世同居東平壽星縣北齊隋唐皆旌表其門閭麟德中高宗封泰山幸其宅召見問睦族之道公藝請紙筆書恐字百餘以對

累世同居

繆彤汝南人兄弟四人同財業

戶自極諸婦謝罪更為敦睦之

全

李宗諤字昌武為翰林學士故相國李昉之子也能守先法父而不衰子孫數世至二百口猶同居共爨田園邸舍所收及有官者俸祿皆聚之一庫計口日給餉婚姻喪葬所費皆有常數分命子弟掌其事世遵宗諤規制

南唐陳廩江州德安縣人十世同居長幼七百口每食設廣席以次坐而共食之男女未冠笄皆別坐有畜犬有餘

共一牢食一犬不至諸犬為之不食升元初太守以聞唐主命使其家旌表其門閭至宋太宗時一十八代不分居再加旌表號義門陳氏

綱常懿範十卷

江西巡撫
採進本

明周是修撰是修初名德以字行泰和人洪武中
舉明經由霍邱訓導改衡府紀善燕王兵入死之
事迹具明史本傳乾隆四十一年

賜諡節愍是編前有自序稱因閒居感其母彭氏教以
忠孝大端因採輯前言往行凡十六門曰明王良
相名將循吏忠烈純孝女德友悌交契儒宗才傑
世昌清隱聯芳德報同居通一千三百九十有六
條解縉作是修墓誌楊士奇作是修傳亦皆稱其
嘗撰是書與此本合史稱其嘗輯古今忠節事爲
觀感錄與此不同或一書而二名歟案是修授命
成仁爭光日月作此書以培植綱常行不愧言尤
足以風動百世自宜錄之以傳久遠然核其所述
大抵荒陋舛鄙類村塾野老稍知字義者所爲殊
不似是修之筆殆原書久佚而其後人贗補之如
張九齡千秋金鑑類也故今惟錄其文集而是書
則附存目焉

爲善陰騭十卷

〔明〕成祖朱棣撰

山東省圖書館藏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爲善陰騭

十卷《提要》

御製爲善陰騭序



朕惟天人之理一而已矣。書曰：惟天陰騭下民。蓋謂天之所以默相保佑之於冥冥之中。俾得以享其利益。有莫知其然而然者。此天之陰騭也。人之敷德施惠于人。不求其知而又無責報之心者。亦曰陰騭。且人之陰騭固無預於天。而天之所以報之者。其應如響。嘗博觀古人。徃徃身致顯榮。慶流後裔。芳聲偉烈。傳之千萬世。與天地相爲悠久者。未有不由乎陰騭之所致也。然而代有先後。時有古今。簡籍浩穰。難於編閱。萬幾之暇。因采輯傳記。得百六十五人。復各爲論斷。以附其後。并系以詩。次爲十卷。名曰爲善陰騭。特命刻梓以傳。俾皆有以

顯著于天下。且令觀者不待他求。一覽而舉在目前。庶幾有所感發。勉於為善。樂於施德。而凡斯世斯民。皆得以享其榮名盛福於無窮焉。故序

永樂十七年三月十三日

為善陰騭目錄

第一卷

蔣王靈應

二真成仙

魏顥從治

叔敖埋蛇

隋侯獲珠

李冰堰水

于公爭獄

比干受策

丙吉不伐

陽雍給漿

盛吉泣囚

陳臨善政

楊寶救雀

卓茂循良

伏湛分俸

第二卷

鄧禹不殺

王丹化俗

鍾離憫恤

李善保孤

袁安出罪

魯恭三異

黃香憂濟

郭躬寬平

曹褒坐免

趙憙徙黨

史弼守正

韓韶發廩

陳寔止盜

劉寬溫仁

孫鍾飯客

劉翊濟眾

王忱敦義

第三卷

仲堪葬棺

許遜昇真

毛寶放龜	文璣無怨
大亮仁厚	道琮葬友
唐臨不寬	嚴譔詳審
仁傑申理	有功仁恕
郭震助喪	延年免難
楊旬寬惠	羅珣給藥
裴度仁恤	韋丹活龜
崔郾周給	
第四卷	
弘敬延壽	李珪平量
敏中護遺	孫泰重義
熊慎放魚	元之不貪
范宰擇嫁	彥賓還女
劉軻改葬	劉翺禁溺
建中補漏	禹鈞行善
曹彬仁惠	王祐公直
公瑜輟資	王永減稅
王濟利民	
第五卷	
若水察誣	堯叟濟人
堯佐興利	王相振飢
查道傾囊	張慶潔獄

韓琦德政	仲淹經濟
張詠惠民	允則蠲輸
王曾代償	王質明惠
歐陽求生	富弼拯災
宋郊渡蟻	永叔吏事
趙鼎仁直	
第六卷	
胡宿濟利	蔡襄放鵝
馮商還妾	楊忠惠商
吳奎義莊	仁霸直寬
陳洎公忠	公亮與錢
元發禦箭	蘇軾惠愛
承逸好施	趙抃獻疑
馬默全生	百祿活降
純仁變舟	陳亢瘞殍
之純掩骼	
第七卷	
朱軾代納	汝楫贖命
立節持法	葛繁便利
仲淳歸金	留臺安分
時校歸喪	文規理枉
林積還珠	趙秋資鄰

二張醫報

知可慶神

傳啟舉喪

楊參審辨

張馮惠衆

蔣生還產

王令嫁孤

第八卷

叔通娶亞

吳五賑貧

三歸行義

必大免吏

允文舉子

世昌拯疾

張洽雪冤

庭式娶瞽

崇禮施棺

張逸異政

大錄守法

鄭丞止暴

為善陰陽

未目錄

四

夷伯憂感

袁生歸妾

馬父哀喪

王縉焚香

第九卷

李謙燒券

彭矩積善

天福平糶

宗仁濟渡

元植愛物

祝染施粥

孝基歸財

喻參療鶴

劉肅辨析

子貞拯飢

秉直散財

伯林息民

嚴實活衆

希憲德化

田滋廉能

思丁寬仁

第十卷

維禎禱神

天章治行

楊王感神

徐王積慶

徐達大功

沐英忠愛

大海英烈

胡深保衆

陶安惠政

革溢愛民

練氏全城

曾婦禦寇

陳母祠塚

郡君却金

文妻固盟

周婦感悟

為善陰陽

未目錄

五

為善陰陽目錄

為善陰騭卷之一

蔣王靈應

蔣子文廣陵人也豪縱好飲不拘行檢嘗自謂已骨青死常為神漢末為秣陵尉遂盜鍾山下賊擊傷額因解綬縛之有頃而亡吳先主初其故吏見子文於道乘白馬執白羽扇侍從如平生見者急走子文追謂之曰上帝以我正直無私多行陰騭命我為此土神以福尔下民尔可宣告百姓為吾立祠吳主以為妖言不之信後有蟲入人耳及火災之患吳主乃封為中都侯加印綬立廟其患遂息因改鍾山為蔣山表其靈異晉蘇峻作難列營山前兵勢甚盛却鑒禱於廟以祈陰助比臨陣峻方乘騎督戰忽見神人介冑揮劍擬峻馬為善陰騭

宋書卷之十

躡而墜被擒斬之符堅入寇會稽王道子以威儀鼓吹求助廟下奉以相國之號堅因望見八公山上草木皆作人形風聲鶴唳皆以為晉兵所至憚然有懼大敗而還宋孝武帝孝建初加相國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封王爵梁武帝天監中旱甚詔神求雨一日當神上忽有雲如織候忽霖雨大降帝備法駕躬謁謝焉時魏軍圍鍾離神報許扶助既而無雨水忽驟長遂挫敵人凱旋之後廟中人馬足皆沾泥濕南唐主以神勝敵剋亂為人除害追諡莊武仍令有司修飭廟宇宋仁宗景祐二年增修宏麗賜額惠烈自是凡遇旱潦叩之立應疾病祈求者無不痊愈數百里中生民咸所仰賴我太祖高皇帝龍飛淮甸削平僭亂統一寰區定鼎金陵神陰

加佑助功莫太焉朕荷

皇考

皇妣鞠育恩勤斯須無間爰自幼歲以疾疢所嬰嘗致禱于神冀加保佑果蒙神庇尋獲痊安由是恒履康吉恭膺天命撫御華夷海宇真安民物繁阜莫非神之貺也遂加封神為忠烈武順昭靈嘉祐王歲時設祭焉

夫忠貞英烈之士生於世也憂國不羈流俗罕識之然其一念之誠悠久不息苟可以利邦家安眾庶雖捐軀隕命有所不顧是以歿而為神必能護國庇民助順殄逆救災卹患扶善懲邪雖處幽冥而威靈烜赫凜然如生使遠近見聞者敬畏尊奉恒享血食良非偶然也觀於蔣子文可見矣子文生於漢末在鄉里不拘細行仕為邑尉乃能勤勞徇物慷慨憂時及追逐草竊奮不顧身竟以死勤事其秉心不回如此既而復以靈異昭示於人當時為之立廟以妥其靈尔後誅叛逆安國家蘇旱潦拯疵癘澤被中區績昭後代千有餘載英靈儼存以至儲祥集慶默祐朕躬協應休徵嗣承大業陰功厚德奚可名言是宜褒封爵秩載在祀典歷萬世而不刊也猗歟盛哉

宋書卷之十

詩曰 青骨生來異眾人 自知死後必為神 果然血食逾千載 廟貌巍巍久更新

又 漢季為官尉秣陵 窮追草竊竟捐生 英魂耿耿常如在 萬古千秋顯聖靈

又

身騎白馬氣揚揚

故吏相逢大道傍

又

立廟妥靈民受福

火災蟲患悉消亡

又

蘇峻提兵逼石城

鍾山左右盡連營

又

當時却鑒求神助

誅戮渠魁晉室寧

又

符秦南寇逼淮淝

陰賴神靈壯國威

又

草木疑兵風鶴應

雄師百萬總奔馳

又

當年北虜寇鍾離

大水俄生即退師

又

欲識神功何處是

廟中人馬足沾泥

又

天祐蒼生啓聖明

神能效順助威靈

又

金陵定鼎基圖壯

物阜民安樂太平

又

吳天罔極德恩隆

曾叩神靈祐朕躬

又

果沐洪庥承大業

加封徽號答神功

又

鍾山佳氣日絪縕

廟宇森嚴爵位尊

又

護國庇民功德大

縣縣香火永長存

二真成仙

徐知證系出偃王之後五代時南唐人與其弟知諤並英邁絕倫寬仁愛物忠君孝親崇信三寶同心好善精勤至道脩齋設醮日常持誦玉皇真經并寶號兄弟俱事吳其後知證封江王知諤封饒王鎮金陵戰守有備撫輯流亡控扼二十餘州氓征就寬軍給以饒休蠻洞蠻守條死要推耆嬉遊連手歌謳上無所怨下無所讎江南之民舉賴以安後奉命帥師攻閩恐良善荼毒乃發至願每五更望北拜斗早膳恒素

食祈殄兵革南盡勞來百姓諸郡望風以城降父老食

漿擁道迎之次峽江有潰卒數百阻山為亂立命殲其渠魁

餘卒棄甲呼舞不戰而收民皆安堵雖田園蕪穡一無所犯

乃相與謀曰此吾復生之父母也立祠於龍峯以祀之未幾

兄弟相繼仙去遂為斗中都水使者出入天宮積行累功默

佑下民俾人皆盡忠行孝崇信三寶遇歲旱民禱祠下祠前

潭水深不可測俄有靈蛇出蜿蜒于几桉間色如丹砂雲起

潭面竟日不收詰旦果雨歲大熟一日漢溪霖潦暴溢田稼

墊溺衆方狼顧失色忽見有役夫千羣競操舂鉏疏其源決

其流水竟不為民害已而俱失所在乃神兵也滄蛟灘石峻

險舟船上下失勢水工叫呼祈佑感雲中有黃旗隱隱即帖

然無虞凡民居有不戒于火者有蝗蝻傷其稼者叩之則反

風滅火熄輒飛去又為符藥以施人凡嬰疾弗愈者服之無

不立效祈子息者服之即得嗣續蕃昌由是民安物阜田里

晏然閩人劉彛守桂州交趾蠻賊寇邊陷欽連等州彛懼

莫知所為齋戒默禱賊果潰去其後韓世忠戰大儀直吳玠

戰和尚原俱遣將士衛國效八公草木之靈使敵通見旗

幟旌麾飛揚山谷鐵騎百萬行陣嚴肅鉦鼓之聲震動原野

不待交兵而已敗北靈蹟顯異不可備述一日黃籙齋筵忽

聞天樂鳴空祥雲環遶仙官導從甚都乃感天帝遣神人頌

誥封江王為九天金闕明道達德大仙顯靈濟真人士管

上清天文院便宜行事行文昌司祿上宰命書天機有書甚

涇國夫人許氏順助仁惠仙姑燕管太乙延生右真司事
王為九天玉闕宣化扶教上仙。昭靈博濟真人。主管下元地
府諸司便宜行事。權南極注生上相。僉書雷霆玄省事。事衛
國夫人陶氏。善助慈懿仙姑。燕管元皇北陰注生司事。仍封
父忠武真人。母仁壽仙妃。比者朕躬遘疾。默運化機。大闢靈
謁。翊衛左右。頃刻不離。施以靈符。濟以天醫。妙藥隨言。隨效
感應如響。使困救之體既危。而即安。沉痾之疾盡脫。而復舊
幹旋之力。同於更生。感神之惠。銘刻不忘。是用祝冊。加封伯
曰清微洞玄冲虛妙感慈惠護國庇民洪恩真君。涇國夫人
加封貞應仙妃。仲曰高明弘靜冲湛妙應仁惠輔國佑民洪
恩真君。衛國夫人加封恭靜仙妃。神父曰翊亮真君。神母曰
淑善仙妃。舊號俱如故。大新聞地。祠宇又於京都建。立行祠
以安神棲。特勅所司嚴奉祀焉。

夫為人臣而功施社稷。澤被生民者。必生為英傑。死為明
神。雖百世之下。福佑生靈。陰翊皇化。觀知證知。禱以世胃
之裔。事主季世。乃能靖難。一方保全其民。暨攻闔中。按甲
入境。首除亂兵。脫民鋒鏑之慘。措之衽席之安。是以人心
感激靡克報稱。乃立生祠以祀之。逮其仙去。禦大災捍大
患。使民無凶荒疵癘之憂。遂休養生息之樂。功成行滿。上
感天心。錫號真人。敘列仙品。比者幹運化機。大闢靈謁。愈
疾朕躬。是用加以徽號。新其祠宇。虔奉享祀。以答神休。斯
皆累積陰功之所致。故昭昭不虧與天地相為悠久。夫豈

偶然而已哉

詩曰 事親盡孝事君忠 華萼聯芳軌與同

又 更復精勤脩至道 並分茅土受王封

又 當年駐節向金陵 萬里江南不識兵

又 師入七閩人按堵 幾多福澤在生靈

又 歲旱靈潭起蟄龍 大施霖雨作年豐

又 潢溪水落民無患 滄峽舟船險更通

又 蟬無傷稼火無過 田野均蒙惠澤多

又 徧給靈符蕃子息 更能愈疾起沉痾

又 桂郡揚靈却寇蠻 現奇更效八公山

又 神兵百萬填山谷 頻解重圍頃刻間

又 靈符妙藥出天醫 翊衛微躬不暫離

又 起疾神功難報稱 再生感惠此心知

又 隨聲應感不移時 幹運功參造化機

又 馭氣乘風遊八極 天宮陟降闡靈威

又 生為名將建高勳 行滿成仙福有因

又 京國鼇峯長廟食 丹書錫號證天真

又 威靈濯濯更洋洋 衛國安民績愈彰

又 不獨聲名昭日月 永同地久與天長

魏顥從治

魏顥晉大夫魏武子肇之子也。肇有嬖妾無子。肇疾。命顥曰
必嫁是疾。肇則曰必以為殉。及卒。顥嫁之曰疾。肇則亂。吾從

其治也魯宣公十五年。秦桓公伐晉。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回秦之力人也。顆見老人結草以亢回。回躡而顛故。獲之夜夢老人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尔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晉侯。實顆以狄臣千室。

夫為善獲報理之必然。況能活人之子於瀕死之際者乎。此魏武子妾之父所以報於顆也。夫以武子遺疾之初。固有嫁妾之命矣。及其病革復命以為殉。荀為殉則死必矣。使顆不惟其初而遽從後命。烏有得生之理。女既不生。其父將必憾於地下矣。奚報之圖。雖然。顆之為此。亦以成其父之美耳。又豈責於報哉。然則妾父之報。不惟表顆之孝。而又表顆之仁。陰陽之大。孰有加於是乎。其受狄臣千室為善陰陽。

未卷之十

之賞宜矣。

詩曰 當年為殉命

璧妾倉皇分隕身

魏顆若非遵治命

那能復作世間人

又

老人結草意殷勤

不忌當時活子恩

作善由來天有報

聖賢垂訓豈虛言

叔敖埋蛇

孫叔敖楚人也。為兒時嘗出遊。見兩頭蛇。叔敖殺之曰。無留以毒人也。比還憂而不食。其母問故。叔敖泣而對曰。人言見兩頭蛇者必死。見今日見之。恐死無日矣。母曰。蛇今安在。曰。恐他人又見之。已埋之矣。母曰。無憂。汝不死矣。吾聞之有陰德者。必有陽報。德勝百祥。仁除百禍。天之屬高而德卑。尔必

與於楚。及長為楚令尹。令尹楚相也。享有壽考而殯其子封于寝丘四百戶。以奉其祀。後十世不絕。

夫人行陰陽固未嘗必求天之知而責其報。然天高高在上。無物不體。未嘗不報。誠以禍淫福善。天道之常。冥冥之中。感應之理。有不可誣。觀叔敖埋蛇之事。蓋可徵也。當其見蛇殺而埋之之際。方且憂死之不暇。曷嘗與天之報耶。然卒以不死。得享上卿之榮。而食天之報者。由其一心有愛人之誠。善念一發。感通于天。其母知其然。叔敖蓋不之知也。及其後也。果如其母之言。天之報施於善人者。如是其驗乎。於乎叔敖以童稚之年。能行陰陽。故生為名臣。身享安榮。歿傳青史。流譽萬世。噫。彼不務行陰陽而專欲嫁禍於人者。亦獨何心。真叔敖之罪人也。此其為惡身罹刑

為善陰陽

未卷之十

禍於人者。亦獨何心。真叔敖之罪人也。此其為惡身罹刑

詩曰

叔敖陰德為埋蛇

善感天公報不差

萬古芳名播青史

不同朽腐混泥沙

又

善好為時惡莫為

多行陰陽有天知

試看楚相埋蛇事

善念總與福報隨

隋侯獲珠

隋侯見大蛇被傷而治之。後蛇含珠以報其珠徑寸。純白。夜有光明。如月之照。可以燭百里。故世號為隋侯珠。

嗚呼。蛇本毒螫之物。人所畏惡之者。隋侯見其被傷。慰其創殘而治之。不以毒螫而棄之。使蛇之得生者。實隋侯一

念之仁也。隋侯仁藥之心，植於毒螫之物，尚如此。其於人豈有不仁愛之乎？所以致蛇含珠以報者，非蛇之報隋侯，實天有以報隋侯也。世之人儻見物之被困，能興一念如隋侯以全其命者，則所積陰功實多。神明報應，容有已乎？必使其身家迪吉，子孫繁昌，注祿丹霄，名青史矣。

詩曰

見蛇傷重困泥塗

憫惻因為治體膏

全活微生猶復報

夜光徑寸得明珠

又

萬類紛紛含血氣

好生惡死此心同

等閑莫道無陽報

但看隋侯活物功

李冰堰水

李冰為蜀守，行部至岷山，乃曰：「岷山導江為四瀆之首，而水

為害陰陽

未卷之一

本

或為患以害于人，作三石人，以止江水，作五石犀以厭水精，鑿離堆山，分三十六江以灌溉，於是蜀郡號為陸海，人無水旱之憂，家有粒食之安。其後入廣漢後城山中，遇一羽人，謂水曰：「公德及民物，已注名天府矣。帝遣吾來迎公也。」遂白日升天，蜀人世祠之。

大興利除害，固守令之事。然世之守令，孰能盡心竭力而為利國利民之計哉？觀李冰為蜀守，蓋能如是已。堰江注水，灌溉田畝，使民無水旱歲旱豐穰之樂，其功之及於蜀人也，大澤之及於蜀人也，深不惟注名仙籍，得享逍遙之樂，而蜀人立祠世祀之者，又以示不忘於永久也。古人有言曰：「愛人者必有天報。」李冰有焉。

詩曰

冰鑿離堆堰蜀川

能消水患厥良臣

功成便遇安期子

白日飛昇上九天

又

引水通渠莫大功

豈期天路遇喬松

至今廟食岷江上

千古令人思不窮

于公爭獄

于公，東海郡人也。為縣獄吏，郡決曹。決獄平，羅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恨。郡中為之生立祠，號曰于公祠。東海有老婦少寡亡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姑謂鄰人曰：「孝婦事我勤苦，哀其亡子，守寡我老，久索丁壯，奈何？其後姑自經死。姑女告吏，婦殺我母，吏捕孝婦。孝婦辭不殺姑，吏驗治，孝婦自誣服，具獄上府。于公以為此婦養姑十餘年，以孝聞，必不殺也。太守不聽，于公爭之弗能得，乃抱其具獄哭於府上，因辭疾去。太守竟論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下筮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疆斷之，咎倘在是乎？於是太守殺牛自祭，孝婦家因表其墓。天立大雨，歲熟，郡中以此大赦。于公其閭門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謂曰：「少高大閭門，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冤，子孫必有興者。」至其子之國，果為丞相，封西平侯。孫永為御史大夫，尚宣帝女館陶公主。

為善陰陽

未卷之一

十一

嘗謂陰陽之於人大矣，苟能行陰陽於人，必有所濟。觀于公之治獄，能平國之刑，理民之冤，人皆德之。一寡婦死，非其辜，終伸其冤，感天致雨，澤及民物，陰德之報不在其身。

在其子孫繼而享爵封侯為世名臣。古語有之仁者必有後。詎不信夫後之人不好陰陽惟存善物之心殺人之念濫傷物命延及非辜是皆于公之罪人及其惡積必無善報身惟刑憲子孫衰微頹廢不振亦理勢之必至也又何怪哉然則世之人當效于公之行陰德使身榮後昌而不行陰德為戒。

詩曰 從來陽報與陰施 天理昭昭不可欺

試看于公是陰德 一誠及物有天知

又 里中父老大門閭 果見兒孫駟馬車

不獨當時榮世祿 芳名長照汗青書

比干受策

為善陰陽 天卷之十一

何比干字少卿汝陰人。明行脩通法律為汝陰縣獄史決曹掾平活數千人後為丹陽都尉獄無冤囚淮汝號曰何公。征和三年三月辛亥天大陰雨比干在家日中夢貴客車騎滿門覺以語妻語未已而門有老嫗可八十餘頭盡白求寄避雨雨甚而衣履不沾比干異之遂入坐須臾雨止嫗辭去遂至門乃謂比干曰君先出自后殺佐亮至晉有陰德及公之身又鞠獄平恕今天賜策以廣公之子孫因出懷中符策狀如簡長九寸凡九百九十枚以授比干曰子孫佩印綬者當如此第嫗東行忽不見比干年五十八有六男後三歲復生三男自汝陰徙平陵八男去一男留常祭嫗於東行及遣令東育其後子壽壽郡太守壽生顯顯都尉顯生顯光

祿大夫郎生寵濟南都尉寵生敞汝南太守累世榮盛皆嫗之言。

夫通法律非以致深文也。在用之平恕以求人之生使無冤抑觀比干之為政猶是已。故人賴其全活者甚衆於是上天賜其子孫之多。俾享有名爵累世光榮通顯陰德之報何其盛哉於乎比干不過縣獄史決曹掾耳後位不過都尉乃能活人如此使其位至通顯其所活何可勝言耶。故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彼苛酷之吏不務求人之生惟欲弄法律置人於死觀之比干賢壞不侔矣小人所為朝不及夕何足道哉。

詩曰 比干用法為寬平 人見無冤獄自清

為善陰陽 天卷之十一

又 汝陰多少為仁者 誰解存仁似少卿

上天賜策表仁慈 何氏陰功罕見之

不但一身階顯秩 子孫印綬遠累累

丙吉不伐 丙吉字少卿魯國人也治律令為魯獄史遷至廷尉右監。坐法大官歸為州從事武帝末平蠱事起吉以故廷尉監徵治郡邸獄時宣帝生數月以皇曾孫坐衛太子巫蠱事繫獄吉哀其無辜擇謹厚女徒保養之置閒燥處以私財物給衣食病幾不全者數矣加致醫藥視遇甚有恩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武帝令使者盡殺獄中人吉拒不納曰他人無辜尚不可况皇曾孫乎使者還報帝寤曰天也因赦天下。昭

帝崩昌邑王廢諸侯記霍光決策立宣帝初即位賜爵關內侯為人深厚不伐絕口不言後因掖庭宮婢自陳始知吉有舊恩宣帝大賢之詔封吉博陽侯邑千三百戶五歲代魏相為丞相薨謚定侯子顯嗣後黜爵關內侯顯卒孫昌嗣成帝時復爵昌博陽侯奉吉後

人能哀矜無辜至誠惻怛以全活之而又無一毫自德之心以責報要譽於人陰陽之大孰過乎是漢宣帝生纔數月繫郡邸獄丙吉未有君臣之分非骨肉之親乃能惻然矜愍置之閒燥進以甘脆被以輕煖疾病瀕危醫藥惟謹逮詔使入獄復介然拒命回萬乘之心福四海之民仁者之澤及人多矣至于九五虛位立定大計有保養之恩有為善之德

策立之功而終不自言其人忠厚為何如哉一旦人主感其舊恩列位通侯躬秉鈞軸榮顯終身延及子孫享有爵邑蓋非幸也宜也

詩曰 視遇勤勤有至恩 當年郡獄保曾孫 不因女婢陳宮掖 深厚終身不自言 又 一言當日微宸旒 功冠中朝位列侯 親秉國鈞居相位 兒孫世澤更悠悠

陽雍給漿 陽雍河南洛陽人也兄弟六人以備為業父備孝敬遠近遐邇父母歿葬畢長慕追思不勝心目乃賣田宅徙絕水漿慶大道峻阪下為居晨夜漿水漿給行旅兼補履屨不受

其直如是乎不憚天神化為書生問曰何故不種菜以食吞曰無種乃與之數升雍大喜種之其本化為白璧餘為錢書生復曰何不求婦吞曰年老無肯者書生曰求名家女必得之有徐氏右北平著姓女有名行多求不許乃試求之徐氏笑之以為狂僻然聞其好善戲吞媒曰得白璧一雙錢百萬者其婚雍即其送徐氏大愕遂以妻之生十男皆令德俊異位至卿相累世貴盛凡右北平之陽是其後也

人之為善莫大於濟人雖小善但可以濟人之急者皆美事也蜀先主有言勿以善小而不為若陽雍固樂為小善者筆水漿給行旅補履屨不受直事亦甚小也但行旅在途載渴載飢得水漿之惠勝於八珍中流失船一壺千金

中道救屨有若失船補履却直其功不細夫豈可以易視之雍也獨能用力於斯為之而不屑積其小善為日之多遂成大善故神明感孚特顯異報得遂佳偶以昌後嗣厥後子孫蕃衍累世貴盛雖本孝敬之攸基然亦積德之所致也世之厚於積而蓄於施視人之飢渴而略無所憫惻者觀陽雍亦可以為勸矣

詩曰 陽雍積善始於微 筆水施漿濟渴飢 補履由來不受直 神明陰報不差違 又 種蔬生壁更為錢 婚得名家婦最賢 豈特十男多俊異 榮華累世福綿延 盛吉泣因

盛吉字君達為廷尉決獄無冤滿每至冬罪囚當斷其妻親
燭吉持丹筆夫妻相對垂泣妻語吉曰君為天下執法不可
使人濫罪殃及子孫視事十二年天下稱其平恕庭樹忽有
白鵲來止其上乳雛連年不去人以為祥後吉生三子皆仕
州郡

夫執法者能以平恕為心使人不至於冤濫於人必有所
濟如盛吉之存心其可謂平恕者歟觀其為漢廷尉決獄
無冤滿至當斷囚乃夫妻相對而泣其心之仁厚蓋可想
見夫如是則人孰有不得其理者乎噫以吉之存心固可
嘉又有如其妻之賢克相其所為則其陰功厚德之被於
人者深矣世之酷刻殘苛往往戕害非辜恬不以為非惟
為善陰陽

有愧於吉亦且有愧於吉之妻矣夫福善禍淫天道之常
其所以久享爵位來白鵲之祥致後昆之盛者詎非福善
之所徵歟

詩曰 從來盛吉執刑平 夫婦能存愛物情

秉筆燈前相對泣 幾人蒙惠得全生

又 平刑陰德感蒼蒼 庭樹時來白鵲祥

不獨一身膺富貴 更教三子被榮昌

陳臨善政

陳臨字子然嘗為蒼梧太守多善政民有遺腹子為其父報
仇捕繫獄臨乃傷其無子令其妻入獄遂產一男人歌之曰
昔陪陳君恩廣大令死罪囚有後代德參古賢天報施其後

孫繁庶並登榮要果符所祝

細民殺人罪固當死陳臨獨能推其情以遺腹子為父報
仇殺之而絕其後則其父遂為無祀之鬼故惻然憐之令
民妻入獄與民生子而其民之嗣續遂得不絕嗚呼若陳
臨者其可謂仁人君子也哉其行陰陽如是則天豈有不
報施之乎是以生為榮顯之官死垂不朽之名子孫昌盛
俱登榮顯皆其一行之善所致世之殘橫暴虐滅絕於人
俾無後者視陳臨蓋霄壤矣比其受報鬼神降之以禍者
曾不旋踵噫人咸能以陳臨之心為心則善之及民福之
在已其不既乎

詩曰 陳臨治郡有陰功 恩及愚民福莫窮

為善陰陽

又 陰陽從來陽有報 身榮還使後事通

仁恩一念到愚氓 陰德於人信可憑

不獨他人存嗣續 自家孫子亦繩繩

楊寶救雀

楊寶弘農人也性慈愛年九歲至華陰山北見一黃雀為鷂
宋所搏墮地下為蟻蟻所困即懷之安置梁上又被蛇蟻所
齧乃移巾箱中采黃花飼之毛羽既成朝去暮來積年之後
忽與羣雀俱來哀鳴繞寶數日乃去是夕忽見有一童子向
寶再拜曰我是西王母使者往蓬萊過此為鷂巢所搏君仁
愛拯拯數承恩養今當受使南海不得朝夕奉侍流涕辭別
以白環四枚與寶曰令君子孫潔白位登三公後當如此

夫實生子震震生乘乘生賜賜生彪四世三公果應白雲之數天下無比及楊震葬有大鳥隨之陳留蔡伯喈論云是黃雀感恩而致也

夫黃雀微物救之而得其報蓋人與物同生異類好生惡死物我不異以其垂死之際施以一念之仁亦易有望其能報哉然善心發見感于神明非黃雀之能報也實神明之所報世之殘忍之徒輕視物命活者且猶不恤況其瀕死之際而肯顧惜之乎若楊寶以垂髫之童視彼黃雀於困危垂死之時惻然內隱愛護勤劬自始至終如保嬰孩使黃雀既傷而復全活實之恩矣寶之心存乎愛物之仁夫豈計其能報哉以是心相感不期報而報至身受白

為善陰陽

本卷之十

七

環至其子孫四世三公繩繩引之不亦宜乎或以楊寶之救黃雀其事小而其應大而不知天佑陰德善雖小而必彰天惡殘很惡雖小而必亡也

詩曰

愛物由來一念仁

此心要與物皆春

白環報德真奇特

好積陰功效古人

又

獨憐楊寶是兒童

黃雀相遭困阨中

飼養豈期成報應

子孫從此作三公

卓茂循良

卓茂字子康南陽宛人也習詩禮及歷算究極師法稱為通儒初辟丞相府史事嘗出行有人認其馬茂問曰子亡馬幾何時對曰月餘日夫茂有馬數年心知其謬默解與之脫車

而去顧曰若非公馬幸至丞相府歸我今日馬主則得亡乃詣府送馬叩頭謝之性不好爭如此後舉郡郎給事黃門遷客縣令勞心諄諄視人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人親愛而不忍欺之教化大行道不拾遺平帝時天下大蝗河南二十餘縣皆被其災獨不入密縣界太守出按行見乃服馬後遷為京部丞密人老少皆涕泣隨送尋謝病歸郡光武即位首訪求茂至以為太傅封褒德侯食邑二千戶賜几杖車馬衣一襲絮五百斤復以長子戎為太中大夫次子崇為中郎給事黃門亮賜棺槨冢地車駕素服親臨送葬子崇嗣祇封汎鄉侯官至大司農崇卒子榮嗣榮卒子訢嗣訢卒子隆嗣隆嗣

為善陰陽

本卷之十

八

人能全長者之量必能行良吏之政卓茂學稱通儒識達治體方其試掾政府出遇愚民於道誤認已馬乃能不斥其非即解以副其意卒使其人愧悔歸馬是皆寬厚長者而有容人之量矣及治密邑導民於善息民之貪已一視之如子民皆愛之如父弄法之吏亦不忍欺化以德行蝗不為害其後被徵入朝泣送于野非有深仁善政漸洽於民安能致其感化若是哉所以列爵通侯寵遇無比逮其令終哀卹有加至于子孫繼登顯要天報之厚豈云過哉循良之治光昭史冊逾久弥彰端可以為世吏之勸也

詩曰

出遇愚民向道途

不辭解馬即將車

化行密縣無蝗害

長者從來德政殊

又

陶明刻爵位通侯

錫資便蕃寵更優

廷組相傳多胤嗣

一門福澤更悠悠

伏湛分俸

伏湛字惠公琅邪東武人為平原太守更始時會卒兵起天下驚擾湛謂妻子曰今民皆飢奈何獨飽乃共食麤糲分俸祿以賑鄉里來客者百餘家後官至司徒封不其侯食邑三千六百戶卒子隆為光祿勳會嗣爵孫瓊為郎中展位特進曾孫無忌為侍中屯騎校尉玄孫質為大司農

伏湛忠厚長者當干戈擾攘之時不忍獨飽分果以濟飢者與妻子共食麤糲夫遭世多艱流離飢饉孰不欲積聚以為全活計豈肯輕捐所有以與人湛乃無一毫私己之為善陰陽

卷之十

九

慮視人之飢甚若己之飢故寧甘心麤糲而不辭噫此其所為有過人者矣世之貪鄙之徒視民艱苦略不經心拔一毛以利人猶且不肯况望其能如此乎此湛所以卒踐顯要列爵封侯累世榮昌天於為善之報何其厚耶

詩曰

漢季風塵盜賊生

平原餓殍遍空城

不逢太守能分祿

無復生全見太平

又

妻孥麤糲過飢年

分俸周人德義全

不但司徒兼爵土

滿門朱紫及曾玄

為善陰陽卷之一

為善陰陽卷之二

鄧禹不殺

鄧禹字仲華南陽新野人光武為將軍時赤眉野過殘賊有姓不知所歸禹行師有紀所至輒停車駐節以勞米父老重稚垂髫戴白滿其車下莫不感悅嘗曰吾將百萬之眾未嘗妄殺一人後世必有興者其後累世貴寵凡封侯二十九人公二人大將軍以下十三人中二千石十四人列校二十二人州牧郡守四十八人其餘侍中將大夫郎諸君不可勝數孫女為和帝皇后曾孫女為桓帝皇后

夫用兵重事也為將帥者受閭外之寄司萬眾之命要當存仁愛之心體公正之道不安殺戮然後可以副委任之為善陰陽

卷之十

託高家侯鄧禹之所為蓋若是已禹杖策佐光武成中興之業將百萬之眾未嘗妄殺其陰德為何如哉天道至仁有陰德者必厚其報是以年餘二十而封侯先於諸將富貴安樂終始如一延及子孫享有爵邑作配宮闈奕世光顯天下莫比彼殘忍而為將帥者逞已忿忿屠城空邑妄殺無辜若秦白起之流不樹陰德為惡之報速於反掌深可為戒噫作善降祥作惡降殃報應如此可不畏哉

詩曰

好生惡殺實天心

能積陰功福更深

鄧禹當年無妄殺

子孫富貴眾如林

又

乘時杖策佐中興

不殺功多道亦弘

圖畫雲臺居第一

子孫奕世有光榮

王丹化俗

王丹字仲回京兆下邳人也家累千金隱居養志好施周急毋歲農時輒載酒肴於田間候勸者而勞之其情顯者耻不致丹皆無功自厲邑聚相率以致殷富其輕黠浮蕩廢為患者輒曉其父兄黜責之歿者則賻給親自將護其有遭喪憂者輒待丹為辦鄉鄰以為常行之十餘年其化大洽風俗以篤以前將軍鄧禹表領左馮翊徵為太子少傅至太子太傅以終

夫心存仁厚者不惟捐財以助人而誘掖獎勵凡可以使人日趨於善者尤必孜孜而力行之觀於王丹可見矣丹方家居時其貲雖饒然未沾一命之祿而其勸勵農民黜

為善陰陽

不卷之十

十

責輕浮賻給喪葬莫非仁厚之事行之既久以致化洽鄉邑風俗敦龐其行善之功所積為何如哉厥後累登貴顯以終其身上天福善之報又何如是之切也世有為郡邑守軍戶位荷祿無毫髮功德及民者視丹所為寧不有愧乎

詩曰 勸民勤勵黜輕浮

賻給凶喪仰惠周

邑聚富饒風俗化

秉心仁厚孰能儔

又

王丹善行施鄉里

積累陰功世共知

從此終身膺貴顯

上天報施信無私

鍾離憫恤

鍾離意字子阿會稽山陰人也少為郡督郵時郡有大疫死

者萬數意獨身自隱親經給醫藥所部多蒙全濟意為縣丞遷辟大司徒侯霸府詔部送徒詣河內時冬寒徒病不能行路過弘農意輒移屬縣使作徒衣縣不得已與之而上書言狀意亦具以聞光武得奏以見霸曰君所使掾何乃仁於用心誠良吏也意遂於道解徒桎梏悉其所欲過與尅期俱至無復違者還堂邑令縣人防廣為父報讎繫獄其母病死廣哭泣不食意憐傷之乃聽廣歸家使得殯殮丞掾皆平意曰罪自我歸義不累下遂遣之廣殮母訖果還入獄意審以狀聞廣竟得以減死論意後至尚書

鍾離意有愛人之心見人疾痛不忍其死傷親為給醫藥以濟其生送徒河內人病飢寒乃移屬縣以給徒衣脫徒

為善陰陽

不卷之十

十

桎梏尅期俱至無或違者至於人子報父讎繫獄母死而不得殯殮則又聽其歸以盡人子之情其用心之仁如此宜乎光武稱為良吏故陰德之報位列樞要為世名臣有光青史焉乎世居牧民之任者宜視意為法母但錄錄尸位而已天報在上其可忽諸

詩曰

鍾離作吏處心仁

善政昭昭惠及人

青史無窮彰善舉

千年陳跡尚如新

又

為吏常存愛物心

冥冥監視寔昭臨

尚書北斗司喉舌

為報平生惠澤心

李善保孤

李善字使孫本南陽李元家奴元家人疫死盡而巨富唯有

一孫名續祖尚在孩抱諸奴欲共害之分其財善乃密負續祖逃避山中哺養乳乃自生汁至年十餘歲出山告縣令鍾離意意悉追其奴殺之而立續祖光武拜善為太子舍人後至日南九真守善後在少室得仙道焉

有受人之恩能忠於所事存人之後而不絕其宗祀者厚之至也李善人之臧僕適主家亡歿殆盡所存者眇焉幼稚而疆奴利其財產欲共害之善乃能周旋保護以全遺孤使李氏宗祀不墜者善之力也當是時善心苟同於人一息之嗣即見絕滅幾何而不為君教氏之鬼哉此善之忠厚碩德所以卒至顯融歷典大郡名紀丹書功著仙籍曾謂天道幽遠而禍福無憑耶

為善陰陽

不卷之十

四

詩曰

可憎奴輩利人財

共負深恩害幼孩

李善盡忠能保護

主家嗣續免悲哀

又

存孤事重世稱賢

陰德昭昭感上天

豈特拜官遷太守

丹臺功滿竟成仙

袁安出罪

袁安字邵公汝南汝陽人也拜楚郡太守時楚王英謀為逆辭所連及繫者數千人明帝怒其吏案之急迫痛自誣死者甚眾安到郡不入府先往案獄理其無明驗者條上出之府丞掾史皆叩頭爭以為阿附反虜法與同罪不可安曰如有不合太守自當坐之不以相及也遂分別具奏帝感悟即報許得出者四百餘家咸餘徵為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曾以

戒罪鞠人常稱曰凡學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銅人於聖門尹所不忍為也聞之者皆感激自勵安後官至司徒子京為侍中敝為司空孫彭為光祿勳湯為太尉封安國亭侯盱為光祿勳曾孫成為左中郎將逢為司空隗為太傅玄孫基為太僕忠為沛相累世榮盛

活獄重事也苟知其冤或怵於利害而不為之伸理不得其死者眾矣袁安之理是獄不避罪戾即為分別蒙活者眾又其為河南尹也未嘗以戒罪鞠人其存心忠厚類如此是以卒能感悟其君為一代名臣光昭青史垂慶無窮延及子孫奕世榮盛陰德之報蓋昭昭矣史謂其仁心足以彈于後昆信夫

為善陰陽

不卷之十

五

詩曰

楚郡當年大獄興

幾多誣死孰哀矜

袁安到郡先分理

盡使無辜得脫刑

又

不將戒罪鞠于人

聖世何緣有錮身

為善自然天有報

子孫繼顯是覃仁

魯恭三異

魯恭字仲康扶風平陵人也自幼習魯詩為諸儒所稱後舉直官拜中牟令恭專以德化為理不任刑罰訟人許伯等爭田累年守令不能決恭為平理曲直皆退而自責輒耕相讓長從人借牛而不還牛主訟於恭恭令歸之再三不從恭歎曰是教化不行也欲解印綬去掾史涕泣共留之亭長乃慙悔還牛詣獄受罪恭貴不問於是吏人信服建初七年郡

傷獨不入中半。河南尹索安聞之。遣仁恕。擢
應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童兒。相
兒何不捕之。兒言雉方將雛。親瞿然而起。與恭訣曰。所以來
者。欲察君之政述耳。今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
異也。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遂歸以白安。是歲嘉禾生。恭便
坐庭中。安因上書言狀。帝異之。累官至司徒。年八十一卒。
於家。以兩子為郎。長子謙為隴西太守。謙子旭。官至大僕。
縣令所以牧民。而民之休戚係焉。故令賢則一邑之人受
惠。否則人受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若魯恭者。非所謂賢
令哉。觀其治中半也。專尚德化。不任刑罰。其愛民之心。為
何如耶。故其深仁厚澤。漸被之久。而一縣之人。無不化焉。

為善陰陽

卷之三

六

三異之稱。嘉禾之產。是皆神明所以彰其德也。其位三公
享壽考。而顯榮延及乎孫子者。孰非陰陽之昭報耶。噫。後
之膺親民之任者。可不以恭而為法哉。

詩曰 魯恭為令治中半 德化漸摩孰與儔

漢史特垂三異政 聲名燁燁古今留

又 三異當年鵲政聲 嘉禾况復產中庭

顯榮壽考延孫子 報德昭昭信有徵

黃香憂濟

黃香。字文疆。江夏安陸人也。為尚書令。永元十二年。東平清
河奏詆言。卿仲璽等所連及且千人。香科別據奏。全活甚眾。
每郡國疑罪。輒務求輕科。愛惜人命。每存憂濟。遷魏郡太守。

被水年飢。乃分俸祿及所得賞賜。班贍貧者。於是豐實。
家各出義穀。助官廩。貧民獲全。卒于官。子璲為大尉。封
鄉侯。卒年七十七。曾孫琬亦為大尉。封陽泉鄉侯。

黃香為尚書令。憫獄囚連逮陷于非辜。為分別條列數益。
郡國上疑罪。務求輕典。為郡守。見民被水災。分俸賜。倡富
民出粟。以振濟貧乏。所全活者至弗可勝計。其仁愛人
如此。故慶流後嗣。子孫俱為大尉封侯。皆香之所致。世有
在民上者。依勢作威倚法以削視民疾苦。而若不相干。其
何足以語此。於乎有志之士。尚當取法於斯。

詩曰 科別誦連全活衆 罪疑從減務求輕

每存憂濟時分俸 遂使豐家激義聲

為善陰陽

卷之二

七

又 黃香有德在生民 天報無私果有因

郭躬寬平 不獨子孫享高爵 顯榮終始被其身

郭躬字仲孫。潁川陽翟人也。家世衣冠。父弘。習小杜律。太守
寇恂以弘為決曹掾。斷獄至三十年。用法平恕。為弘所決者。
退無怨情。郡內比之東海于公。年九十五年。躬少傳父業。後
為郡吏。辟公府。召入議獄。遷廷尉正。坐法免。後三遷。元和三
年。拜為廷尉。躬家世掌法。務在寬平。及典理官。決獄斷刑。多
所矜恕。乃條諸重文。可使輕者四十一事奏之。事皆施行。著
于今。躬奏職法。科多所全活。中子璲。明法律。至南陽太守。政
有名跡。弟子鎮。少脩家業。辟太尉府。再遷。延光中。為尚書。及

曹襄字叔通魯國薛人也初舉孝廉再遷圍令以禮理人以德化俗時他郡盜徒五人來入圍界吏捕得之陳留太守馬嚴聞而疾惡風縣殺之襄勅吏曰夫絕人命者天亦絕之臯陶不為盜制死刑管仲遇盜而升諸公今承旨而殺之是逆天心順府意也其罰重矣如得全此人命而身坐之吾所願也遂不為殺嚴奏襄免官歸郡為功曹徵拜博士出為河內太守

聖王之用刑以欽恤為本為刑官者苟能體聖王之用心則刑罰豈有不清生民豈有不蒙其惠利乎觀郭弘為決曹採用法平恕民無怨情深得欽恤之意郡內比之東海于公宜矣及其子躬能傳父之業後遷廷尉決獄斷刑多為善陰陽

大卷之十

所於恕務在全活是社稷之心蓋繼述之道至其子弟又皆明習法律克承躬志一門之間斷獄之惠及人者多矣陰陽之報不亦宜乎厥後子孫孫以功名顯簪纓滿朝榮享天祿寔皆由其所行之召視夫世之煩刑酷法殘忍苛刻者蓋霄壤矣彼規規於目前奚暇計久遠哉後之典刑者宜慎之

詩曰 郭弘執法典刑平

世世相承著令名

有子獨能承厚德

重文條奏請從

又 一家治獄有陰功

用法寬平美郭躬

後世子孫多貴顯

滿門朱紫至三公

曹襄坐免

曹襄字叔通魯國薛人也初舉孝廉再遷圍令以禮理人以德化俗時他郡盜徒五人來入圍界吏捕得之陳留太守馬嚴聞而疾惡風縣殺之襄勅吏曰夫絕人命者天亦絕之臯陶不為盜制死刑管仲遇盜而升諸公今承旨而殺之是逆天心順府意也其罰重矣如得全此人命而身坐之吾所願也遂不為殺嚴奏襄免官歸郡為功曹徵拜博士出為河內太守

君子存仁但欲全人之生而不顧己之危若曹襄是已方吏得入境之盜郡守惡而欲殺之襄乃引援古義酌量重輕不擇利害以逆府意卒致盜得不死而已坐是免官甘心無悔非切於愛人者能若是乎然活人之報有如影響

大卷之十一

隨復徵拜博士出為通守孰謂蒼蒼蓋高而不監在茲耶詩曰 盜徒論死得全生 賴有曹襄執法平 罪坐脫人誠所願 莫教枉殺負神明 又 罷免旋看博士徵 旌麾又出守專城 人言甘退為疲弱 天報終令被顯榮

趙憲徙黨

趙憲字伯陽南陽宛人也為平原太守平原多盜賊憲與諸郡討捕斬其渠帥餘黨當坐者數千人憲上言惡惡止其身可一切徙京師近郡帝從之乃悉移置潁川陳留後青州大蝗侵入平原界輒死歲屢有年百姓歌之後官至太傅錄尚書事封節鄉侯擢諸子為郎史者七人年八十四卒謚曰正

侯子代官至越騎校尉孫直官至步兵校尉嗣侯爵數世不絕。

趙憲初為平原太守郡多盜賊既而捕斬其渠帥上書乞誅止首惡餘黨宜徒之內地蒙其全活者數千人間歲蝗起青州及入其境者輒死於是民有屢豐之歌郡無侵乏之患此推仁愛之心施之于政故能弭苗捍患惠及其民宜乎位列三公年登八袞後嗣綿延光顯累世陽施陰報信可徵矣嗚呼彼有為郡縣守宰視民之死漠然不以為意者豈足以為民之父母乎

渠魁已斬寬餘黨

當坐量移活數千

詩曰

渠魁已斬寬餘黨

民歌相慶屢豐年

又

渠魁已斬寬餘黨

民歌相慶屢豐年

又

善政由來慶所鍾

位登台鼎列三公

也因為郡多陰隙

重得兒孫繼顯融

史弼守正

史弼字公謙陳留人為平原相時詔書下舉鉤黨諸郡承望風旨所奏相連及者多至數百誣陷甚眾唯弼獨無所上詔書切責從事坐傳曰青州六郡其五有黨平原何理而得獨無弼曰先王疆理天下畫界分境水土異齊風俗不同他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誣陷良善淫刑濫罰以逞非理則平原之民戶可為黨相有死而已所不能也從弼大怒即收郡僚職送獄奏弼欺隱會黨禁中解弼以俸贖免濟活者千餘人及遷河東太守侯覽詐作飛章誣弼

誹謗平原吏人詰關訟之前孝廉魏邵同郡人行賄於覽獲減死終於彭城相其後子孫繁庶祿仕不絕。

漢桓靈時巨姦擅操國柄懼正人君子起而攻之故大興鉤黨之獄以誣陷焉當時郡國守相承望風旨唯恐獲戾莫敢後寧肯持正以遏兇談哉而弼獨不畏禍乃無所上至被切責正詞以答之略無回撓雖身坐重戮亦所不顧於是蒙活者千餘人其為善陰陽何可當也使守他郡者咸得如弼則獄無枉濫而良善獲佑夫及遭飛章誣構昔之受惠者為之周旋乃得減死以官祿終至於子孫亦享其福上天之於善人其報施何嘗有差殊哉

詩曰 承風鉤黨下平原

大獄方興孰敢言

又

史弼若非持正論

幾多地下負深冤

一朝獲謗遯飛章

生死誰能免禍殃

賴得從前為善報

終身官祿後仍昌

韓韶發原

韓韶字仲黃潁川舞陽人也為蕪長賊聞其賢相戒不入蕪境餘縣多被寇盜廢耕桑其流入縣界求索衣糧者甚眾韶憫其飢困乃開倉賑之所廩贍萬餘戶主者爭謂不可韶曰長活溝壑之人而以此伏罪含笑入地矣太守素知韶名德竟無所坐以病卒于官同郡李膺陳寔杜密荀淑等為立碑頌焉子融官至太僕年七十卒

韓韶為蕪長賊聞其賢相戒不入境則陰陽固已及民矣

及鄰縣之民流入其界。遂開倉賑之。其陰陽及民又以此至主者爭之。則欲以身當其罪。而不悔。當是時使詔退縮而為身謀。不問然與賑恤之念。則萬餘戶之民死亡溝壑矣。其名德素孚於人。是以竟無所坐。及卒于官。一時名公皆為立石頌德。至其子亦以顯官考終。則天之默佑善人其慶如此也。世之居守令者。患得患失。不病民以自養者難矣。況望其能任毫髮利害以振民乎。欲逃夫陽誅陰譴焉可得哉。觀此亦宜知所勸矣。

詩曰 盜感仁賢不入羸 無端鄰邑有流氓

遂開倉廩憐飢困 甘死寧論主者爭

又 韓韶名德動當時 死有諸賢立頌碑

為善陰陽

不卷之十

十一

子復顯榮無壽考 天公報施却無私

陳寔止盜

陳寔字仲弓。潁川許人也。寔在鄉閭。平心率物。其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至乃歎曰。寧為刑罰所加。不為陳君所短。時歲荒。民儉。有盜夜入其室。止於梁上。寔陰見之。乃起自整拂。呼命子孫。正色訓之曰。夫人不可不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以性成。遂至於此。梁上君子是矣。盜大驚。自投於地。稽顙歸罪。寔徐譬之曰。視君狀貌。不似惡人。宜深勉已反善。然此當由貧困。令遺絹二匹。一邑無復盜竊。自郡力曹遷除太丘長。時三公缺。議者歸之。累徵不起。年八十四。卒于家。海內赴弔祭者三萬餘人。制袁麻者以百數。謚文範。

先生有子六人。紀譔最賢。紀字元方。拜太僕。徵為尚書。又拜大鴻臚。年七十一。卒于官。譔字季方。與紀齊德同行。紀子卒。為魏司空。父子並著高名。時號三君。每宰府辟召。常同時。旌命羔鴈成羣。當世靡不榮之。

冠盜人所同惡。有憫其所為。開諭而教誨之。使其靡然從化。觀之太丘可見矣。方盜入室之際。自常情遇之。梓而實之。死地惟恐不暇。乃指以訓其子孫。使盜投地愧罪。諭以善言。遺之以帛。不獨其人改行為善。一邑隨以無盜。仁者之言。感人深矣。雖然。積善之報。不在其身。在其子孫。太丘雖累微不起。然望重當時。以壽考令終。致子孫多賢。累登顯官。一門榮盛。無與為比。皆其遺澤也。天於善人。不已其為善陰陽

不卷之十一

十二

報如此乎。

詩曰 盜竊多因迫困窮 誰能誨諭感其中

又 太丘勸善人俱化 海內咸稱長者風

預擬三公德望尊 難兄難弟更超羣

積善子孫承厚澤 高名並著號三君

劉寬溫仁

劉寬字文饒。弘農華陰人也。性寬厚。嘗行。有人失牛者。乃就寬車中認之。寬無所言。下駕步歸。有頃。認者得牛而送還。叩頭謝曰。慚負長者。隨所刑罪。寬曰。物有相類。事容脫誤。幸勞見歸。何為謝之。州里服其不校。漢桓帝時。大將軍辟。五遷司徒。長史南陽太守。此歷三郡。溫仁多恕。雖在倉卒。未嘗疾言。

遜色常以為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吏人有過用蒲鞭罰之
示辱而已終不加苦事有功善推之自下災異或見引射免
責行陰德拯救寒困民悅之如父母一日當朝會裝嚴已畢
侍婢奉肉羹翻汗朝衣婢遽收之寬神色不異乃徐言羹
爛汝手乎其性度如此靈帝時拜太中大夫遷侍中賜衣一
襲轉宗正光祿勳封逮鄉侯卒贈車騎將軍印綬位特進諡
曰昭烈侯子松嗣官至宗正

夫臨事優裕者未必行急之政拯恤困貧者足以施子
民之惠厚於貴已而薄於賁人又豈有怨之者乎此劉寬
惇大弘裕之量所以為非可及也夫古今以來恕不形顏
口無疾言溫仁多恕有過於寬者以寬之量博大而弘
為善隆陽

廟非可以淺淺識也雖閭門倉卒之際激之不惠臨政廢
事豈忍暴虐酷烈以厲於人乎寬德日著聲譽四達海內
稱為長者三郡感德興行日有所化困貧仰惠視之如父
母然數歷通要享有爵上傅之嗣子不替益隆非溫仁和
愛陰德深積弗致然也彼禁民以法令雖可以齊民然法
令峻極民風斯衰其視道之德教德教洽而民氣樂者何
如耶

詩曰 溫仁多恕自天然 倉卒何曾有疾言
寒困細民懷厚惠 吏人慚愧辱蒲鞭
又 平生性度本寬仁 作郡先能恤困貧
父子縣方天有寵 金章紫綬照時人

孫鍾飯客

孫鍾富春人也幼失父事母至孝遭歲荒以種瓜為業瓜熟
常以設行者家事福德神甚虔瓜熟未獻神不以設也忽有
三少年詣鍾乞瓜鍾曰吾未獻神子姑坐即起入獻神引少
年入設瓜及飯飯訖三人謂曰我家君厚恩今承子葬地葬
之後子孫世世貴不可言遂令鍾下山百許步勿返顧見我
去即葬地也鍾去不六十餘步便返顧見三人並為白鶴飛
去鍾記之遂於此葬母其地在縣城東塚上常有五色雲氣
屈天鍾後生堅母孕堅夢腸出繞吳閭門以告鄰母曰安知
非吉祥堅後生權權生亮亮生休休生和和生皓皓生王於吳
凶年飢歲人未聊生而力作以苟活於已者尚恐不贍奚
為善隆陽

暇濟他人之急哉孫鍾之心獨異於是家貧歲優種瓜為
業乃能以設行道之人久而不厭復能敬事神明致其感
孚示以葬地其後慶鍾胤嗣蒙傑挺生王有江東之地以
成鼎峙之國神之所言如合符契良由鍾之積累在已未
食其報故世澤縣延數傳而不竭也此可以為善人之勸
矣

詩曰 種瓜為業力辛勤 歲遇凶荒苟活貧
瓜到熟時能設客 幾多行路感恩人
又 神向山中啓地靈 鶴飛去處是佳城
子孫數世王吳地 萬古堪為積善徵
劉翊濟眾

劉翊字子翔，潁陰人。少好道德，而家世大富，常周窮困，而不以為惠。嘗行於潁南界中，有陳留張季札遠赴颍，遇寒水車敗，停滯道路，翊見而謂曰：「君慎終，赴義行，宜速還。」即下車與之，不告姓名，策馬而去。季札意其為翊，後到潁陰，還所假車，翊閉門辭却，不與相見。常守志臥疾，不屈聘命。河南郡司為功曹，後黃巾賊起，翊救急，乏絕資其食者數百人。鄉族死，亡則為殯殮。夫則助其妻妾，獻帝遷都西京，舉上計掾。時道路寇阻，翊夜行，責伏乃到長安，上書其忠，拜議郎。還陳留太守。翊又散珍寶，唯餘車馬自載東歸。出關數百里，見士大夫病死道次，仍又以馬易棺，脫衣殮之。又逢知故飢困於路，不忍棄去，因殺所駕牛以救其乏。一日行達陽平，遂遇馬

約善陰陽

本卷之二

七

皇先生告翊曰：「子仁心陰德，感通天神。太上特嘉子之用心，故使我來授汝以長生之道。吾仙官也，尔能隨我去否？」翊於是叩頭曰：「少好長生，幸遇神仙，乞願侍給。」馬皇先生因將翊入桐柏山中，授以隱地，八術服五星之華法，後度名東華為右理中監。

士君子懷濟人之心，周窮乏恤患難，固責人之報，尚何望於天之報哉？然而天道禍淫福善，昭昭自有不期然而然者。觀劉翊之行，可見矣。翊素以濟人為心，遇人之危急，雖車馬珍寶衣服，斥無所惜，推仁樂施，俾困者亨，死者藏，而所濟者實多。卒致異人授術，列職仙官，則上天之報寧有爽乎？嗟夫，世有鄙吝之徒，坐視危難，漠然不顧，

奇其所施，一毫不拔，不過為守錢虜耳。死亦與草木同腐，焉得有身後名哉？凡有所積者，必當懷濟人之心，如翊可也。

詩曰：一生惟繼濟人心，道路人知是賴陰。

又：多少艱難承德惠，死生終見感恩深。

財物由來世共憐，早能散施拯顛連。

長生有術因先得，陰陽仁心感上天。

王忱教義

王忱字少林，嘗詣京師，於空舍中見一書生，謂我嘗到洛陽而病命在須臾，腰下有金十斤，願以相贈，乞藏骸骨。未及問姓名，而命絕。忱囊金一斤，營殯，餘金悉置棺下。人無知者，後

約善陰陽

本卷之二

七

歸數年，縣署忱亭長，初到日，有馬馳入庭中而止。大風飄一綉被，隨忱前，即言於縣，縣以歸忱。後乘馬到洛陽，馬奔走突入他舍，主人見之喜曰：「今擒盜矣。」忱具說其狀，主人曰：「卿何陰德致此？」忱因說葬書生事，主人驚號曰：「是吾子也。」姓金名彥，大恩久不報，天以此彰卿德耳。厚遺忱，忱辭讓而去。由是顯名，舉茂才。除郿令，子孫皆顯于世。

嘗觀託死於所知，世固有之，託死於所不知，世蓋少也。彼書生者，以子然之身，病於逆旅，瀕死之際，卒見未嘗知識之王忱，遽欲以金贈之，而託以骸骨。此人情之固可憫者，而忱也，乃能盡心於所託，又不利其所有，是蓋仁人君子篤於信義者之為，致使後來報應之興，神明固欲以表彰

其善不泯滅之。八使其名位通顯。子孫榮盛。而為善之報。有如此。夫嗚呼。世有託死於親戚故舊。或利其財。而辜其託者有焉。是亦何心哉。此誠王忱之罪人也。寧無所愧於心乎。故表而出之。以為世勸。

詩曰

病居空舍獨悲辛

命在須臾孰與親

雖有黃金無受託

更將骸骨付何人

又

為美王忱不受金

偶然受託有真心

埋金葬骨誠忠厚

匹馬飛馳報德深

為善陰騭

卷之二

十八

為善陰騭卷之二

為善陰騭卷之三

仲堪葬棺

殷仲堪陳郡人也。遊於江濱。見流棺接而葬焉。旬日間。門前之溝忽起為岸。其夕有神通仲堪。自稱徐伯玄。云感君之德。無以報也。仲堪因問門前之岸是何祥也。對曰。水中有岸。其名為洲。君將為州。言訖而沒。至晉武帝時。果授仲堪都督益州軍事。荊州刺史。

仲堪偶見流棺。即接而葬之。非有所為也。非以求報也。特憫其漂流沈溺。體魄無所依歸。汨沒於九淵之下。與沙泥同朽。有可哀憐。是以即與葬之。皆仁心自然之發。使波濤蕩滴之骨。不至於棄捐暴露者。其陰騭莫大焉。故宜伯玄感德起岸。于溝。神報昭彰。終獲顯任。夫豈徒然哉。世有伐塚斲棺。竊葬出骨。以圖風水。求利後人者。往往福未得而禍隨至。蓋欺死骨無靈。繆矣。噫。尚鑒茲哉。

詩曰

一棺未得瘞山阿

豈料漂流遂遘波

幸遇仁人與收葬

九泉無憾感恩多

又

門前忽起岸為洲

神發其祥重報酬

預道為州真不妄

果然都督刺荊州

許遜昇真

許遜字敬之。汝南人。自少力學。博通經史。而尤嗜神仙脩鍊之術。舉孝廉。晉武帝大康元年。為蜀旌陽令。先是歲饑。民無以餬。租郡邑。繩以法。率多流移。泊遜蒞事。日乃以靈丹點瓦。

化黃金。令人潛匿於縣之後園。一日籍民之未輸者。咸造于庭。使吏詰責之。令服役於後園。民鏹地獲金。得以輸納。故免逃竄之憂。隣境流移之民。慕其德惠。依附者甚衆。遂至戶口增衍。屬歲大疫。死者十七八。遂以所授神方拯治之。符咒所及。即時而愈。至於沈痾無不痊者。傳聞它郡。病民相繼而至者。日千數。於是標竹於郭外十里之江。多置符水其中。俾就竹下飲之。皆差。後江左之民。亦來飲水於旌陽。遂乃呪水一器。置符其中。令持歸。置之江濱。亦植竹以標。其病者飲之。莫不良愈。既而棄官東遊。徙丹陽黃堂。靖父仙。諸娣授正斬邪之法。三五飛步之術。過西安。有神迎告曰。此有蛟物害民。知仙君來。故往郭者。逃避矣。後將復還。願為斯民除之。遂如其言。追而斬之。海昏上遼有巨蛇。據山為穴。吐氣成雲。且四十里。人畜在氣中者。即被吸吞。江湖舟船亦遭覆溺。民甚苦之。遂聞前至其地。蛇出穴。吐毒衝天。遂嘯呼風雷。命弟子吳猛。施岑。甘戰。飛步引劍屠之。至豫章告衆曰。巨蟒既誅。蛟精未滅。彼物通靈。必知吾有除害意。恐其伺隙潰郡城。大為民患。周覽鄱邑。遇一少年。自稱姓慎。容貌豐偉。應對捷給。遽爾告去。遂曰。此老蛟也。言貌雖人。而腥風滿體。遂其所之。乃化黃牛。卧于江許。即剪紙化為黑牛。往鬪之。令施岑潛持劍往觀。俟其鬪酣。一揮中其左股。奔入城南井中。出長沙。仍化為人。贅于賈王家。遂往求之。懼不敢出。辭以懸足。遂稱能醫。玉喜自起召之。隨至其室。厲聲叱曰。江湖蛟精。害物非一。

吾尋蹤至此。豈容遁逃。蛟不能隱。乃見本形。蛇蟠堂下。以水啖其二子。皆為小蛟。併誅之。賈女形亦幾變。給以靈符。得免。復謂玉曰。蛟所居多水。君舍下不踰尺。皆洪波也。可遷之。玉如其言。徙居高原。其地不日陷為深淵。夫還豫章。蛟之餘黨尤盛。心不自安。為人以問諸弟子曰。許君神劍。何物可以害之。有戲者曰。咸莫能當。惟不傷冬。瓜葫蘆爾。蛟以為然。盡化其屈為二物。浮泛滿江。擬流出境。遂覺之。即以劍授施岑。使腰水斬之。黨屬始連。悉無遺類。復慮其地為蛟蟠所穴。乃復鬼神於牙城南井。鑄鐵為柱。下施八索。鈎鎖地脉。又鑄鐵符鎮鄱陽湖口。杜其所入之路。鐵蓋覆廬陵玄潭。制其所藏之藪。由是水妖絕迹。城邑無虞。其遊韶陽。柳街諸郡。為民誅害尤多。至孝武寧康二年甲戌。年一百三十六歲。八月朔旦。有雲仗自天而下。二仙降庭。奉上帝命。授遜以九州都仙太史高明大。使賜紫綵羽袍。瓊旌寶節。且告以中舉之日。至期遙聞音樂之聲。嘹亮霄漢。綵雲瑞霞。弥布山谷。羽蓋龍車。仙官兵衛。前後導從。遂登龍車。與其弟子及家屬四十二口。同時昇舉。雞犬亦飛去焉。

自昔仙道。難成欲成其道者。不惟精勤脩煉。亦必有陰德。以惠濟生靈。觀遜為旌陽令。一心愛民。憫其負租重困。乃點石化金。免其逋竄。復能以符水拯治疾癘。誅巨蟒於上。遼。誅毒蜃於西江。使水妖殄熄。城邑安居。陰陽之積。既已厚矣。宜其名高玉籍。超陞仙品。拔宅上昇。雞犬亦飛去焉。

語曰有陰德者。徑補仙官信乎。

詩曰 瘞金後園解民憂

賊毒除災德更優

千古水鄉成樂土

至今鐵柱鎮洪州

又 慈仁共羨許旌陽

惠澤生民耿不忘

拔宅上昇成至道

陽功陰德感蒼蒼

毛寶放龜

毛寶晉咸康中為豫州刺史。戍邾城。令一軍人於武昌市買得一白龜。長四五寸。置瓮中養之。漸大。放江中。後邾城遭石李龍之敗。赴江者莫不沉溺。獨毛寶被甲投水中。覺如墮石上。須臾視之。乃是所放白龜。既得至東岸。龜乃回顧而去。古之人愛惜物命而全活之。其物亦往往能致其報。誠以

為善降福

未之有

中

好生惡殺。物與人同。感應之理。有不期然而然者也。毛寶

之於白龜。既養之殷勤。又能放之以遂其性。其仁愛之心

為何如哉。厥後石氏之難。人多赴江以死。而寶獨得濟者。

實龜之力。及其既去而復回顧。若不忍相舍者。則龜之感

恩可知矣。昔隋侯活蛇而獲寶珠。揚寶救雀而得玉環。其

事不同。為報則一也。嗚呼。為陰德者。宜無所不用其心焉。

詩曰 武昌市得白龜時 畜養殷勤放水涯

多少世人心害物

獨憐毛寶有仁慈

又 白龜買放得全生

毛寶陰功自足稱

他日江流能濟難

信知微物總含靈

文瑾無怨

張文舉字稚圭。貝州武城人。為黃門侍郎。兼大理卿。不旬日

囚獄四百。抵罪者無怨言。嘗有小疾。因相與齋禱。願亟視

病。後并侍中。兼太子賓客。諸囚聞其遷。皆垂泣。其得人心如

此。年七十三卒。贈幽州都督。諡曰懿。詔陪葬恭陵。四子潛為

州刺史。沛同州刺史。洛衛尉卿。涉殿中監。父子皆至三品

時謂萬石張家。

刑法於人。大則戕性命。小則殘肢體。孰肯甘心受之哉。至

於抵罪而不怨者。必司刑者得其平耳。文瑾之為大理。不

旬日。斷疑獄四百。皆無怨言。誠有大過人者。致使囚齋禱

涕泣。非其操心平恕。使民無冤。能若是乎。是以身享富貴。其

終始顯融。福慶及於後胤。而四子並登顯要。陰德之報。良

有以夫。

未之有

五

詩曰 獄囚抵罪怨言無 持法公平得不誣

涕泣遷官齋禱疾 誰能如此感囚徒

又 當年斷獄自無冤 平恕臨民德允敦

父子並榮三品貴 也同定國建高門

大亮仁厚

李太亮京兆涇陽人。遷安州刺史。以破輔公祐功。賜奴婢百

口。而曹皆衣冠子女。不幸破亡。吾何忍錄而為隸乎。縱

之。高祖聞而咨美。更賜婢二十。凡葬宗族無後者三十

餘。相繼加焉。歿後所育孤姓為大亮行服。如所親者十餘

人。官至右衛大將軍。兼至太子右衛率。又兼工部尚書。封武

陽縣男進爵為公。贈兵部尚書秦州都督。

也俗榮貴。孰不欲奴隸衆多。以充使令。幸而得之。違恤其
他而李公亮則不然。以戰功賜奴婢百口。縱而遺之。又葬
宗族三十餘柩。加以貲槨。其用心仁厚如此。豈世俗之所
能也。卒至居顯官。膺高爵。生有榮名。死有榮贈。孤性為之
行服。如所親者十餘人。天報之人。報之其效。又若此。積善
之慶。諒哉。

詩曰 世亂難分石與珠 良家子女溺泥塗

不逢大亮存仁厚 未免終身作隸奴

又 遺還百口葬宗親 生死蒙恩感至仁

名爵輝煌昭汗簡 陰功陽報不離身

道琮葬友

羅道琮蒲州人。慷慨尚義。唐貞觀末徙嶺南。有友人同斥者
死。荆襄間。臨終泣曰。人生有死。獨委骨異壤耶。道琮曰。吾若
還終。不使君獨留此。瘞路左去。歲餘遇赦歸。方霖潦積水。失
其殯處。道琮慟諸野。波中忽若盆沸者。道琮曰。若尸在。可再
沸。祝已。水復沸湧。乃得尸。還鄉。道中夜宿行店。彷彿見其友
告曰。君厚德。不問存亡。名位將不止此。尋擢明經。仕至大學
博士。為時名儒。

人遇友朋之客死異鄉。舉而葬之。善矣。又能歸遺骸於其
家者。此真世之難得也。福善之報。天豈吝於斯人哉。羅道
琮之徙嶺南。行次荆襄。友人告卒。方其奔走道路之間。為

之收瘞。復期他日以歸遺骸。既一時相與之言。其平生義
氣。鵲然見矣。後果來歸經其殯所。哀慟力求於難溺之中。
乃獲其尸。以還。克踐前言。如持左契。相付。使旅榘幽魂。卒
得安于故原。泉臺之下。宜乎冥冥佩德。不聞於存亡也。其
擢明經。榮登仕版。為時名儒。天之昭報。厥有在矣。嗚呼。彼
有茂業厥義。視朋友淪於死亡。而曾莫之恤者。可不知所
戒哉。

詩曰 亡友當年葬路傍 荒墳水嘴重堪傷

哀呼慟哭尋求徧 收得遺骸返故鄉

又 交義存亡不可虧 人心善惡有天知

道琮葬友真難事 名預儒流祿位隨

唐臨不寃

唐臨字本德。京兆長安人。為萬泉丞。有輕囚久繫。方春農事
興。臨說令可。且出。因使就賦。詔令不許。臨曰。有疑。疑。遂執其
罪。令移疾。臨悉縱歸。與之約。囚如期還。再還。侍御史持節按
獄交州。出寃繫三千人。累遷大理卿。高宗嘗錄囚。臨占對無
不盡。帝喜曰。為國之要在用法。刻則人殘。寬則失有罪。惟是
折中。以稱朕意。他日復訊囚。餘司斷者。輒紛所不已。獨臨所
訊無一言。帝問故。答曰。唐卿斷囚不寃。所以絕意。帝歎曰。為
獄者固當若是。後官至吏部尚書。孫紹為給事中。兼太常少
卿。

昔于定國為廷尉。天下無寃民。後其子永位至御史大夫。

人謂其陰德所致。後世有可方之者。其惟唐臨乎。臨繼
囚使歸就耕。而囚如期歸獄。其言之見信於人如此。及按
獄交州。而出冤繫三千人。為大理卿。而斷獄無冤。故為其
君嘉獎。而身增爵位。後世顯融者。皆德之報。於乎。善積而
福有餘。凡為刑法之吏者。當循其所行可也。

詩曰

唐臨恤獄體人情

春綬還家使就耕

信結民心應不背

如期歸獄不前盟

又

按獄無冤死得生

廷中推獄更稱平

陰功積厚天應報

身至尚書子少卿

嚴譔詳審

嚴譔字善思。同州朝邑人。高宗封泰山。舉銷聲幽數科及第。

襄陽尉

居親喪廬墓

因隱居十年。武后時擢監察御史。燕

石拾遺內供奉。數言天下事。方酷吏構大獄。以譔為詳審使。
平活八百餘人。原千餘姓。長壽中按囚司刑寺。疑不實者
白人。來俊臣等疾之。譔以罪謫交趾。五歲得還。召拜右散騎
常侍。子向乾元中為鳳翔尹。三世皆年八十五云。

唐武后以猜暴肆毒於上。文吏以酷刻承風於下。構為大
獄。氣誅薰灼。有忤之者。輒寘之死。孰能不懼。獨嚴譔之為
詳審使。不顧利害。惟欲脫人於死。以罪見誣者多。所平反
可謂存心仁恕。而不為威惕者夫。使當時操刑柄者。皆以
嚴譔之心為心。則天下寧有冤濫之民乎。故一時雖為酷
吏所疾。遭誣獲譔。終至召還拜擢。身名榮顯。而又有子克

承厥志。官祿不絕。至于三世。皆守其祿。則天之報施可謂
明矣。彼酷暴阿意以戕人之生。以快已之志者。曾未幾時
即遭大慘。孰謂善惡天道無報哉。

詩曰

方當酷吏重刑時

濫及無辜實可悲

執法不阿能守正

平反不顧已身危

又

按囚審獄嚴其疑

酷吏紛紛共疾之

不惟行善身榮貴

三世相承享壽祺

仁傑申理

狄仁傑字懷英。并州太原人。舉明經。初授并州法曹參軍。時
同府參軍鄭崇質母老且疾。當使絕域。仁傑謂曰。君可貽親
萬里憂乎。詰長史蘭仁基請代行。仁基美其誼。遷大理丞。斷

為書陰陽

九

九

獄稱平恕。出為寧州刺史。撫和戎落。得其歡心。郡人勒碑以
頌。再遷豫州刺史。時越王兵敗。支黨餘二千人。論死。仁傑釋
其械。密疏曰。臣欲有所陳。似為逆人申理。不言。且累陛下飲
恤意。表成復毀。自不能定。然此皆非本惡。謹諫至此。有詔悉
謫戍邊。出寧州。父老迎勞曰。狄使君活汝耶。因相與哭。碑下
齋三日乃去。至流所亦為立碑。萬歲通天中。契丹陷冀州。河
北震動。懼仁傑為魏州刺史。前刺史懼賊至。驅民保城。脩守
具。仁傑至。曰。賊在遠。何自疲民。萬一虜來。吾自辦之。何預若
輩。悉縱就田。虜聞亦引去。民愛仰之。復為立祠。突厥入寇。河
北民人多脅從於賊。賊退。懼誅逃匿。朝廷欲寬之。法上疏願
曲赦之。詔可其奏。所活不可勝計。後歷官幽州都督。薨。諡

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賜第宅一區紫袍龜帶眷禮卓見年
七十一卒贈文昌右相諡文惠追贈司空封萊國公子光嗣
景輝從孫燕謀俱為顯官

君子長者之心凡可以申其義而達其仁者無所不極其
至焉唐狄仁傑蓋其人也觀其代友以使絕域理刑而無
寃民撫戎落皆得其歡心申誣誤俱免於死論紆民力於
兵燹之餘全民生於迫脅之後其仁厚之德及人深矣然
彼有輕人之生貪殺以求逞者固仁傑之罪人矣與夫坐
視人患而恬不之恤者又何心哉於乎若仁傑者宜其生
榮死哀為時名臣子孫席其餘慶俱為顯官天報善人昭
然可見後之仕者其尚監茲

詩曰 使遘高義薄層雲

註誤能令免死論

金活民生兵變後

當時誰不感深恩

又 上天昭格報仁人

鳳閣鸞臺立要津

不獨一身蒙顯貴

子孫累得列朝紳

有功仁恕

徐有功名弘敏以字顯舉明經累補蒲州參軍為政仁不忍
杖罰民相約曰犯徐參軍杖者必斥之訖代不辱一人累遷
司刑丞時武后僭位長唐大臣謀已於是周興來俊臣丘神
勣王弘義等揣識后意置總監牧院諸獄捕將相俾相拘逮
楚掠疑慘又汗引天下豪傑馳使者即按一切以反論更爭
以周內窮詆相高后輒勸以官賞於是以急變相告言者無

塵口朝野震恐無敢正言獨有功數犯顏爭枉直后厲聲折
抑有功爭益牢常持平守正以執據寃罔凡三坐大獄將死
泰然不憂赦之亦不喜后以此重之所全活者不可勝計酷
吏為少衰然疾之如讎矣鹿城主簿潘好禮慕有功為人論
之曰昔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寃人今有功斷獄亦天下無
寃人當漢文時中外無事守法而已革命之際周興來俊臣
等掩義隱賊崇飾惡言以誣盛德有功守死明道身濱殆者
數矣此其賢於釋之明甚或又稱其仁恕過漢于張云改司
僕少卿卒年六十八贈司刑卿中宗即位加贈越州都督遣
使就第弔祭賜物百段授一子官開元初寶希臧等請以已
官讓有功子倫以報舊德由是倫自大理司直遷恭陵令五

齊國公

嗚呼刑者民命所關聖人甚重而不敢輕也苟謂刑者以
殘刻為心濫及非辜生民無所措手足有能主之以仁行
之以恕使刑得其平則民自無寃天下被其澤矣觀唐武
后之時羣兇固寵希旨構獄淫刑以逞虐縱可畏朝野之
人側目無敢言者有功獨能犯顏廷爭瀕死不顧惟欲免
人於死全活甚衆仁者之澤及人多矣故能獲報享有封
爵高年令終被朝廷褒卹之恩慶流子孫類致通顯累世
榮盛同視周興來俊臣之徒身蒙顯戮子孫不振天理昭
昭信不誣矣深可為世之酷虐者戒焉

詩曰 為國由來重獄刑 誰能慎獄使刑平

有功執正能 詩 人自無冤獄自清

又 只為生民不愛生 犯顏瀕死爭朝廷

幾多冤抑承仁澤 故得兒孫屢顯榮

郭震助喪

郭震字元振魏州貴鄉人以字顯年十六與薛稷趙彥昭同為太學生家嘗送貲錢四十萬會有緣服者叩門自言五世木葬各在一方今欲同時遷安乏於貲財願假以泊喪震遂與之無少吝以車一時載去畧無留者卒不問其名氏深為許趙所誚而震怡然曰濟彼大事亦無誚焉十八舉進士為通泉尉陞梁州都督安西大都護立功遂遷進中書門下三為善陰陽

未卷之三

十一

品遷吏部尚書封館陶縣男加代國公實封四百戶賜一子

夫哀有喪者固仁人君子之心然世之不仁之人雖貴累鉅萬宗親故人有告急者尚吝而不肯施恩於未識之人哉震以年少書生去家數千里卒然遇夫遭喪之人不問名氏傾囊以資之無復顧惜一念惻隱周恤窘急使生者得以襄事死者得以歸土幽明霑惠感激何如仁厚之心皇天實監是以身致顯官建功遠隔歷事四朝享有榮慶踰三十年之久德延于世下復歷官于朝為善之報信有徵矣嗚呼世之慳鄙老死為守錢虜者雖為郭震之所後尤有愧也

詩曰 不詢名姓竭行囊 慷慨傾囊助有長

五世一門俱感德 褒封千古汗青香

又 歷躋顯仕作功臣 子復沾恩早致身

始信世間傳古語 皇天不負好心人

延年克難

裴延年長安人也兄弟三人雖家貧而俱好施惠行之不輟有一老父過之求漿衣服顏色稍異待之甚謹問其所事云以賣藥為業問其里牒曰不必言也由是往來憇宿雖數年而延年無怠色一日謂曰觀君兄弟雖至貧而常能施與不倦於客皆長者也積德如是必有大福吾亦厚君之惠此後二十年有世難當相接也及安史禍作為老父引入太白左

為善陰陽

未卷之三

十一

掩洞中居處仙境咸授道術數年亂定盡室生還其後兄弟皆至美官子姓僕婢亦壽考焉

夫家饒於貲而能施予於人者固人之所難其有室無餘財而樂施不吝尤人之所難也此延年兄弟所以有長者之風觀其生計蕭索固難於自給矣乃能同以仁厚為心賑窮賙匱行之不已因感異人踵門求漿往來數歲始終無纖毫厭忘之意至其感惠示以報稱其後兵難相仍安居仙境盡室生全並登顯融長切壽考固其宜也夫豈倖而致哉視彼貲累鉅萬而貪得無厭見人困乏未嘗與一善念以賑給之是真守錢虜耳又安能獲報於天哉

詩曰 弟兄無復顧家貧 施惠同心異世人

一曰求將來老父 勤學樂業

又 兵難安居洞府中 端由積德感天公
後來相繼皆榮顯 更得盈門壽算隆

楊旬寬惠

楊旬唐大曆中任夔州推司。處心正直。積累陰功。旬有子年一十三習科舉業。一日稟父欲入試。旬曰。汝學未充不可。旬當夜夢神告曰。汝陰陽有感。吾特來報。汝子將來必貴。若應科舉。須改作楊椿名納卷。場屋中助子筆也。旬既得夢。次日令子作楊椿名納卷。果得第六名。次年赴省試。椿自夢見一神謂椿曰。今年省題乃是行王道而王。汝可預留心焉。試之日果如其夢。試中第九十六名。及殿試畢。唱名齊天下都魁。

不孝之子

古

夔州使君聞旬子中天下魁。請旬賜坐。令旬辭推司職。旬告使君曰。念旬平日仰托二天之庇。奉公四十年。家無資產。惟積陰德。留得三箇慳囊。乞台旨取來當廳開看。第一箇有三十九文當三錢。第二箇有四十餘文折二錢。第三箇計萬箇小錢。使君不知所以。旬曰。每詳讞罪囚。但遇吏胥入輕作重。有從死罪正為流罪。即投一當三錢。有從流罪而正為杖罪。即投一折二錢。有從杖罪者。量其輕而決放。便投一小錢。又每效周麗行太上感應篇十種益利。一收街市遺棄嬰孩。倩人看養。俟年十五。願識認者還歸父母團圓。二每冬十一月初三日為始。收六十已上十五以下乞丐貧人。入本家養濟院。每日給米一升。錢十五文。至來年十一月初三日已滿一

年。令其自便求赴。三普施應驗湯藥救人疾苦。四施棺木。貧無力殮葬之家。五女使長大不計身嫁。給衣資。其人六事一成就。救濟衆生。遇有飛走物命。買贖放生。七饑饉荒歉之年。其糧食貴。糴賑濟貧民。八應有寺觀損壞者。為修理之。聖像剝落者。為裝飾之。或橋梁道路溝渠不通者。成為治焉。九有遠鄉士夫客旅流落者。斟量遠近以勸。最難而周全還鄉。十居推司。凡遇冤枉。必與辨明。常推已及人。人之急。救人。之危。旬之男。今日奪天下魁。皆因旬平日奉公行善。感動野蒼之所致也。豈敢捨公門退職而自求安逸耶。夫明刑法所以弼教化。非奉法之吏。處心公明。用信實。則盜及非辜。而無以念夫仁厚之德矣。楊旬任推司。獄未嘗嚴刑峻法以戕人之生。於法之中。有可輕重者。屢從輕以罰之。投錢於慳囊之中。以計其寬恤之實。其用心勤懇懇。至公至平。行之累年。而人之蒙其澤者甚多。雖家無厚資。而利益十事為之不厭。周急育孤。施財賑乏。好生戒殺。伸冤辨枉。其存心欽恤之至。何其厚耶。德感旁蒼。祥符積夢。有子科貢。名魁多士。非楊旬用法公直。積累陰功。不能致也。世有為士師典刑辟。倚法刻薄。而中傷於人。苟得其情。弗哀矜而益喜。失好生之本意。昧寬恤之仁心。視楊旬之所存。豈不重可愧乎。

不孝之子

古

詩曰 用法寬平歲月長 奉公行善計慳囊
誰知仁者多昭報 自有陰功感上蒼

又

決獄施仁肯綮

行利蓋已多年

鳳雛科甲符神夢

一日聲名四海傳

羅珣給藥

羅珣越州會稽人為廬州刺史民俗病者舍醫藥禱淫祠珣下令止之捐已俸給藥濟貧者民皆德之又脩學勸士務崇其本三年政化大洽芝草生于庭白雀數十巢于庭側節度使杜佑上治狀賜金紫服尋遷京兆尹轉太子賓客累封襄陽縣男卒諡曰夷子讓官至江西觀察使卒贈禮部尚書

羅珣治郡善於為政革民俗之陋使民知禱淫祠為非而又知服藥以求其生而不陷于天閼者也至捐已俸致醫藥以濟貧者自是邪淫止息民受其惠全活甚眾故皆德之是以治化大洽卒致芝草白雀之祥治狀上聞尋賜金紫加起擢噫陰德之報何如是之速也世之居官者舉能若此則民咸受其賜矣

詩曰 廬州民病不求醫 却向淫神致禱祠 羅珣施仁祛陋俗 濟貧給藥為捐貲

又

三年政化洽廬郊

芝草生庭白雀巢

賜紫恩榮屢超擢

行仁積善報相交

裴度仁恤

裴度字中立河東聞喜人質狀眇小相不入貴既屢屈名譽頗亦自惑會有相工在洛中大為搢紳所神度特造之問命相工曰郎君形神稍異於人不入相若不至貴即當餓死今

則殊未見貴賤可別日番訪為郎君細看度縑之他日進

香山佛寺徘徊於廊廡間忽見一素衣婦人置緹裙於僧伽和尚欄楯之上祈祝良久瞻拜而去少頃度訪緹裙在舊處知其遺忘也又料其追付不及遂收取以待婦人再至日暮竟不至度挈歸逆旅詰旦復攜往寺門始開睹昨日素衣疾趨而至慟聲惋歎若有非橫度從而訊之婦人曰阿父無罪被繫昨告人假得玉帶二犀帶一直千餘緡以賂津要不幸失於此今老父不測之禍無所逃矣度細詰其物色因而授之婦人拜泣請留其一度笑而遣之尋詣相者相者審度聲色頗異驚歎曰此必有陰德及物前途萬里非其所知也度於貞元初擢進士第元和中進官御史中丞時下邳令裴

家為宣徽五坊小使所構送詔獄當大不恭宰相武元衡婉辭諒帝怒未置度力言裴不可罪乃得釋尋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吳元濟以淮蔡叛討之數不利度請身督戰即拜門下侍郎平章事彰義軍節度淮南宣慰招討處置使度屯鄆城勞諸軍宣朝廷厚意士奮于勇未幾李愬縛吳元濟以報遂撫定其人初元濟禁偶語於道夜不燃燭酒食相饋遺者以軍法論度視事下令惟盜賊鬪死抵法餘一切蠲除民始知有生之樂度入朝會帝以二劔付監軍梁守謙使悉誅賊將度遇諸鄆城復與入蔡商罪議誅守謙請如詔度固不然騰奏申解全宥者甚眾策勳進金紫光祿大夫弘文館大學士上柱國晉國公文宗即位進開府儀同三司

尋進司徒平章軍國事李訓之禍官歸威以退凡訓注書
姪賓客悉收逮訊報奇慘度上疏申理全活數十姓後真拜
中書令。堯年七十六冊贈太傅諡文忠度操守堅正其威舉
德業比郭汾陽而用不用常為天下重輕事四朝以全德始
終及歿天下莫不思其風烈五子識諡知名識檢校尚書右
僕射贈司空諡曰昭懿太子少師封河東郡公。

夫仁人君子存心忠厚見人患難困窮及陷於非辜者必
周卹救援之惟恐不及未嘗有一毫求利於已也然福慶
之臻自有不期而然者若裴度當屢屈名場流落不偶之
時一旦獲寶帶於人所不知之處價直千緡在他人孰不
掩為已有度特收待以付其人使得免其父於禍患其陰
為善陰德

德可謂大矣及官朝著弊裴蒙之冤安淮祭之衆至於元
濟之偽將訓注之賓客皆為申理多所全宥若此類者不
可枚舉非平生仁慈忠厚者能然歟宜其威舉德業見重
當時位極人臣福流後裔而青史載之以傳於無窮天之
報施何其顯哉。

詩曰 當朝德望世稱賢 身繫安危二十年

又 一自香山還帶後 幾多陰陽感皇天

仁厚存心積德多 蒼天報施豈偏頗

高年貴爵流餘慶 青史芳名更不磨

韋丹活龜

韋丹字文明京兆萬年人年近四十舉五經末第嘗乘寒臘

至洛陽中橋見漁者得一龜長數尺置橋上呼啞餘哺漁史
將死聲聲觀者皆欲買而烹之丹獨憫然問其直幾何漁曰
得二千則鬻之是時天正寒丹衫襖袴無可當者乃以所乘
鹽易之既獲遂放於水中徒行而去時有胡蘆先生不知何
所從來行止迂怪占事如神後數日丹因問命胡蘆先生倒
履迎門忻然謂丹曰翹望數日何求晚也丹曰比來求謁先
生曰我友人元長史談君美不容口誠託求識君子便可偕
行丹良久思量知聞間無此官族因曰先生誤但為決窮途
胡蘆曰我焉知君之福壽非我所知元公即吾師也往當自
謂之遂相與策杖至通利坊靜曲幽巷見一小門胡蘆先生
叩叩之食頃有應門者開門延入行數十步復入一和門又
為善陰德

餘步乃見大門制度宏麗擬於公侯之家復有了數人
皆極姓美先出迎客陳設鮮華置香蒲室俄然有一老人鬚
眉皓然身長七尺褐裘韋帶從二青衣而出自稱曰元濟之
向丹盡禮先拜丹驚即急趨進拜曰某貧賤小生不意丈人
過垂採錄實所未諭老人曰老夫將死之命為君所生恩德
如天豈容酬報仁者固不以此為心然受恩者思欲殺身報
效耳丹乃矍然知其意也然終不顯言之遂具亦羞留連竟
日既暮丹將辭歸老人即於懷中出一通文字授與丹曰知
君要問命故輒於天曹錄得一生官祿行止所在聊以為報
凡有無皆君之命也所貴先知耳又謂胡蘆先生曰幸借吾
五十千文以充韋君改一乘早決西行是所願也丹再拜而

去明日胡蘆先生載五子歸至逆放中賴以謀濟其文書具
云明年五月及第又某年平判入登科受成陽尉又某年登
朝作某官如是歷官一十七政皆有年月日最後年遷江西
觀察使至御史大夫到後三年遷前是英樹花開當有遷改
歸矣其後遂無所言丹常寶持之自五經及第後至江西
觀察使每授一官日月無所差異馬洪州使廳前有皂莢樹
休歲月頗久旦樹忽生花丹遽去官歸至中路而卒子宙
加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岫擢福建觀察使
吁天地之德莫大於好生萬物之情莫甚於愛生愛生惡
死人與物同人能體好生之德萬物類之命者安有不獲
其報哉方韋丹見龜吁叩餘喘命在頃刻惻然動心遂解

龜陰傳

龜陰傳

子

乘驢易而放之蓋一出乎仁心之自然豈暇求其報哉顧
神明有以窺見其愛物之心故託為元長史之說所以表
丹好生之心雖然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推丹活龜之心其
肯存害物之意乎然則天之報施之者必將有以顯耀之
也是以官至御史大夫歷江西觀察使有功於民流芳至
今傳於無窮夫豈偶然哉世之好殺之徒忍心害物視丹
之所為當必有所悔也

詩曰

洛陽橋上獨乘驢

忍見窮龜喘呬餘

驚放河流免烹煮

豈知報應在須臾

又

胡蘆占事妙通神

擬把前程一問津

忽遇白頭元長史

縱談歷歷得緣因

崔郎周給

崔郎字廣略貝州武城人家不藏貲有輟周給親舊男女未
婚死者未葬皆為營辦居室庫陋無廊廡霖雨則張蓋為號
州觀察使政治以寬經月不答一人事憲穆敬三宗多所諫
正遷檢校禮部尚書卒于官贈吏部尚書諡曰德崔氏四世
總麻同爨郎五子瑤瑰璋瓊瓊皆達官兄弟六人至三品郎
郎郎凡為禮部五吏部再郎後以檢校尚書右僕射同平章
事節度淮南唐興以來未有也居光德里營一便齋宣宗聞
而歎曰卿一門孝友可為士族法因題曰德星堂後京兆人
即其里為德星社郎為金吾衛大將軍忽暴卒以韓約代之
不閱旬李訓亂約死於難世謂郎亡崔氏積善之報云

為善陰陽

未卷之三

主

夫周親戚第之生者為畢婚姻死者為營葬事此惟仁
者為能行之觀於崔郎是已郎之先人後已非仁而何且
其為政不用刑罰家居同爨總麻四世所行有大過人者
其存心仁厚天道寧肯吝其報邪是以閭閻貴顯子孫榮
盛而且見稱於君上福祿綿遠禍難不干易曰積善之家
必有餘慶觀於此不虛深可為世道勸矣

詩曰

婚姻喪葬人情切

窮乏艱難孰肯賙

崔郎存心獨仁厚

輕財仗義為人謀

又

為善崔家積善門

濟人忠厚誼尤敦

蒼蒼感格垂昭報

餘慶綿綿及後昆

為善陰陽卷之三

為善陰陽壽之四

弘敬延壽

劉弘敬字元溥彭城人世居淮淝間資財巨萬脩德不耀人莫知之家雖富利人之財不及怨施人之惠不望報長慶初有善相者於壽春道逢弘敬曰噫君且止吾有告也弘敬乃入館而訊焉曰君財甚豐然更二三年大期將至如何弘敬曰大壽夭者天也先生其柰我何相者曰夫相不及德德不及度量君雖不壽而德且厚於度量又寬夫一德可以消百災猶享爵祿而況于壽乎勉而圖之吾二載當復來此言訖而去弘敬遂之乃為身後之計有女將適人抵維揚求女奴資行用錢八十萬得四人焉內一名蘭蓀者風骨姿態

為善陰陽

不孝之四

外不類賤弘敬詰其情久乃對曰賤妾死罪無復敢言主君既深許之何所潛隱某代為名家世居河洛先代以卑官淮西不幸遭吳寇峻扈因緣姓與國同疑為近裔身委鋒刃家乃沒官以此湮沉無所告訴其諸骨肉寇平之後悉被官軍收掠為俘不可復知也賤妾一身再易其主今不幸及此弘敬太息久之乃言曰大冠雖舊不踐於地此女雖家族喪亡實衣冠之後不可以為婢使遂焚其券收為甥以家財五十萬先其女而嫁之長慶二年春三月辛卯蘭蓀既歸是夜弘敬夢一人被青衣秉簡望塵而拜迫之潛然曰子則蘭蓀之父也謝公嫁我女我無以報今告天帝為君請壽言訖而去後三日弘敬復夢蘭蓀之父立於庭紫衣象笏侍衛甚嚴前

謝弘敬曰子不佞幸得請計延君壽二十四歲富及三代子孫又聞予之寃署以重職獲主山川於淮海之間因鳴咽再拜而去詰旦弘敬依依未能甚信後二年相者果復至迎而賀弘敬曰觀公之面陰德之氣甚盛視公眉目可延二紀之壽公作何陰德弘敬曰無他止將婢作甥女嫁之相者曰不忠以貴為賤此真陰陽也弘敬果壽考而終富及三代子孫之盛異於他族

為善陰陽

不孝之四

人之壽夭貧富雖曰前定然能存心忠厚濟人利物念念不忘至其陰功善行積累既深感動於天地神明則天者可盡貧者可富前定之說有時而不可必矣若劉弘敬者家雖富而不刻取於人樂善好施而不望報其心之所存可知矣及聞相者大期將至之言乃安於命分遽為身後之計因買婢之事而仁慈惻怛之心惕然著見使流離顛困之女得配良人其心寧有所希冀哉一旦感之於夢寐形之於氣色於是壽延二紀富及三代之言不與毫髮世之有志於為善者觀此宜益加勸矣

詩曰 家富非因刻衆成 大期將至莫逃生

只將一念存忠厚 即感天教福壽并

又 名家有女困流亡 弘敬慈心特感傷

擇配良人陰德厚 壽延二紀子孫昌

李珣平量

李珣廣陵郡中人也世居城市販糴為業而珣性端謹異於

常輩年十五。隨父販糶。父年老。珏繼之。人與之糶。即投以升斗。俾令自量。不計時之貴賤。一升只取兩文。利以資父。姊歲月既深。衣物甚豐。父恠而問之。具以實對。父曰。吾之所業。同流者衆。無不用出入升斗。出輕入重。以規厚利。雖官司以春秋較。棺莫斷其弊也。吾早悟之。但一升斗。出入皆用之。自以為無偏矣。汝今更出入任之自量。吾不可及也。然求食豐給。豈非神明之助耶。後父母沒世。及珏年八十餘。不改其業。後值李珏出相。節制江南。而珏以新節制同姓名。乃改名寬。今珏下車。後數月。脩道齋次。夜夢入洞府中。見景色正春。烟花爛熳。翔鸞舞鶴。彩雲瑞霞。樓閣連延。珏獨步其下。見石壁光瑩。填金書字。列人姓名。內有李珏字長二尺餘。珏視之極為善陰陽。

本卷之四

五

喜自謂生於明代。父歷顯官。又陞宰輔。能無功德及於天下。洞府有名。我仙人也。再三為喜。方喜之際。有二仙童自石壁左右出。珏問此何所也。曰。華陽洞天。此姓名非相公也。珏驚復問。非珏何人也。仙童曰。此廣陵部民也。珏及曉。歷歷記前事。益驚歎。問於道士。無有知者。始召廣陵官屬詰之。亦皆莫知也。乃令城府內求訪同姓名者。數日。軍營里巷相推。乃得李寬舊名珏。以車迎之。入府致淨室。珏齋沐拜為道兄。一家欽事。朝夕參禮。李寬性情素澹。道貌秀異。鬚長尺餘。皓然可愛。年六十時。曾有道者教以胎息。亦久不食。珏愈欽之。及月餘。乃問道兄平生得何道術。服煉何藥。珏曾夢入洞府。見石壁姓名。仙童所指。是以迎請師事。願以相授。寬辭以不知道術服煉之事。珏遂拜以問。寬所傳如何。寬以是為天不知仙術。具負販以對。珏再三省問。咨嗟曰。此常人之難事。陰功不可及也。遂師其胎息。後李寬一百餘歲。輕健異常。忽告童子曰。吾寄世多年。雖然養氣。亦無益。汝輩一夕無疾而終。三日棺裂有聲。視之衣帶不解。如蟬蛻焉。尸已解矣。

夫販糶競錙銖之微。乘時微利。此市井之常態。至於平均出入。不以貴賤而上下其售。無規利之心。其人豈不賢乎哉。此李珏之為誠可尚也。珏之販糶。雖同於市井。其操心則異於衆人。不計時之貴賤。用一升斗出入。且又任之自量。其過於常情遠矣。是以神明佑之。自然衣食豐給。而父母得以安養。至於名書洞府。壽考期頤。生為大賢。歿為善陰陽。

為善陰陽

本卷之四

由

有蟬蛻之異。皆其平日所積致之。嗟乎。彼市井營營汨汨之徒。大量以入。而小量以出。大秤以買。而小秤以賣者。徒知罔利欺人。而不知天理昭昭。有司察者焉。所謂縱然巧計。得將來。暗裏鬼神銷磨去。往往有暫食目前之利。而不知為久遠之計者。尋亦衰歇矣。於乎。可為戒哉。

詩曰 市井紛紛較斗升 誰知李珏異常情

斗升出入無增減 一任人量取價平

又 平糶無虧李珏心 行之不覺歲年深

姓名洞府書丹壁 功在陽間報在陰

敏中護遺

白敏中。應舉屢不第。詰胡蘆生問命。生殊不許。後入安上門。

見一婦人以新布帕繫一物。今女奴之因在。力勸置手門闌上。車馬駢集。婦人女奴忽相失。乃遺帕。裴在。則傍。敏中為守護。至日晏。竟不至。忽婦人號泣而來。敏中問之曰。夫犯極刑。有能救護者。惟欲寶帶。今晨遺失。夫不免極刑矣。敏中即以帶還之。婦人泣謝曰。公秉心正直。不貪財如。天地鬼神必監公之德。將大顯于時。以享厚報也。遂再拜而去。明日又見胡蘆生。生曰。秀才必種陰德。前程非某敢量也。米年果及第。位至中書令。

白敏中見利不苟取。可謂重於義矣。方車馬駢集之間。偶拾遺物。取之何傷。乃不肯取。又為之守護。以待遺物者。至而還之。其心忠厚如此。遂使婦人得帶救夫。免於極刑。感歎於心。為何如哉。此與裴度。帶甚相似也。故神明默鑒。俾其及第。享有厚祿。位極人臣。富貴與裴度相上下。孰謂陰德之報為難必邪。世有奪人貨財。且擠人於死地者。固未知為善之德。而貿貿焉老死而不知悔。甘心以受反復之報。哀哉。

詩曰 車馬駢闐日往還 偶逢遺物在門間
殷勤守護歸原主 厚德難酬只淚潸
又 敏中還帶不貪財 積德陰功達九閭
龍虎榜中題姓字 悠悠富貴自天來

孫泰重義
孫泰。山陽人。少即皇甫穎守操。頗有古賢之風。泰妻即娘之

女也。先是娘老以二女為託。曰。事長初擇一自。汝妻其女。弟姨卒。泰娶其姊。或詰之。泰曰。其人有瘵疾。非泰何適。眾以泰之義。嘗於都市遇鐵鐙。買之。既磨洗。即銀也。泰往還之。中和中。將家于義興。置一別墅。用錢二百緡。既半授之矣。泰遊吳興郡。約回日當詣所止。居兩月。泰回。復以餘資授之。併其人他徙。于時觀一老嫗。長慟數聲。泰驚悸。召詰之。嫗曰。老婦嘗逮事吾姑于此。子孫不肖。今為他人所有。故悲耳。泰憫然久之。因給曰。吾適得京書。已別除官。固不可駐此也。所居且命爾子掌之。言訖而去。不復返矣。他日泰夢一神人。紫衣象簡。從容謂之曰。汝平生德行不虧。名知天府。奉帝命宜增汝壽。而昌汝後也。汝惟勉之。泰自是愈脩陰德。壽九十而終。子展進士及第。世為顯官。

常情娶妻。必擇姿色。泰娶姨女。且姨嘗託以幼女矣。乃憫瘵疾無適。遂取損目者。人之常情。見財而執不喜者。市燈臺而知為銀也。亟還之。買宅而聞嫗慟聲。遂託故而去。令嫗子掌之。此皆常情之所難者。泰能行人之所難行。其賢矣哉。是宜感神之慶。告其所以。他日皆驗。天之福善。不與如是夫。其有背義貪利。喪天理而滅人心。視泰之為能。不有愧于中邪。

詩曰 平生好義幾人同 託女從知有古風
娶室獨能安瘵疾 此心端不愧天公
又 燈臺市得却為銀 買屋聞悲得所因

是却聲聲地都屋

善功積在子孫身

能慎放魚

然慎豫車人其父以販魚為業嘗載魚宿江汴慎開船內千自念經佛聲驚而察之乃船中諸魚也遂歎異而悉取放之不復以漁為業後鬻薪於石頭窮苦至甚嘗暮宿江上忽見沙中有光燄高尺餘就之得金數斤明日賣諸都市貨之市人云此所謂紫磨金也酌銀數十萬由此殖產鉅富子孫世不乏

萬物之生品類雖殊然莫不各稟天地之氣以成形至於鱗介之微亦物命也皆有知覺皆能運動寧不貪生而畏死哉當其陸危之時有能感悟而即使之復生又豈不知

本善隆陽

本善隆陽

七

報乎若能慎之父以販魚為業至慎忽聞船中諸魚念經佛聲此必其心平日有所不安者故於此而有警焉於是悉放之且遂棄其業後雖至貧困而不悔則其篤志向善可知矣故獲沙上良金之報以致貴產巨富傳之數世豈幸致哉昔有廣都陳弘泰微假貸之財於人其人將鬻蝦蟆萬頭以償弘泰惻然不取其所負仍別與錢令悉放蝦蟆於江中後因夜歸馬驚不進前有物光明視之乃金蝦蟆也取之益致富饒與慎之事略相彷彿皆仁心發於一時而福報流於後嗣存心愛物者觀之豈不益加勸焉

詩曰 鱗介雖微皆物命

貪生畏死實同情

當時能慎能忘惠

總是因聞念佛聲

又

湖魚最惠人深淵

驟得良金豈偶然

自與當錢傳累世

只因一念感蒼天

元之不貪

范元之衢州人素貧篤志讀書盛暑浴于水邊拾得金銀一袋於岸歸謂其子曰世人以財為命萬一彼失此者自經於溝壑枉喪性命將如之何翌旦父子携金子岸待之果有一婦悲號而至元之詰其故曰夫坐獄當死易田得金至此失之元之即以還之婦分與亦不受既而鄉里年少無知者反誚其不能取金經營生理空自守貧元之笑而不答因自歎曰吾平生安分不貪豈可圖他人之財以厚於已而汙吾之名哉識者賢之是年其室產靈芝數莖光彩輝燦人知其為

本善隆陽

本善隆陽

八

祥瑞也明年父子果登第歷十二世皆為郡守

人之安貧者雖處困頓之極亦不肯苟取若元之可謂能安於貧矣元之家素貧一旦拾得遺金自常情觀之必以為幸元之獨不然且懼人致死力携金待遺者而還之分與不受非安貧而能之乎向使掩為已有安知失金之婦不自致死於江濱而其夫亦由此而死於獄矣一舉而存二人之命陰陽大焉彼鄉里少年輕加譏誚蓋不知元之之心也宜乎人神之所與而產紫芝之瑞卒至父子登第累世顯融則天報善人可謂切矣世之損人利己貪得害義者觀此可以為戒

詩曰 拾得遺金在水濱

恐因枉死失金人

又 懷行陰德感蒼蒼 便產靈芝表瑞祥

父子同年登甲第 世傳十二郡符章

范宰擇嫁

范明府。頗曉術數。選授江南一縣宰。自課其命。云來年秋祿壽俱盡。將出京。又訪於日者。日者曰。子來年七月數盡。胡為速官哉。范曰。某固知之。一女未嫁。利薄俸以資遣爾。及之任。買得一婢。因詰其姓氏。婢子曰。姓張。父嘗為某堰官。兵寇之亂。略賣至此。范驚起。問其父名。乃曩昔之交契也。謂其妻曰。某女不憂不嫁。悉以女粧奩。擇邑客謹善者配之。秩滿歸京。日者見之。大駭曰。子前何相給之。甚算子祿壽俱盡。今乃無

大卷之四

九

下已偶以嫁女僕之事告之。日者曰。此即是矣。子之福壽未可量也。後歷官數任而終。

大朋友人之人倫也。困窮患難必當周之。况其身沒而有遺孤失所。鬻為人婢。一旦遇之。詢知其故。能不惻然憫之邪。觀范明府之得女僕。詰之知為故人子也。惻然憫之。遂輟其已女。貴粧。擇邑客謹善者以歸之。其用心厚矣。宜夫天錫壽齡。屢歷名宦。而享悠久之福。陰陽之報。乃如是夫。噫。世有視其宗族遺孤。尚不知所以存恤。而况於故人子乎。觀於范明府。寧不有愧哉。

詩曰 一身流落有誰依 惆悵天涯失所歸

又 章總教有厚德 室家相慶足堪憐 偶兩相逢重可珍

因輟粧奩為擇配 天增福壽享康寧

彦賓還女

程彦賓為羅城使。進攻遂寧之日。左右以三處女獻。皆蔚然有姿色。時公方醺。謂女子曰。汝猶吾女。安敢相犯。因手自封鎖。置于一室。及旦。訪其父母。還之。皆泣謝曰。願太守早建旌節。彦賓曰。祥節非敢望。但得死而無病。便是好也。其後官至觀察使。年九十七無疾而卒。諸子皆仕。

人於平居能以禮自防。不為欲動。可謂難矣。其於造次顛沛之頃。能不為人欲所動。豈不尤難乎。若程彦賓之所守。誠如是也。當夫郡邑擢擢。干戈攻擊之時。左右有獲美女。以獻。常人於此。寧不動心。無復顧慮。彦賓之志。確如金石。毋敢有犯。方且待猶已女。局綸于室。訪其父母。還之。迹其所為。實罕有也。人豈有不感之者乎。感之於心。而格于神。明。故昭昭之報。如其所欲。終致祿位增崇。壽考令終。而單慶後嗣。皆由一念之善也。世有身為將帥。不顧禮義。而掠人子女。以逞其欲。卒致家破身亡。遺禍子孫。孰謂高高在上。而可以罔耶。

大卷之四

十

詩曰 三女當年值亂離 軍中見虜實堪悲 不是彦賓存厚德 此身寧得保無緇

又 彦賓還女事尤奇 世有何人得似之

劉軻改葬

劉軻韶石人也。幼之羅浮九疑。讀黃老之書。究輕舉之道。嘗獨處一室。數夢一人衣短褐。曰我書生也。頃因遊學。逝於此室。以主寺僧不聞郡邑。乃瘞於牖下。而屍骸跼促。死者從其何以安也。君能遷葬。必有酬謝。乃詢于緇屬。果然。軻即解所著之衣。覆其骸。其柏棺改窆於虎溪之上。是夜夢書生來謝。持三雞子。勸軻立食之。軻嚼其一。吞其二。後乃精於儒學。肆力文章。因策名科第。歷任史館。

人死而不得歸葬。及葬而不得其所。慘孰甚焉。仁人君子惻然感悼。改而葬之。豈非陰德之大者哉。劉軻以英妙之

太卷之四

十一

年志希僊道。一室蕭然。獨處數夢。書生干謁。其事甚異。既而得遺骸。為之收殮。改葬。則死者之感德為何如耶。嗟乎。冥冥之中。而有昭昭者存。其後儒學文章。精詣深造。權觀其登顯要。斯皆神明有以相之也。陰施陽報。孰謂其不足徵乎。

詩曰

客死無名可愴悽

主僧久為殯招提

精魂若不来清夢

骸骨誰將葬虎溪

又

劉軻改葬有陰功

儒學文章孰與同

科第蜚聲膺館職

昭昭福報格蒼穹

劉翺禁溺

劉翺京兆萬年人也。少警穎。父長歷顯官。所得俸祿。悉以分

道宗親家無留貲。時至以陰德為先。其在山南節度使時。遇

寇。嘯聚據雲安。翺引兵破城。裨將欲屠城。翺不許。但除首逆

餘皆全活。河西有溺子之風。翺嚴其禁。民不敢犯。及解任而

所活者數千。翺後與弟金吾將軍曲同入閩。曲因卜居崇安

五大。號曰東族。而翺卜居建陽之麻沙。號曰西族。一日舟行

至地名長平。見有赴水求死者。翺力救之。詢其所以。則云欠

錢六十貫。迫日迫無可還者。翺曰。錢易得。人命難得。悉貸

之。人得以活。後翺以開國致仕。子孫繁衍。歲時致祭。祠

下三四百人。登科歷仕數百人。孫領以直言諫君。謚忠簡。純

以死節立廟。封忠烈。曲之後有幹。以靖康死節。謚忠顯。屏山

子輩。以道德學問為朱文公師。謚文靖。實學子羽以保守川

有善陰陽

太卷之四

十一

陳有功卒。謚忠定。樞密琪。謚忠肅。籍溪胡靖肅公憲。嘗叙其

謂劉氏乃漢楚元王之裔。丞相梁文靖公克家亦叙其譜

云。劉氏積陰德而族以大本支所以蕃也。

人之為善。莫先於積陰德。積陰德莫先於全活人命。今觀

劉翺活人之命。而救人之生。不知其幾。所積陰德實多。宜

其以善終。子子孫孫。嗣續無窮。登名仕版。歷任要路。皆由

翺一身積德之所致也。世俗之人。苟得地位。擠人於死地

者多矣。生無一善之可稱。死有眾惡之萃已。禍報相尋。久

而不已。殃及子孫。衰微貧賤。且斬焉絕。滅者有矣。豈能如

劉翺之世世隆盛乎。君子於此。宜知所取法。

詩曰

為官得祿給宗親

不許屠城活萬人

又 濟人劉節恭 平生陰德 一變河西溺子風

不獨當時身富貴 子孫享福更無窮

建中補漏

鄭建中其先本羅人。五季時徙家安陸。賞鉅萬。城中居人多舍客也。每大雨過。則載瓦以行。問有屋漏則補之。若客舍自為之屋。亦為繕完。又隆冬苦寒。蠲舍錢盈月。建中晚得子紆。登進士第。官至祠曹侍郎。有五子。長曰彌中。登第官至朝奉大夫。次則敦夫。皇祐五年。魁天下士。官至侍讀。三子與孫皆任以官。不繇選調。世祿不絕。

夫利施於非所急。自常情觀之。若不切。而一時窘迫者得為善陰陽 不卷之四 十三

之。則其惠大矣。蓋孟飯杯漿。施之於素飽者。則必厭飲之。施之於饑渴者。則適其宜而得所濟矣。凡事皆若此也。夫當霖雨既降。室屋弊漏。人固不能寧處也。於斯之時。望一瓦之補葺。甚於饑之欲食。渴之欲飲。建中乃能體人之情。凡遇雨則載瓦問漏。為之補蓋。使居者獲安。甚至於蠲其舍錢。大事雖微。而庇覆於人實切。其至誠惻怛之心。出於自然。有非勉強。宜乎顯及其身。慶延後裔。歎歷顯要。皆陰德之報。嗚呼。世有視人之急。漠然不顧。其於建中賢不肖何如也。其報應亦必異矣。

詩曰 風雨蕭蕭旅舍寒 只愁屋漏濕無乾

殷勤載瓦為脩補 居客咸令寢處安

又 濟人於急善非常 陰報由來不可量

不獨晚年生貴子 更令後世益榮昌

禹鈞行善

實禹鈞。荊州漁陽人。為諫議大夫。年三十無子。夜夢亡祖父聚謂之曰。汝早脩行。緣汝無子。又壽不永。禹鈞唯諾。禹鈞為人素長者。先有家童盜用錢二百千。慮事覺。有女年十二三。自寫券繫女臂云。永賣此女與本宅償所負錢。自是遠遁。禹鈞見而憐之。即焚券。囑其妻曰。善撫之。既笄。以二百千擇良配。得所歸。後僕聞之。乃還。感泣訴以前罪。禹鈞不問。由是父子圖禹鈞像。晨興祝壽。因元夕於延慶寺階側得遺銀二百兩。金三十兩。持歸。明旦詣寺候失物者。須臾一人涕泣而至。

為善陰陽

不卷之四

十四

禹鈞問之。對曰。父罪犯大辟。偏親親知。貸與金銀。將贖父罪。昨暮以一親置酒。昏忽失去。今父罪不可贖矣。驗其實。遂以還之。復加贈賂。同宗外姻有喪。不能自舉。為出錢。葬之前後。凡二十七喪。孤遺女貧不能嫁。為出錢而嫁者。凡二十八人。故舊相知。雖有一日之雅。遇其窘困。必擇其子弟可委以財者。隨多寡貸以金帛。俾之販鬻。由禹鈞而活者數十家。四方賢士。賴其舉火者。不可勝數。禹鈞每量歲之所入。除伏臘供給外。餘皆以濟人。家惟儉素。無金玉之飾。無衣帛之妾。於宅南建書院四十間。聚書數千卷。禮文行之儒。延致師席。凡四方孤寒之士。無供須者。咸為出之。無問識不識。有志于學者。聽其自至。故其子見聞益博。後禹鈞後。夢祖父謂曰。汝三十

觀人之為善或出於勉強有能行之於一而不能行之於
再有能行之於暫而不能行之於久要之皆有為而為非

詩曰
十郎好善行陰騭
陰騭行多感上蒼

試看禹鈞陰德事
子孫世世列高官

曹彬字國華，其父曹人周顯德三年為西上閤門使。五年，使吳越，私觀之，棹一船兩受吳人以輕舟追遺之，辭曰：「不受。」既而曰：「吾終拒之，是近名也。」遂受籍歸，送官。世宗強還之，始拜賜，悉分遺親舊，不私一錢。宋乾德初，為右神武將軍，兼密客，永吉二年冬伐蜀，彬為都監，映中郡縣悉下。諸將咸欲屠城，以逞其欲，彬獨申令戢下，所至悅服。有獲婦女者，彬悉閉之一第，令密衛之，泊事讎成，訪其親還之，無者備禮以嫁之。諸將多取子女玉帛，彬橐中惟圖書衣衾而已。開寶六年，進檢校太傅。七年，將兵伐江南，彬使人諭李煜曰：「事勢如此，所惜者一城生聚，若能歸命，策之上也。」城垂克，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問疾，彬曰：「吾之疾非藥石所能愈，惟須諸公誠心共誓，克城之日，不妄殺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為誓。明日稍愈，又明日城陷，煜與其臣百餘人詣軍門請罪。彬慰安之，煜之君臣卒賴保全。彬歸自江南，詣閤門進榜子曰：「奉勅差往江南勾當公事，回時人嘉其不伐，又冬月不令葺牆，鮮謂百蟲所螫，恐傷其生，其仁心愛物如此。」堯年六十九，真宗臨哭之，贈中書令，追封濟陽王，謚武惠。詔彬配享太祖廟庭。子璨、珣、瑋、玘、珪、琮。天禧三年，授河南節度使，同平章事。卒，贈中書令，謚武懿。璨子儀官至耀州觀察使。珣尚秦王女興平郡主，璘累官安撫觀察使。天禧間，改彰武軍節度使，卒，贈侍中，謚武穆。嘉祐八年，詔配享仁宗廟庭。玘左藏庫

官安撫都指揮使琮子佺皇城使嘉州防禦使佺子詩尚書
國大長公主玘之女即慈聖光獻皇后也玘父雲累贈魏王
彬韓王玘吳王

夫天地以生物為心人能體天地之心以施於事為則澤
及於物何可量也若曹彬好生之心慈祥豈弟施諸事為
人蒙其惠物全其生其可謂能體天地生物之心矣故積
善之報不惟使其身享榮華富貴壽考康寧而其子孫貴
盛亦得以享爵祿於無窮垂芳名於永久視曹翰之殘忍
好殺身死未三十年而子孫有為乞匄者善惡之報昭然
如此宜以為鑒

詩曰

好生自是合天心

一念存仁德澤深

又

十卷之四

十

又

略地攻城全戒殺

無邊陰陽鬼神欽

天報昭昭實不差

一身富貴足榮華

王祐公直

子孫代代皆光顯

作配官闈尚主家

王祐字景叔大名華人事宋太祖為知制誥太祖遣使
以便宜付之告曰使還與卿王溥官職時溥為相也魏州節
度使符彥卿太宗夫人之父有飛語聞于上祐往別太宗於
晉邸太宗却左右欲與之語祐徑趨出至魏得彥卿家僮一
人挾勢恣橫以便宜決配而已及還朝太祖問曰汝敢保彥
卿無異意乎祐曰臣與彥卿家各有百口願以臣之家保
彥卿又曰五代之君多因猜忌殺無辜致享國不長願陛

下以為戒太祖怒甚直貶護國軍行軍司馬嘉州安撫使
年不召太宗即位以兵部侍郎召不及見而彥卿赴貶時
親賓送于都門外謂祐曰意君作王溥官職與彥卿同祐不
做兒子二郎必做二郎者且也祐素知其必貴手植三槐于
庭曰吾子孫必有為三公者已而子懿知袁州耳位太保加
太尉薨贈太師尚書令魏國公諡文正旭由兵部郎中出知
應天府孫質天章閣待制素端明殿學士工部尚書天下謂
之三槐王氏云

夫人臣之事君必盡忠直之心不可逢迎以取容悅若王
祐受命以訪察符彥卿之迹還奏以百口保其無異意寧
不為王溥之官以拂其君之意雖遭貶黜終身無憾厥後
為嘉州防禦使

十卷之四

十

其子且位居三公世膺顯祿豈非天報其忠厚之德乎傳
曰為善者未嘗無報也不以其實則以其名不在其身則
在其子孫者信夫然後知積德者獲福之本仁恕者裕後
之基世之貪位貴寵者見利而動使其為王祐之事則必
從史媒孽以成其跡符氏百口寧能保其全乎由是知祐
之陰德不可量也

詩曰

報主惟將公道盡

不貪名位寸心堅

又

三槐鬱鬱陰常滿

父子名官奕世傳

惟得忠直報朝廷

百口甘心保彥卿

公輸微資

但積陰功從此謫

墾田留與子孫耕

鍾離璋字公瑜廬州合肥人宋開寶間率江州之民化明年將以安歸讀民十日論其胥魁俾市婢以送女盡其資引一女亦來問其何許人姬曰撫之臨川人也幼喪其母外氏育之女受姬戒亦不敢有他言璋視事少間歸過于屏是女流涕有戚容疑其家詬扶詰之曰不然某之父嘗賣令其邑不幸與母俱喪無親戚以為依時方五歲育於胥家十可矣且將為已女今明府欲得媵妾胥與姬以某應命適見明府視事追感吾父不覺涕零璋大驚呼胥姬以審之果如女言誠家人易其衣服養之如已所生以書抵許氏告緩期姑將輟吾女之資以嫁焉許亦惻然復曰君侯獨能抑已女而援人之孤女子固有季子願得以為婦安事盛飾哉卒以女為妾

未孝之四

十一

二女歸許氏父之理夢一綠衣丈夫造庭拜而謝曰不圖賤且辱賜於君今得請于帝奉十任有土官故來致命後果歷十郡太守終於江淮發運使鍾離氏有仕籍于朝者常十餘皆出理之裔故世為冠族

夫仁者之存心慈祥惻怛遇人情之有可憫者即惕然感發于中觀諸鍾離璋蓋若是已彼因買婢而詢其故知其所以遂撫而恤之與已生無異當婚嫁之期乃告緩焉欲輟已女之資以嫁此女誠忠厚哉善心感動於人遂使其姻家納為季子婦卒俾是女有歸免於失所使其父母有知寧不冥感于地下乎積善之報有必然也故綠衣之夢十郡之任流聲康於無窮有由然也致其後世登于仕籍

絲絲不已皆隨之報後之人宜以此為法

詩曰 弱女奉二親 十年辛苦值他人

又 不因縣宰存仁厚 安得生成就此身

鍾離市婢得遺孤 撫待恩勤世所無

名爵顯融孫子盛 上天陰德實潛孚

王永減稅

王永字方贊成都華陽人太宗時為右補闕吳越納土受命往均兩浙雜稅先是兩浙田稅畝三斗永悉令畝出一斗使逐貴以擅減稅額永對曰畝稅一斗天下之通法兩浙既為王民豈當復循偽國之法太宗從其說凡畝稅一斗者自永始唯江南福建猶循舊額蓋當時無人論列遂為永式永尋除右司諫終於京東轉運使有五子阜準軍準之子珪為宰相他亦多顯貴世世子孫蕃盛

未孝之四

十一

自田不井授而什一之法更陵夷至於五季倍克生民若錢氏稅民畝三斗其弊極矣宋有天下王永受命均稅兩浙乃能減其舊額以適于中至被詰責所對詞直理明遂獲聽從俾一方之民得免厚歛之苦惠孰大焉是以上天昭報使終享爵祿及其後嗣蕃衍貴盛世莫與比視刻剥民財以于榮寵於一時者霄壤不侔矣彼身遭殃譴子孫不振不亦宜乎

詩曰 錢家築通稅民田 重額徵輸實可憐

一畝賦租及三斗 不逢王永孰除蠲

又

減除稅額惠非輕

忠厚存心豈待名

兩浙生靈蒙利澤

上天福報甚分明

王濟利民

王濟字巨川宋初召試學士院補漳州龍溪主簿時調福建輸餉翎為箭羽鶴非常有之物有司督責尤急一羽至直數百錢民甚苦之濟諭民取鵝翎代輸仍驛奏其事詔可其請仍令旁郡悉如濟所陳縣有陂塘數百頃先為里豪輸課而專其利濟悉取之引水以溉民田自是無亢旱之患汀州以缺治構訟十年不決逮獄數百人轉運使使濟鞠之纔七日盡得其情坐者數人而已餘皆獲免遷光祿寺丞權大理寺水以刑部詳覆官通判鎮州入為監察御史出知杭州真宗為善陰陽

宋孝之四

王十一

而加慰諭徙知洪州兼江南西路安撫使歲饑躬督官吏為厚粥日親嘗而給之民賴全活者甚眾卒年五十九子孝傑同子博士

有民社者能存愛物之心斯有及民之惠民被其惠已食其報矣攷之王濟奏輸箭羽民免督責之苦力復地利民無旱乾之憂不斷之獄理之而得其平大侵之歲振之而救其飢凡是數者可濟於民皆不擇利害而為之卒得達已之志惠及於民一念愛物若是其至天道福善寧肯虛其報哉至於歷典州郡入司憲紀出持使節榮祿以終身而蜚英於後世慶延於子亦登顯官皆其平生積累之所致也攷吾民者不知所慕歟

詩曰

力復陂塘藏利澤

抹荒善政滿洪州

豈特專城被寵嘉

憲臺使府倍光華

又

官登學省見還貴

福慶多鍾積善家

為善陰陽卷之四

為善陰陽

宋孝之四

王十一

若水察錄

錢若水字淡成一字長卿河南新安人為同州推官有富民走失一小女奴真知所在父母以訴州委錄參鞠之其錄參舊有求於富民不獲遂劾其父子共殺女奴投屍水中法外凌窮不勝其苦遂自誣伏獄具上于州州委官審覆亦無反異獨若水遲疑錄參詣廳詬罵曰豈公受富民錢故求出之乎若水但笑曰今數人當死安可不容其熟察又越旬不決知州亦有語若水終不奪上下皆怪訝一日若水詣知州屏人告曰鄙某所以遲留此獄者蓋慮其冤嘗以家財訪求女奴今得之矣知州驚曰女奴安在若水歸使人密送女奴於為善陰騭

不卷之五

知州所知州垂簾呼其父母謂曰汝女今至還識之否曰安有不識揭簾推出父母喜曰是也於是引出富民釋之富民號泣謝曰非使君某一旦遂至滅門知州曰此乃推官非我也富民急詣推官求謝若水閉門不納富民遠垣而哭歸傾家財飯萬僧以為若水壽知州欲以其事聞若水不可曰某初心止欲拔冤非敢希賞萬一敷奏在某固好於錄參却如何知州益加敬重未幾太宗聞之驟加進擢自幕職不半年知制誥又二年為樞密後歸京師因與僚友會食僧舍而卒贈戶部尚書賜其母白金五百兩子延錄為太常奉禮郎

人同疑獄而能詳加審察以直民之冤如錢若水之為則

民豈有受枉者蓋民之受枉多成於審察之下於此之時

何求不得況又用窮憲以報其素憾則其人之翻伏復何

所言矣若水固為之遲疑寧受同列之謗不思斯人之辜

至出家財訪求女奴以直其冤遂活數人之命其所用心

何其仁哉視彼錄參亦何不仁之甚乎不特此也其止知

州敷奏為錄參地其心之忠厚又何如也故陰德之實默

契天心卒使其生也名動朝廷位極將相其卒也追贈賜

金慶延後嗣不亦宜乎

詩曰 錄參銜私鞠富民 罪成誣枉孰能伸

幸逢若水詳推察 遂得回生及死身

又 自出家財覓女奴 甘心受詬脫人誣

為善陰騭

飯僧祝壽酌陰德 終見天心遂所圖

堯叟濟人

陳堯叟字唐夫閬中人為廣南西路轉運使嶺南風俗瘠者必禱神不服藥堯叟有集驗方百本刻石桂州驛舍人頗賴之又以地氣蒸暑為植柳鑿井每三二十里必置亭令什器人免暍死會加恩黎桓以走叟為交州國信使初將命者必獲贈遺數千緡桓責賦歛於民往往斷其手足趾堯叟知之遂奏召桓子授以朝命而却其私覲民以不苦累官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優拜右僕射許三千扶掖升殿卒年五十七廢朝二日贈侍中諡文忠錄其孫知言知章為將作監主簿長子師古賜進士出身後為都官員外郎希古至太子

中舍。母妻皆封郡夫人。弟堯佐以太子太師致仕。堯咨知諸孫任官者。亦數人。宗親登科者又數人。一門榮盛無比。夫誠心於濟人者。無所不用其情。故民之受惠者博。而天之報施者厚。若陳堯叟之所為是已。方其官廣南也。刻醫方以惠民病。又植柳鑿井以息其煩。飲其渴。及使交州。却其贈遺。免其國人徵歛之苦。是皆仁人之所為。俾夷夏之民咸沾其惠。德之所積為何如哉。是以祿位崇高。寵遇優渥。褒封及於母妻。福慶垂於孫子。至使一門榮盛無比。則上天之報施厚矣。世有居顯宦者。惟知取娛目前。略不以積德為事。一旦身罹禍譴。顛覆困踣。又復歸怨於天。豈不繆哉。

為善陰陽

不卷之五

三

詩曰

居官為政。為行仁

所至能令惠及人

不獨廣南蒙厚澤

交州黎庶沐恩均

又

平生一念積陰功

自是蒼天報德隆

位極人臣。兼寵渥

子孫榮盛福無窮

堯佐興利

陳堯佐字希元。堯叟也。嘗知壽州。遭歲大飢。自出米為糜以食餓者。吏民以故皆爭出米。其活數萬人。堯佐曰。吾豈以是為私惠邪。蓋以令率人不若身先。而使其從之樂也。後為兩浙轉運副使。錢塘江簞石為堤。堤再歲輒壞。堯佐令下薪實土。堤乃堅久。徙滑州。造木龍以殺水怒。又築長堤。移并州。并州水暴漲。州民飢憂擾。為其築堤。植柳萬本。作知民賴

其利。還右諫議大夫。為翰林學士。拜樞密副使。加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太師致仕。年八十二卒。謚文惠。

夫賑飢禦患。有司之職。然至於民飢。坐視而不恤者有焉。其有視民之飢溺。孜孜以為已任。雖費財勞力而不厭者。其人不亦難哉。此陳堯佐之事。所以為可嘉也。當其為州也。歲飢。民艱食。則出米為糜。率先吏民。至全活者數萬人。其後歷官。凡所以禦患者。為之無不盡其心。故隨至而人賴其利。其立心操行如此。上天寧肯啗其報乎。故卒位登樞要。官極人臣。令德考終。而流聲光於後世。後之司牧民之寄者。尚當以之為法。

為善陰陽

不卷之五

四

詩曰

身先濟活吏民從

數萬生靈脫困窮

試看錢塘汾水上

長堤仍著利人功

又

當時為政必施仁

兄弟聯芳德行均

天道無私昭善報

祿崇壽考列名臣

王相振饑

王僕射初為譙幕。因按逃田。時歲饑而流亡者數千家。乃力募安集。上疏論列。乞貸以種粒牛糧。朝廷皆從之。一夕次蒙城驛。夢空中有紫綬象笏者。以一綠衣童子遺之。曰。上帝嘉汝有愛民深心。故以此為宰相子。後果生二男。王亦拜相。夫民以食為天。有司以恤民為本。苟能愛民於饑荒流亡之際。使得以安其生者。天必有以報之。今觀王相初為譙

幕以一命之士存心愛民方饑荒之際民之流亡乃力謀
安集乞貸以濟之民賴以安其用心至矣澤及譙民德感
帝遂夢神報遺以童子俾其位極宰相慶延後昆豈偶
然哉世有守令坐視民患而不恤甚至幸災以苦虐之者
有焉鬼神關之終亦受禍而殃及後世後之君子宜以王
相為法焉

詩曰

為幕于譙值歲饑

生民流散苦無依

力謀安集上論列

活數千人得所歸

又

愛恤深心感上天

夢中紫綬說因緣

一朝大拜仍生子

賞善由來報應通

查道傾囊

為善陰陽

不卷之五

五

查道字湛然歙州休寧人幼沉凝不群以詞業稱淳化中赴
舉貧不能上親族哀錢參萬遺之道出滑臺過父友呂翁家
翁貧無以葬其母兄持鬻女以襄事道傾囊中錢與之且
為其女擇婿捐財資送又故人卒貧甚其女為婢於人道為
之嫁士族縉紳甚服其行是歲罷舉次年登進士高第遷
知開封府制進右司郎中出知滑州歲蝗火民歎道不候報
官廩米振之又設粥以救饑者給州麥四千斛為種於民
民賴以濟所全活者萬餘人其居官時多茹蔬或止一食默
坐終日嘗夢神人謂曰汝位止正郎壽五十七而享年六十
四論者以為積善所延也子循之為大理評事
夫急於為義而勇於為善者施惠澤於人而天未嘗不報

之也觀查道之事可見已方遁起舉家貧不能上時親族

資之以往自常情觀之將自謀有所不暇況望有以及人

乎道乃不為身謀路逢父友之喪貧不能葬亟傾囊中所

有以資之又兩嫁孤女使生者有所歸死者有所藏非盛

德不能也及為州牧則出粟振荒設粥濟饑多所全活故

神喻以夢益壽增爵至于復榮顯為善之報信不誣矣嗚

呼世有親戚骨肉流離失所者尚莫之省有牧民之寄者

視民之患恬不知卹觀此能無忸怩乎

詩曰 查生急義世間希 傾囊捐貲振德輝

不獨泉臺蒙濟惠 更令孤女得其歸

又

居官為政更施仁 振卹饑荒活萬人

為善陰陽

不卷之五

五

積善自然天有報

加官益壽福駢臻

張慶潔獄

張慶汴京人也以宋淳化元年生三歲而父母俱亡亦無伯
叔昆季遂養於外戚趙氏伯長因襲姓趙亦未知自月趙氏
之隣有郭榮者世為右軍巡院吏趙氏因以慶屬焉郭氏告
老慶遂補郭氏之闕實祥符三年也慶之司獄常以矜慎自
持日躬視掃滌至暑月尤勤每戒其徒曰人之罹於法豈得
已哉我輩以司獄為職若不知所重則罪者何所赴訴耶飲
食湯藥卧具必加精潔常為其徒侮之曰若區區為此乃欲
要福乎慶亦莫之顧也好看法華經每有重囚就戮則為之
齋素誦佛一月乃止囚有無辜者輒為之解釋嘗為好言教

獄囚果有罪當自認毋誣良善以重已過不訊考而疑獄常
大獄官往往屬意焉其妻袁氏年四十八景祐五年汴京疫
袁氏染疾而斃已三日矣尚未殮也忽然起坐不語踰時遍
體汗遂甦因告其家屬曰我始至一所穢汚所聚不覺身在
其間乃起念欲得一清涼處忽見一白衣端嚴脩長謂袁氏
曰汝不當在此何為而來汝今尚未有嗣急去急去汝夫陰
德甚多子孫當有興者言未終乃以手捉袁氏之足拋出穢
乃復得甦自念常事白衣觀音精虔必其感應自是里巷
人相慶為趙佛子其後族人因告慶曰爾本張姓也乃述其
本因復其姓焉袁氏更生之明年生子享三日有一道者
叩於門慶延入不復詢其姓名既坐謂慶曰若本無嗣今乃
有子陰陽

宋史

卷

圖固之地雖曰禁錮罪人苟獄吏之不仁則死非其罪者
多矣有能存心以公正推己以愛人自然惠足以及衆其
陰德之所積為何如哉觀張慶之司獄也園扉之內躬視
掃蔭務令潔淨日以為常於罪人飲食湯藥卧具之類亦
必令其精潔雖遭訕侮而恬不介意行之自如且崇信釋

典凡囚有就戮者必齋素誦佛至於終月又能解釋無辜
勸囚認罪而良善之獲免者益多其妻病死三日復甦言
及感應而鄉人稱羨既而生子道者見賀其陰德信厚夫
是宜克昌門祚身享遐齡至于子孫又多賢貴顯遂為世
族天道昭昭善無不報世之職司獄事者觀此宜知所勉
矣

詩曰 罪囚械繫出難期 幸賴仁人憫恤之

試看職居司獄者 孰如張慶用心慈

又 司獄能存惻隱心 當年利濟及人深

夫妻壽考兒孫貴 陽報須知德在陰

韓琦德政

為善陰陽

宋史

卷

韓琦字稚圭相州安陽人也弱冠舉進士歷官右司諫多所
建明權知制誥益利歲饑為體量安撫使逐貪殘不職吏汰
冗役數百活饑民一百九十萬趙元昊反命為陝西安撫使
尋為陝西四路經畧安撫招討使屯涇州與范仲淹在兵間
名重一時人心歸之朝廷倚以為重故天下稱為韓范軍
中語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骨寒及元昊稱臣召為樞
密副使復以資政殿學士知揚州徙定州兼安撫使振活飢
民數百萬璽書褒激隣道視以為準在政府時以三十萬錢
買女妓張氏姿色甚麗券成張忽泫然琦問其故張謝以良
家子也流落至此不覺墮淚琦曰爾初不以實告吾無用爾
命焚券且逐去張惶怖遽吐其情曰妾本借職郎郭守義之

妻也。守義前歲官湖南部使者挾私劾以敗官。今秋高岸晚
實恐盡室餓死京師。願身役于人。以活守義兒女。琦惻然憫
之。乃留券遣張持三十萬錢還舍。且令語守義。敗官果非辜
可斷之。朝。白。汝却歸我家。張欣然而去。郭後得辨雪。且得
副淮右見闕。張來如約。琦不使至前。遣人謂之曰。吾位宰相。
豈可妄士人妻。向者緡錢費用應盡。取前日券包金二十星。
助汝之官。善視郭氏兒女。張不得見。望門涕泗感激。百拜而
去。琦之隱德如此者甚多。後琦薨。贈尚書令。謚忠獻。配享英
廟。庭徽宗朝。復贈魏郡王。子五人。忠彥。官至左僕射。兼門
侍郎。封儀國公。端彥。右贊善大夫。純彥。官至徽猷閣直學
士。粹彥。為吏部侍郎。拜龍圖閣學士。嘉彥。尚神宗女齊國公
主。拜駙馬都尉。終瀛海軍承宣使。其孫治。徽宗時為太僕少
卿。曾孫肖胃。官至資政殿學士。

為善陰陽

本卷之五

九

嗟夫。韓琦德厚仁深。才高望重。救饑荒於州郡。遏邊患於
西戎。隨其所至。全活甚多。其位政府。何求不得。何欲不成。
至買一妾。乃拳拳致意如此。不但全活其身家。而又能使
其夫辨雪非辜。終又投之以券而贈之以金。琦之仁厚何
如其至。故能身都將相。子孫皆顯。天之報施信不虛矣。其
心其德。真可使薄夫敦也夫。

詩曰

生平德盛更寬仁

五福俱全備一身

不獨兒孫皆顯宦

芳名萬古只如新

又

多備陰德播清譽

書錦歸榮樂有餘

仲淹經濟

作善由來宜百福

蒼天報應孰云虛

范仲淹字希文。其先邠州人。因調官江南。遂為吳縣人。仲淹
少時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初
舉進士第。以晏殊薦為秘閣校理。汎通六經。長於易。學者多
從質問。為執經講解。亡所倦。嘗推其俸以食四方遊士。諸子
至易衣而出。仲淹安如也。尋通判河中府。徙陳州。召為右司
諫。歲大蝗旱。江淮京東滋甚。仲淹請遣使循行。其言剴切。帝
惻然。乃命仲淹安撫江淮。所至開倉賑之。奏蠲除廬舒折役
茶。江東丁口鹽錢。且條上抹弊十事。出知蘇州。數庠序之未
作。請于朝。詔許立學。仲淹初得錢氏南園地。將徙居焉。陰陽

為善陰陽

本卷之五

十一

家謂當踵生公卿。乃曰。吾家獨貴。孰若中吳之士。咸教育於
此。貴將無已焉。遂以其地為學宮。後除參知政事。邊陲有警。
自請行邊。遂以為河東陝西宣撫使。賜黃金百兩。悉分遺邊
將。麟州新罹大寇。言者多請棄之。仲淹為脩故砦。招逐流亡
三千餘戶。蠲其稅。罷榷酤于民。又奏免府州商稅。河外遂安。
西羌憚之。相與語曰。今小范老子。曾中自有數萬兵甲。不比
大范老子可欺也。軍中亦為之語曰。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
驚破膽。仲淹性好施與。置義莊里中。以贍族人。汎愛樂善。為
政尚忠厚。所至有恩。累遷戶部侍郎。徙知常州。卒贈兵部尚
書。謚文正。追封魏國公。子純佑。將作監主簿。純仁。拜尚書右
僕射。兼中書侍郎。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卒。贈開府儀

為善陰陽

本卷之五

十一

為善陰陽

本卷之五

十一

同二司謚忠宣純禮累官至禮部尚書擢尚書右丞純粹
 獻閣待制致仕其後宗族蕃盛登仕版服儒紳者代不乏
 士大夫遭時遇主能任天下之重必有以澤天下之民民
 被其澤而天厚其報者不惟一已之貴富且有以致累世
 之榮盛矣仲淹以間世之材抱濟時之略遇知於君歷
 中外凡其懷夷狄薄賦歛開徭役撫流亡拯災極弊抗
 論列皆仁厚之政有以安定國家潤澤生民矣至於捐廩
 祿以濟僑寓之人置義莊以篤宗族之義興庠序以育才
 俊之士又能汎愛於人樂施不倦固宜人感其惠天錫之
 福不獨一已秉鈞當國領節居鎮功高一時而名垂後世
 至于其子又皆多賢位致通顯施至于今雲仍蕃衍登仕
 業儒者代不乏人克濟其美何其盛哉昔人云德厚者流
 光本深者末茂信乎

詩曰

出遇明時早致身

慨然有志濟生民

秉鈞當國安邊鄙

海內蒼生沐至仁

又

賑窮賑族育才賢

積德端能感上天

豈但諸郎名位顯

至今世澤更綿延

張詠惠民

張詠字復之濮州人中進士第以大理評事知鄂州崇陽縣
 以茶為業詠曰茶利厚官將權之不若早自異也命拔茶
 佃民以為苦其後權茶他縣皆失業而崇陽之茶皆已成
 為絹而比者歲百萬匹民以殷富淳化中東西兩川旱民飢

吏失救卹寇李順陷成都詔王繼恩充招安使率兵討之命
 詠知成都府事時關中率負糧以餉川師道路不絕詠至府
 問城中所屯兵尚三萬人而無半月之食詠訪知鹽價素高
 而廩有餘積乃下其估聽民得以米易鹽民爭趨之未踰月
 得米數十萬斛軍中喜曰此翁真善幹國事者遷知益州詠
 以其地素狹游手者眾事寧之後生齒日繁稍遇水旱則民
 必艱食時斗米直錢三十六乃按諸邑田稅如其價歲折米
 六萬斗至春籍城中細民計口給券俾輸元估糴之詠奏為
 永制其後七十餘年雖時有災饑米甚貴而益民無餓色者
 詠後歷官至太子中允遷秘書丞荆湖北路轉運使樞密直
 學士同知銀臺通進封駁司兼掌三班院加左諫議大夫拜
 為善陰陽

彰彰矣。彼有民社而貪殘曉刻視民之疾患。漠然不知恤者。視詠賢否何如哉。

詩曰 種桑可富種茶非 米聽更益足活饑

又 為官郡縣號循良 善政由來達上蒼

不獨當時蒙顯擢 沒膺謚贈有輝光

允則蠲輸

李允則知潭州。兼管幹湖南路巡檢兵甲公事。初馬氏茶餉。州人出絹。謂之地稅絹。又屋每間輸絹丈三尺。謂之屋稅絹。又牛歲輸米四斛。牛死猶輸。謂之枯骨稅。允則一切除之。又民輸茶。初以九斤為大斤。後益至三十五斤。允則請以十三斤半為定制。會湖南歲饑。欲發官廩先振之。而後奏。轉運使以為不可。允則曰。須報踰月。則饑者無及矣。不聽。明年又饑。復欲先振之。轉運使又執不可。允則乃願以家貲為質。由是全活者數萬人。天禧二年。以客省使知鎮潞二州。領康州防禦使。

大卷之五

十一

大良吏之牧民。視之猶子。不忍傷之。苟有暴斂饑荒。必加寬貸振卹。毋重困之。允則知潭州。馬氏暴斂。賣綠苦民。乃悉除之。又減輸茶三之二。及連遇歲凶。請發官廩。轉運使不從。則又願以家貲為質。於是蒙全活者數萬人。夫暴斂苛政也。歲凶重厄也。為民牧者視而不顧。則未免迫於饑寒。轉乎溝壑矣。允則乃獨能拯濟之。於是荷更生之恩。而

德之無窮。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允則有焉。宜夫屢蒙名郡。位至兩使。陰陽之報厚矣。彼有坐視民患而不知寬卹者。亦何以為民父母哉。

詩曰 馬楚湖南聖恭征 稅云枯骨更多名

生民困弊逢賢守 一日蠲除復減輕

又 民饑發廩上官持 願以家財作質賞

數萬餘人蒙濟活 三州防禦報無私

王曾代償

王曾字孝先。青州益都人也。咸平中。由鄉貢試禮部。廷對皆第一。初居京師。一旦過甜水巷。聞子母二人哀哭之切。因詢其鄰。云其家少官逋四萬錢。計無所出。止有一女。將易客錢。以償其官。旦夕分離。無復相見。所以哭之甚哀切也。曾乃訪其家。詢之無異。因謂其母曰。汝女可賣與我。仕宦往來時得相見。遂以白金與之。令償其客。約三日取。逾期不至。其母復訪曾之所館。而曾已行矣。其後曾大貴。位至兩府。封沂國公。薨。贈侍中。謚文正。子孫榮貴。

大卷之五

十四

嗚呼。盛德之事。世不得而見矣。若王曾之所為。豈非盛德之事哉。方其聞母女之悲哭。非親戚也。非隣里鄉黨也。又非素所識也。而知其故。即惻然憫之。出白金以與之。約三日竟去。而不取。此曾忠厚之德為何如哉。夫施厚德於人。而不求報。所謂積陰德也。有陰德。則自然有報及。曾之身遂首登甲科。歷位大臣。至于兩府。子孫榮顯。皆由曾是心。

之所感召也。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其曾之謂乎。世有遇窮民而無告者，當思濟之以曾而為法也。

詩曰：母子悲啼忍見聞。可憐骨肉惜分離。

白金償客何須惜。保爾團圓樂聚一門。

又：福有根源德有基。皇天報應本無私。

如何兩府登台輔。只為將金助哭悲。

王質明惠

王質字子野，枯之孫也。通判蘇州，與知州黃宗旦數爭事。宗旦曰：少年乃敢與丈人抗耶？質曰：受命佐公事，有當爭職也。卒不少屈。嘗以病告，居一日，宗旦省視，因言獄有盜錢百餘人，吾以術陰鉤得之。質曰：弋不射宿，惡陰中於物也。今殺數

為善陰陽

卷之五

十五

人而徒流者，又數十百人。公中之也。宗旦嬰然大驚，為貸其死罪。而餘悉輕出之。嘗擢江陵府事，或訴民約婚後期，民言貧無貲以辦，故違約。質問其費幾何，出私錢予之。吏捕盜人衣者，盜叩頭曰：平生不為過，迫饑寒而至此。質命取衣衣之，遣去。後官至天章閣待制。

於乎！原情以定罪，此古人立法之意也。巧術鉤求隱情，置之死地，豈仁者之政乎？此王質之讓長吏為足多也。方宗旦欲寬民於死，非質以直言切責之，則害及非辜而死者受冤矣。賴其一言有所感動，卒得輕貸。質之所為，又不獨此。捐貲以助人之婚，解衣以憫盜之寒，愛人之心，容有已乎？昔枯以百口免符彥卿於禍，質亦有乃祖之風烈矣。何

王氏之多賢歟！所以享有名爵，使三槐家聲振耀後世者，豈偶然哉？皆陰陽之所致也。

詩曰：能以直言規長吏。活人死命悉從輕。

捐貲為畢民婚約。衣盜衣裳憫盜情。

又：守官不必逞私懷。德被生民乃是佳。

為善自然多吉慶。家聲燁燁振三槐。

歐陽求生

歐陽觀，廬陵人，脩之父也。有學行，常為泗綿二州推官，留心於獄獄。惟恐不得其情，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嘆。妻問之，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妻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報也。知求而有得耶？以其有求而得，則

為善陰陽

卷之五

十六

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况常求其死也？時脩纔三歲，回顧乳者方抱之，立于旁，因指而嘆曰：術者謂我歲在戌將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言告之。明年，祥符庚戌果卒。脩既成立，其母嘗告以此語，且曰：吾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厥後脩果登第，列官于朝，為龍圖閣直學士，入副樞密，遂參政事，朝廷推恩，褒其三世，追封觀鄭國公。

夫人之治獄，殘忍暴酷，於不當死者，尚欲置之於死，矧能於死獄而求其生哉？惟歐陽觀則不然，留心於鞠獄之際，夜燭治官書，而求索人情者，誠以人命至重，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故拳拳為死者求可生之道，其用心之

仁為何如耶。由是而言則當時泗綿二州之人豈復有
究而死者。吾知呻吟痛楚者皆得雪理。灰心瞑目者皆得
復蘇。如時雨周流而枯槁回春。和氣宣暢而寒沍皆煥。沛
然有發生之仁。惓然無天閹之弊。其仁心陰德。蓋默有以
格於蒼蒼之表者焉。于時觀之。子脩方提孩。觀亦豈能必
其成立也。在觀之心。有以知之矣。厥後脩歷顯宦。為宋名
臣。身居台鼎。焚黃追封。榮及三世。宜也。彼按牒不知而受
成吏手。推譴不明而使罪人饑寒瘦死者。果何心耶。身未
冷而子孫已乞丐流離。所謂陰作陽報。果虛乎哉。

詩曰

死者難生實可憐

留心獄獄欲生全

莫言陰德無陽報

試看歐陽事蹟傳

為善陰陽

卷之五

又

三歲孤兒敢望成

平生心事付神明

也因治獄多陰德

賸有文章萬古名

富弼救災

富弼字彥國河南人。嘗為樞密副使。坐石守道謗。自河北宣
諭使還。道除知鄆州。徙青州。河朔大水。饑民流京東。擇所部
豈稔者三州。勸民出粟。得十萬斛。蓋以官廩隨所在貯之。得
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闕
寄居者。皆給其祿。使即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山林河
湖之利。有可取。以為生者。聽流民取之。其主不得禁。官吏皆
其勞。約為奏請。使他日得以次受賞於朝。率五日輒以酒
餼飯。勞之。出於至誠。人人為盡力。流民死者為大塚。葬之。

謂之叢塚。自為文祭之。從者如歸市。有勸弼非所以處疑與
謗。禍且不測。弼傲然弗顧曰。吾豈以一身易此六七十萬人
之命哉。卒行之。愈力。明年麥大熟。流民各以遠近受糧而歸。
則弼所全活也。仁宗聞之。遣使勞弼。即拜禮部侍郎。自弼立
法。簡便周至。天下傳以為式。不知所活幾千萬人。尋召拜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與文彥博並命宣制之日。
上大夫人相慶於朝。封祁國公。進封鄭國。許肩與至殿門。加拜
司空。進封韓國。致仕。年八十。終于家。遣使致奠。贈大尉。謚文
忠。後配享神宗廟廷。

夫救荒牧民之責。苟不幸卒有饑荒。必當盡心設法。以濟
之。不可坐視而不卹也。夫民皆朝廷赤子。已則朝廷命吏。

為善陰陽

卷之五

十

朝廷赤子有饑。為朝廷之吏。豈可不拯之乎。又豈可以此
疆彼境之限哉。若富弼則大異於是。其為青州也。雖河朔
之民。遭水艱食。流散京東。弼拯卹之。無所不用其情。全活
者六七十萬人。死亡者又為叢塚以葬之。匪惟生者賴之。
死者亦蒙其惠。乃至天下傳以為式。則不惟一州之人賴
之。天下之人賴之。蒙全活者又豈可以數計。是宜位極人
臣。寵遇優渥。壽考令終。享榮祿於當時。流聲光於不朽也。
若於天下功德被於生民。豈但此一事之可以盡弼之美。
哉。詩云。誰謂德難。厲其庶而後之。有民社之寄者。必當勉
企於弼之德業也。

詩曰

鄰壤黎民困水災

流離饑饉實堪哀

又

盡心設法為存卹

免得無窮棄草萊

凶年竭力拯災荒

生者無饑歿有瘞

宋郊渡蟻

令德芳名垂宇宙

身膺福壽享榮昌

宋郊，後改名庠，字公序，安州安陸人。非角時，與弟祁同肄業

大學。有胡僧相之曰：小宋他日當魁天下。大宋亦不失甲

科。後十餘年，春試罷，復遇僧於廊下。僧執大宋手驚曰：公風

神頓異，似曾活數百萬命者。郊笑曰：貧儒何力及是。僧曰：不

然，肖趙之物皆命也。公試思之。郊俛思良久，曰：旬日前所居

堂下，有蟻穴為巢，兩所侵蟻，蟻線繞穴傍。吾乃戲編竹橋以

為蓋，陰陽

渡之。由是獲全，得非此乎。僧曰：是也。小宋今歲固當捷然

公終不出其下。二宋私相語曰：一歲豈有兩魁，其言妄也。及

唱第，小宋果中首選。時章獻太后嘗朝，謂不可以弟先，乃

以郊為第一。祁為第十。始信僧言之不妄。後官至檢校太尉，

同平章事。充樞密使，封荅國公。英宗朝，改封鄭國公。以司空

致仕。卒，贈太尉，兼侍中。諡元獻。

嗚呼！蟻物之微者也。而好生之理則一。方其困於雨水，顧

誰能濟之。而宋郊編竹橋以濟之。雖出於無心，然所活之

命實多。遂成陰陽而獲報應，首魁天下。位列宰輔，非特榮

顯於當時。抑且垂譽於無窮。報應之理，誠不虛也。夫治蟻

一微節耳。乃獲報若吳，況其大者乎。世之昧於積德，輕視

物命，猶如草芥。而功名顯赫，衣食不足，至于孫陳者，其

亦豈非冥冥之報乎。故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

殃，可不監哉。

詩曰

物命雖微不可輕

編橋渡蟻蟻全生

因知陰德能移相

金榜先登第一名

又

莫言小善不堪為

小善因為大善基

試看宋郊由活蟻

功名到底列台司

永叔更事

歐陽脩，字永叔，初以學問文章為天下所宗。張芸叟初遊京

師，見脩多談更事，張疑之。且曰：學者之見先生，莫不以道德

文章為欲聞者。今見先生多教人更事，所未諭也。脩曰：不然，

吾子皆時才，異日臨事當自知之。大抵文學止於潤身，政事

可以及物。吾昔守官夷陵，方壯年未厭學，欲求漢人一觀，彼

無有也。無以遣日，因取架閣陳年公案反覆觀之。是其枉直

中錯，不可勝數。以無為有，以枉為直，違法徇情，滅親害義，無

所不有。當時仰天誓心，自爾遇事不敢忽也。芸叟起謝曰：先

生所教，所謂仁人之言，其利博哉。彼一杭僧夢遇脩於江廟

中，廟神皆起拱立，曰：歐陽相公平生一念之善，及大甚多。將

宋太平宰相也，豈敢不敬。後果入中書參大政，謹文忠。

儒者之效，又不自于世。宋興百有餘年，歐陽脩學問文章

始大變五代之陋。當時無有過之者，其更治事業又豈有

過之者歟。觀其與張芸叟論更事，則其臨事施政，入情世

故吏治得失。多得於守官吏陵之日。其在政府。臨大事。決大議。歷陳善政。直言民隱。不過推當時仰天誓心之一念耳。仁人之言。其利甚博。一念之善。及人尤多。故神人協贊。俾脩享福優悠。參政中書。際遇承平。非其器識弘偉。道德高明。不能致也。夫以未達之才。而有民社之寄。初未習吏事。而遽從政。其有不至於厲民而隳事者乎。若歐陽脩者。可謂深知治體者歟。

詩曰

學問文章止潤身

誰知政治育斯民

江城吏退詣公牘

豈料他年歷要津

又

吏事精詳理自明

行仁應不負平生

江神拱立潛相敬

位至中書遇太平

為善陰陽

卷之五

五

趙鼎仁直

趙鼎。字叔平。宋州虞城人也。知漣水軍。歲飢。勸誘富民得米萬石。所活不可勝數。漣水有魚池。利入公帑。歲殺魚十餘萬。鼎始罷之。作放生碑池上。歐陽脩坐累對詔獄。人莫敢為言。獨抗章言脩無罪。為仇人所中。傷上感悟。脩以故得全。平生敦尚契舊。葬死養孤。蓋不可勝數。官至尚書左丞。以太子少師致仕。卒。贈太師。諡康靖。子榮緒。殿中丞。元緒。宣德郎。公緒。校書郎。孫嗣徽。通直郎。嗣真。宣義郎。曾孫韓太廟齋郎。

人能行一善。其陰陽固不可量已。至於終身行善。則其陰陽又豈可量哉。若趙鼎之所為。豈不謂之全德君子哉。鼎。忠寡言。簡直。仁厚。觀其平生所為。豈特一二之可數哉。

而彰彰若此。是皆傑然鉅人長者之所為。故富貴福祿。位極人臣。子孫榮貴。累世香綬。皆積善餘慶。吁。觀鼎之所為。誠可使薄夫敦為善之報。夫豈虛言哉。

詩曰

凶年賑濟活民飢

抗疏仍持國士危

陰陽不隨漣水去

試看池上放生碑

又

平生行善存心厚

利濟慈仁受福多

台輔久膺勳爵顯

子孫奕世沐餘波

為善陰陽

卷之五

五

為善陰陽卷之五

為善陰騭卷之六

胡宿濟利

胡宿字武平常州晉陵人登第為揚子尉縣大水民被溺令不能拯宿率公私船活數千人知湖州築石塘百里捍水患或去而人思之名其塘曰胡公塘與一僧善僧有秘術能代瓦石為黃金且死將以授宿使葬之宿曰後事當盡力他非吾所異也僧歎曰子之志未可量也後官至樞密副使以觀文殿學士知杭州以太子少師致仕年七十二而薨贈太子太傅子宗炎官至直龍圖閣知穎昌府歷密州從子宗愈宗回俱至大官仍世執政子孫至侍從九卿者十數遂為晉陵名族

為善陰騭

卷之六

十

拯溺拯患固守吏之責他職所不與也然有可以施力者即復為之不復更較彼此此胡宿為揚子尉民溺而長吏不能拯惻然憫念濟活數千人免民於魚鼈之苦不但此也又能為民興利除患後為湖州築堤捍水使江潦暴溢不復傷稼民賴其利而追思之至於葬僧不受其術其一念仁厚為何如哉是宜生享榮名死被褒典子孫相繼顯達他姓罕比天道福善豈不信然

詩曰

可憐洪水正滔滔

民被漂流驚莫逃

不是當時揚子尉

幾人魚鼈逐波濤

又

湖隄高築捍江流

化石為金術不傳

陰德及人天有報

一門富貴孰能儔

蔡襄放鴉

蔡襄字君謨興化仙遊人未仕時每喜食鴉一夕夢褐衣老人曰來日當被害願公貸命襄問汝何人乃誦詩云食君數粒粟充君羹中肉一羹斷數命下筯猶未足口腹須臾間禍福相倚伏願君戒勿殺死生如轉轂覺而異之詢於厨中有黃鶉數十放之經夕復夢褐衣老人云感公從禱已獲復生今上帝已命注公高爵其後舉進士擢知諫院庶官翰林學士三司使端明殿學士卒贈吏部侍郎乾道中賜諡曰忠惠孫何廷試唱名居舉首

天生萬物本同一氣凡知覺運動皆順乎造化之理不使有殺戮烹炮之苦若襄者感夢放鴉誠有愛物之仁矣則

為善陰騭

卷之六

十

夫全生不殺之心已注于冥冥之中及其仕也以政事而居諫諍之官以文章而獲學士之選貴于一門榮顯當世功名事業為宋名臣豈非由全物之仁而致耶吁襄仁人也以慈愛之心全微細之命是以好生惡殺之念形於夢寐之中於小物尚然況於大者乎是以上天佑之報以遂大生為名臣沒有令譽故曰有陰德者必有陽報襄之謂矣世之貪嗜口腹殘忍害物素無仁愛之心者雖百夢亦莫能感動也其惡愈固存善故不應往往希福之至亦何可得也

詩曰

物性由來與已同

全生不殺有陰功

廟堂顯宦登庸日

只在當年夢感中

又 萬類紛紛各具天 信知物我總皆然

全生信有神明報 富貴功名百世傳

馮商還妾

馮商鄂州江夏人。壯歲無子。將如京師。其妻授以白金數笏。曰：君未有子。可以此為買妾之資。及至京師。買一妾。立券償錢矣。問妾所自來。涕泣不肯言。固問之。乃曰：吾父居官。因綱運欠折。鬻妾以為陪償之計。商遂惻然不忍。犯遣。遂其父。不索其錢。不望其報。及歸家。妻問買妾安在。具告以故。妻曰：君用心如此。陰德厚矣。何患無子。居數月。妻有娠。將誕。里人皆夢鼓吹喧闐。送狀元至馮家。次早生子。即京也。後領舉為解元。省試為省元。登第為狀元。世號為馮三元。後官至宣徽南

為善陰陽

卷之六

李

院使。拜太子少師致仕。卒。贈司徒。

嗚呼。陰德之報。如是其速。馮商以還妾一事。素無子而有子。非旦有子。又使其子光榮貴顯。一念之善。相感之效如此。矧於其大者乎。夫仁者德之盛。德者福之基。積德於冥冥之中。獲福於昭昭之際。理有必然。馮商之為。仁人長者。發乎中情。惻隱之心。歆動於觀感之間。忠厚之意。施於不報之地。則上天安得不鑒其善而報之。以其類乎。故使其後嗣綴巍科。享盛名。歷富貴。故曰積善存仁。必有榮華後裔。詎不信歟。世之輕薄小子。不知積德為善。朝不謀夕。及其身沒名泯。後嗣衰微。如鳥獸好音之過耳。何足論哉。觀馮商之事。可以為法。

詩曰 馮商無子能還妾 陰騭神符後嗣生

金榜題名稱第一 至今青史說馮京

又 世人為善行陰騭 莫把陰功作等閑

試看馮家行好事 到頭福報重如山

楊存惠商

楊存。吉水湓塘人。宋元豐八年赴省。宿息州旅舍。既覺。牀席間有物礙其背。揭而視之。乃益鈔二萬引。明日詢主人曰：前夕何人宿此。主人曰：淮甸一巨商某。姓名也。存曰：此吾故人。設其人回。可與之語。吾在某坊某人家安歇。又大書于所宿之房曰：某年月日。廬陵楊存寄此。遂行。不數日之間。商人果從故道。屢屢物色之。至息邸。主人以存言告。且使自觀壁

為善陰陽

卷之六

李

間所書。乃往去京師訪存。存曰：果汝物耶。當聞之官。以歸汝。商人曰：如公教。詣府悉以投商人。府使中分之。存力辭曰：既某欲之。前日掩為已有。泯默不言矣。商人不能強。乃捐數百緡。就相國寺設齋。為存祈福。有彩雲天花之瑞。眾皆謂有之德所感也。是年存出焦蹈勝下。歷官至中奉大夫。子孫世皆貴顯。

人遺貨物於逆旅之中。得之足以資身致富。鮮有不取而為己物者也。其或遇財不取。固人所難能。或收之以歸其主者。真仁人君子之用心。世豈易得哉。此楊存所以可嘉也。方其獲商人益鈔之際。其人固已往矣。存則為其收藏。終不欺心取為己有。復以己之姓氏行藏。曉示商人。令其

訪索既而歸付鹽鈔不受所酢誠可謂忠厚之至矣當時商人懷惠為之脩齋祈福致有嘉瑞神明之應宜其擢科第登名宦慶及子孫世世貴顯為善之報益彰彰矣

詩曰 當年逆旅有商過 鹽鈔遺來引數多 不過仁人能付與 終身辛苦奈貧何

又

鹽鈔收藏付巨商 令人感惠寔難忘 陰功自獲神明佑 爵位登庸後代昌

吳奎義莊

吳奎字長文 澤州北海人 初與鄉人王彭年善 彭年客死京師 奎使長子主其喪事 周卹其家 嫁其二女焉 及他姻族有不能自存者 為畢嫁娶 又以錢二十萬買田北海 號曰義莊

為善陰陽

奎之志

奎

以親戚朋友之貧乏者 後官至叅知政事 資政殿大學士 知青州 卒 贈兵部尚書 謚文肅公

吳奎為於為義 施惠於親戚朋友者如此其至 此其一念之誠出於自然 真仁人君子之心 可以敦薄俗而厚澆風也 宜乎官居宰輔 為時聞人 生享榮名 沒有謚贈 斯皆為善之報 豈偶然哉 噫 世有視其姻戚朋友之死亡失所者 不一顧之視奎之所為 得無汗顏乎

詩曰

吳奎忠厚好行仁 周卹朋儕及族姻

北海義莊施惠遠 幾人賸給不知貧

又

施恩為善多陰騭 報應分明在上天 生享榮華廊廟貴 死留功業汗青傳

仁霸直寬

程仁霸 眉山人 以仁厚信於鄉里 蜀平 中朝士大夫憚遠官 官缺 選士人有行義者 攝仁霸攝錄事參軍 眉山尉有得盜 蘆菴根者 實竊 而所持刃誤中主人 尉幸賞以刼聞獄掾受賕 掠成之 太守將審囚 囚坐廡下 涕泣 衣盡濕 仁霸過之 知其冤 咋謂盜曰 汝冤 盍自言 吾為汝直之 盜果稱冤 移獄 公既直其事 而尉掾爭不已 復移獄 竟殺盜 仁霸坐誅 囚罷 歸不及月 尉掾皆暴卒 後三十餘年 仁霸晝見盜拜庭下 曰 尉掾未伏 待公而決 前此地府欲召公 整對 我叩頭爭之 曰 不可以我故驚公 是以至今 壽盡 今日 我為公荷擔而往 是 對即生人 天子孫壽祿 朱紫滿門 矣 仁霸具以語家人 沐浴 衣冠 就寢而卒 壽九十 其子貴顯 亦以壽終 曾孫皆仕有聲 同時為監司者三人 玄孫官學益盛 而尉掾之子孫微矣 夫辨民曲直者最難 存心救人者為尤難 非忠厚至公 不能也 程仁霸直盜之冤 非貪其財也 非以要譽也 直以盜之罪不至於死也 既直其事 而盜得生 尉掾爭之不已 竟殺盜 仁霸坐誅 囚罷歸 於乎 仁霸一攝錄事參軍耳 其執法愛人 乃如此 使其當大位 則天下之人必蒙其福 惜 罷歸不用 不得以盡其施 然得以壽考終 其子孫亦皆顯 榮 皆由仁霸一念之善而獲此美報 古人有云 樹至德於生前 流遺愛於身後 其仁霸之謂也 若彼尉掾 行己之私 以陷人於死 身既暴卒 而家道子孫衰微 宜矣

詩曰 忠心懇懇直人冤 厚德深仁不可言

又 縱使求生雖不得 從教廢罷出公門
當時曲直竟難爭 不謂冥司有辨明

善惡兩途俱有報 已膺壽考子孫榮

陳泊公忠

陳泊為開封府功曹時章獻太后臨朝族人杖殺一卒泊當
驗屍太后遣中使十數輩諭旨吏惶懼欲以病死聞泊獨正
色曰彼實冤死待我而伸奈何懼而不以實乎爾曹勿
預言當任咎乃自為職白府尹程林喜曰官人用心如
此前程非琳所及亟索馬入奏雖大忤旨而公論歸之既而
太后原其族人泊亦不及罪後泊夢卒告曰陰司以公為政

忠已注公當貴顯及與公頃子孫我受公之恩故來相告
自此遂顯名不數年歷官臺省終于三司副使其孫傳道履
常皆以詞學顯仕為一時聞人

士君子當官臨事能不避權勢不畏罪責執正不阿以正
人之罪仲人之冤者誠不易得也觀陳泊為府功曹當驗
屍之際能不信吏胥之言以忤太后之旨而正族人之罪
卒使死者得伸冤於地下豈不偉男子哉厥後聲名烜赫
官爵顯榮其孫皆以詞學貴顯為時所稱正直之報理固
然也世有阿諛苟容畏威避罪使死者含冤而不得伸觀
泊之為豈得無愧於心乎

詩曰 不阿不畏執公論 正色從容與吏言

縱使當時雖忤旨 不令地下負伸冤

又 手續分明達上官 聲名從此動朝端
一朝顯大登臺省 詞館相承世所難

公亮與錢

曾公亮字明仲泉州晉江人布衣遊京師舍於市側聞旁舍
泣聲甚悲詰朝過而問之旁舍生欲言而色愧公亮曰若第
言之或遇仁者戚然動心免若於難旁舍生顧視左右久之
曰僕頃官于某以某事用官錢若干吏督之且急視家無以
償之乃謀於妻以女鬻於商人得錢四十萬行與父母訣此
所以泣也公亮曰商人轉徙不常且無義愛弛色衰則棄為
溝中瘠矣吾上人也就若與我旁舍生曰以女與君不獲一

南善陰陽 未幾之

錢猶愈於商人數倍然僕已書券納直不可追矣公亮曰第
償其直索其券彼不可則訟于官公亮即與四十萬錢約後
三日以其女來俟吾於水門之外旁舍生如教商人果不爭
拐女至期以往則公亮之舟已行三日矣其女後嫁為士人
妻公亮後登相位累封魯國公以太保致仕年八十卒輟朝
三日贈太師中書令諡曰宣靖配享英宗廟庭公亮未顯時
嘗夢人謂公有陰德必獲厚報竟如其言子孝實官至吏部
尚書贈右光祿大夫

嗚呼陰德所以動天地而通神明也有陰德者其後必大
理固然矣且陰德無他惻隱慈愛之心濟人於貧窮患
難之時救人於傾覆流離之際也若曾公亮之於旁舍生

者素無一朝之識但聞其悲而憐其聲以全其一家骨肉
別離之苦乃能慨然與之四十萬錢竟潛舟而去則公元
之陰德厚矣天鑒在上報德於冥冥之中錫福於昭昭之
表使公亮官為極品尊居相位夫豈偶然所謂有陰德者
其後必大詎不信乎世之淺薄者當以公亮為法也

詩曰

一點良心出自然

能周危急得生全

神明洞鑒多陰報

位極人臣福有緣

又

全人骨肉義非輕

善念方興徹上清

不是陽施陰獲報

此身那得到公卿

元發禦苗

滕元發字達道東陽人舉進士知鄆州時淮南京東飢元發

為善陰陽

本卷之六

九

應流民且至將蒸為瘴疫先度城外廢營地召諭富室使出
力為席屋一夕成二千五百間非器器用皆具民至如歸所
全活五萬人後為龍圖閣學士年七十一卒贈左銀青光祿
大夫謚章敏

民不幸遭歲凶轉徙流離不聊于生有能愍念而振拯之
使得免於死亡為惠大矣夫淮南京東之飢非元發所治
之地乃能慮流民將至先事而為之備造廬舍治井竈作
器用使至者如歸無飢寒之虞所全活者既眾咸感其惠
世有守一郡治一邑貪殘自恣視吾民患恬然不顧其肯
於菑荒之際撫輯他郡之民哉視元發之為信可愧矣然
善積於已福報自天元發之生享榮名死贈顯爵宜也陰

德陽報詎不信夫

詩曰

淮地京東通歲飢

生民飢草遠流離

惟應仁者能全活

多少衙恩感德私

又

濟荒陰德及人深

拯恤殷勤盡此心

生貴死榮多福報

芳名耿耿古今今

蘇軾惠愛

蘇軾字子瞻眉州眉山人知徐州河決曹村泛于梁山泊遊
于南清河匯于城下漲不時潰城將敗富民爭出避水軾曰
富民出民皆動搖吾誰與守吾在是水決不能敗城驅使復
入軾詣武衛營呼卒長曰河將害城事急矣雖禁軍且為我
盡力卒長曰太守猶不避塗潦吾儕小人當效命率其徒持
畚鍤以出築東南長堤首起戲馬臺尾屬于城兩日夜不止
城不沉者三版軾廬於其上過家不入使官吏分堵以守卒
全其城復請調來歲夫增築故城為木岸以虞水之再至朝
廷從之徙知杭州歲道大旱飢疫並作軾請于朝免本路上
供米三分之一故米不翔貴復得賜度僧祿三百易米以救
飢者明年方春即減價糶常平米民遠免大旱之苦又作鋸
粥藥劑遣吏挾醫分坊以治活者甚眾軾曰杭水陸之會
固疫病死比他處常多乃表募得三千復發私橐得黃金
五十兩因作病坊稍置鐵櫃以待之是秋復大旱太湖泛溢
告糶賦度米歲必飢復請于朝免上供米半又多乞度牒以
糶常平米并義倉所有皆以糶米歲出糶朝廷皆從之由是

吳越之民復免流散後歷官端明殿學士翰林承旨更禮三部尚書卒贈太師諡文忠三子邁駕部員外郎迨承務郎過知鄞城縣事權通判中山府孫符為禮部尚書

蘇軾立朝大節著見史冊及其為政所至多有惠愛蓋由其養之充而積之厚故發而為事業炳焉煥焉可以稱計豈特區區惠愛而已哉雖然軾以學問文章為世名臣其忠言讜論有益於國家及于天下豈但一州一郡受其惠而已故德盛者功茂源深者澤長自軾之身累加進擢位至顯要厥後子孫皆承其慶享有官祿是皆軾之令德所被也嗚呼不有君子其何能國世之為守令者有志于古之人尚當以君子自期若夫沾沾以為能屑屑以為智無

為善陰陽

朱子

上

益於國家生民者斯亦何足道哉

詩曰 忠言大節高天下 浩氣充然塞兩間

豈但郡民蒙惠澤 翰旋造化動天顏

又 文章冠冕世稱雄 才見歐陽便見公

賈馬豪奇韓柳健 大名上下永無窮

承逸好施

朱承逸居言之城東門為本州孔目官樂善好施嘗五鼓趨郡過駱駝橋聞橋下哭聲甚哀使僕視之有男子携妻及小兒在焉扣其所以云負勢家錢三百千計息已數倍督索無以償將併命於此朱惻然遣僕護其歸且自往其家正見債家悍僕群坐於門朱因以好言論之曰汝主以三百千錢之

故將使四人死於水於汝安乎幸吾見之耳汝亟歸告若彼今既無所償逼之何益吾當為代還本錢可亟以元券來債家聞之惶懼聽命即如數取付之其人感泣願終身為奴婢不聽復以二百千資給之而去後值歲饑承逸以米八石作粥散貧是歲生孫名服熙寧登榜第二人仕至中書舍人次孫肱亦登第著名節遂為吳興望族

夫樂善好施仁者之心也不過貧窮無告則已有則必能濟之此朱承逸之為人蓋如是也當其五鼓渡橋聞有哭聲即惻然有感于中遣人視之乃見有携妻孥而沉溺者詢其故不過負勢家之錢無償為所窘迫耳乃發歸為代償之竟免一家四口之死其人願以身酬復却而資給之

朱子

朱子

上

其心之仁厚乃如此在他人素無是心者昏曉於途聞人哭聲豈復加問縱或問之亦豈能周濟此承逸所以異於人也

不宰惟是又於荒歲出粟八百石作粥散食貧者其為善之心不倦又如此宜其嗣續榮顯卒為名族陰陽之報有如是夫於乎彼為富不仁者亦獨何心哉

詩曰 富家稱貸迫貧人 四口將沉雪水濱

又 代償施粥本仁心 貧家冤抑有誰伸

天報諸孫登甲第 文章名節耀儒林

起朴獻疑

起朴字閱道衢州西安人也為武安軍節度推官民有偽造

印者吏皆以為當死。其獨曰：造在赦前，用在赦後，赦前不用，赦後不造法皆不死，遂以疑辭之卒免死。一府皆服。及知成都劍州，民李孝忠聚眾二百人，私造符牒度人為僧，或以謀逆告獄具，并不昇法吏以意決之。嚴孝忠以私行牒餘輩，得不死。噫，傳京師謂其脫逆黨，朝廷取其獄問之，卒無易也。召為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幸。京師號為鐵面御史。元豐二年，以太子少保致仕。卒，贈太子少師，謚清獻。子玠，杭州於潛縣令。玠尚書考功員外郎。

仁人之德，不可以一善名也。趙抃為侍御史，彈劾不避權幸。要號鐵面御史，其居官識刑以小民愚昧，冒犯刑憲，有可哀矜，抃即原其情以求其生，故所至多蒙濟活。夫小民易為善，陰陽

取也，而抃不肯欺疑獄難辨也，而抃卒與辨，使夫荷校待死之徒，一旦如春陽之煦枯朽，惕然條達，非抃盛德，其孰能使之然哉！抃德被於生民者，可謂盛矣。故位至台輔，令名考終，垂裕後昆，豈非厚德之報乎？雖然，抃為名臣，事業載于史冊，萬古不磨，豈區區可以盡抃之美哉？有官守者，尚思勉企之。

詩曰：愚民冒法實堪憐，決獄求生自不偏。

趙抃一施仁厚德，死囚由此得生全。

又：活人德厚有陰功，一念回生造化同。

不獨生前膺富貴，今名萬古永無窮。

馬默全生

馬默，字慶厚，單州成武人。知登州。先是沙門島罪人舊制有定額，官給糧者幾三百人，每溢額則取其人投之海中。默進言朝廷既貸其生矣，即投之海中，非朝廷本意。今移溢額乞還年深，自至配所不作過人移登州，神宗深然之。詔可著為定制。自是多全活者。未幾默生堂上，忽昏困如夢中，見一人乘空來，如世間所畫符使，左右扶一男一女至前大呼曰：我自東嶽來，聖帝有命奉天符。馬默本無嗣，以移沙門島罪人事，上帝特命賜男女各一，遂至二童乘雲而去。後生男一女二人，默官至河北都轉運使，年八十卒，贈開府儀同三司，加贈太保。

夫好生惡殺天之心也，有能活人於垂死，則天必報之。若馬默之為登州，聞罪人之溢額者，悉以投諸海，其心不忍，故即為論列于朝，由是全活者衆。嗟夫世之殘忍之徒，其視殺人如刈草菅然，至有無故而寘人於死地者，況能於有罪之人而復求其生耶？此默之所以可嘉，故上帝所鑒，俾壽考榮顯，當時錫生子女，流慶無窮。語曰：活人者必有厚報，豈不信然。

詩曰：朝廷貸死有殊恩，絕島流居隔海門。

溢額可憐終不免，投身翻作逐潮魂。

又：知州上疏達朝廷，感悟能令死得生。

無嗣豈知終有子，上天報應甚分明。

百祿活降

元百禄字子功成都華陽人鎮兄錯之子也提點江東利
路刊獄加直集賢院時能本治瀝蠻事有夷酋力屈請降
百賈昌言欲殺以為功百禄諭之不聽往謂本曰殺降不
法千人者封子孫奈何容驕將橫境內乎本嬰然即止之
召知諫院屬歲旱請諸求急務收還法令之未便者以救將
死之民後官至翰林學士拜中書侍郎年六十五薨贈銀青
光祿大夫子祖述官至朝議大夫

夫殺降自古所戒蠻夷委身伏罪而復以刑戮加之其殘
酷甚矣且降者殺之則未降者將何以得其心乎此范百
禄之止殺降所以為可嘉也觀其諭止之時辭嚴義正有
足感動人者故卒能使人聽用其言全活降酋之命其後

本卷之六

十一

不知諫院屬歲凶又請諸求急務收還法令之未便者以
救民一念仁恕之發而人之受惠者多矣陰德之積深厚
宜乎天之報施俾生享榮祿沒贈高爵聲名烜赫於當世
福澤流衍於後昆於乎言哉

詩曰 夷酋力屈來歸款 裨將要功欲殺降

不有仁人能諭止 幾多橫死枕蠻邦

又 全活夷酋賴至仁 講求未便福生民

信知陰德天應報 父子榮華祿並臻

純仁麥舟

范純仁字堯夫蘇州吳縣人仲淹之子也嘗往東吳得和麥
五百斛舟載以歸道會故舊石曼卿自稱三喪不舉世無郭

元振無以告者純仁悉以麥舟與之歸而拜父于庭父問

其由見故人否純仁曰見石曼卿云三喪在淺土父曰何不
以麥舟與之純仁曰已與之矣其後登皇祐元年進士第官
至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諡忠宣
夫能周人之急濟人之乏者此所以為大丈夫也若曼卿
之困窮三喪之不舉故人當道孰能以振之者一但遇純
仁發世無郭元振之歎純仁悉以麥舟與之歸而告諸父
語未畢輒曰何不以麥舟與之於此見仲淹父子周人之
急其心一也夫豈非大丈夫哉故父子相繼為相德望深
重名位尊顯身享富貴流芳史冊亦其積德之所致與視
區區慳吝鄙吝遇人之急曾莫知恤空有萬金之貲不收

本卷之六

十一

飢寒之苦其於純仁曾厥役之不若尚何足論士哉元同
草莽其誰比數亦可惜矣

詩曰 三喪不舉實堪憂 邂逅偏能與麥舟

千古高風人共仰 不令元振獨先籌

又 積德由來勝積金 芳名千古到如今

如何父子皆為相 陰隲由來積德深

陳亢瘞瘠

陳亢潤州金壇縣人熙寧八年餓殍無數作萬人坑每一坑
設飯一甌席一領紙四貼藏屍不可紀是歲生廟又生度復
皆為監司子孫登仕者相繼
自瘞埋覆掩而葬埋之禮與中古以降相制封樹制度周

詳復有掩骼埋櫛之條。聖人仁民愛物之心。不以存亡有
間可見矣。奈何時遭飢饉。或天灾流行。餓殍枕藉。子不能
殮其父。妻不能殯其夫。有能興起善念。為之收瘞。豈不為
大陰陽哉。此陳亢萬人坑之說。所以獲報於天。而子孫榮
顯累世相繼也。昔王忱葬一人而尤蒙顯報。况亢所葬難
以數計。豈不感動於神明乎。

詩曰

生民不幸值凶年

餓殍盈郊實可憐

不有仁人孰則思

枯骸那得到重泉

又

陳亢曾作萬人坑

廣瘞遺骸德匪輕

從此四郊無暴露

子孫昭報襲簪纓

之純掩骼

為善陰陽

卷之六

十一

李之純字端伯。滄州人。登進士第。官為成都路轉運使。以
掩骼埋櫛為念。吏人徐熙專為宣力。計其所藏無慮萬計。一
日金華街王生死復蘇。云見冥官曰。爾以誤追。今當還人間。
陰司事雖禁泄。然為善之效亦欲人知。李之純葬枯骨有
勞。與知成都府一任。徐熙督役有勞。與一子及第。汝宜傳於
世間。後皆如其言。以直學士知成都府。還為戶部。三遷御史
中丞。

夫生得其養。死得其藏。人之至願也。有若轉死溝壑。暴骨
中野。行道之人見而弗顧。惟仁者見之。惻然傷心。與掩骼
埋櫛之念。若之純者。專心於此。使枯朽餘骨。悉免於暴露。
所藏無慮萬計。陰陽之積。感動神明。卒致超秩。享有榮祿。

垂播今舉而宣力之吏亦獲其報。克生賢子。登名高第。恐
天之報施。毫髮不爽。其理蓋如是哉。

詩曰

枯骸暴露實堪傷

不有仁人孰與哉

賴得殷勤專掩骼

九原銜感永難忘

又

之純陰德達幽冥

一任超遷受顯榮

解使當時宣力吏

也令一子占科名

為善陰陽

卷之六

六

為善陰陽卷之六

為善陰騭卷之七

朱軾代納

南豐人嘗預鄉薦家貧教學於里中歲暮得束脩與其歸至中途忽見田夫械繫悲泣道側問其故乃曰春月代納所負幾何曰三千五百軾盡以束脩依數奉為納官其人曰釋邑士人劉澈累舉踴躍省闈然視於神一夕夢至官時吏語澈曰汝生未有微祿而德有虧不可得矣澈曰所司事吏曰爾弟負官錢不能少助之致使死於非命非虧德何澈曰弟不肖以致刑辟其復何罪吏曰行路之人見其不忍彼乃同氣何不動心汝不知朱軾代納青苗事耶行將復除德之報澈覺後詣軾訪其說軾曰果有此事豈知冥籍已注為陰德遂語其實澈惘然自失軾生三子曰京官至國子司業曰克曰某皆顯宦軾至八十四無疾而卒

夫以財濟人之急在富者不能而謂貧者能之乎貧而計濟人者豈不允難也哉惟君子心存惻隱故見人困迫而不計有無度其力有可及者即行之若朱軾者是已軾以布衣授徒所得束脩妻孥之所仰給乃不違恤視彼道途械繫悲泣惻然問之即舉以脫其桎梏釋其愁苦累無毫髮吝情意願非有平生之親一日之雅乃能如此至如劉某以同氣之親而不能周之者相去蓋萬萬矣聞軾之為能不惘然自失乎其後軾享眉壽子孫貴顯澈累舉不第

贈贈終身神明之報為有徵矣

詩曰 青苗服滿不能償 官府追徵甚少湯

又 道遇仁人與惻隱 舉錢代納即傾囊

試看同氣無情者 便為冥籍注陰功

天報昭然迥不同

汝揖贖命

黃汝揖越人家頗富宣和中方臘犯境以財寶之物瘞于室將逃避忽賊黨執白旗來揖且拜黃懼認其人蓋舊僕也云賊將拘掠士女閉之空室持金帛則贖之否則殺黃曰我所藏直二萬緡獻以贖其命悉發所藏輸其營二千入皆得歸詣黃謝為之誦佛祈福歡聲如雷亂定夢金甲神從天而為善陰騭

下呼曰上帝有敕以汝活人多賜五子科第紹興中黃為浦

江令其子開閣閱同登乙科開閣繼之如神所言

夫遇亂而藏財寶將以自備患難也豈能發之以救他人

之患難乎黃汝揖因草堂為發拘掠士女以求財帛否則

殺之因聞其故遂發所藏輸輸寇營以贖人命蒙活者千

人苟使當時遇吝嗇之徒重愛其財不恤人命則千人者

即登見錄矣汝揖獨愛恤人命輕視其所有雖一旦蕩盡

亦所不顧其功德之及人為不小矣遂感夢於神傳賜五

子科第初若茫昧無據後皆如其言由是知陰騭之報交

手相付不差毫髮古語云活千人者後必昌信哉

詩曰 草賊被擒恣惡圖 要財士女被其拘

不辭勞瘁輸財寶 坐見千人總受屠

又 全活千人福德多 遂令五子盡登科

神明昭報無差爽 奕世流芳永不磨

立節持法

孫立節崇寧間為桂州節度判官時謝麟經制溪洞事宜州
守王奇與蠻戰死立節被旨勸吏士有罪者謝因收大小使
臣十二人付立節并欲盡斬之立節持不可謝以語侵立節
立節曰獄當論情吏當從法逗撓不進諸將罪也既伏其辜
其餘可盡戮乎若必欲非法斬人則經制司自為之我何預
焉謝即奏立節抗拒立節奏謝侵獄事刑部議如立節言
二人皆得不死其後立節遷官進秩子二人皆舉進士遂至
為善陰陽

大貴初立節未拜官時嘗夢神人語之曰桂州事待公來明
辨曲直立節甚訝之至是果符所夢

鞠獄不濫殺刑求當罪而已如此則無枉死者若孫立節
其始如此乎當經制司之欲斬十二人也立節固爭堅執
不從卒使十二人者皆得不死非其持之正斷之明不能
然也雖然其存心蓋有素矣當其未仕時夢神人之語固
有先兆活此十二人之命亦非偶然也彼謝經制之殘忍
亦獨何心哉立節身膺貴顯而二子皆大貴蓋食天之報
也謝後無聞矣豈非天哉

詩曰

桂州獻獄有公道 全活無辜十二人
試看當年孫立節 昭昭福報在其身

又 平生公直感神靈 夢裏曾言後六徵

行善自然天有報 身榮子貴祿相承

葛繁便利

葛繁大觀中為鎮江太守有一官員於京師鋪中見一靴是
其父葬時物詰之鋪翁云適有一官人携來脩可候之有頃
果至乃其父拜之不顧但取靴乘馬而去隨之一二里度力
不可及乃呼曰生為父子何無一言見教父曰爾可學鎮江
太守葛繁其子謁繁言之因問何以為幽冥所重繁對曰予
始者日行一利人事或二或三或數四或十今四十餘年未
嘗少廢又問何以為利人事繁指坐間踏子曰此物置之不
正則蹙人足子為正之若人渴能與之盃水皆利人事也但
為善陰陽

隨其事而利之上自卿相下至乞丐皆可以行唯行之悠久
乃有利益後有異僧見繁在淨土境中云

凡可以利人者皆陰陽事也但能以利人為念則日用之
間無非利人之事而人被其德者多矣葛繁志行陰陽雖
一事之微一物之小隨其所施而施之如是者數十餘年
不廢是宜取重幽冥往生淨土免三塗五濁之苦受諸快
樂人有與一善念行一方便即感通鬼神福報隨至况繁
之所為積久焉得不受利益哉噫欲行陰陽者無間富貴
貧賤凡力有可為者皆可行也觀葛繁之言可見矣

詩曰

人心念念行陰陽 事事常存濟物心
堪羨鎮江賢太守 好行惠澤鬼神欽

又

著陰陽其人便

一念存心四十年

行善熟時終獲報

往生淨土是前緣

仲淳歸金

張仲淳秀州人居鄉教授以文學知名人皆師禮之好周人之急常以財濟貧乏病者給以藥務行陰陽不求人知忽有一商旅途中感疾甚困憊投宿于仲淳仲淳詢其來但畧言姓名氏鄉里遂不能語而斃仲淳閱其行裝有金十兩乃遣人召其妻子護屍持金而歸復指貨經營葬之是夕仲淳夢其人謝云公平生不欺心隱財陰德甚厚故遠來託公以死公待我以恩如此願公明年生貴子至期師中生後舉進士第登朝帶館職為京西漕使尚書工部郎中世為官族

為善陰陽

卷之七

夫財者

衆人所嗜君子視之則泊如也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莫取況素存濟利之心輕財好義豈復有意於他人之財物哉觀於仲淳之所存蓋若是已使其一有計利之心寧不負彼困憊將斃一所有乎能不負其所有固難況能捨已之有以資之乎既還其金復營其葬不惟死者有所歸而生者亦得有所賴矣陰德之施不既厚乎是以其人雖死猶感激之且形於夢寐而祝願之不已厥後生子應期舉進士官顯要夫豈倖哉於乎世有以利為心者見人所而思得之不為攘奪則肆貪婪必強而為己有豈能如仲淳之輕財好義乎聞仲淳之風者盡亦知所勸矣

品口

輕財濟之善名歸

將死猶來擇所依

又

不獨還金高義少

指財資葬博名希

平生忠厚不期心

自是冥冥感德

豈但生兒登上第

世為官族到于今

留臺安分

劉留臺少極貧專事趨謁歲久不能自存一日至漳泉市浴堂中拾金一袋浴畢託疾卧堂中終夕不去翌日有一人從外而來自言為商于外八年只收得金八十五片以一袋盛之昨晚與同行携到此浴浴罷乘月行三十里始覺其金不見劉遂舉以還之商以數片遺之一無所受及還鄉人愈薄之責以拾金不能營生而復來相干劉答曰吾平生賦性止合如此若掩他人物以為己有是欺心夫必有禍矣況商人

為善陰陽

卷之七

夫處貧窶之甚

而能守義不取者極難蓋匱乏困頓人情所不欲其有遭此而能泰然安之見物不苟取者為人豈不賢乎哉若劉留臺其人乎方其貧乏不能自存一旦而拾金於遺忘之地在他人必曰此非吾之竊取而拾遺之者必掩為己有孰肯守待舉以還人哉還之者或問有矣又孰肯却其分贈哉此劉留臺之所為實難已於乎世有骨肉至親分貲析產所競毫末而輒起爭訟者亦有朋友

仕途者二十三人

交財而傷恩。絕義者。其視留臺之廉不苟。能不汗顏乎。宜其所為之善。有神夢之徵。卒享厚爵。子孫榮。則天之報施者誠不虛矣。

詩曰 拾金不愛舉金還 裴度存心可共班

世間多少欺心者 對此安能不汗顏

又 安貧樂善見留臺 一行驚人獨異哉

夢裏報云將大顯 果然富貴自天來

時校歸喪

時邦美陽武人。父為鄭州牙校補軍將。吏部差押綱至成都。年已六十四歲。婦方四十餘。未有子。謂其夫曰。我有白金百兩。可携至成都求一妾歸。其得子為身後計。邦美父至成都。

為善陰陽

不卷之七

七

訪牙僧。見一女甚華麗。語其家世不對。窺見以白布總髮。惟而問之。悲泣曰。父本都下人。為州掾卒。扶視至此。不能歸。驚妾欲辦。耳。邦美父惻然。携金往見其母。以助其行。又為幹行計。同上道。路中謹事。掾妻至都下。殯畢。方辭歸。妻迎問買妾狀。具以實告。妻曰。濟人危急。為德甚大。當更為君圖之。未幾。妻有孕。一夕。夢有數人。披納襖。與一金紫人。留堂中。及旦。生邦美。後舉進士第一。官至吏部尚書。

夫為掾於州。身歿而無以為葬。此固廉介清謹之士也。不遇仁德君子。舉金以歸。則致其妻衛女而歸其喪。其痛苦何如耶。邦美父赴成都時。年邁無子。以金求妾。為嗣續之計。及見掾女。悲泣以父喪不舉告之。其心惻然。聞恤。即舉

金以助之。復為送至都下。殯畢辭去。非好仁。實善。然天道報施。屢福善人。賢嗣之生。隨符吉夢。孰謂其子位列六卿。榮耀金紫。而非其父陰陽之助耶。彼不知裕後之計者。惟知聲色之求。而弗肯濟人之急。然其後嗣不微者。亦鮮矣。觀者其監於茲。

詩曰 載資求妾重承傳 留女歸喪定可憐

肯為揮金歸旅櫬 却將宗嗣付皇天

又 助歸喪葬事誠難 陰德潛行志所安

美妾不求天有報 嗣人名位重天官

文規理枉

張文規字正夫。高安人。以特奏名入官。再調英州司理參軍。

為善陰陽

不卷之七

八

真陽縣民張五者。數輩盜牛。里人胡達。朱圭。張運。張周。繼率保伍追捕之。群盜散走。獨張五拒抗不去。遂擊殺之。盜不得志。反以被劫告于縣。縣令吳。邀欲要功。盡取圭達以下十人送獄。劾以強盜殺人。鍛鍊備至。皆自誣服。圭運二人病死。既上府。事下司理院。文規察囚辭色。疑不實。一問得其情。又獲盜牛黨以證。獄具。胡達以手殺人。杖春。餘人但等第杖臂而已。圭運乃無罪。時元祐七年也。邇計不行。患忿嘔血死。文規後遷臨川丞。忽感疾。沉困。勺飲不入口者彌月。昏不知人。家人環泣待盡而已。一日忽微作聲。索水飲。漸甦。神氣既定。乃言方病在牀。聞人呼云。英州下文字。即出視之。有公吏三四輩。曰。攝官人。遂與俱往。至一大官府。追者引進。見縣令

樓觀金碧相照。殿上垂簾。開簾內所問。乃吳逸事也。文規一以實對。主者曰。吾亦詳知矣。然必須卿至。結正。實實。通見吳逸。荷校於簾前。而朱主張運立其傍。更抱主者所判文書出。紙尾示文規。有添一紀三字。文規遂寤。後以通直郎致仕。大觀二年。年七十八矣。夢羽人來云。向增壽一紀。今數足矣。陰司以公在英州嘗權司法。斷婦人曾氏斬罪。降作絞刑。又添半紀。政和四年。乃卒。年八十三。

大掌法之官。人命所繫。苟不能詳審。而誤有所出入。猶千常。遇況以一已之私。而倒置其罪。使無辜之民。陷於大罪。耶。有能於此。察其情實。使冤者得伸。犯者麗法。則邦刑既正。而已之陰德。不為小矣。若張文規。職為司理時。縣以具

為善陰陽

才卷上

九

獄上之府。府下其事。在他人。將依阿順從之。而文規獨能正胡達等之冤。免十人之死。非公明詳慎者能然乎。及斷曾氏之罪。又降斬從絞。全其首領。由是感達於神明。而壽算每延。至于耄耋。彼吳逸者。處心不正。顛倒善惡。故死遭惡疾。受譴冥司。罪福之報。昭昭如此。可不警哉。

詩曰 真陽凶黨盜耕牛 捕逐那期有後憂

又 不過仁人為昭雪 平民遭戮實何尤

又 文規掌法慎無偏 良善平反免罪愁

神語昭昭真不爽 遂令耄耋享高年

林積還珠

林積南劍人。少時入京師。至蔡州息旅邸。既臥。覺牀第間有

物逆其背。揭席視之。見一布囊。又其中得錦囊。囊中珠數

百顆。明日詢主人曰。前夕何人宿此。主人云。澤陽周仲津。積

口。此人必復至。幸今果上庠相訪。汝可具吾姓名告之。數日

仲津果以失珠物色至蔡邸。主人具以告之。乃趨上庠訪積

求之。積驗其珠數。皆相符合。曰。然不可但取。可投牒府中。當

索以歸。仲津如其教。積詣府。悉以歸之。仲津選大珠數十顆

為報。積固不受。仲津拜謝曰。公處心不貪如此。願公及子若

孫世世富貴。以數百千就佛寺作大齋。為積祈福。後積登第

官至太中大夫。子德新為吏部侍郎。其家遂世世簪纓不絕

人能不苟取。世固以為難。至於得遺物而不取。又求其人

而還之。豈不尤難乎。若林積是已。積得遺珠於旅邸。不以

為善陰陽

才卷上

上

為己有而必欲求其人還之。一念之善為何如哉。至得其人以還之。而人感恩不已。欲分珠為謝。卻而不受。其心之仁又何如耶。商人感激為作佛事祈福。卒獲身登高第。位至大夫。後嗣益顯。享有其報。書曰。作善降祥。信哉。

詩曰 林生旅邸臥空牀 拾得遺珠滿錦囊

他時盡以還珠客 賸得芳名偏上庠

又 一念存仁不愛珠 因教投牒恐模糊

不求人報天應報 父子俱榮慶有餘

趙秋資隣

趙秋字子武。沒郡朝歌人也。輕財好施。隣人李玄度母死。家貧無以葬。秋曰。赴死生。救不足。吾之本心也。家有二牛。以與

之玄度得以葬。他年秋夜行見一老母與秋金一餅曰子能葬我。是以相報。子五十已後當富貴不可言。勿忘玄度也。後果如母言。官至極品。

鄰里鄉黨固有相調之義。然非仁厚之人。雖家累萬金。遇其族姻之死。尚且視之漠然。況肯捐貲以資鄰里之喪乎。當李玄度有母之喪。貧不能舉。一念哀痛。為何如哉。趙秋惻然矜憫。捐二牛以賻之。俾克襄事。歿者得以歸于土。生者賴以紓其憂。幽明感思。寧有間哉。厥後遇母獲金。貢告以富貴之期。不爽毫髮。是豈此母能之。天地鬼神假之以顯于世。人為善之驗也。詩云。陰施陽報。質之趙秋為尤信。詩曰。玄度家貧有母喪。未能襄事重憂傷。

為善陰陽

太卷之七

上

二牛賴得鄰人助

存歿銘恩兩不忘

又

一朝遇母獲黃金

為報當年厚志深

富貴預期言不妄

世人於此識天心

二張醫報

張仲和善用張仲景法療治傷寒。活人甚多。其後二子奇兆相繼及第。張行甫亦行醫。子孫典大邦。作提轉者。數世不絕。上古聖人憫生民之扎瘡。天閥而不得全其天年也。故為醫藥以濟之。其仁慈惻隱之心至矣。然世之習是術者。不知其然。或貨利是務。而不盡其心。或藝術未精。而強於酬應。不惟不能全其生。而實實虛虛。損不足。益有餘。蓋將戕人之生矣。若仲和行甫二人。以醫術鳴。而用藥不苟。活人

甚多。由其一念誠。而能體上聖人利物之心。有藥厥後子孫或登科第。或典大邦。作提轉。數世不絕。陰功之報何其博哉。

詩曰

古來醫道在全生

心貴慈仁術貴精

誰似二張存善念

幾多沉困得和平

又

二張家世業岐黃

起死回生有妙方

利濟及人陰德厚

子孫奕世享榮昌

知可夢神

許知可毗陵人。嘗獲鄉薦。省闈不利而歸。舟次吳江。平夜。忽白衣人曰。汝無陰德。所以不第。知可曰。某家貧無貴。何以人白衣曰。何不學醫。吾助汝智慧。知可輒寤。歸踐其言。果

善陰陽

太卷之七

上

虛扁之妙。凡有病者無問貴賤。診候與藥。不受其直。所活不可勝計。後舉又中鄉評。赴春官。職舟平望。復夢前白衣人相見。以詩贈之。曰。施藥功大陳樓間。廬殿上呼盧喚六作五。思之不悟。其意姑記于續紹興壬子。以第六人登科。因上名不祥。遂升第五。其上則陳祖言。其下則樓材。方省前夢也。嗚呼。人有疾病。思得良醫善藥。以濟其危急。苟不能得。而生致斃亡者。有焉。觀神之告許。知可者。蓋憫人之生。欲其以醫濟人。而行陰陽。知可遂專意醫藥。濟人而弗計其功。進藥而弗受其報。起危全生。蒙濟者多矣。陰陽之報。不亦宜乎。是以名冠甲科。官被顯擢。白衣之言。若合符節。有如此大。意世有庸醫。乘時射利。以無恒之心。持市道之為。以

殺人者有矣。况望其能全活人哉。所以天灾人禍。亦不旋踵。後之為醫者。要當以知可為法。

詩曰 下第無名事莫知 白衣相勸學為醫

活人歲久多陰德 金榜恩榮會有期

又 寤得盧醫扁鵲神 陰功濟活幾多人

殿前喚六翻成五 始信陳樓報應真

傳敵舉喪

傳敵字次張。維州人。為士子時。以紹興二十年過吳江。從步塔院。見僧房竹軒雅潔。至彼小憩。其東室有殯官。問為誰僧云。頂者前知縣館客身故。聞其家在福建。無力歸窆。因權厝于此。敵惻然憐之。既還舟次。是夜夢儒冠人持名紙來見。曰。為善陰陽。

未卷之七

七

三山陸蒼。自叙蹤跡。與僧言同。將退。拱白曰。旅魂棲泊無依。君其念我。君有德人也。故來相告。明旦敵復抵僧舍。遂傾其貲。遷葬於官地上。仍脩佛果以資助之。至七月。敵赴轉運司試。寓西湖小刹。復夢陸生來。再三致謝。且云。舉場三日。題目蒼悉知之。謹奉告。切勿宜泄。若泄之。彼此當有禍。敵寤而精思屬藁。洎應試。盡如其言。遂薦名高第。

夫死者殯而未葬。人固有見而閔之者。閔其所知者固宜。閔其所不知者。是亦仁心自然發見。非有所強之也。若傳敵之過僧舍。適見殯官。惻然憐之。其心固有不忍焉者。及感其人之夢。既為之傾貲遷葬。又為作佛事以資冥福。誠義士哉。昔查道舉故人之喪。神猶報之。而敵一日過草生。

所不知識之人。客殯未葬。乃舉而葬之。使羈旅。猶之得有所棲。則其人之感德於地下為何如耶。是宜見夢報以吞舊恩。遂得中高第。馳名當時。陰陽之報。夫豈虛乎。

詩曰 僧舍蕭條旅櫬孤 一抔歸窆更誰圖

又 仁人一見能哀閔 舉葬傾貲世所無

朽骨懷恩在九泉 冥冥積德格皇天

惟因夢裏殷勤報 掇取高科不偶然

楊叅審辨

楊叅審辨

楊提舉初為越州錄事叅軍。會太守禁盜甚嚴。凡保內有賊。不即捉赴官。而民家所失物。皆保正長倍填之。一日有盜入民家。而主覺知。持白棒趕賊。一打仆地。遂執付保長。保長為其所苦。遂縛以木力擊之。因而致死。其保長自認打殺。更不抵諱。獄具。楊因閱案驗狀。有左肋下一痕長寸二分。中間有白路一條。楊疑是背後趕打。此一痕乃致命處。恐非保長所打。獄吏力爭以為案已圓成。楊執不聽。遂追元捕賊之人。問果得其情。及索到白棒。首有裂路。方知是捕賊人打之。引法以登時打殺罪止於杖。保長遂免死。其家感德。畫其像。以祝壽。後二子登進士第。官皆至太中大夫。

未卷之七

七

夫刑之加人。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苟有可生之理。仁人君子寧不為之推諫以求其情哉。觀楊提舉為錄事時。辨保長之獄。可見矣。彼盜之死。初非保長殺之也。保長既伏辜矣。在常人視之。必以為實然。不復介意。楊乃力

為之辨。果得其真。其受抑以全其生。可謂仁矣。心宜何如哉。故畫像祈壽以圖報謝。厥後二子聯登科第。並列顯官。此存心忠厚之報。世有巧詆深文擠人於死者。比其敗也。身蒙顯戮。後嗣亦復衰微不振。善惡之報。昭然可見。後之司刑者。其亦知所警夫。

詩曰 殺盜承辜獄已成 誰能詳辨重推情

不因錄事存心恕 何得平反脫重刑

又 當時獄獄獨詳明 用意推求果得情

遂使無辜免冤抑 天教二子列官榮

張馮惠眾

張八公。處州龍泉人也。家富好施。鄉人德之。號張八佛。產分

二子。每歲禾穀率銅錢六十文一把。其歲歉。鄉價八十。其子

亦增之。公坐於門看籍者出。問之價。曰。略增些少。公以錢

還之。自後其子價不敢增。至曾玄孫皆登第。黃溪馮公為人

本分。亦好施。人以果稱之。其子夢蘭登進士科。鄉人誦曰。張

八佛。子孫享其佛。馮大。子孫享其佛。

世之積財致富者多矣。能好義濟人。資于賜給。不屑屑以

規利者。豈易得哉。必其存心積善。有以異乎常人。然後得

以安享其富也。若龍溪之張八公。黃溪之馮公。皆饒于財。

一則減價平糶。不許增取。一則用心本分。好施不吝。鄉人

感德。並知名于當時。至于子孫。亦襲餘慶。皆盛衍榮貴。刻

名科第。標榜相望。人罕比儷。良由善之所積。格于神明。其

福報自有不可磨者矣。嗚呼。人有富於貴。而不恤人之

急者。視此可以少省矣。

詩曰 世人慳吝亦何愚 縱有錢財幾時歸

何似張馮二善士 富能周給惠鄉閭

又 貧窮感惠自難忘 善行應知格上蒼

不獨身安多享富 子孫科第並聯芳

蔣生還產

蔣貞外。明州定海人。輕財重義。聞子姪不肖。鬻田產。必隨

其價買之。既久。度其無以自給。復舉以還。不取錢已。而又賣

既買又還。至於數四者。嘗汎海欲趨郡。拖棹便旋。為回風所

逐。溺水。舟人挽其衣救之。不可制。舟行如飛。左號呼。次遇

見一人。冉冉立水上。隨風起。舟所視之。乃蔣也。急取之。問所

以。曰。方溺時。覺有一物如蓬藉。吾足適順風吹。遂相送。故得

至。人以為積善之報云。

大仁人長者之心。見行路之人貧乏。而不能以自存者。必

惻然濟之。而忘其所貯。況骨肉之至戚者乎。觀之蔣貞外

益可見矣。重義好施。如將不及。一家子姪貧無以為生者。

鬻賣恒產。買之既重。其價還之以資其急。至於數四。始終

無一毫顧惜之意。設心措慮。仁厚為何如哉。是宜天地神

明。監觀其德。至於遭溺。履險如夷。卒獲無恙。陰德之報。蓋

昭然也。世之貪暴之徒。雖田連阡陌。尚欺孤凌溺。兼并無

厭。欲為子孫不義之業者。曾不一再傳之餘。焉從殆盡能

獲者是之報哉。視此常知所戒矣。

詩曰 遷田那惜費黃金 仁厚惟存畏者心

又 此念濟人恒不倦 閨門子姓感恩深

又 委身已在急流中 頃刻回舟遇順風

淘淘鯨波誰拯溺 顯然陰德感天公

王令嫁孤

王知縣官南昌時。一日凌晨見一婢子堂中執簪而泣。詰其故。乃云。憶舊事。不覺淚垂。因言妾本陸知縣之女。父受督去。經過鄱陽湖。為劫賊所害。獨留妾一身。流轉到此。詢之縣吏。皆曰。然。遂語其妻曰。仕途交代。有兄弟之契。今此婢子。乃前交代之女。須與看承。擇良配嫁之。知縣有女許鄰邑知縣之。為善陰

未卷之七

十一

子。消日畢禮。還書報之曰。近得前故交代之女。年已及笄。欲那展一年。收拾餘俸。以辦奩。與女子同時出嫁。鄰邑知縣報云。某有一姪。年幾弱冠。請將令女查具中分之。嫁吾子與吾姪。庶成一段義事也。出嫁之夕。知縣獨下視事。忽見一人拜於庭下。驚問之。云。前任知縣陸鴻漸。頃遭劫賊。留一女在此。念其流落無歸。常相逐。今蒙和憐嫁遣。故來相謝。公緣此陰德。增壽一紀。將來子孫三人同及第。語畢。遂不見。後果如其言。

夫仕宦於交承之分。有兄弟之義。古今之所重也。交承之女。即猶已之女。豈有知其流落無歸而不使之有歸。此王知縣所以急於義也。知縣展見婢子執簪與哀。詢之

而知其為前任知縣之女。因其父遭劫。而遺女流落。遂然慰之。脫其簪。具以資裝。擇良配嫁之。恩義豐厚。同於已女。其盛德何如耶。使遺孤之父。銜思感德。致謝於階庭之間。而告以增壽之故。子孫科第之榮。孰謂冥冥之際。為無知耶。其後知縣壽齡延永。福履綏安。子孫蕃昌。同登甲第。皆如所告之言。陰德之報。豈微也哉。

詩曰 可憐前令已亡身 遺女流離淚滿巾

又 不過仁賢能慰恤 此心那得適良人

前令遺孤有所歸 遊魂感德思依依

報君壽考兒孫顯 後嗣聯科世所稀

為善陰德

未卷之七

十一

為善陰陽卷之八

叔通娶啞

鄭叔通初已定夏氏女為婚及入太學遂登第既歸則夏氏女已啞其伯叔欲別擇叔通堅不可曰此女某若不娶平生遂無所歸況以無恙而定婚因疾而遂棄豈人情哉竟娶之其後叔通官至朝奉大夫啞女所生一子亦有官

丈夫之生願為有室所以執豆籩承宗祀供衣服飲食言婦德皆所當擇者若鄭叔通娶夏氏啞女婦言婦職其德不廢乎叔通則不然獨以定婚之前女固無恙定後方啞苟不娶則天下無肯娶者是女終無所歸矣故竟娶之不失信義豈非處心之忠厚乎其後叔通名位高顯啞女善陰陽

為善陰陽

卷之八

十一

女生子克承父業榮有官爵而鄭氏宗祀不墜天之所報者為何如哉世有悅豔麗之姿喜殊絕之色於貞靜之女合體之後薄與小失尚致分離其視叔通守信義於未婚之前豈不愧哉

詩曰

納聘求婚在昔年

女遭廢疾不能言

叔通堅守從前約

共結絲蘿信義全

又

啞女成婚得所歸

熊羆協夢產佳兒

替纓相繼承先業

天報昭然信有期

吳五賑貧

吳五承事者合州赤水縣人其家頗饒於財傳四世皆一子專務陰德凡可以濟眾賑貧者無所不盡至五承事遂生兩

男次子與讀書力學後登科調果州相如主簿其後子孫以讀書業科舉代有顯官

學者讀書而至于登科第者必其學問之精熟而又有宗陰德以扶助之故當風聲雨澤之下心志專一筆勢瀉若有神助而得名登桂籍榮及祖宗豈偶然哉若吳五承事之子庚者其殆庶幾乎吳氏累世積德濟急賑貧相承不怠至庚而及第授官子孫蒙其世澤皆讀書登第代有顯官餘慶所臻一何遠哉世有家貲殷富心不自足惟務侵剝於人以圖肥其身家卒至滿而覆者聞此亦可少歎矣

詩曰

人生賦命豈能同

多少貧難受困窮

為善陰陽

卷之八

十二

又

積學登科豈偶然

良由陰德感蒼天

試看赤水吳家子

一舉成名累世傳

三郎行義

京三郎隆興人宋丞相仲遠之父也昆季三人其居鄉里至相給建炎金人至郡郡守以城降虜虜還從郡索少壯三千人若將使負荷者郡乃戶取一丁其大父議孰可行者伯仲皆難之三郎毅然請行曰伯仲皆無脫身計不可往我常行也虜使少壯止城南四十里翌日未明虜騎奄至奪取水服畢悉殺之三郎被傷墮水伏於河之土墩中逮晚無人三郎登岸傷且困露骸於草莽達旦既覺有人坐其傍問為

訓則曰吾一夕守汝矣汝召起求朝鋪郎三郎告無衣可穿
守者為其就河解溺死者衣數種去其水衣畢則曰從此東
去有僧寺可憩以待虜盡去則歸於是告別竟不知其為誰
三郎乃東行果得僧寺三郎雖土人初未知有此寺也寺中
避難者甚眾紅雜不一僧為作粥以給之後三日審知虜盡
去乃還郡城中蕭條無人其父及兄弟皆不見三郎度水求
之相遇於塗乃還故居自是生事日增多不日致富乃取親
戚之家困者悉撫養之三郎後生子三人其長即仲遠也三
郎為人廉謹質直雖日以從事於市利而語言心術未嘗少
改既而仲遠登科旋升御史繼登侍從八年遂拜丞相凡封
贈三郎至朝請郎而三郎衣服飲食如頃年無所增益出入

為善陰陽

未卷之八

七

徒步或勸之胡不肩輿乃爾勤勞耶三郎曰吾往日京三郎
也今日亦京三郎也往日徒步今日亦徒步此吾之真性何
改為既捐館將葬連日大雨先一日尤甚至夜雲物開霽星
月皎然翌日柩出鄉里送者餘萬人莫不咨嗟悲愴哭之慟
者不可勝數皆受其恩者也既停柩於宅前復大作又三日
而就窆復晴掩土畢復大雨人皆異之初鄉人行賈與三郎
至好其子不肖父病既危乃密以千餘緡付三郎曰我死不
肖子必蕩覆無餘俟其欲凍死然後付之他日其子果如父
言鄉人皆詬罵不顧窮苦至極三郎召至徐詰其所以致此
者其子慚懼號慟三郎曰我欲惠汝懼汝不從復以所傳
於歌酒也其子指心誓天曰如是將何面目復見三郎當投

江以死耳三郎乃取所付千緡還之封記宛然其子初不
也乃大駭曰父臨死但云善事京公無他言也不虞拜
於是循謹自守家以贍給至是為三郎持喪三年

世有代父兄之勞受交友之託不為死生利害貳其心而
能全其大義則神明照相得以享其昭昭之福也必矣若
京三郎當金虜索取少壯之際三郎請代父兄以行既而
被傷卒然草莽之中遇人救濟而歸骨肉皆得團聚相守
其後遂致殷富乃能撫養親族而恤其困頓身受鄉人遺
囑而能化誘孤子為善以還其財豈不真義事哉至其子
登科第位極人臣恩封贈貴重於當時其歿而葬也天
雨為之晴霽送者皆咨嗟慟哭鄉人之子亦持喪三年宜

為善陰陽

未卷之八

四

矣孰謂為善而無其報哉

詩曰虜中應役不辭難

恩義能伸父子間

又天道顯然垂相佑

不教身死獨生還

千緡封記宛然新

全付孤兒濟困貧

貴羅一門時共羨

信知天報好心人

必大免吏

周必大字子充一字洪道廬陵人紹興中監臨安府和劑局
局門內失火延燒民家逮吏論死未報必大問寺吏曰假設
火自官政當得何罪吏曰當除籍為民必大遂自誣伏坐失
官吏得免死必大歸道謁婦翁婦翁肅客坐定門外雪霽
婦子掃庭婦翁不樂意謂妻以女為門戶計既失戶敵而

望殊不為禮。復私訝前一夕夢掃堂迎宰相。未知為何祥也。惟必大雨雪中至。無他客。姑留之宿。必大既歸。蓋自刻苦讀書。試博學宏詞科。其至京師也。寓一班直家。其一日携小冊自外至。借觀。則圖簿圖也。悉錄記之。及入試。果以此命題。中詞科。歷官至宰相。封益國公。先是必大試前夢入冥。見一判官。拷掠一捻胎鬼。指必大曰。此人有陰德。當位宰相。貌陋如此。奈何。鬼請為作帝王。官首肯。鬼起摩必大頰為之。種髮及迎。猶隱隱痛。數日始定。必大既罷相。私居。一相士挾貴人書來見。適邂逅於門外。相者問相公何在。必大進揖曰。某前此待罪宰相。相者曰。何宰相貌如此。得非誑我耶。必大氣愈和。色愈溫。延入上坐。相者復請見宰相。必大答如初。必大起為善陰陽。

不孝之人

子

相者亦知其鬚曰。帝王須具宰相也。必大大驚服。厚贈之。蓋前此種鬚事。雖妻子至親亦不以告也。

夫人受一職。拜一官。莫不皆以富貴利達為心。孰能舍己之官而脫人於死。共觀周必大。富貴難之時。以己之官。脫吏之罪。舍富貴而不顧。坐罷免而不悔。其仁愛忠厚之心。為何如耶。然其所以如此。皆天理人心一念之所感。初未嘗以是而貴報於天也。然其為善之報。天固不能外之。至其舉博學宏詞而中首選。廉寧兩制而登使相。其所以致此者。殆天以此而厚其報也。世有樂富貴以忘情義。視患難而莫之拯恤者。亦獨何心哉。必大之報應。其必有所感發。世之仁人君子。皆能以必大之心為心。則天之

必不虛也。

討曰 我罷一官人免死 一官不惜脫他人

誰知陰陽皇天報 平步青雲立要津

又 榮華富貴本由天 陰陽從來不浪傳

忠厚存心宜有報 垂名竹帛永綿綿

允文舉子

虞允文字彬甫。隆州仁壽人。知太平州。舊制民舉子必納添丁錢。歲額百萬。小民貧而有子。既無以給。鬻藥。安得錢輸官。故生丁多不舉。丁口衰絕。允文惻然憐之。為置蘆荻稅錢一色。對補百姓添丁錢百萬。生靈鼓舞。盛賜生子並舉。丁口日增。先是允文親於子孫。明年雙誕二孫。自茲子孫蕃衍。後為善陰陽。

不孝之人

六

拜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院事。卒。贈大傅。謚忠肅。

夫育子以廣胤嗣。人情之所同也。而拘以添丁錢之額。致貧民生子不舉。此果何政哉。為守令者不得辭其責矣。及乎允文。乃能惻然憐憫。除其宿弊。而使是州丁口日增。莫大焉。既而位極人臣。子孫蕃衍。皆此之報。昔漢張奐拜武威太守。其俗凡二月五月生子。及與父母同月生者。悉殺之。奐示義方。嚴加賞罰。風俗遂改。百姓為立生祠。後官至九卿。壽考令終。子芝等皆知名當世。允文與奐用心同一軌轍。而上天昭報亦無少異。古語云。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觀此二事。為益信矣。

詩曰

世人皆願子孫多

無力輸錢可奈何

幸遇允文除弊政

生靈鼓舞共謳歌

又

除却添丁百萬錢

開闢餘甌保生全

二孫雙誕天香報

貴顯蕃昌世益綿

世昌抹疾

滑世昌為鄂州都統同醫官居于南市家資鉅萬而行醫以
濟人為心鄂之人感稱其德淳熙十四年十一月望日之夜
夢有客來訪車騎甚都云是城隍神王既入坐談話之次言
此邦明日有非常大災民雖非命若家亦當陷此厄中以君
平時用心慈仁多所濟活陰功昭著上帝勅我救爾一家但
有貲財不可得耳滑拜謝止仲懇禱云若獲幸免而貲蓄蕩
為膏肓

未幾之入

然則舉家狼狽與死一也神曰此却易辦決不至凍餒恍然
而覺聞樓鼓已五更呼告其妻妻亦夢如是深以為憂至旦
天大風陡寒滑方朝食漢湯武八官招之視疾及還家已昏
寐夜未半大作於市滑居烈燄中念閨門十口無計自脫忽
有壯夫數十輩著紫衫排列大進驅家人登轎徑昇至將臺
上相去六七里俄風雪大作適路有空屋趨避于中相看如
癡莫知所以黎明人輟皆不見顧舊居已為瓦礫之場矣投
剔埃煤中得銀三事餘兩始悟不至凍餒之說夫婦兒女僕
妾悉無恙旋僦宅於城中醫道復振會歲荒疫凡傷寒有
証者捐藥救療賴以安全者不可勝計由是家業愈盛子孫
三世皆致大富

夫有愛物之心者雖不至於顯位重祿亦足以濟千人此
觀於滑世昌可徵矣世昌在當時一醫官耳遇人有疾以
藥濟之惟恐或後而蒙其全活者必多其存心慈仁感于
上帝故冥冥之中報施昭昭使神獻夢告之以災一家十
口獨賴安全免死於烈燄之中又使無凍餒之虞厥後子
孫三世家益富盛皆其一念之善所致於乎世有一伎之
長而能濟人者獲報尚如此則凡有官位者可不知所存
哉

詩曰

施藥於人不計錢

郡人稱德荷生金

誰知一念行方便

即有陰功感上天

又

憂裏神人忽告災

要知為善是梯媒

未幾之入

閨門十口無寒餓

賴得餘銀出爐灰

張洽雪冤

張洽字元德臨江清江人也少聰敏嗜學嘉定元年中進士
第為袁州司理叅軍郡守以倉廩虛籍倉吏二十餘家命洽
鞠之洽廉知守為都吏所賣都吏者州之巨蠹也嘗干於倉
不獲故以此中倉吏治度守意銳未可嬰姑繫之而密令討
倉吏所入以白守曰君之籍二十餘家者以都吏也今較數
歲之中所入已豐於昔由是觀之都吏妄而誣人矣君必不
肯受都吏之妄而濫籍無罪之人郡守悟倉吏二十餘家得
不籍通判池州獄有張德脩者誤誣人以死獄吏誣以故殺
洽訊而疑之請再鞠守不聽會提點常平袁甫至時方大旱

解不應治言于甫曰漢晉以來濫刑而致旱仲寬而得而諸方冊可攷也今天大旱焉知非為德脩亭乎甫為閱款於獄遂從徒罪復白郡請蠲征稅寬催科以召和氣守為征從三日果大雨民大悅端平照除秘書郎尋遷著作佐郎直秘閣致仕卒年七十七沒後一日有青除直寶章閣子概梗俱賜同進士出身

司理通判有民社之責而人之死生休戚係焉苟用法嚴峻冤枉弗辨則民受荼毒有不得其死者夫尚何望其能召和氣以消旱暵之災乎張洽憫倉吏受誣力為辨雪使二十餘家得不籍復察張德脩以誤殺罪至於極刑即委曲與之辦理從減論斷以致大雨甦旱其誠意默孚于蒼為善陰陽

倉之表有不可揜者如此是宜歷職清班馳聲館閣澤貽二子聯登乙科仁德之報豈淺淺乎彼府史之徒懷私挾靈以中傷良人獄吏肆毒榜掠而入人於死身殞名滅朽同草木其欲垂休聲於無窮遺福澤以裕後難矣詩曰都吏讒言籍倉史德脩誤殺本無心

不逢仁德伸冤枉 法重刑加禍莫禁
又 囚繫冤伸旱魃消 吏人不籍德偏饒
不惟館閣官清貴 有子登科福祿遙

庭式娶贅 劉庭式既定婚入太學越五年登第及歸則定婚女已雙贅矣家又不振庭式消日成禮女家辭曰女子已為廢人何可

奉箕帚庭式竟娶之生二子及倖高第盲女得疾死庭式哭良切時蘇軾為太守慰諭之曰余聞哀生於愛愛生於子娶盲女愛何從生庭式曰某之所亡者妻所哭者妻而已不知其有日與無目也若綠色生愛緣愛生哀色衰愛絕義何有今之揚袂倚市目挑心招者皆可使為妻乎軾拊其背曰子真大丈夫也不惟今世罕見古亦未聞其盲女所生二子皆相繼登第

男女居室人之大倫夫婦之禮一定而不可易也苟或以疾病貧乏而背其前言豈君子仁人之心哉觀庭式定婚之後其配病贅家貧在他人就不得以為辭而負前約乎庭式獨不然其意以為此女得疾在聘定之後今吾不娶則使其終身無所歸矣於是成合卺之禮復與之生二子焉及其歿而哀哭良切雖他人為之言有所不恤可謂立心以仁持身以正而不廢人之大倫者歟厥後二子登科芳名流衍莫非一念之善所報也

詩曰初憑媒妁定姻 五載寧知往事非
又 不嫌贅女共成姻 終身貧困復何依
仁厚存心重大倫 抵緣陰德感蒼昊

崇禮施棺 齊崇禮浮梁壽安鄉人稟性好善常造棺槨施人其貧不能葬者又賻以錢米終其身不變歿後淳熙乙巳歲其家小奴

貴童夢之如存與語曰我平生多做屋宅與人居住坐
積累陰功慶延子孫汝說與十四郎明年秋試必得解
若此而已如今而後接續登名者當不絕十四郎者其子
先也貴童以告之謙光不信曰汝佞我耳次年果預薦自是
殆無虛榜至乙卯三舉間曰及曰乃曰時鳳曰時豹皆崇禮
諸孫讀書業文日以益眾

死喪人之大故不幸家貧不能舉葬未免於暴露然非仁
人君子有以振卹之或謂而不為蠅蚋鳥鵲之食乎若崇
禮常造棺施人又贖以錢木其惠於人甚大誠難矣哉世
有掩一骸瘞一棺人猶以為義事矧終身行之乎蓋其心
篤於好善故惻惻之心感動神明是以身雖歿而積累陰

功善陰陽

不卷之八

十二

功慶延子孫孰謂天道幽遠而為善無微邪世之視死不
救其貧不卹者聞崇禮之風宜知所警矣

詩曰可憐人死遭貧窮棺槨那能得掩身

不有仁人施惠澤肌膚終與土相親

又崇禮平生積善功造棺贍米濟貧窮

存亡感德天垂報延及諸孫福慶隆

張逸異政

張逸字大隱榮陽人進士及第知襄州鄧城縣有能名後徙
神縣貧不自給王嗣宗假俸半年使辦裝既至縣愈加廉
愛民如子興學校教生徒後邑人陳希亮楊異相繼登科
縣東南有松栢灘春夏暴漲多覆舟逸禱于江神不踰月

為徙五里所至有美政人以為神累遷以樞密學士知益

夫為縣令能以廉潔持身仁愛存心則其政治所施惠
所及民將愛之如父母仰之如神明矣若斯人者世亦
易得哉今觀張逸殆幾之也逸初知鄧城徙青神貧無以
給乃假俸治裝以行至則益厲其守及夫為政能知以興
學校為先卒俾其邑人取科第者相繼縣近灘每遇暴漲
舟多覆沒則為之禱于江神於是灘有五里之徙人無沉
溺之虞蓋其持身廉潔存心仁厚宜乎生民仰賴神明協
相故能致茲政化之異自是入掌樞密出知大郡天之報
施亦可徵矣厥後有為縣令者盍取以為法焉

詩曰居官為政務廉動興學尊教邑人

為善陰陽

不卷之八

十二

又難徙已無舟覆患當時感德共稱神
鄧城作宰徙青神假俸治裝不厭貧

為善由來天有報顯榮終見列朝紳

大錄守法

范大錄宋時為蘭溪縣吏行案公平不撓法以求賂雖貧
甘心焉中年無子後生一男官至少卿生二子一為郎官一
為提舉諸孫相繼登第餘以恩授官甚眾後大錄追贈正議
大夫

好貨賄而羞貧窶俗吏之常態也有能守之以廉上
撓法下不厲民者其度越常情遠矣天道福善豈不厚其
報哉若范大錄者一縣吏耳乃能持守正法雖處貧窶之

中泊然自足而曾無瘠人肥己之心操志立行殆非衆之可及也至于有子有孫皆膺時祿餉撥科禁廢者不替生既全其令名死復蒙其褒贈天之報施蓋彰顯遠矣嗟乎人有身為小吏操弄刀筆撓正法以納賂殃及人禍天刑旋即蹈之雖欲求身名榮顯子孫相繼不絕其可得乎觀者宜知所勸戒焉

詩曰

為吏須當守憲章

縱私妄作速灾殃

居貧約已無貪見

獨步公平聽上蒼

又

行案公平衆所稱

自然報應有神明

後米子與孫皆貴

身被推恩世代榮

鄭丞止暴

為善降臨

大卷之八

十一

鄭承議宋人也為越之蕭山縣丞時有朱統制在縣牧馬縱卒侵刈西興鹽場草鹽司聞其事于朝揭榜許人格捕其卒則草如故亭戶捍之致殺傷者四人朱與其卒議曰若不得與草吾馬不可牧矣於是醉金賄吏誣以毆擊論死者八人獄成知縣已署案次詣丞鄭責其吏曰榜既許人格捕殺之罪輕今以他事論死統制得以肆其暴如吾民之負冤何丞即不得書我名吏惶懼而退有頃復至前曰今歸盡夕換前案只以元情論斷萬乞恩貸勿令知縣知之於是亭戶八人俱得杖決免死歸家且夕焚香祝天曰願鄭丞有子有孫富貴不絕後長子預薦次子登第家日富盛於昔時當官為政能不畏人之暴斯可全民之生鄭承議之治蕭

山僻將在邑縱卒為暴所司既聞其事榜許格捕卒復驚然不悛細民捍之致傷此豈得已哉乃復酬金賄吏誣致其死暴亦甚矣使儒不及事者當之必隱忍不言吏得以售其奸民無以活其命安在其為仁人上哉鄭乃切責其吏致使愧罪民得免死是皆仁者之政有以全其民矣至民祝願於天期以昌盛蓋欲報之德而無所也民有所欲天必從之二子相繼決科而家日殷富豈偶然之故哉皆其愛民之所致也

詩曰

將驕卒暴虐生民

誣罪銜冤孰與伸

一日平反俱不死

當時治邑有仁人

願令有子更昌榮

祈懇蒼天出至誠

為善降臨

大卷之八

十四

積善從來多福慶

鄭丞獲報甚分明

夷伯夢感

程夷伯映州富人也年二十九一夕夢其父謂曰汝今年當死可問覺海夷伯茫然不曉一日有蜀僧悟詮字覺海有慧性善相術夷伯請一相問云我壽幾何覺海曰君年促老僧無求但覓水一杯呵氣入水中令夷伯飲之曰今夜有吉夢可相報即夜夢至一官府左廊下男子婦人衣冠嚴整皆相欣悅右廊盡枷鎖縲紲之人哀號涕泗傍有人云左廊是修橋路人右廊是壞毀橋路人若爾要福壽自可擇取夷伯夢覺即發心凡橋梁道路一一脩整用功畢覺海復來云汝此事壽可延矣夷伯自是於道路上用功不倦遂得年至

九十二。五世昌盛。

人能存濟人利物之心。隨其力之可行者而行之。無所往而不為。陰陽也。況道路通而行程無窮途之歎。杠梁成而人民無病涉之虞。猶切於人事者乎。是以見其損壞。即加整葺。使不至於傾圮險巇。而通達無滯。則利及於衆。而所積厚矣。若程夷伯者。壽筭垂盡。見夢於故父。質之於異僧。復示警於夢寐之間。遂其然。願悟。即發心用工。日以修橋造路為務。略無厭倦之意。以此一事行之累年。遂致壽逾九表。五世昌盛。所行甚微。而所報甚大。古語云。勿以善小而不為。信哉。

詩曰 橋梁道路不堅完

求往行人欲過難

本善陰陽

不卷之八

十五

夷伯發心多整葺

坦平無阻眾情歡

又

亡父分明報死期

異僧託夢亦神奇

翻然從此修橋道

壽命延長福更隨

袁生歸妾

袁詔字彥淳。慶元人。父為郡小吏。給事通判廳。勤謹無失。歲滿當代不聽去。後通判至。復留用之。因致豐饒。夫妻俱近五十無子。其妻資遣之。往臨安置妾。既得。妾察之有憂色。且以麻束髮。外以紗飾之。問之。泣曰。妾故趙知府女也。家四川。父歿。家貧。故鬻妾以為歸葬計耳。即送還之。其母泣曰。計女聘財猶未足以給歸費。且用破矣。將何以酬汝。吏徐曰。賤吏不敢辱娘子。時財盡以相奉。且聞其家尚不給。蓋以囊中資與

之。遂獨歸。妻迎問之曰。妾安在。告以其故。且曰。吾思之。無子命也。我與汝周旋久。若有子。汝豈不育。必待他婦人乃育哉。妻亦喜曰。君設心如此。行當有子矣。明年生。謂後舉進士。理宗時為參知政事。卒。贈少傅。累贈太師。越國公。

夫人之孤苦無告。不幸而至於鬻身者。必有甚不得已之事。苟遇君子一聞其故。惻然而憫之。蓋其仁心發見有不能遏。若袁詔父之所為。誠若是也。方其年幾五十而猶無子。乃買妾以為嗣續計。及既得妾。察知其故。憫其情而卹其困。既以所聘之費。并遣以歸。復傾其橐以給其不足。使趙之客死他鄉者。得有所歸。寡妻孤女。不至於流離失所者。皆其一心仁厚所致。宜夫報施之速。捷於影響已而為善陰陽

不卷之八

十六

妻果生子。位至通顯。克大其家。皆由一念之善。所感而然。世有幸人之厄。而利其子女者。顧非人哉。

詩曰 老米買妾為無兒

憫卹重傾買妾費

不獨旅魂歸得所

更教孤女不流離

又 天道昭昭報施明

設心忠厚感真情

果然生子光門戶

永顯無窮積善名

馬父哀喪

馬洵字巨濟。父以中年無子。置一妾極姝麗。每理髮必引避。如有沮喪之狀。洵父恠而問之。則曰。某父本守其官。不幸死。去家甚遠。無可歸。故至鬻其。今猶未經卒哭。鬻髮者實素帛。暫以絳絲蒙其上。不欲公見。初無他也。聞之。惻然。即日訪

詩其母還之。且厚有資助。是夕夢一羽衣曰。天錫爾子。慶胤
消泊明年果生一子。因以消字名之。及長。赴試。羽衣復入夢
曰。汝欲及第。須中三魁。既而魁太學。魁鄉薦。乃至唱名為天
下第一。果中三魁。

嗚呼。為女子者。不幸父歿遠方。而不得歸骨。其慘酷有不
可勝言者。未免鬻身於人。以為歸父喪之計。其情深有可
憫。仁者聞之。豈不動心。此馬消之父。聞妾之言。所以為之
惻隱。而不能已也。然自常人而言。以無子買妾。用賞得之。
又遑卹其他。而消之父。獨能憫其孤苦。哀其有喪。寧舍一
己之所欲。以遂女子之真情。一念之善。固異於人也。故雖
不期於報。而冥冥之中。自有以報之耳。噫。賢胤之錫。科第
為善陰騭

詩曰

中年無子意遑遑

買妾那知有父喪

為問女郎情可憫

厚資訪母助還鄉

又

馬父當年遺妾時

羽衣入夢報佳期

消消流慶真無異

一舉三魁世共知

王縉焚香

王縉為兩路提刑。每斷死囚。必焚香奏天。然後行。一日暮
坐。恍見一玉女。長帔大袖。手持一角公文。立於簷前。遙告縉
曰。此汝平生所奏事目。一一皆合情法。無有枉濫。上帝嘉汝
已為汝父延壽一紀。兼為汝倍增福矣。汝之三孫。異日亦皆
當作監司。更宜自勉。言訖而沒。後果如其言。

刑者天之所以討有罪。未嘗濫施於人也。司刑者苟能不
違於天。則刑不濫。而民無冤矣。若王縉其庶幾乎縉之提
刑兩路也。每斷死囚。必焚香奏天。然後行之。誠以天道至
公。不敢有私。以違於天。使刑罰失中。此其存心。而陰
德之所積深矣。故能格于上帝。使壽延於父。已倍增福。至
於二孫。又食其報。嗚呼。世有掌刑之官。羅織成獄。實無辜
於死地。欺天欺人。欺心者多矣。尋至覆宗絕嗣。固有以取
之也。謂善惡無報可乎。

詩曰

每斷囚徒必奏天

此心安得有頓偏

豈知情法無冤枉

事日分明達帝前

又

玉女虛無忽下來

手持文卷向前開

為善陰騭

因傳上帝恩嘉錫

福壽增延信有媒

為善陰騭卷之八

為善陰騭卷之九

李謙燒券

李謙嘗直歲歉出粟千石以貸鄉人明年又歉人無以償謙即對衆焚券曰債已償矣不須復償明年大熟人爭償之一無所受明年又大歉謙竭家資煮粥以濟之動以萬計死者復為瘞之人皆曰子陰德可謂大矣謙曰何足為德一日假寐夢一紫衣人告之曰上帝知汝有德及人報在爾後言訖而去後謙壽百歲而終子孫皆為顯官

夫為善不求人知者謂之陰德李謙值歲歉而能出粟以周大鄰里雖其無償則又焚其券復當大歉又為餒粥以濟餓殍有死者為掩葬之使免於暴露一鄉之人

生有養死有藏其陰德孰大焉而李謙不以自居愈行陰騭是以上帝報之俾年及期順子子孫孫悉居通顯其獲善報也不亦宜乎

詩曰 李謙出粟振孤貧 施粥充飢活萬人

後世顯榮身壽考 皆由陰德感天神

又 焚券盡散功最大 一誠感格動蒼穹

紫衣入夢傳天語 報應將來福祿隆

彭矩積善

彭矩字中方台州人自幼端重謹愿未嘗遊戲長益慈詳謙遜有疏圃與人睚眦里婦每竊抹之彭伴不知里人侵園界彭亦不問嘗與一商同宿于店彭先早歸商失傘意彭持

去登彭門索之彭對以故商怒罵且言失衣商欺彭懦必索其償彭如數償之而去彭上好善喜行方便見飢者必減食

食之寒者解衣衣之至於盤橋脩路但力可以為者無不行之又脩合香蘇散百解散香湯解毒丸以施病者里人侵彭圃者以強橫為人訟官將杖之彭懇言於邑吏張張為請於宰竟免杖人愈服其長者彭年三十七未有子請西嶽祈嗣既而生三子後寓蜀本幾蜀亂十室九死彭舉家無恙挈家泛江舟覆皆溺彭於中流得一木以濟見其妻子二人先在岸云母子攀拿舟柁得免越三日一漁舟併載其二子以至一家親屬遂得全安後寓光州逃避山藪哨騎數百至人被殺擄又縱火焚山無得免者彭所避處風返火滅後卒於

臨安年七十七

夫謙遜慈仁好善樂施人之所難而受暴橫侵欺弗與之較又能為之請免其罪尤人之所難惟彭矩能行之所以

見稱於時也矩之德量如此故善德有報晚生三子及避

亂山中不遭劫殺所居之處風返火滅舟覆江中舉家生

全豈非神明默相積累陰德之所致歟彼貪冒毒戾之徒

見利必爭與人有隙必欲擠之於死地然好爭者未必盛

強擠人者未必永固視彭矩之所為顧不偉歟

詩曰 謙和德性自天成 處世慈仁息競爭

又 細故由來心不念 與人方便度平生

積善施仁不計年 幾遭險厄幾安全

晚年有子多孝恭 咸賴陰功感一天

天福平糶

陳天福茶陵人。歲凶發廩平糶。貧不能糶則與米。無米則與飯。又無米與錢鄉里甚德之。一日有一道人以銅錢一百二十為糶米一斗。天福云。道人要齋糧。常納上一斗。何必用錢。道人受米出門。遂題四句於壁間云。遠近皆稱陳長者。典錢糶米米施捨。他時桂子與蘭孫。平步玉堂與金馬。陳後富貴起振濟倉。平糶濟人。生三子。長季忍。以季雲。三季芳。父子皆請鄉滑。季芳名蘭孫。補入國學。後登第。官至太常丞。

夫遇歲凶。積粟者多閉糶。長價幸。之飢以為已利。孰肯閭閻之窮困而周恤之哉。其間有能施之者。亦暫時而已。

為善陰陽

本卷之九

十

豈能不厭不倦如陳天福哉。天福當歲凶荒。發糶平糶。而貧者與米與飯與錢。無毫髮吝惜。鄉里蒙其濟惠。故有德之。推其心一本於濟人。非徒名干譽之為也。故天報之使家益富饒。子孫榮盛。登名利第。職太常。信其為善之所致耳。嗚呼。世之鄙夫。積而不發。視人之飢殍窮乏。不一動念。獨何心哉。若陳天福者。誠未易得也。

詩曰

艱難正直歲凶時

發廩何人為拯飢

又

天福當年稱長者

施食平糶更捐貲

宦達科名從此顯

道人題壁不虛言

宗仁濟渡

徐宗仁。西蜀人。其鄉有兩石橋夾出二江。四時皆為急。下則深淵。惟此處可以立渡。常平溺死者甚眾。蓋船小觸石即碎。宗仁發心造一巨舟。兩頭裹以鐵葉。自雇篙手。專一渡送往來之人。且建善緣。以薦亡者。一日忽有道人登門。稱喜星命。謂徐曰。公壽止三十三。徐大驚異。其生日之時。夢至官府。見一書坐于堂上。門首懸衣之鬼。約三四百人。執一卷授于上。前云。徐宗仁濟生救死。功德莫大。乞與夫婦壽考。子孫榮貴。王者指左右以此詞示宗仁。曰。君壽本當盡。為此之故。可特延三紀。覺而異之。自此益好善樂施。二子三孫皆榮貴。宗仁果逾三紀而卒。人為立祠于渡側。

夫水之險莫甚於川蜀。奔流急湍。閘激悍怒。操舟一失。即見淪沒。播頌施援。人為魚鼈矣。宗仁愍之。遂作巨舟。濟人往來。使無險阨沒溺之患。又建善緣。薦拔滯鬼。其設心仁厚。不惟脫人於艱危。又俾死者超離沉溺。故冥冥之中。默有以報之。使增益壽命。顯大後人。陽施陰報。昭昭不爽。世之欲行方便利益者。鑒於此。可以知其效矣。

為善陰陽

本卷之九

甲

詩曰 小船橫涉蜀江流 常歲漂淪觸石頭 獨有宗仁哀沒溺 翻然大作濟川舟 更資冥福薦亡魂 地下無由可報恩 福壽已增孫子貴 渡頭祠宇至今存

又

更資冥福薦亡魂

地下無由可報恩

福壽已增孫子貴

渡頭祠宇至今存

元植愛物

陳元植。粗有家道。而好行陰陽。至於禽蟲悉蒙其惠。每將食

於高原之上。百鳥遇見。必飛鳴前後。或來過其坐隅。元植其
憫之。禽鳥亦不畏懼。凡如此十餘年。一夕。妻有衣緋人長
尺餘。中帶備具。謂元植曰。爾甚有陰德。及物。於一切生命。皆
欲濟活。然爾將來壽命短促。以此之故。須延其壽。汝宜勉之。
覺後飲食加增。於常時。年九十九歲。一旦晝坐。忽然袖中有
一物投地。化為著緋衣人。長三尺許。拱立於前。謂之曰。君壽
本不逾四十。為有陰功。是以延爾之壽。今近百歲。須歸常理。
辭爾去焉。瞥然不見。元植遂與子孫述之。令選地封墓。逾月
無疾而終。

夫物雖與人異類。其有生之理。與人未嘗不同。故惟仁人
能推愛物之心。而惠及之。使物得以遂其生性。若元植之
為善陰陽

於禽蟲是已。元植心存仁愛。雖禽蟲微物。亦蒙其惠。故羣
鳥相依飛鳴。前後。各無驚畏。由其有愛物之仁。而無害物
之心。故感物如此。是以陰陽之報。有不期然而然矣。故神
錫壽考。將躋百齡。以無疾而終。及物之報。昭昭甚明。嗚呼。
世有不存仁愛。殘害物命。以縱口腹之欲者。豈無神明以
司之哉。觀此。亦可以知戒。以改其所為矣。

詩曰 平生愛物有深仁 一念能同萬物春
及物有功有濟活 能令禽鳥日相親
又 人物由來類不同 推心施惠有陰功
祝染施粥 神明報答彰為善 壽及期願乃令終

祝染南。紹州沙縣人也。遇歉歲。為粥以施貧者。後一子晚
慧。請舉入學。手榜將開。忽有上人。乘捷者奔馳而過。報狀元
榜。手持一大旗。書四字曰。施粥之報。及榜開。其子果為特科
狀元。

歲饑。民困。有能濟之者。則陰德莫大焉。此祝染遇歉歲。施
粥。使貧者得生。不至於餓殍。天固報之。乃俾生賢子。名魁
特科。然染之為此。初豈有望於報乎。而其一念之仁。默與
天契。而天之報之。自不容已。至於託夢街人。而示以所報
之由。實神明未異之。將為後人之警勸也。噫。若祝染者。不
亦仁哉。世之積而不發者。視此。可以消其鄙吝之心矣。
詩曰 歲歉民貧餓莩多 祝染施粥意如何

為善陰陽 惟因好善行陰陽 天界佳兒中特科
又 凶年為粥施貧民 方寸長存造化仁
嗣子作魁天有報 分明託夢與街人

孝基歸財 張孝基。許昌士人也。娶同里富人女。富人只一子。不肖。斥逐
之。富人病且死。盡以家財付孝基。與治後事。如禮葬之。其子
丐於塗。孝基見之。惻然謂曰。汝能灌園乎。答曰。如得灌園以
就食。何幸。孝基使灌園。其子稍自力。孝基怪之。復謂曰。汝能
管庫乎。答曰。得灌園已出望外。況管庫。又何幸也。孝基使管
庫。其子頗馴謹。無他故。孝基徐察之。知其能自新。不復有改
態。遂以其父所委財產歸之。其子自此治家勵操。為鄉閭善

祝染施粥 神明報答彰為善 壽及期願乃令終

士不數年。孝基卒。其友數輩遊嵩山。忽見旌幢。驕驍。獨滿野。守土大臣。竊視車馬者。乃孝基也。驚喜前揖。詢其所以致此。孝基曰。吾以還財之事。上帝命主此山。言訖不見。

凡人子就愛之。苟其子不才。斥逐之。而以家財付人者。蓋愛其子之甚也。子之不才而不逐之。則他日家財為其所蕩。一旦貧乏。孰能恤之。曷若且逐之。於未蕩之先。使其窮苦饑寒。他日必能懲艾改過。斯不亦善乎。若富人者。可謂能處其不肖之子者矣。而孝基知其然。處其所託。乃克盡心。見所逐之子流離於道。收而使其執賤役。以就食。試其可以。使令又漸進之。乃歷試其無他。克悔過。不新。無復往日之習。一旦舉所付之財歸之。無毫髮顧利。其心仁矣。

為善陰陽

本義九

孝

傳曰。臨財毋貽得。孝基有矣。在他人處此。必皆掩為己有。其不梓之。主滿。整華矣。況望其能周旋如此哉。故生者蒙恩。死者感德。卒而為神。行善之報。蓋昭昭矣。曷彼不知禮義。相欺相詐。以冀人之所託者。聞孝基之風。不亦可愧也哉。

詩曰 富家驅逐不才兒 盡把貲財付孝基

應是孝基能重義 待他能盡孝基心

又 收恤流離誠所為 還財不負一毫絲

英靈死作嵩山主 行善陰功遠帝知

喻泰療鶴

喻泰養母至孝。曾有鶴為弋人所射。窮而歸泰。乃收養療治。

殆愈放之。後鶴夜到泰門。車燭視之。鶴雌雄雙至。各銜明珠。來謝。需數萬緡。泰遂致富。

嘗謂好生惡死。人物所同。有物垂死。窮而歸人。能撫養之。使得其生者。可不謂之仁乎。觀夫喻泰療鶴。可見已。方鶴被射。窮而歸泰。泰收養療治。保護慇懃。俟其愈而放之。及物之仁。可謂至矣。故鶴雖異類。乃能不忘生全之恩。一夕雌雄並未銜珠為報。好生之感。為何如哉。吁。世有覆巢破卵。剝胎殺生。起心害物者。觀此亦可以為戒矣。

詩曰 九皋擊宿不飛翔 羽翮翻為弋所傷

又 窮託仁人救餘命 喻泰為療愈其瘡

為善陰陽

本義九

仁

一朝瘡愈放高鶩 豈意雌雄並到門

劉肅辯析 銜得明珠為報答 可憐禽鳥不忘恩

劉肅字才卿。威州洛水人。金主興定二年。詞賦進士。嘗為尚書省令史。時有盜內藏官羅及珠。盜不時得。逮繫。貨珠牙儉。及藏吏誣服者十一人。刑部議皆置極刑。肅執之曰。盜無正賊。殺之寃。金主怒。有廷侍夜見肅。具道其旨。肅曰。辯析寃獄。我職也。惜一已而戕十一人之命。可乎。明日詣省。辯愈力。右司郎中張天綱。因言肅為汝具奏。辯析之奏。入。金主悟。因得不死。元中統間。肅真定宣撫使。遷左三部尚書。兼商議中書省事。年七十六而卒。累贈推忠贊治功臣。榮祿大夫。上柱國。大司徒。邢國公。子憲。禮部侍郎。孫大名。路總管。孫慶。翰林學士。

永吉

人使誣受罪。苟知其誣而不為之辯理。使其負冤而死。其慘有不可勝言。苟辯之則有犯顏觸怒之危。劉肅乃不顧此。獨能執法奉職。辨析冤獄。不惜一己之死。以活十餘人之命。竟回人主之怒。俾囚不致死。嗚呼。艱哉。在他人一遇犯危觸怒之事。不傳致其罪者。幸矣。况望其能舍死而為之辯析哉。此肅之所為。有不可及也。宜乎爵位通顯。子孫榮盛。天之報之。豈偶然也。後之典刑獄者。尚當勉企於肅之為。毋但視人之誣。而不加辯理。

詩曰 死囚誣枉可哀矜 孰為伸冤脫極刑

賴得仁人為辯析 終能犯怒悟朝蒸

為善陰陽

又

奉職殷勤為辯冤 一身榮顯及兒孫

陰施陽報分明存 誰道蒼天默不言

子貞揀飢

宋子貞字周臣。潞州長子。人為東平行臺幕府詳議官。時汴梁初下。飢民比徙。餓殍盈道。子貞多方賑拯。全活者萬餘人。金士之流寓者。悉引見周給。且薦用之。後官至中書平章政事。壽年八十一。子淑官至集賢學士。

夫大軍之後。必有凶年。人民流離。苟無以賑恤之。則委棄溝壑者眾矣。子貞遇此。多方以濟活。存心忠厚。有古人之風。一念之惠。及于無告。陰德之積。詎淺淺哉。又士之流寓者。引見周給。薦而用之。渾不失所。其仁如此。天之報之宜。

其位至中書。壽考令終。一子復為學士。豈偶哉。

詩曰 汴京初下值凶年 餓殍流離實可憐

不有子貞存賑恤 萬人何得保生全

又 仁心不獨濟飢民 薦引寒微與物春

天昇顯融善壽考 更教嗣子作朝臣

東直散財

史永直。永清人。祖倫。因築室發土得金。始饒於財。金末中原塗炭。乃建家塾。召徒學者。凡士族陷為奴虜者。輒出金贖之。遇歲大侵。發粟八萬石賑飢者。父成珪遭亂。盜賊起。乃悉散其家財。唯存廩粟而已。東直尚氣義。方元太師。王木華。統兵南伐。所向殘破。東直率里中老稚數千人。詣謁涿州。

東直

又

軍門木華黎以其子天倪為萬戶。而命秉直管領新附之人。

也。霸州撫循有方。遠近聞而歸者十餘萬家。尋遷懷北。人多道饑。秉直得所賜牛羊。悉分食之。賴以全活。木華黎承制以東。直行尚書六部事。主餽餉。軍中未嘗乏絕。既而謝事歸鄉。

里。卒年七十一。天倪後從木華黎徇河東。至絳州拔之。還軍保定。以天倪為金紫光祿大夫。江南西路兵馬都元帥。行府。

中。天倪言於木華黎曰。中原粗定。而所過猶鈔掠。非王言乎。

民伐罪意也。木華黎乃下令。敢有剽虜者。以軍法從事。次子。

天澤。後拜中書左丞相。進開府儀同三司。平章軍國重事。卒。

累贈太師。進封鎮陽王。孫楫。真定路總管。府同判本道宣撫。

司事。權。國上將軍。真定等路總管。兼府尹。脩。潮廣行省事。

其位至中書。壽考令終。一子復為學士。豈偶哉。

詩曰 汴京初下值凶年 餓殍流離實可憐

不有子貞存賑恤 萬人何得保生全

又 仁心不獨濟飢民 薦引寒微與物春

天昇顯融善壽考 更教嗣子作朝臣

前政事。權真定。順天新軍萬戶。杖衛輝路轉運使。湖廣行省右丞。杞。淮東道。廉訪使。梓同知。澧州。指同知。南陽府。梓中書左丞。曾孫炫。輝。燧。燿。榮。俱登宦籍。累世替纓不絕。

世人拍一金施一惠。以救人之患。難匱乏。皆謂之陰陽。而後獲其報者。往往有之。蓋作善降祥。天之道也。今觀史氏自倫發土得金。而家業以饒。遂能召徠學者。收卹士族。賑濟饑人。至成建遭亂離之世。復能傾家貲。以保障鄉里。及東直撫循流亡。全活饑饉。天倪復以大義勸生。帥止其剽掠。父祖子孫。陰陽相繼。其受惠者奚啻萬餘人。上天寧肯嗇其報耶。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史氏所積者厚。故其餘慶所鍾。綿延不絕。奕世替纓。以享厚祿。孰謂天道遠。

而無徵乎。

詩曰 金末中原值亂離 士民失業孰能支

不逢史氏能施惠 溝壑顛連靡遺

又 史家累世積陰功 不計家貲卹困窮

天道昭昭多福應 子孫終拔父昌隆

伯林息民

劉伯林。汝南人。事元太祖。初為都提控。命選士卒為一軍。同太師國王木華黎攻下潞絳。火山間。喜諸州。時論欲徙聞喜民實天成。伯林以此地喪亂。人艱於食。力爭而止之。部曲所獲虜萬計。悉縱之。守威寧十餘年。終農積穀。與民休息。華境凋瘵。而威寧獨為樂土。卒年七十二。累贈太師。追封秦國公。

謚忠順。子鵬馬。累贈太師。封秦國公。謚忠順。十二人。之為成都副萬戶。兼潼川路。副招討使。元禮。懷遠大將軍。此路總管。曾孫緯。陝西行省。衆知政事。

夫愛民固仁者之心也。然當天造草昧之初。悍將武士。孰不欲殺人以求逞哉。伯林之心。獨異於是。當元氏開國。奉命行師。安創殘之民。不徙於它所。縱俘獲之衆。使得全其生。而又勸耕足食。於饑饉轉徙之餘。遂安養生金之樂。仁者之澤。及人多矣。是宜事有壽考。膺國封爵。至於子孫。皆為世顯官。榮盛莫比。陰施陽報。詎不信乎。

詩曰 遺民不復徙天成 縱遣得國保此生

勸課耕年能足食 仁恩當日藉康寧

為善陰陽 不辜之九

又 澄人陰德感蒼蒼 為國功臣壽壽康

不獨一身膺爵土 兒孫金紫更輝煌

嚴實活泉

嚴實。字武叔。泰安長清人。仕元。拜金紫光祿大夫。行尚書。事從木華黎之弟帶孫。取彰德。既下。又破水柵。帶孫怒其反覆。驅老幼數萬欲屠之。實曰。此國家舊民。吾兵力不能及。所脅從。果何罪耶。帶孫從之。縱破濮州。復欲屠之。實言。實未嘗敵我。豈可與執兵刃者同戮。不若留之以供餽。人免者又數萬。其後於曹楚。定陶。上黨。皆然。後大兵由武出。東鄆實。在徐邳間。以為河南敵。屠戮必多。乃就金縢。性之。且約束諸將。毋敢妄有殺掠。鹽鹽一縣。當誅者五萬人。

悉救之會大饑民多餓死。僞屍蔽野。實命作糜。置道傍。全活者衆。實部曲有逃歸益都者數十人。一都破皆獲之。人以為必殺。實置不。實族屬在東平。為王義深所害。河南破。實獲義深妻子。厚周卹之。送還鄉里。終不以舊怨為嫌。其寬厚長者類若此。及卒。遠近悲悼。野哭巷祭。旬月不已。後追封魯國公。謚武惠。子忠貞。金紫光祿大夫。忠濟。資德大夫。中書左丞。行江浙省事。謚莊孝。

夫好生惡殺。天地之心也。然師旅之間。金鼓一振。其殺傷之濫。寧能免乎。惟仁者惻怛慈愛。視民物猶一體。恒恐其或傷之也。是以雖居行陣。而此念不渝。能使無辜之人不陷於鋒鏑。以得全其生。陰功所積。可勝既哉。若嚴實從征。為善隆隆。

彰德濮州上黨之時。身處偏裨。累能以大義動其主帥。以止屠戮之慘。誠不易矣。及在徐邳間。復恐河南之民。頃遭塗炭。乃載金絹往贖。且約束諸將。勿妄殺掠。見人饑餓。為糜粥以全活之。復能以舊怨為嫌。史稱其為寬厚長者。宜哉。既歿。而遺愛在人。巷祭野哭。蜚聲朝野。榮膺封謚。後嗣顯榮。歷職廊廟。天之報施。彰彰矣。視彼身為將帥。專以屠殺為威。或身遭顯戮。或子孫族滅。乃諒以三世為將道。家所忌。不亦誣乎。

詩曰 太將征南耀甲兵 兵行到處欲屠城
累陳大義能開悟 數郡人民樂再生
又 秉心仁厚孰能如 義高註靈竟獲屠

廊廟簪纓傳後嗣 上天昭報信非誣

希憲德化 廉希憲字善甫。布魯海牙子也。元既下江陵。命希憲行省荆南。下令。凡俘獲之人。敢殺者。以故殺平民論。為軍士所虜。病而棄之。許人收養。病愈。故主不得復有。立契券。實賣于者。重其罪。仍沒其妻。關吏嘗得江陵人。私賣不報。發。上之。罷。發之。世祖前。其有曰。歸附之初。人不聊生。自廉相出鎮荆南。豈惟人漸德化。昆蟲草木咸被澤矣。世祖以為希憲不虐殺人。故能爾也。卒。贈忠清粹德功臣。太僕卿。府儀同三司。還封魏國公。諡文正。加贈推誠佐理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三司上柱國。鎮陽王。謚懿敏。子六人。孫。希憲等。歷行中書。

有事。修。州路。總管。領中書平章政事。秩。武。史中丞。博。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從弟。希。部尚書。

天地之德。德曰生。人能體天地之德。而好生。則仁之。其有大於此者乎。孔。瘡。疢。疢。平世不免。兵戈之後。屬。係。遭。疾。疾。委。而。棄。之。惟。賴。仁。人。收。養。以。全。其。生。不。為。中。病。者。義。希。廉。希。憲。行。省。荆。南。下。令。不。許。殺。俘。獲。之。人。不。令。人。收。養。被。虜。病。疾。病。愈。故。主。不。得。復。有。禁。民。不。妻。子。其。好。生。止。殺。教。仁。厚。俗。心。之。所。存。者。為。何。如。仁。洽。民。心。政。聞。于。上。位。至。三。公。享。有。王。將。子。弟。蕃。顯。庸。庸。仁。德。有。若。是。乎。

詩曰

兵燹殘廢正顯運

俘虜我傷重而

不有至仁能戒殺

與人能得保生全

又

俘係繫感至仁

荆南全活幾多人

皇天報德榮台表

子弟才賢立要津

田滋廉能

田滋字榮甫。元開封人。公直有德行。居官以廉能稱。累遷浙

西。訪使。屬縣尹張或。被誣以賊。獄成。滋審之。但覩首而泣。

疑之。明日齋沐詣城隍告曰。張或坐事果有冤。願神相滋。

明其誣。守廟道士進曰。曩者王成等五人同持誓狀到祠焚

祝。火未盡而去之。爐中得其遺藁。今藏于壁。豈其人耶。視之

果然。明日詰之。或等不伏。因出火中誓狀。皆驚愕伏罪。張或

為善陰陽

卷之九

主

得釋。十年改濟南路總管。尋拜陝西叅知政事。時陝西不雨

三年。道過西獄。因禱曰。滋奉命來叅省事。而安西久不雨。民

飢而死。滋將何歸。願神降甘澤以福黔黎。到官果大雨。歲登

民悅其德。後卒。官贈通奉大夫河南行省叅知政事。追封

開國郡公。謚莊肅。

自古人臣之居藩臬之任。處心公平。力行仁恕者有之。至

于辨冤獄。致甘澍。能使神明答之如響者。固罕見也。若田

滋之在浙西。嘗以疑獄告于城隍。卒能辨王成之奸惡。釋

張或之無辜。及遷陝西。深念久旱民饑。未及下車。乃先報

告嶽神。既而雨降。年穀以豐。民賴以生。非其處心立行有

大過於人。何以臻此。嗚呼。德澤在民。福報自天。滋之生事

祿位。致蒙顯赫。名著史冊。以傳不朽。榮幸至矣。世之愛

寄者。觀此。宜知所勸焉。

詩曰

縣尹遭誣獄已成

當年辨雪甚分明

田滋自是公平者

史冊昭昭著令名

又

關西不雨已三年

天降甘霖感意虔

德及黔黎多顯報

功名富貴始終全

思丁寬仁

賽典赤瞻思丁。一名烏馬兒。回回人。別菴伯爾之裔。其國言

賽典赤。猶華言貴族也。仕元拜平章政事。行省雲南時。羅榮

何叛。往征之。有憂色。從者問故。瞻思丁曰。吾非憂出征也。憂

汝曹冒鋒鏑。不索以無辜而死。又憂汝曹劫虜平民。使不聊

為善陰陽

卷之九

主

生。及民叛。則又從而征之耳。師次羅榮城。三日不降。諸將請

攻之。瞻思丁不可。使以理諭之。羅榮主曰。謹奉命。越三日又

不降。諸將奮勇請進兵。瞻思丁又不可。俄而卒有乘城進攻

者。瞻思丁大怒。遽鳴金止之。召萬戶叱責之曰。天子命我安

撫雲南。未嘗命以殺戮也。無主將命而擅攻。於軍法當誅。命

左右縛之。諸將叩首。請俟城下之日從事。羅榮主聞之曰。平

軍寬仁如此。吾拒命不祥。乃舉國出降。將卒亦釋不誅。由是

西南諸夷翕然款附。瞻思丁居雲南六年。卒。年六十九。有

德哭交趾王遣使者十二人。齊經為文致祭。號哭震野。贈守

仁佐運安遠濟美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咸陽王

諡忠惠子五人。長納速刺丁。拜陝西行省平章政事。贈中書

左丞相封延安王。次哈散。廣東道宣慰使都元帥。次忽辛。拜

武昌府總管。次馬速忽。雲南諸路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孫伯

頌。中書平章政事。烏馬兒。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劉法兒。荆湖

宣慰使。忽先。雲南行省平章政事。沙的。雲南行省左丞。阿容

太常禮儀院使。伯顏察兒。中書平章政事。贈太師。中書左丞

相奉元王。伯杭。中慶路達魯花赤。曲列。湖南道宣慰使。

將專閫外之制。繫一方之安危。司萬衆之性命。有能存之

以仁。恕撫之以恩。義惟以平定。安輯爲事。而不嗜殺人。則

惠之所及者。不既博哉。觀瞻思丁之安撫雲南。誠可尚已。

當羅槃甸叛命。出師之日。憂形於色。心之仁愛。溢于言表。

爲善陰騭

及師臨城。至于再三。不忍進兵。加戮士卒。有棄械者。輒收

縛之。卒致旬主感激。出降。一城之命。得以全活。陰騭之所

施者博矣。於乎。昔曹彬下江南。不殺一人。身享貴富。終始

顯榮。其後子孫保有功名。與宋同休。瞻思丁之用心。豈下

於彬哉。是宜諸夷懷德。朝野信服。生享名爵之隆。歿有褒

贈之寵。慶流子孫。奕世蟬聯。古云活千人者。其後必封誥

詩曰 羅槃拒命守孤城 夷獠誰能保再生

主將寬仁施厚德 聞風款附不加兵

又 好生惡殺寔天心 全活降城德最深

不獨一身膺顯爵 子孫奕世繼朝簪

爲善陰騭卷之九

爲善陰騭卷之十

維禎禱神

許維禎字周卿。爲淮安總管府判官。不務苛刻。人頌其德。政

屬縣鹽城及丁溪場。有二虎爲民害。維禎默禱于神祠。一虎

去。一虎死祠前。境內旱蝗。維禎禱而雨。蝗亦息。是年冬無雪。

父老言曰。冬無雪。民多疾。奈何。維禎曰。吾爲爾禱之。已而雪

深三尺。朝廷知其有德。詔褒美之。

夫爲政而能感動乎神明。使民被夫惠澤而稱頌其德者。

豈偶然哉。由其至誠有以召之也。觀許維禎通判淮安總

管府。二虎出其屬邑。民以爲懼。維禎爲之禱于神明。而虎

患遂息。郡內旱蝗。民以爲憂。維禎爲之禱于神門。雨隨霽

爲善陰騭

而蝗即滅。及大隆冬無雪。民多有疾。維禎則又爲之禱于

神明。而雪深至於三尺。此繇其至誠純敬。潛孚昭假於冥

冥之中。故能獲斯之應也。書曰。至誠感神。又曰。至誠而不

動者未之有也。維禎殆庶幾斯言矣。宜夫郡邑有德政之

頌。朝廷示褒嘉之典。惠愛及于當時。今名垂於後世。有非

偶然者也。彼有苟祿尸位。視民之患。無一動念者。神且降

之黜罰。尚何望其有所感格而惠澤於其人哉。觀之維禎

亦可以少警矣。

詩曰 至誠默禱感神明 一虎旋殂一虎行

又 蝗旱已無冬雪降 黎民鼓舞樂安寧

佐郡當年政治隆 聲名一日達宸聰

旌能命德崇褒典

丹詔輝煌出禁中

天章治行

卜天章字君章洛陽人元皇慶初為歸德知府興學校復河渠河患遂息民賴以安改饒州路總管民飢即發廩振之俸持不可天章曰民飢如是必致流殍而後賑民且死矣中之責吾獨任之竟發粟賑之全活者衆火延燒饒之東門天章具衣冠向火拜勢遂息鳴山有虎為暴天章移文山神立捕獲之以治行第一陞廣東廉訪使

為郡長吏而有牧民之責者凡民疾苦必當盡心以濟之若是則德之及人者多而天報之福者厚矣卜天章初為二郡太守修學政以育人材平河患以安民生至於歲飢為善陰陽

不為這刑逃責之計即發倉廩以賑之使閭閻之民免為溝中之瘠一念愛民固已至矣後火為災復竭誠以濟之虎為暴則祈神以殄之凡可以濟民者無所不用其極故宜獲福於天以治行有聞不獨專城之責而膺臬司之長享有豐爵聲光燁然天於善人亦厚矣彼有視民之患而不相聞民已疾視於下而不顧者於天得乎

詩曰

為平水患復河渠

民力當時得難

更向凶年能獲廩

免教碎却縣桑夫

又

火息城門免警收

鳴山無虎解民憂

專城不獨朱輪貴

使節光華動海陬

揚王感神

揚王姓陳氏世為揚州人為善好施鄉里有貧困者輒周濟之未嘗自以為德也宋季從大將張世傑扈從帝駐南海元至元己卯春世傑與元軍戰師敗多溺死王所乘舟亦為風破幸及岸與同伍累石支釜煮遺糧以療飢既而食盡同伍者聞憫轍山有死馬欲往割烹之王未及行疲極而睡夢一白衣人謂王曰汝慎勿食馬肉汝平生多陰騭今夜有舟米載汝也王寤未之信俄又睡夢如初時夜將半夢中彷彿聞櫓聲有衣紫衣者以杖觸王之膝曰舟至矣奈何不起王驚寤身忽在舟上見舊所事統領官時統領已降於元元將畏舟重凡有來附舟者輒擲棄水中統領憐王亟藏之版下日取乾饌及漿從版隙潛投飼之居數日元將知之

統領及王皆彷徨不自安忽颶風吹舟盛旋如轉輪元將大恐統領給告元將王有異術白而出之王仰天叩齒俄而風恬息元將喜飲食王復厚贈之遂得還揚州久遊還居于盱眙津里鎮王年九十九而終王次女歸

仁祖淳皇帝誕生太祖高皇帝及即位追尊母皇后追封聖為揚王天生

聖君開億萬載太平之基業必有聖哲母后生於積德之家其累世陰功善行通於天地感於神明而非偶然也觀於

子 121-688

淳皇后之父楊王。斯可見矣。王生宋季。當兵戎四起之時。而為善好施之心不替。故遭罹險艱。神相之而獲舟楫之濟。入憐之而得餼糧之資。天佑之而風濤為之頓息。夫豈力求而幸致之。由其平日積德之深厚也。於是薦生聖母。誕育

太祖高皇帝聖躬。以掃除暴亂。救民塗炭。致天下於雍熙泰和之世。盛矣哉。既而王壽享期。願追封王爵。與國祚相為悠久。上天之報施昭昭矣。

詩曰 平生好善積陰功

倉卒舉危計已窮

賴有神人相救濟

鯨波頓息海無風

又 聖母承休積善門

誕生真主定乾坤

為善陰陽

不卷之十

甲

宗親與國同悠久

榮顯王封世世存

徐王積慶

徐王。姓馬氏。宿州閔子鄉新豐里人。性剛直。重然諾。愛人好施。見窮困者。輒周卹之。如將不及。人為不義。必為開諭訓戒。無有所隱。致其感悔。改過遷善者眾。由是鄉里稱為長者。元末。徙家定遠。及江淮兵起。乃謀還宿州。王季女生有奇相。嘗言術者謂此女後當大貴。已而歸

太祖高皇帝。是為

孝慈高皇后。遣封母為徐王。勅有司立廟。歲時祀事。護視其瑩域焉。

夫仁人君子。濟人之急。成人之美。存之以誠。行之不倦。人

之被其德者。既多。則慶之鍾于後者。誰可量哉。徐王為一鄉之最者。賑窮周乏。如將不及。誨人為善。改行者多。固宜德乎神明。享有祿壽。王乃未食其報。是宜天啓厥後。誕生聖后。正位中宮。母儀天下。為

宗社神靈之主。基國家萬世之福。王亦膺封顯爵。廟祀百世。積善之慶。昭昭然矣。語曰。為善無不報。不在其身。必在其子孫。其王之謂歟。

詩曰 行善昭昭著一鄉

母儀四海安宗社

萬生聖后感穹蒼

又 今名身後更昭融

正位中宮奉聖皇

百世朝廷脩祀事

泉壤生輝受國封

流芳簡冊仰清風

為善陰陽

不卷之十

五

徐達大功

徐達。鳳陽人。長身偉貌。剛毅英武。年二十二。值元季兵起。慨然有濟世之志。歲癸巳。杖策謁

太祖高皇帝於軍門。與語奇之。留置麾下。久之。察其志。慮材畧皆非眾人所及。遂命帥師往征。戰無不利。繼從渡大江。接

采石。定太平。下建康。東克吳越。南取湖湘。長淮東西。以次削平。後命北征中原。首下齊魯。繼收河洛。旋定燕趙。晉冀轉克

秦隴之地。功居第一。達為人言。簡慮精。今出不二。偏裨以下

敬若神明。戰皆用命。與士卒同甘苦。士卒不飽。不食飲。營不

定。不就帳。傷殘疾病者。親慰問。給醫藥。在軍中。財寶無所取

婦女無所幸。仁厚不殺。陳友諒嘗寇池州。設伏擒其眾三千

人時副將軍常遇春欲盡殺之謂曰此皆勦敵也若聞于上必不殺將為後患達不聽亟以事聞多得全活焉武昌偽平章樞密院事姜瑄詣達乞降且曰當死者瑄耳百姓無辜瑄善其言下令禁戢侵擾江漢列郡聞之望風歸附與張士誠戰于皂林鎮獲其衆六萬不戮一人悉歸京師下姑蘇與遇春約城破之日中分撫定至期達軍城左遇春軍城右達令士卒各懸小木牌令曰掠民財者死撤民居者死離營二十里者死部伍肅然居民按堵暨入元都籍府庫收版圖重器封宮殿門以兵千人守之俾官寺護視其嬪御妃主禁軍士毋致侵擾人民安業市肆不移遠近悅服人謂西彬下江南伯顏入臨安不是過也凡新附之衆躬拊循之人人感涕為善陰陽

不卷之十

七

自効所至安輯士庶俘虜之衆戒將士毋得殘其肢體離散之民老幼給與完聚前後攻下城堡未嘗怒其固守拒師以屠之置兵屯守規畫足食秋毫不擾於民百姓聞其至者妻孥相慶父老壹聚於道以迎之累官至征虜大將軍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左丞相燕太子太傅封國公後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右柱國中書右丞相起于太傅改封魏國公賜第于舊內之南制極宏壯表其里為大功坊以旌元勳洪武十七年十二月有疾朝廷遣使召四方名醫治之及禱于山川城隍之神至是薨年五十四

太祖高皇帝為之震悼罷朝卹賜有加追封中山三諡武寧

賜葬鍾山之陰親製神道碑文仍命諸王遣官致祭又勅使歲時祭于功臣廟其上三世皆封王爵妃皆封王夫人子四人皆

太祖所賜名長輝祖襲魏國公次添福授勳尉增壽擢右軍都督府左都督膺緒中軍都督府僉事女四人長仁孝皇后次代王妃安王妃孫男九人茂先周府儀賓景昌定國公欽仍襲魏國公

帝王興師革命無非憫蒼生之塗炭欲措赤子於衽席為之臣者能體其君之心以全斯民之生則德被生靈已雖不責其報於天而天報之福者自不容不厚矣元季兵亂民不聊生

為善陰陽

不卷之十

七

太祖高皇帝誕膺

天命起而拯之中山武寧王以英雄之姿將仁義之師東征西伐盪定海宇旌麾所至莫嬰其鋒乃能戒將佐之殘暴與士卒同甘苦受降不殺攻城不屠俘虜之衆禁殘其肢體流離之民為歸其老弱逮克元都民不知兵市不易肆妃主嬪御護視惟謹府庫重寶以歸朝廷不徇貨財不近聲色皆其仁厚之德根於天性復能體

太祖神武不殺之心保全民命為開國功臣之冠彼漢之鄧禹宋之曹彬元之伯顏豈能過哉是宜身都將相以膺貴功名今終歿被褒嘉崇及泉壤流芳史冊光昭日月萬世永永不替施于子孫繼享封爵女為皇后正位宮室一門

榮盛莫與為比。語分有陰德者必獲其報。以及子孫。詎不信夫。回視白起曹翰之輩。不從上命。專殺以逞。身家顯戮。子孫不振耀者。其報昭昭矣。然則世之貪殘而好殺者。視王之所為。亦可以自警矣。

詩曰 乘時起佐六龍飛 弔代親提百萬師

拯濟生民能不殺 幾多德澤及當時

又 開國功臣海宇清 曹彬鄧禹敢齊名

身都將相勲庸顯 後嗣多賢更盛榮

沐英忠愛

沐英字文英。鳳陽定遠人。年八歲遭兵亂。父母相繼以子然無依。

善陰陽

天卷之十

太祖高皇帝見其孤幼憐之。携以歸。命

孝慈高皇后子之。賜姓朱氏。恩養甚厚。年十八。授帳前都尉。鎮京口。尋陞廣武衛指揮使。屢從征討有功。洪武元年命英復姓。曰。不可使其本宗乏嗣也。累蒙遷擢。進階榮祿大夫。同知大都督府事。九年命撫御西河。脩治城壘。英懷來遠近。西陲以安。十年以功封西平侯。十四年九月命英同穎川侯傅友德征雲南。既平。留英鎮守。英為人寡言笑。沉毅有智。子。好禮士。撫馭卒伍。尤有恩義。每統帥大軍征討。所至招納降。未嘗濫有殺戮。初下雲南。地方絕遠。夷獯頑悍。英宣布朝廷威德。結以恩信。撫而治之。綏輯耆酋。得其歡心。或有叛者。遣人開諭。不伏。然後加兵。夷人畏愛。無復叛者。

太祖高皇帝深倚信之。嘗曰。使我無西南之憂者。英之功也。二十六年二月丁卯。以疾卒。夷人為之流涕罷市。詔封黔寧王。謚昭靖。後歲餘。父老復請立祠雲南城中。歲時祀之。子四人。長春。襲封西平侯。早世。次晟。仍襲西平侯。以平交趾。進封

黑河公。次昂。為雲南都指揮。次駟。駟馬都尉。

為國之勲臣。而功業懋盛。爵祿豐榮。傳之子孫。久而彌昌者。必其忠厚慈仁。本於天性。雖在師旅。不以殺戮為威。是以能招納降附。懷來遠近。撫安邊疆。開拓土宇。功既成而德尤積。得以享上天之報于悠久也。若沐英者。斯其人歟。

英少孤。鞠于

李慈高皇后。迨授戎職。屢立功勛。而其處心仁厚。撫士有恩。

善陰陽

天卷之十

樂善好賢。惟恐不及。小心慎密。終始弗渝。及建節雲南。掌閫外之政。殺戮不濫。恩信遠孚。遂致夷獯畏愛。無敢反側。太祖高皇帝屢申嘉獎。非其忠君愛民之至。何由而得此哉。及其沒世。朝廷褒封。鑒夷哀慕。嗣續昌盛。與國咸休。上天之福善。為有徵矣。古語云。德厚者流光。信夫。

詩曰 少逢兵亂困流離 天幸親逢聖主知

際會風雲能補報 謹宣威德守邊陲

又 專征關外任非輕 忠愛存心境土寧

生死哀榮流慶遠 上天昭報甚分明

大海英烈

大海字通甫。泗之虹縣人。長身鐵面。智力過人。少從

太祖高皇帝於滁陽常宿帳下以功授樞密院判官王師進攻婺州陸夫海舍樞密院事攻下諸暨州又平慶州拔信州及下婺州時以婺為浙東大藩乃授大海江南分省參知政事守之既而苗軍元帥蔣英劉震等謀亂欲復其城大海

太祖高皇帝聞而悼之命有司塑像配享晉卞壺廟大海嘗自誦曰我本武人不讀書然吾行軍惟知有三事而已不殺不虜人婦女不焚燬人廬舍敵其軍一出遠近之人皆附先是大海嘗夜出人見其兩目煜煜有光若燈及卒後敵兵有犯境軍中或夢大海若生時或夜觀火光滿野洵謂有馬聲師出輒大捷人以大海為神云歲甲辰特贈光祿大夫

夫浙東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越國公後又加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光祿大夫同知大都督府事謚武莊封勳如故子德濟

當國家開創之初武臣悍將攻城略地孰不欲剪屠生靈撤燬廬舍壯其聲威掠人子女快已私情

太祖高皇帝起兵靖亂再造海宇凡若是者切戒之大海武人初未知學乃能上體

聖心於行師之際不啻殺戮婦女無所取民居無所燬所至晏然人之賴其澤者可勝計哉固宜生享富貴為國勲臣而歿乃為神佑民衛國屢著靈響此朝廷所以推褒卹之恩定祀事之典作配忠臣流芳簡冊百世如生天報善人

亦云厚矣

詩曰際會風雲事聖明自將三事著平生

又臨危慷慨全臣節百世昭昭著令名

又生為名將死為神義氣稜稜凜若存

天相精忠應不泯幽冥猶自報君恩

胡深保衆

胡深字仲淵慶之龍泉人天資穎拔智識絕倫性倜儻好施予遇貧乏者傾橐周之弗吝也壬辰兵亂慶州盜起元石抹宜孫以萬戶守慶州辟衆謀軍事深諭盜曰爾皆良民也因迫至此棄仗即良民耳盜以深長者言必不欺乃肉袒降州州戍卒韓虎陳安國殺主帥據城叛行省命宣慰使普恩為善陰陽

寧討之道出慶州附府軍事復辟深衆謀謂宜孫曰溫城叛者惟一二人耳若破其城玉石俱焚如平民何請遣辯士入城說之乃遣深行城中軍民相向泣曰吾屬自度旦暮見耳若獲更生敢不唯命乃以城降溫城瀕海民以漁為業時三月民病甚勸發粟賑之驩呼之聲載道宜孫又假深分樞密院行軍都事令率兵討平麗水諸縣寇盜因統其衆以保障之已亥

太祖高皇帝遣胡大海率師趨慶州深即日迎見畢曰吾所以為此者欲郡邑之風安耳大海以聞召至京師待以殊禮擢中書左司員外郎壬寅授浙東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總制慶州軍民時城中居室多為戍士所據深建營屋數十

以分處之。縉雲官田租額重。里役歲以私果代償。深以新
溪之田質其數。嘗乃除。後召還。授王府參軍。仍總縉雲州等
其福建陳友定擾邊。奉命征之。遂遇害。年五十二。鄉人為立
祠祀之。朝廷命使者即其家祭之。追封縉雲伯。子二長。積
武將軍。僉縉雲州指揮使司事。次樞。

大居將帥之任。才華文武者固難。而存心仁厚。全活人命
者為尤難。誠能如是。則神明鑒之。人心懷之。雖沒世而不
忘矣。今觀胡深始以四方紛擾之時。諭降縉雲州羣盜。以全
其生。洎討溫州叛卒。復開釋脅從。以免玉石俱焚之禍。發
粟賑飢。為之保障。固有得於民矣。夫大兵入境。即知
天命有歸。納款軍門。以全一郡之生靈。既而總制軍民。建營
為善陰陽。

舍以安其羣。農田曠以均租額。將兵征討。不妄殺戮。恩惠
之及人為何如哉。及其沒也。鄉人立祠。朝廷遣祭。褒封爵
邑。恩及後嗣。皆由積善之所致也。

詩曰 文武良材。衆莫過 慶溫二郡保全多
一朝効順。歸明主 萬古嘉名耿不磨
又 明良際遇。感風雲 功在朝廷德在民
天意昭昭。垂福報 後昆遠得列朝紳

陶安。字主敬。姑孰人。少敏悟。有大志。博涉經史。
太祖高皇帝渡江至太平。安率父老迎謁。即留參幕府。拜左
司員外郎。從克金陵。陞左司郎中。後克黃州。恩得重臣以鎮

之口無逾安者。遂命知黃州。至則寬租賦。省徭役。民悅服之。
尋移知饒州。時方征伐。急軍需。安勸諭誘率其民。民皆樂輸
用不乏。及寇至。攻城安開諭父老率子弟固守。後數日
民至擊走之。諸將以鄉民多從賊。欲屠之。安曰。民為所脅。非
本心。奈何殺之。由是民得全。事聞。遣使往勞之。明年
朝命復守饒州。民懷其德。建生祠事之。尋召為翰林學士。

還江西行省參政。以疾卒于治所。
太祖高皇帝親為文。遣使致祭。追封其祖考。皆為姑孰侯。祖
母。母。皆為夫人。顯榮光耀。儒者榮之。
人臣受君命。宣力一方。苟能深恤民隱。全活生靈。未可
身享祿爵。終始顯融者。無他。天道至公。為善降祥。自不誣

也。陶安當元季兵起。率父老迎謁。
太祖高皇帝於太平。其歸順之志可嘉已。及知黃州。寬省賦
役。而民皆悅服。移知饒州。民樂轉輸。軍餉給足。至於固守
其城。寇竟以遁。諸將欲屠鄉民。則諭其不可。而民之全活
者益衆。饒人懷德。乃建生祠事之。尋蒙朝廷賜勞。顯耀及
其卒也。恩寵褒嘉。榮及先世。嗚呼。為善之報。有如是哉。是
宜表而出之。以為世勸。

詩曰 黃饒二郡稱賢守 惟有陶安最著名
見說當年遺愛處 吏民猶自荷生成
又 善惡昭昭不可欺 冥冥積德有天知
試看郡守陶公事 三代褒封世所奇

陶安。字主敬。姑孰人。少敏悟。有大志。博涉經史。
太祖高皇帝渡江至太平。安率父老迎謁。即留參幕府。拜左
司員外郎。從克金陵。陞左司郎中。後克黃州。恩得重臣以鎮

章溢愛民

章溢字三益，處州龍泉人。性孝友。元末兵起，溢集鄉人為兵，保捍鄉土。龍泉民誑誤於賊者，處州路判官出兵欲盡殺之。溢說元守將石抹宜孫，得不殺宜孫，以溢有器識，引議軍事。累授官至浙東元帥府僉事。溢皆辭不受，曰：「吾集眾保鄉里，豈為名耶？」歲庚子。

太祖高皇帝遣使徵之，擢營田司僉事。癸卯，擢為浙東提刑按察司僉事。胡深兵入閩，陷沒處境復驚，乃陞溢為浙東按察司副使，往鎮撫之。溢至閩，誅其首叛者數人，民乃定。處州從前自兵興以來，加徵頗重，民病之。溢以聞，詔復其舊。江行省造海舟需大木，檄處州與諸郡均辦。溢曰：「處之哀，限以善陰陽。」

下卷之十

十四

峻嶺縱有大木，路何從而出？力言於省，臣止之。洪武元年，拜御史中丞，尋兼太子贊善大夫。子存道，嘗領鄉兵入閩，閩平。省臣欲以存道所領兵北征，溢曰：「鄉兵本農民，始許以征閩，畢則歸農，今復調之，是失信也。」事聞于朝，從之。洪武二年夏，計聞。

太祖高皇帝甚悼之，親撰文，遣官即其家祭焉。後存道以武功累官至平陽左衛指揮同知。

世之人，行一善事，惜一物命，皆謂之陰德，而獲其善報。至於撫一郡之人，全眾人之命，德之所及者既博，而報施之來，容有已乎？若章溢者，可見矣。當龍泉民誑誤於賊而元之判官欲盡殺之，賴溢之言，皆得全活，及受命鎮撫處州。

閩中之叛，惟誅首惡數人，而民遂定。又奏減處州之稅，海舟之木，以寬民力。罷鄉兵歸農，期不失信於民。溢之善彰彰如此，是以上獲恩命，屢至起擢，及致龍渥有加，其子亦蒙顯任。嗚呼！所謂為善者，天必報之以福信矣。

詩曰：龍泉誑誤釋冤民，處郡創痍賴至仁。

因是存心能愛惠，自然陰德格蒼旻。

又：天道從來與善人，分明報施及兒孫。

信知章溢行陰德，父子簪纓萃一門。

練氏全城

太傅妻練氏，素有賢德。乃章德象之高祖母也。太傅建州人，仕王氏為刺史。練氏智識過人，太傅出兵，有二人得罪欲殺之。練氏密使二人亡去，後二人俱奔南唐為將，攻建州。州破之時，太傅已死矣。練氏居建州，二將遣使厚以金帛，遺練氏，且以一白旗授之，曰：「吾將屠此城，夫人植旗於門，且吾已戒士卒勿犯也。」練氏返金帛并旗，不受，曰：「君幸思舊德，願全此城之人，必欲屠之，吾家與眾俱死耳，不願獨生。」二將感其言，遂罷。太傅十三子，其八子皆練氏所生也。後子孫及第至達官者眾，人皆以為陰德之報。

為善陰陽

下卷之十

十五

夫能脫人之死於罪戾之下，固為仁矣。及自迫於死亡，不顧一身之利害，而欲脫眾人之死，豈不尤仁也哉？若練氏，蓋能行人之所不能行，始焉脫二人於死，終焉脫一城之厄，其陰德所積實為厚矣。以常情處之，得脫其身家之厄。

幸矣。况復有意於他人哉。而練氏乃能如此於乎。其已勝於世之為丈夫者。其子孫衆多。宗顯累世。則天之施誠有可必。彼視死不救。貪生苟活者。聞練氏之風。安得不愧乎。

詩曰 曾將厚意結人心 豈料翻成報德深

肯使一家同日死 全城寧與却黃金

又 積德由來報在天 子孫榮顯自綿延

一門福慶皆陰德 千古猶稱練氏賢

曾婦禦寇

曾氏婦晏汀州寧化人。夫死守幼子不嫁。紹定間。寇破寧化縣。令佐俱逃。將樂縣宰黃埤令土豪王萬全王倫結約諸若

不卷之十

十

以拒賊。晏首助兵給糧。多所殺獲。賊忿其敗。結集愈衆。諸若不能禦。晏乃依黃牛山。傍自為一砦。一日賊遣數十人求索婦女金帛。晏召其田丁諭曰。汝曹衣食我家。賊求婦女。在我。汝念主母。各當用命。不勝即殺我。因解首飾悉與田丁。田丁感激思奮。晏自槌鼓使諸婢鳴金以作其勇。賊復遣鄉鄰知其可依。率家趁黃牛山避難者甚衆。有不能自給者。晏悉以家糧助之。於是積衆日廣。復與倫萬全共措置。黃牛山為五砦。選少壯為義丁。有急則互相應援。以為犄角。賊攻弗克。所活老幼數萬人。知南劍州陳韓遣人遺以金帛。悉散給其下。又遺楮幣以勞五砦之義丁。且借補其子。名若曰。安事聞。詔特封晏為恭人。仍賜冠帔。其子特與補

承信郎

婦人當危急患難之際。能不失身者幸矣。矧能禦寇而濟數萬之衆哉。此曾氏婦晏所以為難也。當寇勢方盛。縣邑既破。雖令佐尚棄而逃避。晏獨散粟以給鄉兵。使挫其鋒。既而寇勢益振。晏復諭衆作勇以摧其銳。自是措置周密。賊莫敢犯。鄉邑賴以保障。老幼數萬皆得全活。晏之力也。彼令佐輩。享有爵祿而膺民社之寄。寇作不能捍禦。以衛羣黎。反竄匿為自全計。曾不如一婦人乎。宜其事聞于朝。榮被封錫。及子蒙賜秩名。福報之隆。豈非由此哉。

詩曰 寇發鄉閭勢擾攘 誰能禦寇遏披猖

曾家寡婦真男子 挫寇克威保一方

為善陰陽

不卷之十

十

又 散粟推誠激義兵 鄉邦數萬獲全生

陰功顯獲神明報 褒錫旋加被寵榮

陳母祠塚

陳發妻。劍縣人。少與二子寡居。好飲茶茗。以宅中有古塚。每飲先輒祠之。三子患之。曰。塚何知。徒以勞苦欲搖去之。毋若禁而止。及夜。母夢一人曰。吾止此塚三百餘年。汝二子恒欲見毀。賴相保護。又饗吾佳茗。雖潛壞朽骨。豈忘醫桑之報。及曉。於庭內獲錢十萬。似久埋者。唯貫新母告二子。二子慙從。是禱酬愈至。母壽至九十餘終。

凡墳墓所以藏遺骸也。然歷世既久。子孫已絕。其能自存者寡矣。唯君子忠厚之。不欺朽骨。孰謂婦人亦能之乎。

若陳發之妻所及是也。觀其寡居。宅有古塚。自常情言。實所厭惡也。必發掘而刻夷之矣。陳母則異於是。每飲輒先祠之。又禁止其子勿毀其心之仁厚如是耶。是以除靈感德於冥冥之中。而有獲錢之報。曾謂無主之塚。而可以輕伐之哉。此陳母之所存所見如此。故能守富壽于當時。而稱賢名於後代。不亦美歟。嗚呼。世有貪慕風水。或攘竊葬物。毀人之塚。暴人之骨者。陽犯憲條。陰遭塚訟。生受重刑。死受鬼戮。殃及子孫。永不昌盛。視此其知所戒矣。

詩曰

孤塚多年絕子孫

蕭條誰掃墓前門

惟看陳母心忠厚

飲茗先祠為保存

又

新骨誰知亦有靈

受恩懷感在冥冥

為善降福

示卷之十

十一

青蚨上萬酬陰德

丹錄仍為益壽齡

郡君却金

李郡君有賢德。嘗有貨珠子老嫗李氏。携珠子至。既去。遺珠子在地。郡君收之。後嫗踰時不至。一日既至。形容枯瘦。精神恍惚。非昔時也。郡君詰之曰。時所貨珠子。歸則失去。告其主以金十兩償之。其主不許。因憂愁感疾。幾不能起。郡君以珠子當時遺在地。我獨之。今在此。嫗驚喜泣下。願致金六兩。以請郡君取還。却金不受。忽微疾。乘車出。曠野。至大官府。見二偉人衣冠坐堂上。引至堂下。偉人方問姓氏。郡君知其陰府。遂誦大悲咒。左右皆驚愕。其堂搖動不已。三偉人立。口勿誦放爾歸矣。一吏持大簿書至。按偉人曰。記得還李

味子事否。郡君曰。記之。其一偉人曰。當增二十年壽。其一曰。得無太多也。其一曰。婦人而不受珠寶。無貪得之心。此可尚也。偉人即命還復乘車至門首而入。見其尸。則帳中驚而悟。起後二十年乃卒。

夫見利不取。苟非澹然無欲者不能。在上君子尤難。況婦人乎。若郡君之為。有可尚也。方其拾遺珠。足以備粧飾。或可以市厚利。掩而有之。亦孰得而取之哉。而郡君見嫗之色。因嫗之情。即舉以歸之。不受其報。使嫗憂悸之懷。灑然而釋。仁厚之意。感人深矣。世之貪得之徒。見利僅毫髮。不顧義之可否。而強取爭奪者。有矣。矧於獲重貨而肯輕舉。以還人哉。視此。曾不一婦人君也。如郡君之為。是宜善錄。

為善降福

示卷之十

十五

冥司延年增算。天之福善。信不誣矣。

詩曰 當年老嫗失明珠

愁戚形容毀欲枯

惟愛郡君憐老嫗

拾珠還與視如無

又 還却遺珠更却金

潛然老嫗感恩深

冥司錄善增高壽

為報還珠一善心

文妻固盟

文紹祖福州福清縣人。有子與柴公行議親。既聘。柴女惡中風。紹祖欲更之。其妻大怒曰。我有兒。當使其順天理。自然父母情禮傷義。是為違禍。因勸紹祖仍娶柴氏。歸。次。紹祖子。弟。柴女。疾亦痊。生三子。皆登第。為人父母者。苟子求婚。皆欲審擇得人。以承宗祀。孰肯娶

有疾之女以為之配。然既聘之餘。以有疾而棄之。是女將安歸乎。紹祖之妻。能存是心。華女華疾。夫欲渝盟。更聘折以正言。卒使有家。一念之善。堅如金石。足以通于神明。感乎天地。是致子婦之疾旋療。不惟有後。亦且榮盛。其子之身。亦立登顯科。天錫之福。捷於影響。人有恒言。為善無不報。信夫。

詩曰 不因有疾即渝盟 為子求婚本至情

身處閨房能積善 昭昭一念感隆冥

又 天令子婦疾全差 子步青雲慶未涯

秀毓孫枝綿嗣續 並登科甲更榮華

周婦感悟

為善陰騭

太卷之十

子

周婦信州人。周才美之子婦也。賢德能幹。才美令分理家政。付與斗斛秤尺各兩事。諭以所用出納輕重大小長短名色。其婦不悅。拜辭舅姑。不願為婦。恐他日生子敗家。以謂妾之所出。枉負其辜。才美愕然曰。吾家薄有口業。可供伏臘。何遽辭去。婦曰。翁平日所為。有违天道。妾心有愧。居之不安。才美曰。汝言誠是。當悉除毀。婦曰。未可。問其所用年數若干。才美曰。約二十餘載。婦曰。必欲妾留此侍奉。君許以小斗量入。大斗量出。小秤短尺。買物大秤長尺。賣物以酬前日欺瞞之數。果能如是。妾即願留。才美感悟。欣然許諾。其婦後生二子。皆少年登科。

夫度量衡之制。聖人必比而同之者。蓋欲使民無折閱之

私而息乖爭之風耳。世俗滋偽。小人射利。每於出納之際。以小小大長短而倒置之。其若是者。但欲損人以益己。焉知有恃入恃出之理哉。為女婦者。亦惟知順從其欲。殖貨利以給其家。孰能抗言以諫止焉。周氏之婦。獨異於是。見適翁汲汲於利。而欲肆其平日之所為。心不自安。引身求去。至欲留之。乃告以天道不可逆。人心不可欺。致使幡然感悟。一如其言。改過自新。噫。彼賤丈夫。尚覩面目而為之。曾得若閨房之見哉。此是婦之足嘉也。然而上天報應。捷於影響。使其有子。並登顯科。不惟足以承周氏之宗祀。而且以光大其門閭。孰謂積善而無報哉。特表異之。以為世人之勸。

善陰騭

太卷之十

五

詩曰 益已欺人二十年 一朝感悟即幡然

要知射利能從善 賴得新來子婦賢

又 能行陰騭向閨房 天鑒昭昭佑善良

豈特有兒蕃嗣續 並登科甲姓名香

為善陰騭卷之十

御製為善陰騭後序

朕惟脩德行善者人道之當然。惟能不求知於人。不責報於天者。乃為陰騭。然既有是陰騭。人雖不知而天獨知之。天既有以知之。則所以報之者。自不容已。觀於古人為可見矣。朕自即位以來。夙夜拳拳。惟以敦德勸善為務。然嘗以為幽明之間。其分雖殊。

為善陰騭

後序

而其理則一。今之為善者。既皆有以旌異之。則古之為善者。不有以彰顯于世。曷足以稱朕是心哉。於是間閱古今載籍。取夫為善暨有陰騭及人者。編集成書。遂命刻梓頒示天下。使人人得以徧觀而勉於為善。然尚慮聞見有所不及。采輯有所未備。致有遺闕。心甚歎焉。雖然。崇德好善人心。

所同。後之君子。倘能體朕是心。而於聞所未聞。見所未見者。博采其實。而詳著之。以續夫是編之作。則不惟朕之所望。實天下後世之所望也。

永樂十七年三月十三日

為善陰騭

後序

爲善陰陽十卷

內府藏本

明永樂十三年官撰頒行前有成祖自製序所采
共百六十五條各以四字標題加之論斷并系以
詩

朱文公政訓一卷真西山政

訓一卷

〔宋〕朱熹 真德秀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繡水沈

氏刻寶顏堂祕笈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政訓二卷》

提要

政訓前序

聖賢之訓多矣能認得爲己則隨地可行不然日肆日偷無所警省白首且昏如其能知一言爲可用乎宋李文靖公謂聖人節用愛人一語尚不能行是雖有激而云然非身行之未必真知其難也繼聖人之後朱文公一人而已文公之學全體大用之學也範我後人如規之員如矩之方萬世所不能外也間與門弟子問答時

二公政訓序

一

政又皆指示病源親切的實讀之使人凜然知懼蓋不獨爲門人弟子語也繼文公而興者又有西山真先生焉先生嘗著心政二經傳在學者其帥湖南守溫陵干寮屬吏民屢有諭教諄諄一家之言委曲詳盡讀之使人油然而欣慕亦非其寮吏所可專也韶以海隅鄙人承乏按察使于蜀餘一載矣脩已治人茫然無術比欲與同寅諸君子文告有司上下深慮無益乃錄文

公弟子問答之語西山諭屬之文名曰政訓刻梓以行期與吾寮吏共勉之以所答辭爲已之荅以所諭辭爲已之諭不患無益矣若夫禮樂之懿格心之妙不敢輒及然能於此勉慕而有得焉則所以爲之地者亦未嘗不在也或謂文靖公澹然無欲其所激殆爲風俗侈靡而發亦孰知今之助奢尤有甚乎噫此心一萌其不能從事于吾政訓矣三尺之法明明具在豈容少

二公政訓序

二

私哉願相與戒之

成化十二年歲次丙申冬十月既望後學莆田彭韶序

寶顏堂訂朱文公政訓

仲醇陳繼儒

宋 朱 熹著 天生沈德先

白生沈孚先同校

論世事曰須是心度大方包裹得過運動得而今世士大夫惟以苟且逐旋挨去爲事挨得過時且過上下相睚以勿生事不要十分理會事且恁鶻突才理會得分明便做官不得有人少

文公政訓卷

一

負能聲及少經挫抑却悔其太惺惺了了一切刑方爲圓隨俗苟且自道是年高見識長進當官者大小上下以不見吏民不治事爲得策曲直在前只不理會庶幾民自不來以此爲止訟之道民有冤抑無處伸訴只得忍遏便有訟者半年周歲不見消息不得予決民亦只得休和居官者遂以爲無訟之可聽風俗如此可畏可畏

被幾箇秀才在這裏翻弄那吏文翻得來難看
吏文只合直說其事是如何條貫是如何使人
一看便見方是今只管弄閒語說到緊要處又
只恁地帶過去

因論郡縣政治之乖曰民雖衆畢竟只是一箇
心甚易感也

吳英云政治當明其號令不必嚴刑以爲威曰
號令旣明刑罰亦不可弛苟不用刑罰則號令

文公政訓卷

二

徒掛牆壁爾與其不遵以梗吾治曷若懲其一
以戒百與其覆實檢察於其終曷若嚴其始而
使之無犯做大事豈可以小不忍爲心

吾輩今經歷如此異時若有尺寸之柄而不能
爲斯民除害去惡豈不誠可罪耶某嘗謂今之
世姑息不得直須與他理會庶幾善弱可得存

立

或問爲政者當以寬爲本而以嚴濟之曰某謂

當以嚴爲本而以寬濟之曲禮謂泄官行法非
禮威嚴不行須是令行禁止若曰令不行禁不
止而以是爲寬則非也

今人說寬政多是事事不管某謂壞了這寬字
爲政如無大利害不必議更張則所更一事未
成必開然成紛擾卒未已也至於大家且假借
之故子產引鄭書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

問爲政更張之初莫亦須稍嚴以整齊之否曰

文公政訓卷

三

此事難斷定說在人如何處置然亦何消要過
於嚴今所難者是難得曉事底人若曉事底人
歷練多事纔至面前他都曉得依那事分寸而
施以應之人自然畏服今人往往過嚴者多半
是自家不曉又慮人欺已又怕人慢已遂將大
拍頭去拍他要他畏

問治亂之機曰今看前古治亂那裏是一時做
得少是四五十年多是一二百年醞釀方得如

此遂俛首太息

蜀遠朝廷萬有餘里擇帥須用嚴毅素有威名足以畏壓人心則喜亂之徒不敢作矣

今之法家惑於罪福報應之說多喜出人罪以求福報夫使無罪者不得直而有罪者得倖免是乃所以爲惡爾何福報之有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所謂欽恤者欲其詳審曲直令有罪者不得免而無罪者不得濫刑也今之法官

文公政訓卷

四

惑於欽恤之說以爲當寬人之罪而出其死故凡罪之當殺者必多爲可出之塗以俟奏裁則率多減等當斬者配當配者徒當徒者杖當杖者笞是乃賣弄條貫舞法而受賍者耳何欽恤之有罪之疑者從輕功之疑者從重所謂疑者非法令之所能決則罪從輕而功從重惟此一條爲然耳非謂凡罪皆可以從輕而凡功皆可以從重也今之律令亦有此條謂法所不能決

者則俟奏裁今乃明知其罪之當死亦莫不爲可生之塗以上之惟壽皇不然其情理重者皆殺之

楊通老相見論納米事先生曰今日有一件事最不好州縣多取於民監司知之當禁止却要分一分此是何義理又論廣西鹽曰其法亦不密如立定格六斤不得過百錢不知去海遠處搬擔所費重此乃許子之道但當任其所之隨

文公政訓卷

五

其所嚮則其價自平天下之事所以可權衡者正謂輕重不同乃今一定其價安得不弊又論汀寇止四十人至調泉建福三州兵臨境無寇須令汀守分析先生曰纔做從官不帶職出便把這事做欠闊見風吹艸動便喜做事不顧義理只是簡利多害少者爲之今士大夫皆有此病

今賑濟之事利七而害三則當冒三分之害而

全七分之利然必欲求全恐併與所謂利者失之矣

直卿言辛幼安帥湖南賑濟榜文祇用八字曰切禾者斬開糴者配先生曰這便見得他有才此八字若做兩榜便亂道又曰要之只是

祖

因論保伍法或曰此誠急務曰固是先王比閭保伍之法便是此法都是從這裏做起所謂分數是也兵書云御衆有多寡分數是也看是統

文公政訓卷

六

馭幾人只是分數明所以不亂王介甫銳意欲行保伍法以去天下坐食之兵不曾做得成范仲達爲袁州萬載令行得保伍極好自來言保伍法無及之者此人有心力行得極整肅雖有姦細更無所容每有疑似無行止人保伍不敢著互相傳送至縣縣驗其無他方令傳送出境訖任滿無一寇盜頃張定叟知袁州託其詢問則其法已亡偶有一縣吏略記大槩

某保甲州中所說縣郭四門外置隅官四人此最緊要蓋所以防衛縣郭以制變縣有官府獄訟倉庫之屬須是四面有箇防衛始得一箇隅官須各管得十來里方可諸鄉則只置彈壓之類而不復置隅官默寓箇大小相維之意於其間又後面子弟一段須是著意理會這箇子弟真箇要他用非其他泛泛之比須是別有箇拔擢旌賞以激勸之乃可此等事難處須是理會

文公政訓卷

七

教他整密無些罅縫方可

今日言事欲論一事一人皆先探上意如何方進文字

爲守令第一是民事爲重其次則便是軍政今人都不理會

謂李思永曰衡陽訟謀如何思永曰無根之訟甚多先生曰與他研窮道理分別是非曲直自然訟少若厭其多不與分別愈見事多

官無大小凡事只是一箇公若公時做得來也精采便若小官人也望風畏服若不公便是宰相做來做去也只得箇沒下稍

人之仕宦不能盡心盡職者是無那先其事而後其食底心

嘗歎州縣官碌碌民無所告訴兼民情難知耳目難得其人看來如何明察亦多有不知者以此觀之若是見得分明決斷時豈可使有毫髮

文公政訓卷

八

不盡又歎云民情難知如此只是將甚麼人爲耳目之寄賀

如看道理辨是非須是自高一着今做官人幾時箇箇是關冗人多是要立作向上那箇不說道先着馭吏少閒無有不拱手聽命於吏者這只是自家不見得道理事來都區處不下吏人弄得慣熟却見得高於他只得委任之

胡致堂言吏人不可使他知我有恤他之意此

說極好小處可恤大處不可恤又曰三五十錢底可恤若有人來理會亦須治他

某與諸公說下稍去仕宦不可不知須是有旁通曆逐日公事開項逐一記了卽勾之未了須理會教了方不廢事賀

當官文書簿曆須逐日結押不可拖下個

廖德明赴潮倅告別臨行求一安樂法曰聖門無此法

文公政訓卷

九

人只任閑散不可須是讀書又謂閑散是虛樂不是實樂

因說僧家有規矩嚴整士人却不循禮曰他却是心有用處今士人雖有好底不肯爲非亦是他資質偶然如此要之其心實無所用每日閑慢時多

問精神收斂便昏是如何曰也不妨又曰昏畢竟是慢如臨君父淵崖必不如此又曰若倦且

瞌睡些時無害問非是讀書過當倦後如此是

纔收斂來稍久便困曰便是精神短後如此

今人掀然有飛揚之心以爲治國平天下如指

諸掌不知自家一箇身心都安頓未下落如

何說功名事業怎生治人古時英雄豪傑不如

此張子房不問着他說諸葛孔明甚麼樣端

嚴今學爲英雄之學務爲跼弛豪縱全不點檢

身心某須是事事從心上理會起舉止動步事

文公政訓卷

十

事有箇道理一豪不然便是欠闕了他道理固

是天下事無不當理會只是有先後緩急之序

須先立其本方以次推及其餘

郭德元告行先生曰人若於日間閑言語省得

一兩句閑人客省見得一兩人也濟事若渾身

都在鬧場中如何得進

問氣弱膽小之病曰只去做功夫到理明而氣

自強膽自大矣

○○

舜弼遊屏山歸因說園甚佳曰園雖佳而人之

志則荒矣

平易近民爲政之本個

今之賦輕處更不可重只重處減似那輕處可

矣淳

朋友言某官失了稅簿先生曰此豈可失了此

是根本無這箇後如何稽考所以周官建官便

文公政訓卷

十一

皆要那史所謂史便是掌管那簿底義剛

問應事心便去了曰心在此應事不可謂之出

在外

問事事當理則不必能容能容則必不能事事

當理曰容只是寬平不狹如這箇人當殺則殺

之理合當殺非是自家不容他

天下萬事都是合做底而今也不能殺定合做

甚底事聖賢教人也不曾殺定教人如何做只

自家日用間看甚事來便做工夫今日一樣事來明日又一樣事來預定不得若指定是事親而又有事長指定是事長而又有事君只日用間看有甚事來便做工夫

某在漳州有訟田者契數十本自崇寧起來事甚難考其人將正契藏了更不可理會某但索四畔衆契比驗四至昭然及驗前後所斷情偽更不能逃理亦如是如此

文公政訓卷

十一

問作事多始銳而終輟莫是只爲血氣使曰雖說要義理之氣然血氣亦不可無孟子氣體之充但要以義理爲主耳

德粹問在四明守官要顧義理纔到利害重處則顧忌只是拚一去如何先生曰無他只是志不立却隨利害走了

人在官固當理會官事然後做得官好只是使人道是一好官人須講學立大本則有源流若

只要人道是好官人今日做得一件明日又做一件却窮了德粹云初到明州問爲學於沈叔晦叔晦曰若要讀書且於婺源山中坐既在四明且理會官事先生曰縣尉既做了四年滕德粹元不曾理會

學可

堯卿問事來斷制不下當何以處之曰便斷制不得也着斷制不成掉了又問其須且隨力量做去曰也只得隨力量做去又問事有至理理

文公政訓卷

十二

有至當十分處今已看得七八分待窮來窮去熟後自解到那分數足處曰雖未能從容只是熟後自會只是熟只是熟

義剛
淳錄

胡叔器問每常有恐懼何由可免曰須是自下工夫看此事是當恐懼不當恐懼遺書云治怒難治懼亦難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懼

若於道理見得了何懼之有

義剛

一日謂曾可幾曰事不要察取盡

道
六

神節
因人之昏弱而箴之曰人做事全靠這些子精

或問人固欲事事物物理會然精神有限不解
一一都理會得曰固有做不盡底但立一箇綱
程不可先自放倒也須靜着心實着意沉潛反
覆終久自曉得去祖道

鄭子上問士君子多要回互以避矯激之名莫
學顏子之渾厚否曰渾厚自是渾厚今人只學
文公政訓卷七

一般回互底心意不是渾厚渾厚是可做便做
不計利害之謂今却是計利害太甚做成回互
耳其弊至於可以得利者無不爲如陳仲弓之送
宦者葬所謂有仲弓之志則可無仲弓之志則
不可因說東漢事勢士君子欲全身遠害則有
不仕而已雖出仕遇宦官縱橫如何畏禍不與
他理會得若未免仕只得辭尊居卑辭富居貧
若既要爲大官又要避禍無此理靖

宋呂公曰應從而違堪供而闕此六經之亞文
也謂子不從父不義之命及力所不能養者古
人皆不以不孝坐之義當從而不從力可供而
不供然後坐以不孝之罪淳

某作縣臨行請教於友人友人曰張直柔在彼
每事可詢訪之某人到官忽有旨令諸縣造戰
船召匠計之所費甚鉅因憶臨行請教之語亟
訪策於張張曰此事甚易可作一小者計其丈
文公政訓卷五

尺又廣狹長短卽是推之則大者可見矣遂如
其語爲之比成推算比前所計之費減十之三
四其後諸縣皆重有科敷獨是邑不擾而辦後
其人知紹興府太后山陵被旨令應副錢數萬
結磚爲牆其大小厚薄呼磚匠於後園依樣造
之會其直比挽降之數減數倍遂申朝廷乞紹
興府應副錢不得干預磚牆事

李椿年行經界先從他家田上量起今之輔弼能有此心否人傑

王詹事守臬初到任會七邑宰勸酒歷告之以愛民之意出一絕云九重天子愛民深令尹宜懷惻怛心今日黃堂一盃酒使君端爲庶民斟七邑宰皆爲之感動故民吏無不畏愛去之日父老兒童攀轅者不計其數公亦爲之垂淚至今泉人猶懷之如父母特舉

文公政訓卷

七

辛幼安爲閩憲問政荅曰臨民以寬待士以禮馭吏以嚴恭甫再爲潭帥律已愈謹馭吏愈嚴其謂如此方是通

吳公路作南劔天柱灘記曰事無大小爲之必成害無大小除之必去此是其志方

龍泉簿范伯崇寄書來云今日氣象官無大小皆難於有爲蓋通身是病無下藥處耳安得大賢君子正其根本使萬目具舉吾民得樂其生

耶嚴陵之政遠近能言之蓋惻怛之心發於誠然加之明敏何事不立方

主簿就職內大有事縣中許多簿書皆當管其向爲同安簿許多賦稅出入之簿逐日點對僉押以免吏人作弊時某人爲臬倅簿書皆過其目後歸鄉與說及亦惜不知他是極子細官人是時亦只恁呈過續

因說賑濟曰平居須是修陂塘始得到得旱了

文公政訓卷

七

賑濟委無良策然下手得早亦得便宜在南庫時才見旱便剗剗錢物庫中得三萬來貫準擬糴米添支官兵却去上供錢內借三萬貫糴米賑糴早時糴得却糴錢還官中解發是以不關事舊來截住客船糴三分米至於客船不來某見官中及上戶自有米遂出榜放客船米自便不糴客船米又且米價不甚貴又曰悔一件事南庫煞有常平米是庚寅辛卯年大旱時糴米

價甚貴在法不得減元價遂不曾糶當時只好糶了上章待罪且得爲更新米一番亦緣當時自有米所以不動此米久之爲南康官吏之害

辨

因論常平倉曰某自典二州知常平之弊如此更不敢理會着南康自有五六萬碩漳州亦六七萬碩盡是浮埃空殼如何敢挑動這一件事不知做甚合殺某在浙東常奏云常平倉與省

文公政訓卷

六

倉不可相連須要東西置立令兩倉相去遠方可每常官吏點檢省倉則掛省倉某號牌子檢點常平倉則掛常平倉牌子只是一箇倉互相遮瞞今所在常平倉都教司法管此最不是少間太守要侵支司法如何敢拗通判雖管常平而其職實管於司法又所在通判太率避嫌不敢與知州爭事韓文公例以嫌不可否事者也且如經總制錢牙契錢倍契錢之類被盡知州

瞞朝廷奪去更不敢爭

與陳尉說治盜事因曰凡事須子細體察思量到人所思量不到處防備到人所防備不到處方得無事又曰凡事須是小心寅畏若恁地心駕去不得又曰某嘗作郡來每見有賊發則惕然皇恐便思自家是長民之官所以致此是何由遂百種爲收捉捉得便自歡喜不捉得則終夜皇恐

賀孫

文公政訓卷

九

因說鄭惠叔愛惜官錢云某見人將官錢胡使爲之痛心兩爲守皆承弊政之後其所用官錢並無分明凡所送遺並無定例但隨意所向爲厚薄問胥皆云有時這般官員過往或十千或五千後番或是這樣又全不送白休了某遂云如此不得朝廷有箇公庫在這裏若過往官員當隨其高下多少與之乃是公道豈可把爲自家私恩於是立爲定例看甚麼官員過此便用

甚麼例送與之却得公溥後來至於凡入廣諸小官如簿尉之屬箇箇有五千之助覺得意思儘好孫賀

問今之神祠無義理者極多若當官處於極無義理之神祠雖係勅額凡祈禱之類不往可否曰某當官所至須理會一番如儀案所具合祈禱神示有無義理者使人可也人

馬子嚴見言近有人作假書請託公事者先生人太公政訓卷

曰收假書而不見下書之人非善處事者舊見吳提刑公路當官凡下書者須令當聽投下却將書於背處觀之觀畢方發付其人令等回書前輩處事詳密如此又某當官時有人將書來者亦有法以待之須是留其人喫湯當面拆書若無他方令其去

而今救荒甚可笑自古救荒只有兩說第一是感召和氣以致豐穰其次只有儲蓄之計若待

他餓時理會更有何策東邊遣使去賑濟西邊遣使去賑濟只討得逐州幾箇紫綾冊了來某處已如何措置已如何經畫元無實惠及民或問先生向來救荒如何曰只是討得紫綾冊子更有何策

賑濟無奇策不如講水利到賑濟時成甚事向在浙東疑山陰會稽二縣刷飢餓的人少通判鄭南再三云數實及子細刷起三倍

太公政訓卷

主

紹興時去得遲已無孽畫只依常行先差一通判抄割城下兩縣飢民其人不留意只抄得四萬來人外縣却抄得多遂欲治之而不曾却託石天民重抄得八萬人是時已遲天民云甚易只關集大保長盡在一寺令供出人之貧者大保長無有不知數目便辦却分作數等賑濟賑糶其初令畫地圖量道里遠近就僧寺或莊宇置糶米所於門首立木窻關防再入之人

先生語次問浙東旱可學云浙東民戶歌先生之德先生曰向時到部州縣有措置亦賴朝廷應副得以効力已自有名無實者多因曰向時浙東先措置分戶高下出米不知有米無米不同有徐木者獻策須是逐鄉使相推排有米者時以事逼不曾行今若行之一縣甚易大抵今時做事在州郡已難在監司尤難以地闊遠動成文具惟縣令於民親行之爲易計米之有無

文公政訓卷

三

而委鄉之聰明誠信者處之聰明者人不能欺誠信者人不忍欺若昏懦之人爲人所欺譎詐之士則務欲容私此大不可

建陽簿權縣有婦人夫無以贍父母欲取以歸事到官簿斷聽離致道深以爲不然謂夫婦之義豈可以貧而相棄官司又豈可遂從其請曰這般事都就一邊看不得若是夫不才不能育其妻妻無以自給又奈何這似不可拘以大義

只怕妻之欲離其夫別有曲折不可不根究直卿云其兄任某處有繼母與父不恤前妻之子其子數人貧窶不能自活哀鳴于有司有司以名分不便只得安慰而遣之竟無如之何曰不然這般所在當以官法治之也須追出後母責治戒勵若更離間前妻之子不存活他定須痛治因云昔爲浙東倉時紹興有繼母與夫之表弟通遂爲接脚夫擅用其家業恣意破蕩其子

文公政訓卷

三

不甘來訴初以其名分不便却之後趕至數十里外其情甚切遂與受理委楊敬仲敬仲深以爲子訴母不便某告之曰曾與其父思量否其父身死其妻輒棄背與人私通而敗其家業其罪至此官司若不與根治則其父得不銜冤於地下乎今官司只得且把他兒子頓在一邊渠當時亦以爲然某後去官想成休了初追之急其接脚夫卽赴井其有罪蓋不可掩

郡中出公牒延郡士黃知錄等入學而張教授與舊職事沮格至是先生下學變色厲詞曰敎授分敎一邦合當自行規矩而今却容許多無行之人爭訟職事都不成學校士人先要識箇禮義廉退之節若寡廉鮮恥雖能文要何用諸學學官以例講書謂諸生曰且須看他古人道理意思如何今却只做得一篇文字讀了望他古人道理意思處都不曾見

文公政訓卷

五

問先生禁漳民禮佛朝獻皆所以正人心也曰未說到如此只是男女混淆便當禁約爾侍坐諸公各言諸處淫巫瞽惑等事先生蹙額嗟嘆而已因舉江西有玉隆萬壽宮太平興國宮每歲兩處朝拜不憚遠近奔趨失其本心一至于此曰某嘗見其如此深哀其愚上昇一事斷無此理豈有許多入一日同登天自後又却不見一箇登天之人

鄭湜問戢盜曰只是嚴保伍之法鄭云保伍之中其弊自難關防如保頭等易得挾勢爲擾曰當今逐處鄉村舉衆所推服底人爲保頭又不然則行某漳州敎軍之法以戢盜心這是已試之效因與說某在漳州初到時敎習諸軍弓射等事皆無一人能之後分許多軍作三番每月輪番入教場挽弓及等者有賞其不及者留在只管挽射及等則止終不及則罷之兩月之間

文公政訓卷

五

翁然都會射及上等者亦多

經界料半年便都了以半年之勞而革數百年之弊且未說到久亦須四五十年未便卒壞若行則令四縣特作四樓以貯簿籍州特作一樓以貯四縣之圖帳不與他文書混闔郡皆曰不可者只是一樣人田多稅少便造說嚇嚇以爲必有害無利一樣人是憚勞懶做事却被那說所誣遂合辭以爲不可其下者因翁然從之今

之爲縣真有愛民之心者十人則十人以經界爲利無意于民者十人則十人以經界爲害今之民只教貧者納稅富者自在收田置田不要納稅如此則人便道好更無此事不順他便稱頌爲賢守

因論漳泉行經界事假未得人勢亦着做古人立事亦硬當着做以死繼之而已韓魏公作相溫公在言路凡事頗不以魏公爲然魏公甚被文公政訓卷

三六

他激撓後來溫公作魏公祠堂記却說得魏公事分明見得魏公不可及處溫公方心服他記中所載魏公之言曰凡爲人臣者盡力以事君死生以之顧事之是非何如耳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成遂輒不爲哉公爲此言時乃仁宗之末英宗之初蓋朝廷多故之時也客說社倉訟事曰如今官司鶻突多無理會不知莫辨因說如今委送事不知屬官能否胡亂

送去更無分曉了絕時節某在潭州時州中僚屬朝夕相見却自知得分曉只縣官無由得知後來區處每月版帳錢令縣官逐人輪番押來當日留住試以公事又怕他鶻突寫來却與立了格式云今蒙使府委送某事如何一某人於某年月日於某處理某事某官如何斷一又於某時某再理某官如何斷一某今看詳某事理如此於條合如何結絕如此人之賢否皆不得文公政訓卷

三七

而隱今人獄事只管理會要從厚不知不問是非善惡只務從厚豈不長姦惠惡大凡事付之無心因其所犯考其實情輕重厚薄付之當然可也若從薄者固不是只云我只要從厚則此病所係亦不輕某在長沙治一姓張人初不知其惡如此只因所犯追來久之乃出頭適有大赦遂且與編管後來聞得此人凶惡不可言人只是

平白地打殺不問門前有一木橋商販者自橋上過若以拄杖拄其橋必捉來吊縛此等類甚多若不痛治何以懲戒公等他日仕宦不問官大小每日詞狀須置一簿穿字號錄判語到事亦作一簿發放文字亦作一簿每日必勾了號要一日內許多事都了方得若或做不辦又作一簿記未了事日日檢點了如此方不被人瞞了事今人只胡亂隨人來理會來與不來都不

文公政訓卷

三

知豈不誤事

先生愛說恰好二字云凡事自有恰好處

先生每與學者云凡事無許多閑勞擾

有親戚託人求舉先生曰親戚固是親戚然薦人於人亦須是薦賢始得今鄉里平平等人無可稱之實某都不與發書悞

擇之勞先生人事之繁荅曰大凡事只得耐煩做將去纔起厭心便不得

先生一日說及受賊者怒形於言曰某見此等人只與大字面配去徐又曰今說公吏不合取錢爲知縣者自要錢矣節節言之爲之吁嘆侍先生到唐石唐石有社倉往往支發不時故被人來告先生云救弊之道在今日極是要嚴不嚴如何得實惠及此等細民

道夫言察院黃公鉞剛正人素畏憚其族有縱惡馬踏人者公治之急其人避之惟謹公則斬

文公政訓卷

三

其馬足以謝所傷先生曰某南康臨罷有躍馬於市者踏一小兒將死某時在學中令送軍院次日以屬知錄晚過解舍知錄云早上所喻已拷治如法某旣而不能無疑回至軍院則其人冠履儼然初未嘗經拷掠也遂將吏人并犯者訊之次日吏人杖春勒罷偶一相識云此是人家子弟何苦辱之某曰人命所係豈可寬弛若云子弟得躍馬踏人則後日將有甚於此者矣

況州郡乃朝廷行法之地保佑善良抑剝豪橫
乃其職也縱而不問其可得耶後某罷諸公相
餞於白鹿某爲極口說西銘民吾同胞物吾與
也一段今之爲秀才者便主張秀才爲武官者
便主張武官爲子弟者便主張子弟其所陷溺
一至於此

因說慢令致期謂之賊曰昔在同安作簿時每
點追稅必先期曉示只以一幅紙截作三片作
文公政訓卷

三

小榜徧貼云本廳取幾日點追甚鄉分稅仰人
戶鄉司知委只如此到限日近時納者紛紛然
此只是一箇信而已如或違限遭點定斷不恕
所以人怕

大率文章盛則國家却衰如唐貞觀開元都無
文章及韓昌黎柳河東以文顯而唐之治已不
如前矣汪聖錫云國初制詔雖麗却甚好又如
漢高八年詔與文帝卽位詔只三數句今人敷

衍許多無過只是此箇柱子

楊通老問趙守斷人立後事錯了人無所訴曰
理却是心之骨這骨子不端正少間萬事一齊
都差了不知人心如何恁地這般都是要自用
不肯分委屬官所以事叢雜處置不暇胡亂斷
去在法屬官自合每日到官長處共理會事如
不至者自有罪今則屬官雖要來長官自不要
他來他也只得休這般法意是少好甚嘗說

文公政訓卷

三

或是作縣看是狀牒如何煩多都自有箇措置
每聽詞狀集屬官都來列位於廳上看有多少
均分之各自判去若是眼前易事各自處斷若
有可疑等事便留在集衆較量斷去無有不當
則獄訟如何會壅此非獨爲長官者省事而屬
官亦各欲自効兼是如簿尉等初官使之決獄
聽訟得熟是亦教誨之也某在漳州豐憲送下
狀如雨初亦爲隨手斷幾件後覺多了恐被

壓倒了於是措置幾隻厨子在廳上分了頭項
送下訟來卽與上簿合索案底自入一厨人案
已足底自入一厨一日集諸同官各分幾件去
定奪只於廳兩邊設幙位令逐項敘來歷未後
擬判俟食時卽就郡厨辦數味飲食同坐食訖
卽逐人以所定事較量初間定得幾箇來自去
做文章都不說着事情某不免先爲畫樣于云
某官今承受提刑司判下狀係某事一甲家於

文公政訓卷

三

某年某月某日有甚于照計幾項乙家於某年
某月某日有甚于照計幾項逐項次第寫令分
明一甲家如何因甚麼事爭起到官乙家如何
來解釋互論甲家又如何供對已前事分明了
一某年某月某日如何斷一某年某月日某家
於某官番訴某官又如何斷以後幾經番訴並
畫一寫出後面却點對以前所斷當否或有未
盡情節擬斷在後如此了却把來看中間有擬

得是底並依其所擬斷決合追人便追人若不
消追人便只依其所擬回申提刑司去有擬得
未是底或大事可疑却合衆商量如此事都了
並無壅滯楊通老云天下事體固是說道當從
原頭理會來也須是從下面細處理會將上始
得曰固是如做監司只管怕訟多措置不下然
要省狀也不得若不受詞訟何以知得守令政
事之當否全在這裏見得只如入建陽受建陽

文公政訓卷

三

民戶訟這箇知縣之善惡便見得如今做守令
其弊百端豈能盡防如胥吏沈滯公事邀求於
人人皆知可惡無術以防之要好在嚴立程限
他限日到自要苦苦邀索不得若是做守令有
可以白于沈滯底事便是無頭腦須逐事上簿
逐事要了始得某爲守一日詞訴一日看到合
是第九日亦詞訟某却罷了此日詞訟明日是
休日今日便刷起一旬之內有未了事一齊都

要了大抵做官須是令自家常閑吏胥常忙方得若自家被文字來叢了討頭不見吏胥便來作弊做官須是立綱紀綱紀既立都自無事如諸縣發簿曆到州在法本州點對自有限月如初間是本州磨算司便自有十日限却交過通判審計司亦有五日限今到處並不管着限日或遲延一月或遲延兩三月以邀索縣道直待計囑滿其所欲方與呈州初過磨算司使一番

文公政訓卷

三五

錢了到審計司又使一番錢到倅廳發回呈州呈覆吏人又要錢某曾作簿知其弊於南康及漳州皆用限日他這般法意甚好後來一向埋沒了某每到卽以法曉諭定要如此亦使磨底磨得子細審底審得子細有新簿舊簿不同處便批出理會初間吏輩以爲無甚緊要在漳州押下縣簿付磨算司及審計司限到滿日却不見到根究出乃是交點司未將上卽時決兩吏

後來却每每及限雖欲邀索也不敢遷延縣道知得限嚴也不被他邀索如此等事整頓得幾件自是省事此是大綱紀如其爲守凡遇支給官員俸給預先示以期日到此日只要一日支盡更不留未支這亦防邀索之弊看百弊之多只得嚴限以促之使他大段邀索不得又曰法初立時有多少好意思後來節次臣僚胡亂申請皆變壞了今非獨下之人不畏法把法做文

文公政訓卷

三五

具事上自朝廷也只把做文具行了皆不期於必行前夜說上下視法令皆爲閑事如不許州郡監司饋送幾番行下而州郡監司亦復如前但變換名目多是做忌日去寺中焚香於是皆有折送其數不薄間有甚無廉恥者本無忌日乃設爲忌日焚香以圖饋送者朝廷詔令事事都如此無紀綱人人玩弛可慮可慮又曰只如省部有時行下文字儘有好處只是後來付之

胥吏之手都沒收殺某在漳州忽行下文字應諸州用鑄印處或有關損磨滅底並許申上重行改造此亦有當申者如或有鑄印處乃是兵刑錢穀處如尉有鑄印亦有管部弓兵司理主郡刑獄乃無鑄印後來申去又如棹在水中一般過得幾時又行文字來又申去又休了如今事事如此省部文字一付之吏手一味邀索百端阻截如某在紹興有詔助米人從縣保明到

文公政訓卷

五

州州保明到監司監司方與申部忽然部中又行下一文字來再令保明某遂與逐一詳細申去云已從下一一保明訖未委今來因何再作行移如此申去休了後來忽又行下來云助米人稱進士未委是何處幾時請到文解還是鄉貫如何仰一一牒問上來這是叵耐不叵耐他事事敢如此邀索取索當初朝廷只許進士助米所謂進士只是科舉終場人如何恁地說

當時若便得這省吏在前卽時便與刺兩行字配將去然申省去將謂省官須治此吏那裏治先生於州治射堂之後圍畫爲井字九區中區石甃爲高壇中之後區爲荇菴三牕左牕櫺爲泰卦右爲否卦後爲復卦前扇爲剝卦菴前接爲小屋前區爲小茅亭左右三區各列植桃李而間以梅九區之外圍繞植竹是日遊其間笑謂諸生曰上有九疇八卦之象下有九丘八陣之法

文公政訓卷

五

陣之法

淳

吾輩不用有忿世疾惡之意第常自體此心寬明無係累則日充日明豈可涯涘耶今爲避禍之說者固出於相愛然得某壁立萬仞豈不益爲吾道之光

或有人勸某宜略從時某荅之云但恐如草藥煅煉得無性了救不得病耳

寶顏堂訂朱文公政訓

寶顏堂訂正真西山政訓

仲醇陳繼儒

宋 真德秀著

天生沈德先同校

白生沈孚先

某猥以庸虛謬當閫寄朝夕怵惕思所以仰荅朝廷之恩俯慰士民之望惟賴官僚協心同力庶克有濟區區輒有所懷敢以布于左右蓋聞爲政之本風化是先潭之爲俗素以淳古稱比西山政訓卷

者經其田里見其民朴且愿猶有近古氣象則知昔人所稱良不爲過今欲因其本俗迪之於善已爲文諭告俾興孝弟之行而厚宗族鄰里之恩不幸有過許之自新而毋徂於故習若夫惟此意而達之民則令佐之責也繼今邑民以事至靜願不憚其煩而諄曉之感之以至誠持之以悠久必有油然而興起者若民間有孝行純至友愛著聞與夫叶和親族調濟鄉閭爲衆

所推者請採訪以實以上于州當與優加褒勸至於聽訟之際尤當以正名分厚風俗爲主昔密學陳公襄爲仙居宰教民以父義母慈兄弟恭而人化服焉古今之民同一天性豈有可行於昔而不可行於今惟毋以薄待其民民亦將不忍以薄自待矣此某之所望於同僚者也然而正己之道未至愛人之意不孚則雖有教告而民未必從故某願與同僚各以四事自勉西山政訓卷

二

而爲民去其十害何謂四事曰

律已以廉 凡名士大夫者萬分廉潔止是小事一點貪汙便爲大惡不廉之吏如蒙不潔雖有它美莫能自贖故此以爲四事之首

撫民以仁 爲政者當體天地生萬物之心與父母保赤子之心有一毫之慘刻非仁也有一毫之忿疾亦非仁也

存心以公 傳曰公生明私意一萌則是非易

位欲事之當理不可得也

泄事以勤是也 當官者一日不勤下必有受其弊者古之聖賢猶且日昃不食坐以待旦況其餘乎今之世有勤於吏事者反以鄙俗目之而詩酒遊宴則謂之風流嫺雅此政之所以多疵民之所以受害也不可不戒何謂十害曰
斷獄不公 獄者民之大命豈可少有私曲
聽訟不審 訟有實有虛聽之不審則實者反

西山政訓卷

三

虛虛者反實矣其可苟哉

淹延囚繫 一夫在囚舉室廢業囹圄之苦度日如歲其可淹久乎

慘酷用刑 刑者不獲已而用人之體膚卽已之體膚也何忍以慘酷加之乎今爲吏者好以喜怒用刑甚者或以關節用刑殊不思刑者國之典所以代天糾罪豈官吏逞忿行私者乎不可不戒

汎濫追呼 一夫被追舉室皇擾有持引之需有出官之費貧者不免舉債甚者至於破家其可汎濫乎

招引告訐 告訐乃敗俗亂化之原有犯者自當痛治何可勾引今官司有受人賁封狀與出榜召人告首陰私罪犯皆係非法不可爲也

重疊催稅 稅出於田一歲一收可使一歲至再稅乎有稅而不輸此民戶之罪也輸已而復

西山政訓卷

四

責以輸是誰之罪乎今之州縣蓋有已納而鈔不給或鈔雖給而籍不消再追至官呈鈔乃免不勝其擾矣甚者有鈔不理必重納而後已破家蕩產鬻妻賣子往往由之有人心者豈忍爲此

科罰取財 民間自二稅合輸之外一毫不當妄取今縣道有科罰之政與夫非法科歛者皆民之深害也不可革

縱吏下鄉 鄉村小民畏吏如虎縱吏下鄉猶縱虎出柙也弓手土兵尤當禁戢自非捕盜皆不可差出

低價買物是也 物同則價同豈有公私之異今州縣有所謂市令司者又有所謂行戶者每官司敷買視市直率減十之二三或不卽還甚至白著民戶何以堪此

某之區區其於四事敢不加勉同僚之賢固有不俟丁寧而素知自勉者矣然亦豈無當勉而未能者乎傳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又曰誰謂德難厲其庶而賢不肖之分在乎勉與不勉而已異時舉刺之行當以是爲準至若十害有無所未詳知萬一有之當如拯溺救焚不俟終日毋徂於因循之習毋牽於利害之私或事關州郡當見告而商確焉必期於去民之瘼而後已此又某之所望於同僚者抑又有欲言者夫州

西山政訓卷

五

之與縣本同一家長吏僚屬亦均一體若長吏偃然自尊不以情通於下僚屬退然自默不以情達于上則上下痞塞是非莫聞政疵民隱何從而理乎昔諸葛武侯開府作牧首以集衆思廣忠益爲先某之視侯無能爲役然虛心無我樂於聞善蓋平日之素志自今一遁之利病某之所當知者願以告焉某之所爲有不合於理不便於俗者亦願以告焉告而適當敢不敬從

西山政訓卷

六

如其未然不厭反復則湖湘九郡之民庶乎其蒙賜而某也庶乎其寡過矣敢以誠告尚其亮之幸甚某咨目上府判職曹以下諸同官

以上帥長沙日諭官僚

某昨者叨帥長沙嘗以四事勸勉同僚曰律已以廉撫民以仁存心以公泄事以勤而某區區實身率之以是二年之間爲潭人興利除害者粗有可紀今者蒙恩起廢再撫是邦竊伏惟念

所以荅上恩而慰民望者亦無出前之四事而已故願與同僚勉之蓋泉之爲州蠻貊聚焉犀珠寶貨見者興羨而豪民巨室有所訟愬志在求勝不吝揮金苟非好脩自愛之士未有不爲所汚染者不思廉者士之美節汚者士之醜行士之不廉猶女之不潔不潔之女雖功容絕人不足自贖不廉之士縱有他美何足道哉昔人有懷四知之畏而却暮夜之金者蓋隱微之際

西山政訓卷

七

最爲顯著聖賢之教謹獨是先故願同僚力脩冰蘖之規各厲玉雪之操使士民畏敬爲廉吏可珍可貴孰有踰此其所當勉者一也先儒有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且以簿尉求之簿勤於勾稽使人無重疊追催之害尉勤於警捕使人無穿窬攻劫之擾則其所濟亦豈小哉等而上之其位愈高繫民之休戚者愈大發一殘忍心斯民立遭荼毒之害發一

培剋心斯民立被誅剝之殃蓋亦反而思之針芒刺手茨棘傷足舉體凜然謂之痛楚刑威之慘百倍於此其可以喜怒施之乎虎豹在前坑穽在後號呼求救惟恐不免獄行之苦何異於此其可使無辜者坐之乎已欲安居則不當擾民之居已欲豐財則不當敗民之財故曰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其在聖門名之曰恕強勉而行可以致仁矧當斯民憔悴之時撫摩愛育尤不

西山政訓卷

八

可緩故願同僚各以哀矜惻怛爲心而以殘忍培剋爲戒則此邦之人其有瘳乎此所當勉者二也公事在官是非有理輕重有法不可以已私而拂公理亦不可散公法以徇人情諸葛公有言吾心如秤不能爲人作輕重此有位之士所當視以爲法也然人之情每以私勝公者蓋徇貨賄則不能公任喜怒則不能公黨親戚畏豪強顧禍福計利害則皆不能公殊不思是非

之不可易者天理也輕重之不可踰者國法也
以是爲非以非爲是則逆乎天理矣以輕爲重
以重爲輕則違乎國法矣居官臨民而逆天理
違國法於心安乎雷霆鬼神之誅金科玉條之
禁其可忽乎故願同僚以公心持公道而不汨
於私情不撓於私請庶幾枉直適宜而無冤抑
不平之歎此所當勉者三也民生在勤勤則不
匱則爲民者不可以不勤業精於勤荒於嬉則

西山政訓卷

九

爲士者不可以不勤況爲命吏所受者朝廷之
爵位所享者下民之脂膏一或不勤則職業廢
弛豈不上孤朝寄而下負民望乎今之居官者
或以酣詠遨遊爲高以勤強敏恪爲俗此前世
衰弊之風也盛明之時豈宜有此陶威公有言
大禹聖者猶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故賓
佐有以蒲博廢事者則取而投之於江今願同
僚體此意職思其憂非休澣毋聚飲非節序毋

○○

出遊朝夕孜孜惟民事是力庶

幾政平訟理田里得安其生此所當勉者四也
某雖不敏請以身先毫髮少渝望加規警前此
官僚之間或於四者未能無愧顧自今始洗心
自新在昔聖賢許人改過故曰改而止儻猶玩
視而不改焉誠恐物議沸騰在某亦不容軼止
也滋事之初敢以誠告幸垂察焉

當職入境以來延訪父老交印之後引受民詞
西山政訓卷

十

田里利病縣政否臧頗聞一二今檢舉前任
日約束及今來合行事件開具于後

崇風教

一嘉定十年到任以五事諭民其一謂人道所
先莫如孝弟編民中有能孝於父母弟於兄長
性行尤異者所屬詳加採訪以其實上于州優
加賞勸或身居子職有關侍養或父母在堂別
蓄私財或犯分陵忽不顧長幼之倫或因利忿

爭遽與骨肉之訟凡若此者皆有常刑後據廂
官申到黃章取肝救母吳祥取肝救父各行支
賞外又有承信郎周宗強割股以療親疾延請
諸州設宴用旗幟鼓樂送歸其家晉江縣申到
劉璣有母百歲璣年七十孝養彌謹既加優禮
又立壽母坊以表之進士呂洙女良子刲股救
父隨卽痊愈亦立懿孝坊自爲之記又據百姓
吳十同妻翹子吳良聰不孝審問得實杖脊于

西山政訓卷

十一

市髡髮居役其他勸懲大率類此今請各縣知
佐勤行訪問如民間有孝友篤至之人保明申
州待加褒表其有悖逆父母凌犯尊長爲父兄
所愬者宜以至恩大義諄諄勸曉苟能悔過姑
許自新敎之不從卽加懲治甚者解州施行庶
幾可儆愚俗

一當職昨在任日遇親戚骨肉之訟多是面加
開諭往往幡然而改各從和會而去如卑幼訴

分產不平固當以法裁斷亦須先諭尊長自行
從公均分或堅執不從然後當官監析其有分
產已平而妄生詞說者却當以犯分誣罔坐之
今請知佐每聽訟常以正名分厚風俗爲先庶
幾可革偷薄

一學校風化之首訪聞諸縣間有不以敎養爲
意者瞻學之田或爲豪民占據或爲公吏侵漁
甚至移作它用未嘗養士其間雖名養士又或

西山政訓卷

十二

容其居家日請錢米未嘗在學習讀或雖住學
而未嘗供課或雖供課而所習不過舉業未嘗
誦習經史凡此皆有失國家育材待用之本意
今請知佐究心措置學田所入嚴加鉤考毋令
滲漏計其所入專以養士仍請主學官立定課
程每旬一再講書許士子問難再講之日各令
覆說前所講者舉業之外更各課以經史使之
紬繹義理講明世務庶幾異時皆爲有用之材

所補非淺

一溫陵人材之淵藪名德聞望相繼不絕近入郡境士友投書頗多其間蓋有議論至深切事情益知此邦士風之盛誠非它處可及今恐諸縣管下有懷材抱藝而沉淪不偶守道安貧而不肯苟求者宜以禮延請致之學校使後有所師法仍以其姓名申郡併當加之賓禮

清獄行

西山政訓卷

三

一獄者生民大命苟非當坐刑名者自不應收繫爲知縣者每每必須躬親庶免枉濫訪聞諸縣聞有輕寘人於囹圄而付推鞠於吏手者往往寫成草子令其依樣供寫及勒令立批出外索錢稍不聽從輒加捶楚哀號慘毒呼天莫聞或囚糧減削衣被單少飢凍至於交迫或枷具過重不與湯刷頸項爲之潰爛或屋瓦疎漏不修有風雨之侵或牢床打併不時有蟻蝨之苦

或坑廁在近無所蔽障有臭穢之薰或囚病不早醫治致其瘐死或以輕罪與大辟同牢若此者不可勝數今請知縣以民命爲念凡不當送獄公事勿輕收禁推問供責一一親臨飯食居處時時檢察嚴戢胥吏毋令擅自拷掠變亂情節至於大辟死生所關豈容纖毫或至枉濫明有國憲幽有鬼神切宜究心勿或少忽

一昨因臣僚申請勸獄先經縣丞蓋慮知縣事

西山政訓卷

七

繁不暇專意獄事亦州郡先付獄官之意也竊慮屬縣有悉付其事於丞不復加意者有縣丞憚於到獄徑取上囚徒就廳鞠問者凡此皆有失申明本指令仰知縣以獄事爲重專任其責雖與縣丞同勘卽不許輒取罪囚出外以致漏泄情款引惹教唆或丞老而病且乏廉嚴亦不宜使之干預

平賦稅

一前在任日曾約束輸納二稅自有省限官司
先期催納在法非輕至於預借稅租法尤不許
若公吏私借者準盜論今聞屬縣有未及省限
而預先起催者有四年而預借五年之稅五年
而預借六七年之稅者民間何以堪此仰自今
爲始須及省限方行起催仍只催當年及過年
未納稅賦不許更行預借所有公吏私借之弊
併委知縣嚴行覺察務令盡絕

西山政訓卷

五

一前在任日應官民寺觀輸納稅米並令自量
自槩止收槩下三升爲耗諸縣亦一體施行今
聞諸縣受納更不照前約束甚至取及二三斗
者自今仰並照州倉交納體例令納戶自行量
槩毋致少有過取其案吏倉斛非理乞覓一切
除罷受納官宜以身率下庶幾可革蠹弊
一昨來節次約束過年逃閤之數常與除豁不
許勒令保長代輸其就州納者州鈔下縣縣吏

不得藏匿立請主簿銷注其就縣納者即與印
鈔給還仍對銷官簿不許重疊追催及以呈鈔
爲名輒行追擾今來訪聞諸縣於前數弊邑邑
有之人戶不勝其苦爲保長者尤所不堪甚至
保正副本非催科之人亦勒令代納違法害民
莫此爲甚仰諸縣截自日下並行革去

一昨宋大卿在任初令第五等戶產錢一文納
見錢七文足應千廩費已併在中今來訪聞諸
縣公吏於七文之外又取廩費或反多於正錢

西山政訓卷

六

縣公吏於七文之外又取廩費或反多於正錢

時失前政寬恤之意今須悉從革去
錢之外不得增添分文反爲下戶之困

禁苛擾

一前在任日曾坐條行下諸縣應文引只付保
司不許差人下鄉如諸色公吏輒帶家人下鄉
者並從條收坐自後犯者懲治非一又鄉
書等人每遇鄉民收割輒至鄉村乞麥乞穀因
人戶有訴即將犯者編配及尉司弓手不因捕

盜而多帶家丁擾害鄉村人戶亦屢會懲治是時田里間無一吏迹今聞數年以來此弊復作官司未有一事便輒差人下鄉縱橫旁午爲害最甚仰諸縣截自日下更不許仍循前弊兼本州旣不專人下縣則縣邑亦豈應專人下鄉若公吏非承縣引而私往鄉村乞覓委知佐嚴加覺察務令盡絕

一昨會行下在州官及諸縣知佐不許出引令

西山政訓卷

十七

公吏保司買物及因南安丞廳出引付保司募役人買布因而妄行科配致人陳訴已將犯人斷罪刺環及將縣丞取問今來訪聞諸縣仍有此弊仰知佐廳日下一切杜絕不許責令公吏保司買物以致科擾人戶

一前在任日曾有約束聖節錫宴在近竊慮諸縣循習成例或於行鋪科買物件不依時價支錢給還妄行科派錢物并貸借器皿幕帟之屬

因而乾沒或妄追鄉村農民充樂社祇應或勒令良民婦女拘入妓籍如違許人陳訴後因惠安人戶陳訴縣吏令妝束喬鼓祇應筵會已將犯人重斷勒罷又因永春人戶陳訴縣吏因上元放燈科買燈油不還價錢亦將犯人重斷錮身監還并牒諸縣今後上元放燈不許白科鋪戶油燭等物今來並照前來約束如有犯者並從重坐

西山政訓卷

大

一昨因晉江縣爲造軍期船敷買人戶桐油赤藤等物不還價錢遂將承吏斷配仍約束自今不許並緣軍期輒有科配今來訪聞諸縣因本州拋下赤藤麻皮等物輒科保正副收買更不依時直還錢甚者分文不支致令保正陪錢買納入納之時公吏又有需乞爲保王者其何以堪仰諸縣今後遇有軍期行下官從長區處務令不勞而辦毋容縣吏並緣廣行科配及令保

司陪備

一昨因晉江重修縣衙出引監諸寺院納修造錢其承引人輒將三植院佃戶打縛取乞已將犯人斷刺仍帖縣鎮自今非其不獲已毋輒興土木之工其不急興修並仰住罷所有合修去處須管以見錢置場依時價召人申買不許出引敷率今恐屬縣或因修造輒有敷配仰日下除罷

西山政訓卷

元

一昨曾約束民間爭訟官司所當明辨是非如果冒犯刑名自合依條收坐今聞屬縣乃有專事科罰者遂使富民有罪得以幸免貧者被罰其苦甚於遭刑日下各仰除罷今恐屬縣有因公事而科罰民財者截自日下並令除罷一昨來約束人戶分析當從其便訪聞諸縣乃有專置司局勒令開戶者但知利其醋錢不顧有傷風教自今唯法應分析經官陳情者即與

給印分書不許輒有抑勒今聞諸縣仍復有此甚者差吏下鄉勒令開析豈有此理仰截自日下並行住罷

一昨嘗約束保正長以編民執役官司所宜存恤訪聞諸縣知佐科率多端公吏取乞尤甚致令破蕩財產自今除本役外不許妄有苛擾其初叅得替繳引展限之需官員到任滿替供應陪補之費並與除免今聞諸縣循習前弊又復

西山政訓卷

三

甚焉非當管幹之事勒令管幹不當令出錢者勒令出錢其害不可勝言由此畏避不肯充承寧賂吏輩求免是致都分有無保正去處仰知佐諸廳自今於保正長等人務加寬恤除烟火盜賊及合受文引外不許稍有苛擾如官司已存卹保正長而保正長却慕破落過犯人代役在鄉搔擾即當究治施行一昨來約束寺院乃良民之堡障所當寬養其

力訪聞諸縣科率頗繁致令重困浸成不濟自
今除依法供輸外自餘非泛需索並與除免今
聞諸縣視前加甚若使管下寺院不濟者多則
均敷之害必及人戶仰自今照上項約束毋致
違戾

右開具在前照得廉仁公勤四者乃爲政之本
領而崇風教清獄犴平賦稅禁苛擾乃其條目
當職於此不敢不勉亦願諸縣知佐以前四事
西山政訓卷

三

及今四條揭之坐右務在力行勿爲文具其逐
縣公吏有犯上項約束致招民詞當擇其尤者
懲治一二外餘並許之自新人戶亦不必論愬
自今約束下日爲始少有分毫違背斷不相容
黥流斷刺必無輕恕帖諸縣知佐石井監鎮知
委并榜本州及七縣市曹曉示

以上知泉州日諭州縣官僚

寶顏堂訂正真西山政訓

終

政訓後序

夫所謂政者非徒事乎法度禁令而已要在夫
推吾心之所以正者以正人也蓋心生道也乃
乾坤之元萬物所以資始資生者也人得之以
爲心卽所謂仁也然衆人雖有是仁不能不爲
邪誘所遷惟聖人之心粹然至正故其所行莫
非仁政不使一物弗獲其所殆與天地生物之
心同一仁矣未至於聖者必致知以明其理於

政訓序

心而後力行以求至其地焉奈何孔孟以後心
學失傳人不知要惟務口耳文字喪志之學無
復涵養本原研窮義理其於己之身心已無所
得況望其善諸政以利乎物哉迨至有宋濂洛
關閩真儒輩出講明心學反復詳至仁政之蘊
悉備於辭不得於辭奚以善政然其辭浩瀚廣
博若無際涯欲入其門者未必盡知所由吾察
長憲使彭君鳳儀有見於此乃於退食之暇緝

閱朱子相與門弟子問答時政之語泉真西山氏所著心政二經與夫戒諭僚屬之文掇取其尤切於日用者總若干條粹爲一編名曰政訓既自爲文以序其端出示寮佐將板行以詔諸有司上下蓋欲其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以求盡爲政之道非欲其取足於此而遂已也有志於仁政者誠能由此入門更求諸儒全書以及六經而有得焉則升堂入室大有所見以之施於

政訓序

二

有政不暇勉強穿鑿一由乎心學中流出而彼之被吾政者亦豈有困於勞擾而弗獲其所者哉若乃安於卑近而不復求進高遠則非今日纂集是編之本意也刻板旣成復屬予序之以廣其意義不可辭故併言其政之所以然俾觀者益有以知所本云

成化丙申冬十二月之吉四川按察司副使雲間張悅序

政訓二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明彭韶編韶字鳳儀莆田人天順丁丑進士官至刑部尙書謚惠安事迹具明史本傳是編凡文公政訓一卷皆採掇朱子語類中論政之語西山政訓則真德秀西山集中所載帥長沙及知泉州日告諭官僚之文也西山政訓之末舊附心政二經見張悅序中此本乃陳繼儒刻入寶顏堂秘笈者因心政二經有別本自行故所存僅此二卷云

飲食紳言一卷男女紳言一

卷

題 皆春居士撰

山西省祁縣圖書館藏明萬曆繡水沈

氏刻寶顏堂祕笈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食色紳言

二卷》提要

刻皆春居士飲食紳言

華亭仲醇陳繼儒

繡水

君實李日華同校
定之陳天保

東坡居士在黃州嘗書云自今以往早晚飲食
不過一爵一肉有尊客則三之可損不可增召
我者預以此告一曰安分以養福二曰寬胃以
養氣三曰省費以養財

飲食紳言

一

范文正公曰吾夜就寢自計一日食飲奉養之
費及所爲之事果相稱則鼾鼻熟寐或不然則
終夕不能安眠明日必求所以補之者

范冲座右戒曰凡喫飲食不可揀擇去取

李若谷爲長社令日懸百錢於壁用盡卽止東
坡謫齊安日用不過百五十以竹筒貯不盡者
待賓客與李公擇書云口腹之欲何窮之有每
加節儉亦是惜福延壽之道

鄭亨仲曰吾平生貧苦晚年登第稍覺快意便成奇禍今學張子韶法要見舊蠶鹽風味甚長久

范忠宣公平生自奉養無重肉不擇滋味麤糲每退食自公易衣短褐率以爲常自少至老自小官至大官如一親族子弟有請教者公曰唯儉可以助廉唯恕可以成德

張莊簡公性素清約見風俗奢靡益崇節儉以飲食紳言

率子孫書屏間曰客至留饌儉約適情殷隨有而設酒隨量而傾雖新親不擡飯雖大賓不宰牲匪直戒奢侈而可久亦將免煩勞以安生

王公曾與孫冲同榜冲子京謁公公留喫飯飭子弟云已留孫京喫飯安排饌頭饌頭時爲盛饌矣公飭安排則非家常飯可知韓公億與李公若谷同游汝州趙太守請李爲門客尤敬待韓每韓至令設猪肉李常簡戲云久思肉味謹

兄早訪太守禮門客雖猪肉亦不常設古人節儉若此今以饌頭猪肉爲粗食恒用何哉唐高欽侍郎兄弟三人俱居清列非速客不二羹哉飯惟食葡萄所以簪纓濟濟顯融久長杜祁公爲相食于家一麪一飯天性清儉在官不然官燭油燈一注熒然欲滅對客清談而已故年逾八旬壽考終吉李德裕奢侈一杯羹費錢三萬晚有南荒之謫寇萊公少年富貴不點油燈

飲食紳言

三

夜宴劇飲燭淚成堆晚有南遷之禍人皆以爲奢報信矣豈惟臣哉天寶中貴戚相競進食珍羞畢集失國出奔至咸陽日中未食楊國忠市胡餅民獻糲飯雜以麥豆皇孫手掬未飽而泣天子不能無暴殄之報而况吾人乎

司馬溫公言其先公爲郡牧判官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或五行不過七行酒沽於市果止梨栗棗柿殺止脯醢菜羹器用弊亦當時士夫

家皆然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夫家酒非內法果非遠方珍異食非多品器皿非滿案不敢作會會數月營聚然後發書風俗類弊如是公在洛文潞公范忠宣公約爲真率會脫粟一飯酒數行詩云隨家所有自可樂爲其更微誰笑貧惜富養財有補風化不小

仇忝然守四明與一幙官相得一日問及公家用幾何對曰十口之家日用一千忝然曰何飲食紳言

四

用許多錢曰早具少肉晚菜羹忝然驚曰某爲太守居常不敢食肉只是吃菜公爲小官乃敢食肉定非廉士自爾見疎予嘗謂節儉之益非止一端大凡貪淫之過未有不生於奢侈者儉則不貪不淫是可以養德也人之受用自有劑量省嗇淡泊有久長之理是可以養壽也醉濃飽鮮昏人神志若蔬食菜羹則腸胃清虛無滯無穢是可以養神也奢則妄取苟求志氣卑辱

一從儉約則於人無求於已無愧是可以養氣也故老氏以爲一寶

佛言受卽是空謂受苦受樂及一切受用也如貪別數味放飭卽空矣

經云若食足矣更強食者不加色力但增其患是故不應無度食也

四百四種病宿食爲根本○凡當得病先宜減食

飲食紳言

五

斷際禪師曰有識食有智食四大之身饑瘡爲患隨順給養不生食著謂之智食恣情取味妄生分別唯求適口不生厭離謂之識食

多食之人有五苦患一者大便秘數二者小便數三者饒睡眠四者身重不堪修業五者多患食不消化自滯苦際○日中後不食有五福一者減欲心二者少臥三者得一心四者無有下風五者身安穩亦不作病

俱佛說

聞至人云人生衣食財祿皆有定數若儉約不貪則可延壽奢侈過求受盡則終譬如有一千日用一百則可十日日用五十可二十日若恣縱貪侈立見敗亡一千之數一日用盡可不畏哉或曰奢侈而壽長者何也蓋當生之數多也若更廉儉則愈長矣

尹真人曰三慾者食慾睡慾色慾三慾之中食慾爲根喫得飽則昏睡多起色心止可喫三三飲食紳言

木

分飯氣候自然順暢○飢生陽火煉陰精食飽傷神氣不升○朝打坐暮打坐腹中常忍三分餓

禮記曰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君子遠庖厨血氣之類弗身踐也

老子曰射飛逐走發蜚驚棲縱暴殺傷非理烹宰如斯等罪司命隨其輕重奪其紀算盡則

死死有餘責殃及子孫自禮以下戒殺

張相國曰血氣之屬必有知凡有知者必同體世上欲無刀兵却須是衆生不食肉

陶弘景弟子桓闓先得道將超昇弘景問曰某行教修道勤亦至矣得非有過而淹延在世乎桓闓曰君之陰功著矣所修本艸以蚩虫水蛭爲藥功雖及人而害於物命以此一紀之後當解形去世署蓬萊都水監耳言訖乃去弘景復飲食紳言

七

以艸木之藥可代物命者著別行本艸三卷以贖其過

曾魯公放生以蜺蛤之類爲人所不恤而活物之命多也一日夢被甲者數百人前訴寤而問其家有惠蛤蜊數簍者即遣人放之夜夢被甲者來謝

東坡云余少不喜殺生時未斷也近年始能不殺猪羊然性嗜蟬蛤故不免殺自去年得罪下

始意不免既而得脫遂自此不復殺一物有
餽嶸蛤者放之江中雖無活理庶幾萬一便不
活愈於煎烹也非有所覲但已親經患難不異
鷄鴨之在庖厨不復以口腹之故使有生之類
受無量怖苦爾猶恨未能忘味食自死物也
東坡與陳季常往來每過往之際輒作泣字韻
詩一篇季常不禁殺以此諷之季常既不殺而
里中化之至今有不食肉者皆云未死神先泣
飲食神言

此語使人凄然

唐張易之兄弟修於食兢爲慘酷爲大鐵籠置
鷺鴨於內當中起炭火銅盆貯五味汁鷺鴨遶
火走渴卽飲汁火炙痛卽廻表裡皆熱毛落盡
肉赤乃死昌宗以其法作鹽炙昌儀用鐵鍛釘
狗四足按鷹鷄肉盡而狗未死號叫酸楚不可
聽易之過昌儀憶馬腸昌儀從駙鉞肋取腸良
久乃死後洛陽人鬻易之昌宗肉肥白如熊肪

煎炙而食打昌儀雙脚折搗取心肝孰謂無天
報哉

蔡京作相大觀間因賀雪賜宴于京第庖者殺
鵝子千餘是夕京夢羣鵝遺以詩曰啄君一粒
粟爲君羹內肉所殺知幾多下飭嫌不足不惜
充君庖生死如轉轂勸君慎勿食禍福相倚伏
京由是不復食

戴石屏見烹犢延客者詩云田家繭栗犢小小
飲食神言

可憐生未試一犂力俄遭五鼎烹朝來古食指
妙絕此杯羹口腹爲人累終懷不忍情
佛印滿庭芳詞云鱗甲何多羽毛無數悟來佛
性皆同世人何事剛愛口頭濃痛把衆生剖割
刀頭轉鮮血飛紅零炮碎炙不忍見渠饑喉嚨
饒饒龍龍腦髓畢竟無蹤謾贏得生前天壽
多凶奉勸世人省悟休恣意擊惱閻翁輪迴轉
本來面目改換片時中

勒尊佛云人生在世太無知日日朝朝真是
癡刀割畜生身上肉自家面上要添肥喉嚨三
寸原無底何日何年是了期不顧割他身上肉
猶嫌是肉少精脂與你黃金一萬兩誰肯將刀
割自皮饒却飛禽并走獸他身也是父孃兒奉
勸諸人觀此頌慈悲不殺是便宜偈曰勸君勤
放生終久得長壽若發菩提心大難天須救
永嘉云慈悲撫育不傷物命水陸空行一切含
飲食神言

十

識命無大小等心愛護蠢動蜎飛無令毀損
陳氏戒殺或問曰如六畜等我若不殺他人亦
殺之施之山林豹狼亦殺之縱使我不殺亦不
能救之矣答曰六畜等我皆往世作決定殺因
故今受決定殺果雖佛亦無如之何故佛教人
不殺者正所以救之也不作殺業則無殺因若
夫無殺因則決不受殺報若勸得一人不殺則
是救得一人不造殺因免爲畜生若勸化得千

萬人不殺則救得千萬人免爲畜生出離三途
矣故人能從佛勸化未聞食肉豹狼能從佛勸
化也

道經云一切諸眾生貪生悉懼死我命卽他命
慎勿輕於彼

了了居士云體質須還異靈明本不殊雖然分
貴賤只是別形軀苦痛教他死肥甘助已需休
教閻老斷自想說何如

飲食神言

十

抱一子云殺生恣口腹罪業足無邊捐財廣濟
人福德不可論世人如不信請觀太上篇有感
必有應毫髮無差焉

宣和間富商楊序夢神告曰子逾旬當死若能
救活億萬物命可免序曰大期已迫物命有限
未易滿數神曰魚卵不經鹽漬三年尚可再活
盡圖之序乃大書神語於通衢壁間由是人皆
知戒見人殺魚就取卵投之江河如是月餘復

夢神曰億萬之數已滿壽可延矣既而果然

禮曰黍豕爲酒非以爲禍也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是故先王因爲酒禮一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而不得醉焉所以備酒禍也

戒飲

陳公子完奔齊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

飲食神言

主

齊桓公飲管仲酒仲棄其半曰臣聞酒入舌出舌出言失言失身棄臣以爲棄身不如棄酒邴原舊能飲酒以荒思廢業斷之八九年酒不向口

陶侃飲酒有定限常歡有餘而限已竭或勸少進侃悽悵良久曰年少曾有酒失亡親見約故不敢踰

劉玄明爲山陰令告新尹曰作縣唯日食一升

飲莫飲酒此爲第一策

王肅家誡曰凡爲主人飲客使有酒色而已無使至醉若爲人所強必退席長跪稱父戒以辭之敬仲辭君而況於人乎

高允被勅論集往世酒之敗德者以爲酒訓孝文覽而悅之

柳玭戒子弟曰崇好優游耽嗜麪藥以啣杯爲高致以勤事爲俗流習之已荒覺已難悔

飲食神言

主

范公質誠子曰戒爾勿嗜酒狂藥非佳味能移謹厚性化爲凶險類古今傾敗者歷歷皆可

記

陳瓘有斟餘酒量每飲不過五爵雖會親戚間有歡適不過大白滿引恐以長飲廢事每日有定課自鷄鳴而起終日寫閣不離小齋倦則就枕既寤即興不肯偃仰枕上每夜必置行燈於牀側自提就案不呼喚使者

張文忠公飲量過人太夫人年高頗憂之賈存

道慮其以酒廢學生疾示以詩曰聖君恩重龍頭選慈母年高鶴髮垂君寵母恩俱未報酒如成病悔何追文忠自是非對親客不飲終身至醉

北齊文宣與左右飲曰快哉大樂王紘曰長夜荒飲不悟國破亦有太苦帝默然

商受沈酣上天降喪義和酒荒胤侯徂征鄭大夫伯有掘地築室爲長夜飲子皙伐而焚之死飲食神言

燕

於羊肆楚子反爲司馬醉而寢楚王欲與晉戰召之辭以心疾王徑入幄聞酒臭曰今日之戰所恃者司馬而醉若此是亡吾國而不恤吾衆也射殺之周顗故入與顗飲酒大醉腐脅而死灌夫酒酣罵坐武帝伏誅故裴日休目酒之道上爲淫溺所化化爲亡國下爲凶酗所化化爲殺身

元右相阿沙不花見武帝容色日悴諫曰八珍

之味不知御萬金之身不知愛惟麴蘖是好嬾嬾是耽是猶兩斧伐孤樹未有不顛仆者次年帝崩壽三十一

經云若常愁苦愁遂增長如人喜眠眠則滋多貪淫嗜酒亦復如是

酒失最上破壞善法寧以利刀斷於舌根不以此舌說染欲事

喜飲酒醉墮沸尿泥犁之中罪畢得出生猩猩飲食神言

五

中後得爲人頑無所知

善來比丘證阿羅漢降伏毒龍後飲漿中酒大醉遂失神通不能降鱗豈復能降龍也俱佛經洪州廉使問馬祖曰喫酒肉卽是不喫卽是祖曰若喫是中丞祿不喫是中丞福

崇真宮道士龔尚賢飲燒酒過多向臥吹燈引火入喉中燒死大抵酒皆有火非但燒酒也母族曹翁居京師九十餘步履如壯人問其量酒

涓滴不飲可知酒之能損壽矣

金仁山曰夫人敬則不縱慾縱慾則不敬商之君臣一本於敬舉天下之物不足以動之况敢荒敗于酒乎

薛文清曰酒色之類使人志氣昏酣荒耗傷生敗德莫此爲甚俗以爲樂余不知果何樂也惟心清欲寡則氣平體胖樂可知矣

活人心云酒雖可以陶情性通血脉然招風敗飲食神言

其

腎爛腸腐腸莫過於此飽食之後尤宜戒之飲酒不宜粗及速恐傷破肺肺爲五臟之華蓋尤不可傷當酒未醒大渴之際不可喫水及啜茶多被酒引入腎臟爲停毒之水遂令腰脚重墜膀胱冷痛兼水腫消渴癰瘻之疾

殺生崇飲口腹類也故附列焉或曰天地生物養人先王爲酒合歡儒者所不禁也二戒之示幾逃禍矣如廢禮何嗟夫舜德好生禹

疏儀狄聖人未始不戒也卽不能然若東坡食自死肉陶侃飲有定限何如必以此爲迂論迦談而漫不知檢是假歸儒之名以文其肆無忌憚之行也而可乎

其

刻皆春居士男女紳言

華亭仲醇陳繼儒

繡水

君實李日華同校
定之陳天保

伊川曰慾心一萌當思禮義以勝之

朱子曰觀澤之象以窒慾慾如汙澤其中穢濁
解汙染人須當填塞了

伊川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五十而

男女紳言

十一

後完今生七十二年矣校其筋骨於盛年無損
也又曰人待老而求保生是猶貧而後畜積雖
勤亦無補矣張思叔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
厚爲保生耶先生默然曰吾以忘生狗欲爲深

恥

方正學曰寒卽乎煥暑卽乎涼自外至者懼其
已傷而不知發乎中者爲身之殃噫嗜欲之毒
其於身也人惟寒暑之慎而不於此之防何耶

人主惟漢武帝七十餘歲梁武帝宋高宗八十
餘歲漢武嘗言服藥節食可少病梁武勅賀琛
曰朕絕房室三十餘年不與女人同室而寢亦
三十餘年此致壽之道不係其好仙佛也高宗
之壽亦由稟厚而寡欲爾

枚叔曰皓齒蛾眉伐性之斧周顛仙所謂婆娘
反者此也

黃廷堅嘗過范景仁終日相對正身端坐景仁

男女紳言

二

言吾二十年胸中未嘗起思慮一二年來不甚
觀書若無賓客則終日獨坐夜分方睡雖兒曹
譴呼咫尺不聞東坡曰范景仁平生不好佛晚
年清慎減節嗜欲物不芥蒂於心却是學佛作
家

劉元城云安世尋常未嘗服藥方遷謫時年四
十有七先妣必欲與俱百端懇辭不許安世念
不幸使老親入於炎瘴之地已是不孝若

固不敢爲父母唯其疾之憂如何得無疾抵有
絕欲一事遂舉意絕之自是逮今未嘗有一日
之疾亦無宵寐之變陳瓘曰公平生學術以誠
入無往而非誠凡絕欲是真絕欲心不動故公
曰然公曰安世自絕欲來三十年氣血意思只
如當時終日接士友劇談雖夜不寐翼朝精神
如故

任萃惠登樞年耆康強呂許公詢服餌之法萃

男女神言

三

惠謝曰不曉養生之術但中年讀文選有所悟
爾謂石韞玉以山輝水含珠而川媚也許公深
以爲然

山谷曰人生血氣未定不知早報仲尼之戒故
其壯也血氣當剛而不剛所以寒暑易侵耳學
道以爲本不可不留意斯事也

司空圖曰昨日流鶯今日蟬起來又是夕陽天
六龍飛轡長相窘何忍乘危自着鞭戒好色自

戒者也

楊誠齋謹好色者曰閻羅王未曾相喚子乃自
求押到何也卽前詩之意

素問曰恬澹虛無真氣從之精神內存病安從
來是以志閒而少欲心安而不懼嗜欲不能勞
其目淫邪不能惑其心所以能年皆度百歲而
動作不衰者以其德全不危也

上蔡曰色欲已斷二十年來矣蓋欲有爲必須

男女神言

四

羅盛方勝任得故斷之也問於勢利如何曰打
透此關十餘年矣

學問全在精神精神不足未有能立者蓋精者
二五之萃人之本德之興也二氏合下愛養完
固故其學易明易成吾儒忽此獨欠講明講而
弗信欲掣者也信而守弗固未有必成之志者
也

薛文清曰人素羸瘠乃能兢兢業業凡酒色傷生

之事皆不敢爲則其壽固可延永矣如素強壯乃恃其強壯恣意傷生之事則其禍可立待也此又豈非命雖在天而制命在已歟

佛告諸沙門慎無視女人吾爲沙門處於濁世當如蓮華不爲泥所汚老者以爲母長者以爲姊少者如妹幼者如女敬之以禮意殊當諦惟觀自頭至足自外視內彼身何有惟盛惡露諸不淨種以釋其意

男女神言

五

昔有國王姪慾比丘以偈諫曰目爲眇淚窟鼻是穢涕囊口爲涎唾器腹是屎尿倉但王無慧目爲色所耽荒貪道見之惡出家修道場又伎女偈曰汝身骨幹立皮肉相纏裹不淨內充滿無一是好物皮囊盛污穢九孔常流出如廁虫樂糞愚貪身無異又詩云皮包骨肉并屎糞強作嬌姪誰惑人千古英雄皆坐此百年同作一坑塵

女色壞人障聖道故如截多羅樹頭芽永不生智種亦然女刀截故善芽不發是故女人切要遠離

高僧毘戒行嚴潔嘗有一女子寄宿自稱天女以上人有德天遣我來勸勉其意鬼執意貞確一心無擾曰吾心若死灰無以華囊見試女乃凌雲而逝顧曰海水可生須彌可傾彼上人者秉心堅貞

男女神言

六

經云咄哉世間甚可怖畏此處虛誑無有可愛猶如畫瓶盛諸穢毒此處難越不能自出猶如老象溺彼深泥此處自燒猶如飛蛾赴於明燭此處危懼猶如盲人臨於深谷此處能傷猶如利刀塗之以蜜愚人無智舐而求味此處滅諸善法無有遺餘猶如劫火焚燒一切永嘉云凡夫顛倒爲慾所醉耽荒迷亂不知其過如捉花莖不悟毒蛇智人觀之毒蛇之口熊

豹之手猛火熱鐵不以爲喻銅柱鐵牀焦背爛
腸血肉糜潰痛徹心髓作如是觀唯苦無樂華
囊盛糞膿血之聚外假香塗內唯臭穢不淨流
溢虫蛆住處智者觀之但見毛髮爪齒薄皮厚
皮肉血汗淚涕唾膿脂筋脉腦膜黃痰白痰肝
膽骨髓脾肺腎胃心膏膀胱大腸小腸如是等
物一一非人識風鼓擊詐爲親友其實怨如敗
德障道爲過至重應當遠離如避怨賊是故智
男女神言

者觀之如毒蛇想寧近毒蛇不親女色

經云夫女色者猶如枷鎖勞人神識愚夫戀着
不免枷鎖

上陽子曰唯姪欲爲諸業之首修行之士先當
屏絕長春真人對君以慾爲第一戒太微靈書
以慾爲十敗之首修行無他但能真實絕慾餘
皆易事于世於絕慾爲甚難者皆愚癡之見初
學之士試於無人之境獨行獨臥仍戒飲酒

則以丹經常說夜則以清淨存心眼前既無境
亂一切妄念悉除稍有魔障愈堅其心外則不
令饑渴內則常加滋補如此半年一載待其精
氣內固自不思慾若慾念未除是精尚不全更
當固之丹經云精全者不思慾真名言也

五臟之神肝魂肺魄心神腎精脾意若人恬瞻
則神定魂清意安魄寧精不走失若人躁兢則
神疲魂濁意亂魄散精遂潰耗夫人非不欲安
男女神言

而壽而日應酬神稍疲倦則三尸九虫作我蟲
賊是以丹田之真爲其所擾精進之士必尸虫
消絕五臟之神各安其職故度人經曰五帝侍
衛也三尸乃人身三部陰濁昏邪之氣上尸彭
踞居人頭中尸彭踞居人腸下尸彭踞居人足
凡人嗜欲貪淫種種不善皆尸鬼所使庚申等
日詣天曹言人罪過毫髮不遺欲人速死彼則
則欣躍古仙詩曰窮盡世間無限法除非丹藥

斬三尸

淫慾之人體有穢氣若見修行之人急當迴避
毋觸忤其真氣以招殃禍佛經云護淨戒者色
也也行住坐臥及經行處其地吉祥李昊曰陳述
古多欲爲鬼所侮吾斷欲久矣故鬼不敢見非
有他術也

夫人之生稟父精母血成其軀殼及乎年壯與
嗜欲俱却將所受之精流於愛河慾海喪之早

男女神言

九

者不滿下壽喪之遲者不滿中壽喪之晚者不
滿上壽若欲身安壽永唯當絕慾實精神之壽
命主乎精氣猶燈之有油如魚之有水油枯燈
滅水涸魚亡柰何愚人以苦爲樂見色棄生豈
知精竭輪隨逝

七魄在身使人昏淫三魂喜人爲善本命日魂
神降體其日能清淨身心不酒不色更衣焚香
坐不睡眠即得魂與魄合魂屬陽魄爲陰陰陽

相和道氣內降命根堅固身體清安若以酒色
昏亂形體魂歸一見去身七步之遠穢惡衝射
魂乃復去七魄因魂不能來合則其陰氣愈盛
鼓舞得志肆情恣慾若三度昏亂魂不得合魄
者則陽衰陰壯七魄與陰鬼交通但思淫亂

常人精每虧少但凡交感激撓一身之骨格攪
動一身之精髓情慾纔動心君亦淫三尸搬於
上七魄摧於下方得精自兩頸而上由五臟升

男女神言

十

泥丸與髓同下自夾脊雙關至外腎交姤此爲
五濁世間法故李宜春曰精之在體在骨絡猶
金之有液水之有脂因慾火下熾遂克化而爲
物莊子曰既已爲物矣欲復歸根不亦難乎善
攝生者先除慾念

劉真人洛陽三年日唯觀空遺忘愛根纔動便
誦曰北都臬曲府中有萬鬼羣但欲遏人算斷
絕人命門誦此誦章愛根斬然蓋北都臬曲府

乃人之慾根也慾根變動羅鄴起漫漫之黑雲
六鬼交鋒妖精趙淋淋之苦而學人到此要降
伏之

玄同子曰仙家只要留得精住則根本壯盛生
氣日茂若慾心不息靈根不固則精薄而元氣
之生日少漸漸竭盡以至於亡禪客曰若不斷
淫慾而學禪觀猶蒸砂爲飯雖百千劫只名熟
砂不得爲飯然此事須在清心絕念上下工夫
男女紳言

宗鏡錄曰久種善根深達塵塵不侵不是塵不
侵自是我無心此正所謂隨其心淨則佛土淨
邪魔不入慾火潛消自在逍遙與虛空等方是
絕慾世人不知隨起隨抑傷損元和或又以不
泄爲還精補腦神氣已去徒留敗滯之物積於
腰腎致成奇疾何其昧哉

士子讀書作文辛苦最宜節慾蓋勞心而不節
慾則火動火動則腎水日耗水耗而火熾則肺

金受害傳變爲勞瘵

關中隱士駱耕道常言修養之士宜書月令置
諸左右夏至宜節嗜慾冬至宜禁嗜慾蓋一陽
初生其氣微矣如艸木萌生易於傷伐故當禁
之不特節也且嗜慾四時皆損人但冬夏二至
陰陽爭之時尤損人耳

清淨則內腠閉拒雖大風苛毒弗之能害

東垣云生閉藏者腎也司疎泄者肝也二臟皆
男女紳言

有相火而其系上屬於心心君火也爲物所感
則易動心動則相火亦動動則精自走相火翕
然而起雖不交會亦暗流而疎泄矣所以聖賢
只自教人收心養性其旨深矣

四月屬巳五月屬午火大旺火旺則金衰六月
屬未土大旺土旺則水衰古人於夏獨宿淡味
兢兢業業保養金水二臟正嫌火土之旺爾內
經曰冬不藏精者春必病溫十月屬亥十一月

屬子火氣潛伏閉藏以養其本然之真而爲來
春發生升動之本此時恣欲戕賊至春升之際
下無根本陽氣輕浮必有溫熱之病此五箇月
一年之虛耳若上弦前下弦後月廓月空爲一
月之虛風霧大雷虹電暴寒暴熱日月薄蝕愁
怒驚悲醉飽勞倦謀慮勤動爲一日之虛若病
患初退瘡痍正作尤不止一日之虛與俗所謂
注夏病此四者之虛亦宜暫遠帷幕保全天和

男女神言

主

前五箇月宜出居於外不見可欲使心不亂也
人從慾中生死孰能無慾但始則濃厚次則淡
薄次則念頭雖起過而不留次則雖有念如嚼
蠟而無味又次則無念斯爲工夫耳古箴曰不
怕念起只怕覺遲○仙家道人非有靈積精養
炁以成真

呂純陽云獨上高峰望八都黑雲散盡月還孤
茫茫宇宙人無數幾箇男兒是丈夫○養得兒

形似我形我身枯悴子光精生生世世當如此
爭似留神養自身

孫仙姑云十歲童男正好修大丹無漏可全周
金丹舍利全不壞清淨身心赴羸洲○二十上
下娶嬋家活鬼同眠心不怕掀翻金鼎走丹砂
拽倒玲瓏七寶塔○三十已上火院牽恰似蠶
兒蠶內眠渾身上下纏縛定不悟菩提不悟禪
○四十生男長女多元陽耗散損中和思量苦

男女神言

主

來從前苦急急貪花恨不多○五十以上老來
休少年不肯早回頭直待元陽耗散盡恰似芝
麻壓盡油○六十四老乾巴孫男孫女眼前
花那怕七十活一百皂角揉殘一把查○廻光
影裏一骷髏半臥荒郊半土垠喉中若有三寸
氣貪財好色逞風流○妻是猛虎兒是狼我在
羣中作一羊但得喜時同歡喜他門煩惱我遭
殃○背上搭鞍驢共馬鼻內穿索駝共牛爲

生偏受苦好人勸着不回頭

中和集曰天壬地癸乃天地元精元氣節之於外則成人體之於內則成丹世人不知生男生女實由命分中得不由人力若不斷淫絕慾自爲修養直待精華耗竭早至天亡大可惜也又豈知寡慾而得男貴而壽多慾而得男濁而夭耶

碎金錄曰吾諦觀人世諍諍然趣死者如百川男女神言

主

東注也其死所有二焉觸名位之禍機冒祗席之畏途能不邇者萬萬中或有一二

清虛丈人食雄雞語人曰雄雞骨強肌澁亡陽故也線鷄則不然君子可以知惜精保身之術矣

許晉齋曰萬般補養皆爲僞只有操心是要規象山先生登鬼谷山行泥塗二三十里云平日

諸人皆困不堪

伯敏於此心能剛制其非只是持之不久耳象山云只剛制於外而不內思其本極養之功不至若得心下明白正當何須剛制且如在此說話使忽有美色在前老兄必無悅色之心若心常似如今何須剛制

象山曰初學者能完聚得幾多精神纔一霍便散了某平日如何樣完養故有許多精神難散男女神言

主

又曰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戰戰兢兢那有閒管時候

此是象山完養工夫

陽明先生曰絕飲酒薄滋味則氣自清寡思慮屏嗜欲則精自明定心氣少眠睡則神自澄

按難經有損腎益精少陰氣絕骨枯諸論與脉經腎經病證及首楞嚴經佛示阿難第一戒煙等教皆詞旨深奧難於參悟茲所采錄惟古訓之易曉者故鄙俗不忌也夫里曲村

謠樵歌牧唱苟可以回風而勸俗則不必莊
語之以典謨詩禮之文矣而亦何病其鄙俗
也哉初機之士凡置一冊或火自內起或魔
從外來淨心披閱懷然知懼似炎鬱而御雄
風道暘而投甘露也有不清凉稱快者乎昔
嬾安牧牛一回入艸驀鼻拽回猛着精彩久
自純熟謂茲編爲穿鼻之具亦可也彼上根
大乘靈明照了色卽是空夫何藉此

大佛言

七

食色紳言二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舊本題明皆春居士撰不著名氏考明本瀛奎律
髓有成化丁亥新安守龍遵敘自稱皆春居士疑
卽遵作也其書凡飲食紳言一卷勉人戒殺男女
紳言一卷勉人節慾皆摭取前人成語及佛經道
藏諸書